7546

尹湛纳希 著

青史演义



下册

黑勒 丁师浩 译
王利器 校

责任编辑：李耀先
封面设计：尚永强
封面题字：孙　羽

统一书号：10089·296
全二册：6.35元

尹湛纳希　著
黑勒　丁师浩　译
王利器　校

青史演义

下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第三十二章

修恩德太祖感百臣
施仁义军师报两国

宋宁宗嘉泰元年，金章宗泰和元年，岁次辛酉，是年太祖四十岁。

且说太阳罕之子阿拉坦沙嘎病情稍有好转，便咬牙起身，急领心腹忐忑不安地奔向乃蛮国，突然从浩特山谷里闪出一支人马，一时不知何处人马，不禁大惊失色，忙教左右前去打听。原来伊勒德希河麦勒吉部落的首领陶都、瓦伊兰部落的胡布图华，率本部人马，跟扎木哈一起，偷偷逃走。扎木哈途中被扎勒玛所俘。陶、胡又见布顿部落的伊拉固松突然改易号旗，军中高举勃特国大旗，心中疑虑，不敢追赶，急忙转道，奔至乃蛮。得知以旺固布部落的德钦胡尔洛为首的一支人马，早已攻占乃蛮京城，吓得魂飞魄散，急忙向本国逃去，恰与阿拉坦沙嘎相遇。陶、胡二人将乃蛮兵败国亡一事，给阿拉坦沙嘎细述一遍。阿拉坦沙嘎得知噩耗，失声痛哭，昏厥于地，众人焦急，喷水救醒，阿拉坦沙嘎仰首望天，大声痛哭，悲愤地说道：

我恩重的父皇去到何处？
莫非上了坏蛋扎木哈的圈套？
不肖儿子失去了父皇，
与臣民百姓永远相别，
唉呀？如今我去何处？

阿拉坦我想必死在这里。

我料知必败再三劝谏，

您硬要拚杀致国破家亡！

阿拉坦沙嘎大声痛哭，昏厥于地。瓦伊兰部落首领胡布图华见他如此，心里怜悯，想携其回部，但陶都心怀叵测，力劝方止。因此，阿拉坦沙嘎病势渐重，途中卧床不起。这时阿拉坦沙嘎贴身心腹伊德尔道布之子乌能其格图好言劝慰幼主，稍宽其心，将他送至宝劳王的旧乃蛮国，途中恰与宝劳王等人相遇。原来宝劳王和他的儿子曲屈律等人全军覆没，身带重伤，骑着光马，逃回本国。宝劳王一见侄子，便转羞为怒，大骂阿拉坦沙嘎，厉声喝道："你这狗养的杂种，如今你父被杀，你却托病躲起来。你又左盼右盼，盼来凶兆，致使新乃蛮国沦亡，这你该心满意足了吧？"宝劳王百般辱骂，阿拉坦沙嘎心想，已经到此地步，不必多言，便静卧于床，等候死去。

且说太祖回国，大摆筵席，再赏随驾出征与留守国土的将士。吩咐左右，押来扎木哈，历数他所犯十条罪状。扎木哈伏地而跪，连连叩首，说道："恩主在上，如若免我一死，奴才感恩，我要劝降乃蛮宝劳王父子，麦勒吉部落的陶都、瓦伊兰部落的胡布图华！"太祖并满朝文武听了此语，皆笑不止。太祖微微一笑，说道："你这贱种，如今四蹄都被割取，还想象猫头鹰一样用花言巧语欺骗我吗？"说罢，叫来赫王之子图斯呼，吩咐道："如今我把杀你父王的仇人，喝了血也不解恨的豺狼扎木哈交给你，封你作监斩之官，将他押至你父王灵前，凌迟示众，以解大恨！"赫王之子图斯呼闻命，立拜于地，连连叩头，谢太祖大恩，领了监斩之箭，当即令安都、帕拉古岱二人将扎木哈推至刑场，取刑衣给扎木哈穿上，将头发系于头顶，斩首牌插于背上。这时赫利特众人早已闻报，赫王之妻纳仁托娅、女儿索隆高娃等人均到刑场等候。这时安都、帕拉古岱二人取来赫王的王冠朝服，开具姓名，置于灵案，烧香燃灯，等候祭奠。

却说军卒押来扎木哈，面向太祖宫帐而跪，剥开额顶之皮，取血洒祭之后，图斯呼手执钢刀，先从他的四肢割下四方肉块，而后一刀破腔，拽出心脏，将冒气跳动的心脏置于父王灵案之上，赫利特母女子臣，皆拜于地，放声大哭，说道：

托了宽恩厚德的天子之福，
终于拿获了仇人扎木哈。
用他的心脏祭奠被害的父王，
祝父王享用后安然超度！

祭奠完毕，便凌迟扎木哈，以此复命。当时赫王之妻纳仁托娅，携其女儿索隆高娃等人晋见太祖，叩谢大恩。安都、帕拉古岱二人拜于宫外，叩谢太祖。这时新降的乃蛮众将臣，无不感动，深服太祖，暗自想道：我们何时也能杀戮那杀我主公的贼人，以解心头之恨！当时达达顿嘎也在太祖身边，他两眼落泪，表奏心意。太祖见他如此忠君，心中欢悦，说道："你果真是心诚之士，可惜蒙格勒吉不知因何如此命短，他虽为忠义之士，然不能亲眼看见处死欺君罔上的扎木哈和亲手弑主的曲屈律，以伸冤报仇！"达达顿嘎说道："不仅如此，昔日夏朝曾有箕子、微子、比干等三位忠臣。比干见纣王荒淫无度，不纳众言，国将倾覆，于心不忍，耿耿于怀，然终于被杀；箕子怕断子绝孙，祖庙被废，便暗中逃跑。唯独微子百般受辱，削发为奴。后来周武王当了皇上，治理天下，便以微子作为礼乐纲常的借鉴，以修周政，终于成就八百年安邦大业。因此，故交蒙格勒吉之死，乃效比干，比之我辈，千古留芳。而奴才我如此归降，万世罪人！"太祖点首说道："你果真忠诚，所言皆是，不偏不倚。虽然如此，也不可自暴自弃，称已无义。适才我听你一派古昔之论，若得贵国一班高士相扶，犹如殷朝三仁一般。蒙格勒吉死于义名，你国幼主阿拉坦沙嘎暗自逃走，你如今归降于我，此事不也可与古时三仁相比吗？"说罢又问道："你可通晓古昔之书和古代的典章制度？"达达顿嘎将其所晓经典，如实相告。太祖见其心诚，赏

以重礼，降旨吩咐，教他给太祖诸子及众大臣教授畏吾国[1]文字和语音，以及古代经书。

且说太祖召来乃蛮国达达顿嘎、伊德尔道布、敏干丹、曲士礼等人，吩咐道："听说你等的幼主阿拉坦沙嘎身患重病，在他伯父家卧床不起，如今国已沦亡，那亲手杀害其父的曲屈律能将王位让于阿拉坦沙嘎吗？不仅如此，反被加害，倒也难说。与其同不共戴天之人相处，不如归顺于我，一则可祭祖坟，二则可报父仇，三则于己也可保全。再者原配夫人在此，你等众人送还其妻，告我旨意。如若心诚，将乃蛮国土还之一半，令其治理。我虽打平天下，天下仍须大家来治理！"乃蛮诸臣听了此言，洒泪叩谢。众人欲领索隆高娃去找阿拉坦沙嘎。索隆高娃闻知前由，亲见太祖，叩谢说道："弱女索隆高娃我虽是亡国之女，然仁主追念昔日之谊，如今不辱我母子等人，以礼相待。因此，弱女我若往见阿拉坦沙嘎，有害于仁主爱护之名。他若得知父皇被杀之讯，前来投奔仁主，替父报仇，那时小女我才依礼嫁他。他若不悟，执意不来，我也等他。他若身死，我愿出家。我们女流之辈，首先要守礼节，今天若从主命，自去寻找，与理不符。于他而言，怎能忘父大仇，为女人来投！于主而言，怎能提举忘父仇而享妻荣之徒？再者，我为女子，怎能安心服侍？如仁主见怜，委派大臣前去，细述事理，教他归顺如何？"太祖听了，点首称是，立见乃蛮众臣，备述诸由，令其往见幼主阿拉坦沙嘎。

太祖自领大军前往麦勒吉讨伐陶都。麦勒吉部落军民百姓，得闻此讯，大惊失色，暗地商议道："勃特国主铁木真乃是天子，在这二三十年期间，尽收北方各部。我们麦勒吉部落以前的

---

① 据载，昔日太祖时皆用畏吾儿文。所谓畏吾儿文似与现世之黄书相近。如今畏吾儿国位于西北青海以北。若是畏吾儿，勃特国当时通用畏吾儿文，不致请他教授。尤其《通鉴纲目》及元朝正史皆详载畏吾儿国归降一事。因此，此处所言畏吾国不知其指何国，仍沿元史以记之。

首领原是乌尼、温都尔兄弟二人。温都尔归附勃特国，往征赫利特时，死于军中。他的三子被尊为功臣之子，与勃特国主之子同列，学习文韬武略。而我主乌尼背天逆时，与勃特国为敌，被陶都所骗。陶都暗结赫王，谋害我主，篡夺社稷，仍不甘心，常与勃特国较量，致使今天大军压境，置我国老幼濒于死地。赫利特、乃蛮二国比及我国，乃是天国，然勃特大军一到，玉石俱焚。我乃区区小国，更是何足道哉！陶都其人，原非我主，更兼设计害我前主，因此若大军一到，如同驼踩蚁巢。我等与其为一人之故，毁一国之众，不如大家齐心协力，处死陶都；或者将他活捉，献于勃特国，好言归降，可免涂炭之祸。”陶都族人达利索努苏克其得知此讯，大为惊吓，往见陶都，细告此事。陶都闻言，立刻变色，问他如何是好。达利索努苏克其说道：“主公先带数骑，往见旧乃蛮宝劳王，暂避几日。我有一女，唤作希丽宝鲁尔，颇有姿色。我率众人，献女于勃特国主，得信退兵，然后劝说众人，使其回心，请回主公。如此，既可度过大难，又可保全国家！”陶都一想，别无他法，只好照办，当夜身带数骑，即往宝劳王的旧乃蛮。

且说达利索努苏克其故作不知，聚众商议，来捉陶都，有人来报：“陶都自逃，已有数日！”众人无奈，挠头搔耳，不敢动言，往降勃特大军。众人正在焦急之际，达利索努苏克其聚众人说道：“倒有一计。今有我的独女，名唤希丽宝鲁尔，所生模样，分外俊丽，天资聪颖，年方十七。好多人家前来求婚，因男方不配，一直未许。如今若以此女子，携带金银财宝、牛马驼羊，投降勃特国，我们举国老少便可免死亡之祸！”众人听了，无不欢喜，感激达利索努苏克其献女拯救众难，便举他为麦勒吉部落首领。

却说达利索努苏克其将前事告知女儿，女儿希丽宝鲁尔哭着说道：“既然献我一人能拯救数万人的性命，女儿还有什么可推辞的！”达利索努苏克其见女儿欣然答应，顿时大喜，旋即收拾

黄金百两，珍宝一盘，马匹五百，来到国界，迎拜勃特国将士，敬献女儿希丽宝鲁尔和珍宝牛马，陈说归降之意。当时毛浩来传令，教他们宿于客舍，当夜将此事奏知太祖。太祖一听来献美女，勃然大怒，说道："麦勒吉部落胆敢如此小看我们勃特国和我本人。所献珍宝牛马，散给众军士也无不可。你想以美色早晚迷我，甚是可气。我必领兵征讨，教你鸡犬不留！"毛浩来怕太祖暴怒，忙跪于地，奏道："主公息怒。此次用美人之计，以惑人心，唯独主公察觉。今世之人，自己醒悟者甚少。如今主公已知其来意乃以美色取主公之欢，以粉脂得主公之宠，即可将计就计，收下所献礼物，反其意而行之，将美色赏给有功之臣。那么收纳美色之恶名，不仅可变作美名，而且收得美色的功臣也会感恩戴德，深谢主公！不仅如此，来日出征远国，也可以此为例。故应依其所言，收其礼品。望主公明鉴！"说罢，叩首施礼。太祖听了，恍然大悟，微笑说道："你可真是深谋远虑神机妙算的军师！"毛浩来又道："当初比勒古岱作过一件为国弃色的好事，主公可否成全他？"太祖大喜，说道："此事我果然未有在意。"说罢，二人商定，次日，毛浩来引麦勒吉部落的达利索努苏克其拜见太祖，奏知来意，献了礼品。太祖怕他来日变卦，嘱咐道："如若来日食言，提防大难临头，别怨我说话不算数！"说罢，留下一应礼物，设宴款待，打发回国。太祖一面点兵起程，一面吩咐左右，将麦勒吉所献的希丽宝鲁尔姑娘连同十名侍女另行安顿。不日回国，将麦勒吉人所献金银财宝、牛马牲畜交给毛浩来，令他分给众将士。然后叫来希丽宝鲁尔姑娘一看，果真标致，胜似仙女，体如白玉，行容不亚于索隆高娃，言谈举止，不似常人。太祖暗想，此女可给我弟为妻。于是便想试试她的心眼如何，问道："如今你父将你送给我，想用你一人之身得我之爱；以你一人之宠，想求一国之安。教你成我之妾，专我偏室之宠。以你之身，求偏房之爱。这明明将你看作物什，为人偏室，寄人篱下。如今我要以德待你，教你作我兄弟的正室。姑娘

你好生想一想，作人之妾，以偏室之爱求一国之安呢？还是作人正室，以庄重之义拯救社稷为好呢？”希丽宝鲁尔姑娘跪着说道：“小女来时，已报殉国之志，一旦国泰民安，我愿足矣。虽死无怨。如今大王如此宽厚待人，小女虽死无以报德，还有何可说？大王真是天子！”说罢，叩首谢恩。太祖见她生性聪慧，暗自高兴，便将她许给比勒古岱兄弟为其正室。比勒古岱自见到希丽宝鲁尔姑娘那天起，一直垂涎欲滴，如今忽然得为正妻，心中十分感激长兄，以为太祖是上界下凡统领天下的大恩大德的天子，满朝文武也无不感佩。

且说比勒古岱忽得希丽宝鲁尔姑娘为妻，如获至宝，将希丽姑娘尊为夫人，与布尔特格勒金为妯娌，十分心满意足。布尔特格勒金夫人见她聪颖伶俐，十分喜欢，爱之如女，希丽夫人也十分敬重布尔特格勒金，尊之如母。

却说麦勒吉部落平安无事，达利索努苏克其用心安抚百姓，丰衣足食。这时，陶都胞弟伊勒对达利索努苏克其生疑，悄悄地奔至旧乃蛮，报知本国已归降勃特国，如借得数百人马，威逼本国百姓，使其叛离勃特国来归旧乃蛮国。当时兄弟二人从旧乃蛮国借得两千人马回来，威逼本国归附太祖之民，令其充军入伍。达利索努苏克其见他如此，苦苦相劝道：“主公每年进献有数贡物，便可高枕无忧，何苦如此兴师惹祸？”陶都说道：“你危言逼我，自己却与勃特国主结亲，以夺我的国政！”达利索努苏克其笑道：“如君所言，当初众人密谋，欲杀主公，我本可与其合谋将主公斩杀，献女勃特，以霸本国，那时岂不更妙？如今主公对我如此见疑，恐怕与理不符。”陶都、伊勒兄弟二人听他此言，甚有道理，便无言可答，只道：“我等不愿作他人奴才！”说罢仍一心招兵。这时麦勒吉部落的赛黑古尔已将此事报知勃特国军师毛浩来。毛浩来得报，料知达利索努苏克其并无邪心，晋见太祖，详奏此事之后，拨三万人马给扎布、帕拉古岱二人，密授二人讨伐麦勒吉之计，令二人立即开拔。当时扎布、帕拉古岱

二人得计大喜，分兵两路。帕拉古岱先行，直从麦勒吉部落北界突入。陶都带两万人马迎住帕拉古岱，摆下阵势。陶都请战，派人下书，连骂几天，帕拉古岱硬是闭门不出。麦勒吉人马军心松弛，又派人叫骂。陶都军卒跳下马背，脱下盔甲，正爬在地上百般辱骂，忽然背后炮声一响，从宝格图山谷里杀出一支人马。麦勒吉军马大惊失色，来不及穿甲戴盔；从帕拉古岱军营中又响起炮声，势如天崩地裂，顿时四门齐开，只见帕拉古岱一马当先，率大队人马冲进麦勒吉军营之中。麦勒吉人马本来就怕勃特国人马，如今出其不意，左右夹攻，顿时慌作一团，不知所措。这时北路人马也杀了过来，将麦勒吉人马拦腰切断，如快刀斩乱麻。陶都与扎布相遇，只一合即被扎布砍伤左肩，勒马逃走。陶都兄弟伊勒被帕拉古岱所杀。太阳落山以前，勃特人马尽降麦勒吉人马，然后分兵搜捕陶都，寻了半晌，终未寻到。

却说勃特人马平定麦勒吉部落之后，便带达利索努苏克其和伊勒首级，徐徐回军。帕拉古岱领五千人马，留守麦勒吉部落不提。单说扎布回到国中捷报，并献伊勒首级和达利索努苏克其正身。太祖便将麦勒吉部落十之二停分给帕拉古岱、扎布二人。然后叫来达利索努苏克其查问事由，达利索努苏克其所答与前次军卒所报相符，便不予论罪。当时便派比勒古岱进驻麦勒吉部落，举国人众秋毫无犯。此是两国结亲之功，也是希丽夫人内助之力。从此以后，麦勒吉部落大定。陶都单枪匹马，奔至宝劳王之处，跪拜于地，哭告前事，投靠为奴。

从此又过一年，到了乙丑年夏季，乃蛮国阿拉坦沙嘎连续几月重病缠身，好几次险乎丧命，宝劳王几番下药想把他毒死，以篡夺皇位。多亏伊德尔道布之子乌能其格图贴身照料，方免于难。阿拉坦沙嘎渐渐康复，稍能动弹，乌能其格图便带幼主行至本国界首，藏于深山密林之中，从亲友家里寻来食物，供养十余人服侍幼主。又听人传说，乃蛮军的曲屈律如何杀害太阳罕，勃特国主又如何厚葬太阳罕。这时阿拉坦沙嘎病情好转，一日苏

醒，见自己卧于深山之中，大为惊讶，暗自想道：莫非我已亡故，丢在深山不成？便问乌能其格图因何至此。乌能其格图心想，若说真话，幼主心急，病会加剧，于是，瞒着未说，只是推说请巫师来看，说主公至此深山养病，听不到马嘶牛叫人吵狗吠之声，方可好得快些，以此搪塞过去。幼主日渐好转，恢复元气，见这山里缺吃少用，十分不便，便想去找伯父宝劳王。乌能其格图心里想道，若将前事原尾一说，势必自家相斗。于是他又哄骗道："巫师所言日期未到！"又隔了十余日，阿拉坦沙嘎按捺不住，一日，趁乌能其格图去附近村寨里寻食之际，便找来贴身侍童希都尔嘎问道："因何将我引到此处，藏于深山密林之中？再者我伯父宝劳王之子、我的堂兄曲屈律因何自己不来看我，也不派个人来照料我呢？其中必有原因！"侍童希都尔嘎起初强忍眼泪，瞒他不说，到后来禁不住滚下热泪。阿拉坦沙嘎越发生疑，问个根底，侍童只是支支吾吾，不说实话。阿拉坦沙嘎越发生气，问他因何落泪。侍童料知，瞒也瞒将不住，无奈，便将阿拉坦沙嘎如何见到麦勒吉部落的陶都，跟他听到父皇被杀，国破家亡，昏厥于地；又将他如何到宝劳王那里病倒于床，宝劳王父子又如何趁他昏厥之际，几次下药想把他毒死，以夺太阳罕之皇位；乌能其格图如何将他接到此处躲藏，趁替他寻食之机，回到国中；曲屈律如何在首战中砍死父皇，而勃特国主如何亲自脱衣厚葬，跪拜洒酒，说了什么祭奠话语；乌能其格图又如何发话，不教大家告诉幼主，以免病情转重等等，一一备述。阿拉坦沙嘎听了他这一席话，心中难过，犹如刀割一般，放声大哭起来。忽又心中生疑："未必如此吧？"想到此处，忽然收泪，暗自想道："此话莫非真的吗？如若不真，乌能其格图因何将我接到此处？"便问侍童希都尔嘎道："既然如此，如今我已大愈，为何还藏在这里？"侍童说道："小人也是如此说的，然而乌能其格图却说，幼主康复至于此步，如若自家相斗，不是白白送命吗？因此藏着不走。"阿拉坦沙嘎方知此事大体真实，仰天长

叹，深恨不已。忽见二十几个骑马的人，风尘仆仆，直奔河水上游而来，行至阿拉坦沙嘎帐前，远远地滚鞍下马。定睛一看，原来是乌能其格图领着达达顿嘎、伊德尔道布、敏干丹、曲士礼等四人来至此处。阿拉坦沙嘎早已认准，急忙跑出帐前。只见四人匍匐过来，抱住幼主双膝，放声大哭。阿拉坦沙嘎也扶着他们的肩膀，握着他们的手，大哭起来。阿拉坦沙嘎身边的十余名亲随，也都跟着大哭起来，当时在场的三四十个人，没有一个不掉泪的。

且说众人哭罢，方才细述两军事由，又将宝劳王之子曲屈律，如何被困，走投无路，杀害太阳罕，扬言投降，暗中逃跑；勃特国主如何以皇礼厚葬太阳罕，进兵乃蛮之后，如何厚待其家眷，虽然带其家眷来到本国，然而只要以诚归附，便令其回国；如何吩咐索隆高娃跟我们同来，索隆高娃又如何复言，没有同来人先到此处，再去宝劳王那里，于养病不利，心里生疑，因此行至他处，无处安身；如此游荡一个来月，方见到乌能其格图，寻至此处等事，从头到尾细述一遍，阿拉坦沙嘎听了昏倒于地。

却说阿拉坦沙嘎这才信以为真，对达达顿嘎说道："我的父皇虽不是勃特国所杀，然而父皇之死，却由于勃特国与我交战之故。因此我与他有杀父之冤，不共戴天之仇！"伊德尔道布、达达顿嘎二人说道："此乃我们先下战书于勃特国所致，并不是勃特国来犯我们！"阿拉坦沙嘎听了，心想句句是理，便无言可答，低首沉思，两头无路，不如一死，便说道："如今我只有一死，才合事理。我想归降勃特，可父皇和社稷均被它所灭；我欲回去投奔亲族，又不见容。如今我进退两难，只有一死便了！"说完便拔剑刎颈。众人连忙揽刀劝住。达达顿嘎分说不能轻生的三条原由道："一则一旦身亡，乃蛮国便难以归我们统管，那时祖坟荒废，此乃不肖于祖先者之一；二则幼主一旦身亡，不仅亲生之母心血白费，连你的幼弟蒙根图雅、妹妹哈斯托娅，也永为勃特国的奴才！这不独无益于在世之人，而且也难以替去世的父

皇报仇！你生为子辈，乃有不孝之名；三则如若归降，生者得安，失者复归。有此三者何寻短见？此乃大错。”众人叩首，劝他归降。阿拉坦沙嘎说道：“不管怎说，是我仇国！”达达顿嘎便以昔日秦朝时代霸王未杀有杀叔之仇的章邯，教他归降，后来直到楚国灭亡，章邯始终没有变心，与汉国战死一事为例，说道：“如今归附勃特国，复得父皇所失乃蛮国半壁江山，此也有功于祖先，何言有罪？”阿拉坦沙嘎听了此言，虽然点首称是，却一口咬定道：“我若跪服仇人，有何脸面去见我父皇之灵！”达达顿嘎想到一计，说道：“此事极易。勃特国主大有圣人之风，前去见他，说知此意，他必派人来请。此是两全其美之计。”说罢，带阿拉坦沙嘎下山，到契丹界首下营，便回去向太祖报知前事，请太祖派一使臣，好言劝降。太祖大喜，说道：“这有何难处？我早就知道，此儿天资聪颖，明辨是非，心里仰慕！”说罢，吩咐次子察汗台说道：“如今你去乃蛮，同留守乃蛮的你兄长珠奇一道去见阿拉坦沙嘎，将他请来。俗话说，‘千军易得，一将难寻。’此次交战，灭了乃蛮，我虽无错，却灭人之国，又令其归顺于我，此是我过，因此定要赔礼相请！”察汗台会意，领命出帐，便派达达顿嘎先行一步，然后自引五、六十个人，奔至乃蛮，拜见其兄珠奇，传告父王之命。接着兄弟二人同到乃蛮界首，见了阿拉坦沙嘎道歉施礼，诚心相请。阿拉坦沙嘎心中为难，热泪盈眶，走到父皇墓前，挥刀割发，放声恸哭，说道：“儿我有罪！”说罢伏地叩拜。然后同珠奇、察汗台一道返回，来降太祖。这时伊德尔道布对阿拉坦沙嘎说道：“奴才我暗赴乃蛮，谎称幼主派我当场刺杀宝劳王、曲屈律父子二人，替皇主报仇。只要为主报了仇，虽死无恨！”阿拉坦沙嘎说道：“不可如此。如今他害父皇，事未败露。再说杀我父皇者，仅是堂兄曲屈律一人，于王伯无干。如去杀害王伯和堂兄更为可耻，你也会死于非命。”劝阻已毕，同往勃特国。这时旧乃蛮国宝劳王和他的儿子曲屈律等人探知此讯，急领一支人马，来杀阿拉坦沙嘎。等

他们来到，阿拉坦沙嘎早已远去。他们领兵追赶，刚到乃蛮国界首，恰与珠奇巡兵相遇，这才收兵回国。

却说阿拉坦沙嘎来降太祖，太祖大喜，赠以厚赏，拜为左翼将军，令他监管乃蛮国半壁疆土，又将其母后兄弟等一家老小交还于他，又让他与索隆高娃结发成亲。阿拉坦沙嘎哭拜于地，领受皇命，单就成亲一事，推辞说道："恩主收养小人之妻，已有多日，小人等父皇葬期满日，成亲不晚，望恩主再替我寄养数日。"太祖听罢，夸奖阿拉坦沙嘎是个孝子，便依准其言。

且说阿拉坦沙嘎携其母后兄弟，起程回国。途中，行至父皇墓前，烧香叩拜，深谢太祖恩德。阿拉坦沙嘎回国以后，便去祖庙祭奠先祖，忽见蒙格勒吉之墓立于祖庙一旁，不禁失声恸哭，拜祭蒙格勒吉墓前，心里倍感太祖恩德不提。却说乃蛮宗室复得所失社稷，母子君臣重聚朝廷，众人心酸，失声大哭。又闻宝劳王领兵追赶一事，均以归降勃特国而宽慰。从此，阿拉坦沙嘎感恩太祖，与珠奇一起，治理乃蛮。虽非皇帝，然而安乐富贵同于皇帝。因此阿拉坦沙嘎以下皆感太祖厚德，诚心归附勃特国。太祖仍让达达顿嘎任勃特国儒师，执教于国学，给太祖诸弟子教书。

从此毛浩来日与达达顿嘎来往，公余得空，便至其家，教他讲授古语经典，与他论说得失是非、君臣功过。达达顿嘎听其论说，惊叹不已，夸为天赋英才。此话不提。且说，一日，太祖与毛浩来、布古尔吉二人商议，可教赫利特国的图斯呼回国。因太祖已杀扎木哈，替其父王报了仇，赫利特人五体投地，心服太祖。此时太祖突然降旨令赫王一家老小可返家园。图斯呼、索隆高娃闻命，便领众人哭拜太祖，说道："我等愿为恩主义子！"太祖见二人心诚、龙颜大喜，依准其言。索隆高娃携弟图斯呼以父子之礼拜谢太祖为其义子。太祖和布尔特格勒金夫人，深表怜悯，重赏二人，二分赫利特国，一半交给图斯呼治理，一半交给哈布图哈斯尔治理。太祖又派哈布图哈斯尔到乃蛮国求亲，将阿

拉坦沙嘎的妹妹哈斯托娅，许给赫王幼子图斯呼为妻。此是太祖念及赫王旧义所施的阴德，也是毛浩来收得赫利特人心的暗计。

且说赫王一家老小，眼流热泪，拜别太祖，回至国中，奠祭祖坟，跪拜山神，举国太平，尽心竭力替太祖狩猎出征，胜于以前归降的部落。一日，太祖早起，未及用饭，忽然听见奏乐之声，请他临朝。太祖连忙穿起吉服，围好玉带，进殿一看，从军师至众大臣，都身着吉服，手捧绫绸，跪拜于地，太祖问由，只见陶尔根希拉、毛浩来带众朝臣跪拜于地，开言说道：

您上界白帝的化身，
宏福无穷的主公，
以勇力和仁义，
把北方骄横的部落平定。
你足可继承祖先的大位，
做勃特国的皇主王君。
我们众人冒昧进言，
请恩准众人的心愿！
您坚贞不渝的朝臣，
遍告各部落的首领。
四方臣民欢聚一起，
光照天赐的社稷升平。
望您依顺立帝的仪礼，
登上皇位造福臣民。
您号令天下的君主，
望您笑纳众人的情份。

太祖闻奏，龙颜不悦，吩咐道：

虽托先祖神灵的庇护，
尽定北方的部落异邦。
然而南界尚有夏国，
我不能登基去做人皇。

虽然靠你们众人的忠心，
平定了动乱的北方，
可国门外尚有夏国抗命，
我不做这腆颜的君王！

太祖说罢，转身回宫，众大臣拎起衣襟，连连求告。太祖转身，正色说道："如今平定夏国之后，我方依你众人之言？"说罢回身入内。此时陶尔根希拉、毛浩来二人走出殿门，取下令箭，布告四方，通令全国，不到半月功夫，征调威势无敌的二十万大军，立奏太祖，马上出发。太祖闻报，心中大喜，忽闻鼓声三响，便率大军出发。众将士背插撒袋，拍动膘肥良马，直奔来犯的夏国。这时，适逢霜秋，那八路人马，个个勇悍，那将士战马，匹匹肥壮。秋高气爽，人又胆壮，军令森严，疾如闪电。一日，行至夏国界首重镇力吉里寨，一声炮响，毛浩来分兵两路，拨五万人马，交于布古尔吉、布古拉尔二人，传令众军道："我们此次出征，出乎夏国军民意料之外。因此不须用计，要一举攻占落思城；不然，于我军不利。此乃北方勃特国首次出兵征讨异邦，望我诸将士，务必踊跃，以死奋战，夺得首战之功。我勃特大军，直下南海，成功与否，全在此举。望我全军将士，替主效犬马之劳，无要后退一步。军令不可违误！此次如能攻克夏国力吉里寨和落思城二地，我勃特国四十万大军，三年不愁给养。你等众人，务必竭力，以立大功！"众将士闻令，顿时欢腾，喊声震天。当天深夜，毛浩来视察两营，只见众将士磨拳擦掌，精神大振。便暗自想道，此举定可成功！于是忙叫赛汗苏尔塔拉图、扎勒玛之子策其格二人进帐，密授几言，令其连夜出击。然后兵分两路，布古尔吉、布古拉尔二人为一路，去攻力吉里寨；太祖、毛浩来二人为一路，去攻落思城。

且说布古尔吉、布古拉尔二人，率领一路人马，日夜兼程，仗其马壮，急急行军，直入夏国力吉里大寨。此时，各街军民正在酣睡。布古尔吉、布古拉尔二人分兵围住四面城门，抓来司地

官、司事官、司税官三人，召集居民登记人数，计有六万余人，从中精选七千人充军，然后取白银万两、良马千匹、绸缎数百车、连同三名官吏，送往太祖。二人留下待命，守护力吉里大寨。

这时，太祖所领一路人马，浩浩荡荡，奔向夏国落思城。那落思城守军，原无戒心，勃特国大军飞抵城下，守门之将这才下令关门，急登四面城楼，鸣金擂鼓，连忙调集乌合之众。忽闻一声炮响，那四五十名推车盐贩，从车中取出兵器，砍倒守门兵士，打开南门，迎进来师。城外人马一拥而入，分几路攻占四面城门，严禁来往行人出入，生擒守城文武官员六七人，抄没军民户籍和仓廪帐簿。原来扎勒玛之子策其格、赛汗苏尔塔拉图二人奉毛浩来之命，教赫利特的敖楞呼、高尔格二人手下四十名精兵，扮作推车盐贩，先到城中，等候大军。

且说当时兵不血刃，攻下京都落思城后，毛浩来教人押来力吉里寨的三名官员和其他七人，跪于案前，问道："我们一向待你主公甚厚，因何借给乃蛮两万人马？用那两万人马守此二城，岂不更好吗？"那十人叩首认罪，只求饶命。毛浩来大怒，喝道："真是无用的畜生！如今违主之命至此地步，还求饶命，真是无耻之徒！"说罢，喝命刀斧手推出斩首。这时，太祖派赛汗苏尔塔拉图传令道："杀这区区小人，污了我的宝刀，不如留这十人之命，派其五人回去，问他主公之罪，其余五人暂时收监。如那五人问罪来报，此五人可以放回！"毛浩来闻令，免去十人死罪，放五人回去，留下扎勒玛、赛汗苏尔塔拉图二将守城，尽收仓廪存物，牛马驼羊，送回勃特国。又开仓启库，将粮谷分给众百姓，然后率大军回国，留楚鲁之子瓦其尔、阿拉玛斯二人守护力吉里大寨。落思城原库存二十余万两白银，两千峰骆驼，八千匹良马，九万余只绵羊，三万副盔甲，尽数分赏给勃特国众将士。有人提到赛汗苏尔塔拉图战功卓著时，布尔特格勒金夫人对太祖说道："赛汗苏尔塔拉图原在我身边长大，如今起兵攻城立

了首功，今已成年，可以婚娶。依我之见，那乃蛮洪格尔珠拉姑娘，容貌出众，天资聪明，可配赛汗苏尔塔拉图。其年龄也已到了二十，可以嫁人。主公可否趁其立功之际，成全两个孩子结为夫妻？”太祖大喜，说道：“贤妻所言，正合吾意。”说罢，派人叫进赛汗苏尔塔拉图。且说赛汗苏尔塔拉图叩见已毕，奏告太祖道：“奴才我一路跃马奔跑，浑身疲乏，见一草地，下马稍息，脱靴卧地。大白天忽然飞来一只猫头鹰，环绕奴才身上，唧唧喳喳叫个不停。奴才急忙拾起一只靴去打，靴里突然掉下一条红颈绿身，七寸长短的毒蛇。此皆主公神灵庇护之兆。”太祖听了，微微一笑，说道：

猫头鹰本是不祥之鸟，
令人讨厌而又可憎。
可对你走运人来说，
它却成了喜事的化身。
因你立下汗马之功，
夫人同我商议，
将美丽的洪格尔珠拉，
娶给你作为妻室完婚。
特派一名使臣，
从远程把你叫来，
你快进去拜谢夫人！”

英俊的赛汗苏尔塔拉图听了太祖此语，喜从天降，急忙取下冠盔，跪拜太祖，然后掀开珠帘，移步入内，弯膝跪地，向国后布尔特格勒金请安，聆听国后旨意，缓缓退出内宫。国主教媒人乌云格瓦引路，先去拜见其养父毛浩来，敬献牛马珍宝等一应财礼。当时洪格尔珠拉的娘家和收养她的义父毛浩来一家，都深谢太祖和夫人给他姑娘找到一个好的丈夫。

且说勃特国疆土混一，战事停息，太平无事，安居乐业，不觉又过一年，时至壬戌仲春。一日，太祖夫妇二人闲居宫中，正

在商议从四员大将，六部九卿的诸公子中选婿，替未成婚的公子选媳，拟报国母窝格仑夫人。忽闻一声炮响，请太祖登殿听事。太祖急忙整冠理服，正要移步登殿，又响起炮声，和播鼓鸣乐之声，催请太祖临朝。不知何处又起战乱，看官欲知事由，待史官教人安好书斋月欢亭纱窗，静坐凉室，续写下章。

史官我信口吟诗一首：

无趣陶都诡计多，
福国希丽知理深。
聪明索隆言有理，
可怜阿郎降何苦！

第三十三章

施仁义天子举好汉荡妇
发慈心圣人完儿女婚事

宋宁宗嘉泰二年，金章宗泰和二年，岁次壬戌，是年太祖四十一岁。

且说岁次壬戌，太祖年四十一岁。适逢春末，太祖正与居森夫人闲居内宫，商议选婿择媳之事，忽听外面鼓声响起，敬请太祖临朝，奏告社稷要事。太祖整装，来到狮头大帐，只见众臣将领，聚在帐中，立于左右。太祖端坐，受众朝臣叩拜之后，早有一位大臣出班下拜。众人举目一看，正是东南一带索隆古特国的布哈查干汗，移步出班，哭拜于太祖面前，开口奏道："今年仲春，与我接壤的东固尔勒斯的纳仁汗出动二十万大军，突入我境，攻我城池，屠我百姓，逼得守臣布古尔吉携家出走。我原占据的三部落和恩主替我夺回的两部落，合计五部落，被他尽数夺去，未留一寸土地。不仅如此，他还大言不惭地扬言攻占勃特国，将我本部人马，加上他二十万人马，天天调集操演，扬言要举三十万大军来攻。"太祖听了，大为吃惊，目视毛浩来，只见他竖起两道宽眉，用手小心地揪着袖口，耷拉着双肩，立于一旁。太祖问众朝臣道："依你们之见，此事如何处置？"毛浩来出班，曲膝而跪，双手扶地，叩首说道："主公在上，此乃皆因与索隆古特接壤的旺楚克、伊拉固松二人失职，未能照料邻国所致。邻国五部被人攻占，他二人皆不知晓，难道睡觉不成？因

此，下臣我领一支精兵，先去将此二人正法，然后引兵迎击固尔勒斯的纳仁汗。请主公统率旺固布、乃蛮、赫利特等三个部落的大队人马，随后出发。”这时，布哈查干汗从旁奏道：“伊拉固松、旺楚克二人，并无过失。我身在国中，也未来得及抵抗，何况他二人皆在国外，怎能来得及救援呢？”毛浩来打断他的话，说道：“敌人乍来，他们可能不知，可敌人已经深入腹地，他二人因何不来救援？即令去了无济于事，难道他们眼看着邻国受难却无动于衷，袖手旁观？这不是明明暗通敌人吗？因此，非以军法处置不可！”说罢，连续几次，用两袖拍地。太祖忽然醒悟，料知毛浩来用计，说道：“军师所言，极为有理。必依军法斩伊拉固松、旺楚克二人之首，以示众人。马上传令诸将，领兵出发！”话音刚落，乐声四起，太祖回宫。

却说军师毛浩来领命，同众人出帐，令军士擂动大鼓，召集众将领，然后登上军师大帐，端坐帅位，取下两支令箭，挥动号旗，令二将听命。众人一看，原来令哈斯尔、比勒古岱二人进帐，各授一封密书，说道：“主公大弟比勒古岱领百名骁骑，立即出发，途中开阅密书，一定要抓伊拉固松，迎我相告；主公二弟哈斯尔也带百名骁骑，马上出发，途中开阅密书，生擒旺楚克，迎我相告。此是军机大事，不可违误。主公执法严明，你等不可多言！”说罢，传令鸣炮，送二人出发。毛浩来回身登帐，取下三支令箭，挥动号旗，令三将听命。众人一看，原来令布古尔吉、布古拉尔、楚鲁三人进帐，又授三封密书，对布古尔吉说道：“长兄你带五十名骁骑，引乃蛮国阿拉坦沙嘎安答①等人的人马出发，到索隆古特国南面，迎主公大驾；布古拉尔兄你也带五十名骁骑，尽起旺固布部落德钦胡尔洛的全部人马，赶紧取道南路，来到河边，迎主公大驾；楚鲁弟你也带五十名骁骑，将赫利特的图斯呼、索隆高娃姊弟二人，连同人马，一起带走，迎主公大驾。此是军机大事，不得有半点差误！”说罢起身，传令鸣

① 安答：即朋友。

炮，送三人出发。又取三支令箭，挥动号旗，令三将听命。众人一看，为首者乃是洪格尔特部落的太斯钦之弟瓦其尔斯钦，一个是恩胡德部落的都特胡图尔更，一个是白彦胡德部落的乌勒吉，也各授一封密书，说道："你们三人带此密书，赶上哈斯尔，与他相见，开阅密书，依计而行，不可违误。军法严明，我不能顾你的面子！"说罢，以目相送。接着又取十支令箭，令十将听命。众人一看，原来是扎勒玛、扎布、希热呼图克、哈尔海如、乌尔图斯钦、赛汗苏尔塔拉图、阿鲁哈、苏和、宝鲁、乌楞策尔比等十人。毛浩来吩咐道："你们十人，分队率领主公新练两万卫兵，跟随主公大驾，无使主公大发雷霆。虽有主公众弟在侧，你等众人，切不可粗心大意。马上下去整治人马！"说罢送走。又取五支令箭，立令五将上殿听命。众人一看，原是五员虎将上殿，毛浩来吩咐道："你们五人将一万精兵分为五队，随我出发。我因先去破纳仁汗三十万大军，所以我们马上出发。"说罢又取一面号旗，请陶尔根希拉登殿，自己起身说道："你领主公身边十员将军，随驾出发！"分拨已毕，自取一封黄皮密书走进太祖大殿，教人擂鼓，请出太祖，跪献密书，叩首道别，鸣炮出发。

且说哈斯尔、比勒古岱二人鞍上拆阅密书，书中说道："你等看书后，一路扬言，要去扑杀伊拉固松、旺楚克二人，教他二人装作慌忙叛逃，领兵携家，去奔纳仁汗。旺固布、乃旺、赫利特等三个部落人马一到，便引进固尔勒斯境内，各路进境人马，都有我方军马相随，等你们五部十万人马到达之后，布古尔吉混于军士之群。看布古尔吉的号旗行事，去捉纳仁汗。我从北路出发，抄进固尔勒斯。纳仁汗所领大军一旦被围，他势必带领数百军卒，落荒而逃，路过固尔勒斯西南面的贺利耶和博格尔山谷。因此，哈斯尔你要率领旺楚克、伊拉固松等人的一千名锐军，同瓦其尔斯钦、都特胡图尔更、乌勒吉等三人一起，连夜渡江，行至固尔勒斯境内的贺利耶和博格尔谷中，打好埋伏。等纳仁汗一到，就生擒他。然后打发众人回去。比勒古岱你回来，报说他们已经

叛逃，并扬言于内外人众。当旺固布、赫利特、乃蛮三路人马，去投纳仁汗时，布古尔吉扮作军卒相随，你务必依他计谋而行！”兄弟二人知晓此事，不胜喜悦，各自依计而行。

却说布古尔吉、布古拉尔、楚鲁三人打开密书一看，书中说道："如今你们三人，各奔一方，等三路主帅派人到纳仁汗之处，说'如今纳仁汗亲提三十万大军来攻，必灭勃特国，我等趁此时机，归附纳仁汗，以报旧仇，收复家园'，引兵前进时，扮作兵士，随军而入。待双方檄文一到，你们夹击固尔勒斯军马，便可容易破灭。”布古尔吉、布古拉尔、楚鲁三人，见毛浩来竟有如此神谋，大为惊异。布古尔吉说道："毛浩来如此高明，能怪比我等更受重用吗？只有知者才看出其深谋远虑。这等人材恐怕南宋、金国也难找到！”说罢三人相别，各自依计而行。

且说洪格尔特的瓦其尔斯钦等人，当时带着密书，急忙出发，追赶哈斯尔，与他根见，闻知事由，便依计而别。太祖回宫，拆看毛浩来密书，方知其谋，合掌压膝，点首称赞。时过一旬，便领十二万人马，教布哈查干汗前面引路，炮声一响，大军开拔，奔向索隆古斯。走了不到一天的路程，早有哈斯尔、比勒古岱手下探马来报："我们捉住旺楚克、伊拉固松二人出来，没走半天路程，后面有几千追兵赶来，我等寡不敌众，放走二人。他二人回国，尽起本部人马，便去投奔纳仁汗。”勃特国将士听了此报，无不惊吓。太祖也佯作生气，布哈查干汗吓得面无血色。此话不提。却说大队人马，行至赫利特界首，只见索隆高娃、图斯呼姊弟二人，带众将士叩迎太祖。布哈查干汗一见赫利特三万人马，心稍放宽。又走十余日，行至索隆古特界首乌能根河以西三十里处，只见布古尔吉、布古拉尔二人带旺固布、乃蛮二部君臣将士，叩迎太祖。当时勃特国人马连太祖所领人马算在一起，仅有十万左右。布哈查干汗嫌人马太少，心中焦急，又不知毛浩来去往何处。太祖领兵沿河而上，分四队下营固守，专等交战之日。

话说追溯数年，细述固尔勒斯国主纳仁汗的根底。原来固尔勒斯国主纳仁汗是勇力过人，足智多谋的好汉。他国土辽阔，方圆足有数千里，几条大河流过国中，交通方便，因此国人生来聪颖。固尔勒斯境内有十四座城池，土地肥沃，五谷丰登，牛羊兴旺，十分富足。唯北国一向重武，狩猎出征，国主亲领，否则，谁也不动。此乃常理。当初辛酉之年，勃特国发兵，来夺索隆古特的两个部落，固尔勒斯国主纳仁汗一则出乎意料之外，二则国中没有现成人马，因此，不敢冒然抵抗。后来勃特国人退兵，回国，从那时起，纳仁汗操练人马，增强武力，兵强马壮之后，才亲提大军来攻索隆古特。这时他手下将军冒顿乌亨、浩冒克、瓦尔那、宝尔毛吉、都尔本呼和德、查干乌尔、胡布其、温都尔吉勒等八人劝道："我等听闻，天父见怜，勃特国主常以雨、风、云、虹、电、雪相助，其君臣同心协力，天地庇护。据此可知，传言他是真命天子，并非虚说。我等众臣，并非怕死，只怕祸及主公。我等众人自幼随主效犬马之劳，效命沙场岂有怕死之理。只恐上天授命之人难以违抗！"纳仁汗听其苦劝，勃然大怒，说道："你等众人，一辈子享我俸禄，如今却怕起什么天子来了。铁木真在他臣民面前是天子，哪能是你们的天子！死了是我的罪孽，活了是我的缘份。你等既然怕他，我便把你们捉起，在过梁上凿八个窟窿，将你们吊在一处，监押起来！"说罢传令，将八人收于监中，教二百名兵士看管。自领二十万大军，教年方十七精于武术的爱妻赛汗胡丽跟后。二十万大军仅用半个月时间，易如反掌，尽收索隆古特国五部之地，这才派人用囚车押来那八员将军，教他们巡视索隆古特五部。不料，布顿部落的伊拉固松，扎鲁特部落的旺楚克二人带本部六万余人马来降，纳仁汗大喜，问道："听说你们都去投奔了勃特国，今天因何又来投奔我呢？伊拉固松说道："我们一样是人，一样怕死。不想白白送命，但力薄势单。力薄者必亡，此是古今至理。"旺楚克说道："如今他占我国土，我把女儿送给他，他却杀害了我的女儿，到头来还是

怕死。如今听说，大皇带三十万大军而来，我等败散，诸国都很高兴，好似寒冬盼望阳光一样盼望大皇来临。如今大皇亲临，若不来迎驾，于心不安，因此携带全家老小，弃国来奔。尤其赫利特、乃蛮、旺固布人，盼望大皇比我更深，只苦于脱不开勃特国大军。欲骤然逃离，又怕于大皇不利。因此，光教我们来送信。”纳仁汗说道：“两军对垒之时，切忌如此叛离。只是这几年勃特国主连收你们几个小国，教你们吃尽苦头。他们如若来降，其家眷怎样？”伊拉固松说道：“只要大皇这里愿意收容，他们先将家眷送来，而后自己悄悄来奔。”纳仁汗说道：“既然如此，回书告他，我愿收留。在我三十万人马之上，再加上你们二人的六万人马，和旺固布、赫利特、乃蛮三部九万人马，共计四十余万人马，还怕消灭不了它一个勃特国吗？军队所用粮草给养，也不用发愁，索隆古特的五个部落粮草足够养我们三年。”说罢约定日期，派人送信。

且说信使派人回来，说道：“赫利特的图斯呼、索隆高娃携家来归。唯有旺固布一个部落和阿拉坦沙嘎一个部落的家眷，尚未来到，也已派人去接。过几天，等他们从南路入境以后，再报讯息。后天两军交战，那时我军佯作败阵，撤退逃跑，以便他们来降。”纳仁汗问太祖带多少人马，那人回道：“勃特国自己的人马不到两万，所领兵马皆是他国人马。”纳仁汗听了大喜，派人往见伊拉固松等人，相约来降之日。乃蛮、赫利特、旺固布等三部均答道：“两军开战便去相见。只恐我军渡河以后，勃特人马也横渡浩布勒河，那时一无归路，二无粮草，必抱拚死一战之志。因此，还望大皇催促人马，连夜乘船渡河，来破勃特国军寨，我等便好相助，连大皇所领人马算在一起，计有四十余万，因此，大军一到，他那不到两万人的军营，便可一举捣毁！”纳仁汗说道：“此计甚妙！”当晚点灯时分，便划动那抢来的百余船只，运人渡河。后军直到平明时分，才渡河完毕。后军由其妻赛汗胡丽率领，全军渡过大河，立下营寨之后，船只皆停泊河

边。

且说到了次日辰时，大军来到河岸。午时刚到，纳仁汗领兵直到太祖中军营前，出阵说道："快教勃特国主出来听罪！"话音未落，太祖军帅旗一挥，旗门大开，左右两列，各立十将，红旗一动，太祖出于阵前。纳仁汗举目一看，太祖骑着雪白龙驹，面如夏天太阳，眼神如电，长须五綹，宽眉如蚕，仪表非凡。纳仁汗说道："万人都说，勃特国主铁木真乃是天子，原来竟是如此模样！如今你我二人来厮杀一场看看。但彼此不可暗算！"当时二人约定，传令各自人马。纳仁汗拍动枣红良马，冲向太祖；太祖手挺钢矛，迎住纳仁汗。你来我回，相交二十余合。这时纳仁汗一面称赞"果是奇汉"！一面勒马回营。太祖大怒，跃马追去。纳仁汗突然回马，从阵后杀来。勃特国人马大张声势，齐声呐喊，迎住纳仁汗人马。太祖佯作不知，等纳仁汗挨近，太祖突然转身，挺矛一刺，纳仁汗右腿早被穿透，剧痛难忍，慌忙逃去。太祖乘势挥鞭，领兵掩杀过去。

却说正当固尔勒斯人马败阵逃跑之际，只见从后军里面闪出一名女将，有闭月羞花之貌，年约十七八岁，身着金甲，头插雉尾，颈戴狐尾，手执银枪，横道而立。这时太祖引兵南下，恰与阿拉坦沙嘎的人马相遇，两军合为一处。那赛汗胡丽一见阿拉坦沙嘎，便春心痒痒，两眼发呆，立于道中。阿拉坦沙嘎暗自想道，此人必是纳仁汗的那位有能之妻，于是拍马相迎。赛汗胡丽只知他是勃特国的一员小将，不知他是阿拉坦沙嘎，便启动莺喉，以言挑逗："有名报名，无名吃刀！"阿拉坦沙嘎料知正是用计之时，便说道："我乃太阳罕之长子阿拉坦沙嘎！"赛汗胡丽这才突然明白，面带笑容，故作交手姿态，从旁闪过，问道："你看勃特军如何？"阿拉坦沙嘎见问，微微摇头，心里想道，此必另有用意，便跃马奔入西面沙窝背后。赛汗胡丽紧追不放，阿拉坦沙嘎又突然转进一处沙岗之中。赛汗胡丽策马急追，阿拉坦沙嘎连忙下马，立于马旁。赛汗胡丽满心以为阿拉坦沙嘎与她

说话，便高高兴兴地到阿拉坦沙嘎跟前，跳下马来，去和阿拉坦沙嘎搭话。阿拉坦沙嘎定睛一看，赛汗胡丽腰如细柳，面如白玉，便暗自想道："此是什么魅力？竟中我圈套！"于是向前走去，一把揪住赛汗胡丽，将她捺倒于地，想取绳捆绑。原来赛汗胡丽按捺不住欲火，不曾防备阿拉坦沙嘎，忽见大事不妙，恍然大悟，一时大怒，猛一翻身，揪住阿拉坦沙嘎的前胸，跳在马上，飞也似地跑将回去。跑去不远，恰与赫利特的索隆高娃兵马相遇。原来索隆高娃姑娘两眼盯着阿拉坦沙嘎，忽见纳仁汗的一个美妻出营，与阿拉坦沙嘎对阵，又二人一起离阵而去，心里甚疑，此必有诈。这时有一妇人托着阿拉坦沙嘎从沙窝后面跑将出来，正与索隆高娃相撞。索隆高娃大惊，急忙擂鼓，挥军掩杀。这时赫利特的帕拉古岱忽见其姑娘的情郎被一美人托了过去，大惊失色，指挥人马将她团团围住。

这时乃蛮国的曲士礼、伊德尔道布，也领兵赶来，铁桶也似地围定，四面掩杀。赛汗胡丽单枪匹马，难以抵挡，便将阿拉坦沙嘎掷于地上，突围逃去。伊德尔道布、帕拉古岱二人领兵追去，将她围住。索隆高娃奋勇当先，抢回阿拉坦沙嘎，替他解缚，扶他上马。阿拉坦沙嘎身带绑绳，与未婚妻意外相逢，大为羞愧。索隆高娃向阿拉坦沙嘎瞟了一眼，红着脸颊，捂嘴失笑。阿拉坦沙嘎更加羞愧，便挥大军，四面围住。这时固尔勒斯军马原以为乃蛮、赫利特、旺固布等三个部落已经归降，对其毫无戒心，可是忽听勃特国兵马连连鸣炮，三部人马突然变卦，拦腰切断固尔勒斯人马，使固尔勒斯人马无路可逃。纳仁汗急忙逃回本寨门前一看，勃特国人马已夺其寨。纳仁汗大惊，即往河边逃去，到岸一看，新降的伊拉固松、旺楚克二人所率人马，早已夺走船只，立于彼岸之上。纳仁汗大为惊惧，说道："我等已中计！"说罢沿着河边，往北逃去，突然又闪出一支人马，横于道上。原来此军并非别人，正是乃蛮国的宝腾、乌楞策尔比二人，横于路上，卡住纳仁汗一行的去路。这时纳仁汗的兵马早已不知

所措，进退两难，慌作一团，叫苦连天。忽然听见“乃蛮将士已生擒赛汗胡丽夫人！”众人胆战心惊，聚集河滩，分兵五路，纳仁汗悄悄地收起锦旗，带数百名骑兵渡过河去，其余人马，皆留于大河对岸。

却说纳仁汗鞍衣尽湿，慌忙逃走，忽然从布利耶宝尔斯草原深处闪出楚鲁一支人马截住厮杀。纳仁汗身无盔甲，不敢恋战，冒着枪林，只顾护命，逃向本国。这时阿拉坦沙嘎、索隆高娃、帕拉古岱、伊德尔道布、曲士礼等人相继赶来，将赛汗胡丽拉下马来，取绳绑住。

且说这时固尔勒斯的二十万人马，早已成了无首之龙，被围困于河滩。刚才随主渡河的军卒，淹死好几百人；因此，其余兵士害了怕，不敢入水。无数人马，挤在一处，但仍不投降。扎勒玛急忙教人将纳仁汗的妻子赛汗胡丽捆绑起来，带至高高的哈萨克车上，让众人看了看，说道：“你们的主公已被对岸的伏兵杀死，你们主公的夫人也被我们活捉过来，你们还不赶紧投降，更待何时？”众军卒一听喊声，吓得肝胆俱裂，卸甲丢盔，跪地而降。

这时太祖传令，教三部人马收回固尔勒斯人的盔甲兵器，召回围困人马，追杀固尔勒斯败军；又命旺固布人马立即渡河，追捕纳仁汗。旺固布的德钦胡尔洛与其儿子萨拉布乘船渡河，去追赶纳仁汗。纳仁汗急急逃走，又与布古尔吉伏兵相遇，不敢恋战，直往东北方向逃去，又损失一大半人马，身边只留下了二百来个军卒。纳仁汗正往前慌忙逃跑，忽然遇见几个固尔勒斯兵士，忙问其由，那几个兵士答道：“自主公领兵出发，不到几天功夫，勃特国军师毛浩来手下五员大将突然带一万余名精兵攻进我固尔勒斯京都，夺我城池，降我百姓。京都无兵，无力抵抗。”纳仁汗闻报，大叫一声，摔下马来，不省人事。众军士忙取冷水喷在脸上，方才苏醒。突然布古尔吉、楚鲁、德钦胡尔洛等人引兵追来，众兵士扶皇主骑于马上，慌忙逃走。约走半日路程，刚到

贺利耶和博格尔山口，穿过峡谷，忽见对面山口已被石木堵死。纳仁汗走投无路，正在焦急，忽见左右两面闪出哈斯尔的伏兵，箭石齐发，一拥而上，活捉了纳仁汗。接着伏兵刚刚下山，布古拉尔等人也带追兵赶来，与哈斯尔人马合兵一处，走下山来。这时毛浩来派惠拉德尔带两千人马来报攻占固尔勒斯京都的喜讯，请太祖启驾进城。惠拉德尔途中看见布古尔吉等人的营寨，便入寨相见，然后带纳仁汗回军。这时太祖大队人马也已渡河，哈斯尔、瓦其尔斯钦、都特胡图尔更、乌勒吉等人将纳仁汗推来献上。阿拉坦沙嘎、索隆高娃、帕拉古岱、伊德尔道布等人将纳仁汗的妻子赛汗胡丽押来献上。扎勒玛来献盔甲兵器帐簿。希热呼图克、哈尔海如、扎布三人来献降兵帐簿。布古尔吉、楚鲁二人来献渡河兵士和武器盔甲帐簿。虎将惠拉德尔来献毛浩来攻占固尔勒斯京都的奏表。叩请太祖启驾进城。

且说太祖问纳仁汗道："你对我有何仇恨？"纳仁汗皱了皱眉，说道："我对你有何不好？"太祖微笑说道："你夺了我索隆古特部的五个部落，所以逼着我才来这里。"纳仁汗哈哈大笑说道："你先夺我两个部落，我才来夺的。"太祖问道："索隆古特原来就是你的本土吗？"纳仁汗说道："那么原来是你的国土吗？"太祖说道："如今他已归降于我，不是我的，能是谁的呢？"纳仁汗冷笑一声，说道："既然如此，以前两部落被我所占，那也就是我的国土。"太祖微笑说道："不要强词夺理！索隆古特原是布哈查干汗的地盘。"纳仁汗说道："既是这样，你降服的国家各有其主，你因何举兵讨伐，据为己有？"太祖说道："那都是男子好汉的能耐。"纳仁汗说道："我也以男子好汉的能耐收复了索隆古特！"太祖听了，微微一笑，问道："据你此言，你身为固尔勒斯大国之主，也似当之无愧，可惜手下没有一个名将啊！没有名将，这支大军怎么能带？"纳仁汗说道："我临出发时，把战将尽数监押。虽有数百万之众，皆听一人之令，要那么多人干什么？"太祖问道："既然如此，你因何被我所

俘？”纳仁汗说道：“此乃交战被俘。”太祖微微一笑，问道：“你因何如此糊涂？”纳仁汗说道：“我名曰纳仁，因何说我糊涂？”太祖说道：“若不糊涂，你今日因何加绑被捉？你的下场能与纳仁之名相称吗？”纳仁汗说道：“纳仁也不是照样能被蚀吗？那我今日也被蚀罢了。”太祖问道：“如今我对你如何是好呢？”纳仁汗说道：“放我为好。”太祖问道：“放了你，你不会叛变吗？”纳仁汗冷笑着说道：“既然放了，因何不叛？不必多说，要杀快杀，我平生不愿如此罗唆！”太祖大笑，说道：“你只管统领百万之众，也就罢了，因何还要豢养这个女人？”纳仁汗说道：“此乃本人所愿，于你有何干连？”众大臣听了这一席话，无不愤慨，后来越听越害怕，都背过脸去。纳仁汗越加放肆，捶胸顿足，以言相抗，竟然催促“快杀！快杀！”布古尔吉见此情景，出班喝道：“怎能依你之言，一时杀你让你快活！非要留你百日，重刑致死不可！”话音刚落，忽有一人跪于阶下。众人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乃蛮国的伊德尔道布。太祖以下众人，未等其开口，微微发笑。这时伊德尔道布见纳仁汗秉性刚直，言谈与己相似，忽听要施以重刑，便不由自主地跪拜于地。当时太祖笑道：“今依伊德尔道布所求，可免以重刑，将他留在这里，抑是带回国内，还需三思。”话音刚落，只见惠拉德尔从阶下上殿，给太祖递上一小包东西。太祖打开一看，原来一张纸上，画着沙窝、套竿、马绊等物。太祖忽然醒悟，教人将纳仁汗监于囚车之中，交给哈斯尔押至勃特国。太祖即率领大军向固尔勒斯京都出发。途中四员虎将先后接驾，叩贺太祖。太祖来到城前，毛浩来大开城门，跪地迎驾，君臣大喜。太祖进城，步入宫殿一看，雕梁画栋虽不如陶克玛克的宫殿，但殿堂之大，人口之众，仓廪之富，却胜于陶克玛克。太祖对各路将士论功行赏，固尔勒斯库存，用去一半；又打开粮仓，取出粮谷，分给固尔勒斯军民百姓。然后君臣摆筵，庆贺大捷。太祖动问如何取了此城，毛浩来奏道：“取此京城，非臣之功，乃是纳仁汗一时糊涂所

致。”说罢教人带来牢中八将，叩见太祖。太祖一看，那八人齐声大恸。太祖目视毛浩来，毛浩来装作不知，摆开双手。太祖大喜，说道：“你们八人，皆为忠义之士，今日我放你八人，交给四弟四将帐下，充为战将！”众人听了，流泪叩别。这时，布哈查干汗如梦初醒，深服勃特国君臣，如此明断。

却说所取固尔勒斯其他城市，派恩胡德的都特胡图尔更、白彦胡德的乌勒吉二人守护，又将布哈查干汗提至京都，吩咐左右，好生照料纳仁汗幼子并一家老小。

且说太祖等人，便在固尔勒斯过夏。此地天气远比勃特国闷热。东面有一大河唤作哈尔木仁，盛产鱼虾之类，河水清柔，野草畅茂，勃特国军马顿时抓膘。所获兵器盔甲，哈斯尔前已带回，因此秋末回军，甚为方便。当时收拾仓廪细软物品，分载五千峰骆驼，起程回国。太祖问毛浩来道：“由此往东，至于何处？”毛浩来答道：“可达狗面国。”太祖又问道：“该怎么处置这个国家？”毛浩来奏道：“好言安抚置于界外便可。”太祖说道：“此意甚合吾意，”话音刚落，只见三部人马，开拔而来。太祖见他三部军马立了大功，大为夸奖，立命三部主帅，此后出征，领兵随驾。

却说太祖统领大军，返回国内。先派珠奇、察汗台二子去向国母请安。接着驸马宝图之子南斯尔、扎勒玛之子策其格二人来接首程。见两员小将，形容端庄，仪表超群。扎勒玛之子更不一般，年方十四、五岁，举止稳重，言谈锋利，面如满月，貌似白玉。太祖见到外甥才貌双全，心中喜悦，便握其手，说道：“俗话说的好，‘龙不生蛇，马不生狗。’这两个孩子将来势必清享大贵。”第二程由哈斯尔之子托柱、太祖之子窝阔台前来接驾。第三程由太子拖雷带众大臣之子三十六员小将前来接驾。太祖入宫，叩见母后说道：“如今方圆万里，所向无敌，夜里可以安心睡觉了。”适逢金秋，大张筵席，各部降主，皆来赴宴。布呼比勒古岱原是乃蛮、赫利特两家婚事的媒人，见阿拉坦沙嘎孝期

已满，便奏报太祖，太祖心动，说道："快去告诉阿拉坦沙嘎，教他奉送酒席并财礼，今年冬末来娶索隆高娃。还有许给索隆高娃幼弟图斯呼的哈斯托娅姑娘，也当成婚。因此这两门亲事，可订于同日，令其前来我国，以成大礼！"可怜的索隆高娃姑娘等待多年，如今已到二十六岁。可称北方贞节之女。

且说太祖下令，教众大臣商议，如何处置纳仁汗。这时陶尔更希拉、毛浩来、布古尔吉等人商量后向太祖奏道："纳仁汗膝下有二女，一曰莲花，一曰满达日娃，可许给布古拉尔之子布都朗、乌汗图二人；布古尔吉独女莫尔更高娃，可许给纳仁汗独子。两家结亲，免其罪恶，教他住于西南面哈尔黑古勒一带。"太祖准其所奏，订于明年春节完婚。光阴似箭，转眼之间，又过了一年，居森夫人派人接来索隆高娃，等候良时吉辰。阿拉坦沙嘎也带其妹妹哈斯托娅来到布尔罕嘎拉顿山以西陶高图湖边，立下营寨。不久，到了吉日良辰，居森夫人指定哈斯尔、比勒古岱二人的夫人为娘家主婚，以公主之礼装扮索隆高娃，头戴珍宝首饰，身着蟒缎衣服，坐于红辇，陪以七个驮子，百个阿查①，千匹良马，作为嫁妆。同日也以皇子之礼，打扮阿拉坦沙嘎，教他骑上备有黄缰玉辔，银镫金鞍之马，身着金色龙袍，项带翡翠念珠，指定太斯钦为主婚，哈斯尔、比勒古岱为辅婚，由四位俊杰陪送，所有亲随也都按公主丫环的身份配以盛装，浩浩荡荡，送至陶高图湖畔大帐，跪拜天地。那面也按此礼送来哈斯托娅姑娘。两桩喜事合为一处，摆席庆贺，欢乐盛状一言难尽。因两家婚事办于同日同时，少年夫妇情投意合。彼此怀念，几经风霜。当时阿拉坦沙嘎、索隆高娃二人，歇于龙帐虎被，成就大礼。史官我随笔几句：

月下睡意浓，
美人思情人。
想念日月长，

① 阿查，指牲畜驮载礼品。

情意更为重。
成身完大礼，
清香味更浓。
香花逢甘露，
旱田透雨水。
玉肢舒龙榻，
情丝缠两身。
麝汗湿长枕，
芬芳满绣被。

且说婚礼期满，两对夫妇来见太祖和居森夫人，叩谢成婚之恩，各自回国。当年勃特国太平无事，所属各部落主，皆来拜年，敬献贺礼。太祖以下，设摆供案，洒酒献肉，祭奠布尔罕嘎拉顿山神并玉皇大帝。旧岁已去，新年又至，太祖并众大臣聚于狮头大帐，共贺新禧，只见洪格尔特的瓦其尔斯钦，用洪亮的嗓子祝福道：

旧岁已归去，
新春复又来。
明主自天降，
一举定天下。
下令聚众人，
百主会一堂。
吉酒奉双杯，
更望千秋长。

祝福已毕，众人向太祖拜年；太祖洒酒，拜祭祖神。看官欲知下文，请看史官所续下章。

史官我写至此处，信口吟诗一首：

圣王降世本天生，
感化愚顽悉成人。
蠢辈纳仁堪可笑，
淫妇胡丽实可憎。

第三十四章

定社稷太祖联姻功臣
施威风阿皇乱罚贵卿

宋宁宗嘉泰三年，金章宗泰和三年，岁次癸亥，是年太祖四十二岁。

且说次日，便是癸亥元旦，太祖丑时起身，辰时便头戴金冠，腰系玉带，祭拜天地，施礼祖先，叩见母后，聆听祝福之后，步入外殿，升上狮座，举目一看，四员大将、文武百官云集一堂。真是灯亮烛光照寰中，香烟缭绕拂人面。远近奏响九乐曲，百万臣民盖旷野。当时文武百官，施礼拜年，只见布古拉尔开言祝福道：

旧年已离去，
新春又到来。
我们伟大的天子，
又增山海般的福寿。
今日您开辟的疆土，
大臣们聚集一堂。
狮头殿里叩拜主公，
愿你万寿无疆！
你以仁慈收复天下，
圣人朝臣都来叩拜。
主公若登基为皇，

深合皇天后土之意。
今以天下百姓之心，
我们大家请求主公：
继承祖先的大位，
让普天之下同享安乐！

祝福已毕，众人向太祖叩首拜年。太祖斟酒，亲手赐给四弟四子，四杰九卿，各部落首领随即朗声祝福道：

旧岁已辞去，
新春复又到。
百官尽情欢乐，
共同安定天下。
先祖虽然称帝，
智浅我不能胜任。
与其徒有虚名
不如共享太平。

当时文武百官，叩谢主恩，尽享福筵。俄而，太阳东升，乐声四起，太祖回宫。众人散去，回家拜年。太祖刚回内宫，只见居森夫人带众人迎来，与太祖相献哈达，躬身施礼，对面而坐。东西两房诸夫人也来拜见太祖，恭贺新禧。

这时宫女进来，向母后献餐。太祖夫妇入席作陪，四个儿子轮番斟酒。斯琴斯其格里格因是姑娘，也教入席作陪。文武百官给母后、居森夫人叩首拜年，向众夫人并诸幼主施礼贺年后，太祖设筵，款待众人。此时北方安定，勃特国太平，因此，是年春节欢欢喜喜，耍踝踢毽、摔跤、赛马，好不热闹。年礼已毕，便将纳仁汗的女儿，嫁给布古拉尔之子；又派人送礼订亲，将布古尔吉的长女许给纳仁汗之子，然后拨五十户人家给纳仁汗，令他携妻子赛汗胡丽并一家老小，去守哈尔黑古勒岗。纳仁汗感谢太祖不杀之恩，诚心归降，按期起程，去守哈尔黑古勒岗。

且说赫利特国赫王妻子纳仁托娅，虽然把女儿嫁出，然而给

儿子娶了媳妇，满心高兴。乃蛮国阿拉坦沙嘎的妹妹哈斯托娅生得格外俊俏，聪明文静，小两口相亲相爱，分外甜蜜。阿拉坦沙嘎、索隆高娃二人，历经大难之后，因得太祖大恩，不仅保全了性命，而且夫妻得以相见，各中乐趣，难以尽言。当时双方姑娘和女婿们一齐来到布尔罕嘎拉顿，晋见太祖，拜贺新春佳节。这时又来了两个新人。众人一看，一个是布呼比勒古岱的夫人希丽，一个是赛汗苏尔塔拉图的妻子洪格尔珠勒，都来叩见居森夫人。居森夫人见四位美人，前来拜年，眉开眼笑，赐座入筵。接着又有五位漂亮的媳妇前来拜年。众人举目一看，一个是布古拉尔的媳妇，陶克玛克部落莫和图汗的长女伊和尔；一个是乌楞策尔比的媳妇，莫和图汗的次女；一个是布古拉尔次子的媳妇，固尔勒斯部落纳仁汗的长女莲花；一个是布古拉尔幼子的媳妇，纳仁汗的次女满达日娃；另一个是楚鲁长子的媳妇，萨尔拉格部落扎利图罕的独生女苏布德利格。居森夫人见这九人，齐至内宫，心里喜悦，说道："你等九位美人，都生在我们北方，就是南金名姬也难与媲美。真是随我处世的女杰，都是我的女臣。"九人听了居森夫人的戏语，不禁失声大笑，叩谢夫人。居森夫人喜欢众人，忽然想起选媳仪式，忙报太祖，太祖吩咐陶尔根希拉向四将六臣和九位上卿宣旨，说从他们子女中选媳择婿进宫。众人闻旨，皆大欢喜。此话不提。单说固尔勒斯部落首领纳仁汗得免死罪，从其本国接来家眷，住于哈尔黑古勒岗。一日，纳仁汗忽然听说，其妻赛汗胡丽夫人初与勃特国交锋，跟乃蛮的阿拉坦沙嘎私通，勃然大怒，大骂赛汗胡丽夫人，说她是无义的淫妇，肮脏的奴才，竟至拔剑砍杀。赛汗胡丽武艺高强，忙以空手拨开，顺手拾起搅奶竿子，一面招架，一面后退。闪进马厩，见有一匹光马，一把抓住鬃毛，跳上马背，急驰而去，边走边想道："以前我实心实意围住阿拉坦沙嘎，我本无差错，又与他一起被抓监押，共受患难。如今他一得享安乐，有了新欢，便不分青红皂白，挥刀杀我，真是可恶之极！他既如此，我怎能同他过一辈子？不如趁这

恶名远扬之际，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嫁给阿拉坦沙嘎。不过人家刚与赫王之女索隆高娃结发为妻，还能娶我吗？”想到这里，忽生一计，策马飞跑，奔至布尔罕嘎拉顿来到布古拉尔家，与他儿子布都朗、乌汗图二人相见，将男人虐待她一事，备述之后，哄骗二人说道：“去年乌能根河大战中，我曾帮过赫利特的索隆高娃一臂之力，如今我想去找她，求她往报国主，然后回家见夫。如不然，他迟早把我折磨死。”说罢求借车马。二人听了，看在两家结亲面上，给她衣服、车马和侍女，打发上路不提。却说赛汗胡丽行至乃蛮，居于客店，专候索隆高娃外出之际，与她见面。一日，见她出来，便跪于道旁，低声呜咽。索隆高娃料知此事必有缘故，忙教亲随避开，问她因何如此。赛汗胡丽将她如何从军营回去，又如何来到此处等事由，细述一遍，叩首说道：“好个无义的丈夫，以前我曾同他共受患难，如今他却一心想杀我，逼得我走投无路，才来投奔你。姐姐见怜，给我一条生路，收我为你家偏房。我知姐姐精通武艺，贱妾也略知刀法，愿为姐姐当名马前小卒，提镫举鞭。”说罢洒泪而哭。索隆高娃本是心灵胸宽的女中丈夫，一向无以报答阿拉坦沙嘎见爱之恩，如今自己年近三十，想给丈夫找一名绝色少女，一来满足阿拉坦沙嘎的心愿，二来名扬于众。虽有此心，但苦无找到。今日天赐良缘，赛汗胡丽长得格外窈窕，形容俊俏，精通武艺，而又年方十八，因此，欢天喜地，忙执其手，扶她起身，满口答应，领她进宫，藏于别室。当夜，索隆高娃趁与阿拉坦沙嘎对席而坐，碰杯欢宴之际，一面将赛汗胡丽的来由从头至尾细述一遍，一面将自己的真心原原本本说了一遍。阿拉坦沙嘎深情地握着索隆高娃的双手说道：“娘子远谋，虽合情意，然而其中有三条违于常理：一则你是我结发元配，不失贞节，守至今日，我若另娶偏房，便失义夫之伦；二则如今我已归降勃特国，一切以勃特法令为绳，怎能擅娶他人之妻？如其原夫告官，我便失礼丢脸；三则此妇遗弃原嫁之夫，再遗弃后嫁之夫视为家常便饭，我有何趣娶她为妾呢？有这三条不

妥之处，夫人岂可单图扬名，教我去做这三件不义之事呢？”索隆高娃笑着说道：“郎君你听我言，贱妻也有三件事相告：头一件，贱妻虽然为汝守节，然而汝也专心等我。女人为丈夫守节，乃是常理，而丈夫专等女人，世所罕见。因此，贱妻为汝等我，替汝寻一美妾，以报汝之高节；第二件，贱妻以为汝爱甚重，如此可移郎君所爱；第三件，贱妻借此外扬大度，传芳名于勃特国。尤其依我之见，勃特国主将来势必平定南方，因此，贱妻立志去沙场立功。此事于贱妻有如此三件益处，郎君因何不纳妻言？至于有碍勃特国法一议，更是不足介意。别说她的原夫告一次状，就是告几次状，也有话可说！”说罢再三恳求阿拉坦沙嘎，阿拉坦沙嘎始终不应。索隆高娃忽生一计，便顺其意，不再强求，依其口气说道：“此乃郎君情重，贱妻不再勉强。”说罢，便投其心意，与阿拉坦沙嘎戏语相逗，坐于其怀，连连献杯，使之大醉，于是挽手入帐，解衣入床，夫妻相抱，恩爱一阵便呼呼入睡。索隆高娃乃有心之人，待至阿拉坦沙嘎酣睡之际，悄悄起身着衣，走出帐外，行至灯下，理好头发，便派丫环叫来赛汗胡丽，避开众丫环，遂将自己心意和阿拉坦沙嘎之语，从头至尾，备述一遍，说道：“妹妹既然已知我的为人，就不要害羞，如今我替你想到一个妙法。”说罢如此这般地耳语几句。赛汗胡丽无可奈何，羞得面红耳赤，只好代索隆高娃上床，解衣入被，伸开纤手拥抱阿拉坦沙嘎。果然与纳仁汗大为不同，比之白玉，胜似白玉；比之胭粉，胜似胭粉。想起一向私愿，心里深感索隆高娃度量无边，便出帐移灯，返身上床，一把抱住阿拉坦沙嘎，春潮涌泛。三更时分，阿拉坦沙嘎一觉睡醒，忽见索隆高娃紧抱求欢，便顺势翻身，趁醉意之际，行起云雨之事。一时完毕，启口问话，她却只笑不答，抱着睡了一夜。至次日清晨一看，哪里是索隆高娃，原来是纳仁汗之妾赛汗胡丽。顿时大惊，急忙起身，披衣下床。赛汗胡丽连忙伸开两只玉手，拦腰抱住阿拉坦沙嘎，将索隆高娃所授密计，给他细述一遍。阿拉坦沙嘎这才恍然大悟，无奈强笑应

付一番。当时二人起身着衣出帐，到索隆高娃屋里躬身施礼，羞羞答答地笑了一阵。索隆高娃也开颜欢笑，设宴庆贺，凡宫中佣人，一律赏宴。

却说阿拉坦沙嘎对索隆高娃说道：“赖你所为，事已如此，如今触犯禁律，倘若上由勃特朝廷问罪，下由众大臣挑剔，何以答对？”索隆高娃笑道：“郎君宽心，我自有办法。”说罢，对膝而坐，让赛汗胡丽斟酒，自己亲手献杯，以示庆贺。忽听外面传来鼓声，催请阿拉坦沙嘎到府，阿拉坦沙嘎忙派使童闻讯。原来伊德尔道布听说，阿拉坦沙嘎另娶美妾，忘了索隆高娃的情义，一时气冲斗牛，奔入朝府欲同阿拉坦沙嘎争个高低。

且说阿拉坦沙嘎问明事由，对索隆高娃说道：“你看怎么样？如今右翼大将军伊德尔道布找来问罪！”索隆高娃笑道：“此事正合吾意！”说罢，直入外面大殿，击鼓鸣号，召集众朝臣，皆至内宫，面见众人，将对阿拉坦沙嘎所说之语，重述一遍后，说道：“诸位大臣，此事不得怪罪于我的贤郎主公！”说罢，将阿拉坦沙嘎所言三件不妥之事，从头尽述，又将自己所提三件理由，讲了一遍。众人听了，甚服索隆高娃的大德，伊德尔道布连忙率先下跪，叩首说道：“如今我们乃蛮部落算是找到了一位真正贤明的女后！”众人也皆叩拜。索隆高娃说道：“这还不行，我要亲赴布尔罕嘎拉顿，奏报父王和母后，届时你等众人，随我去走一趟。”说罢入内，欢宴几日之后，教伊德尔道布、苏如勒和格等人点兵整队，便带赛汗胡丽来到布尔罕嘎拉顿，拜见太祖并居森夫人，叩首说道：“贱臣我们夫妻二人托主公之恩，安闲享福。一日，我到朝公台山打猎，找到一个逃难的姑娘，不才小女深感贤郎阿拉坦沙嘎的深情厚意，苦于无以报答，想替他找一个才貌双全的偏房，一来可报贤郎恩德，二来可示小女善心。正寻之间，忽得此女，满心高兴，想嫁给贤郎阿拉坦沙嘎，可他偏不答应。因此小女灌酒，趁他酒醉之际，成全大礼。次日，令其拜天，问其出身，原来是固尔勒斯降臣纳仁汗之妾。以前父王免其死罪，

派他到哈尔黑古勒任职，可他偏听其他美妾的谗言，一心要杀害一起被监共过患难的妻子。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此女赛汗胡丽逃了出来。她又怕他追杀，扮作未婚女郎，途中与我相遇，被我领回。等到大礼成就以后，方知此事根由。贤郎深怕主公问罪，急来奏报。不幸，途中染病，无奈回去。因此，小女亲来，代他认罪。虽然固尔勒斯降臣纳仁汗不顾仁义，要杀患难与共的妻子，逼她私逃，如今我明知事体，若不来陈报，罪加一等。因此，小女无奈，据实奏报，专候发落。”太祖闻由，降旨吩咐道：“虽说固尔勒斯的纳仁杀妻不对，然而赛汗胡丽另嫁他人，也于理不符。因此，二人皆犯无义之罪，按此罪名深罚惩戒！”说罢吩咐布古尔吉办理此事。接着布古尔吉便审问纳仁大臣、赛汗胡丽二人，查知事由，开堂判决道：“纳仁大臣，因背义虐妻，有负人伦，特罚百只绵羊，分俵赏给守门兵士。赛汗胡丽虽遭毒打，然非贞节女子，将她断给原嫁丈夫。纳仁大臣不得无辜虐待和杀害！”判决已毕，便令纳仁大臣和赛汗胡丽并立案前，问二人之意。纳仁大臣奏道：“下臣想杀未遂，而她却已改嫁，如今即令交还于我，我又不能杀她；如果一起生活，一时打她，又怕犯禁。因此，我便不要她了。只望将我被罚之羊，算在无义贱妻身上，便可由她自便！”布古尔吉大喜，说道：“此言甚是。”便将纳仁大臣被罚百羊，一齐算在被弃之妻赛汗胡丽身上。又因阿拉坦沙嘎、索隆高娃二人一时不慎，娶了有夫之妇，于法不符，故罚赛汗胡丽的百只绵羊，由阿拉坦沙嘎、索隆高娃二人交纳。又因阿、索二人得了被弃女子，在原罚百只绵羊以外，再罚百只绵羊，分赏纳仁大臣的守门兵士。布古尔吉明断四人所犯罪条之后，回去奏报太祖，太祖当即依准，布令众人。

当时举国上下，深服索隆高娃之德。索隆高娃领赛汗胡丽向居森夫人请安，叩请夫人赐号嘉赏，将她列于九名漂亮女臣之数。居森夫人微微一笑，答道：“你赛汗胡丽，虽然相貌标致，然而心术不正，不得列于九名女臣之数。那深得我意的九员女臣，从未

失节，而这赛汗胡丽已失妇道首条禁律，何以得我嘉奖赐号？不过念你心诚，我以他物嘉赏！”说罢夸奖索隆高娃大度贤慧，赏以头冠、围脖、念珠等物。索隆高娃会知其意，心中大喜，谢恩叩拜，受礼而别，将这赏品让给赛汗胡丽，教她于宫外跪谢。当时举国上下，皆知居森夫人乃为圣明之母，人人惊讶不提。却说索隆高娃尽得车帐美名，返回家园，夫妻三人，兴高采烈。不仅阿拉坦沙嘎情意更深，而且赛汗胡丽也待之如母，服侍索隆高娃。史官我读至此处，不禁失笑，吟诗一首：

无义丈夫逢艳妻，
刀林牢笼共患难。
有福不享相离散，
落作他人寻欢妾！

且说索隆高娃回来后，勃特国聚会于洪哈拉金湖边，召来所有朝臣的子女，由窝格仑母后和居森夫人亲自过目从中挑选女子。将毛浩来的次女萨仁呼和指给太祖长子珠奇；将布古尔吉的三女温都尔嘎格日勒指给太祖次子察汗台；将洪格尔特部太斯钦的长子、居森夫人的弟弟阿吉尼莫尔更的独生女洪诺尔指给太祖三子窝阔台；将太斯钦次子、居森夫人的二弟胡达尔嘎巴特尔的长女乌格云珠勒格指给太祖四子拖雷；将布古尔吉的四女米尔拉金托娅指给哈斯尔的长子陶克陶呼；将楚鲁的独生女图鲁博图指给哈斯尔的次子呼图克图；将希热呼图克的三女陶古如斯其格指给布呼比勒古岱的长子宝鲁德；将扎布的长女昭尔格图高娃指给乌仁嘎楚格的独子纳仁格瓦；将朝莫尔更的独生女希玲宝利格指给敖伊图敖其格的独子准乃宝格；将扎勒玛的独子策其格指为太祖独女斯琴斯其格里格的女婿。九位上卿大张筵席，庆贺君臣结亲之喜，叩首谢恩，商定首次挂绫之礼。接着又点哈布图哈斯尔、布呼比勒古岱、敖伊图敖其格、乌仁嘎楚格的女儿　指给外邦降主之子，派人前往相告。当时九卿诸臣商定婚期。众朝臣从此心悦诚服，向太祖奏道：“外邦归降的君臣为数甚多，主公之女本

应许于他们，然而主公今日却许给我们奴辈之子，联姻为亲，待之甚厚，恩重如山。尤其今日将独生女许给右将军扎勒玛之子，此事泽及我九卿诸臣，恩德厚于外邦降主。”太祖听了，微微一笑，降旨说道：“我将独生女许给扎勒玛之子，非因其子仪表不凡，聪明过人，乃因当年举兵讨伐萨尔拉格五部之时，扎勒玛伤其父母所生之躯，毅然拔刀砍伤肩膀。今念其功，将我亲生骨肉许给其子，以为嘉奖，合于社稷兴旺之大理。如今策其格已被定为我家女婿，因此，其待遇应与四子相同。让他到敖教大营，同诸子一起读书练武！”这时，陶尔根希拉、毛浩来等人，深感太祖仁德，洒泪称赞。此话不提。单说扎勒玛带其儿子按三代封职，来献九九之礼，谢主厚恩。从此以后，扎勒玛一族，位同陶尔根希拉、毛浩来等人，众大臣也按幼主之礼重待策其格。

且说太祖四名儿媳选定之后，便将扎尔其古岱老人请来，令其相面。此时扎尔其古岱年过八旬，白发苍苍，举止昂然，更兼其孙已为国婿，因此举国上下，都十分敬他。老人奉太祖之命，将毛浩来的次女萨仁呼和、布古尔吉的三女温都尔嘎格日勒、阿吉尼莫尔更的独生女洪诺尔、胡达尔嘎巴特尔的长女乌格云珠勒格等四位小姐，细看一阵之后，手拄太祖所赐带有金牌黄穗的拐杖，徐徐走来，将拐仗递给别人，自己缓缓下跪奏道：“居森夫人的侄女，阿吉尼家的两位小姐，大有贵相，将来必为皇后，然而却无皇母之态。胡达尔嘎巴特尔的小姐，虽无皇后之相，然而大有生育天子，为四海慈母之态。余者皆得皇帝庇护。”奏报已毕，太祖忙教近臣扶起老人，赐座近旁。给陶尔根希拉、布古尔吉、毛浩来、布古拉尔等人也一一赐座，大张筵席，厚待众人。诸大臣也来叩首入席。宴饮之间，毛浩来、布古尔吉等人点视外域降国，按自降、说降、义降、伐降之别，详细核查，指定爵次，彼此勉励。然后商议征南伐东事宜。太祖笑道：“我也早有此意，只恐众将士疲惫过度，至今未提此事。依你众人之见，可否断言我之北方已经大安？”陶尔根希拉、扎尔其古岱、布古尔吉、布

古拉尔等四人说道："如今天下大安非赖主公威势，而是全仗主公以德服人。因此，不会发生其他变乱。"毛浩来说道："此言不妥。若想安定天下，不可片刻大意，哪里稍有疏忽，哪里必定失利。如今西南一带，尚有哈尔力古德部落的阿尔斯郎汗，此人心如蝎蛇。东南一带，尚有太阳罕之兄宝劳及其儿子曲屈律。东北一带，虽然麦勒吉部落早已归降于我，然而其主陶都至今尚在。这三人乃是我们北方的眼中钉，肉中刺。如今乃蛮国的宝劳、曲屈律父子、麦勒吉部落的陶都，虽已丧国，然而他们决不甘休！而西南一带，哈尔力古德部落的阿尔斯郎汗国富兵强，地广人众，此乃我们当前的劲敌！"太祖听了，不禁大喜，夸奖毛浩来"善预测，世无双"。便亲手赏酒。当日筵散之后，布告全国，要分别众部，商定爵次，于八月十五日那天，大举盛会。不久，炎夏已过，仲秋又至，太祖亲至都胡楞河平原温都尔岭下，坐于银顶狮帐。众文人学士，将相诸臣，外邦降主和占领官，皆立于岭下。

却说毛浩来开具诸部落名次，献于太祖。太祖接过，教赛汗苏尔塔拉图宣读。赛汗苏尔塔拉图高声读道："顺知天时，自愿来降的大小国家和部落有：洪格尔特、莫尔格德、芒努克图、珠赉、乌勒呼、固尔鲁松、三个陶尔古德、哈特亨、其木德、伊吉勒其、其吉勒吉、扎赉特、哈拉哈、察哈尔、昂格里格、卫拉特、乌格勒德、萨木、乌审、哈尔簾里格、萨勒楚德、乌列扬罕、比梯古德、海鲁格德、米嘎斯、奥充嘎、乌拉特、苏尼特、都尔勃特、朝拉旦、洪根、卫尔德、土默特、乌准哈、惠其、俄德、子伊、卓德、哈萨克、敖罕、巴苏德、比尔拉斯、巴林、旺固布、布顿、布鲁特、乌乃德、贺楚德、乌加德、珠亨、昭斯敏干、扎赉特、陶高沁、浩利、玉拉特、居勒亨、哈达亥、萨勒楚克、敖拉胡努特、芒古德等六十一个部落和国家。除此而外，用兵征服的部落和国家有：塔塔尔、岱其古德、拉海德、哈尔勒岱、塔尔格岱、麦勒吉、固尔勒斯、固尔鲁特、萨勒吉古德、萨勒古岱，萨楚嘎、图吉、洪吉勒、赫利特、女真、比特古德、伊木、索隆

古特、萨尔拉格、陶克玛克、恩胡德、哈尔利格、扎鲁特、乃蛮等二十四个部落和国家。”名次读毕，太祖下令，将自降的编作上队，说降的编作中队，伐降的编作下队。除此而外，将主公丧命，无人治理的众部落皆分给有功的诸弟和诸大将监管，为其家园。于是便将毛浩来、布古尔吉、布古拉尔、楚鲁四人，派往四方之角，设下四营，会集人众，选拔军民之中出类拔萃的勇敢之士和精通十八般武艺的高强之辈。又派扎勒玛、乌云格瓦、乌优图斯钦、赛汗苏尔塔拉图等四人，去往四方，在每个部落建立学堂，选拔机灵之徒学习畏吾尔文。当时参加文武会试的有三万余人。不久，又有狗头国、北俄罗斯国、独脚国、畏吾儿国、西北女人国，也来送礼纳贡。太祖亲自会面，好言安抚，举筵款待，备礼回敬。接着唐古特部落的希都尔古汗也派道尔敦为使送来五百驮厚礼，奏表认罪。太祖笑道：“唐古特汗一向无信，反复无常。如今既来求告，可免其罪，纳其厚礼。”说罢，重赏道尔敦。当时道尔敦依旧寄居雅布嘎家里，与闲聊之中，说道：“我们的皇帝，听信皇后之言，责我萌生异心，革我原职。如今见贵国太祖名震四海，收服四方之邦。无奈，又复我原职，派我为使来至此处。”雅布嘎说道：“你如今别再提贵国的事情了。当初，我曾谈及贵国之事，说到贵国皇后脸发异光，以此惹祸，责我爱传闲话，将我逐出，至今还未复职。”道尔敦听了，不觉大惊，说道：“人称天子，名不虚传。不仅外表有天子之威，内里也有天子之度。如今我们的皇后召来五百名寡妇，授以异术。贵国大王如此明断，我国其将奈何？”雅布嘎问道：“学异术干什么？”道尔敦说道：“说要守国护家！”雅布嘎探知此事，连夜来见毛浩来，说道，“那唐古特人不怀好意。听说如今他们招五百名寡妇教以异术。”毛浩来笑道：“虽怀异心，无可奈何！闲话无用，如今既已来归，任其自便，一旦叛离，问罪不迟。今伐降者，不如自归者心诚。”说罢，令其出帐。雅布嘎两次进谗，皆未得逞，怏怏不快，含恨而回。

却说毛浩来查点全军人数，本国人马计有四十万，连归降部

落八十余万人马算在一起，计有一百二十万精兵。毛浩来当即登临太祖奏事大殿，奏道："我国人马好坏算在一起，共有二百余万，精兵即有一百二十余万，从中百里挑一，选作亲兵者也有五万三千余人。依臣之见，我们北方之师比起南方之师，所需粮秣不多。然而一旦用兵，须有给养。我军所以勇敢，皆因优待军卒，吃穿供足，比起别部优厚五成。因此，别部军卒，才实心来归。如今吃穿用度按例照发，如此天长日久，必使国力不足，力衰军竭，士气必落，害及国家。臣我看来，兵不在多，而在于强，用计神妙。想我君臣，打从十几岁起，南征北战，直至今日，皆是以少胜多，以多胜少从未有之。虽然别部兵众，终被我败，究其缘由，皆因我用兵之术神鬼莫测。因此，如今问军所愿，精兵减员，凡愿归者一概送回；不愿归者，好生安顿，放牧为业，按例牧税。如若这样，国基牢固，今后不管主公征途多远，于国无害。一则国家致富，二则军力日增。大军远征，于国不利，想吞并于本国，耗费甚大。"太祖大喜，当即吩咐太斯钦、乌尔鲁克斯钦、陶尔更希拉、利德尔斯钦、毛浩来、布古尔吉等人，审核定夺。

且说六位上卿，齐至议事大帐，立宣扎勒玛、钦达嘎那斯钦、胡达嘎那布和、乌优图斯钦、乌云格瓦、赛汗苏尔塔拉图、斯钦布和、巴音等人，派往四方诸国，令众人问军所愿，审势减员。又令五员虎将陶克顿固、苏布格岱、海鲁更、珠勒格岱、惠拉德尔等人，操练五万勇兵，增添给养。

这时唐古特的使臣道尔敦起程返国，途中正好经过西南哈尔力古德部落的东南角，哈尔力古德国主名曰阿尔斯朗汗，为人骄横，勇力过人。当初他单身匹马，击败其国主麦德尔所领数百人，夺了他的皇位。麦德尔为人宽厚。那时黄教盛行，遍于国中，有如黄教盛行于我们蒙古地区一样。因此，麦德尔想将国柄移于大将阿尔斯朗。阿尔斯朗见时机已到，决意篡国，当即动手，杀害皇帝。当时麦德尔护卫军虽然反抗，皆被阿尔斯朗砍翻，夺了皇位。这时众人慑于威势，便顺从其意。阿尔斯朗依仗威势，登

基为皇。从此以后，他更野心勃勃，所率人马也十分了得。因此他听说勃特国号令北方之后，心中十分不安。如今忽闻南方大国唐古特也派使臣至勃特国，称臣纳贡，便派军埋伏于途中，将唐古特使臣道尔敦抓来。阿尔斯朗汗大怒，说道："你主希都尔固奴才，偏信妖婆之言，见谁势大，就去巴结谁，这是为何？"道尔敦说道："我主归降，不是心甘情愿，因怕勃特国厉害，才勉强归顺。"阿尔斯朗汗说道："我也一样厉害，因何不来归顺我？"道尔敦说道："我今返回，奏报我主，教他来归大皇！"阿尔斯朗便替他解缚，放他回国。因之，阿尔斯朗汗当即召来首臣查斯乌拉、二臣哈斯木仁、三臣扎干浩热、四臣阿拉坦玛尔勒等四位朝臣，说道："几年以来，勃特国主铁木真四处征伐，灭亡了同我们相等的十几个国家。古谚说男子'生于哈那之下，死于山岩之旁'。如今我要消灭勃特国，让远近国家知道我男子的厉害。我手里足有五十万精兵，难道还怕他勃特国二十万人马不成？"查斯乌拉说道："陛下在上，此次千万不要出兵。那勃特国主铁木真可不是等闲之辈。俗话说，'老虎不离深山'。老虎一离山林，便为鼠兔讥笑。"阿尔斯朗汗说道："即令我们不去犯他，他也决不会放过我们。我料他势必来犯！"查斯乌拉说道："等他来犯，再举兵迎击也为时不晚。俗话说，'蛟龙不离云海，老虎不离风林。'此皆潜身隐威之法。如果陛下尽起人马，往攻勃特，一来我离本土太远，犹如老虎离山；二来军队给养甚大；三来背上犯人之过。因此有这三项不妥之处，求陛下最好罢兵！"哈斯木仁说道："你身为首臣，竟敢灭自己威风，长别人志气。如果此去，一仗打赢了怎么办？"查斯乌拉笑道："此事甚易。愿请陛下监禁我一家、将我押至军中。如若得胜，立斩我首，祭旗回军，固守国土！"阿尔斯朗汗大怒，喝道："便可照此办理！"说罢，派人捉拿查斯乌拉一家，关于牢中，又将查斯乌拉监于囚车之中。当即选兵，计有五十九万，又加征兵力，尽起六十万大军，将查斯乌拉囚车押于阵后。令哈斯木仁代替查斯乌拉之职；令希拉郭

勒代替哈斯木仁之职。然后将六十万人马分作五队。癸亥已过，年逢甲子，便于正月初一率领大军，奔向勃特国。当时拨一万人马，交给哈斯木仁，封为先锋，令他遇水搭桥，逢山开路，趁雨立寨。炮声三响，六十万人马海潮也似地涌去，整整走了半个来月，来到勃特国界首的哈尔黑古勒。这时勃特国人马早已迎来，遍设陷阱，专等来敌。阿尔斯朗汗见此情景，大为惊疑，说道："勃特国何以得报，早已作此准备？我部人马本是提前十日出发，他们从何得知？必是查斯乌拉走漏了消息！"说罢，教人从囚车中带来查斯乌拉，严加审问。查斯乌拉笑道："陛下杀我，便杀罢了，因何无端加罪？今日赢也罢输也罢，小臣我必死无疑。我军若胜，即按原议，将我杀戮，宣布于众，以警将士；我军若败，难遮羞愧，先斩我首，次杀我家。反正一死便了，何必问我下书勃特国？再说放走唐古特的使臣，即走漏了消息，还用得着我去传话吗？更不用说勃特国主，乃是真龙天子，其众臣皆是地煞。至于他的军师毛浩来更是智勇双全，外显将才，内藏计谋，其细作探马，远近遍布。这样，岂有等候下臣送信之理？何况我在朝时，即被关押，我的家眷也同我一道被禁。下臣我哪有送信的空隙？即令送信，与我活命有何干系？倒是我军若胜，陛下一时惊喜，说不定免我一死；如若败北，我死得更快。怀疑下臣乃是多余。"阿尔斯朗汗听其所言，勃然大怒，说道："大胆奴才，竟敢与我饶舌！你马上将此战书送去，痛骂铁木真一通。他不会杀你！"说罢将百般辱骂的战书取来，交给查斯乌拉，叫他送至勃特国军营。看官欲知可怜的查斯乌拉性命如何，待史官我去见我家来客，听他细告圣武皇帝成吉思汗灵墓，八座白宫如何举行祭奠之礼，以及后来如何提防回回国贼兵之后，再续写下章。

史官我信手写诗一首：

皇家功臣作姻联，
圣人恩德大无边。
元配献姬慰郎君，
得知贤妻谋更远。

第三十五章

弃查斯乌拉阿尔斯朗安扑红日
下哈尔黑古勒毛浩来雪天迎战

宋宁宗嘉泰四年，金章宗泰和四年，岁次甲子，是年太祖四十三岁。

且说阿尔斯朗汗命查斯乌拉手捧战书前往勃特国军营。查斯乌拉受下战书，笑着奏道："陛下想杀下臣，就请杀吧，何必派往勃特国，待回来后再杀，委实多余。再说来日更不可如此指派任何人。他明知反正被杀，势必叛离而去。此乃主公逼下臣叛逃。陛下之意，乃借勃特人之手杀我，军事胜败不让我看见。然而勃特国绝不会杀我。它乃大度之国，不争小气。还是等我回来后，请陛下自己杀我吧！"说罢，手执战书奔至勃特国军营。勃特国何以预知此事？原来勃特国军师毛浩来，早就怀疑哈尔力古德国的阿尔斯朗汗。两年前，便在界首设卡，暗中用钱买通哈尔力古德国的几位小臣。后来又派东固尔勒斯国主纳仁汗去镇守界首哈尔黑古勒，还派几名细作常驻哈尔力古德刺探消息。如今探知哈尔力古德国抓获唐古特国使臣，勃特国细作暗入哈尔力古德国界首打听，得知唐古特使臣已被放回，便急忙劫路，详问事由，得知哈尔力古德抓其首臣，准备出兵的消息。细作料知此事甚急，立即返回，飞报于上。毛浩来想了半夜，定下计策，重赏报信的细作，吩咐道："你去探知他们出兵的日子，马上回来，我领兵与你相见，破其用计，激他动怒，诱来破他！"说罢，将他打发

走后，次日早晨，便与陶尔根希拉、太斯钦、布古尔吉等人一起晋见太祖，奏报哈尔力古德的阿尔斯朗汗发兵事由，等候太祖降旨发落。太祖微微一笑，说道："狮子虽有神鬼般的力气，然而却不能智戏绣球。不是一旦发怒，就想一口吞噬日月，来回跳跃，以至摔死在山岩吗？如今更有一桩大事，适逢六甲之首甲子年，我已四十三岁。我们的老家，乃是印度。此地正处天之中央，古时释迦牟尼和其他皇帝皆生于此地，登基为皇，成就大业。我想借此次出征之际，杀开一条血路，路过唐古特、西藏等处，再到印度看看。我们北方远离日光，地土贫薄，难成大业。因此，我一则看看西域诸国之意，二则亲至印度，审时度势，以随众人之大愿。此意已定，立令家兵①，收拾行装，诸位贤臣，务听我言。"太祖所言，正合毛浩来等人的心意，当即人人喜悦，叩谢而去。

尔时焚香奏乐，太祖回宫，不提。且说当时众大臣聚于军师行帐之中，叫放号炮，擂动四方大鼓，召集各路将帅，命哈布图哈斯尔、布呼比勒古岱、布古拉尔、楚鲁、扎勒玛、扎布、哈尔海如、胡尔查拜利、钦达嘎那斯钦、胡达嘎那布和等十将军带宝鲁、乌楞策尔比、瓦其尔、阿拉玛斯、苏尔图、帕拉古岱、哈都特木尔、都拉嘎特木尔、浩布来、苏布来、瓦伊金、阿勒金、胡德尔布斯、胡尔勒布斯、乌都、曹都、宝古图华、阿拉格陶古拉等小将，会同十国降主，各带一万兵丁，务于月内出发；命塔塔尔、岱其古德、拉海德、萨勒吉古德、扎鲁特、固尔勒斯、萨尔拉格、陶克玛克、赫利特、乃蛮等十国人马，同时出发，随我而至。此次大战，主要是看这十国建立大功。令五员虎将，领一万精兵，随帅护主。令乌优图斯钦、乌云格瓦、特古斯朝克图、赛汗苏尔塔拉图、阿吉尼莫尔更、安敦、德钦胡尔洛之子希里扬布、伊拉固松之子哈珠希勒、温都尔斯钦的长子比利格图巴尔斯、驸马宝图之子南斯尔、扎勒玛之子驸马策其格、太祖长子珠

① 家兵，即出征时带牛马羊只、护送妇幼的兵士。

奇、四子察汗台等人，随后军大帐出发，如紧急时，调至前军。命太斯钦、陶尔根希拉、乌尔鲁克、利德尔斯钦四位学士，布古尔吉、蒙格利克、敖伊图敖其格、乌仁嘎楚格、朝莫尔更、岱松达尔格其、驸马宝图、占布拉、芒格图、乌尔图宝都拉格图、乌汗图仁钦、莫尔更、温都尔斯钦二子希里格图巴尔斯和特斯格勒巴尔斯、达达顿嘎及其儿子敦云、乌优图斯钦之子尤隆巴斯、乌云格瓦之子温吉盖、松吉盖、乌尔图宝都拉嘎图之子赛音木胡、乌汗图仁钦二子黑鲁伊和布斯格、博斯布之子达珠乃、芒尼德的陶克迪、查尔比、阿鲁哈、苏和、宝都朗、乌汗图等三十员将军领四十万大军，分五队守国。令塔塔尔的希热呼图克、苏勒德松的钦拜达尔罕、固尔勒斯的斯钦布和、扎鲁特的雅布嘎等四人，领唐古特和哈尔力古德两部归降的四千名兵士，携带哈尔力古德军服、旗帐，跟随在毛浩来后面。当时分拨已毕，专等哈尔力古德的消息。大年初一，忽得来报，此时勃特国一切准备就绪。因此，毛浩来赶忙传令鸣放号炮，各路人马闻命拔寨，收拾行装，待命出发。毛浩来到太祖殿前，见太祖早已整装出来，等候出发。一看备好行装，已有三日之久。因此，毛浩来领八名亲随，骑马前往查看五万人马的各处营寨，是否备好行装。原来各寨人马整好轻装，专等号炮。八人回报："一切就绪！"话音刚落，二炮响起，众军卒皆跨战马，左手执缰抓鬃，右手握鞭，左脚踩镫，待命出发。毛浩来亲至太祖帐前，跳下马背，自引战马，右手举着号旗，走到太祖跟前。此时太祖已到门外，立于雕狮马桩之旁，一脚放于镫上，专等号炮声响。毛浩来见太祖如此恪守军令，心中敬服，引马走来，跪拜于地，奏道：

不知奴辈在哪一生，
结下这样齐天的缘份，
遇到您伟大的天子。
您的智慧如同日月般光明，
您掌握着发给臣仆的军令，

如此劳累您的金体玉身。

啊，得一万遵守命令的军士容易，

但却难得一个发号施令的主公！

奏罢叩拜太祖。太祖微微一笑，启口答道：

主公的法令由朝臣下达，

从主公到兵士都要恪守。

严明军令主公率先力行，

谁怎敢违抗军师的指令！

众人听了，无不惊服，跪拜于地，同声呐喊："天子万岁！"喊声雷动，震撼山河。

当时毛浩来见太祖等候出发，不敢怠慢，急忙回身，立于阵前，挥动号旗，只见从他背后的高杆上竖起一面大纛，哗啦啦地迎风飘动，便响起震天的炮声。这时上至太祖，下至五万兵士，都踢镫上马。连响三炮，太祖拍马出发。接着大队人马，挨次开拔，势如排山倒海，浩浩荡荡地奔往西南方向的哈尔黑古勒。途中，陶克顿固巴特尔领一万人马充作先锋，走在前头。过了六天，来到哈尔黑古勒。探马先行，从几百里以外，飞至哈尔黑古勒报信。降臣纳仁引本部一千人马来迎，叩见太祖。太祖见他尽职守责，点首夸奖，然后在哈尔黑古勒分五处立下营寨，又提举纳仁留于太祖军中。当时毛浩来与太祖并马而行，察看哈尔黑古勒山川形势，商定作战计划。二人沿着哈尔黑古勒南面的一条小路，来到嘎拉乌拉岗上一看，毛浩来望着太祖奏道："上界天神专为主公造此山岗。"太祖听了，料知军师已有妙计，心里暗暗高兴。

且说除太祖行营之外，将所有营寨都移至嘎拉乌拉以南的旧址安营。整整等了五天，哈尔力古德人马才徐徐开来，似有惧怕的样子。毛浩来传令，将四队人马摆作骏马阵势，五万人马列于左右两侧，自己居中为首。太祖大营布于阵后。乌优图斯钦、乌云格瓦等人所领人马充为骏马后腿，两位幼主充为骏马之尾，专

候来敌。不久，哈尔力古德人马果然开来，宽四十里，长六十里处，分队扎寨，又马上派人送来战书。毛浩来当即吩咐左右，将送书来使引至军师行帐，毛浩来亲自出门迎接，握手相见，请至上堂就坐，设酒款待。哈尔力古德的使臣查斯乌拉见毛浩来举止言谈，并无虚假，便左右为难，进退维谷，无言可发，暗自落泪，取出战书呈于太祖案前，转过身来，面向本营磕了六头，便抢过军士大刀，刎颈自杀。众军士连忙夺回大刀，引至太祖案前。动问事由，查斯乌拉默不作声。此时毛浩来已料知几分，说道："此人的遭遇定和当年乃蛮国曲薛吾威逼伊德尔道布一样。"说罢，当即草就回书，约明日巳时交战。毛浩来为查斯乌拉亲自送行。查斯乌拉两眼落泪，默然而别。查斯乌拉回到本营，呈上勃特国回书，催请斩杀，阿尔斯朗汗喝道："你乃故意羞我，我因何无故杀人？"便吩咐左右道："快给我关在囚车，等我们凯旋归来时，他再无言可对，杀他祭旗，庆贺大捷！"吩咐已毕，便带着四员将军，于第二天引兵来到哈尔黑古勒平原，双方人马，摆下阵势。只见阿尔斯朗汗叫左右军卒，高举皇帝旗幡宝盖，出于阵前，高声说道："今日双方人马，谁若暗放冷箭，和飞石伤人，谁就不是他父亲的后代！哈尔力古德的皇帝阿尔斯朗我，早听人说，铁木真是天子。一个区区小辈，怎敢自称天子？本皇从来所向无敌，我在斩杀铁木真之前，要亲眼见见他本人之面，看众人所言，是否属实？"毛浩来说道："可以，可以。"便转身回阵，不一会，只见一对红幡宝盖向前移动，上面绣着金狮，军中细乐声响，馨香随风飘来。三声鼓响，五阵号声，九门号旗齐出，只见太祖亲随十四员小将和毛浩来所领五员虎将，共二十员将军，身着银色战甲，上披虎皮甲胄，肩罩貂毛护肩，分两行走出。接着又有一百名军卒，手执五尺盾牌，身穿虎皮战衣，列队而立，金牌银械，日下晃动；六对火红狮盖，双双而出；四对有带子的金铃吊挂，并列而出；后有八面金狮红旗簇拥着主公出阵。左右两列奏起细乐，炮响三遍钟鸣三回，太祖出于

阵前；只见他头戴嵌宝金盔，身着镶宝狮甲，下跨高头白色龙驹，面色浑如青天，蚕眉锁万邦，锐眼顾万民。三绺美髯，耳垂双肩。两只巨掌握国柄，胸中藏着大世界。阿尔斯朗汗乍看太祖列队，只是失声发笑。忽然列队接踵而至，大纛分作两队，见太祖如此威风，吓得心惊肉跳，险些落马。定神之后，高声喊道："我没有上天见到天子，所以分辨不出勃特国主有没有天子之度。据你形容，倒很象庙中神道，果比常人威风，仪表远比我等气派。虽然如此，你自称天子，本该守据本土，因何无缘无故，起兵攻占诸部落？"太祖也大声答道："我从来没有主动犯人；别人来犯我，我只得回敬。那诸部落自己败北，诚心归附我。如今明知你来犯我，我岂能逃跑！"阿尔斯朗汗无言以对，又问道："我闻勃特国世世代代称帝北方，你的祖父哈布拉汗也作过皇帝。如今见你如此威风，胜过皇帝，为何不作皇帝呢？"太祖答道："唯有天子才作皇帝，非天子者怎能为帝？我素无皇帝本领，怎敢为帝？作你这样的皇帝不难，难的是常以皇帝之德治理天下。因此，我不敢称帝。"阿尔斯朗问道："何谓皇帝本领？"太祖答道："不怀奸诈之心，所言句句在理，此便皇帝本领。"阿尔斯朗汗说道："如今你说的都是谎话！"太祖笑道："虽非如此，但却难保自己的行止。每日反躬自省，应当深感内疚，知道自己的毛病还未根除。"阿尔斯朗汗问道："适才您说不敢，究竟怕谁？"太祖说道："怕的是上界天神！"阿尔斯朗问道："既然如此，我们北方因何有那么多人作皇帝？"太祖笑道："他们背逆天意，所以我举兵破他，废弃皇位。"阿尔斯朗问道："我如今也是皇帝，你当何以处置？"太祖说道："我好意劝你自退皇位，归附于我，给我纳贡。如不听劝言，一味抗争，我便举兵抓你。我使你感化，如若仍不感化，我便斩你首级！"阿尔斯朗听了，哈哈大笑，问道："你不是皇帝，因何要杀作皇帝的人？"太祖说道："你那皇号，唯有你自己叫，别人都说你是奸贼。"阿尔斯朗问道："那么众百姓怎么称你？"太祖答道：

“众百姓称我是铁木真。”阿尔斯朗又无言可对，问道：“你因何杀害那么多无辜皇帝？”太祖说道：“那班无道之君，扰乱北方，恣意横行，残害百姓，连年用兵，致无辜百姓横尸沙丘。因此，我安定北方，当仁不让。”阿尔斯朗问道：“这样对你有何益处？”太祖说道：“人生在世，当平天下，方可为人。如有能力，上报功于天神，下施仁于百姓。”阿尔斯朗说道：“既然那样，你如今因何与我厮杀？你若自动让位，举我为皇，你当小厮，我才认为你是天子。”太祖笑道：“我从不以为自己是天子。我说这些话，是本想以仁德开导你，使你猛醒。你因何卖弄小人之口，胡言乱语呢？”阿尔斯朗说道：“不管说什么，我今天决不甘休！你若是好汉，就请过来，我们二人一决雌雄！”话音刚落，毛浩来从太祖旁边厉声喝道：“你这山沟的鼠辈，岂能与虎为伍！我看你是土里的蚂蚁，与天雷作对；夏天的蚊子，不相信冬天的寒冰；阳光下的飞蛾，将红日当作油灯。我主乃是堂堂天子，你是杀害亲父的无耻畜类。与你交谈，实属大辱！”说罢传令左右鸣金三声，挥旗召集众人，只见战将接连出阵。阿尔斯朗汗大怒，拍马来战。虎将惠拉德尔先锋迎住，一来一往，战了三十余合，只见哈尔力古德营中哈斯木仁跃马来助。这时勃特国营中珠勒格岱巴特尔出来迎住。哈尔力古德军中，扎格冒都也拍马来战，勃特国营中虎将海鲁更巴特尔飞马截住。那边哈尔力古德营中又有蒙格萨仁驱马出营，这边勃特国营中苏布格岱巴特尔飞马迎住。毛浩来定睛一看，先锋惠拉德尔与阿尔斯朗汗交手，渐渐力怯，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急忙传命，吩咐虎将陶克顿固巴特尔说道：“看来惠拉德尔抵不过阿尔斯朗，你快出阵替换他。早就听说，阿尔斯朗这人武艺高强，千万不可轻视。”话音刚落，只见从哈尔力古德营中，又有希拉郭勒闪将出来。这正合陶克敦固巴特尔之意，他连忙拍马出阵，手挺大刀，截住希拉郭勒，交了几合之后，回头对惠拉德尔说道：“先锋弟，你来与他厮杀，我去试试那阿尔斯朗的力气。”说罢，挥刀

直取阿尔斯朗，惠拉德尔便趁机闪开，截住希拉郭勒。十员将军大战哈尔黑古勒岭下哈尔陶斯图平原，好似虎豹相斗，龙凤苦战一般。十员将军来回周旋，交过八十几回，仍不见输赢。双方人马，擂鼓呐喊，喝采助威，喊声震天。这时太祖登高下望，连声夸奖。战至申时，双方这才鸣金收兵。阿尔斯朗汗回营之后，与四员大将商议道："依我之见，勃特国虽有众多猛将，然而兵马甚少。我们今夜分兵出击，将三十个营六十万人马，分为三部，昼夜分为三班，围住勃特国军营，与他日夜轮换作战。如此十天之内，可破勃特人马！"商量已毕，急忙传令，兵分三队。

且说勃特国鸣金收兵，回至营中。掌灯时分，毛浩来来到太祖帐前，敲梆为号，晋见太祖，奏道："主公是否识破哈尔力古德人马的气势？"太祖说道："依我看来，哈尔力古德士气方刚，黑气密布，杀气冲天。我军将士虽然踊跃，然而兵力过少。他们的人马，不仅刚勇，而且人数极众。据我观察，我的帅旗黑色大纛的穗子，忽然迎风而立，今夜贼兵必来压寨。因此我已传令，叫四将分兵两队，轮换查营。"毛浩来大喜，叩首奏道："主公所见不差。请取胛骨可试一步。"太祖准言，叫亲随特古斯朝克图取来黄缎包裹，自去洗手嗽口之后，烧香拜天，取出胛骨，作法洗礼，将胛骨举于佛灯下一看，那胛骨五色之光，皆聚于正中，周围一片黑影。太祖叫毛浩来看了看胛骨，说道："看来，我军有被困之难，据此三道黑影看来，必有三队人马来攻。此事不是太远，因黑影霎时密布，想必就在今夜。"毛浩来忙从太祖撒袋中取下一支弓来，用香火祭了祭天神，将弓弦连拉三下，附耳听其响声，然后收好弓说道："主公所言甚是。敌兵见我人少，必发大军来围。主公之意，是避开敌人，还是固守抵抗？"太祖说道："看来，躲是躲不及了，只好坚壁固营，以待来攻。"毛浩来说道："主公之言，正合下臣之意。我军只有五万，敌兵却有六十万之众，日久天长，敌必失利。我军给养，可供数月。因此，固守阵地，待时用计。那时我十路人马，也皆来

到。到时另作商议！”说罢便命左右，擂动大鼓，当着太祖之面，将二十九员战将分作四路，将五万人马分为五队，一万人马轮换守主，其余四万人马，分为两班，日有两万，夜有两万，固守四门，十天装聋。五员虎将和毛浩来本人，轮换巡查四门。太祖身先士卒，两耳塞棉，嘴里衔枚，敌人挑战，装作未闻，敌兵辱骂，也不回口，等敌兵逼近沟边，方可射击。传令已毕。当时太祖自己也扮作列队兵士，深夜巡查军营。果然不出所料，不久，从西北面刮起满天黑风，天地顿时一片漆黑，哈尔力古德大队人马压来，铁桶也似地围住三层，突然号炮一响，二十万人马一齐杀将过来。勃特国人马，装作不知，仅有数百个兵士来回走动，齐声呐喊。哈尔力古德将士料想勃特国人马毫无准备，便从四面围来，搬土填沟，逼近营寨。原来勃特国五队人马联营下寨，忽听一声炮响，各营齐敲号棒，箭石齐放，从暗处射向明处，箭发如螟，石飞如雹。跑在前头的兵士皆被箭石击倒，伤亡无数，一声呐喊，众皆退去。不管后面战鼓如何催促，前面众兵士硬是停步不前。阿尔斯朗汗问知其由，撤后下营。敌兵天天如此挑战，连续六天，谨慎迎敌。不管哈尔力古德军卒如何辱骂，勃特国军士毫不在意，谈笑风生，固守寨门。到了深夜，五员虎将来报毛浩来道：“箭已射完。”毛浩来说道：“到五更时分，派人前来取箭！”众人听了，大为诧异。到了深夜，毛浩来便叫来一支逸兵，吩咐每人带一捆干草，悄悄地出营，猫腰走进沟里，将草捆高立于沟的彼岸，头炮一响，一齐呐喊；二炮一响，赶紧回营；三炮一响，马上关门。当时分拨停妥。那天夜里，也刮北风，黄沙漫天，又无月亮，天色漆黑，众兵士早已备好干草。毛浩来亲自走进沟里查看，一切准备就绪，便传令鸣放头炮，叫众军士一齐呐喊：“各队人马都从墙缝里冲将出去！”一面高声呐喊，一面鸣金擂鼓，大吵大嚷，四处张扬。哈尔力古德的人马，围攻六天，人困马乏，看勃特国人马毫无动静，因此，众兵士都漫不经心，四处散开，打起盹来。忽闻勃特国人马偷偷

出营，摸黑来攻，于是众兵士慌作一团，两箭并作一箭发射。勃特国兵士越发起劲地呐喊，装作临近敌营一般。这时，阿尔斯朗汗酒醒，大吃一惊，忽令众军加快发射。向另外两队人马传令，教他们也来射击。一看勃特国兵士的动静，似乎要撤回营中，阿尔斯朗汗急催擂鼓，教大家加劲射击。不知怎地，勃特国军士毕竟没有撤回，才停止射击。突然勃特国军营里又响起炮声，喊声渐近，震耳欲聋，阿尔斯朗汗又急令众兵士用力射击。不到半个时辰，勃特国军营里炮声又响，呐喊之声，顿时停住。阿尔斯朗汗大为惊讶，催动大军重又厮杀。这时，毛浩来立于军营高车之上，向阿尔斯朗汗高声说道："傻瓜皇帝阿尔斯朗，感谢你送箭之情！"说罢，查点草捆上的箭数，比自家原有箭数多出一倍。因西部一带，离铁矿颇近，所造箭支，数量极多，其质坚硬。当时毛浩来大喜，将箭分给了众将士。不仅众将士惊叹不已，连太祖也喜形于色，赞不绝口，将自己所带的撒袋，也赐给了毛浩来。此话不表。且说阿尔斯朗汗已料知中计，顿时恼羞成怒，急令军卒擂动大鼓，尽起三营大军，气急败坏地说道："此次定要踏平勃特国军营！"说罢，挥军杀来。毛浩来也教左右军士，擂鼓三声，将四门将士和三营人马，皆召至本营，秣马砺兵，做好准备。果然哈尔力古德人马逼近营寨，毛浩来以鸣炮为号，放箭射敌，箭不虚发。哈尔力古德人马三进三退，损失惨重。这时，阿尔斯朗汗见其军卒后退，勃然大怒，当即布令道："不进者立斩！"众军士闻命死战，逼进深沟。毛浩来探知其令，马上传命，吹号停射。哈尔力古德军士见此情状，心中大疑，畏缩不前。阿尔斯朗汗命人拚命擂鼓，众军士依然不动。便问其由，众军士答道："勃特国已经停止射击，引诱我军攻营！"阿尔斯朗汗听了此语，心中大疑，鸣金收兵，依旧回营。

原来，这正是毛浩来在千钧一发之际，所设惑敌之策。如此交战，已有半月。忽有探马来报，十万人马将至。这时南风骤起，刚过晌午，降起春雪。毛浩来大喜，进拜太祖，献上马鞭。

太祖接过马鞭，已知其意，当即布令各路人马道："此次依旧用借箭之法，弃营逃跑，奔往哈尔黑古勒一带嘎拉乌拉岗后，立寨下营。途中，将辎重兵器，尽皆掷地，八方逃去，聚于一地。"分拨已毕，毛浩来便将固尔勒斯部落的纳仁汗扮作太祖模样，吩咐道："此次是你立功之时，我拨给你一万名红甲之师，你领这支人马，冲入阿尔斯朗汗营中！"吩咐已毕，毛浩来自己为首，带希热呼图克、钦拜达尔罕、斯钦布和、雅布嘎等人扮作太祖的护兵，并叫来两位幼主、驸马策其格等为首的十员小将，吩咐道："你们往攻东面，四员虎将随驾守护；再往攻北面，并奔至嘎拉乌拉山下大营。先锋惠拉德尔带五千人马至西门放火，佯作突围，将哈尔力古德大队人马诱至西门，其余三支人马趁机三面突围，等主公一支人马出营，马上放炮。惠拉德尔一听见炮响，沿东门护卫幼主人马后阵，杀条血路而出！"宣令已毕，当夜便以借箭之法，冲出营外，放炮呐喊。哈尔力古德人马以为又是用计，传令不到近前，不准放箭。这时勃特国军营中，又一声炮响，勃特国人马立即停止呐喊，鸦雀无声。哈尔力古德军卒哈哈大笑，说道："已施计策，岂可再用？"话音未落，忽见勃特国军营升起大火，火光冲天，营中人马四面出击，其势凶猛，有如山洪暴发铺天盖地而来。哈尔力古德兵马原以为勃特国人马又要退回本营，并没有在意，忽见西门起火，一队人马高举太祖旗幡宝盖正在那里移动，便急忙调军，固守西门。这时勃特国人马从另外三面冲杀，分作四路突围。毛浩来等人故意掩护着扮装的太祖，慌慌逃去。当时阿尔斯朗汗见降大雪，心中忧虑，饮酒解闷，一时大醉，呼呼而睡。忽然有人来报，勃特国人马又来借箭。稍过一会儿，又有探马来报："勃特国军在西门起火，想从西门突围！"阿尔斯朗汗闻知，连忙起身，一边调兵遣将，一边穿甲戴盔，踢镫上马，飞往西门，防止勃特国军走漏。此时假太祖上悬宝盖，前举旗幡，策动大辇，带毛浩来一路人马逃去。阿尔斯朗汗自带一支人马，追往西门，恰与勃特国军后卫希热呼图克相

遇，二人交手，不到五十个回合，希热呼图克不能匹敌，回马逃走。阿尔斯朗汗大怒，喝道：“今天休想逃命，如留下铁木真，我便饶你们众人之命！”说罢，跃马追赶，约莫走了十来里路，追上了太祖人马。毛浩来等人，急引数千精兵，飞马逃遁，直奔北面。阿尔斯朗汗带数千人马紧追不放。这时太祖带四员虎将并众将士，从营寨里冲将出来，杀散哈尔力古德人马，向北而去。众幼主并十四员将军，更是勇猛无比。半个月来被圈在营中，满腔怒火正无处可泄，于是奋力挥刀，冲杀敌人。太子察汗台一箭射穿哈尔力古德大将希拉郭勒的咽喉，勃特国众军士大喜，一刀割下首级，献于太子。察汗台接过首级系于战马缨穗上，便一马当先冲杀过去。哈尔力古德众军士见统帅被杀，皆无心恋战，仓皇逃命。这时东门守兵来见太祖，察汗台将希拉郭勒首级献于帐前。太祖大喜，连声夸奖。先锋惠拉德尔见大队人马冲出营寨，便教左右，鸣放号炮，将伪装人马突然撤后，也从东门杀将出来。这时，哈尔力古德的蒙根萨仁大军被后门太祖人马击败，率部逃往东门，恰与先锋惠拉德尔相遇。此时惠拉德尔心中羞愧，无处泄气，将身贴在马鞍一旁，拍马冲了过来，蒙根萨仁急忙收枪闪在一旁。惠拉德尔大怒，猛地起身，取出套索，往空中一抛，正好套住蒙根萨仁的脖颈，将他拽于马下，生擒过来，用他作护身盾牌，杀出重围，奔往北面，追上太祖，合兵一处，一同奔往嘎拉乌拉北面。这时，阿尔斯朗汗只领几千人马，急忙追赶毛浩来等人所领假太祖一支人马。假太祖率一支人马，向嘎拉乌拉山岗攀去。阿尔斯朗汗紧追不放，从后赶来冲往山上，刚至半山腰，忽闻北面山坡上炮声大作，毛浩来、希热呼图克、钦拜达尔罕、斯钦布和、雅布嘎等人横立山坡之上。阿尔斯朗汗回首一看，太祖大队人马也挡住了去路。太祖立于山岗顶上，摆开阵势，观看山坡上两军鏖战之势。阿尔斯朗汗怒不可遏，一声大呼，拍马飞奔，往上冲去。雅布嘎被他的叉柄击中，连人带马，滚下山沟。钦拜达尔罕急忙往山上逃去，阿尔斯朗汗越发逞勇，

挺枪一刺，正刺中钦拜达尔罕的右腿股，翻身落马，哈尔力古德军卒一齐拥上，取绳绑住。希热呼图克、斯钦布和二人截住厮杀，也难抵挡。阿尔斯朗汗手中长戟好似巨蟒之舌，迅如闪电，风雨不透。斯钦布和、希热呼图克二人急忙闪身，往两面山坡逃去。这时，毛浩来、太祖二人立于南面山坡之上，举目观望，只见阿尔斯朗汗所骑战马，熟悉山路，爬山走坡，有如平地，所领人马，个个勇敢。毛浩来见此情景，暗思良计。此时，东方日出，天已大亮，风从东刮，雪花纷飘，遮住日光，忽然闪出一支人马。阿尔斯朗汗暗自想道，来者定是我军，心中大喜，精神振奋，拍马爬岭，欲捉太祖。忽闻山上一声炮响，飘出一面火红大纛，只见太祖手举宝刀，一面大骂阿尔斯朗汗，一面跃马冲下山来。阿尔斯朗汗大喜，说道："功成之时，果然到了！"说罢拍马冲上。这时，希热呼图克和掉进山沟的雅布嘎等人，又领本部人马围了上来。这时，毛浩来象滚石一样从东山腰上冲了下来，马跑如飞，难以勒住，阿尔斯朗汗躲避不及，刚一闪身，毛浩来铁棒已落到阿尔斯朗汗的额顶之上，顿时脑浆迸流，连人带马滚出十丈多远。毛浩来一看，料知勒马不住，急忙用双手捺住鞍韂，两脚抽出鞍镫，往后一跳，落在地上。定睛一看，战马飞奔，跃过一条深沟，方才停住。毛浩来急忙抽剑，杀散阿尔斯朗汗的众卫兵，骑上自己的战马，率领五千人马，掩杀哈尔力古德军马。这时，哈尔力古德随驾护兵，眼见主公已死，连忙卸甲丢盔，跪地投降。毛浩来割下阿尔斯朗汗的首级，悬于旗杆之顶，领假太祖下山，替钦拜达尔罕解缚之后，吩咐希热呼图克、斯钦布和、雅布嘎三人，于山中整治众军不提。且说适才开来的人马，不是别家人马，正是勃特国十队人马。太祖、毛浩来等人大喜，便教假太祖为前路，将蒙根萨仁押于阵前，又将希拉郭勒的首级悬于高旗杆上，领兵返回。途中，正与寻找主公的哈尔力古德众军士相遇，众军士见主公首级，无不惊吓，便纷纷逃回旧营一看，旧营仍被哈尔力古德大军占领。哈斯木仁、扎格冒都二人查

点无主人马，忽有军卒来报：“勃特国军师毛浩来在哈尔黑古勒附近的嘎拉乌拉山上一棒打死皇主，将他的首级同希拉郭勒首级一起悬于杆上。又收降我败散人马的一小半，正往这里开来。他们的国家又派来三十员大将，带领号称十国四十万大军，与他会合。勃特国主亲自率军追杀而来！”哈斯木仁听了，大惊失色，痛哭一场，咬牙切齿，便与扎格冒都等人一起，整治人马，正面迎来。这时，勃特国人马因打了胜仗，人人振奋，喜气洋洋，假太祖见如此排场，不禁想起自己当年为主之日，如今竟落到这般地步，不禁心动，思绪万千。忽然前军停脚，问其事由，回说：“有两员哈尔力古德大将引兵杀来。”此时，众先锋将军挺枪迎住，难以抵挡，纳仁汗想露一手，显现本领，跃马挺枪，截住哈斯木仁厮杀。刚交五合，扎格冒都举枪从他背后刺来，伤其肩胛。纳仁汗大怒，举起长枪刺透哈斯木仁面颊，落于马下。这时，扎格冒都复刺一枪，正刺穿纳仁汗脖颈，呜呼哀哉。于是后阵中十四员小将，拍马冲来，将扎格冒都团团围住。不料，扎格冒都十分了得，一时难以取胜。驸马策其格急令军卒布下绊索，绊倒战马，不等扎格冒都挣扎起身，众军卒手起棒落，将他打昏，终于生擒。哈尔力古德人马见自己已成无主之军，便四散逃命。毛浩来当即传令，教新来的十路人马四处追击哈尔力古德溃军，好言降服众人。不到五天功夫，纳降五十万人马，伤残军卒，都得医治。然后太祖、毛浩来二人商定，先派新到十路人马，不动干戈地收复哈尔力古德城池乡镇，太祖等人从后面徐徐来到。太祖见纳仁汗阵亡，十分心痛，立斩扎格冒都，洒酒祭奠，安抚亡魂，吩咐左右，迁其一子回国。

史官我信手写诗一首：

太祖言谈出流辈，
军师胆略大无畏。
阿皇秉性诚可哀，
查斯心痛实可贵。

第三十六章

天子一箭碎铁石
地曜单弓试金兽

宋宁宗嘉泰四年，金章宗泰和四年，岁次甲子，是年太祖四十三岁。

且说当时众大臣拜见太祖，庆贺大捷，又向毛浩来道："军师何以用五万人马去抵挡六十万大军，又何以知道如此取胜?"毛浩来微微一笑，对众人说道："行军之道，贵在用计。如遇骄敌，示之以弱，令其益横，不知戒备，而后偷袭；如遇腐敌，示之以威，令其丧胆，而后慑服；如遇强敌，必用良计，耗其锐力，以失其智；如遇蠢兵，务用细谋。或示弱于敌，或用威相慑，皆是知己知彼待机而用的计谋。那阿尔斯朗汗一向傲慢，以为不足费力便可破我五万人马。因此，掉以轻心毫无戒备，认为自己不可一世，一举便可踏平我军。我五万人马，人数虽少，但皆有教养，据地有限，迂回方便，进退无忧。对哈尔力古德的阿尔斯朗汗而言，此乃引诱猛狮之五色花球。我用人马皆是五行俱全的天兵天将。因此主公早已料知小臣此计，以言吩咐道，活捉狮子只可用计，不可用力。天主明断，无与伦比。因此，我先开拔。他见我军只有五万，便会更加傲慢。固守阵地，我示以软弱。始则用计借箭，次则设下逃路，后则仍以前计弃寨逃遁，诱发其心。教固尔勒斯降主纳仁汗扮作主公模样，以作诱狮的花球。待春雪下降之际，将他诱至哈尔黑古勒的嘎拉乌拉岗上。因合天道地理，顺应时势，然后引狮出

巢，诱至春雪融化的嘎拉乌拉山上。狮者乃是神力猛兽，自生出之日起，每见日月练习跳跃，从这山跳到那山，经几十年的功夫，便练就一身本事，满心以为腾空几千里，一口便要吞掉天上的太阳。如此不知疲倦，不顾摔死，跳来跳去，最后拚力一跳，摔得粉身碎骨，一命呜呼！因此，我让纳仁汗引路，待至雪天，领他到嘎拉乌拉火山之上。狮者乃是雪山之兽，若离大雪，其力穷尽。春者乃是化雪之季，火者乃是发热之本。因此我奉主公之命，以五万之众，为五色花球，以诱莽狮，置纳仁汗于融雪之中，令其傲性大作，引至哈尔黑古勒嘎拉乌拉火山上面，燎其毛发，杀其锐力，继而以数千兵力俯冲而下，大加斩杀。如若不杀阿尔斯朗汗，我们何时才杀尽这六十万之众？此乃先斩百足虫首，制止其足之法。望众兄弟众侄子往后牢记此言，细心攻习，替幼主效力。”内外诸将听了，无不顿首敬服。此话不提。

且说勃特军士冲入哈尔力古德军营，从囚车中推出查斯乌拉将他押至毛浩来帐前，毛浩来大惊，忙问其由，查斯乌拉合眼闭嘴，一言不发。哈尔力古德军卒将前由从头至尾细述一遍。毛浩来听完说道：“此是哈尔力古德忠臣。”说罢进报太祖，从囚车里押出查斯乌拉，令其跪拜，查斯乌拉执意不跪，只求快死，太祖问道：“你主暴戾，如此残害无辜忠臣，今日你因何这样违拗不顺？”查斯乌拉长叹一声，说道：“为臣者只听人主生杀予夺，不能妄论人主是非。今日我活是哈尔力古德之臣，死则哈尔力古德之鬼。如今人主已身首相离，为臣者哪有脸活着见天日？想用甜言蜜语教我归降，乃是多余。如若宽恩，尽快斩杀，以尽我忠，不然自寻身死，决不受降！”太祖听了此言，对众臣说道：“你们看看，臣不得君，其苦如此！”说罢转身对查斯乌拉说道：“你想寻死，为主尽忠，此是奸臣之举，非是忠臣之为。”查斯乌拉大怒，说道：“随主殉国，何谓奸臣？下臣不谙此理。”太祖笑道：“俗话说，‘近金者黄，近粪者臭，’此话极是。我看你是个十分聪明的人，因你常在阿尔斯朗身边，变得很胡涂了。

你难道连这一点道理都不懂？如今虽然你主被杀，将军被抓，军卒皆降，然而社稷城镇依然还在。今天马不停蹄往收你国，你主公妻室老小，岂不象粪土一样被马蹄践踏，祖庙香火永远断绝了吗？倘若你一人健在，不就一则可以收殓你主公的遗骨，二则可以保护你主公手下众大臣的性命，三则可使哈尔力古德百万之众，免于灭亡之灾，举国平安无事吗？倘若你只守小节，轻生而死，谁去你国转告我宽恩厚德，教他们安心度日呢？依旧被众军践踏蹂躏罢了。”查斯乌拉听了太祖这一席话，恍然大悟，曲膝而跪，两眼落泪，顿首叩拜，说道：“孔雀虽大，也属雀类；乌鸦虽小，也属鸟类。小翅膀的飞禽，比不上鹏鸟的大志。奴才我甘心归降，去说降哈尔力古德人。望明主宽恩，免众人涂炭之罪！”说罢，收殓主公遗骨，追上扎布、扎勒玛等人所领十路人马，先回哈尔力古德国中，详告前事，举十二个城池、二十个府降于勃特国。以此勃特国人马不发一箭，不伤一卒，便尽占哈尔力古德国。接着太祖也领兵到来，查知阿尔斯朗汗膝下无子，便将先主麦德尔之子召来，做他的义子，继其祖庙香火。当时启仓开库，犒赏众军，又开粮仓取出米谷，散给哈尔力古德国百姓。哈尔力古德军民百姓深感太祖仁德，将太祖欢呼为天子。

且说太祖是年，于哈尔力古德避暑过夏，休整人马，到了秋天，率领大军直奔吐蕃。毛浩来教察汗台、珠奇二人所领十二员将军，留于哈尔力古德国，还给德钦胡尔洛、伊拉固松二人留下密书，交给察汗台，吩咐好生提防夏国来犯。吩咐已毕，太祖统率十路人马，开向西吐蕃。途中，忽见唐古特的希都尔固汗率众臣来降。太祖定睛一看，希都尔固汗脸小个矮，反复无常，便说道：“依我看来，你这个人心胸狭窄，反复无常，不过念你早来归降，免你前罪！”安抚已毕，一面犒赏众军，一面将唐古特所交一千驮查尔玛①、塔尔玛②彩缎良锦，金银财宝，送回本国。

① 查尔玛，一种套索。

② 塔尔玛，一种细毡。

到了乙丑初春，毛浩来带五员虎将先奔往黑吐蕃，太祖亲率十路人马，随后开向吐蕃。此是堵死夏国东进之路的上策。夏国主李安全得知此讯，立派一支人马，来夺落思城和力吉里寨。勃特国人马一面固守两地，一面派人告急。布古尔吉闻报后，领五万人马前来救援。这时留守哈尔力古德的察汗台、珠奇二人带十二员将军，领哈尔力古德的三万人马，消灭围城敌兵，开进城里，安抚市民，迁移军民向力吉里寨出发。到了力吉里寨，便长驱直入，尽收其众，起程回国。途中，恰与布古尔吉的人马相遇，互相道喜，径直奔向旺固布部落的京城而去。这时察汗台将毛浩来密书交给德钦胡尔洛。德钦胡尔洛打开一看心中大喜，当夜便与众人密商。因避开亲信，他们当时密商何事，无人知晓。

且说德钦胡尔洛召来伊拉固松，二人领五千人马，行至旧蒙国河口一带，教众军士挖地堆土，筑造城墙。当时夏国军的城寨皆空，大军进城，难以充饥，无奈，只好退兵。察汗台抄得两地军民马驼、金银财宝、绫缎布匹和各种器皿，足有数万车辆，遂即携带众百姓，到鄂嫩河岸，立寨而居。

这时太祖领兵，开进西南地区，沿途各地城镇，大小部落，纷纷闻风来降，交纳贡物。不久来到回回国霍林城前。这时回回国主巴巴普统领二十万大军，挡住毛浩来人马的去路，问其原由，毛浩来出在阵前，说道："如今我们主公要到吐蕃以南印度境内，观察那里天气的寒暖、水流的缓急，途中，如有认出我主天子者，前来归降纳贡，我们尽收不辞。不愿归降者，也不加兵征伐。倘有与我抗争者，便率师消灭。别说你这二十万人马，就是来几百万人马，我主也不畏惧。你难道没听说我们以五万人马，一举消灭来犯的哈尔力古德六十万大军，收复哈尔力古德全境的消息吗？"巴巴普说道："我早已听说，勃特国主是上界北斗转世的天子。听说这几年你们出征四方，甚有礼节。特别是远近百姓纷纷传说，你主是由白光所得，手握血块而生，仪表出众，盖世无双。如今你带十几万大军过境，我等难以消除疑虑。

倘你不加害于我，则我们不仅不拦截去路，而且以粮草相助，送出境外。如果你主赏脸，与我等见面，教我等见识见识，倘若果有天子之风，也不难归降纳贡！”毛浩来大喜，安下营寨，等太祖来后，奏知此事。太祖愿意相见，双方约定明日辰时，阵前相见。当夜太祖点燃九盏佛灯，摆在天父案前，焚香祷告道：“倘若铁木真我果受天父之命来此，望天父可怜见，当于明日辰时，与回回人相见之际，暗中保佑我铁木真，赐一征兆，教他耳闻目睹，心悦诚服，使我得以收复大邦回回国。”说罢，顿首祈祷。到了夜里，毛浩来举目观望太祖大营，忽见太祖所居大帐银顶，闪出九道白虹，光射四方，直照半空，两国臣民均皆见到。毛浩来大惊，进帐一看，原来供案之前，点着九盏佛灯，灯烟缭绕，从套耐①徐徐上升，成了白虹。毛浩来问帐前使童，回说：“主公献灯，对天祈祷，乃至如此。”毛浩来当即召来十部主帅，看此白虹，众皆惊讶。此光彻夜未消。于是回回人口服心服，五体投地。次日平明，太祖九道仪仗依次出发，九层门旗，逐次展开，金旗一举，太祖出来。新老朝臣列于左右。蟒袍闪光，玉宝耀眼。回回国主巴巴普举目一看，太祖身高九尺，美髯五绺，面有日月之光，身藏蓝空征兆，顿时心动，连忙滚鞍下马，高声说道：“从昨夜白光，今日仪表来看，果有天子之风。虽然如此，我还想亲眼见到你一桩信据，不知可否？”太祖说道：“我一向守诚，仰赖天父。你若试我，快备实物，我也好试一下自己是否得天帝信赖！”巴巴普说道：“如此甚好！”说罢急令擂鼓，只见百名军卒，将一青色巨石滚了过来，置于百步之外，底部插上五色小旗。巴巴普说道：“勃特国主在上，你若从百步之外，三箭将它射破，你便是当今的天子，我何敢不从天意！”太祖大声说道：“我也仰赖天父神威射它，何惧不破此石！”话音刚落，乐声四起，旗门大开。太祖从嵌宝撒袋中取过神弓妙箭，拍马向前，左手推弓，右手拉弦，看中青石，高声说道：“天父保佑！”

① 套耐，即天窗。

说着唰地射去，箭飞如电，射中青石，一声雷响，火花四溅，那块青石，顿时破碎。一股焦味青烟，弥满练兵场上。此时双方人马，奏起百乐，齐声喝采，喊声如雷。回回国主巴巴普眼流热泪，跪行于地，顿首奏道：

回回国主巴巴普我，

如今已知您是黄龙天子啊，

此石非石乃青铁，

不是天神谁能破？

说罢连连叩首。这时太祖部将和众军士，也都惊讶，心中敬服，热泪夺眶而出。

且说太祖连忙下马，扶起巴巴普。原来巴巴普为探试太祖真情，特意炼就此石，因今日天子以诚感天，箭赛天雷，轰碎青铁，双方将士，无不惊讶，跑去一看，果是青铁。雷霹之处，变作粉末。毛浩来当即率众给太祖献酒，开言祝福道：

主公洪福如同日月，

射碎青铁纳降回回国。

部下众臣珍惜这般锦绣前程，

为国捐躯有何难得！

祝福已毕，将太祖神箭取来，插于城南。又将青铁粉末留于原处，以为后日纪念。传令勃特国、回回国双方军士每人挑来三筐土，填在上面，顿时成座大山。太祖将它命名为“出铁山”。却说回回国主巴巴普请太祖入城，赐赏众军，歇息月余，便点五万人马为太祖引路，开往吐蕃。途中，大小部落纷纷来降，有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当时西吐蕃细作亲眼看见太祖一箭射碎铁球之事，便将回回和唐古特等国的事情报于吐蕃贡勒格道尔吉汗，贡勒格道尔吉汗得报之后，连忙召来众臣祈告红教佛祖，作了七天道场，卜课一看，验得东北部的勃特国主，乃是力转法轮的大汗。若不归降，受苦无边。于是备齐金银珠宝、绫缎绸丝、查尔玛、塔尔玛等三千驮，派万户诺彦吉鲁为使，带三百名亲随，行至

吐蕃境内的柴达木地方接太祖大驾，向太祖献了首礼，奏报归降之意。其后，贡勒格道尔吉汗自带万驮军粮，来见太祖，以臣礼跪拜于地。

且说吐蕃使臣邀勃特国人马入城，设宴款待众将士。毛浩来自先入城，察看明暗之处，才请主公入城。当时太祖问贡勒格道尔吉汗道："察看地势，贵国西北，与莫格赉吐蕃接壤，西面与巴拉布国相连。地有三部落，兵有八十八万，你何以听我来讯，纳款归降？昔日你也未与我军交锋，一向不知我军厉害之处，因何如此甘心降服？"贡勒格道尔吉汗奏报真情道："我们此处，一向盛行释迦牟尼佛祖的六条超度之戒，简而言之，即有三条，叫做尼木根、萨茨哇、嘎尔玛三戒①。此处有一僧人，身背三戒，抛弃红尘世俗，此僧名曰洛杂哇·那烂陀卡拜，他身居山洞，苦修佛行，已有数百年之久。此僧早已解脱其黔首之躯，超度人生死活之分。因此，我们举国臣民皆崇信此僧，凡有要事，都去祈求，以定众人祸福。这次听说高贵的转轮皇帝打从这里路过，去往印度佛地，我便去问那位僧人，是战是和，是请是赶，他领三戒众僧作了七天的道场，便降下教旨道：'勃特国主乃是人间转轮皇帝，大凡听到他的称号者，都死心塌地向他纳贡。如若不然，必遭祸患，终为暴力征服。'因此，我等众人，从心眼里崇信，归降于你！"太祖、毛浩来等人，方知其诚意，便在吐蕃过夏。毛浩来派使臣去往巴拉布，巴拉布国王瓦尔那希带一千驼驮礼品来降，并奏告太祖，他将年年纳贡。太祖厚赏吐蕃万户诺彦吉鲁，还备九驮九宝，连书一起交给吉鲁，让他交给洛杂哇·那烂陀卡拜喇嘛。太祖吩咐道："你去转告洛杂哇·那烂陀卡拜喇嘛，按理说，我当拜见这位博学多才的活佛，将他请到本国，以尊师相待；无奈，国事在身，天下尚未太平，因此，暂时未得烦请大师。虽然如此，佛家圣人一向不受远近之限，因此，

① 尼木根、萨茨哇、嘎尔玛三戒，即佛教的别解脱戒、菩萨戒、密乘戒。

我从远处祈祷你，你也从近处庇护我。”说罢，便打发他上路。

却说太祖等人，降服莫格赉三部、黑吐蕃八十八万人马，从中精选一万强悍军士，皆为无妻无儿之辈。此乃毛浩来想出的主意。

是年勃特国人马，便在吐蕃度夏，于初秋离开吐蕃，往西南出发，走了一个多月，来到印度界首楚德嘎壤岭，便于岭顶安下营来。次日平明，刚要越岭时，忽见西南面射出一道金光，宛如流星，众人大惊，定眼一看，原来是一只野兽，名唤角端，它浑身金毛，顶有一角。当时此兽飞也似地奔来，两腿跪于太祖马前，以头击地，磕了三回。太祖并众人，见其如此，大为惊异。此兽毛梢金光闪射。众将军又笑又惊，唯独毛浩来见了大怒，厉声说道：“我们天主，亲自举兵，平定天下，这区区小兽，安敢堵挡天子之路！”说罢抽剑砍杀，太祖连忙摆手说道：“军师息怒，我听说太阳是圆的，地形是方的。因此四方之极，皆有五行之兽 看此金毛之兽，必是西域金兽，此兽颇通人性，喜于养育，实为守边神兽。我只听说，古代周朝秦穆王时，印度有一位大智者释迦牟尼佛出世。我的祖先玛哈萨满迪汗、其子萨都汗也诞生于此地。如今我欲返回故土，成就大业，不料，来到此处竟遇到这只不谙人语的怪兽，它不避我百万之众，挡我去路，跪于马前。看来此事未必不祥。倘若我有福气，到印度腹地，以成大业。然而今日这边界野兽，挡路而跪，想必去了与我也没有益处，于我众将必是水土不服，病祸临头。此必天父降此征兆，教我领兵返回，也未可知！”说罢吩咐左右，取来卜骨，对日祈祷，献香神灵，举骨于日光下一看，那西南一角，黑之如墨。太祖将毛浩来叫去，看过之后，吩咐毛浩来拉弦看卜，毛浩来当即取弓，拉弦一听，不发玉器之音，便连忙下马，叩拜太祖道：“我等奴才远远不及天主神机！”说罢决计回军。太祖取来黄缎，亲手系于野兽之颈，笑着说道：“你必是受天父之命，前来告诫我，如今我已决断，不去印度。从此以后，你要随着我军前后，

是吉是凶，以示征兆！”那只怪兽，又低首磕了三头，径直向东南飞奔而去。

却说太祖领兵回返途中，派回回国巴巴普汗去说降白衣回回，又派哈尔力古德的查斯乌拉为使去往萨尔达格沁向安巴盖汗请安祝福。

且说勃特国人马就在吐蕃过冬，到了初春时节，起程往北进发。这时巴巴普来报：“白衣国国主顾拉哈、罗玛国国主桑楚布等人各带千驮细软礼物，来降太祖，并答应年年交纳贡品。”太祖大喜，厚赏款宴，起程北去。路过萨尔达格沁西南面，黑吐蕃八十八万人马出于界首，齐来送行，又交来当年的贡品，一齐送回勃特国。毛浩来奏请太祖道：“新降的国主走时，务要亲自欢送，实在无暇送行，要派上卿相送！”

这时查斯乌拉去见萨尔达格沁的安巴盖汗，献了太祖所赠礼品，历数太祖恩德。安巴盖汗冷笑一声，发怒道：“你那勃特国与我素无交往，铁木真动辄用兵，强吞别国，贪得无厌，如今又想一口吞掉家门不出的安巴盖我，派你前来想教我上钩。若想欺我平白无辜的安巴盖，就让他在家等我罢了，闲话不必多讲！”查斯乌拉怒不可遏，痛骂一顿，只好返回。途中，说服敖楚嘎国和齐国（音译）国主归降勃特国，教他们答应年年纳贡后，便起程去追太祖人马。

且说太祖于春末中旬回至国内，珠奇、察汗台二人带十四员将军，接了首程，叩拜庆贺。到半路时敖伊图敖其格、乌仁嘎楚格二人带布古尔吉、胡尔嘎、太祖之子窝阔台、拖雷等人会同二十员将军接驾，到布尔罕嘎拉顿时，太斯钦、陶尔根希拉、乌尔鲁克、利德尔斯钦等，带老臣蒙格利克等人，接驾叩见，献酒庆贺。

太祖回国以后祭拜先祖之灵，叩见窝格仑母后，洒酒祭奠山川诸神之后，大张筵席，犒劳随驾出征和留守国土的各路将士，并论功大小，赐以厚赏。然后又将随驾出征和留守本境的诸部落

之主请来、设宴庆贺。毛浩来召集太斯钦、陶尔根希拉、利德尔斯钦、布古尔吉、布古拉尔，太祖四弟并四子，与之商议道："你等众人速作准备，约请远近国家聚于鄂嫩河之首。如若有误，当以国法处置！"说罢教众人散去，自己晋见太祖，奏道："主公明鉴，我等计议，将布尔罕嘎拉顿作为下营之地。南面鄂嫩河首，原蒙国河口，土质肥厚，山水清秀，地平似镜，五行俱全，南有宝盔之顶，西有金驴三山，北有鄂嫩河湾，东有密林平原，中有巍峨高岭。此处正是主公常居之地，冷热均匀，先祖也在此处做过皇帝。后来，主公小时，窝格仑母后嫌此地空旷，迁至这里。如今国大业巨，牛马繁衍，庭院狭窄，无法容纳。再说几位幼主都到了完婚年龄，又增四个亲家，此处更显拥挤。虽然此处风水颇佳，可以抚育幼小，然而扩展势力，广收天下，却不如彼处。可否将此地作幼主拖雷家园。"太祖考虑毛浩来所言，甚有道理，便决意搬迁。不久，哈尔力古德的查斯乌拉回来，奏报萨尔达格沁的安巴盖之言，又引新降的敖楚嘎国和齐国（音译）国主玛哈巴拉、巴拉仁布二人叩见太祖。太祖大喜，重赏查斯乌拉，宴请玛、巴二人，吩咐他们等候聚宴。

且说太祖动问萨尔达格沁国安巴盖汗之事。查斯乌拉将安巴盖汗桀骜不驯，出口伤人一事，从头至尾，备述一遍。太祖听了，微微一笑，说道："古语说，'与其说大话，不如大口吃。'安巴盖因何如此猖獗？想必吃亏有日。我这次回来，如若不急，务必顺路见他，问知事由，将他讨伐。此人不可轻易放过。至于唐古特的希都尔固汗，此人满脸妖气，心术不正。二者绝非好人！"太祖又问珠奇、察汗台道："你们因何将落思城和力吉里寨的众百姓迁至此处？"察汗台奏道："两地百姓，向慕夏国，负我厚德，暗通情报，欲要变心。因此，儿等为苦其心志，迁至此处。如今军师在鄂嫩河首建造庭殿，可用其精工巧匠。"太祖说道："我儿年小，血气方刚，不谙事体，户籍人口，若至万数，便齐于上天。百姓灾难，若至万数，便齐于后土。如今你等虽依仗军

势将这数万百姓，离乡背井，抛地弃土，迁至此处，然而怨声载道，老幼叫苦，必造罪孽！如此涂炭百姓，不是主公仁德。虽有强兵镇守，一旦忿而拚杀，你等举止失措，奈何不得。迁动城民，事关重大，身为明主，不可随意行事，今后遇到这样的事，务必深思而行。城民难比野外居民，水民难比山岭之民。他们一旦流离失所，便会倾家荡产，无力自顾。欲得天下，必先得人；欲先得人，必先得心。得了人心，乃得天下；失了人心，便失天下。无人之地，人不为人；有人之地，方有人聚。人虽外服，而心不敬，这是虚有其表。唯有心服，方可谓降。欲收天下，必赖威势。然而所用威势，皆是虚表。用计服人，才是真谛。若十分天下八分以力威逼，以德收复。二分要靠自己深谋远虑。这样才是男子好汉的长久之计。如今我初次领你出征，你却做了如此不当之事。对大军将军而言，虽属刚毅无失；然而于国主而言，却有违碍之处。你如今年过二十，作君之心，毕竟与作臣者不同。从此以后，好生在意为是！”太祖教谕已毕，四子一甥一婿六人，一齐跪拜。众大臣也无不惊服。于是将这次出出降服各国所纳贡物数万车财宝，皆堆于鄂嫩河畔，准备犒赏众多部落。

且说闲话不提。事由须从前年说起。当年旺固布部落的德钦胡尔洛、布顿部落的伊拉固松等人，封职监办筑城盖殿的事宜，聚集落思城、力吉里寨七万多百姓，建造城池宫殿，共备二十处寨院。砍伐巨树，运至腾格里沙漠以南楚鲁图山阳面，兴建庭殿，通使会堂，检武校场，其余客舍皆傍庭殿高岗，和阁楼山林而建。大殿四围修造二十八处庭院，皆以黄土所造。所有二十一处客舍周围，都备有高墙深沟。两年之内，方告落成。虽然精巧工艺不及南方，然而规模之大，从未有过。寨有二十，屋有八千，皆为新造，划分三层。其余楼阁挂幔张皮，工艺精湛，极是别致。仓廪府库，建于高处。客舍住房，修在洼地。虽然所用砖瓦不及城镇，然而式样新颖，别具一格。砖瓦一成，铁石五成，泥沙十成，良木间用，毡绸搭配，气势雄伟，浑然一体。德钦胡

尔洛修造完毕，又细细琢磨，外建一座太祖检武校场、选将台、会使堂、聚会殿。德钦胡尔洛待完工后，巡视一遭，心中大喜。落思城、力吉里寨的土木百工，做工领饷，各得其所，皆大欢喜。这处城寨方圆三十里，军营四周有三道深池，外观雄伟，坚固美观。虽然四围墙壁，皆为土造，然而墙垣高厚，气势壮观。至于庭殿帐阁，更显北国气派。又以各种珠宝点缀，令人耀眼惊心。真是，楼阁相伴接青云，大纛高悬气象新。人演武艺马练跑，教练场上英姿兴。这几年来，虽然北方人众常得太祖所赏金银绸缎，营生富足，然而这类壮举，人皆初见。因此，北方百姓，眼见这等热闹场面和宏伟寨院，人人惊讶，个个感叹不已。连别国他部众人看了，也都瞠目结舌，十分惊讶，说"破坏容易修建难"。德钦胡尔洛等人又到鄂嫩河边，将河上的神桥放宽八庹，重修以新。此时，四方降民闻令拥来，下营于鄂嫩河边，帐篷漫山盖野，长有五百余里，宽达三百余里，夜里灯光如昼，宛如天上繁星一般。当时百万之众纷纷传说，太祖亲赴回回国，一箭射碎铁铸巨盘一事，勃特国百姓皆以手加额，祈天喝采。

且说军师毛浩来先来巡视营寨，令人叹为观止！料知德钦胡尔洛胸有远谋，请至上座，亲手献酒，倍加称赞。又厚赏众难民。毛浩来又请来乃蛮国的达达顿嘎，教他按九宫八卦，五行四时之别，画一张大坛之图，又新制旗幡宝盖，然后返回国都，召集六部九卿，四弟、四位幼主，五虎上将，商议今年务必让太祖登基一事。举国百姓得知此讯，人人高兴，个个叫好，连老人孩子听了，也都手舞足蹈。至于太祖四弟四子更乐得难以形容。当时众人只担心太祖不允此议。太祖三子窝阔台走将过来，对毛浩来悄声问道："军师仁兄，此事如何定断？"毛浩来说道："我只担心主公不允，以前试过几次，皆都失败。今日幼主有何良策？"窝阔台说道："我细细思量倒有一计，如今窝格仑国太年过七旬，不如以此为借口，让国太老人发话作主，四叔九卿，从旁敦请，此事必成！"毛浩来大喜，说道："天皇之子果然与众不

同。你若不言，此事我果然想不起来。让母后发话作主，此乃上策。”话音刚落，众人大喜。当即商定，以众人之力劝主登基，便问达达顿嘎：“南方皇帝登基有何特殊礼仪？”达达顿嘎说道：“礼仪财物无关大体，有便罢了。唯独朝廷封职才是极要紧的事。依我之见，吾主必是真龙天子，定能一统天下，因此皇帝礼仪，大体均可沿用，此事有何难哉？如今我观天象，礼仪器乐，大体俱全。只有一件，至关重要，即天子登基，祭天奉祖，须有兽王大象。此乃瑞兽，可奉天子之旨，可验众臣之意。如今从吐蕃未曾取象，俄国遥远，南方更远，东方无象，如何是好？”正在发愁之际，忽见巴拉布国派人纳贡，送来十只大象，驮载细软礼品。达达顿嘎拍掌说道：“吾主果是天子！”众人无不惊讶。内宫居森夫人并众夫人得知此讯，心中暗喜。只因军师执法严明，无人敢报太祖。这时朝中上卿早已决定进报国太，专候到时报讯。巴拉布使臣拉朗希欲交十只象驮厚礼，毛浩来好言推辞，令其等候，设宴款待，派人引见鄂嫩河大寨监管德钦胡尔洛，又派太斯钦、利德尔斯钦、乌尔鲁克诺彦、瓦其尔斯钦等人去见达达顿嘎，共商天子登基所需财物礼仪。是年正值诸幼主订亲，众人议论纷纷，选定吉日良辰。居森夫人尤其繁忙，她替斯琴斯其格里格姑娘准备一应嫁妆，收拾帷幔衣着，备制立帐用物，说雇俄国诸工匠，一时忙得不可开交。当时太祖闲居内宫，正与夫人商量娶媳，嫁女事宜，忽闻鼓声大作，请太祖临朝。不知又生何事，请看下章分解。

史官我至此吟诗一首：

一箭平回赖天助，
妙计收蕃托主恩。
僧者识时可送礼，
野兽当路应班兵！

第三十七章

施九礼圣主赏九卿
设盛典太祖登皇位

宋宁宗开禧二年，金章宗泰和六年，岁次丙寅，太祖四十五岁，是年十二月初一登基，改国号为蒙古，年号为蒙古成吉思汗元年。

且说太祖正与夫人商量，从四将六臣，九卿百官儿女中，选媳挑婿，欲报窝格仑国母，忽听外面三声炮响，钟鼓齐鸣，奏起敦请太祖临朝的乐器，吹响百官朝拜的箫笛。太祖闻声，料知必有国家要事奏报，连忙整装，头戴金冠，身着龙袍，腰系宝带，脚蹬红靴，卷帘出帐。移步上殿，只见陶尔根希拉、钦达嘎那斯钦等一派文职大臣，立于殿右；毛浩来、布古尔吉等武职大臣立于殿左。等太祖升殿，坐于大殿中央绣龙红垫宝座，文武百官一齐朝拜。当时，陶尔根希拉、毛浩来出班奏道："我主实为天子，三十年来不辞辛劳，南征北战，平定北国，戡乱锄奸，使勃特国国运兴盛。时至丙寅，国泰民安，天下太平。仰赖主公亲征南北，我勃特国上自大臣，下至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此皆主公仁爱之恩。虽然如此，如今主公还有三件大事须办。第一件，窝格仑国母少年寡居辛苦抚养幼主，长大成人。她见主公领兵征伐，朝夕不安，深为忧虑。因此，望主公布令天下，聚百万之众，盛会庆贺国母七十大寿，以报国母劳苦四十年之恩，宽慰国母仁慈之心。此乃第一件大事。再者主公的金枝玉叶，我四位

幼主已到订亲婚娶年龄，主公长女也已到了选婿出嫁之时。此乃第二件大事。还有主公当借此百万臣民聚会之机，亲眼过目，挑选将才。如今因我勃特国尽收北方诸国，一统天下，所以疆土扩大，兵力已达三十余万，治下百姓七百余万。然而各官管辖臣民，数目不一，有多有寡，因此举国集会，酌定人员；再者，当日论功行赏平定北方各路将士，适逢战乱四起，难免有遗漏不周之处，当借此机会仔细核实，以利我军将士日后效劳。此乃第三件大事。因有如此三件大事，我等叩请主公，号令全国，所有臣民皆至归蒙国河附近，克尔隆河源头的辽阔平原，举行盛大集会。主公行帐也移至鄂嫩河边。四月春暖，草嫩水清，风和日丽，我主公借此季节聚会此处，甚为便当。从春至秋，此处度夏，商议国事，从容不迫，如此可免遗漏疏忽之过。为此，奏报主公，专候发令，望主公明鉴！”奏报已毕，太祖得知头一件大事，乃是宽慰窝格仑国母，因此，心中大喜，当即吩咐道：“听你等众人今日所言，我犹如酣睡猛醒。所报敬孝、施仁、行赏这三件大事，深合吾意。如今你等便可取去我的令箭，布令全国，聚于此处。你等以为今日实为吉日，皆来奏告，因此，便从今日起，收拾我的行帐，往彼处出发。凡勃特国十岁以上的孩子，都要赴会，不得遗漏！”众臣领命，叩首谢恩。这时，乐声四起，太祖起身回宫。文武百官，散朝离去。当时众人从军师行帐中取出令箭，发往四面八方。告示象雪片雨点也似地飞向各部各邦。

告示中说道：“勃特国上卿陶尔根希拉、毛浩来等今奉主公之命，通告勃特国军民，望审慎从命！如今适逢窝格仑国母七十大寿，命全体军民，务于四月初一以前，聚于鄂嫩河源头归蒙国河平原，共贺窝格仑国母大寿之喜。并借此时机，论功大小，封赏文武百官。还为我国幼主选媳，为主公长女选婿，举行文武比试。因此，凡十岁以上二十岁以下的子女，务必到会。事关国家兴亡，大家务必尽力。如果有人胆敢嫌路远，怕麻烦，故意躲避不来，一经查出，便以负主之恩违命之罪，处以重刑。因此，望

众人谨慎听命。”

且说勃特国军民象移山倒海似地涌向鄂嫩河的源头，勃特国治下的大小部落，也都一个不漏的来到鄂嫩河。军师毛浩来先到此处，领旺固布部落的德钦胡尔洛、布顿部落的伊拉固松二人，引五千人马，替太祖安顿行帐。除开窝格仑国母和布尔特格勒金夫人的营帐外，还给太祖设下九座行帐。行帐以北二里之外，于检阅众军的高岗上，搭起一座祭坛，上修三层坛阶，离地面高十八庹。中央支起一座主公居住具有二十二个哈那的银柱大帐，高一庹，宽十八庹，帐上竖立两庹左右的金顶。帐身用绣有八十一条金龙的毡子蒙住，周围挂有九庹宽的九色帷幕，帐后竖起北斗大纛，左右两面竖起日月大纛，外面插满七星旌旗和二十星幡帜，空间分类插上五行彩色小旗，八角上竖起八卦旌旗。高台四周按九种颜色，九九之别，插上九宫之旗。帐的正南，立起九庹的鼎足高杆，杆上悬挂嵌有九宝的金顶白纛，白纛周围扎起九色绸缎的九股缨络垂于地面。又取九面缨络白旗，倒立于那面白纛南面。再取红色宝盖，立于蓝红白黑四顶宝盖之前，挨着宝盖，立起一排九色旌旗。帐内正中，分三层设有案座，上面铺以金黄龙缎，大帐内壁也用绣着八十一条金龙的黄缎罩住，三层案座上首依旧置以九龙黄垫宝座，后面扎起九排九条金龙、系着十道飘穗的黄色灯笼。宝座前面依旧放着铺有金龙黄缎的大案，正中案子后面又放一张高案，上面依旧铺以黄缎，案上供着白帝神灵，前面九个金碗燃着九盏佛灯。第二层祭坛环绕于核心祭坛，东西两面修起蓝红白黑四色军帐，周围插着四色大纛，四色旌旗，四色幡帜。祭坛前面，又有四座一样飘着红色幡帜的军帐。第三层祭坛上，有悬挂九宫九色九种旗幡的营帐，周围插着九九八十一面小幡，九色九排连于第三祭坛。第四处高岗，依然插着九排九色旌旗，每面旌旗下立着手执旌旗、穿甲戴盔的九百九十九名军卒，一排一色，共有兵卒九千九百九十九名，皆面坛而立。祭坛东西两侧后面距半里以外，筑起三层小的祭坛。营帐四围遍立黄龙宝盖旗幡。

那大小部落人众，也分作九千九百九十九个营寨。等诸般事务安顿停妥之后，派人打听主公消息。九员上卿并各部落首臣齐到布尔罕嘎拉顿大寨，奏禀太祖一切停妥。太祖闻报，立捧拥着国母，携带着妻室儿女，鸣炮三响，全家出动，向鄂嫩河首进发。

此时，毛浩来为首的九位上卿先行一步，途中，分程留人，准备九程迎驾。毛浩来自迎八程，教陶尔根希拉恭候于祭坛下面。

且说那三十六个大国，七十二个小部，陆续来齐之后，各按队次立营于三部九营周围，仍按九色标志。各挂本部大旗。吩咐各队备齐琴弦笛箫，专候接驾炮声演奏。三十六个大国和七十二个小部是：胡力格唐古特、哈尔力格、陶克玛克、固尔勒斯、乃蛮、赫利特、希拉萨尔塔古拉、索隆古特、居力耶特、哈尔策里格、塔塔尔、岱其古德、芒努克图、其木德、莫尔格德、珠赉、麦勒吉、其吉勒吉、伊古勒吉、固尔鲁松、扎力隆、哈其古德、喜勒德特哈、尔盖、哈尔勒岱、乌勒呼、陶尔古德、萨勒吉古德、卫拉特、乌格勒德、旺固布、布顿、都尔勃特、奥鲁特、洪格尔特、拉海德、哈特亨、扎赉特、扎力尔德、安嘎拉克、萨木、萨勒吉岱、萨苏哈、乌寨、乌审、萨勒楚德、哈尔努德、杭都德、乌利扬罕、比特古德、海鲁松、米哈斯、奥伦嘎、苏尼特、乌拉特、朝拉旦、察哈尔、哈拉哈、洪黑德、洪吉勤、干查胡勒图、乌亨、土默特、女真、罗玛、奥充嘎、浩伊奇、温古德、贺楚德、乌加德、居勒亨、昭斯敏干、乌珠穆沁、扎鲁特、扎利、哈德尔、陶高沁、浩利、居尔德、比尔拉斯、浩尔其德、敖特横、苏尔德、茂敏干、萨勒楚克、冒格、冒勒吉布、鄂尔多斯、乌兰察布、胡尔哈、巴林、乌吉木德、阿拉善、呼和淖尔、敖都特拉、希勒、扎敖、郭勒、伊和尔、哲里木等，这些国家部落人众铺天盖地，连营二十余里。

且说太祖率领全寨人马，大举迁移，从布尔罕嘎拉顿出发，千军万马，浩浩荡荡，延续近千里。一日，来到鄂嫩河源头，忽闻

三声炮响，接驾乐声四起，扎布出来接了首程；又走百十来里，忽闻炮声大作，乐声扬起，朝莫尔更出来接了第二程；又走一百里路，忽闻炮鸣乐响，扎勒玛跪于道旁接了第三程；炮响乐鸣，希热呼图克接了第四程；炮声响起，楚鲁前来接了第五程；炮响乐鸣，布古拉尔出来跪拜，接了第六程；炮响乐起，布古尔吉出来接了第七程；毛浩来出来擂鼓鸣金，接了第八程。太祖举目从远处一看，那三层祭坛酷似云彩层叠，耀眼夺目，百国聚集，九色缤纷，犹如海潮翻滚，旌旗如林，遮住营帐。

太祖见了，暗自惊奇，心中想道："筑此高坛，不知何意？"太祖边想边走，一会儿，来到九座白色营帐的首营门外，只见陶尔根希拉出来跪地接驾。两处人马，奏起百乐，太祖下马，进帐入座。不一会，窝格仑国母率队来到，太祖忙领众大臣跪拜迎辇，请至中帐，献过奶茶哈达，并祝福之后，方请国母入帐歇息。

却说太祖等众大臣叩拜之后，动问前面三层祭坛原由。毛浩来、布古尔吉二人奏道："如今主公册封国人，因此先筑此坛，以拜天地！"太祖点首。次日，正逢四月初一，众大臣聚集一处，拜见太祖，奏道："请主公登坛，给皇天后土烧香祈祷，让国母延年益寿！"太祖准言，便按喜日之礼，身着吉服，腰扎宝带，骑马行至中坛，只见扎布手执奶水、白绸并芳香立于坛下。太祖接过奶水，漱口洗脸之后，取香洁身，手捧白绸，扶着扎布登临三坛。走进大帐，举目观望，原来帐内早已备下天子座案，后面供着白帝之灵。太祖见状，料知众意，心里早已定下主意。太祖领众大臣，焚香磕头，祷告天神使窝格仑国母延年益寿。拜神完了，转身出帐，忽见坛上日月旗下，钟鼓一响，那八卦九宫旌旗之下，奏起九乐，连吹三叠。太祖立于帐前，面向正南，定睛一看，那四色宝盖下面，立着四弟；那四个红色宝盖下面，立着四子；那九面九色旗下，立着九路上卿。那百国之主，面朝高坛，立于下面坛上；各路将军，面向里面，立于底层坛上；那岗

上九排九色旌旗下面，按色为别，各立九千九百九十九名兵卒，身着九色盔甲，按旗分别而立。忽闻三炮轰鸣，三乐奏起，众人忽然哗地跪下，全场顿时鸦雀无声。这时，陶尔根希拉跪拜于地，从怀里取出一张黄表，朗声读道：

当年国母有孕，幸得主公之时，一道白光，罩于卧榻，化作白帝，托梦国母即生主公。更有祥瑞，主公诞生之辰，有道白光升自特力贡宝勒德格山，鄂嫩河水清澈三天。出生之时，手握凝血，当日讨平塔塔尔，招降特默沁。主公从十三岁起，大举义兵，报先主之仇，四面出征，历经跋涉之苦，虎豹之难，遭受饥寒之患，备历欺凌之祸，受尽千难万苦，饱尝人间辛酸，冒百刃之林，渡血水之海，避千死之险，闯万死之关，方到四十五岁。整整奋战三十二年，才荡平万里，降服若干强国。如今南面虽有金、宋两国，然而皆是骄侈淫逸之邦，不日即为主公臣民。在此四十五年之中，别人皆得闲暇，唯有国母片刻未闲。主公虽属天神转世，然而下凡红尘投胎国母，因此，还望主公无有此心。主公若念国母生子，至今四十五年，时刻忧虑之恩，也当于今日继承先祖之志，登天子之位。上应天神父母，兄弟子女，属国附邦之愿，下顺文武百官，三军兵卒，黎民百姓之心。昔日，臣等几次劝进此事，主公终未允诺。因此，百万臣民脸上害羞，心中遗憾，日夜忧虑。如今臣等无奈，上报天神之意，次顾国母之心，下则难以违拗众部落臣民之愿，便与众人商量，早已准备停妥，今日得报主公。祈告主公，将国母忧心四十五年之恩，当作天母之德，以便报答！为此，不分远近，举国上下，一心一意请求主公登基为皇。

读表已毕，众人叩拜，钟鼓齐鸣。此时，太祖仍不作声。欲允其言，然登基为皇，于心不安；若不允其言，但众人心诚，难以推托。因此，左右为难，启口说道：“你等大臣将军，有所不知！男子有了权势恩德，自然可以称帝。如无权势恩德，即便作

了皇帝，终有一天，要作奴才。如今我亲自举兵，讨伐这般踞城称帝者，共杀死十二人。既然如此，自己反而去作这般皇帝，难道不以为羞耻吗？你等众人哪里知道，皇帝称号，非同一般，不可信口滥言。唯有天子，方可称帝。皇帝者不可人自为之。如属真皇，即便不举，人心自然诚服，视作皇帝。唯有如此，方可为帝。以假相称帝，决不可取。如今以我举止而论，有你等众臣扶助，四处行走，无拘无束，这不比什么皇帝都强吗？虽然不是皇帝，然而能以皇帝的仁德行事，方有乐趣。倘若当了皇帝，而没有皇帝的德行，当皇帝又有何用？此乃我的本意。你等众人逼我求取空名，此乃阻我四方之志！我欠为皇者的德行，又怎能去作皇帝呢？”陶尔根希拉见太祖矢志不允，连忙脱冠，众人会意，都脱冠而跪。当时百万军民，不分男女老少，跪在三里宽的鄂嫩河畔，齐声高呼“万岁开恩，可怜见百万军民一片至诚之心！”喊声如雷，岗动坛摇，人慌马惊。原来众人早已商定，陶尔根希拉脱冠，以表示太祖不纳劝谏。众人得此讯号，一齐下跪苦劝。这时，太祖定睛一看，百万军民，眼含热泪，已知众人心诚，无奈说道：“好吧，我便依你众人之意，权且登基为皇。虽然如此，你等众人，要依我三件请求！”众人一见主公应允，不禁大喜，连忙说道：“如今主公答应作皇，有天作证。别说三件，即使是三十件都可依得。”太祖吩咐道：“唯有真龙天子，方可称帝。因此，我先卜九卦，倘若灵验，可作皇帝。今日我为国母祝寿，点燃三炷宝香。此香若能燃至明晨，可算是头卜！”说罢，取过黄绸，亲手裹住门锁，随即熔蜡封绸，便手扶扎布、走下祭坛，进入首帐，拜见国母，细告前事。国母听毕，心中大喜。

此时外邦众臣心中焦急，聚于一处，彼此议论道：“不妙！不妙！事情会败。那香何以燃至明晨？我等今番又空费心机！”毛浩来笑道：“各位兄长宽心，那香别说燃至明日，即是教它燃至后日，我都担保无差。”众人问由，毛浩来答道：“我主诞生之时，曾显七种吉兆，不是你等众人大多知晓吗？别说那般征兆

不得不信，再以三十二年之事而论，往征四方，所向无敌，也可知我主公果是天子无疑。既是天子，别说教那香燃一天，即是让它燃十天，它就得燃十天。尤其别说我们盛世皇主天子，即使是衰世皇帝之言，神祇也都不废。暂且不论昔日那些皇帝兴盛时所显荒诞无稽不符事体的怪相异兆，便以今天南宋而论，它已衰败，眼看倾覆，然而当它惧金南逃时，其主康王骑一泥马，渡江南逃。衰败之国尚有如此灵异，何况我主乃是天子，更有何难处？”此时旺固布部落的德钦胡尔洛听了毛浩来这一席话，大为惊服。

却说次日拂晓，众人聚于坛下，奏乐鸣钟，祈请太祖。太祖于平明时分，亲手启封，同众臣入内一看，那三炷香只燃了十停之一。太祖说道：“此乃必是慢燃之香！”说罢，便取九香，走至坛下，犒劳扎布一路将士，论功大小，分俵行赏。

适逢那年大旱，风沙漫天，众人干渴，太祖悟知此事，便于五日初一登临祭坛，摘下金冠，朝南祭天，备下灯香，牵来活着的牛马羊，屈膝跪地，高声祈祷，说道：

用香灯祭奠永恒的天父，
愿您降下雾霭抚摸国土。
愿所有臣民安居乐业，
愿在我的国家赐降甘露。
用供物祭奠永恒的天父，
愿所有部落主都来分享。
倘若我真有作皇的天缘，
愿降大雨让大家幸福。

太祖祷告的话音刚落，顿时浓云密布，下起倾盆大雨。

这时太祖扶着朝莫尔更走至坛下，回到行帐。大雨连下两天，忽然云开雨霁。众人心服，来拜太祖，太祖说道：“乃逢时雨，不足为信！”说罢，犒劳朝莫尔更一路将士，论功大小，分俵赏赐。

六月初一，太祖手扶扎勒玛登临祭坛，举目观望，白雾弥

漫，笼罩祭坛，坛上所有什物，皆生白毛。太祖燃灯焚香祭拜之后，行至坛下，说道："此必受潮所致。"说罢，犒劳扎勒玛一路将士，论功大小，分俵赏赐。

六月二十日起，天降大雨，日久不停，半个月不见天日，人畜皆困，薪柴奇缺。到了七月初一，太祖扶着希热呼图克登上祭坛，焚香燃灯，祷告天晴。果然灵验，当即雾开云散，见了天日。太祖说道："必是到了天晴时节，并非因我祷告才晴。"说罢，走下祭坛，犒劳希热呼图克一路将士，论功大小，分俵赏赐。

八月初一，太祖手扶楚鲁登上祭坛，刚焚香燃灯，祷告完毕，忽见太祖马群中有九匹良马突然离群，绕坛飞跑，边跑边嘶，太祖当即命人捉住充为战马之首，太祖说道："此马惯吃饲料，以此跑至此处。"说罢下坛，犒劳楚鲁一路人马，论功大小，分俵赏赐。

九月初一，太祖手扶布古拉尔登至坛上，忽见刮起西北风，黄沙漫卷。顷刻之间，刮走坛前一堆沙岗，露出一块巨石，形如二牛盘卧，足有一人高矮，太祖说道："想必此石日久天长，被沙掩没，如今适遇朔风，卷走积沙，巨石露出，有何可惊之处！"说罢下坛，犒劳布古拉尔一路将士，论功大小，分俵赏赐。

十月初一，太祖手扶布古尔吉登临祭坛，忽见一只巨鸟从正南飞来，体大如牛，羽呈五色，其光夺目，落于石上，面向太祖，"成吉斯、成吉斯、成吉斯"连啼三声，飞绕祭坛三圈，又往南飞去。太祖料知此是异鸟，当时下坛，犒赏布古尔吉一路将士，论功大小，分俵赏赐。

十一月初一，太祖手扶军师毛浩来，盘桓于祭坛，只见坛上草发绿，花争开。那只五色巨鸟重又飞来，落于石上，连鸣三声"成吉斯！"便离坛飞去，那巨石也跟着发出声音。毛浩来请太祖坐于祭坛案旁，自去观看巨石，只见巨石形如二牛盘卧，上面有一道刀背大小的裂缝。毛浩来忙去奏报太祖，教人取来铁钎斧

头，砸开一看，里面露出一块白玉，长有一拃四指，仔细一看，酷似印玺，如二龙盘于龟脊一般。

当时众大臣不让太祖下坛，将他请至祭坛卧室，清水净身，每日清晨，焚香祭天。太祖祭天已毕，犒劳毛浩来一路将士，论功大小，分俵赏赐。当时众人已见种种异相，无不灵验，太祖也暗自惊异，不好再去违拗众人之意，便拿定主意，沐浴洁身。时至十一月二十八日，刮起南风，天和日清，坛长青草，花香袭人，忽有一团芬芳白气，自地而升，化为淡红花雨，绕坛而降，点大如豆，遍及十里。

十二月初一清晨子时，陶尔根希拉等人传命左右，鸣放三炮。九路人马，百邦之众，也四处鸣钟奏乐。忽见一道白光升自太祖主坛金顶，一片光亮，无须掌灯。这时太斯钦、陶尔根希拉、毛浩来、布古尔吉等四人一齐来到太祖帐前，庆贺奏道："四亲五戚，六臣九卿，远亲近邻，文臣武将，军民百姓，下等奴仆并所属汉民云集一处。上界天父向主公降下九种征兆。宝殿顶上也闪出白光。首次清晨，一炷宝香燃了两天；二次清晨，天降甘露，以随人愿；三次清晨，香雾布天，坛上开花；四次清晨，启齿求雨，大雨滂沱；五次清晨，九马出群，自至神坛；六次清晨，祥风一拂，宝石显露；七次清晨，五色神鸟，飞来长鸣；八次清晨，岩石自裂，宝玺呈露；九次清晨，白光升天，普照迄今。因此叩请真命主公，亲移玉步，出于帐外，以应皇天后土，军民百姓之心。古语说得好：'顺天者昌。'望我诞降白光的天主，上应天父之意，下顺子嗣之愿！"太祖听毕，无奈，只好净穿沐浴，身着金龙衮服，腰围嵌宝玉带，头戴九龙塔冠，耳系镶珠金环，项挂九宝围脖，脚登山水马靴，徐步走将出来。众臣举目一看，天子风采犹如日月，圣人福威好似雷电。万人喧声顿时停息。三层祭坛九乐齐鸣，因是平明时分，乐声传至远处，那道白光直射四方。太祖至天子正殿，焚香燃灯，祭拜天地。接着又焚香燃灯，祭奠先祖皇帝，叩拜生身国母。礼拜已毕，洗手漱

口，掸去衣尘，以香洁身，便扶着陶尔根希拉、太斯钦二人登上三层天子龙案，面向正南，坐于天子宝座，登基为皇。

这时，众大臣向太祖三叩九拜，鸣钟擂鼓，奏响御乐，三层祭坛，周围山岭，方圆二十里的营寨，齐呼“万岁！”喊声震动山河。太祖举目一看，只见一道碗口般大小的白光，从行帐套耐①射了进来，直照太祖面前的桌上。当时太祖并文武百官，定睛一看，原来在白光下面有一玉碗，里面满盛圣水，众人大惊。太祖端起玉碗，仔细一看，水清如镜，香味扑鼻，饮了一口，甘甜无比，不同凡酿。

太祖取杯，盛其德吉②之后，便尝所余圣水。这时哈斯尔、比勒古岱二人从旁看见，求道：“也让我们尝尝。”太祖欣然允诺，将所剩半口递给二人，吩咐道：“你们二人分尝！”哈、比二人接过玉碗，各饮一口，却半滴不曾入口。二人诧异，将碗还给太祖，那玉碗一到太祖手里，圣水便从碗底喷涌而出。哈斯尔、比勒古岱二人，大为惊异，连忙拜谢。太祖喝了一口，碗底又剩些许，便唤四太子近前，手执金匙舀起，让每人尝了一尝，除窝阔台以外，谁也未曾入口。

且说太祖点了点头，对众大臣降旨道：“原来我们勃特国只是一个北方国家而已，如今已有二十多个外国来降，国家应起个别的名称，较为合适，请国丈太斯钦、首臣陶尔根希拉、掌玺大臣达达顿嘎、钦达嘎那斯钦、胡达嘎那布和、扎勒玛、乌云格瓦、乌优图斯钦、赛汗苏尔塔拉图、德钦胡尔洛、伊拉固松等人商定国号，呈表奏报！”众人闻命，连忙商议。此时东方发白，那五色神鸟又飞来落于大帐顶上，“成吉斯！成吉斯！”连叫九声，飞离而去。

当时众人商定，太斯钦进帐拜见太祖，奏道：“如今圣主登基，天神连降九兆，神鸟三次飞来，几番呼叫‘成吉斯！成吉

① 套耐，即天窗。

② 德吉，即头份，精华。

斯！’吾主已为‘承天启运圣武皇帝’，因此，圣主当为人杰，可称‘成吉斯汗’。三十二年来，圣主所到之处，无不推尊，异国之主皆来归附。今日我们勃特国百万之众聚于古代蒙古部落所据蒙国河畔，吾主九次清晨，祈求上天，降下征兆，登基为皇。因此，我国国号可称‘上青蒙古国’，以示至尊之意！”当时达达顿嘎、德钦胡尔洛、伊拉固松等人将皇号译为汉文：“承天启运圣武皇帝成吉思可汗。”①

且说太祖将圣水献给国母尝过。次给布尔特格勒金皇后尝了一尝，然而无人知晓。

当时太祖领众大臣将窝格仑太后请至西北角的祭坛之上，奏动百乐，率众叩拜太祖成吉思汗。窝格仑太后举目一看，百万军民跪于方圆二十里的旷野，一齐叩首，便暗暗祈祷皇天后土，握着太祖成吉思汗之手，启口祝福道：“我的皇子，你要象爱护子女一样爱护所有臣民，象疼爱骨肉一样疼爱黎民百姓。老母我四十五年没有白白辛苦，如今吾儿登基为皇，报答了我的恩情！”说罢，潸然泪下，尝了尝成吉思汗所献圣水的德吉，心中大悦。

太祖又将布尔特格勒金夫人请至东北角的祭坛之上，夫妻二人对膝而坐，互换哈达。这时，举国臣民跪于坛下，叩头便拜，布尔特格勒金夫人吩咐诸太子扶起太斯钦。当时奉皇帝之命，追封也速该巴特尔为“烈祖神元皇帝”，封窝格仑国母为“宣懿太后”，封布尔特格勒金夫人为“光献皇后”，封东西两宫的吉斯图、吉斯力克、郭勒萨仁夫人为东西宫“贵妃”，封哈斯尔、比

① 《朱子纲目》曾记载鄂嫩河畔称帝一事，其中把鄂嫩河写成斡难河，成吉思写成“成吉思可汗”。又把查干雅斯图误为姓氏，把“查干”一词分开写为“奇渥温”。其次“蒙古”这一词从那时才开始使用。然而译蒙古书者将辽、金、契丹、夏、吐蕃、唐古特，都统统称作蒙古，真是大错而特错。至于蒙古为国，创造文字，乃始于金章宗泰和六年腊月初一子时，宋宁宗开禧二年腊月初一子时。因此在此以前，赵、秦、汉、晋、唐等国正史将阿拉尔、察喀尔、畏吾儿、索隆古特等国，一概称作蒙古，实属谬误之极。

勒古岱、敖其格、嘎楚格四弟为亲王，封珠奇、察汗台、窝阔台、拖雷四子为太子王。太祖成吉思汗封太斯钦、陶尔根希拉二人为文官之首，总管南北诸国的大臣。封毛浩来、布古尔吉二人为军师和元帅，支配左右翼两万人马的主将。封布古拉尔、楚鲁、朝莫尔更、希热呼图克、扎勒玛、扎布等人为五虎将军。除此以外，还有三十六员武臣，七十二员猛将。三十六员武臣是：蒙格利克、芒格图、钦达嘎那斯钦、胡达嘎那布和、哈尔海如、胡尔查拜利、乌优图斯钦、乌云嘎瓦、阿尔嘎松的胡尔古勒吉、乌尔图、仁钦、宝图、宝松、赛汗苏尔塔拉图、阿吉尼、胡达尔嘎、岱松达尔格其、占布拉、宝鲁、乌楞策尔比、苏布格岱、特古斯朝克图、阿拉坦沙嘎、德钦胡尔洛、伊拉固松、海鲁更，图斯呼、伊德尔道布、策其格、安敦、巴都尔、达达顿嘎、宝力格图巴尔斯、希里格图巴尔斯、特斯格勒巴尔斯等。七十二员猛将是：阿鲁哈、苏和、阿拉玛斯、瓦其尔、宝力格岱、宝鲁格、乌罕岱、阿南达、苏布迪、哈都特木尔、都拉嘎特木尔、浩布来、苏布来、瓦伊金、阿利金、胡德尔布斯、胡尔勒布斯、乌都、索都、宝古图华、阿拉格陶古拉、尤隆巴斯、温吉盖、松吉盖、毛努胡、苏尔图、查嘎拉希、珠勒格岱、其木比、惠拉德尔、苏如勒和格、敏干丹、南斯尔、黑勒顿、达珠乃、萨冒、阿海、雅希、希吉连布、希勒、宝勒功、呼图克图、苏布海、托柱、曲士礼、其格图、吉恩、宝格、玛囊、玛尼尔、考鲁、达利苏努苏克其、额利耶、宝腾、浑都、刘福、刘仲禄、董俊、萨仁、安都、帕拉古岱、希都尔固、索隆高娃、洪格尔珠拉、锡林夫人、哈斯托娅……。七十二员先锋将军统率四十万人马，全国百姓共八百余万。当时，太祖成吉思汗传令各国。开仓启库，大飨天下。又命蒙古各地官府，除十恶不赦者外，其余人犯，一律免罪一等，提前放回宁家。又将落思城、力吉里七万余名百姓送回原籍。全国臣民便在布尔罕嘎拉顿山前修建祖庙，做为祭祀之地。

当时蒙古皇帝笃信佛教，登基时务以西吐蕃神祇德木金多哥

喜德模样打扮，项带宝石念珠，耳系雕金玉环，手带嵌宝金镯，头戴塔形宝冠，冠顶镶有翡翠玛瑙。众大臣皆戴九色宝石之顶，分管九路人马。缨穗帽冠、细袖长袍，便从此盛行起来，唯有皇帝穿戴与众不同。

却说上至圣武皇帝成吉思汗，下至举国百姓，大张宴席，庆贺九日。因九路上卿向太祖敬献九雄之礼，于是便有了九雄之称。

当时天应皇意，风和日暖，百鸟争鸣，其声迷人，筵桌添彩。这时成吉思汗传令，教四弟四子，四杰五亲，六臣九卿，三十六员武臣，七十二员猛将，依次入座，开怀畅饮，尽情欢乐。成吉思汗对军师毛浩来、元帅布古尔吉二人说道："我小时候，仰赖比勒古岱、哈斯尔二弟之力征讨四方。那时我以为靠比勒古岱的神力哈斯尔的箭术便可称雄天下，后来多亏你四人俱来，全力扶持，今日我才得以登基，被尊为至高无上的天子。如今你二人所尽之力，并不比哈斯尔、比勒古勒逊色。虽然我与你二人不是一母所生，然而却同一父所生一样，健功卓著。在我看来，你二人与同胞手足无异。我以为你二人好比是我的两肩，国家的栋梁。论同胞数我四弟，论朝臣数我四杰，你四人是我四肢，国丈上卿是我肝肺。而你二人是我两手，十位大臣是我十指，文武百官是我发须，全国百姓是我身躯。诸位爱臣，我望你们勿失初心，不忘旧志，永不变心！"众人闻命，同声山呼"万岁！"看官欲知太祖登基后二十二年的情况，待史官我续写下章分解。

史官我信口吟诗一首：

慈心太后福似海，
德高太祖威如雷。
宽厚光献贤名字，
灭金太子遽哀哉。

第三十八章

赐爵位太祖定万年尊号
论臣次天子封千秋名衔

宋宁宗开禧二年，金章宗泰和六年，岁次壬寅，大蒙古国成吉思汗元年，太祖皇帝四十五岁。

且说丙寅年，寒冬腊月初一，太祖登上皇位，改勃特国为蒙古，改年号为成吉思汗元年。三天大庆完毕，只见陶尔根希拉、毛浩来等人呈表奏报三桩大事：头一桩，金章宗完颜璟昏暴淫乱，听信佞臣谗言，诬陷边界守将暗通北国，欲逼守将诈取钱财。金朝北界守边首将刘仲路（音译）、刘福、董俊等三人心中焦急，便携其家眷，领五千人马，奔降蒙古；第二桩，吐蕃皇帝贡勒格道尔吉与巴拉布国皇帝一起，用两头大象驮七种珍宝等物前来进贡；第三桩，旧乃蛮国太阳罕的兄长宝劳自封为玉皇，深恨阿拉坦沙嘎归降勃特国，举兵来攻。此时，阿拉坦沙嘎跟随太祖西进征伐，因此，其妻索隆高娃、赛汗胡丽二人统领将士，击退来敌。据报，如今乃蛮人还要来攻。

太祖成吉思汗得报之后，当即批复道："巴拉布和吐蕃人适逢我登基之时，来献大象，以应我百姓夙望，因此，应当重赏来使，回礼相送。至于金朝三员将军领五千人马前来归降，此事虽然不足为信，然而异邦主将被逼来降，如若回绝，就会失去皇帝怀远之德。因此，召此三员将军与我见面，并封他三人为千总，去守力吉里寨和落思城，防备金朝、西夏两国来犯。再者我刚登

基不久，过去曾得到过西番僧人洛杂哇·那烂陀卡拜的好处。伊拉固松你原是旧辽国人，颇懂佛教教义，如今命你于落思城以北建一座向南的扬德寺庙，替我修善积德，扬我仁德于四海。从西吐蕃、唐古特、旧辽国请来十八名高僧，居于庙中，令他们每日虔修善果。当初金朝虽然杀我族人赛音布和汗，与我结下冤仇，然而如今我刚刚立国，众军远征，人困马乏，尚未复原，加上金朝又是大国，其罪未露，因此暂且不伐。趁此时机，我先养精蓄锐，固守疆土，待它劣行败露，再去征伐不迟。至于那乃蛮国的宝劳，他已丧尽人伦，暗算胞弟。更有甚者，他德才不备，却窃踞大位，自封玉皇。不仅如此，他还逆天而行，举兵往攻归降我的阿拉坦沙嘎，因此，我当亲领两万铁骑，往讨宝劳。限以十天为期，务必整军出发。”众臣闻命，无不惊服。这时，忽见皇弟亲王哈斯尔、比勒古岱二人领三个孩子出班跪拜。太祖举目一看，一个是乌仁勒楚格的独生子，一个是敖伊图敖其格的长子额尔敦萨仁，一个是额尔敦萨仁的弟弟。三个孩子的年龄都过了十岁。哈、比二人跪拜于地，奏道：“圣主陛下，请给这三个孩子赐名赏媳。”太祖大喜，说道：“昨天夜里，我作一梦，见一梅鹿口衔日月入我围场，如今又适逢我改国号为蒙古，因此给亲王乌仁嘎楚格的独生子赐名为蒙古勒宝格①，亲王敖伊图敖其格的长子额尔敦萨仁原名不改，幼子仍然沿用蒙语，赐名蒙古勒萨仁。至于这三个孩子的婚事，请禀告光献皇后，让她从九路功臣女子中挑选才好！”此时哈、比二人，又奏请太祖定夺国金公主出嫁期限，奏请太祖依准亲王哈斯尔之女莫尔根斯琪功夏金鄱主②许给驸马宝图之子南斯尔。成吉思汗一一准诺，说道：“留镇太子察汗

---

① 宝格，鹿的意思。

② 鄱主：本来诸王之女鄱主，统称郡主。此处想写为郡主，但元史中都写鄱主。大概当时郡主一词都写为鄱主，或系后世史家写错，不知二者孰是孰非。因此不敢轻易改动，仍按史书所记，写为鄱主。望学者予以考证。

台、珠奇二人的婚事，到明年正月选定佳期，完成大礼。斯琴斯其格里格公主的婚事，也于明年正月选定吉日，成就大礼。至于亲王哈斯尔之女莫尔根斯琪功夏金郡主许给驸马宝图之子南斯尔一事，因是异姓别族，也无不可，准其当即定亲。姑表之间原本忌婚，此是南方汉人之俗，意谓近亲结为婚姻其生不蕃。本来异姓通婚，不碍大体。我有一言，存之良久，时至今日，不得不讲。依我之见，我们的祖先乃是远古时代释迦宗氏玛哈萨木迪。如今西域吐蕃西北一带也盛行释迦之术。我们既然迁至北地，仍以旧制行婚，于理不合。唯有异姓通婚，才无碍于人伦。当初我亲身之母宣懿太后并众人都说，我是由白帝托梦而生，可我始终不信此语，后来往征赫利特部落，引兵行至巴珠乃河边，破指取血，共饮浊水时，我与四弟各破手指，滴血于酒，我血始终不与相合，我方相信昔日之言，深信母后所说白光龙子之语。如今我四弟皆在此处，我当着国人诸臣之面，明言此事，方合大理。我想既属天神之族，那么我之子孙必然大贵。如今我的子女要与外族贵胄和功臣子女定亲联姻，别族子女即属龙种。因此，其子孙后代生有福份，天赋聪颖。不过我与四弟虽属一母所生，实则各有其种，然为尘世名分所碍，只与别族通婚。如此延续，至于数代，宝尔吉格德宗族必定衰微，白族变黑，脱离宗族，自然泯灭，实为可惜。既然四弟宗族与我不同，待我等子孙延至五六代以后，互相通婚，那么我们宝尔吉格德的子孙，仍属白帝之子布顿查尔后裔。如今我也是上界白帝所生，如若这两支圣洁贵族合为一体，我之子孙与白族子孙相互遗传，势必超平凡人得天独厚，万世恒昌。我若不明言此事，日后太后一旦寿终正寝，我也与世长辞，谁来分辨？我言此事，并非自己作了皇帝便小看四位兄弟，实乃替子孙后代着想。虽然我之此言眼下无用，然千秋万代之后，必有大大的好处！”这时四弟比勒古岱、哈斯尔、嘎楚格、敖其格等人前已从窝格仑太后口中闻知此事，又听到国人纷纷传说，心中诚服，文武百官，皆拜于地，齐呼“万岁！万岁！”

却说太祖成吉思汗又降旨说道："从今以后，驸马宝图、两位公主所生子女，要与太子同等待遇，将此定为世代遵守的法律。"降旨已毕，成吉思汗率领四弟并九位上卿晋见宣懿太后，禀奏前事。众人从宣懿太后口中闻知太祖成吉思汗是天生之子，刻于玉板金牌，下刻太祖所言，传之国中。

且说太祖成吉思汗转身回朝，对文武百官说道："我本想到晚年之后才定此法，然而世人不可长存，一旦太后寿终归天，我之此言，岂不落空！因此，我于今日不得不明言此事，留给后人。后世子孙继我皇位，如有聚亲于国舅敖拉胡努特和国丈洪格尔特者，除这两个部落女子之外，他女不得封为正宫皇后太后。此是我们蒙古国的根基之所在。"文武百官听了，齐呼"万岁！"将太祖圣旨刻于金石竹木，写于绸缎绫纸，散布国中，令其传抄。这时，只见赛汗苏尔塔拉图从太祖成吉思汗身边走将出来，高声说道："文武百官有事奏报，无事散朝回宫。"当时陶尔根希拉、太斯钦二人见太祖成吉思汗亲批三桩大事，其中说到太祖亲自领兵，往征乃蛮一段，二人出班奏道："陛下乃是一国之首，当自保重！陛下不同昔日，龙凤不可轻易回翔。蛟龙潜身于层云，虎豹藏威于山林，狮王终年不离雪山。如今出征，请陛下不要亲往。九卿之中指派一人率军出征，也就足矣。"太祖当即口头降旨道："卿等所言，虽也有理，然而卿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虽属皇帝后裔，但世隔三代。我虽袭勃特国的皇位，然而毕竟不是得天地之精英，一统蒙古的中原大国。如今虽赖文臣武将同心同德尽忠效力，纵横万里，共立大蒙古国，然而毕竟属于外邦之列。外邦万万不可效法中原之国。即使中原之国，也皆以修善去惰为戒。我今何可步其后尘，效其深居简出之事？当了天子皇帝，就应当顺应本国习俗，使众人得以安居乐业。如果昨日刚刚即位当了皇帝，今日便抛开国事，寻求安逸，那么就目前来说，有碍于国，就长远而论，贻害后代。大凡天下一切事业，皆成于勤，皆败于惰。今日我之举兵，甚合公理，卿等勿阻！"

太斯钦首先说道："陛下明断，臣等见不及此。"

此时，毛浩来呈上一表，太祖成吉思汗接表一看，表中说道："陛下亲自带兵出征，实为国人师表，以教国人矢志勤奋。虽然如此，常言说，'灭虱不用刀'。陛下此去，惊动敌方，于事不利。因此，陛下去则可去，下臣我与布古尔吉先至彼处，埋伏人马，等待时机，将他生擒，再来迎主。如此，陛下不图安闲之名扬于国中，大事也可告成。如今据细作来报，乃蛮宝劳玉皇眼下准备去乌力勒图山上打猎，我们趁此时机，将他捉拿，真是两全之计，不用与他厮杀。"太祖成吉思汗阅毕，龙颜大喜，当即批复道："太傅果是智勇双全，所设妙计，正合吾意。即按此计办理，设法将他生擒！"毛浩来受命立于一旁。这时，赛汗苏尔塔拉图说道："有事者还可奏报！"只见文武百官默不作声，细乐四起，金鼓擂动，御香缭绕，龙袖一甩，皇帝回宫。百官出殿，四处云散。毛浩来、布古尔吉二人来到帅府，取过十支令箭，立传十员将军到府听命。那十员将军是谁？大太子亲王珠奇，二太子亲王察汗台，驸马策其格、南斯尔，还有阿鲁哈、苏和、宝鲁、乌楞策尔比、希里格图巴尔斯、特斯格勒巴尔斯。领八千人马，点布古尔吉为元帅，急往旧乃蛮北界乌力勒图山打下埋伏，活捉乃蛮宝劳玉皇，斩杀其子曲屈律。毛浩来分拨已毕，自带五员虎将，统领五万人马，要开进旧乃蛮境内。又命布古拉尔、楚鲁、扎勒玛、扎布、哈斯尔、比勒古岱、朝莫尔更、希热呼图克、阿吉尼莫尔更、胡达尔嘎巴特尔、图斯胡、阿拉坦沙嘎和小将阿南达、苏布迪、浩布来、苏布来、瓦伊金、阿利金、胡德尔布斯、胡尔勒布斯等二十员将军，领十万人马，随护太祖，限十天开往乃蛮国。布令已毕，毛浩来当即入朝，奏告太祖后，自引一支人马，先期开拔。

成吉思汗也于冬季腊月十五日辰时，催动天子大驾，带四员将军，十万人马，徐徐出发。

且说岔开话题，单说旧乃蛮玉皇宝劳前事：原来宝劳当初杀

了乃蛮国太阳罕逃了回去，霸占了太阳罕的乃蛮国，自封玉皇。宝劳欲与金朝分庭抗礼，改帝号，封其儿子曲屈律为皇太子大亲王，征集人马，凑足三十万人，待机向勃特国发动进攻。成吉思汗曾几番远征，宝劳想趁机压入境内。因勃特国守防森严，始终不得入手。等至去年，成吉思汗亲自出征，西往吐蕃，西辽、新乃蛮国的阿拉坦沙嘎领本部人马随驾西征，宝劳趁此机会，自带五万人马，拦住勃特国援兵去路，命子曲屈律领五万人马，点麦勒吉部落的陶都为开路先锋，去取新乃蛮国。这时，阿拉坦沙嘎的两个妻子索隆高娃、赛汗胡丽二人早已得报，急点本部人马，迁至别处下营。一面派人奔往布尔罕嘎拉顿报知布古尔吉，一面带敏干丹、苏如勒和格、乌能其格图、玛囊等人，率本部人马，到界首迎敌，恰与曲屈律相遇，急忙摆阵，拍马出营。曲屈律定睛一看，来者非是别人，正是他的两个弟媳。曲屈律勃然大怒，厉声说道："好一个乱常乱德的泼妇！如今你二人与你无耻贱夫狼狈为奸，归附我的仇人勃特国，还有什么脸面来与我厮杀？"索隆高娃立于马背，以弟媳之礼，躬身施礼后，说道："哥哥因何乍一见面，竟出如此无礼之言？我们弟媳二人敬重哥哥，也如我们官人敬重兄长一般。如今哥哥既然引兵来袭本家兄弟，我们二人作为你兄弟之媳，按理应当固守家园。家兄因何见责？请问家兄因何远路带兵来此？我们此来，意在问明事由，以礼迎接家兄！"曲屈律听了益怒，厉声说道："不要脸的泼妇，休要胡言乱语！你的贱夫已归仇人，当了勃特人的奴才。因此本王特意领本部人马，来搭救你们，而你们因何如此无理，截我去路，你们甘心情愿当人家一辈子奴才不成？"索隆高娃听他此语，失声一笑，收旗入阵。顷刻之间，带两员将军、三百兵卒，出于阵前。众人一看，一个是敏干丹，一个是苏如勒和格。那三百名军卒便是当初太阳罕被杀时，随其逃至落阳岗的军卒。如今那三百名军卒，一见曲屈律，个个伸出手指咬牙切齿地骂道："你这杀了亲叔的败类，还有什么脸讲出这些话？你这忘了祖坟的奴才，你的

脸皮比牛皮还厚。那天一到落阳岗，你不是当着我们的面挥刀砍死了我们的皇主，向勃特国的布古尔吉、布古拉尔缴械投降，摸黑逃走的吗？你今天见了我们的夫人还装作好人，象狐狸一样甜言密语哄骗我们！”乌能其格图也骂道：“当初我家幼主病魔缠身，卧在你家，你三番五次，在药里掺毒，想把他害死，我才带他上山，藏了数月。幼主刚刚病愈，你又带兵追捕。此事你能赖掉吗？你这衣冠禽兽的家伙，今天还如此信口雌黄，哄我女主！”苏如勒和格、敏干丹也插话说道：“你这杀父的魔王，从背后将我皇主砍死。当时你被勃特国重兵围困，眼见走投无路，便暗地害死我主，只身一人悄悄逃走；我们只好投降，归附勃特国成吉思汗。而成吉思汗收殓我皇主尸体，破土修坟，亲自洒酒跪拜，挥泪安慰亡魂。我们众人如今仰赖成吉思汗恩德，复得故国，重返家国，安心度日。如今你又平白无故来犯我境，还敢如此神气！”曲屈律听了二人这一席话，气得七窍生烟，破口大骂，急命擂鼓，带着先锋陶都拍马冲来。索隆高娃也不示弱，扯开细嗓大喝一声，手举大刀，如风轮飞转迎住曲屈律。这时，赛汗胡丽也挥刀来助。陶都见两员女将左右夹攻，大战曲屈律，连忙拍马来援。这面阵上苏如勒和格、敏干丹二人跃马迎住陶都，交手二十余个回合。曲屈律见两员女将刀法纯熟，点滴不漏，杀得他只能招架，不能还击。心中焦急，正欲寻隙逃走，索隆高娃忽然翻身高叫一声，举枪一击，说时迟那时快，锥子似的枪尖早已穿透曲屈律的右腿股。曲屈律尖叫一声，疼痛难忍，连忙爬在鞍头，双手抓紧马鬃，拚命往前逃去。赛汗胡丽拍马追来，举枪一击，枪尖早已穿透曲屈律的左腿股。正在收枪之时，只见陶都急引苏如勒和格等人来救曲屈律，赛汗胡丽放开枪柄，连忙抽剑，迎住陶都。这时索隆高娃连忙弹弦试弓，取出铜球，搭于弦上，刷地一声，铜球击中陶都嘴唇，打坏两颗门牙，铜球夹在牙缝之中。陶都两眼冒火，拖枪逃走。索隆高娃趁势挥动红旗，追杀四十余里。索隆高娃大获全胜，忙率余勇之师来杀玉皇宝劳人

马。原来玉皇宝劳人马抵达其其格山中，与勃特国布古尔吉人马对垒而战，已有两天。第二天，正在两军鏖战之际，索隆高娃、赛汗胡丽二人引兵到来，出其不意，从背后冲入玉皇宝劳军中。宝劳人马措手不及，顿时大乱，四处溃散，落荒而逃。当时勃特、乃蛮两国军士合兵一处，追杀玉皇宝劳人马至百里以外，方才收兵。索隆高娃当即将所有缴获之物皆赏给勃特国人马。布古尔吉深夸索隆高娃、赛汗胡丽二人。随之，索隆高娃、赛汗胡丽二人领兵回国，厚赏将士，固守四界。玉皇宝劳的两路败军纷纷逃回国内。其子曲屈律右腿股穿洞，左腿股插尾，见那陶都口衔铜球，狼狈不堪，只好忍气吞声地一面敷药养病，一面操练兵马，伺机报仇。尔特，勃特国主西征吐蕃、巴拉布、回回、哈萨嘎尔、哈尔力古德等国凯旋而回。整整一年，无声无息地养精蓄锐．秣马砺兵，提防骚扰。

且说乃蛮细作探知此讯，连忙回报。阿拉坦沙嘎得此急讯，忙报帅府，这才点拨三路人马迎敌。

却说蒙古国大太子珠奇亲王，二太子察汗台亲王，带布古尔吉为首的八员将军，领八千人马出发，刚来到乌力勒图山前，便与出来打猎的玉皇宝劳相遇。因此，当夜伏兵于乌力勒图山的安木尔浩哨岭下。第二天，宝劳领一支人马狩猎过来，忽然响起炮声，八员将军一起闪出，将玉皇宝劳围住。察汗台亲王取出弓箭，仔细瞄准，唰地射去，正中玉皇宝劳的右手。此时，布古尔吉跃马冲上，生擒宝劳，尽降两千余名狩猎兵士，凯旋而回。刚至界首，毛浩来也领胜军从西边赶到。人们动问前事，有人回说，毛浩来装作宝劳归兵，连夜杀入城里，尽占旧乃蛮城池。曲屈律、陶都二人只带几百名骑兵，挣扎冲出重围，往伊勒德希河方向逃去。

这时太祖成吉思汗领兵出发，不到三天功夫，两路人马大获全胜。因此，传令回兵。毛浩来兵不血刃，收复两部之地，当即派人，查点库府，命陶都克敦固领一万人马，留守乃蛮，其余人马，当即回国。蒙古军民不分老幼尽皆大喜。真是太祖人马这边

动，宝劳人马那边亡。当时天子神威大震天下。听到太祖军名，或者太祖人马所到之处，无不偃旗而降。太祖设宴大飨三军。此时毛浩来也领兵回来，派阿拉坦沙嘎去助守旧乃蛮国。

且说布古尔吉元帅来献生擒的玉皇宝劳，太祖问他因何杀害国主太阳罕，宝劳说道："不是我杀的，是我儿子杀的。儿子之罪，能问父亲吗？"太祖微微一笑，当即说道："你是如何处置杀害叔皇之子的？"宝劳无言可答。太祖成吉思汗吩咐道："你去东部边界，探来防金的消息。"说罢，将他打发出去。毛浩来只是暗暗高兴。玉皇宝劳出发，走了三日，来到杭盖山。此时乃蛮国的伊德尔道布想起他杀主之仇，便扮作贼兵，将脸涂灰，象鬼怪一样连夜追来，入其行帐，厉声喊道："当初你儿杀我，今天我也杀你！"说罢，挥刀一砍，分作两段，急忙逃回。这时探马来报，"乃蛮太阳罕的阴魂突来杭盖山，将玉皇宝劳杀死！"毛浩来仰首举目，沉思半晌说道："此魂必是恶鬼，不知内情的人，定要怀疑我们。不过此事无人作证，也就不必追查了。"说罢晋见太祖，如前奏启。太祖闻报，微微一笑，连声称是，当即吩咐阿拉坦沙嘎，收骨殓葬。太祖将玉皇宝劳的第十六个女儿吉日格兰许给纳仁汗之子，因其父纳仁汗死于军中，便命他返回固尔勒斯。

且说太祖念大太子珠奇亲王、二太子察汗台亲王以及毛浩来、布古尔吉等人军功卓著，赐以厚赏。当即与毛浩来、布古尔吉二人暗暗商定，给众将封职。到了年底，太祖成吉思汗于大殿设宴，自登九龙宝座，吩咐乐工奏起百乐，一来为了皇亲国戚、功臣名将会聚一堂，庆贺太祖登基为皇；二来犒赏三军功臣；三来正逢年底吉时良辰，款待四弟亲王，四位太子王，两位驸马，六位上卿，五位太傅，二十八员下太傅，四位大小国主。当时文武百官得闻皇命，拜谢龙恩。

次日早朝，成吉思汗亲自降旨，论功大小，分赏军师毛浩来、布古尔吉元帅，太子珠奇、察汗台等人，依次褒奖三军将

领。然后又与毛浩来、布古尔吉二人商议道："我虽无才，但众人却一致推举，教我登基为帝。如今应当分辨臣下之功，一一封职赐爵。不知当从何人开头？我观众人，唯有你们二人与我共命，出生入死。依我之意，只有从你们二人开头，方能鼓励效命之士。"毛浩来、布古尔吉二人，一起奏道："古语说，'用人无落宗族，举人无漏姻亲，任臣无致穷愿，封相无使至尊。'要举宗族于万人之前，尊姻亲于众人之首，对宗室姻亲心不存恨，文官武将也不生怨。倘使文臣穷其所愿，使武将至于尊位，那么文臣武将便心满意足，不再为主以此效力。因此乞禀陛下，先封宗族姻亲，以正根本，顺应视听。尔后再封诸臣，诸臣方图尽力。此是下臣肺腑之言。如今陛下近亲甚少，屈指可数，仅有陶克敦固巴特尔及其子安敦，还有赛音布和汗之子占布拉。除此而外再无别人。再提及姻亲，可数亲舅、宣懿太后的的二弟敖拉胡努特的乌尔鲁克诺彦，利德尔斯钦和国丈光献皇后之父太斯钦，东西两宫贵妃之父伊和卓如、贝伊乌仁，东厢贵妃之父索隆古特的查干汗以及朝廷首臣陶尔根希拉。陛下先赏这五人，那宗族姻亲、文武百官、军民百姓心悦诚服，名正言顺，无人议论。"太祖成吉思汗听了大喜，深以为然，年底举会，设筵三日，降旨说道："我已决断，先封职于宗族姻亲，文武百官！给他们赐爵授衔。最后一天，封九路上卿。因此，请九路上卿，各呈一表，奏启治国之策。"宴会首日，太祖降旨，教陶克敦固巴特尔、占布拉并陶克敦固之子安敦、占布拉之子阿海、雅希等人坐于首席。

且说太祖成吉思汗向五位族人说道：

你们的祖先来自佛国印度，
布顿查尔是佛祖的亲族。
宝尔吉格德是天子的后裔，
远古时代就从萨勒吉古德分出。
他们有宝迪松① 的智慧，

① 宝迪松，即菩萨。

始终以聪明深谋而著称。
从哈布拉汗起整整过了四代，
一直把我们的勃特国扶持。
你们是热心赤诚的皇族，
世世代代都是皇朝的支柱。

太祖说罢，便封陶克敦固、占布拉二人为宗氏太保，封其诸子为上太傅。取过金杯，亲手斟酒，赏赐众人，吩咐左右入席上座。众人谢恩厚待族人。到了次日，太祖封敖拉呼努特的乌尔鲁克诺彦、利德尔斯钦、洪格尔特的太斯钦、苏勒德的陶尔根希拉、查干汗等五人为太师，授予朝廷首臣之称。吩咐道：

敖拉胡努特人是勃特国人的舅舅，
从烈祖时代起就诚心归降我们。
洪格尔特人也是我们的舅舅，
打我幼小时就一直跟随我们。
是他们把我藏在羊毛车里，
扶持我如今做了皇帝。
查干汗更是隔海相识之人，
毅然率众前来归附我们！

太祖见布古尔吉之父拉胡巴彦、扎勒玛之父扎尔其古岱、妹夫驸马宝图之父敖利雅查盖、其表弟雅布其岱、唐图人赛汗苏尔塔拉图、朝楚勒等五人，皆年过八十，便封五老为朝廷长侯。吩咐左右道："教五位太师入席，坐于五列席首。"众百臣闻命，叩首谢恩，设宴庆贺。

到了第三天，太祖设席，宴请九路上卿。此时，早有朝廷九卿首臣陶尔根希拉引毛浩来、布古尔吉、布古拉尔、楚鲁、扎勒玛、扎布、希热呼图克、哈尔海如、朝莫尔更等九位上卿，出班跪拜。太祖成吉思汗封毛浩来、布古尔吉二人为左右两翼大元帅及太保、上太傅之首，出征时统领天下兵马，在朝时治理天下诸国的要职。其余六人皆如朝莫尔更一样，封为上太傅和太傅。当

时，陶尔根希拉为首的九员乌尔鲁克诺彦听了封职，叩谢皇恩之后，太祖成吉思汗对九人说道：“请你等九人，奏知有益于国政的话。”陶尔根希拉首先奏道：

我的皇主啊！
您的光辉象日月一样，
您的威严象松柏一样，
您的子孙象花草一样，
您的恩赐象湖海一样。
您以严德荡平了动乱，
您以仁爱征服了诸王。
愿您的朝臣布满天下，
愿您的皇朝永世长存！

英明的圣主成吉思汗听了，降旨说道：

当我被塔塔尔人抓住，
带着镣铐被关押时，
当我被岱其古德人捕获，
逃出来爬在草地隐藏时，
你不顾自身的安危，
又一次出来将我搭救。
正是你，我高贵的太师，
为我准备了肥美的羊肉！

太祖说罢，取过金杯，亲手赐酒，请他坐于主席上首。这时扎赉特的毛浩来出班跪拜，奏道：

您象神树一样圣洁，
您象玉帝一样仁慈，
您象雄狮一样勇猛，
皇主啊，您的美名传遍天下。
您的深情象大海一样，
你的江山蒸蒸日上。

你疼爱百姓象子女一样，
愿您以神力占据天下。

英明圣主成吉思汗听了他的祝词，亲手赐酒，降下圣旨说道：

当敖如古勒来犯时你为我报讯，
当塔塔尔、岱其古德来逼时你给我援助。
在与顽敌拚搏时你是一头大象，
在帷帐里定计用谋时你智慧超群，
在严冬大雪里你为我抻毡遮雪，
当敌人施展毒计时你及时把它识破，
当创立基业时你是我的车辕，
你是受天命而降，扶持我的军师。

太祖说罢，捧起花杯亲手赏酒。这时阿尔鲁特人布古尔吉出班，弯膝而跪，奏道：

我至高无上的英主成吉思汗，
您好比是那珍宝堆成的松布尔山，
你好比是那无边无际的松达赖海，
你好比是被众星簇拥的月亮。
愿你恪守皇主的三十三条至言，
愿你严格朝廷的一切法规，
愿你教养宗室的后代子孙，
愿你使举国百姓幸福太平。

布古尔吉祝福已毕，圣主成吉思汗捧起金杯，亲手赐酒说道：

你是我当初丢马时结交的朋友，
你一直跟随我始没终有变心。
你与敌厮杀时总是不顾自己，
你正大光明始终与我心心相印！

太祖说罢，捧起金杯，亲手赏酒。这时楚鲁出班，顿首奏道：

您从裂岩里得到了玉玺，
皇天赐给您一碗甘露。

您用威德把天下征服，
您给所有的臣民带来幸福。
愿您保重龙体举止慎重，
愿您心怀大志始终不渝，
愿您疏远佞臣无信谗言，
愿您亲近忠良纳其劝谏。

楚鲁祝福已毕，上青蒙古皇帝成吉思汗圣主一面捧起金杯亲手赏酒，一面哈哈大笑，启口说道：

当初你把我藏在羊毛车里，
敖如古勒来寻，你痛骂一顿。
你给我乘骑与我同往，
历尽艰辛大业告成。

太祖说罢，再斟一杯，亲手赏赐。这时布古拉尔出班，虔心下拜，朗声奏道：

力转法轮的圣明皇主，
您为子孙后代开创万世基业。
您深谋远虑抚育豪杰英雄，
您时时刻刻褒奖名将功臣。
愿您凡事谨慎不要轻易决断，
愿您时时戒骄不要过于矜夸，
愿您扶持忠良善治天下，
愿您留名青史流传千秋。

布古拉尔祝福已毕，恩德双全的开国明主圣武皇帝成吉思汗再斟一杯，亲手赐给他，降旨说道：

当初接娶皇后时你献了彩礼，
席间你又留下肺腑的祝愿。
当我去到岳父家时你紧贴我的身边，
当我举兵打仗时你雄狮般的勇往直前！

太祖话音刚落，只见乌利扬罕人扎勒玛出班而跪，朗声奏道：

您光宗耀祖的圣主成吉思汗，
您的子女繁衍如同百花吐芬，
您爱护血功将臣胜过自己儿女，
您身先士卒跟他们患难与共！
愿您扶持贤士令其侍于身边，
愿您肃清族奸以法除掉祸根；
愿您包容良将让他留在身边，
愿您清除佞臣依法铲除祸种！

扎勒玛祝福已毕，智勇双全的圣武皇帝成吉思汗心中大悦，亲手赐酒，启口夸道：

你是举国真正的师表，
当我干渴时你给我找来奶酪，
当敌人攻来时你砍旗把飞箭阻挡，
你替社稷着想把自己的肩膀砍伤！

太祖话音刚落，只见扎布出班，屈膝而跪，朗声奏道：

您是光前裕后的龙宫太子，
您是安邦定众的伟大圣主，
您是联姻功臣的仁德皇帝，
您是德高望重的圣主人君！
愿您抚育百姓安居故土，
愿您经邦治国永世幸福，
愿您革除权奸毫不留情
愿您制定法典万世长存！

扎布祝福已毕，圣武皇帝成吉思汗捧起金杯，亲手赏酒，发话说道：

遇到敌人时你象飞箭一样突进，
见到外寇时你象雄鹰一样勇猛。
你的毅力好比山岩一样坚强，
你为人和蔼始终与我相依为命！

太祖话音刚落，只见居尔其德（女真）人朝莫尔更出班而跪，高声奏道：

您是占据二十八宿三十六曜的明主，
您是包举人间天地三世的皇帝，
您是荡平远邦仇敌的伟大人主，
您是宏福齐天勇武绝世的圣主！
愿您布施仁德抚育鳏寡孤独，
愿您严明法纪惩办阿谀之徒，
愿您明颁政令治理浩大之邦，
愿您勘定圣法永远安抚故土！

朝莫尔更祝福已毕，恩德无比的圣武皇帝捧起金杯，亲手赏酒，夸奖朝莫尔更道：

你不忘指点如同雷箭一般，
你不惧艰险如同盾牌一般。
你箭不虚发不愧是我的右拇指，
你始终不渝保护着国主的安全！

太祖话音刚落，只见卫拉特人哈尔海如出班，顿首奏道：

您是恩德无边的上界天神，
您是爱民如子的仁德皇主，
您是明察秋毫的玉皇之子，
您是预知世道的天皇后裔！
愿您怜悯老幼如同疼爱子女，
愿您关怀孤独如同关心自身，
愿您明鉴自失胜于明鉴别人，
愿您抚育圣智让它万世永恒！

哈尔海如祝福已毕，圣武皇帝一看，龙颜大喜，连忙捧起金杯，亲手赏给哈尔海如，降旨说道：

与敌交锋时你象熊罴一样勇猛，
论说事理时你象晨光一样明亮，

领兵冲锋时你象黄牛一般效力，
忠言进谏时你象山岩一样难移。

太祖夸奖已毕，只见塔塔尔人希热呼图克出班叩首，朗声奏道：

我力转法轮至高无上的皇主，
您象车轮难渡的松达赖海，
您象骏马难攀的松布尔山，
您象占据四海的苏勒德神！
愿您永远抛弃那人间荣华，
愿您朝夕更新那社稷纲常，
愿您时刻笑纳那忠臣的谏言，
愿您身居皇位不忘那良将功臣！

希热呼图克祝福已毕，智德无比的成吉思汗连声夸奖，卿臣所言，句句在理。便捧起金杯，亲手给希热呼图克赏酒，启口说道：

出兵打仗时你象雷电一样迅猛，
在朝谈论时你总是实意真情，
你守口如瓶从未泄漏机密要事，
你善察事端能防备大祸降临！

且说承天启运圣武皇帝成吉思汗、力转法轮的圣主太祖龙颜大喜，对着众人吩咐道："赛汗苏尔塔拉图，你要仔细记下今日九卿所奏肺腑之言。"赛汗苏尔塔拉图闻命，当即献一黄表。太祖成吉思汗接过黄表一看，上面详记九卿奏语和他的旨令，一字不差，句句分明。太祖大喜，又降旨说道："从今日起，九位上卿每日必须呈一奏表，提醒我之过失。我虽无意为之，然而常有意外之事。因此我已决计，每朝反省自己不当之处。卿等每日警告我之疏忽之处。那么不到几年功夫，定可改观，天子举止必然有成。除此而外，太师并诸王如果当着我面，指出我之过错，赏银十两，良缎一疋。远臣小吏如能开具我之过错，上报诸王并太师太保，转呈于我，即赏白银百两，良缎十疋。军卒百姓如果听到

我之过失，呈表告我，赏良马百匹，绵羊千只，并举为臣僚。”百官闻命，无不欢喜，山呼“万岁！”顿首谢恩。

且说当时九位上卿将皇主此令记在金牌玉板，刻于碑石竹签，写上布帛彩缎，诸王并太师太保各存一份，并遍告远方各部。众太师太保聚会商议，奏请太祖降下圣旨，将成吉思汗登基一事告知内外。太祖成吉思汗当即依准，降下圣旨，其中说道：

自我之远祖印度释迦宗氏玛哈萨木迪汗首创帝业，传于呼金散德勒图汗，其子是达赖苏本阿拉坦希勒图汗；其三子便是第一位天子孛尔帖赤那。他迁居吉德洪古之地，最后飘洋过海，向东迁移，娶玛尔勒高娃为妻，又迁到贝加尔湖附近的布尔罕嘎拉顿山前，称帝于勃特国。传至九世，乃生宝尔吉格德莫尔更。其子叫陶尔嘎拉金巴音，其次子叫道布莫尔更，其五子便是第二位天子布顿查尔。从布顿查尔繁衍后裔于勃特，遂成宝尔吉格德族人。布顿查尔汗之子便是哈比哲巴特尔汗，哈比哲巴特尔汗之子叫巴海尔巴特尔汗，巴海尔巴特尔汗之子叫玛哈都丹蒙格汗，玛哈都丹蒙格汗之子叫嘎查亨胡鲁克哈伊图汗，嘎查亨胡鲁克哈伊图汗之子叫拜杉古尔汗，拜杉古尔汗之子便是曾祖哈布尔汗，曾祖之子是祖先巴尔登巴特尔汗，祖先之子是父皇烈祖皇帝也速该巴特尔汗。相传九世，称帝勃特。我母宣懿太后夜梦白帝，遂生我身。我自十三岁起，替父皇烈祖报仇，随后征讨四方七十多个乱邦，收复十二个逐鹿天下的皇帝。又经三十二年奋战，终于平定北方诸国，天下一统。因此我虽不才，但万国军民却以我镇服外敌，安定天下，一直推我登基为皇，改易国号，尊为“上青蒙古国”。因神鸟啼鸣“成吉思”，便尊我为成吉思汗。因此，我为百万臣民着想，不顾自身绵薄，无奈应顺天命，不敢违拗天意，只得登基为皇。通告远近邦国。简而言之，谁若逆天，我必讨伐；谁若顺天，我必举用。为此，特布此令，以告我大蒙古国并宋、金、辽、陈、

夏，以及索隆古特国。

当时掌玺大臣德钦呼尔洛以及伊拉固松、达达顿嘎、占布拉、赛汗苏尔塔拉图等人，以九方之语，将皇帝圣旨缮写出来，指派使臣赍诏携礼，往告中原、吐蕃、巴拉布、回回、呼隆古德、唐古特、哈沙嘎尔、索隆古特等大国。欲知后事如何，待我询知萨拉尔、回回兵马消息后再来续写。

史官我信口吟诗一首：

只有圣主定天下，
唯独天子能治邦。
不管他人施诋毁，
笔尖岂能出元皇！

第三十九章

封官职皇主始自旧臣
降异国太祖笑纳献鹰

丁卯年，成吉思汗四十六岁，蒙古国成吉思汗二年，宋宁宗开禧三年，金章宗泰和七年，是年宋金两国互相鏖战，宋军失利。

且说蒙古国成吉思汗二年正月初一，承天启运圣武皇帝成吉思汗子时起床，沐浴换装，叩拜天地，祭奠祖庙，进拜国母之后，步入大殿，忽闻九乐四起，檀香缭绕，金玉作声，钟鼓鸣响。接着三声梆响，骤然肃静。这时百官跪候司仪喝报，于是天子移步，升于祭坛，坐于龙座。文武百官皆依司仪大臣唱言，行过三拜九叩之后，太祖成吉思汗降旨说道："依我之见，今日这些天子尊号，皇帝仪仗，檀香宫乐，皆是中国南方之仪礼。如今上自众卿，下至臣民，诚心实意，推我为帝，这些礼仪不无可用，然而此风盛行，必使布衣百姓产生傲气。俗话说，'衣服肥了是穿者的负担，鞍子重了是马儿的负担。福气多了使人生平庸，排场大了使百姓遭殃。'如今我治理蒙古，举国臣民，皆无二心。我虽身着光皮大衣，看起来十分粗俗，然而众臣民决不另眼相看，反而会加倍尊敬于我。这些礼乐仪仗龙辇凤轿，令人生厌。我们北方不宜提倡。上应以仁德取信于民，下应以忠厚为主效力。如此虚张声势，日久天长，必使人主臣仆心生傲气，有碍于将相臣仆尽忠效力。"诸王并太师太保听了太祖此言，一齐下跪，同声说道：

"万岁圣旨，千载不朽！"当时四位亲王，太师太斯钦、乌尔鲁克诺彦、利德尔斯钦、陶尔根希拉、查干汗、首臣德钦胡尔洛、伊拉固松、达达顿嘎等人，出班奏道："圣主所言，深谋远虑，可为万世人皇之戒律。虽然此种仪礼，于我蒙古无用，然而也可用于宫廷之中。如今远邦人主、皇亲贵戚济济一堂向陛下拜年，因此，如不亦以天子之威仪，彼等势必难以生敬畏之心。此乃系百万民心之纲常，不如此，事便不成！"太祖听了，微微一笑，点首说道："我闻人言，大宋朝廷因一味虚张门面，其百姓与人主隔绝，因而奸臣乘虚而入，为所欲为，以至宋疆北界辽国崛起。至于辽国沉缅于西吐蕃佛术，置国事于不顾，加上辽国人主骄奢淫逸，致使契丹分庭抗礼，与之争雄。南方金朝偏重儒术，欣赏浮词艳藻，流连纸醉金迷，致使西夏、契丹，我国南部塔塔尔等诸国皆萌异心，纷起抗争。如今我蒙古刚刚立国，便又居功自傲，一则有碍于新降者本意，二则会使子孙后代居功骄傲，以致丧尽奋发之志，一蹶不振！"满朝文武听了太祖这番言语，无不心动，皆拜于地，山呼"万岁！"

当时大摆筵席，庆贺新春佳节。太祖成吉思汗将家臣蒙格利克叫到案前，将他封为上太傅，脱下战甲，赏给他穿上。封其子阿鲁哈、苏和二人为中太傅，封阿尔嘎松人胡尔古勒吉为中太傅，并赐给玉冠朝服。太祖亲手斟酒，赏给蒙格利克、胡尔古勒吉二人说道：

你们跟随我父皇忠心效力，
你们侍候我母后常年累月。
当初我娶皇后时你们来回奔波，
如今我登基时你们年已耄耋。
往昔我受苦时你们跟我患难与共，
当各部叛离时你们却巍然不动。
如今我封你二人做我宗室大臣，
此后我的宗室由你们二人统管。

蒙格利克、胡尔古勒吉二人听了太祖圣旨，心动鼻酸，顿首谢恩。太祖当即封蒙格利克为皇室总管，封胡尔古勒吉为副总管。太祖又命蒙格利克领阿鲁哈、苏和二子坐于诸王、太师、太保、太傅下首，二排首座。封钦达嘎那斯钦、胡达嘎那布和、呼尔查拜利三人为上路太傅；封乌优图斯钦、乌云格瓦、赛汗苏尔塔拉图、毛浩来之弟岱松达尔格其、楚鲁之弟特木尔、宝图之叔宝松、蒙格利克之弟芒格图、特古斯朝克图等八人为御前大臣的中路太傅；封阿吉尼莫尔更、胡达尔嘎巴特尔、策勒吉人乌尔图布都拉嘎图、乌汗图仁钦、麦勒吉人达利苏努苏克其为扎鲁特下路太傅；封赫利特人图斯呼、乃蛮人阿拉坦沙嘎二人为左右贝勒大将军并固伦额驸①；封太阳罕之女哈斯托娅、赫利特王罕之女索隆高娃为固伦公主②。太祖降旨道："赫利特、乃蛮两国虽已为我降服，然而两国原是我们的邻国，我父皇在世时曾与其先主患难与共。如今我贵为人主便冷落旧时盟国，实在于心不忍！"阿拉坦沙嘎、图斯呼并固伦公主索隆高娃、哈斯托娅等人，听了太祖此语，感激涕零，脱冠谢恩。太祖又封族人陶克敦固巴特尔，居尔其德（女真）人苏布格岱巴特尔、海鲁格德人海鲁更巴特尔、居勒亨人珠勒格岱巴特尔、芒努德人惠拉德尔先锋等五员虎将为上公大将军；封旺固布主德钦胡尔洛、布顿主伊拉固松二人为左右大贝勒并兼翰林学士。其余五十几名先后归降的国主，皆封为北路上太傅；将举兵降服的十几名部主皆封为外路中太傅，并晋爵一级。将毛浩来的长子布鲁、布古尔吉的长子乌楞策尔比、布古拉尔的长子布都朗、楚鲁的长子阿拉玛斯、扎布的长子阿南达、扎勒玛的独子策其格、朝莫尔更的长子浩布来、哈尔海如的长子乌都等九员小将封为九位乌尔鲁克诺彦及袭爵者，并封下路太傅。四位弟弟亲王之子也一一封爵：封亲王比勒古岱的长子呼图克图、亲王哈斯尔的长子图优、亲王乌仁嘎楚格的独子蒙古勒宝格、

① 固伦额驸，国家驸马。

② 固伦公主，国家公主。

亲王敖伊图敖其格的长子额尔敦萨仁和次子蒙古勒萨仁等六人为太子。这六位太子其穿戴与成吉思汗四太子一样。封毛浩来的次子苏尔图、布古尔吉的次子帕力格岱、布古拉尔的次子乌罕岱、楚鲁的次子瓦其尔、希热呼图克的次子苏布迪、扎布的次子都拉嘎特木尔、朝莫尔更的次子苏布来、哈尔海如的次子曹都、钦达嘎那斯钦的长子瓦伊金和次子阿利金、胡达嘎那布和的长子胡尔勒布斯和次子胡德尔布斯、胡尔查拜利的长子宝古图华和次子阿拉格陶古拉、乌优图斯钦的独子尤隆巴斯、乌云格瓦的长子温吉諡和次子松吉盖、宝松之子达珠乃、芒格图之子唐顾德、特古斯朝克图之子纳尔贵、朝克图之子萨木、赛汗苏尔塔拉图之弟乌尼乌尔图等人为下路太傅兼各营首辅将军。当时成吉思汗下诏，将阵亡于赫利特之役的温都尔斯钦的儿子宝力格图巴尔斯、希里格图巴尔斯、特斯格勒巴尔斯兄弟三人召来，赏以锦袍战甲，弓箭刀斧，好鞍良马，说道："你们的父亲温都尔斯钦当初不从亲兄乌恩叛离，后来又为主尽忠，以身殉国。因此，我念你等的亡父之功，特意加惠，将你三人封职晋爵！"太祖说罢，当即封兄弟三人为太子上中下三卿。吩咐道："不管我四子中谁继皇位，都要封你三人为太师、太傅、太保。"兄弟三人得闻圣旨，叩首谢恩，当即退下。太祖又称族人占布拉的二子阿海和雅希、陶克顿固的二子太吉和安顿、蒙格利克的二子阿鲁哈和苏和、德钦胡尔洛之子希里扬布、伊拉固松之子哈珠希勒、达达顿嘎之子敦云等七人为俊杰，封为中太傅，皆举为副卿。其余众小臣也皆晋爵一级。爵分五等，对所封众臣，大张筵席，犒赏五日。内外百官，齐呼"万岁！"叩谢天恩。时隔不久，斯琴斯其格里格公主与驸马策其格婚期已到。当时诸王百官皆换盛装。亲家扎勒玛按约献上九九八十一品彩礼，依礼举行九道盛宴。到驸马策其格接亲之日，诸王百官夫人并众小姐云集内宫。四王六臣，九卿百官，星聚外殿。此时，五位太师引驸马策其格入于内宫，早有四位亲王并四名太子连忙迎住，引入宫中叩拜太后，再拜皇上皇后，祭奠

灶神，祷拜天地。六仪已毕，便于当日清晨寅时，九重楼阁中奏响细乐，点燃檀香，众侍臣手执御香分左右两列立于蟒帐之前。这时主婚上卿手扶黄龙绣辇，吩咐左右取来金鞍玉辔，宝缰银镫，配给驸马策其格的坐骑，又给驸马身着龙服蟒袍，项带嵌宝镶金的脖套，令其行于队前。刚到拜天殿门前，早有外邦百臣接驾，不让驸马下骑，引入内殿，行于香案之前，方叫驸马下骑，取来黄缎撒袋献给驸马。须臾，主婚上卿，扶着公主绣辇过来，众王夫人扶公主下辇，教她同驸马一起跪拜天地。又令二人遥拜皇帝皇后，然后令二人互相施礼。诸礼行毕，便请二人步入龙凤蟒缎黄帐、镶宝垂帘之内。这时，众丫环摆上新婚酒桌，待绣帘一垂，远处楼阁里便奏起完婚细乐。上至皇帝，下至百官，里里外外，大宴三日。不久，太子亲王珠奇、察汗台二人婚期已到。太子珠奇娶太傅毛浩来次女萨仁呼和，二太子察汗台娶太傅布古尔吉三女温都尔嘎格日勒，亲王哈斯尔之子图优太子娶太傅布古尔吉四女米尔拉金托娅，亲王比勒古岱的长子宝鲁德太子娶太保扎布的长女卓日格图高娃。五桩喜事一个挨着一个，喜事一直延续到初秋时节，热闹非常，难以尽述。

这时力吉里寨守将董俊和落思城守将刘福、刘仲路等人派人呈表。掌玺大臣德钦胡尔洛，以及伊拉固松、达达顿嘎、赛汗苏尔塔拉图等人，拆表一看，原来夏主李安全扬言向蒙古国报仇，自领五万人马，来夺落思城和力吉里寨。董俊等三将军探得此讯，急派使臣呈上奏表，请派援军。掌玺大臣德钦胡尔洛等人不敢擅自耽搁。等次日会朝，诸官拜毕，便与右元帅毛浩来，左元帅布古尔吉等人一起出班，奏启夏国战事。成吉思汗听罢，便降旨说道："夏国势力大体与金国相等，又是外域小国，然而昔日暗通他国，出兵相助，于我有过。因此我才兴兵问罪，夺其落思城、力吉里两地。时至今日，夏主仍然不知悔过，时常来犯，不战不行。我命文武百官，好生商议，定一良计，启奏于我，我必亲自领兵讨伐。其西南面有乞勒吉氏部，其正西面有伊迪纳尔部，其

西北面有阿拉格德勒图。左翼太保布古拉尔、中路太傅陶克顿固巴特尔之子安敦，你们二人立赴这三个部落，历数夏朝不是之处，力劝他们勿要出兵相助。左翼元帅太傅布古尔吉、太保楚鲁，你们二人带苏布格岱巴特尔、惠拉德尔先锋两员虎将，从小将中挑选六人，统领两万人马先行一步，去护守落思城、力吉里寨，等候大队人马。我与太傅毛浩来率领大军随后出发。请太傅毛浩来定拨出征将帅。”太祖吩咐已毕，钟鼓响动，檀香缭绕，凤凰宝盖徐徐移动，太祖龙袖一甩入于内宫。文武百官，四散退朝。这时，帅府传来点将鼓声，毛浩来命太傅布古拉尔、太保安敦、太保扎勒玛、太傅赛汗苏尔塔拉图等四人领一百名骑兵，去乞勒吉氏、伊迪纳尔、阿拉格德勒图等三个部落，分说利害，备陈祸福，使之醒悟，勿要出兵援救夏国。又命左翼大元帅太傅布古尔吉、太保楚鲁二人带大将苏布格岱、惠拉德尔及宝鲁、乌楞策尔比、苏布迪、浩布来、苏布来、南斯尔、希里扬布等将军，率领两万人马先行，去守力吉里、落思城二地，以防夏军来攻。毛浩来又传令，说皇帝陛下自统大军，随后赶至夏国境内。过了五天，毛浩来亲自将布古尔吉、楚鲁等人打发去讫。接着又命军卒播动大鼓，急召众将，听候派遣，命亲王哈斯尔带阿鲁哈、苏和二将督领皇上右翼一万人马；命亲王比勒古岱带乌都、曹都二将督领皇上左翼一万人马；命太保陶克敦固巴特尔带阿海、雅希二将压皇上后阵，充为骏马阵势之尾；命太保希热呼图克、哈尔海如二人带温吉盖、松吉盖、宝古图华、阿拉格陶古拉等四员小将，率领骏马两后腿的两万人马出发。毛浩来自带珠勒格岱、海鲁更两员虎将，领一万人马，走在主阵之前，充为骏马之首。太祖亲带驸马宝图，太子窝阔台、拖雷，太保扎布、朝莫尔更，太傅阿吉尼莫尔更、胡达尔嘎巴特尔，太傅乌优图斯钦、乌云格瓦等九人，统帅大军，位在中军，充为骏马之身。命固尔勒斯太师亲王带德钦胡尔洛、伊拉固松、达达顿嘎等三位上卿跟在阵后，监管给养粮草和御用器具。分拨已毕，忽闻鼓响笛鸣，皇帝阵仗备齐，太

傅毛浩来入殿呈表，太祖接表一看，征夏大军分兵四队，所点将帅甚合己意，龙颜大喜，启口说道："为守疆界，留下五位元老、四位太师、两个太子、一名驸马、四位太保、十二员小将，分兵四方，安营戒备，委实妥当。尤其调兵遣将，驻扎赫利特、乃蛮二部境内，令其充为外部护卫一事，深合吾意！"太祖说罢，便传令全军，定于八月初一，准时出发。吉日已到，黄盖移动，白旗飘扬，太祖洒酒祭旗，一时金玉铿锵，鼓乐鸣响，号炮三起，十万大军势如海潮，浩浩荡荡直奔夏国而去。

且说布古尔吉、楚鲁等人，率领先遣人马，一日来到力吉里、落思城二地。不料，夏国拜李永为元帅，领五万人马已来攻城，将力吉里、落思城团团围住。不到几天功夫，两城守军虽然拚命死守，也难以抵挡，危在旦夕。正在焦急之时，布古尔吉、楚鲁二人分兵两路。楚鲁连夜袭击力吉里围兵。这时城内蒙古守将敦云得知援兵来到，连忙鸣炮，从城里杀了出来。夏军一心去迎外来援兵，没有提防城中人马开门而出，因此，夏军后卫顿时大乱。这时，楚鲁突然收住人马，夏军这才夺路逃跑。刚走不到五里，连人带马一齐跌入楚鲁昨夜派人挖的陷坑。蒙古大军合兵一处，趁势掩杀，缴获旌旗、兵戈、盔甲、鞍辔约有八百余车。夏军逃跑途中，又与布古尔吉一队人马相遇，料知难以逃脱，纷纷弃戈归降。布古尔吉、楚鲁等人便趁此时机吩咐本部人马，换以夏军军装、盔甲、旌旗、战马、兵器，扮作夏兵，开往落思城。途中恰与落思城守将刘仲路、刘福二人相遇，布古尔吉忙问其由，二人回说城被攻陷，只带三千人马突围而来。布古尔吉得知前事，令其人马换上夏军盔甲，两万人马分作三队，扮作败逃夏军，连夜行至落思城南、东、西三门之前，一齐呐喊："我们被布古尔吉人马打散，逃了回来！"夏国李永人马夺得落思城，派人探听攻打力吉里寨一路人马消息。这时，远处探马来报："我军眼看就要攻下力吉里寨，忽然蒙古太傅布古尔吉、太保楚鲁等人领兵来援，我军人马均皆败散！"话音刚落，只见夏军败军纷纷逃

来，拥于城门之外。门外军卒急报："后面蒙古人马紧追不放，快开城门！"李永说道："虽然如此，不得不防。先点灯笼照看，方可放入。周钦领兵往攻力吉里寨，其号箭安在？"这时，城上守兵喊问主将周钦，今在何处？众军卒回道："我军主帅已摔死在蒙古军陷坑之中。主帅号箭我等带来。"说罢，将号箭系于绳上，吊入城中。李永攀至城楼一看，果是周钦号箭，方信是自家人马，忙开城门，放入众军。城门一开，众军卒一拥而入。此时，远处又传来蒙古追兵喊杀之声，李永急忙传令，将逃回人马分作几队，固守城门。这时突然炮声大作，只见进城人马，纷纷倒戈，击杀李永人马。布古尔吉吩咐刘仲路、刘福二人登南门城楼，杀散守军。李永听见炮响，心中大疑，急忙下楼，详查究竟。不等下至楼梯，恰与布古尔吉、刘仲路、刘福等人相撞，布古尔吉一刀砍翻李永，杀散护兵。这时蒙古人马夺下城池，追杀夏军。苏布格岱巴特尔、崽拉德尔先锋把守东西两门。城中宝鲁、乌楞策尔比、阿南达、苏布迪、浩布来、苏布来、南斯尔、希里扬布等八员将军分作四队，双双率领进城人马掩杀守城夏军。这时，布古尔吉见夏军主帅李永已死于南门城楼，便传令全军勿杀降兵。时至天明，已平定落思城，尽收夏国降军的盔甲鞍马，引楚鲁入城，在城府中安歇。当时布古尔吉、楚鲁二人商议，虽然城被攻陷，今已幸得夺回。便详述事由，写上表章，奏免刘仲路、刘福二人前罪。表章草就之后，交给宝鲁、乌楞策尔比二人，令带刘仲路、刘福二人往接蒙古大军，奏告太祖成吉思汗。

且说太祖成吉思汗率领大军来到夏国界首，早有远处细作来报："力吉里寨险些被夺，如今我方人马分路迎敌，落思城已经失守，太傅布古尔吉领兵夺取！"少许，宝鲁、乌楞策尔比等人驱马来迎，呈上表章。皇主阅毕，心中大喜，连忙召进前来请罪的刘仲路、刘福二人，吩咐左右，替他二人解缚，降旨说道："你等人马不足一万，安能抵敌五万人马？此非你等之过，乃因兵力不足所致！"说罢，立免二人之罪。吩咐太傅毛浩来说道："当

复此二臣原封之职。”刘仲路、刘福二人深感主恩，拜谢而别。

却说太祖大军路经力吉里寨，一日，来到落思城。这时，沿途百姓深感太祖使其还乡之恩，纷纷单食壶浆，摆设香案，叩迎太祖。太祖传令，教百姓犒劳众将士。对毛浩来说道：“看这百姓，不忘前恩！”这时布古尔吉、楚鲁二人忙领苏布格岱、惠拉德尔和八员小将出城于十里之外，拜接太祖。太祖亲手斟酒，赐给布古尔吉、楚鲁二人，连声夸奖不已。太祖入城之后，论功大小，分俵犒赏全军将士。

且说夏主李安全虽然无勇，然其秉性敏捷。因膝下无子，将族侄遵顼过继于己，封为继承皇位的太子。当时李安全得闻蒙军来攻，急召众臣商议对策，拜李永为大元帅，拨给五万人马，命他夺回沦陷城寨，就地募兵，日夜操练，以防蒙军来犯。然而事与愿违，又逢蒙古成吉思汗亲自提兵来讨夏国，所遣人马又与蒙军先锋太傅布古尔吉、太保楚鲁所领人马相会，杀得夏军全军覆没，无一生还。这时李安全闻报，大惊失色，连忙吩咐左右，擂动号鼓，召来文武百官，商议迎敌之策。李安全当即与高令公、嵬明令公、太傅西壁石、刘伯林等四位上卿商议道：“如今蒙军势盛，锐不可当。不料，今天又起问罪之师。我们虽属大国，然而军民早已松懈，如今何以迎敌才是？”嵬明令公说道：“彼乃外夷，秉性粗鲁，虽有初兴锐气，然而只要我们用计捕获，一次交兵便教他胆肝皆裂！”话音刚落，高令公也从旁笑道：“尊兄此言，正合吾意。这几年来，我夏国军卒简直被蒙军吓破了胆。若用别臣，皆推由讳避，难以成事。何况大将李永、周钦二人皆已被杀，我军将士更是无不惊吓。主若开恩，给下臣拨十万人马，拜太傅西壁石为副将。如若这样，下臣虽不能全歼蒙古令其断子绝孙，至少教他从此以后，不再藐视我们！”夏主李安全说道：“诸位将臣，深为社稷皇族担忧，此心实属诚挚可贵。然而我闻蒙古主成吉思汗威望甚著，心机过人。其手下主帅毛浩来更是与众不同，用兵如神，外憨内灵。此人并吞乃蛮，器用乃蛮掌玺大

臣达达顿嘎，朝夕不离朝廷，教他讲授古今典籍中所记得失之处，辨证谁人智深，谁人智浅；考究谁人得势，谁人失势。十分用心，无人可比。如今据金人传说，观察天象，紫微星光升于北漠。据此看来，怕是天时已至！”这时，太傅刘伯林出班说道：“陛下所论，深为明达。依臣之见，北方蒙古乃是北斗神主，与其同他抗争，不如以诚归附，保全社稷之安！”话音刚落，只见旁边高令公大怒道：“尊兄因何只求苟且偷生，不顾亡国之耻？我大夏自开国以来，已近百年。我们与金国有六七十年的深交，西南部的乞勒吉氏、正西面的伊迪纳尔、西北部的阿拉格德勒图等三国也与我国有深厚交情。如今力吉里、落思城虽然几度为他所占，然而究其原由，全在于我之不战。如今可派使臣前往金朝、乞勒吉氏、伊迪纳尔、阿拉嘎德勒图等四国，陈说困难，请派援军。如今我们尚有三十多万人马，只点一半人马，开往乌拉盖一带固守，击退蒙古人马，不是比做人家的奴才强吗？依尊兄所言，皇主对祖上何以为心；于下而言，必为子孙百姓之耻辱。尊兄有何证据，说蒙古势必一统天下？天上星辰皆有定规，大凡有智之士，皆都善论天时，其用意全在于扬己抑人，欺世盗名而已！”刘伯林连忙称是，不敢再争。于是夏主李安全决计起兵，便选四臣为使，急赴四国请派援军。给高令公拨十万人马，命他到乌拉盖山口迎敌厮杀。当时刘伯林冷笑一声，退出殿门，三番五次向上呈表，推说年高，辞去官职，携其家小，隐居山中。

且说高令公带西壁石，率领十万人马来到乌拉盖城，问细作道：“蒙古军今在何处？”细作回道：“蒙古兵马的先锋是布古尔吉、楚鲁、苏布格岱、海鲁更四员大将，手下还有八员小将，他们率领三万人马，正往这里开来。”高令公自恃手下有十万大军，便击鼓迎战，来到扎营于乌拉盖原野的蒙古兵营附近。刚刚量好地面扎下半数营寨，忽闻蒙古兵马擂动大鼓，鸣放号炮，大队人马纷纷出营，旋即分作两队，从四面八方向西夏军营杀来。高令公手下虽然人众兵多，然而已来不及分兵迎战，一时慌作一

团，不知所措。这时，一股红尘平地而起，只见蒙古四员大将领兵奔来，破门入营，十二队人马一拥而进。高令公大惊失色，正要逃跑时，四员蒙将忽然破寨而入，好似猛虎一般扑来。夏国兵马吓得魂飞魄散，登时大乱。高令公、西壁石二人，背对背迎住蒙军四将，拚命厮杀。这时四将中有一身材高大者，忽然大喝一声，用枪一挑，恰好击中夏将高令公的右胯。高令公唉呀一声，忙弃营寨，与西壁石一起伏鞍逃去。西壁石边逃边挡，蒙古四将紧追不放。你道那四员将军是谁？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太傅布古尔吉、太保楚鲁、苏布格岱、惠拉德尔四人。当时四员大将会同众小将领三万人马，势如破竹地掩杀十万夏兵，一直追杀得遁入乌拉盖城，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死者足有三千余人，缴获无数旌旗、兵戈、金盔、战甲，俘虏十万夏兵的一大半。当时蒙军围城，正在攻城之时，成吉思汗也率领大军，来到城前。毛浩来凭借得胜之机，擂鼓攻城。只见成吉思汗降旨劝道："先别攻城。看来此城北靠山峦，我们先登山头，看看城中军民士气如何！"说罢，便与毛浩来一起，驱马上山，往城中一看，只见城中军民吹萧欢舞，好不消闲。毛浩来笑道："陛下请看，这人要什么把戏？眼看走投无路，便效法古人用蜀国诸葛孔明的空城计，想吓唬我们。俗话说'百足毒虫，将尾比龙'。这班小人安敢如此猖獗？"成吉思汗问道："依你之见，我当如何攻城？"毛浩来奏道："以力强攻，此城必破。"说罢，吩咐匠工造了三十六副云梯，又从众军士中挑选不怕死的八十八名勇汉，吩咐道："破城之后，赏每人千贯之财。"一面号令众军强攻南门，一面将其他三队人马，悄悄地调至南门之外。日落之后，战势愈紧。前头人马，个个惊吓，齐声催促后面三处人马，奋力强攻。这时，毛浩来忽然点火为号，教放大炮，把落思城里做好的三十六副带轮云梯推来，墙分东、西、北三面，每面支起十二副云梯，众勇汉迅即爬上城墙，挥刀砍翻挡道的几个夏兵。这时城下蒙军，纷纷爬上云梯，酷似群蚁缘槐一般。众蒙军顺梯而上，刹时，数千军

卒攻入城中，直奔南门城楼，抛石滚木，出其不意地从夏兵背后攻了上去。城里夏兵见蒙古兵士已攻入城中，顿时魂飞魄散，纷纷逃散。当时天已大黑，攻入城里的数千兵士，连忙杀散守门夏兵，打开南门，引入大军。高令公吓得屁滚尿流，急忙与西壁石一起领一支人马，从北门逃出，直往忠信府遁去。

且说当夜毛浩来急命众军守住城门，次日，安抚臣民，方迎成吉思汗入城，请至大殿之中。陕西富户为搜刮北方钱财，在此城中设了许多商号，因此财用不缺，仓廪富足，有百姓六万余户。当即査点府库，开仓取粮，散给百姓。

且说夏将高令公、西壁石等人逃至忠信府，高令公顿首请罪。夏主李安全说道："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吾臣断不会故意败阵而逃吧？只是天时如此，为之奈何？如今遣使四国求师来救，然而未得一兵一卒。西方小国惧怕蒙古，拒不来救，倒也情有可原；然而金国朝廷与我唇齿相依，相交六十多年，如今我若被蒙古所破，你金国岂能安然无恙！因何如此负我？此事应当如何处罪？"嵬明令公奏道："我愿亲走一遭。"李安全决计说道："我意已决。我军迎战，实出意料之外。如今虽有三十万人马，其败必然。与其徒然损兵折将，不如用一软计，养兵数年，以得喘息之机！"说罢，便将刘伯林召来，好言劝慰，教他赍一降表，前往乌拉盖城，约定每年缴纳五万斤良铁、五千两白银、一千疋绸子、五千丈布帛。

且说刘伯林只好手捧降表来到乌拉盖城，先见军师毛浩来，请他引见成吉思汗呈上降表。毛浩来连忙奏告此意，成吉思汗降旨道："他哪里是真心？想必是敷衍数年，养精蓄锐罢了！"毛浩来奏道："陛下所断，正中要害。不过暂时答应，以宽其心；将来若叛，必给严惩，那时他也无话可言。因此，我当将计就计，笼络其心，另图良机！"成吉思汗听了大喜，依准其言。毛浩来便引夏国使臣刘伯林入宫，教他跪拜皇主。这时，刘伯林颤栗不已，小心翼翼呈上降表，陈述国难，替举国百姓哀求生计。成吉

思汗当即宽恩，收下降表，仔细打量夏使刘伯林，吩咐道：“我看你是个忠厚之士，只怕将来有一天，你主食言，教你两下作人难。请你记住我说的话：如今我已为人皇。因此，我当效法天子之德，不欺归降之臣！”说罢答应收纳贡物，设宴款待刘伯林。然后吩咐刘仲路留守乌拉盖城，自统大军，起程回国。

且说蒙古大军班师回国，五万人马路经金国界首时，成吉思汗指派使臣，将所获夏国战品一半，送给金国章宗皇帝。章宗皇帝便派宗侄卫王永济去净州迎接太祖。太祖见卫王永济入拜，未给赐座，令他退出。于是卫王永济怀恨回去，对章宗皇帝说道：“成吉思汗慢待外使，起居所用皆如中原皇帝，不可不伐！”章宗皇帝不从其言，当即斥道：“北方之邦原属外夷，一向没有归降南朝。如今成吉思汗派人送礼，已为他邦表率，且他势盛力强，不可轻伐！”因卫王永济两次出使蒙古，从此心中结恨，立意报仇。

且说蒙古众军扬鞭蹋蹬，高奏凯歌，一日，来到本国疆界。这时大太子珠奇亲王、二太子察汗台亲王、驸马策其格率众小将拜接首程，敖伊图敖其格、乌仁嘎楚格二位亲王领诸中太傅拜接二程；四位太师及五位国老到城外拜接；宗室大臣蒙格利克、胡尔古勒吉二人拜于宫中。成吉思汗步入内宫，向太后请安，报知夏国归降一事之后，方回本宫。皇后、公主、众妃子皆来拜见。次日清晨，太祖临朝，封赏留守众臣和远征将士。这时，只见毛浩来同布古尔吉、扎勒玛、安敦、赛汗苏尔塔拉图等人一起引新降的三国太傅来拜太祖。原来布古尔吉、扎勒玛、安敦、赛汗苏尔塔拉图等人出使游说，乞勒吉氏国主查干、伊迪纳尔国主阿希格图、阿拉格德勒图国主耐日拉三人，不仅拒绝救援夏国，而且书写降表，派上卿为使，送来厚礼，愿为臣民。当时毛浩来大喜，便同布古尔吉、扎勒玛、安敦、赛汗苏尔塔拉图等人引新降的三国太傅入朝，叩见皇主，献上三国送来的千驮礼品。呈上降表之后，将一应礼品摆于殿前，以祀天地日月，过了七天，方才置于

府库。成吉思汗好言劝慰，宴赏来使。伊迪纳尔、阿拉格德勒图两国原是山林之国，多出名鹰。因此，伊、阿两国献上名鹰。成吉思汗龙颜大喜，备礼回敬。这时五位太师、四位太傅、六位太保皆来拜贺，齐声祝福道：

只因雄主继大位，
异邦闻声争降早。
不是诚心来投诚，
哪能欢唱胜墙草！

且说太祖成吉思汗，当即摆席庆贺，宴请布古尔吉，重赏安敦、赛汗苏尔塔拉图等人，亲手捧杯，赐酒祝贺。时隔不久，已过数九寒冬，又到春暖花开，乃蛮国的阿拉坦沙嘎也来赴宴，与众太师太傅太保等人一起呈一奏表。这又引出一桩事来。不知一桩什么事情？因时逢七月三十日，天布黑云，大风骤起，雷声大作，眼看要降暴雨，因此史官先见老母，宽慰其心，勿使惊吓，然后再提笔叙述。

史官我信手记诗一首：

人主圣皇兴蒙古，
教子嫁女树奇勋。
席卷天下统山河，
威加强邦扶弱邻。

第四十章

伊勒德希城陶都身亡
杭盖山上曲屈律就戮

太祖成吉思汗四十七岁，大蒙古成吉思汗三年，宋宁宗嘉定元年，金章宗泰和八年，岁次戊辰，是年四太子拖雷生长子蒙哥。

且说乃蛮国阿拉坦沙嘎驸马前来赴宴，与众太师、太傅、太保商议，写奏章一通，呈于皇主。奏章中写道："如今害死罪臣阿拉坦沙嘎我父皇的堂兄曲屈律，一面自封玉皇，结通陶都，练兵于伊勒德希河边；一面派使去见岳丈契丹国主，求得三万援兵。臣闻细作来告，他欲先除下臣，次犯陛下。此乃情况属实。因此，陛下如若出兵伊勒德希河，往讨麦勒吉部落的陶都、曲屈律，下臣愿为开路先锋！"成吉思汗当即降旨道："那麦勒吉部落的陶都，原是杀害我大臣温都尔斯钦的哥哥乌尼并夺了他部落的仇人。后来当我提兵征讨麦勒吉部落时，麦勒吉部落主达利苏努苏克其顺应天时，归附于我。然而陶都却再一次犯我家园，屠杀我民人。那次我遣兵往讨陶都，他又逃走，投奔你的伯父宝劳。此人至今怙恶不悛，如此挑衅，不可不伐。如今我带兵往讨伊勒德希，此处又有契丹援兵。因此，我命你带太子珠奇、察汗台并策其格驸马等人同左元帅一起固守国土，提防契丹。我自率领大军，与太傅、元帅一起开向伊勒德希河。"说罢，传下军令，等至初秋时节，便起大军出发。

话分两头，如今从头说起。自太阳罕之兄宝劳毙命之后，其子曲屈律自封玉皇，与陶都商议，先至契丹岳丈家中，哭述替先父和叔父报仇之意，借得三万人马，然后又与陶都一起到伊勒德希河，买通瓦伊兰部落主胡比图华，自封玉皇，拜陶都为大元帅，胡比图华为丞相，广收伊勒德希一带的散兵游勇，凑集三万人马。又招纳瓦伊兰、麦勒吉两部落的逃散兵卒，合计五万人马，让瓦伊兰部落主胡比图华留守国界，以防蒙军。曲屈律、陶都二人奔至伊勒德希河以西的回回国伊犁城中，陈述利害，求借援兵。回回国当时为西域国所辖，因此，回回国主派人奏告西域国主，未得恩准，遂告失败。因此曲屈律、陶都二人只好返回，操练那五万人马。当时二人决计，凑足十万人马才去东伐蒙古。于是领兵四处骚扰。毛浩来早派细作探知此讯，一到初秋，便点人马，调兵遣将，正要出发时，忽有南界细作来报："南方宋朝因去年被金军所败，今年派人与金国皇帝完颜璟和好。如今完颜璟族侄卫王永济趁狩猎之际，给叔皇完颜璟吃了毒药，完颜璟病势极重，危在旦夕！"毛浩来闻报，微微一笑，向太祖奏道："宋朝与金国时和时战，乃是泼妇之举。用计下药，毒其叔皇，乃是败国之为。"于是尽起伐夏之师，整治各路将士，于七月十五日，太祖皇帝率军开拔。留下布古尔吉、布古拉尔二人守国，拜陶克敦固巴特尔为先锋。此时，乃蛮国的阿拉坦沙嘎调集人马，带其二妻并四员将军奔往西南方向，去守契丹国界，截断伊勒德希人马开往契丹通道。此话不提。却说蒙古兵马分队出发，一俟出界之后，方才催促急行。仲秋时分，开入瓦伊兰部落境内。玉皇曲屈律和麦勒吉部落主陶都等人早已闻讯，派使报知瓦伊兰部主胡比图华，让他急派两万人马到界首埋伏等候。瓦伊兰部落主胡比图华送走玉皇曲屈律使臣之后，对诸臣说道："昨天夜里，我梦见一只巨龙，从太阳里飞将出来。正当我举目凝视时，忽有一只黑熊从北面跑来，扑向巨龙。那巨龙伸出一爪将黑熊攫去。据今日所传南方蒙古消息，和北部伊勒德希传闻，此梦正应于此事。

事果应验，伊勒德希人马难以破敌，我等如何是好？”此时其手下智囊布拉嘎斯钦、道尔拜莫尔更说道：“主公所虑，正是上策。那蒙古皇帝成吉思汗从小非凡，与众不同，名传万里。更甚者，他从举兵之日起，无一失利。虽然时有小挫，然皆不伤其命。他转战南北，平定强弱大小诸国时，其敌人千方百计阴谋暗算，扬言别说是一个铁木真，便是一万个铁木真也难以逃生。然而如今他不但安然无恙，而且一连夺取了唐古特、吐蕃、回回、索隆古特、西夏等国。当然这决非他一人之力，必有天神暗助。尤其就近而论，乃蛮、赫利特两国常与中原来往，其势不相上下。论韬略实力，都比我们强过十倍。然而皇帝被杀，社稷倾覆。据此而言，我们今天如此违时逞强，恐怕不符事体。如今蒙古心怀大志，不伐无辜，因此他们至今没有欺侮过我们。他若知道我们出兵援助乃蛮一举，那他势必举师问罪，早已踏平我们。幸亏当时乃蛮人多兵众，四面八方都是外邦人马，加上我部人马见势不妙，趁早逃回，他才没有介意。因此，我们侥倖度日，至今平安无事。按理而论，我们早该派使缴纳贡物才是。如今我们一则坐失良机，二则轻信败家灭族的曲屈律一面之词，偏听亡国倾宗的陶都谎言，去替人家做挡箭牌，与可怕的蒙古主一决雌雄，恐怕也不符事体。此乃蒙古的可畏之处。如若提到蒙古主的可取之处，那么蒙古主铁木真当初起兵，并不是为了四处征伐，攻占他国。就以岱其古德来说，当初他们不断挑衅，连年用兵，蒙古主实在无奈，才不得已兴兵报仇。那时有的国家助纣为虐，策动他邦，与蒙古为敌，才被他所灭。这不是天意又是什么？即令如此，蒙古主仍是宽大为怀，不杀俘虏，不夺降者，凡属来归者皆遣回本国，如本人身亡，便将其子弟找来，其子弟一旦长大成人，便教他继承父位，给他娶媳成家，返回家园。更令人感叹的是，不管哪个国主战死，他都派人将遗骨收殓，一再嘱咐自己的将士不要杀害所伐国主。这都是蒙古主至诚至德。就以乃蛮、赫利特而论，这两国原是他的邻国，然而他们忘恩负义，方才被他征服。即便如此，

蒙古主仍认其子女为义子，此乃贤者收外邦人心之举。凡此种种，都是我们难以做到的。因此，我们怎能听信曲屈律、陶都二人之言与他作对？正因蒙古有如此种种可道之处，上界天神才一再暗助。若论天神所助，一则当蒙古主年方十三岁时，岱其古德人也未能将他治死；二则蒙古主虽然掉进斯钦布和所掘陷坑，然而也未丧命；三则蒙古主虽然身中毒箭，却也安然无恙；四则蒙古主虽被塔塔尔伏兵用乱箭所射，却也不中一箭；五则乃蛮国的曲薛吾当初借助风势，以火猛攻时，蒙古主只大喝一声，那阿拉格岱山岩裂缝冒火、剧风倒刮，镇住乃蛮；六则当蒙古主兴兵讨伐赫利特时，适逢春天，嘎拉图图山突发山洪，灭了赫利特；七则没有掉进岱其古德主赛音布和在猎场挖的陷坑；八则蒙古主领兵攻打陶克玛克行至乌拉盖山下，当滚石从山上飞来时，突然出现一只蛟龙，挡住了滚石；九则蒙古主行至回回国后，一箭射破铁铸假石；十则蒙古主连续九晨祷天降兆，登基为皇。这种种人所共知的迹象不都是天神暗中相助吗？明知这些，却寻死路，与他作对，丝毫无益。主公若明鉴此理，安分守己，一则自身安逸，二则众军幸甚，三则常乐有望。我等为臣，不该讲此话语，只是主公心里早有明断，因此，下臣实言相告。”胡比图华听了他这一席话，深合他的本意，便吩咐左右，草就降表，交给布拉嘎斯钦，命他带五百驼驮贡物，往接蒙古大军。

且说蒙古人马刚出国界，忽然一只猫头鹰飞来，咯咯地叫了三声。成吉思汗听了大喜，问毛浩来道：“依你之见，此是何兆？”毛浩来奏道：“必有暗敌来袭！”成吉思汗笑道：“此乃我军祥兆！”毛浩来忙问其由，成吉思汗说道：“猫头鹰乃是夜中之鸟，一到白天，两眼朦胧。夜鸟日叫，化凶为吉。日鸟夜叫，化吉为凶。军师你看，明日此时，敌军营里必传喜讯。”果然于次日午时，瓦伊兰部落的使臣布拉嘎斯钦带着降书来见毛浩来，详述归降事宜。毛浩来连忙入内，叩见皇主，奏道：“我等奴才，果然不及天子神算。如今瓦伊兰部落的降臣果然带五百驮贡物前

来投诚！”太祖笑道：“虽然如此，还得详查虚实！”毛浩来下拜于地，奏道：“乍来，臣也生疑，留心观其言谈举止，其心诚挚，并无他意。更令人可信者，其主愿为我军开路先锋。此是难得之机。”成吉思汗大喜，依准其言，吩咐左右，引入瓦伊兰部落使臣布拉嘎斯钦。布拉嘎斯钦入于内帐，一见太祖龙颜，心中感慨，颤栗不已，呈上降表。太祖一看降表，其中写道：“瓦伊兰部落主胡比图华我，虽然早闻天子之威，然而深恨自己只等天暖，因之迟至今天。今闻天子陛下取道我境开往伊勒德希河，征伐曲屈律、陶都之辈。正当此时，下臣我梦见一只蛟龙攫去黑熊。第二天，便得闻陛下天威，恰与下臣所梦相符。因此，臣我当即与诸臣商议，皆说‘归投日月，前程无量’。因此，下臣实心来归。陛下如若宽恩，不究罪臣执迷不悟，迟迟不拜陛下龙颜之罪，罪臣情愿匍匐界首，深感陛下不杀之恩，立赴伊勒德希河，充为大军先锋，奔走圣驾前后，尽我犬马之劳。为此，先派遣布拉嘎斯钦为使叩迎陛下，略表诚意。”成吉思汗阅罢降表，对布拉嘎斯钦说道：“你主一向与我无仇，如今又顺天时，特来助我，因此，只有功劳，哪里谈得上什么罪过！凡是安分守己的部落，我从来没有寻机侵犯过他们。今天你主和众臣如此迎我抚众之师，此乃明智之举，我深信不疑。你因何如此自卑谦让？”布拉嘎斯钦叩拜道：“请至高无上的圣主明鉴，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没有不透光的屋’。昔日我主曾兵助乃蛮，亲眼看见陛下天兵之威，连夜偷偷收兵回国。那次激战中，乃蛮皇帝身死国亡。如今陶都、曲屈律又来我国逼我联兵，如若不依其言，恐怕与我为敌，因此只好答应联兵。不料，天兵开来，不得不来归降。因此，特意呈表，认我前后罪过。如得天主宽恕，我们以命效力！”成吉思汗笑道：“事已过去。就是那些和我作对的国家，败亡之后，我也好生安抚，使之平安度日。诚心来降者，更有何说！以前邻国互相救援，如今却又自愿来归，此皆出于无奈。于我无干。只要今后尽心效力，也就罢了！”布拉嘎斯钦顿首叩地，额破血流，受

主宴赏，当夜回国。

且说蒙古人马行军数日，来到瓦伊兰部落。这时部落主胡比图华身穿罪衣，绑住双手，跪于路旁，叩拜皇主。成吉思汗急忙下马，亲解其缚，将他扶起，骑在马上，并辔而行，亲切寒暄。瓦伊兰部落上至君臣，下至军民，眼见成吉思汗如此宽厚，大有万民之父的风度，心中感慨，潸然落泪。成吉思汗动问其由，瓦伊兰部落的君臣齐声答道："我等众人亲眼看见皇主仁慈宽厚，一如百姓之父，心里感动，禁不住落下热泪。今日方知众人传说不虚，确是真龙天子。我等宁可粉身碎骨，此心永世不变。"说罢，叩首谢恩，成吉思汗说道："这有什么奇怪之处！我既然做了皇帝，只好效法天子之度，可我确实没有人主之德。"胡比图华即请成吉思汗入城，开仓启库犒赏蒙军。歇兵数日之后，胡比图华自呈太祖，愿充先锋，开往伊勒德希河。原来北国前后素有许多国家，其土质坚硬，隔有沙漠，往北连绵数千里，过了沙漠，也和南方一样，城郭相连，村庄毗邻。因此蒙古以北的俄国，其南部多有城镇村落。

且说伊勒德希河的曲屈律、陶都二人，听说瓦伊兰人马迎降蒙古，心中大怒。二人商议，曲屈律说道："此事如何决断才好？如今连老弱病残都算在内，我军尚不足六万人。听说蒙古兵马号称十万余人，我们又没有可守城市，光凭这不足六万老弱兵士，怎能抵住蒙古精兵！若以瓦伊兰人归降蒙古为由，与他对垒厮杀，更容易被他捉获，还不如不战。"陶都说道："孰生孰死，在此一举。兵来将挡，水来土挡，安有逃跑之理？今提我部人马，先夺伊犁城，再与蒙古对阵。此事急迫，不可迟误！"说罢传令分散人马，五六十人为一队，扮作村民客商，将盔甲兵器藏于车中，一拨拨地潜入城中。伊犁大臣巴布所派细作，早已混入伊勒德希军卒之中，因此专候曲屈律、陶都奸细入城，将他们捉拿杀戮。后面奸细，仓皇逃回。陶都等人得知事已败露，连忙提兵来战。伊犁人马出城迎敌，鏖战数日，不见胜负。此时蒙古兵

马也已开来，曲屈律、陶都人马见背腹受敌，刚要拔寨逃跑，只见瓦伊兰人马一路当先，陶克敦固巴特尔率领两万人马，冲了过来。陶都死战，方保住营寨。接着成吉思汗统领大军来到。毛浩来察看地势，估摸远近，便依山傍水，安下营寨。这时，伊犁城西域国大臣巴布举目观望蒙军气势，惊叹不已，对同僚说道："看这蒙军气势，与众不同。不见其主，恐怕不好。"说罢，亲往蒙军营中拜见军师毛浩来，请他引见成吉思汗。毛浩来入报得准，引他入帐，拜见太祖。巴布一见成吉思汗龙颜，浑身颤栗，跪拜于地，奏道："远邦野民，得见皇主龙颜，方信是真龙天子。小人只恨相见太晚。我们情愿归降，缴纳贡物，替这次征战尽犬马之劳。"说罢出来，得享太祖盛宴。席间，巴布对毛浩来说道："我有一计，请军师定夺！"说罢喝退众人，低语几句，二人突然相撞，高声叫骂起来，护兵闻声入帐，只见巴布取出暗器，夺门而逃。毛浩来大声喝道："抓住他！捉住他！"然而不移脚步。这时，巴布早已夺马出营，逃回城里。

第二天，蒙古人马随后赶到，团团围住伊犁城。西域守臣巴布连夜派使去见陶都、曲屈律二人，约定两家合兵一处，并约他们入城，共守城郭。陶都也怕失利，当即答应，送走来使。使臣回城，报知此事。巴布闻讯，登上城楼，说道："我本想归附蒙古，才投奔你们营寨。不料，你们军师不知我的好意，无端生疑，在军营里大逞淫威，想要杀我，我这才逃了出来。我原本无有大罪，你们如若欲占我城，请先退兵，给我三天时间，我当与众人商议，然后开城降附！"毛浩来闻言，当即传令，退后下营。次日深夜，巴布传命大开城门，引曲屈律、陶都二人入于城中。陶都一马当先，率领人马从后门入城。曲屈律压后。曲、陶人马进城还不到一半，突然城中起火炮响，进城人马纷纷退了出来。曲屈律料知中计，连忙领半数人马夺路撤回。在返回途中，忽有一支蒙军，横路杀将上来。曲屈律大惊失色，连忙挺枪，杀出重围。回头一看，城里又有一支人马，追了过来。再定睛一看，正是巴

布人马。于是急忙往东南方向逃去。这时，他的大部人马，被蒙军断路，留在后面。

且说曲屈律领一万人马，逃回本营前一看，本营已被蒙古人马占据。曲屈律无奈，只好引军往东逃遁。刚至呼布其山下，忽闻一声炮响，蒙古四员将军，齐声呐喊，将他围在垓心，风雨不透。曲屈律见势不妙，忙脱盔甲，扮作兵卒，领贴身护兵千余人杀出重围，夺路往契丹国逃去。原来这是伊犁巴布所献良计。当初巴布与毛浩来商议定计，故意装作闹翻的样子。毛浩来早已向众门卫授计，也让巴布密告众护兵，然后教巴布翻脸逃去，毛浩来自领大军，围住伊犁城。此乃哄骗曲屈律、陶都二人，勿使生疑之计。尔后，提兵围城以前，蒙古大将陶克敦固巴特尔带阿鲁哈、苏和二将，领三百名军卒连夜进城埋伏，这才派人引陶都，曲屈律等人，放心入城。陶、曲人马刚至城中，忽然轰的一声炮响，蒙古伏兵与西域兵马一起杀出。大将陶克敦固巴特尔挺枪跃马，截住陶都。陶都忽闻炮响，大吃一惊，连忙拨马，想逃出城门，只见城门下军卒大声嚷叫，原来北门上的千斤铁顶落于地上，关死城门。陶都入城人马不过数百名，当时乱作一团，不知所措。这时，有一位身材魁梧的蒙古将军恰与其主陶都相遇，陶都已知中人之计，挺枪迎住。陶克敦固巴特尔抡起大刀截住陶都，交了不到二十来合，一刀削去陶都之首。因陶克敦固用力过大，陶都被削去的脑袋，飞出数丈之远，从街道饭铺侍妇身边掠过，落于一位坐在阁楼瞅热闹的人的脸上，那人当时吓倒地上。此时陶都无首身躯伏在马上，手中兵器也未落地。那马驮着无首之主，跑入自家军中。麦勒吉人马见主公无首之躯，被马驮来，连忙闪开。当时有辆妇人所乘马车来不及躲开，闪在路旁，只见那马径直奔来，恰与套车辕马相撞，蓦地停脚，这时陶都无首身躯，腾地离鞍飞入车篷，落于妇人身上。妇人被撞，仰面而倒，陶都无首身躯，恰好压在那妇人身上。

且说陶克敦固、阿鲁哈、苏和等人不知曲屈律去向何处，四

处寻找。麦勒吉众军卒料知此战难以脱身，便纷纷卸甲弃枪四处逃散。陶克敦固等人查找曲屈律，军卒回说：“他是后卫，不曾入城。”他们刚开门出城，只见陶都后军，返身逃遁，与毛浩来人马相遇，断为三处，顿时大乱，少半人马弃械投降，曲屈律急引大半人马逃去。刚至古比山下，只见蒙古宝鲁、乌楞策尔比、胡德尔布斯、胡尔勒布斯的伏兵杀出，围住曲屈律人马，以敲梆传令，大放乱箭。这时，曲屈律手下众军喊道：“吾主已逃，我等愿降，还求饶命！”毛浩来当即传令，缴下麦勒吉众军兵器。等次日天亮，招降众军，四个部落降兵计有两万六千余人，军器计有四万多件。

这时毛浩来又命苏布格岱、珠勒格岱，海鲁更、惠拉德尔等四员虎将率领四千铁骑，去追杀曲屈律，然后收兵回营，将降兵分拨于各营监管。当时尽收伊勒德希部落贵重细软等一应物品。

且说陶克敦固巴特尔疾步跑去，拾起陶都那颗从妇人身边掠过的脑袋一看，被陶都脑袋击倒的那个人早已一命呜呼。接着四处寻找陶都身躯，终于发现那具死尸躺在路旁一辆车中，仔细一看，下面还有一位美女，二人紧抱而死。众军卒见状，无不失声大笑，将女人死尸放入车中，带上陶都身躯而回。

且说伊犁城西域守臣巴布立了首功，毛浩来便将六万数的巨额缴获分一半赏给巴布治下军民。巴布固辞不受，毛浩来说道：“此乃皇恩，不可推辞。你果要表达心意，可献别礼，也无不可！”巴布依言，献上五十车俄国盔甲兵器。成吉思汗执意不收，巴布说道：“陛下不收，吾心不遂。”说罢跪拜于地，再三请求，成吉思汗无奈，只好收下一半，以南方礼品厚赏。

这时蒙古军马大获全胜，招降瓦伊兰、伊犁两国，便擂鼓祝捷，收兵回营。歇憩数日之后，便于仲秋十日，起程回国。

却说曲屈律夺路逃跑，边跑边想，一次战役竟损失几年苦心操练的人马，心腹陶都也被杀戮。于是日夜兼程，径往契丹。所领七千人马，粮绝料尽，人困马乏，军心滋变，数百一群地离队

逃跑，四处打劫。曲屈律马不停蹄，走了十余日，来到契丹边界附近，查点人马一看，七千人马只剩两千左右。曲屈律捶胸顿足，叫苦说道："早知要到这般地步，不如当初与父一起，归降蒙古。"说罢下马，吩咐众军歇憩，到处抢掠村民，勉强充饥。阿拉坦沙嘎所派细作早已探知此讯，前来报知。阿拉坦沙嘎一面点军，分兵三路，自领两千兵士截住去路；拨两千人马给伊德尔道布，命他去守东路；吩咐索隆高娃、赛汗胡丽二妻领两千人马去守西路。一面派人往报蒙古布古尔吉帅府。探马得讯，飞报蒙古帅府。然而那里早已得报，派兵拦截。正当曲屈律四处抢掠，肆意枉为之际，蒙古四员虎将领追军赶到。玉皇曲屈律吓得心惊肉跳，又急领人马逃向契丹。刚刚渡过大河，忽闻炮声大作，闪出一支人马，拦住去路。曲屈律举目一看，皆用红色，队中两面黄色认旗，上面书着"蒙古二太子察汗台亲王"的字样。太保希热呼图克、哈尔海如二人各领四员小将，立于左右两翼，挡住去路，玉皇曲屈律顿时大惧，魂飞魄散，无心厮杀，再往东南方向逃去。蒙军背里，鼓声大震，尾随掩杀，追了三十余里。玉皇曲屈律又失大半人马。当时拚命逃跑，窜入深山密林之中，住了一宿，宰马烤肉，匆匆充饥，相对哭叫。

这时珠奇、察汗台二人也整治人马追了过来。须臾，四员虎将也追来与珠、察二人相见，传达毛浩来军令道："即令逃到契丹国，也要追去，除掉祸根。他如抢先逃入契丹国都，便派人到国内报信，调来大军攻打契丹，一起将他消灭！"太子珠奇、察汗台二人闻令，率兵追去。

且说当天夜里，玉皇曲屈律忽然梦见太阳罕满头流血，瞪着双眼，披头散发，手举宝刀向他砍来。曲屈律惊醒一看，太阳罕仍在眼前大声喊叫。曲屈律连忙起身，拿起大刀劈头一砍，大刀砍在地上，因用力过猛，恰好砍在自己的脚趾上，鲜血直流，那阴魂突然不见了。这时，曲屈律倾耳一听，远处传来追兵的喊声。于是连忙跳起来，翻身上马，叫醒众军卒，想一块儿逃走。忽然

他骑的马，鼻子汩汩发声，惊跳不已。曲屈律抬头一看，只见太阳罕又披头散发，挡在马前。玉皇曲屈律恐惶万状，厉声说道："大胆死魂，你来欺谁？"说罢，挥刀一砍，恰好削去战马的一耳。马一吃惊，将曲屈律摔于地下。当时玉皇曲屈律贴身护卫都亲眼看见了那个鬼影。大伙恐惧，齐声一喊，那阴魂方才散去。这时贴身护卫连忙扶起曲屈律，给他换了一匹好马，他便往东南方向伏鞍逃去。

此时，阿拉坦沙嘎手下细作来报，曲屈律已经挨近。于是阿拉坦沙嘎连忙派人给左右两路主将报讯，传令三路人马，各距五里左右，以炮声为号。到第二天，曲屈律顺大路急驰而来，恰好与阿拉坦沙嘎所领人马相遇。阿拉坦沙嘎一见杀父仇人，两眼顿时冒火，也不问话，咬牙切齿，手举长戟，横路迎住。曲屈律大吃一惊，刚要勒马回身，往西逃跑，忽然刮起一阵黑风，恍惚太阳罕的阴魂依然披头散发在光天化日之下向他奔来。曲屈律大为惊惧，急忙向东面遁去。这时阿拉坦沙嘎传命放炮，左右两路人马闻声杀来。玉皇曲屈律急忙越过石头岭，拚命往山下逃去，恰与索隆高娃、赛汗胡丽所领两千军马相遇。索、赛二人所领大军一闻炮声，将曲屈律围在当中。这时玉皇曲屈律手下人马不足五百，有掉队的，也有战死的。玉皇曲屈律定睛一看，原来为首二将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两位弟媳，吓得魂飞魄散，不知所措，只喊"啊呀，了不得啦！"便急忙勒马，刚要转身逃走，似乎又看见太阳罕追在后面。曲屈律慌不识路，急忙乱窜。这时索隆高娃、赛汗胡丽二人挥军追赶，左右夹攻。赛汗胡丽一声剑响，轻轻一挑，正好刺中玉皇曲屈律的右肩。曲屈律"哎呀"一声丢掉兵器，急忙回马一看，仿佛太阳罕死死缠住马尾不放。曲屈律刚一转身，又见一面太阳旗飘来，一时慌得胆肝皆裂。曲屈律刚要抬头，索隆高娃奔至跟前，右手挥刀，连砍几下，皆未砍中。于是索隆高娃策马奔来，直从马鞍上拽下曲屈律，夹在腋下，飞马回营。这时阿拉坦沙嘎也领兵追来，往岭下一看，其妻索隆高娃

已生擒其堂兄曲屈律，夹在腋下，回到本营，将曲屈律掷于地上，让军卒捆住之后，再去迎接丈夫。两支人马合为一处，回到营里。

且说阿拉坦沙嘎等人提兵回去，途中正与伊德尔道布相遇。伊德尔道布连声问道："抓住了没有？抓住了没有？"军卒答道："人已抓到。"伊德尔道布大声嚷道："快给我扎死！快给我剁碎！人在哪里？"说着向曲屈律扑去。阿拉坦沙嘎连忙挡住说道："喂，你这傻子，往哪儿去？不要说你不能杀，就连我也不能杀。再说这桩无头公案，至今下落不明。唯有皇主一到，真象才能明白！"伊德尔道布这才向前移步说道："唉呀！想起他当日一刀砍死主公的情景，我一时也按捺不住！"阿拉坦沙嘎说道："既然如此，你因何不早去抓？何必惊动皇主，教他亲自出征呢！"伊德尔道布这才默然不语，与他一同回去。当时，阿拉坦沙嘎将曲屈律监于囚车之中，解往蒙古京城。途中，恰与两员虎将所领人马相遇，双方大喜。刚到界首，又碰见布古尔吉，他亲自率领一万人马，正往契丹国追去。当时二人见面，通报事由，心中大喜，回到蒙古京城，教众军歇憩。成吉思汗回驾时，阿拉坦沙嘎奉命迎了首程；接着四位太子并一位驸马，迎了二程；布古尔吉亲率众将，迎了三程；众太师国老于城外接驾。太子、驸马、太师、太保，路分三程，依次而立，献酒洗尘，将成吉思汗迎入殿中。这时，文武百官皆来拜见。尔后，五位太师向成吉思汗敬酒祝贺，又给毛浩来元帅敬酒，毛浩来无奈，只好领受。

且说成吉思汗回酒之后，深夸阿拉坦沙嘎道："今日终于捉住了杀父的仇人，于父尽孝，于君尽忠！"说罢，亲手赐酒。阿拉坦沙嘎眼流热泪，押来曲屈律跪于地下。成吉思汗举目一看，不禁大怒，说道："你这奴才，真不识理！跟我相斗，就算是我犯你疆土；那么你叔父太阳罕平时待你不错，你因何起意害他？"曲屈律见自己到了太祖身边，似乎太阳罕的阴影也被驱散，便宽下心来，据实招认道："当日陛下大将布古尔吉、布古拉尔领五

千人马，将我数百人围在落阳岗，我的叔父拒不归降，一心厮杀，我见如此下去，众人皆都身死，只好将他杀死，暂且归降，以便将来伺机逃走。如果任其所欲，拚命相战，不仅我们众人皆被杀戮，连他自己也没有活路。因此，我才决计杀死一人，救出百人！”阿拉坦沙嘎听了这话，放声大哭，奏道：“下臣今日方见日月天地。如圣主见怜，将杀害我父皇的仇人，押至父皇墓前，以正国法！”成吉思汗依准其言，吩咐刀斧手推出曲屈律，命军师毛浩来弟弟岱松达尔格其任监斩，降旨道：“将曲屈律带至杭盖山落阳岗太阳罕墓前，斩首正法！”

且说岱松达尔格其领三百军卒，将曲屈律押至杭盖山落阳岗，面朝太阳罕陵墓而跪。这时阿拉坦沙嘎一家老小，皆穿孝服，摆好供案，跪于墓前。斩杀曲屈律时，忽然刮起一股西北风，在场众人都亲眼看见太阳罕显身，立于岱松达尔格其对面。这时，伊德尔道布刚伸手去拿斩首之刀，阿拉坦沙嘎摇头阻止。不多一会，炮声响起，曲屈律的首级突然落下地来。伊德尔道布连忙用手捧血，献于太阳罕灵案之上，洒酒祭奠，放声大哭。

当时乃蛮众人，遥拜太祖，叩谢厚恩，款待来使，收殓曲屈律尸体，埋于其父后来的宝劳玉皇墓前，前面立一刻着事由的石碑。因曲屈律无子，宝劳一族从此绝后。当时太祖使臣回国复命。阿拉坦沙嘎算是个精细之人。此事放在别人身上，必定亲自杀戮曲屈律，他当时阻止伊德尔道布，于理甚符。

却说南方来人，奏报两件要事。一是金国边界细作来报：“本年九月，宋宁宗完颜璟被卫王永济毒死。卫王永济手执利刃，把持朝纲，篡夺皇位。”成吉思汗听了，吩咐近臣说道：“永济虽然一时逞能，杀害叔父，夺其皇位，然而有朝一日，定会惨死。依我之见，此儿没有长寿之福。请众臣牢记我语！”二是毛浩来出班跪拜，呈上西夏复叛之表。不知西夏因何复叛，待我回见老母，进献早膳之后，脱冠解衣，从容续写。

史官我信口吟诗一首：

远方穷困仰天威，
巴布一眼认天子，
陶都身首笑煞人，
曲为媳擒堪可耻！

第四十一章

出狂言安巴盖阵前丧命
善思谋李安全获主天恩

大蒙古国成吉思汗四年，宋宁宗嘉定二年，金卫绍王完颜永济大安元年，岁次己巳，是年，成吉思汗四十八岁。

且说蒙古皇帝成吉思汗阅罢太傅毛浩来所呈奏章，向毛浩来说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他们是否欲得喘息之机？虽然如此，我们顺应天意，起兵讨伐，看他如何逃脱！请太傅依归调集原班将士，限十日以内，起程出发！"话音刚落，只见太师太斯钦出班下拜，呈一奏章。成吉思汗接过奏章一看，原来奏报夏国以南的畏吾儿来归一事。畏吾儿分为南北两部，北畏吾儿多有贤者，善观天象，已料北方星光异常明亮，因此，先派使臣送来厚礼，称臣降归。

这时，成吉思汗当即传令，引入畏吾儿来使，好言宽慰之后，吩咐太师太斯钦、陶尔根希拉等人宴请畏吾儿来使。皇帝吩咐已毕，驾回内宫。文武百官，也皆散去。原来前年当蒙古大军来伐时，夏主李安全见诸事不备，难以迎敌，便一面打发刘伯林赍书纳礼，佯作降附；一面派朝臣高令公为使，急赴邻近诸国游说。当时西南部的策勒吉、正西面的伊迪纳尔、西北部的阿拉格德勒图等国，皆降蒙古，毫无贰心之意。这且不说，即以金国而论，它与夏国来往甚密，已逾八十余年，然而金主完颜璟竟推说

有病，不予接见。于是高令公无奈，又至西南面的畏吾儿国。那畏吾儿国主乌克都其莫尔更不仅不纳其言，而且写好降表，备下厚礼，派一使臣送至蒙古。高令公心急如焚，又专程去见唐古特以北的萨尔达格沁国主安巴盖汗，对他述说两家联兵，合力歼灭蒙古之意。安巴盖汗一听此语，心中大喜，连忙说道："那年蒙古主铁木真小子说降唐古特、回回、吐蕃等国回来，途中又来对我进行劝降，我痛斥来使，将他轰走。因此他必恨我。我非与他决一雌雄不可。他当皇帝以后，野心滋长。如今贵国既然要与我联兵，当于何处举兵灭它？"高令公喜不自禁，好似求得天兵天将一般，连忙起程回国，奏知夏主李安全，当即将安巴盖汗请去，于夏国温都尔山下聚会联盟，鸣炮擂鼓，结为弟兄。安巴盖年少，拜李安全为兄，口称愿为前锋。他返回萨尔达格沁，尽起国军，点兵十万，派人报知李安全。

却说夏主李安全将兵权交与高令公、西壁石二人，尽起人马，号称四十万，连安巴盖汗所领十万人马算在一起，共计五十万大军。因此，李安全胆壮如虎，一面分兵四队：高令公、西壁石二人率十万人马为第一队；嵬明令公率十万人马为第二队；太子遵顼率十万人马为第三队；夏主李安全自领十万人马为第四队，留守京城；安巴盖汗率十万人马为开路先锋，先去挑战。一面写就战书，派人送至蒙古。这时高令公、西壁石二人提十万大军，去夺取被蒙古所占的乌拉盖城。此城守将刘仲路早已派人探知此讯，料知蒙古来不及派来援军，一面奏报事由，一面暗中调来落思城守将刘福人马，和力里吉寨守将董俊人马，将乌拉盖城府库金银财宝等一应物品尽数取出，装于车中，将城中富户全都驱至落思城，自领本部人马固守空城。这时夏兵开来，攻城甚急，当时守城人马只有六千左右，而夏国人马号称十万，力量悬殊，安能抵抗？刘仲路固守空城，过了三天，只见夏兵疲惫，和衣而睡，便连夜打开南门，自领人马从后门出城，突出重围，直奔落思城。夏兵得城，无意追击，时隔半晌，萨尔达格沁国主安巴盖

汗，也领兵赶来，高令公不禁大喜，命他领兵去夺取落思城。

却说乌拉盖城守将刘仲路领兵进入落思城，当即修书告急，派人送至太傅毛浩来帅府。信使执书，飞马疾驰，半路上遇见皇主，正率领九匹骏马阵势之师，开往夏国，当即取出书信呈于元帅行帐。毛浩来阅毕，深夸刘仲路说道："金国汉人倒是不同，果有谋略。只用小股人马，死守乌拉盖城，丢城以前，便把城中富户统统驱来，真是绝招！"说罢，进奏皇主，免刘仲路丢城之罪。因他丢城以前，将府库物品和城中富户尽数取来，立了大功，便嘉奖重赏，令信使先走。当时信使驰回落思城，将圣旨和赏品交给三员将军。三人接过圣旨并赏品之后，北面而立，说道："我们得为天子将臣，真是万幸！"说罢大喜，将皇主赏品散给众军士，便一心一意死守落思城。

且说安巴盖汗领兵急行，来取落思城，忽有先行细作来报："蒙古兵马已至贝加尔湖对岸，其兵力总共不到十五万人马。"安巴盖汗大喜，便从落思城撤军，急忙催促人马行至贝加尔湖地面。这时蒙古人马连忙安营下寨，准备迎敌。到了第二天，先锋惠拉德尔严阵以待，安巴盖汗拍马出阵，喊道："只教蒙古主铁木真出来，别人都不是我的对手！"惠拉德尔大怒，跃马出阵，厉声骂道："裤裆里生的萨尔达格沁奴才，胯下遢能的安巴盖小子，你凭什么如此无理，胆敢与我天主较量？"说罢，挥动狼牙大棒，直奔安巴盖汗。此时，安巴盖气急败坏，连忙迎住，一来一往，交了五十余个回合。安巴盖夸奖惠拉德尔说道："这狡猾的小子，倒象个有尿人的儿子！"先锋惠拉德尔也骂道："好一个猕猴的孙子萨尔达格沁，野兽的崽子安巴盖，休要如此信口乱言。"说罢又交五十余个回合。两人气力相当，不相上下。毛浩来见萨尔达格沁的皇主安巴盖身高力壮，十分了得，便鸣金收兵。安巴盖也转身回营，换马出阵，硬喊惠拉德尔出阵决一雌雄。惠拉德尔听了，正待出阵，只见珠勒格岱巴特尔说道："我看这个安巴盖汗果真厉害，小将愿去试他一番！"毛浩来依准其

言，传令擂鼓，珠勒格岱巴特尔双手举鞭，拍马出阵。安巴盖汗问道："适才的小儿何不出阵？"珠勒格岱答道："象他那样的将军，我们国有的是，大车拉不完，骆驼驮不尽。你刚才与他只战一百回合，便惦记起他来，若与我交手二百个回合，你也会惦记起我来。你休学挨棍子的猴子沉不住气。来！来！我俩拚杀一场！"安巴盖暴怒，大喝一声，拍马来迎。二人交手，一口气战了一百五十余个回合。毛浩来举目观望，安巴盖越战越勇，毫无倦意，便与皇主夸奖安巴盖的高强武艺和过人的勇力。皇主说道："元帅，你是否看见安巴盖的失误之处？他用的兵器过于笨重，因此，来回运动之间，岂不有可乘之隙吗？"毛浩来听了此言，深服皇主武艺见识。于是急忙传令，收兵而回。安巴盖汗回营复来，百般叫骂，硬要再战。毛浩来无奈，便命海鲁更巴特尔出战。当时海鲁更巴特尔从旁观战，气得浑身发抖，一听元帅差点，不禁大喜，连忙取枪上马，出阵迎战。安巴盖汗一时吃惊，不免慌张，拨开数枪之后，这才施展刀法。两将军你来我往，一上一下，你砍我迎，你刺我躲，好似龙虎相斗。如此一口气战了二百余个回合，天色已晚，双方一起鸣金收兵。安巴盖汗拨马回营时，忽又转身，竖起拇指，向蒙古人马高声喊道："蒙古名扬天下，果然名不虚传，原来有此三人，不怕与我较量。可惜这三个小儿虽有本事，却当了铁木真的奴才！"说罢，收兵回营。当天夜里，皇主对毛浩来、布古尔吉二人说道："这个安巴盖果是英雄，可用什么办法将他降服？我带兵出征，已有三十余年，至今未曾见过如此善战之人。这个安巴盖果真勇敢敏捷？"毛浩来奏道："下臣适才观看其势，也想到了这一步。后来趁他走近我营，下臣细看其表，方知此人有勇无谋，更非居于人下之徒。别看他如此嚣张，一时难以招降，但他终归必死于此战！"次日天明，安巴盖汗又来对阵，大声喊道："昨日的那三个小儿快快出阵，好教老子高兴作耍！"毛浩来便命苏布格岱巴特尔出阵。安巴盖见苏布格岱巴特尔身材魁梧，便说道："看你小子体壮个

大，想也会要几招吧？”说罢，拍马迎住，交手二百来个回合。双方人马擂鼓喝采，喊声四起，震天撼地。于是二人各回本营，换马复来，又交八十余个回合。这时毛浩来鸣金收兵，迎回战将。安巴盖拍马复来，厉声骂道：“蒙古蠢种，因何象绵羊一样怕人？快教你主铁木真出阵！”毛浩来说啥也不教那四员将军出阵，只点陶克敦固巴特尔出阵。安巴盖举目一看，那陶克敦固巴特尔仪表不凡，身材高大，面如重枣，长须飘洒，心中大喜，说道：“蒙古国里多有异人，越是后来，越有强人出阵，再过几天，说不定铁木真还能亲自出阵哪！”说罢，抡起月牙巨斧，直奔陶克敦固巴特尔。这时，陶克敦固巴特尔不慌不忙，挥动大刀，拍马迎住，一来一往，刀斧相击，铿锵作声，战至日落，相交三百余个回合。两边人马一齐鸣金，各自收兵。安巴盖又拨马回头，竖起拇指，大声夸道：“我出世作人，拜师学艺以来，今天第一次战得如此舒畅。这五个蒙古小子，我打从心眼里喜欢。等我将来平定蒙古以后，将你五人认作义子。”说罢，拍马回营，双方兵士，皆大笑不止。当夜掌灯以后，成吉思汗将五员虎将召进帐内，动问安巴盖武艺如何，五员虎将赞不绝口，成吉思汗又问众人如何制他，布古尔吉奏道：“若不挫他锐气，难以将他降服。即令用计抓了他，他也不会服输，必以勇力逞能。因此，降也无用。如若失防，反受其害。明日再着陶克敦固出战。”成吉思汗听了，点首称是。第二天，安巴盖又来阵前，边笑边喊道：“快教我的爱子们出来相战，好教我解闷散心！”毛浩来也失声大笑，决计自领五员虎将并太傅布古尔吉出阵，如车轮一般更番迎战。这时，成吉思汗大喜，说道：“此次出来，未把布古尔吉、楚鲁等人留于国中，真是万幸哪！”说罢，又吩咐众将军道：“你等众人，此次出战，每人不得超过二十回合。大凡一切人等，一旦心生骄意，便会失去警惕；一旦失去警惕，势必有所失误。你等务必用心，教他心服来降。”当时擂动大鼓，打开旗门，惠拉德尔跃马出阵，安巴盖大喜，说道：“我的长子出来

了！”说罢迎住，刚战二十回合，只见珠勒格岱巴特尔从东面奔来，安巴盖说道：“我的四子来了！”说罢，迎住珠勒格岱巴特尔。惠拉德尔拨马入于西阵。安巴盖刚战二十回合，只见海鲁更巴特尔从西面杀来，安巴盖哈哈大笑，高声贼道：“我的三子来了！”说罢，抡起巨斧迎住，珠勒格岱回马入于西阵。二人往来，刚交二十回合，只见苏布格岱巴特尔从东面阵里跃马而来，安巴盖笑道：“我的二子来了！”说罢，抡斧抵住，只见海鲁更巴特尔拨马奔回西面阵里。二人相遇，只交二十回合，只见陶克敦固巴特尔从东面阵里杀来，安巴盖笑道：“我的长子又来了！”说罢，抡起巨斧迎住，苏布格岱巴特尔连忙拨马入于东面阵里。当时二人交手，刚战二十回合，只见布古尔吉从东面阵里杀来，安巴盖笑着说道：“说来也怪，你们一来一去，不就象母猪下崽一样吗？说罢，抡起大斧迎住布古尔吉，陶克敦固巴特尔拨马回到西面阵里。安巴盖与布古尔吉战了二十回合后，说道：“此与那五子大不相同，另有绝招。”话音刚落，只见毛浩来从对面阵里拍马而来，安巴盖哈哈大笑，说道：“有多少便来多少，我专在这里等候，看你还守到几时？”说罢，迎战毛浩来。布古尔吉拨马回营。安巴盖抡动巨斧，力战八员将军，心不跳，手不乱，夸赞毛浩来道：“啊，今日我算碰到了对手。后来的这两个小子，还算个硬手！”话音刚落，毛浩来早已拨马入于西阵。这时，安巴盖说道：“这算什么好汉呢？刚交手几个回合，提起了精神，便拨马回阵。今天我不是来跟你们开玩笑，因何闹得如此无趣？”话音未落，蒙古阵中炮声大作，好似天崩地裂，金鼓齐响，成吉思汗喝令众将军闪路，跃马挺枪，杀出阵门，众朝臣无不大惊失色。当时，安巴盖举目一看，出阵的将军身着金龙盔甲，腰系玉带，手挺长枪，骑着龙驹，便大为惊诧，以手贴胸，大声说道：“啊呀，此来者必是铁木真小子。逼来逼去，总算逼出来了。看你模样，好似泥塑佛像，很有风度啊！”说罢问道：“你也不怕跟你老子较量一番吗？”成吉思汗说道：“安巴盖，我

劝你不要信口雌黄，随意胡说，那不是好汉的本事。我很喜欢你的武艺，只望教你归附于我，你意下如何？”安巴盖哈哈一笑，大声说道：“你小子的口气倒不小，你安巴盖老子怎么样？只这一句话，你便丢尽你的福气，定被我杀死。你过来！过来！”成吉思汗勃然大怒，大喝一声，不等众将军劝阻，便拍马冲来。安巴盖迎住，刚交一个回合，便说道：“此儿可做皇帝！”话音未落，成吉思汗挺枪一挑，穿透安巴盖汗的后腰。安巴盖左骨受创，再也抡不动月牙巨斧，跌下马来。这时，蒙古众军士一声呐喊，八员将军一起拥上，捉住了安巴盖。成吉思汗连忙挥旗，蒙古人马忽地往前拥去，包围了萨尔达格沁人马。萨尔达格沁将士见主公被擒，都吓得魂飞魄散，肝胆皆裂，无一人胆敢逃跑，纷纷弃械归降。此时，天已大黑，因此，缴获了兵器，自去安营下寨。

却说皇主回营，教人扶来安巴盖汗，下令免去跪礼，从旁赐座，以收其心。皇主虚心动问，安巴盖摇头说道：“实不相瞒，本人真个不知陛下如此了得。如今我伤极重，头昏眼花，难以康复元气，为皇效劳！”皇主听罢，取来良药，亲手贴敷，喂了汤药。终因腰骨击碎，药未奏效，当夜死去。皇主大为惋惜，从其部军里寻来心腹希拉，教他收骨入葬。皇主洒酒祭魂，追号为“无敌英雄”。其部领人马诚心悦服，当即归降。皇主乘胜推进，渡过贝加尔湖，行至落思城下，大队人马于城外下营。成吉思汗入城歇憩，宣召众臣商议破乌拉盖城之计。这时，元帅毛浩来带刘仲路晋见皇主，皇主动问事由，毛浩来奏道：“当初刘仲路弃城出来时，留下三十余户财主，与众人约定，一旦看见四门起火，听见炮声，便教守城兵士打开城门。因此，攻破此城十分容易。此皆刘仲路之功。”皇主听罢，拜刘仲路为都统，吩咐道，待破夏之后，再封他职。

且说夏主李安全之子李遵顼，闻知蒙军入境消息后，不顾蒙军雷轰闪电之势，竟以年轻人的火气，仗他十万之众，正面迎

来。途经乌拉盖城，与高令公合兵一处。高令公留五万人马守乌拉盖城，拨五万人马与遵顼合兵一处，来迎蒙军。皇主率军又行了两日，来到夏国乌拉盖城附近的萨如拉平原，恰与夏军相遇，两军间隔二十里左右，安营下寨。

却说毛浩来、布古尔吉二人商议破夏良策，同见皇主，奏道："今有一良机可乘。萨尔达格沁有一支莽兵，听说萨尔达格沁国主安巴盖汗之子来布查也很英武，如今将他十万人马拨给安巴盖心腹希拉，教他率领回去。如此，他必感恩，矢志相报。交锋时令他假意叛离，投于夏营。待深夜炮响，里应外合，活捉主帅，打破夏国易如反掌！"皇主听毕，心中大喜，依准其言。少时，毛浩来引萨尔达格沁国的希拉入帐，拜见皇主，皇主说道："我顺天意，平息众乱，安定天下，大兴义兵，转战南北，恰遇你主。此人英武，勇力过人。我之所以亲自出迎，意在活捉其人，好言劝归，共辅社稷。然而他未知我意，不幸身创重伤，以至不治身亡。虽然如此，你主一家老少，军民百姓，安然无恙。因此，我已决定，将你十万人马尽数发还，以收一国君臣兵民之心。你等既已归附，每年缴点贡物便可。此是至诚之心，你等还有何心愿？"希拉听了皇主这一席话，跪拜于地，顿首出血，奏道："既然皇主如此见爱，胜过生身父母，我等奴才不忍脱空而回，不如先灭敌夏，以示效力。"布古尔吉从旁插话，说道："你果有报恩此心，今有一要紧之处可用得着哪！如今你假意叛逃，投于夏营，听我号炮之声，以为内应，活抓夏军主帅，此是你建立大功之所在！"希拉叩谢，辞别而出。

且说毛浩来将希拉叫至身边，附耳低述几句，然后送他出去。希拉返回营寨，与众军士商议道："如今蒙古国主已杀我们皇主。因而趁此临近之际，我们连夜冲入蒙军营里，杀死蒙古国主，以报杀主之仇。"众人听了，皆不忍心。希拉向众人以目示意，当众细述蒙古回旨，告知众人，此夜叛逃，无使夏人生疑。众军卒便欣然领命，连夜举火，来攻蒙古阵营。毛浩来早有准

备，装作拚杀之态，挥军掩杀过来。萨尔达格沁人马连忙逃跑，奔向夏军大营。这时先逃去的军卒奔到夏军营前，说道："我们伺机逃出来，后面有蒙古人马紧追不放。快来解救我们！"高令公闻言，连忙点兵，出城迎接。待夏军一出城，蒙古军营中突然炮声大作，只见刚才逃来的萨尔达格沁人马从高令公人马后面杀将起来。这时，蒙古人马中布古尔吉一马当先，冲入夏军之中，五虎上将也个个踊跃，攻进夏军营中。蒙古大军马不停蹄，一拥而上，护主而行。这时，夏军大乱，腹背受敌，彼此难认。高令公惊惶失措，拨马回营，带太子遵顼一块儿逃跑。刚要转身，忽然前面萨尔达格沁国的希拉挡住了去路。高令公急忙勒转马头，正要逃跑，忽有一员蒙古大将拍马奔来，伸手抓住高令公的腰带，将他提下马鞍，其手中兵器，已经落地。你道此人是谁？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先到一步的太傅布古尔吉。

且说布古尔吉夹住高令公回营，将他掷于地上，教兵卒取绳绑住。将高令公交给毛浩来军马，布古尔吉又拍马冲出，欲捉夏国太子。这时，夏将高令公被擒，人马大乱，无心迎战，保太子李遵顼逃命而去。毛浩来乘此之际，擂动大鼓，摆开巨鹰之阵，掩杀过来。萨尔达格沁人马也摆开鸟喙阵势。众军士踊跃向前，好似群鹰抢食一般，马不停蹄，追杀两日。夏国军卒死尸横路，流血成河，所缴战马盔甲，兵器旌旗，无计其数。当时，蒙古人马步步紧追，至于乌拉盖城下。夏国败军，入城固守，夏将西壁石连忙点兵，准备迎击。这时，蒙古人马，疾风也似地追至城下，放炮猛攻。忽闻四面城楼，喊声大作，城里富户子弟，三亲六故，一齐动手杀了守门兵士，打开城门。布古尔吉见城门一开，率众杀了进去。刚至城中，四门外的五虎上将也一齐杀入，大声传令道："枉杀无辜百姓者，令其抵命！"军令一下，传于四方。夏军将士闻知此讯，其大半人马纷纷丢戈卸甲，扮作平民。唯有太傅西壁石扮作列兵，刚要保护太子出城，恰好又与布古尔吉相遇，只交几个回合，西壁石抵挡不住，正要逃走，布古尔吉举

枪一挑，正中他的右肩，翻身落马，当即被擒。其部领人马，将太子扮为平民模样，死保出城，连夜向忠信府遁去。次日，毛浩来出榜安民，上奏皇主之后，提兵急追而去。此时，萨尔达格沁人马充为前队，如风似火地掩杀过去。这时夏军已有五万余人降于蒙古，连蒙古原有十五万人马算在一起，足有二十万之众。蒙古大军追至夏国防御蒙古的长城[①]夷门之下。守关者乃是大元帅鬼明令公，他早已闻报，怒不可遏，连忙出迎太子李遵顼入城。他自恃有功，面有骄色。这时，蒙古人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杀奔而来，鬼明令公所领十万人马恰于城外下营等候。蒙古军先锋大将布古尔吉太傅引本部两万人马并萨尔达格沁的十万人马前来一看，勃然大怒，当即摆阵，传令擂鼓，出到阵前。这时，夏将鬼明令公拍马相迎，二人通报姓名，擂鼓三通之后，拍马交手，一来一往，还不到二十回合，只见布古尔吉猛一转身，闪过鬼明令公大刀，倏地伸出右手，将鬼名令公夹在腋下，朝他脸颊啪地一下，打了一记耳光，掐住脖颈，拉下马来，拖进阵里。夏国军卒因一时惊吓，来不及夺回，一声呐喊，遁入城中。布古尔吉吩咐左右，将鬼明令公绑在马背，催促大军奔至城下，大刀搁在鬼明令公脖颈上，厉声喊道："不开城门，人头落地！"守城小吏，皆是鬼明令公治下，因此，怕他被杀，只好开了城门，匆匆逃走。

时隔不久，成吉思汗率军来到。布古尔吉押解鬼明令公出城迎拜皇主。成吉思汗并毛浩来等人又惊又喜，皇主亲手赐酒，毛浩来也敬酒庆贺。于是人不歇脚，马不停蹄，急行两日，到了夏国京城兴庆府前，围攻半个多月。一日，毛浩来骑马绕城一周，观看山水，忽见兴庆府西南有一条大河，自西流东，名曰浪河（音译），因此，决计以水淹城。连忙回来，奏请皇主，急领五万人马，挖条深沟。沟成之后，取袋装沙，堵住大河，滔滔浪河，顿时外溢，漫向城门。这时，蒙古人马傍河围定，兵水相

① 夏国所筑长城遗基，起自阿鲁科尔沁旗，西至五台山，至今犹存。

连，围攻夏城，破在旦夕。夏主亲登城楼，举目一看，蒙军所挖沟旁布满水草，沟中流水，高堤数尺，然而水不没堤，有一龙头巨人，立于沟中。李安全大惊失色，说道："啊呀，此乃必是天助，不可不降。况且我手下数名爱卿已被蒙古人生擒而去。"说罢，便决计依太傅刘伯林之谏，降于蒙古。此时，河水暴涨，眼看决堤。成吉思汗亲往察看，传令军卒，停罢筑堤，遍发水汛，从自己撒袋里取出一支箭来，对天祈祷，说道："天父如若许我收复夏国，儿求天父暗保河堤，数日不决！"说罢，将箭插于沟旁。果然，顷刻之间，沟里堆出白色泥沙，堵住决口。皇主便命撤去筑堤军卒，又到兴庆府以北插箭。城里忽然射来飞箭，上面系着降书，皇主见书，心中大喜，问道："谁敢进城一趟？"哈尔海如之子、下路太傅乌都、曹都兄弟二人闻声而出，说道："我等二人，愿去一遭。"皇主大喜，教二人赍诏进城。李安全忽闻蒙古军营派人赍诏而来，连忙传令，打开城门，命刘伯林出城迎进来使，置备香案，跪接皇诏。当日身着罪服，绑缚其子，携其独女李索英（音译）并三百名歌女，一百车精瓷细陶，金银绸缎，并彩帐雕床，前往蒙古军营归附结好。皇主率文武百官列队等候。李安全低首弯腰，穿过众军卒兵戈之林，至于皇主案前。一见皇主龙颜，不禁肃然起敬，诚心奏道："臣若早点见到皇主之面，不会如此兴兵鏖战。皇主果是天子！"说罢，呈上降表，其中详述纳贡献女，以为信物。成吉思汗连忙吩咐近侍扶起李安全，赐座一旁。李安全不敢就座，一再拜辞，成吉思汗降旨道："我之本意，实求天下安乐。非是专意欺凌他国之主。各国之间结好为宜。我如专意杀戮他国之主，于我国政有何益处！今日你虽然被我杀败，然而我若恣意骄横，便有碍人皇之德。你是夏国之君，只要心笃意诚也就罢了，何必这般固辞？若领我恩，请你坐下！"说罢，让李安全坐下，吩咐三太子窝阔台说道："我儿代父去一趟水沟之旁，点支御香，拔出我箭，祭拜天地山水神灵，祷告全赖天父之助，引来河水，收复夏国！"三太子窝

阔台亲王当即领命，同军师毛浩来一道至于沟边，拔出皇主御箭，便于沟岸摆下香案，恭读皇旨，洒酒祷告。忽闻五里以外，轰地一声，河堤崩陷，堤壁如墙，顿时大水漫流。夏国和萨尔达格沁国百万军民，皆瞠目结舌，惊慌不已。

且说亲王窝阔台、军师毛浩来二人，回营复命。此话不提。却说成吉思汗取过降表从头细阅，读至李安全将其爱女、十八岁的李索英连同万贯嫁妆献给皇主，以为永世信物一段，龙颜转怒，冷笑一声，问李安全道："贵皇您备国宝纳贡，我深以为是，然而您意将幼女并歌童彩帐，一应摆设，皆献于我，此是何意？是否以为我乃北漠之人，向未闻见佳色美乐，因此特意献此，使我惊喜，沉缅酒色？我若效法你们南方皇帝，一见佳色，便不顾死活，一有闲暇，便尽情玩乐，我能以布衣平民晋为人皇吗？既然你们南方之人精于汉典唐（唐古特）文，皆知古今圣皇小人之别，又因何不独自己心术不正，而且常常忖度别人也是一样混浊无知？看我举止，可知我性！"李安全听毕，大惊失色，连忙起身，下拜于地，卸冠顿首，启口奏道："下臣实不敢以酒色惑主。臣感皇主不忍杀戮我一国百姓之恩，许我归附皇主，以安百姓。下臣躬思膝下无子，无以为信，想献遵顼为质，以得皇主之信，又想遵顼非我亲子，一则皇主不信，二则亲族不服。因此，别无他计，乃献独女，上可取信于皇主，下可得心于众民。如此可赖皇主洪福，子孙后代也可安息。此是下臣真情，委实不存惑主毁名之意。还望皇主明鉴！"此时，夏国诸臣皆候于殿外，忽闻皇主见责献女，众皆失色，顿地叫苦。众太师太保闻知此讯，连忙入内，叩见皇主。布古尔吉奏道："皇主开恩施法，允准夏主归附诚意，此乃平定天下之重事。俗话说，'万马之主，不惜小羊；争雄天下，不拘小节。'如今圣主伟业，一如日月，区区烛光，安能争辉？望皇主虚怀若谷，以褒奖远邦降主。"皇主发旨问道："古语说，'无以善小而不为，无以恶小而为之。'善恶由微而著，凡事皆由小而大。如今你等诸臣既然以天下大事

为喻，劝我依准夏主永世结好之意，即照所奏办理。虽然如此，事关重要，务必办得名正言顺。当着诸臣之面，将那女子引入大殿，与我会面，我当看情定夺。”诸臣大喜，拜罢起身，即引夏国公主入殿，拜于皇主案前。当时，成吉思汗举目一看，这女子形容不凡，洁白如雪，体态似玉，星眼如晶，不禁笑道："看这姑娘举止端庄，美中含福。如今二太子察汗台的媳妇已经背世，可封此女为察汗台之妻！”说罢，将察汗台叫来，命他以女婿之礼，拜见夏主李安全。此时，李安全喜出望外。更见那察汗台太子,果然生得如玉似金,不禁大喜，连忙回礼，以示心动，两眼落泪，叩谢皇主，奏道："果是九重天宫下凡的圣皇！”这时，皇主急忙吩咐太子察汗台扶起夏主，教众人备以辇车送姑娘回城。然后按九九之数赠马为礼，选一吉日，给太子察汗台接亲成婚，以大礼叩拜皇主。当时皇主决断，令夏主割力吉里寨、落思城、乌拉善城三地献于蒙古，每年纳贡米一千车，布一万匹，绸一千匹，银一万两，马五千匹。间隔三年来缴一回。布命已毕，设宴款待，不易夏主皇号。并吩咐夏主固守夏金之界，送回被俘三臣。高令公、嵬明令公、西壁石三人叩首谢恩，当即回国，拜见夏主之后，又叩谢刘伯林。刘伯林见三人叩谢，放声大哭。夏主动问其由,刘伯林答道："君辱臣死。如今我主面北侍人,我等安有立足之地？此是天时，如若不降，别说社稷不存，连主公性命也难以保全。因此，万般无奈，才保全主公性命；然而我主已为他人之臣，以此下臣难逃死路。我若不死，子孙万代都骂我贪生怕死，变主为奴，卖国求荣。下臣所以避于深山，乃为自己留一条活路。我主不让，寻我回朝，此是天命。如今主名得全，社稷幸存，百姓得保，臣当死也！”说罢，忽然从袖口里抽出一把利刃，唰地一声，刺向自己的喉咙。当时，众人赶忙抓住他的手，可是已经晚了，利刃已穿进喉咙，黑血呼呼地流将出来。李安全心里一慌，急忙离座，到他身边，抱尸大哭起来。这时，蒙古军营派扎勒玛王、察汗台亲王二人为皇使赍诏进城，封刘伯林为至

贤大臣。皇主念刘伯林以其明断，保全夏国社稷，因此降下诏书，拜刘伯林为夏主首辅大臣。当时扎勒玛、察汗台二人入于宫中，眼见刘伯林已死，忙问缘由，李安全毫无隐瞒，将死因从头至尾细述一遍。扎勒玛、察汗台二人连声夸奖，将诏书向刘伯林尸体宣读，替他穿上皇主所赐衣冠，当即回营复命，细报刘伯林寻死之由。皇主大惊，夸奖不已，对文武百官说道："你等众臣好生听一听，此人便是大家的师表。替盛朝尽力而死，或者保亡朝得存，此二者孰甜孰苦？我以为后者良苦。仍请扎勒玛王、察汗台亲王等人为我代劳，将我封号爵位带去，宣给他的忠魂。"扎勒玛等人奉命而去。

夏国军民见皇主如此明断，视皇主为天神一般，叩见皇主龙颜。毛浩来已料众意，只好进报皇主，皇主当即允诺，登于高岗之上，一面亮相于夏国百万军民之前，一面发旨说道：

为人主者要常省己过，
为人宰者要深思己贵，
为人父者要常察子度，
为人子者要常念己奋，
为人友者要常观己行，
为人臣者要常防自矜。

且说夏国百万军民亲睹成吉思汗龙颜天威，个个惊叹，齐声高呼"万岁！万岁！"喊罢下拜，顿首谢恩，当即抄下圣主六句旨令，家家户户，供于佛龛。此时西域有一位巧人，取一块玻璃将成吉思汗龙颜映于其上①。后来将它描下，以为供相。又到后来，成吉思汗终其天年之后，曾找来许多相片，皆不如意，后来从夏人手里描来此相，与本国所存画相对比，二者一模一样，丝毫不差，便入于太庙，以为开国尊相。

却说皇主将所俘夏兵留于国中，又遣萨尔达格沁人马回国。这时萨尔达格沁国的希拉一路亲眼看见皇主所断诸事，十分感动，

① 此物当是今世之照相，当时称照相为映于玻璃。

不顾家眷，打消回意，愿归皇主。当时夏、萨二国如此归从者，竟有两万余人。皇主垂恩，降旨说道："你等众人，回乡省亲，告请父母，方可回来！"众军卒无奈，放声大哭，好似离别爹娘一般。时隔不久，萨尔达格沁国安巴盖汗之子嘎布伦得闻希拉报讯，便携举国军民来归皇主。

且说时至季秋，皇主回国，当时上至夏国君臣，下至军民百姓，欢送皇主，远至数百里之外，仍然依依难舍，恸哭不止。皇主心动，怜悯百姓，发旨说道："匀出年贡一半，分俵犒赏百姓。"众百姓听了此言，越发崇敬皇主。此话不提。却说皇主率领大军，回到界内。大太子珠奇携众小将接了首程，拜迎皇驾。亲王敖其格、嘎楚格二人携众太傅接了第二程。五位太师奉太后之命，接了第三程。皇主入宫，受文武百官拜贺之后，便入太后宫帐，向太后请安。皇主回宫之后，得闻北畏吾儿国国主贺希格图来朝，当即吩咐左右，教他入宫拜见，旋即设宴款待。

史官我信手写诗一首：

不是天子恩谁知？
独有圣武成吉思。
生世天赋冰清志，
虽出沙丘胜一时。

第四十二章

吐唾沫太祖撼金朝
施小计谋臣定中原

大蒙古国成吉思汗五年，宋宁宗嘉定三年，金永济大安二年，岁次庚午，是年成吉思汗四十九岁。

且说是年正月，太后传旨道："我儿成吉思汗到今年年底，切忌亲自出征，更忌领众行猎。"成吉思汗当即唯命是从，写表复命。此话不提。却说蒙古百官朝拜皇主，庆贺去年征服夏国、萨尔达格沁、畏吾儿三国，奏请皇主祷拜天地，祭奠先祖。皇主当即恩准。适逢正月十五日，皇主大张盛会，祈拜天地日月四坛，杀牲祭奠祖庙，叩见窝格仑太后之后，宴赏百官。上至五位国老、五位太师、众太傅太保、三等太傅，下至军民百姓，无一遗漏，依次行赏，逐一封职。有万户诺彦、千户诺彦、百户诺彦，还有十户诺彦。当时众皆提举，唯独布古尔吉一人只字未提。毛浩来想到此处，欲奏皇主，忽有所思，暗自想道："依此看来，皇主必有别的打算。"于是默不作声。众太师也皆想道："岂有遗忘布古尔吉之理？"因此，也未介意。众小吏虽已察觉，但见众上卿闭口不语，也皆闷在鼓里。当时诸官拜贺，布古尔吉也随众拜贺。文武百官皆不知其意。诸官欢宴，皇主也一样开怀畅饮。适会正月十五日，天上圆月高照，席间九乐齐奏，更有南方舞曲。因此，当夜盛会不比常日。当时蒙古皇廷常有四方名士，也不缺山珍海味，众人得尝蒙古罕见珍品，人人惊奇不

已，赞不绝口地说道：“幸从天子，方得品尝禁脔！”时有夏伎献舞，替文武百官助兴。宴至深夜，方才散席。当时，众人目视布古尔吉不仅没有懊丧之意，反而更加畅饮，以至喝得烂醉。皇主见他大醉，便命亲随卫士芒金扶他回府歇息。此时，皇主起驾进入戏庭，只见御烛映天，明如白昼。皇主升座，看了一会儿摔跤游戏，忽闻钟响鼓鸣，便领侍臣回帐。文武百官趁着月光有坐车的，也有骑马的，各自散去。当时，鄂嫩河早已封冻，远处望去，冰如银花，河面似毯。文武百官高歌散去，歌声悠扬，一如群雁。皇廷鸣乐，酷似天音。皇主回宫，早有光献皇后出来迎驾。宫中香烟缭绕，远处传来百乐之声。原来皇后殿里置下筵席，专候皇主来宴。少时，三妃九姬皆来拜见，等皇主皇后对席入坐之后，三位贵妃携众嫔美人叩拜皇主。皇主成吉思汗喝了奶酒，品了黄油。四太子并众儿媳轮番敬酒，行了家礼。这时，光献皇后向皇主奏道：

布古尔吉是最先跟随皇主的大臣，
当您困顿时他替您尽心竭力，
当您受凌时他为您挺身而出，
当您遇险时他不顾性命冲锋陷阵，
当您讨夏时他一连活抓了三员将军。
可皇主今日因何在宴赏文武百官时，
却偏偏把战功累累的布古尔吉给遗忘？
如今朝廷内外都在议论着这件事情！

皇主听毕，微微一笑，降旨说道：“皇后有所不知。朕岂能将他遗忘！我欲借此筵席宣扬布古尔吉的贤德。朕以为布古尔吉不会因我没有提他，心里有所埋怨。他或者知道我另有打算，或者以为我日理万机，有所疏漏罢了。他决不会埋怨我，说不定他还坐在家里，正说着我的好话。适才我已派亲随卫士芒金送他回家。芒金今夜回来，决不出我之所料！”皇主说罢，睡在龙榻上。

却说皇主卫士芒金扶太保布古尔吉回于府中，布古尔吉见芒

金是皇主使臣，不予酬赏，只好道谢，令其回官，芒金连忙出来，藏于窗下奶油仓里偷听。忽闻太保布古尔吉的妻子特古斯高娃夫人吩咐侍童献茶之后，二人叙话，夫人问道："听说皇主今日封赏社稷功臣，不知老爷所封何职？我听众人传说，今日皇主封赏诸官，单单没有提到老爷一人。依我之见，老爷来跟皇主时社稷未立，帝业未成，都是你辅助皇主定了社稷，立了奇功，出了大力。老爷不顾生身之母，抛下妻子儿女，替皇主效力，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然而圣主今日遍封诸官，因何单单忘记鞠躬尽瘁的老爷呢？从此以后，老爷还有什么脸见朝廷众官之面呢？"布古尔吉笑道："俗话说，'勿要贪吃，常思尽忠；勿要贪赏，为国效力。'妇道人家，知浅识短，心胸狭窄。只要皇主社稷安宁，天下太平，来日方长，还愁得不到皇主恩赏吗？如今我有幸赴皇主盛宴，这难道不是以前尽忠报主之因吗？您还奢望比这更高的封赏不成？女人知浅，暴露无遗。你岂能知道皇主大智！"芒金听毕，记于心中。次日清晨奏报皇主，皇主便对皇后说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吧？"皇后连忙说道："皇主明察秋毫，我等岂能知晓！"说罢，躬身施礼。

且说次日平明，皇主临朝，等文武百官起居拜罢，皇主降旨道："我于昨日封赏文武百官时，遗忘了太保布古尔吉。等宴散回官后，皇后想起此事，奏报于我。我因昨日疏忽，深感内疚，悔之不已。忽闻扶送布古尔吉的侍童来报，我方知其夫妇二人进餐时所说话语。即宣侍童，向诸臣细述太保布古尔吉说的话！"这时，侍童芒金领命入殿，向诸臣备述了昨晚听到的话。文武百官听了，无不惊奇，殿内殿外，皆拜皇主。皇主宣召布古尔吉至于案前，亲手赐酒，启口祝福道：

即令撒袋破了，
你依旧说些感恩的话语。
纵然阵势乱了，
你依然不忘过去的深交。

即使羽袋丢了，
你依旧不忘昔日的友情。
每当与仇敌拚杀时，
你总是不顾个人的安危。
教你留下守国时，
你殷勤照料我的四子。
你尽管晚到了一步，
却活捉了三名夏国主将。
布古尔吉，你是智勇双全的将军，
你我二人很早就有手足之情！

皇主说罢，脱下龙袍玉带赏给布古尔吉，说道："九路上卿，谁也不能同布古尔吉相比。他始终如一，朝夕尽力。如此忠臣，不可不举，以为后日尽忠志士和人主之友的表率。布古尔吉早日从我，出了大力，因此，今日我要特别抬举他。"文武百官，叩首奏道："我们众人昨日临朝，见皇主不提太保布古尔吉生擒三员夏将一事，深感迷惑不解，以为皇主必然另有任用。果然皇主如此了解于他。我等诸臣安敢与皇主故友计较高低？皇帝旨意，不独抬举太保布古尔吉一人，实属加恩于所有的朝臣！"这时，皇主降旨，说道："命太保布古尔吉在朝时掌管国事，守护社稷；出外时，统领我五方属国，掌管我右翼九州，为九州大诺彦。"并封布古尔吉的妻子特古斯高娃为宝扬图福晋①。当即将皇旨刻于誓书铁券，赏于本人。布古尔吉被举为九卿之首，九州诺彦，当即下拜叩首谢恩。皇主褒奖布古尔吉生擒三员夏将，收复又一大邦之功，举为九州诺彦之后，对文武百官降旨说道："啊呀，我奉天命，平定长期作乱的十二国主，讨灭七十五个无道小邦，从此举国太平。绥定北方，安抚沙丘，此是我之本意。如今此愿已遂。我今年高，已近五十，今欲歇息，静养身心。目下虽有宋金两国，只要我子争气，即可图之。至于辽陈这些小国，成何气

① 有福气的夫人。

候？”这时，毛浩来等四人，连忙跪拜，劝阻皇主，说道：“皇主此令，甚是不妥！若行此令，违背天意，铸成大错，难以挽回。于后日而言，也非贻谋燕翼之事。皇主如布此令，后日平民百姓皆无效忠之心。至于万世后主，何以继承传统？如今皇主实为天子，上至皇天后土，四方神主，下至黎民百姓，走兽飞禽，皆来相助。因此，皇主若布此令，有所疏略，从此以后，谁人承家继业？皇主以前所布旨令，无不甚是；唯有此令实属不当。皇主寿近五十，百般奋力，赴汤蹈火，此皆为国为民，并非为一己之荣华富贵。既然如此，皇主今日竟口出玉言，说大事了结，所望已遂，甚是不当。国母太后虽然年事已高，然而为国母者总以包举天下为乐，岂有贪图安逸之理？人生在世，当为自身并天下万民安乐着想，这才是报答父母恩情之所在。因此，身为天子，不遗余力，以报双亲之恩，这才是孝顺之首。如今皇主亲自动手打下金塔之基，指日塔顶告成。此时此刻，颁布此令，甚是不妥。皇主此令，决然不可视为正理！”皇主听罢，起驾回宫，即宣毛浩来入宫，说道：“今日朝上，我无意中发下不当旨令。我以为众太师太保所奏甚是，今日如何是好？”毛浩来奏道：“依臣之见，此次当赏直谏诸臣。如此，可振奋朝廷直谏之风。”皇主听了大喜，深夸毛浩来道：

你是我直言不讳的贤臣，
从不往邪路上引人。
从今日起就要发下赏令，
以昭示我接受谏言的决心。

次日，皇主传令，举行盛会，大赏直谏皇主的文武百官，会名唤作“皇主识过之会。”当时，上至太师太保，下至黎民百姓，皆得颁赏，合计破费三国贡物。皇主召来毛浩来说道：“此次颁赏，共用三国贡物，实出我之所料。”毛浩来拜道：“臣下以为破费甚微。即使用了九国之贡，臣也不以为多。”皇主问由，毛浩来又拜道：“皇主明鉴，人主所发一言一令，事关天下之得

失。皇主之过犹如日月之蚀，国人尽知。圣人一言之误于系社稷倾覆啊。因此，三国贡物，何足挂齿？若不以此昭示天下，谁人胆敢告诫天子人主？有了此诫，皇主势必注意自己一言一行，慎之再慎！”皇主听罢大喜，至宴终之日，将毛浩来所奏之语传于众人道：“太傅毛浩来奏言不偏不倚，乃心忠诚，始终替我社稷着想，甚是难得！”说罢，便拜毛浩来为九卿之尊、左翼九州大诺彦。当初皇主登基时，曾告谕众人道：“诸臣若知本皇过失，每日早朝必告于我！”因此，时过数年，至于今日，故发此令，以励群臣。

且说皇主见发令之后百官争言，心中暗喜。当时皇主动问下官，若皆如此奏报，深感欣慰。毛浩来叩首谢恩。皇主又召太保楚鲁说道：“我于昔日曾被岱其古德人所执，得间逃出，来到你家，藏在羊毛车中。当时你用斧子砸开枷锁，给我骑上你家黄骠马，与我同奔勃特国。那时卿意何等果断！如今我当了皇帝，你身为太保，因何变得如此脆弱，如此谨慎，不向我直言相劝了呢？按说毛浩来、布古尔吉二人来得都比你晚，如今我举他二人为九州大臣，你因何一点也不嫉妒？”楚鲁叩首奏道：“下臣原是布衣，常为岱其古德人所欺侮。谁料前世有缘，当皇主遭难时，助了一臂之力，本是微不足道的事情。然而赖皇主抬举，升为蒙古上卿，当朝太保，我弟其木拜特木尔升为中太傅，我子阿拉玛斯、弟子瓦其尔为下太傅。因一时际遇，如今下臣家竟有四代人得封上卿之列。蒙受皇主宽恩厚德，每饭不缺肉食，肩披良绸貂皮，身居蟒缎绣帐，坐骑金鞍骏马出则万人前拥后簇，进则天子尊为贴身上卿。一家四代，皆得皇恩，好不自在。即使家奴佣人，也受人主福荫，穿绸着缎，食肉饮酒，夏凉冬暖，外受尊敬，内充喜悦。凡此种种，皆赖当初一斧一羔一马一事之力。如今我受皇主海恩，如若仍不满足，那还算得上人吗？下臣不才，竟有三代五人被举为大臣，优于百官。因此，下臣日夜不安，只恐有负于皇主重恩，哪里还谈得上心怀妒意？”说罢，稽首叩

谢，皇主大喜，点首称是，启口降旨道：

韬略精细强似神，
洪福如流胜长河。
盖世勇力欺闪电，
忠心不变赛磐石！

皇主说罢，便拜楚鲁为九卿之尊，北方九州大诺彦。

且说皇主又召布古拉尔至于案前，太保布古拉尔忙拜于地，连连叩首奏道：“臣求皇主，勿降他旨。”皇主听罢，当即退朝，转入内宫，派人召来布古拉尔问道：“爱卿今日上朝，何故劝我勿降他旨？我于前日，偶失一言，百官见责，耗去我三国贡物。今日朝上，我恐再次失言，便依爱卿所奏，无发别言，不知卿言何意？”布古拉尔顿首奏道：“请求皇主告我前旨。”皇主说道：“我于昔日，方娶皇后，成家立业时便得爱卿。后来出征，偶遇大雪，爱卿不弃，撑毡遮雪。其后三十年来，爱卿处处尽力。寥寥数语，难以尽述！因此，我欲拜爱卿为九州诺彦。”布古拉尔奏道：“臣比三人，实不如者有三。他们三人乃是皇主困顿多难时的患难之交，而臣乃是皇主威震四海时来投的侍童。即令如此，皇主不弃，依旧抬举，名列四杰，此恩不浅，重如泰山。此其一。下臣所作所为，皆是九卿职责，无一特殊显赫之处。此其二。至于朝莫尔更、希热呼图克、钦达嘎那斯钦、扎勒玛等人，其年皆长于下臣，投主也早于下臣，职爵与我同列。其功勋卓著，尤其扎勒玛，更是与众不同，曾立砍体之功。皇主因何不举他们，而偏要举我？微臣不是不图爵禄官职，唯担忧皇主如此举人，乃有偏倚，因我一人之故，而失众人之心，于社稷不利。此其三。只要皇主龙体大安，社稷兴旺，万世不倾，下臣心安，谨守蒙古上卿太保之爵，也就心满意足。何必有殊于众，自讨无趣。至于毛浩来、布古尔吉、楚鲁三人，当封九州诺彦，文武百官量也不会与之计较。适才下臣想至此处，只恐皇主降旨举我。忽然皇主宣我上殿，下臣一时不知所措，冒犯天威，打断皇言。”

皇主听罢，沉思半晌，说道：“我念扎勒玛挥刀伤肩之功，将亲生公主许配其子，令其子孙后代，千秋万载，与我子孙同列。此是人臣至极。我蒙古大业传到何世，其功勋随之流传不止。因此，扎勒玛不会怨我。至于爱卿，更有收服其吉勒吉、伊迪纳尔、阿拉格德勒图等国的大功，何言不殊于众？”布古拉尔奏道：“请皇主明鉴！收服三国，非是下臣一人之力。扎勒玛、扎布、希热呼图克、哈尔海如、朝莫尔更、乌优图斯钦、乌云格瓦、胡尔查拜利、赛汗苏尔塔拉图等人皆为砥柱之臣，与我一样出力，还请皇主深思再三！”奏罢叩首，皇主大喜，说道：“爱卿如此谦让，固辞封赏，为我社稷着想，此心委实可贵。赛汗苏尔塔拉图听命，你要好生记下此言，连我旨令一起，送给众太师太保过目，教众人商定于明日朝会，奏报于我！”说罢降旨。

且说赛汗苏尔塔拉图当时领命，赶忙提笔记下，交给众太师太保。次日早朝，连呈三表。头一奏表，乃奏昨日奉皇主之命，论定布古拉尔功绩。第二奏表，乃奏南方金国，蓄意犯我，于其北界派人筑城，名曰乌沙堡，欲征兵来战。第三奏表，乃奏请皇主，今年虽不用亲自出征，也当发驾出巡，察视边界，并命夏国出兵金国。皇主接过一看，原来文武百官商定：太保布古拉尔所奏，句句在理，恳切无误。虽然如此，皇主念其以死效忠之功，封诺彦之职也合于大理。诸臣当中，虽有不少人与布古拉尔职爵相当，然而头中飞箭，未失鞍韂者唯有布古拉尔一人。因此，皇主重赏布古拉尔，臣等决不嫉妒，祈望皇主可赐重任。皇主阅毕，便拜布古拉尔为西北九州①大诺彦，位列九卿之首。布古拉尔无可奈何，只好稽首谢恩。皇主看了所呈金国派人修筑乌沙堡一表，当即降旨：“命太保扎勒玛、扎布等五虎上将率领本部五万铁骑，飞奔至该处，尽收筑城军民。至于夏国军民，今已归诚，因此，二太子察汗台、大元帅毛浩来二人携同八员小将，率领夏国兵马，从西北方向攻入金国，问罪于金主。大元帅布古尔

① 所谓九州者皆是北方小州，如同今时之一旗。

吉携同四名旧臣、十员小将，率领十万精兵，随我出发，巡视南界，以备调遣。五位太师携同三名太子，统领本部大军，留守京城。宣懿太后有旨，教我年内切忌带兵出征，或者领众行猎。如今我若出巡边界，太后实必生疑。因此，还望诸臣商定良策，备述皇子决不领兵出征，或者围杀猎物之意，报知太后，以解其疑。”皇主分拨已毕，殿中御乐齐奏，钟鼓同鸣，皇主起驾回宫。百官散朝，各务其事。不在话下。

却说南方金国，因何又无端修起乌沙堡来呢？原来金国永济年少时出任金国信使，赍诏来到勃特国，封勃特国主太祖为“招讨使”，当即为太祖斥退，从此心中结恨，耿耿于怀。其二，当年蒙古起兵讨伐夏国，将所获物品的一半送给金主完颜璟，以修前好。当时金主完颜璟又派卫王永济至于净州迎接蒙古成吉思汗，设宴洗尘，接受所送礼品。成吉思汗见卫王永济心术不正，未以客礼相待，只按一般来使对待，将他叫进行宫，立于案前，教训一番也未赐座，令其退出。当时，卫王永济虽然心里愤恨，然而此人胆小怕事，在成吉思汗面前不敢顶撞半句，连忙退下。返回金国，向金主奏道：“蒙古无礼，不可不伐！”金主完颜璟一向怕蒙古兵强势盛，未纳永济之言。因此，永济心中怨恨，要毒死金主。金主完颜璟死于当年九月，临死时留下遗言道：“范妃有娠，当生于正月；贾妃也当生于十一月。如其中有男，可立为皇！”

且说金章宗元妃李氏与完颜匡、胡沙虎、仆散端等人密谋，拥永济登基为皇。当时永济手执宝剑，强行下令，登了皇位，改年号为大安元年。永济即与百官商议，出兵蒙古。诸王等大臣劝其罢兵，永济拒不纳言，立派呐哈买、仆散揆二臣去北界修筑乌沙堡，以为往攻蒙古时储备粮秣之用。后来夏主李安全为蒙古兵马所困，念及与金有交，往来年余，曾派使至金，请求援兵。当时，适逢卫王永济毒死其兄完颜璟，篡夺皇位，心里忐忑不安。因此，卫王永济未派援兵，往救夏国。于是夏主抱恨，与蒙结

亲，将公主许给蒙古太子，相约出兵，攻打金国。

却说永济篡位之后，深疑当日同谋，又怕贾、范二妃生子，招来祸患，便与先主完颜璟元妃李氏密商，给贾、范二妃喝了毒酒，坠其胎儿。二妃坠胎之后，永济忽生一计，连忙吩咐宦官捕杀元妃李氏。对外张扬说，元妃李氏给贾、范二妃喝了毒酒坠了胎儿，绝主后嗣，因而杀之。此皆前年之事。当时金民为官府所逼，来见成吉思汗详报此事，成吉思汗这才大兴问罪之师，当年平复两个部落。

且说扎布、扎勒玛二人携五员虎将，率领一万人马至于乌沙堡，杀散呐哈买、仆散揆等人所领兵马，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尽收二人兵马，缴获其筑城器械、仓廪、行帐、牛马等物，凯旋而归。呐哈买、仆散揆等人只带数人逃遁而去。西北路毛浩来元帅和太子察汗台等人领八员小将，与夏主李安全合兵一处，去围住金国西北边城端州府，守城金将李英（译音）弃城逃走。当时毛浩来之子宝鲁、布古尔吉之子乌楞策尔比二人挥军追杀，如饿狼驱羊。金国人马一则出其不意，二则势弱兵寡，三则诸将惧逃。因此，群龙无首，四处逃散。而蒙古将士锐气大振，追杀一百余里，忽然金将李英为马颠于地下，被部下马踏，昏死过去。乌楞策尔比等人趁势赶来，将李英生擒而去。太子察汗台不禁大喜，当即攻入城里，欲将全城军民尽收而去。只见毛浩来元帅说道："太子当年攻占落思城后，尽收城民而归，曾受圣主指责。如今，我们与其收仓夺库，还不如将粮食物品散给众民，以收其心。那么城民百姓，反而会盼望我军。如此，下可收民心，上可报天意。金朝苛政，重敛百姓，如今我们开仓发粮，赈济金民，收得民心，有朝一日，我军回国，虽然金兵复来，固守其城，然而金国百姓一旦得闻我军重来，势必乘机蜂起，攻杀金军，以助我军。如果这样，我虽不留军守城，然而这和留军守城岂不一样？此是以金国之粮物收金国民心之计。再说我们蒙古人生性暴戾，如今若留将士守城，就会失众民之心，日后讨伐，甚是困

难！”察汗台当即依言，一面召来城里张、李、鲁三姓大户，好言嘱咐，固守城郭；一面吩咐军卒开仓启库，取出盔甲兵器、绸缎布帛、金银财宝、贵重器皿等物，装了一万余车，将三停之一分给夏国，将三停之二送回蒙古。又开仓取粮，尽数散给端州城民，告诫大家，来年起兵来攻时，尽力相助。分拨已毕，大军便起程回国。此时，端州城民不分贫富皆得蒙古义军赏赐。然因库存粮食抛散一空，却断了兵马粮草。从此金国北部军民，深惧蒙军势强，人人胆战心惊。

且说察汗台所领人马，一日，行至蒙古南界，恰逢皇主率领一支人马巡视南部国界。察汗台当即向皇主献上金将李英。皇主问李英道：“你们中原国家，一向熟读典章，通达纲常，然而你们新立卫王永济，因何无故鸩死叔主，毒杀婶娘，坠其胎儿，断绝完颜璟后嗣，捕杀先主元妃李氏？”李英一听，暗自料想，尚有一线活命之路，便打定主意哄骗皇主，以悦其心。于是加油添醋，将一说十，胡诌一通，给主公妄加罪名。皇主听了，冷笑一声，当即降旨道：“你身为金将，世世代代得享金主厚禄，出任重职，然而一见外兵来攻，只顾自己性命，不顾全城军民死活，弃城逃走。不独如此，你为我生擒之后，一心只想活命，不惜诬告己主，以悦我心。如此无义小人，奸诈狂徒，留他何用？替我押去，斩首示众！”左右刀斧手得闻皇命，当即将李英押将出去。一刀斩首示众，张贴告示，称为无义之臣戒。

却说皇主论功大小，封赏扎布、扎勒玛和察汗台、毛浩来两路攻金人马。皇主将宝鲁、乌楞策尔比二人召至案前，降旨说道：“俗话说，‘龙生龙，虎生虎’，此话果然不错。你们二人替父辈脸上添了光采！”说罢，取蟒缎盔甲赏给二人。时至冬末，皇主传令整军回国。忽有探马来报：“今有金国派使来见。”皇主闻报，当即向太傅布古尔吉、毛浩来二人说道：“金国使臣此来何意？依我之见，金使此来，必是问我两路起兵之由，嫁祸于我。”布古尔吉、毛浩来二人一起奏道：“卫王永济能杀其叔父

叔母，我们因何不可起兵讨伐杀戮叔父叔母之人呢？再说金国与我往来结好，因何穷摆阔气，以盟主自居，视我为臣呢？此次皇主如何处置？”皇主降旨道：“虽然如此，还是给他留点情面为好。永济其人，人面兽心，哪里晓得交情！”说罢，升上龙座。忽闻乐声三响，擂鼓五通，殿前侍臣引入金使，布古尔吉、毛浩来二人待以下臣使节之礼，喝命金使下跪，也不取下背系诏书。金使见状，十分焦急，奏道：“以往中原皇帝派人降诏，所有外邦君主，均皆备下香案，跪地受诏。如今贵国也已名列大国之林，深知大邦礼仪，今日因何如此小视我中原大邦？”皇主闻言，微微一笑，降旨说道：“你主派你前来，有何贵干相告？”金使说道：“如今我中原章宗皇帝已崩，早有新主继位称帝，请问贵国朝廷，因何至今不派人贺喜？小臣特地为此而来。”皇主问道：“新主是谁？”金使答道：“继位新主，乃是先皇胞弟之子卫王永济。”成吉思汗一听此话，向南而唾，说道：“我以为中原皇帝是有天命之人来作，象卫王永济乃庸庸碌碌之辈，何以为中原皇帝？本来我当举兵往讨，以正中原皇位才是，岂有派人庆贺之理？永济下药，毒死叔父，毒害叔母，坠其胎儿，以绝先皇之后。此等大罪，我尚未举兵讨问，他却狗胆包天，先来犯我。今日本该杖责来使，面刺罪由，驱除出境，只因两国交往，凌辱信使此乃大国所忌。因此暂宽使臣，赐席相待，指日发兵问罪。你所背诏书不过狗屁文章，命你依旧背回，交给你主！”起初金使得闻杖责皮肉，面刺罪由，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捣蒜也似地连连磕头求饶。继闻宽罪之命，连忙退出，抱头鼠窜，逃回本国。当时，成吉思汗率领百官起驾，回到蒙古城里。那金使回国，将受辱冷待一事，从头至尾哭述一遍，卫王永济大惊失色，连忙说道：“如今施一软计，以两国结好，赠礼相宴为名，将蒙古主成吉思汗骗入城里，忽发伏兵，将他杀掉！”君臣商计已定。金臣胡沙虎闻言退出，不以为然，大发牢骚。此语泄漏，传入夏主李安全耳中。李安全得闻此讯，派人飞报蒙古皇主。皇主

微笑说道："区区鼠辈，安能遮住天日之光？"说罢，传旨厚赏夏主李安全，当即将金国端州城拨给李安全，归他管辖。

却说成吉思汗召集文武百官，商议伐金问罪事宜。当时每言必称皇主的三弟并文武百官闻言，无不欢欣鼓舞，拍手称快。皇主料知此次举兵，深合众意，心中暗喜，当即向百官传旨，商定讨伐金国安定中原之策，呈表上奏。宣旨已毕，起驾回宫。百官下朝，各回本府。当时诸上卿聚于毛浩来帅帐商议军机大事，只见大元帅毛浩来说道："讨伐金国，不比寻常，务必事先定计，依计而行，方可成功。因此，不分长幼老少，谁献长久之计，便举他为首。所以须邀请三路太傅同来商量对策才好。"说罢将众太师国老、上中下三路太傅德钦胡尔洛、伊拉固松、达达顿嘎、扎勒玛、赛汗苏尔塔拉图、占布拉、乌优图斯钦、乌云格瓦、钦达嘎那斯钦、哈布图哈斯尔、敖伊图敖其格等人皆邀于帐中。毛浩来、布古尔吉等四员上卿与众人商议，草就伐金表章大意。次日早朝，呈于皇主龙座之前。皇主大喜，令左右接表，高声朗读，表中奏道："今有太斯钦、陶尔根希拉等文武百官，从长计议，定下一计，诚恐诚惶，奏报如次：中原金国掠占宋辽属地，锐气方盛。更见其民富庶，贤臣良将甚众，不可轻易用兵。虽然其国极富，然而其皇淫乱，昏庸荒怠，足知其灭日可待。如今我若举兵，戒者有三，勤者也有三。何谓三戒？一戒兵数之众；二戒攻占城镇，少留我兵；三戒军卒淫乱。何谓三勤？一是临战之时，不顾死活；二是攻打城镇，务重计谋；三是广发物畜，以收金民之心。守此三勤，三年为期。攻打金国，三年内必知金国军民习俗意愿，收得其心，以图长远之计。所谓忌戒兵数众多，乃求人马有备，便于进退灵活。所谓攻占城镇，少留我兵，乃因我蒙古兵卒生性粗鲁。如若随意侵扰民女，众百姓必疑我军，失去民心。如今夏国百姓多盼我军，乃因我军开仓启库，赈济百姓之故。其民多难，以至如此。所谓忌戒淫乱，乃因我军兵卒多贪汉女佳色，如若贪色过度，必失天子义军之德，有负万民所望，恐

对后日进兵不利。如今金国百姓苦于横征暴敛，因此，我军取胜甚易。当务之急，在于收其臣民之心。如想三年收复金国，就象三国时期蜀国讨伐南蛮孟获，以理服人，才是稳妥之计。我们应于此时此刻起，抱定南征之志。久处此地，不思平南，甚为不妥。虽说骤然去赴南方，不免水土不服。然而为期三年，往来不停，岂有不适应之理？夺得一城，以死固守，本是攻城略地之大计，可惜我们蒙古人不善固守所得城镇。一说守城，便为所欲为，失去民心，不知顺应金国边城百姓之愿，因而一旦交兵，便会困难重重。有鉴于此，限期三年，将金国边城收藏物品夺于手中，赈济百姓，先收民心，不再变乱。那时突然攻进，金国百娃便会归附于我，金国君臣因而势单力弱。此乃长久之计。”皇主听毕，龙颜大喜，立赏众卿，设宴款待。

史官我信口吟诗一首：

天子恩赏如时雨，
贤臣赤热一片心。
朝南而唾金国倾，
奏章览毕元基定。

第四十三章

金主害民亡社稷
蒙皇爱民破劲敌

大蒙古国成吉思汗六年，宋宁宗嘉定四年，金永济大安三年，岁次辛未，是年成吉思汗五十岁。

且说是年正月，成吉思汗点兵伐金。这时，被金国所杀赛音布和汗之子占布拉，跪于皇主面前，哭诉道："臣至今日，方见天日。小臣愿为先行，去探要道险路。"皇主依言，便拜占布拉为前路先锋，充为扎布副将，命他去探金国秘讯和征讨金国捷径。因占布拉所居之地，距金国居庸关较近，谙知金国长城附近山路暗口，所以才将他封以此职。当时皇主率领大军至于克鲁伦河岸，操练人马，准备伐金。从四方百万人马中精选英雄好汉，配以利刃强弩，又于克鲁伦河以南的高山峻岭驯服各色战马。此时占布拉、德钦胡尔洛等人，入于帅帐，向毛浩来告道："南方山麓不比我们北方山麓，必用良铁包裹马掌①。至于战马，须得日日绑吊，空其肚腹，待其饥饿之后再用草料喂它，磨炼其牙，又每日鞍不离背，骑它山上山下来回猛跑，熟悉山路。战马常食野草自然长膘，到了南方热带方才习惯草料，即便日夜乘骑，也不致掉膘疲惫，染疾生病。至于兵卒，各备皮囊，以盛晒干肉粉和牛羊之筋以及地方特产。如果这样，到了危急时刻，不愁没有干粮。同金国交战，不比同西吐蕃、唐古特、西夏、萨尔达格沁

① 如今世用铁钉掌。

等国交战那样容易。这些国家水草饮食皆与我国不同，他们兵多地广。而这金国地窄人密，山陡水缓，人吃草实果菜，遇水旱之年，以百虫为粮。如果我军人马多带粮草，一旦两军交锋，必成为累赘。因我军将士仍以金国现成食物为食，其种类繁多，不免使我军将士生疾，所以自备皮囊，带些奶酪、干肉、牛羊之筋，每食汉人食物时搀于其中，便可去其毒汁，少生疾病。到了紧急时刻，冲一捏儿牛肉粉喝上，几天不饿。此是头一桩要紧的事情。再者出兵南方不在人多，而贵在兵精善谋。因此，将所余人马分作四队，从两门进出，便在贺德尔和羊儿嘴两山操练兵马，以备随时替换。如若这样，即便每年出兵与金鏖战，我军实力也不疲惫。用兵之术，日有所进，以逸待劳，无事不成。”大元帅毛浩来听了此言，心中大喜，进见皇主，奏报定策，将大队人马分作两队。本国留一队，分作两路。命布古尔吉、希热呼图克二人带二十万人马上山，到克鲁伦河岸贺德尔山中练兵；命布古拉尔、哈尔海如二人率二十万人马，到乌力勒图山中操练；皇主和毛浩来二人率领眼下调拨的二十万人马，南下征伐；四位亲王，四位太子，分为四拨，守护国境；又命四方各邦编作四队，点三队人马轮番操练，随主出征；命察汗台领一支人马到夏国，将夏国兵马分作四队，领其中一队从西北攻入。其余三队人马也和蒙古人马一样轮换训练，以备调用。另外，夏国、山西盛产良铁，其工匠艺人比蒙古工匠技高一筹，更兼熟悉木炭石炭火候，因此即选良工五十人来我蒙古，替马钉掌，并传授钉掌之术。命扎勒玛、扎布、德钦胡尔洛、伊拉固松、阿拉坦沙嘎、安敦、占布拉、赛汗苏尔塔拉图、乌优图斯钦等人立即准备南下攻城所用精致云梯、砂袋、火攻器械，并按汉人习俗，不惜财物，备齐刀戟旌旗、遮日宝盖、车辇帷帐、金鼓乐器、挡箭盾牌、火把大炮等一应物品，比之金国强过十倍。南方金国总以秋高气爽，防我往攻。因此，我们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春夏用兵，打他个措手不及。所以我军首队二十万人马，当于四月初一，起兵南下。诸事

就绪之后，成吉思汗派占布拉为使，命他立赴金国问其五桩罪责。一问金主永济，因何毒死先主，夺其皇位；二问金主永济，因何断绝兄嗣，屈杀元妃李氏？三问金主永济，我们蒙古一向待你不错，你却因何派出人马修筑乌沙堡城，欲攻我国？四问金主永济，我本恪守诺言，未曾失信于你，两国一向通好往来，然而你因何视我为奴，竟派小人为使逼我称臣拜谢？五问金主永济，因何假意请我，暗地伏兵杀我？问了这五条罪责，再将一份薄礼，送于金国不提。

却说成吉思汗吩咐诸匠工，替二十万战马钉好马掌，到山里操练。当时此讯传于四面八方，宋、金、辽、陈等国无不惊吓。

且说当时西北一带有一大国，名曰哈拉哈。哈拉哈兵强马壮，十分了得，国主名唤阿希兰汗，素与山西几名贤士有交。因此早已询知天时，如今又得闻蒙古举兵南下攻金，更是佩服，自备千峰驼队，带上本地细软物品，金银布帛，来归蒙古国主成吉思汗，先派探马报讯。成吉思汗得闻此讯，顿时大喜，即命长子珠奇亲王领一支人马将阿希兰汗迎来，设宴款待。哈拉哈国主阿希兰汗喜不自禁，来拜皇主。一见皇主龙颜，不禁肃然起敬，当即奏道：

我打万里外听到皇主的英名，
如今亲眼看见果然名不虚传。
看您仪表远胜天上的日光，
我从心底对您爱戴和崇敬。
西方吐蕃说您是无比英明的人皇，
巴拉布国称您是力转乾坤的圣主。
所有羡慕者都说您是天子降生红尘，
依我看您果是一位伟大的人主。

阿希兰说罢，稽首谢恩。成吉思汗连忙吩咐珠奇亲王将他扶起，命人赐座，设盛宴款待，将他送来的千驮礼品摆于殿前，献给日月天地，过了七天七夜，方才收入府库。那哈拉哈国主阿希兰汗

乞告皇主，准他率领本部数千壮士充为伐金先锋。成吉思汗见他心诚，依准其奏，命他开进贺德尔山中操练人马。到了仲春二月，南畏吾儿国主格日勒也带五百驮厚礼来归皇主。当时皇主仍遣珠奇亲王出城迎接，上殿引见。当时成吉思汗待之甚厚，如对阿希兰汗一样，设宴款待，将所送礼品献于天地，然后收入库中。畏吾儿国主格日勒也乞告皇主，愿以五千人马作为先行。皇主成吉思汗容准其奏，命他进山与阿希兰汗一起操练人马。

且说蒙古使臣占布拉赍书携礼赴金问罪，不则一日，来到金国都城，在传事大殿，详告自己来意。少时，金主永济命他进见。永济接书看毕，心中不安，便问占布拉道："不久以前，我曾派遣使者去你国，因何辱骂我的使臣？"占布拉答道："从古至今，已历数千年时间，我们蒙古从未称臣于中原皇帝。你的使臣赍书来见，视我为臣，因此不得不据理斥责。"永济又问道："请问你主远在数千里之外,因何如此明晓我之九重深宫秘事?"占布拉答道："所谓人主，好比日月。日月有蚀，天下皆知。陛下九重深宫安能挡住！你治下百姓曾两次往告。"永济又问道："请问尊使，你主从何得知我要设下圈套将他杀害？"占布拉答道："如今贵国朝廷，臣下怨主，百姓恨官，因此，您之议论，泄于天下，夏主安全已报我主。于是我主特派下臣,诘问陛下。"卫王永济说道："贵国蒙古乃一强国，你主派人询问此事也是好意。你回国之后，好生告主：所传宫事，原是嫔妃李氏害死皇兄之子，所以我才置她死罪。至于众人传说我毒死皇兄，纯属朝廷逆臣所造谎言。至于我派使臣到贵国，举止放肆、胡言乱语，此是我使臣失仪之罪，我必替汝杀之。至于派人修造乌沙堡，此是朝廷北府首臣呐哈买背着我干的，与我毫无相干。虽然如此，你主成吉思汗仍然纳贡，送来礼品，本皇不胜感激。"占布拉说道："还望陛下仔细思考所陈五桩事情！"说罢，他便退了出来，恰与北界守官呐哈买相遇。呐哈买一见占布拉，就大声喝问："好一个北漠禽兽，因何闯入我大金朝廷之门？为何不杀这

个该死的奴才？”占布拉也骂道：“背主败国的无耻狂徒，好端端的金朝败于你的身上！”殿外诸臣连忙将二人拉开。占布拉回于客馆一看，金主并未赐宴，顿时心中大怒，连忙上马，领着随员，登程上路，赶回蒙古。此话不提。

却说呐哈买急忙晋见皇帝，卫王永济问道：“你不守边，到此何干？”呐哈买奏道：“去年秋天，蒙古兵马分作两路，侵犯我境。毛浩来、扎布二人竟率五万人马攻我乌沙堡，洗劫一空。除此而外，蒙古皇主次子察汗台统领夏国人马攻占我西北边城端州城，扫荡无遗。如今实在忍无可忍，非报仇雪恨不可。因此，小臣特来报主，望陛下恩准，起兵讨伐。”卫王永济说道：“我与蒙古皇主铁木真一向无仇，你如今因何口出乱言？适才蒙古派一使臣，列举五桩事情，诘问于我。我费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说服他回去。呐哈买你为何如此生衅惹事？”呐哈买惊惶失措，勉强奏道：“去年秋天，你们出兵抢我乌沙堡和端州府。今年夏国、畏吾儿、哈拉哈等邻国归诚蒙古，出兵相助。如今三国合力，造弓制箭，招兵买马，挑选吐唐[1]壮士，马放草野抓膘，整备盔甲车辇，添制旗幡宝盖，于贺德尔山、乌力勒图山操练八万人马，其意不是攻我，还攻何人？皇主因何责我办事莽撞？”卫王永济故作怒态，厉声叱道：“你这奴才不务守边，竟如此放肆，欲犯外夷，擅自惹事，妄图靠我新招兵马，去报自身之仇，以害我大金朝廷。汝心昭然，仍不认罪，还敢花言巧语，与我饶舌辨解！”说罢，喝令左右囚于牢中，并派出人马，监管其家。然后急召辽人石抹明安，拜为通好使臣，携带十车金银彩帛等厚礼赍诏奔至蒙古。其意在于骗来蒙古皇主，伺机将他杀害。

当时石抹明安携带金主永济厚礼，背上通好诏书，不敢摆出宣诏使臣架势，只以金国使臣之份至于蒙古都城，入于传事大帐，拜见毛浩来元帅，向他细报来意。这时，蒙古使臣占布拉刚从金国回来复命，详告金国前事，奏知金人想骗走皇主，伺机谋

① 即吐蕃、唐古特。

杀之图。石抹明安将永济厚礼献于毛浩来之后，便告知他两国皇帝会于净州，以结盟好之意。毛浩来听毕，料知其意。次日早晨，晋报皇主，便引金使石抹明安去谒见成吉思汗。石抹明安跪于龙帐之外，猛一举首，望见龙颜，五脏皆动，万分惊服，便将此次来意，从头到尾，毕恭毕敬地奏了一遍。成吉思汗微微一笑，说道："你此次回去，要好生告诉你的主公：他身为中原之主，不行人主之德，就会一事无成。如此小人之举，便难以成就大事。蜡烛再亮，也遮不住日光。说几句好话，送一点礼物，将我骗去，忽出伏兵杀我，此乃妇辈小计。然而他竟以为此计是上策，其实是小人之短见，终有一天他会丢脸的。我决不会中他圈套，即便中计赴会，天父也不会亡我。当年我还是个孩儿，势孤力单，十分懦弱，一日，被仇敌岱其古德人捉获，脚上重镣，手扣铁枷，项戴索链，本无生路。然而天父保佑，让我死里逃生。如今我已羽毛丰满，长大成人，国也由小变大；我年已五旬，岂有被一孺子永济所施女人之计蒙骗之理？因此，今日不要再提讲和之语了！诚有讲和之意，呐哈买敢骂我回国的使臣吗？我们是正大光明的强国雄邦，视你所送礼品如粪土一般。这点玩意儿于我们毫无用处。你将诏书礼品原封不动地带回去。如今我要重重地赏你，以报骂我使臣之举。"石抹明安听了此语，无言可对，连忙叩谢退出，匆匆吃酒领赏，带着所有礼品，当日起程回国。毛浩来怕扬言于蒙古境内，被人抢劫，便派军卒送其出境，将人和物品，尽数交割于界首官员。

且说石抹明安赶回本国，晋见皇上，哭拜于地，将赴蒙一事，从头至尾细述一遍。此话不提。单说这时，察汗台亲王会同宝鲁、乌楞策尔比等人，点起本国五万人马，精选夏兵三万人马，率领八万大军，直奔金国端州城。这时，金国百姓闻说蒙古大军开来，箪食壶浆，洗尘犒劳，将蒙古人马迎进端州城中。此时夏主李安全身体欠安，患着重病，因此指派养子李遵顼率领夏国人马，充为太子察汗台亲王先锋。夏国人马熟悉金国地形，因此

一鼓作气，急急行军，直奔金国重镇九原。蒙古皇帝成吉思汗带领太傅毛浩来，虎将扎布、扎勒玛等人，率十万人马，从北往南杀进大水泺。这时，金主卫绍王吓得魂不附体，只好下令赦免呐哈买之罪，封他为镇守西北边境的招讨使，命他领军出发，固守边界；又封太傅千家奴为平章政事，兼行参知政事之职；封族人完颜胡沙为行省使，命其留守抚州和西京；又拜纥石烈胡沙虎为枢密使。吩咐他们整治人马以待蒙军来到。金人仰仗居庸关之坚固，一面化铅冶铁，加固城门；一面派兵出关，在方圆百里左右，撒了铁蒺藜。

且说早春一月，蒙古皇帝成吉思汗亲带亲王哈斯尔、比勒古岱，太子窝阔台、拖雷，元帅毛浩来和扎布、扎勒玛、楚鲁，驸马策其格等人，率领二十万人马，向金国出发。这时，金国大将定薛尽起金国北部半倍之军，共点五十万大军，扎营于野虎岭以北，拦住蒙军去路。当时成吉思汗吩咐上太傅赛汗苏尔塔拉图扮作金人模样，暗地里去打听金兵动静。赛汗苏尔塔拉图取一条小路往南出发，行至金国军营附近，混进金国运送军士给养的人马群中，深入金营之内，打探消息。只听见金营兵士，互相传言，人人惧怕，说蒙军野蛮，十分厉害。赛汗苏尔塔拉图听了众兵士这般话语，急忙转身出来，取原路回到大营，晋见成吉思汗，奏道："金国虽然人多势众，但是我听他们的口气，从大将定薛到一般兵士，都惊惶失措，心神不定。至于汉兵，更是军心不安，人人害怕。"毛浩来听了此言，便与成吉思汗商量破敌之策。成吉思汗说道："敌有畏惧之心，可见不是等闲之辈。有了畏惧之心，他就谨慎从事；有了谨慎之意，他就变得强大起来。此敌千万不可小看。如今我寡敌众，因此我军兵士，理应人人奋战，个个拚命，方能打败金军。如果两军对垒，我若败北，被金兵冲散，那我们蒙古皇朝势必一蹶不振。因此，此次大战，只有拚命才能打胜。你等想方设法教所有兵士都能同我们一样，抱着为国捐躯之心，此乃至关重要！"毛浩来跪于案前，听罢皇命，奏言数句，

退了出来，立即点兵遣将，分兵三队，队分六路。毛浩来与成吉思汗率领首队人马；哈拉哈的阿希兰和畏吾儿的格日勒二人，率领二队人马；扎布、扎勒玛二人，率领三队人马。每队二将，首尾相连。毛浩来传令三军，这次出兵，并非与敌对垒而战，而是兵分三队，六员大将，一鼓作气，突进各路敌营，迂回敌后，由南而北地追杀。此是迅雷不及掩耳的速战破敌之策。谁先破营，记以首功；谁若落后，处以军法，诛灭三族。我主宽厚，修德三十余载，我等能否报恩，就看这次决战。一旦两军交战，我主必显神灵。此次交战，必破金国。我军将士务必记住，此次战役不同于以前的战役。我主先行，率领三路人马，迂回于金营侧后。然后我主率领一路人马，阻击敌阵。如有人胆敢违命，罪责不小，不是斩杀一人，连他妻室儿女，父母兄弟，一块儿问斩。因此，希望三军将士，谨慎从事，拚命杀敌。众将士闻命，齐声应诺，"扎"的一声，震天撼地。毛浩来元帅又吩咐窝阔台、拖雷二人，明日交战之后，留下一万人马追杀溃散敌兵。

毛浩来分拨已毕，便选一名身材魁梧，仪表不凡的畏吾儿兵士，将他扮作太祖模样，立于阵前，然后传命，擂动大鼓，鸣放大炮，三军人马一声呐喊，便拥向金兵大营。

这时金国将士，以为蒙军初到，还未安营，必待数日之后，方才派人商定交战之日。不料，蒙军一到，突然袭营。于是金兵手足无措，个个惊慌，马不及鞍，人不及甲，四处逃散。这时蒙古人马以闪电之势穿过敌营，回兵掩杀过来。金兵刚要北逃，只见蒙古国真皇帝成吉思汗率其二子风驰电掣般地杀了过来。金兵一见成吉思汗，都吓得魂飞魄散，一股脑儿地向西南方向逃去。这时，蒙古人马象大风卷沙，火借风势，追杀金兵。成吉思汗也拍动龙驹，挥剑杀敌。这时金国人马，只顾逃命，慌不择路，一齐奔向自已布下铁蒺藜的路上。金兵大将定薛，再三传令勒马停住，众兵士哪里听话呢！定薛见众人如此，便从间道只身逃跑没走多远，只见太祖成吉思汗追兵已经赶来。定薛心里一慌，急忙

闪开，夺路逃走，恰与成吉思汗人马相遇。这时赛音布和汗的儿子占布拉，举目一看，此人正是杀其父皇的仇人，便拍马追来，一刀砍下定薛的右手，将他活活捉住。这时金国人马误入自己满布蒺藜的道上，战马纷纷摔倒，许多人被蒙军所俘。金国五十万人马，大半被杀，小半受伤，无一幸免，全军覆没。当日蒙古人马追杀金兵，一直追到百里之外，方才鸣金收兵，直杀得金兵横尸遍野，尸骨布满三十里宽、百余里长的旷野。从此以后，金兵闻风丧胆，不敢再与蒙军对垒。金兵见蒙军追来，相隔五里之遥，便拚命逃跑，任你将军厉声吆喝，也无人听命。这次交战，蒙军没有一人掉队，成吉思汗心中大悦，重赏各队将士。因此所有人马兴高采烈，纷纷策马上阵，奋力杀敌，大获全胜。蒙古二十万兵马，人心合一，好似钢铁一般，个个生龙活虎，人人挺枪杀敌，如入无人之境，横冲直闯。金兵魂飞胆破，闻风逃窜。蒙军士气大振，势如破竹，好似快刀斩麻一般，不费吹灰之力，有如囊中取物，破了大水泺、丰利二城。金兵纷纷溃散，城中民商等人出郭迎接。这时，金主永济心中大惧，急命心腹大臣独吉思忠、仆散揆二人，领京城五万人马，并蒋稼、定薛二将部军，合计六十八万人马，立即开赴乌沙堡，安营下寨，坚壁清野；又派探马打听丰利等处蒙军消息。这时蒙军元帅毛浩来会同扎布、扎勒玛二员大将，率领一支人马，星夜行军，攻入金营。那金国将士早已吓得屁滚尿流，六神无主，忽见蒙军袭营，便丢下二将，四散逃命。蒙军元帅毛浩来急忙传令，教各队人马穷追猛打。于是众将士一声呐喊，飞步追赶，生擒金兵主帅独吉思忠。仆散揆身被重创，夺路逃走。忽见金国皇叔郭宝玉引一支人马前来救援。仆散揆怪他来迟，心中大怒，喝命左右，推出斩首。众将军苦苦求饶，仆散揆方免死罪，喝命军卒，重打四十大板，命他急引一万人马前去迎敌。郭宝玉心中大恨，便领一万人马径直投奔蒙军大营。蒙军元帅毛浩来看视郭伤，动问来由，查知真情，便引他拜见蒙古皇帝成吉思汗。当时圣主举目一望，原来那降将郭宝玉

是一个刚直不阿的硬汉，便赏脸说道："你们中原百姓，好生命苦，有这么一个大逆不道之人篡夺国政，做了皇帝，黎民百姓怎能不受涂炭之苦呢？如今朕我愿为众民解难，安抚中原。你是一个中原人士，熟悉乡土风情，苍天见怜，你我今日相识。依你高见，如今我们怎样才能铲除昏君，以安百姓？"郭宝玉听罢，跪拜于地，口吐真情，奏道："中原势大，不可轻视。只因君臣昏庸，乱了朝政。金国南部，多有猛士，陛下如果先取彼处，金国京都势必变成孤城，然后再图金人手中的中原地盘，帝业计日成功，易如反掌。如今金朝横征暴敛，动乱四起，众百姓日夜盼望明主来救，心情好似旱天求雨一般，陛下如若趁此时机布恩天下，金国百姓势必稽首来归。陛下诚能如此，不仅包举天下，而且拯救了苍生。"成吉思汗听了他这一席话，知其心诚意实，重重奖赏，封为开路先锋。

且说成吉思汗随即向三军将士，颁发条令五章，说道：一则除主帅和害民国主之外，不得妄杀平民百姓；二则狱中犯人，如无军功，应量刑处置；三则蒙古人向以从军为本，因此，每人应着甲入伍，如本人不愿从军，可免其兵役；四则城镇汉人中，有田四顷者，应着甲应征，年到十五，必为兵丁；年过花甲，应免兵役；五则和尚道士无益于社稷大业，应一律禁绝。

却说蒙古皇帝成吉思汗因首战告捷，犒赏众军，然后起兵直奔宣化不提。单说金主卫王永济于今年春夏两季，三次发兵，连失数城，心中焦急。因此，连他六月生辰也无心庆贺。昔日，大宋皇朝被金国所欺，甘心作了金主的干儿子，每逢金主生辰，便派人送去厚礼。如今又到了金主生辰，宋朝又派使送去厚礼。使臣出发，途经端州，得知蒙军南下，便半路折回，将事由奏知宋主宁宗皇帝。宁宗大喜，连忙下令，吩咐本国江淮、荆湖、四川等处制置使，严守本境边界。

且说这年八月，夏主李安全患病去世。察汗台立其养子李遵顼为夏国皇帝。夏国众大臣追认李安全为宁宗皇帝。此话不提。

却说办完丧事，察汗台率领本部人马去迎接成吉思汗兵士，向成吉思汗奏知继立夏主，册封李安全孤女为公主等事，请成吉思汗亲手草拟诏书，派人送往夏国。然后与成吉思汗所领人马合兵一处，去攻打金国西京。金主卫王永济得此急报，提一支人马开赴乌沙堡，看望千家奴、完颜胡沙二人，刚至半路，忽然探马来报，说蒙古兵马已经攻占乌沙堡，又占了乌月营，并趁势破了白登城，出兵围住金国西京，已有七天七夜，西京守将胡沙虎吓得魂不附体，急引所部人马杀出重围，弃城逃走。蒙古元帅毛浩来急命楚鲁、安敦二将领三千兵士去追赶胡沙虎的人马。楚、安二将提兵掩杀，紧追不放，一直追到翠屏山口，旋即破了西京，攻占了桓、抚二州。当时成吉思汗给太子珠奇、察汗台、窝阔台三人各拨一支人马，教取云内、东胜、武州、朔州、风州、净州等地；自领毛浩来等人，去攻金国德兴、弘州、昌平、怀来、缙山、丰润、密云、抚宁、集宁等地。蒙古兵马所到之处，当地百姓纷纷出城跪降。蒙古大军攻城略地，东过平滦，南至清沧，途经临潢，飞渡辽河，直奔西南忻、代二州，连破许多州府。到了秋季九月，攻破抚州以后，成吉思汗传命众军，安营扎寨，休养生息，以备南下。这时金主永济，闻知此讯，大惊失色，急命金国招讨使完颜九斤率领本部人马，并领完颜万奴所部人马，合计四十万大军，去东岭一带安营候命。又拜胡沙虎为后军主帅，领兵压后。此时，众将军对完颜九斤说道："如今蒙古人破府占城，已经心满意足，人下鞍镫，马放原野，我们可否趁其不备，发兵袭击？"完颜九斤说道："此举危险，难以取胜。不如马步并进，合力掩杀，此乃万全之计！"蒙古占布拉探知此讯，飞报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连忙与毛浩来商议，提兵取道獾儿嘴，追击金国逃兵。这时完颜九斤见势不妙，便派部将石抹明安去见蒙古主帅，动问出兵缘由。石抹明安当即领命，往见蒙军主帅，细问起兵之由后，回营奏报。

且说当时成吉思汗与毛浩来商计一番，马上整顿人马，起程

追敌。这时完颜九斤人马，已成惊弓之鸟，远远看见蒙军帅旗，便不听将令，抱头鼠窜。蒙古人马浩浩荡荡，沿路追杀，一直追了一百余里。这次金军损兵折将，横尸山野，死者无计其数。

却说毛浩来元帅，向成吉思汗献计道："我们趁此时机，直捣深山。"说罢，急领大军，开进山中。这时金将胡沙虎眼见蒙军凶猛，吓得心惊胆战，无心招架，扭头就跑，好象他是蒙军开路先锋一般。此时，蒙古人马挺枪追赶，到了浍河堡赶上了金国逃兵，左右冲突，大杀一阵，胡沙虎早已丧胆，急忙逃入宣德府城。毛浩来元帅忙领人马先占了宣德府属地安县，旋即回军，巡视宣德府城。此时，金将胡沙虎早已弃城逃走，毛浩来一面挥军进城，一面领兵追赶胡沙虎，直到居庸关前。成吉思汗问占布拉如何破关，占布拉奏道："昔日下臣曾呆于此处。这里丛林中有一条小道，可供行人进出。我军如能衔枚急走，神不知鬼不觉地连夜进山，山城金兵不会生疑。"成吉思汗听罢大喜，亲自点兵，忙令扎布、扎勒玛二将连夜翻山。次日平明时辰，全军到达平地，悄悄地绕过南面山谷，一声呐喊，金鼓齐鸣，刹时震天撼地，蒙军好似天兵下凡一般，掩杀而来。关城守将完颜福寿惊慌失措，急忙上马，只身逃走。这时守门兵士，纷纷卸甲丢盔，一半逃走，一半跪降。蒙古皇帝挥军破门，入于山城。扎布、扎勒玛二人马不停蹄，追赶金将完颜福寿。时隔不久，成吉思汗率领大军，随后赶来，入于金都中东门内，刚要布令安民，只见蒙古大军象潮水一般拥入城中。尔时金主永济放声大哭，急急忙忙领众嫔妃逃往汴京城。后面蒙古大将扎布、扎勒玛二人率领一支铁骑，飞也似地追来。这时金国浍河守军拚死苦战，救出金主卫王永济。扎布、扎勒玛二人象疾风扫落叶一般，尽收金都城外的牛马牲畜和仓廪的金银财宝三万余车，来迎成吉思汗。毛浩来元帅决计夺取金国中都，铁桶也似地围了七重。这时中都九重门外汇集无数逃难百姓，纷纷越墙入城。守城官吏，手挥大刀乱砍乱劈，丧命伤残者甚多，妇幼老弱溺水者也无计其数。成吉思汗见

此情景，心中不忍，十分怜悯，忙命兵士，将城外百姓送回家园。毛浩来决意攻城，成吉思汗谕道：“唉，虽说金国无道，然而毕竟是旧国。一朝之际，灭一旧国，朕我实在于心不忍。如今号令一发，金民灭绝！即令金朝大势已去，其社稷不为我所有。今日给他留一喘息之机，将来有朝一日，朕之子孙后代也会得到同样报应。只要金主死心踏地做我臣民，我们何苦断其子孙？”说罢，传命全军，撤至金都后城之外过冬。是年冬季，金国总督刘伯林、长哥二人被完颜胡沙所逼，携其家小降于蒙古。

且说金国泰州刺史术虎高琪屯于通玄兵门外。朝廷为了召集别部人马，封胡沙虎为咸平路兵马总管，当时施行种种暴政，虐待逃散军民。虽然如此，金国军民早已厌恶，不再理会朝廷法纪。

史官我信口吟诗一首：

圣人言谈皆肺腑，
是非分明明如天。
亡金散众瓮中鳖，
宅心宽仁恩似海。

第四十四章

取辽东耶律留哥归蒙古
率九将成吉思汗破金国

大蒙古国成吉思汗七年，宋宁宗嘉定五年，金主永济改号崇庆元年，岁次壬申，是年成吉思汗五十一岁。

且说蒙古国成吉思汗来到金都北城之外，端坐行帐，与众大臣商议南下之策不提。单说金国深怕辽国百姓归降蒙古，从金国腹地调遣破落百姓，每一户辽民当中住一户金民，因此，辽国百姓受尽苦难，怨声载道，叫苦连天，民不聊生。当时辽国旧主后裔名唤耶律留哥，为人忠厚，生性刚强，亲眼看见金主无道，欺凌辽人，入于骨髓，难以忍受，欲投蒙古借支援兵，铲除金吏，但相隔万里，道路修阻，难以如愿。因此，只好召集辽族中数十个有勇有谋之人，商计一番，突然动手，拥入几处村庄煽动潦倒居民，一时聚集数百人，杀掉金国居民。不到十天光景，便汇聚数千名破落辽人。此时耶律留哥公开反叛，率众到隆安、韩州一带举事，安营扎寨，招兵买马，又四处派人，抢粮劫草。这时，金国韩州守将吴石尽起城中人马去捕耶律留哥。耶律留哥得知此讯，领众袭击金将吴石。原来金国人马料想耶律留哥势必逃走，不想他却领兵突袭，吴石人马一时大败。耶律留哥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将吴石砍于马下，趁势追杀韩州兵马，夺了韩州城。时有一位好汉，名叫耶迪，耶律留哥与他合兵一处，招军买马，积草囤粮，济贫除恶，不到几个月的光景，尽收旧辽百姓，拥兵十万

余人。当时众人商议，筑一高坛，欲立耶律留哥为辽国皇帝。耶律留哥对众人说道：“你等众人，好生可笑，数月之前我们皆受金人欺侮，那时别说做皇帝，连自己的脑袋也难保住。如今我们报了仇，伸了冤，不再被人欺压，刚刚伸了腰就想做皇帝啦！昔日隋朝，十八路诸侯都做了皇帝，后来因看不起李世民，一个个都被他所灭。而李世民一统天下，建立了大唐王朝。想做皇帝，得有天时。如今北斗光照武关已有五十余载。我料蒙古皇帝成吉思汗必是上天星主下凡，他易如反掌，扫平北漠。并于去年出兵南下，一连攻破金国无数州府，兵临金都，金主永济走投无路，逃往汴京。更有甚者，成吉思汗如果想做皇帝，他早就做了皇帝。虽然他的属国，西至吐蕃、唐古特，东至索隆古特、狗头国，北至俄国、萨尔拉格，然而他一再拒绝做皇帝。后来国人苦苦相劝，他不得已才当了皇帝，已有六七年之久。如若我也象他一样，身为一方之主，我早就做了皇帝。成吉思汗身为北漠之主，却多年不愿做皇帝。而我身为平民，被金人所逼，实出无奈，聚众反叛，刚刚打赢一战，就异想天开，张扬大名，那岂不是自讨苦吃，自投火坑吗？人家成吉思汗眨眼之间便能踏平拥有三四十万兵马的大国。如今我若做了皇帝，消息传到成吉思汗耳中，势必大难临头。那成吉思汗能使金主永济变成逃犯，他若讨伐我这十万农夫，有何难处？我劝你们大家不要心血来潮，妄图大名，自取祸难。前几年若提此事，倒还可以，如今北斗当空，光照四方，如伐蒙古，难以取胜。因此，与其无缘无故自讨苦吃，不如趁此良机，建立大业，与蒙古和好，成为他的方面之臣，镇守一隅，此为上策！”众人听了，哑口无言，乃罢立皇之意，推举耶律留哥为大元帅，耶迪为副帅。耶律留哥无奈，只好接受了大元帅的头衔。这年五月，金国河东、山西两地闹了饥荒，米价飞涨，斗米千贯，到处都是逃荒的饥民，当时投奔耶律留哥的饥民就有数千之众。如今耶律留哥收复十余小国，军法严明，均衡贫富，率领十万之众，安营一百余里，声势壮大，震撼辽东。布古尔吉探知此

讯，连忙派人奏报皇主。成吉思汗得闻此报，忙拜洪格尔特的上太傅阿吉尼莫尔更、胡达尔嘎巴特尔二人为主帅，胡达嘎那布和之子胡德尔布斯、胡尔勒布斯、胡尔查拜利之子宝古图华、阿拉格陶古拉等四人为副帅，率领四万人马去讨伐辽东耶律留哥。当时阿吉尼、胡达尔嘎二太傅提兵出发，到了辽东。阿吉尼莫尔更传令众军说道："耶律留哥这个人被金国所逼，不得已才告叛逆，他一向与我无仇，任何人不得说他叛逆之言，只说我们兵分数路，往讨女真，借道辽东，从此路过罢了。他若诚心归降，便可不动干戈，平定辽东。"

当时先锋将军胡德尔布斯拍动战马，来到辽东耶律留哥营前，大声说道："我们的大队人马从东路出发，去讨金国。如今太傅阿吉尼领兵到此，见有一支人马，派我来问个究竟。"耶律留哥听罢，一面连忙迎入，设宴款待，一面指派侄子安努去迎蒙古太傅阿吉尼元帅。耶律留哥对众将士说道："怎么样？果然不出我之所料！多亏我没有做皇帝。我若做了皇帝，此次逃往何处？"众将士说道："如若真的做了皇帝，怕输给他不成？"耶律留哥听了此言，哈哈大笑，说道："你等有所不知！如今我们以人多势众，虚张声势，转战于无人之境，你等方如此傲慢。殊不知蒙古人马苦战三十来年，其实力胜过中原人马十倍，他们以二十万人的兵力，象割草一般打败了金国四五十万人的兵力。如果你们不信，等蒙古兵马来了以后，我让你们瞧瞧他们的本事吧！"不久，蒙古大军果然到来，耶律留哥急忙出帐迎接，请阿吉尼元帅下马，二人握手施礼于帐中。然后教人杀牛宰羊，设宴款待。耶律留哥举目一看，那蒙古军汉形态如神，头大个高，声如洪钟，仪表威武。更为甚者，盔新甲亮，马壮鞍实，人有朝气，队列有序，旗号鲜明，硬弩强弓，巨斧利钺，旌旗耀眼夺目，缎绫铺天盖地，真是与众不同，令人生畏。当时耶律留哥手下众将士看了，暗暗惊惧不已。

且说耶律留哥帐中设宴，奏乐鸣钟，款待阿吉尼元帅，见阿

吉尼元帅毫无生疑之心，便料知阿吉尼谋略过人，不敢慢待。阿吉尼莫尔更一面开怀饮酒，一面动问耶律留哥身世，耶律留哥说道：“不才原是金军小卒，因见金主暴虐无道，欺人太甚，欲投贵国借兵救难。然而路途遥远，交通梗塞，无可奈何，只好诉诸于破落潦倒走投无路的农夫，广招人马，讨伐金国，交锋一回。如今我等料知金国必来伐我，正欲往投大国。不想，半途人乏马困，道路多阻，无法前进。幸亏上天见怜，恰与天兵天将相遇于此。此乃真是天意啊！”阿吉尼元帅说道：“只要依顺天意就好。如今我奉皇主之命，往讨金国，至于此处，幸与将军会面，真是天意。古语说，‘好人不说假话。’将军如有心与蒙古结好，我们双方应表诚意！”耶律留哥大喜，当即说道：“此事容易！”说罢，喝命左右筑坛于金山之顶，便与阿吉尼元帅一起登上祭坛，教双方人马环列于坛下，令宰白马黑牛，洒血祭奠　鸣放大炮，耶律留哥面北而跪，手持宝剑，高声说道：“天神在上，我耶律留哥诚心诚意归降真命天子成吉思汗，至死永不变心！如果食言相叛，我愿死于刀箭之下，愿被千军万马践踏！”阿吉尼莫尔更听罢大喜，便也手持宝剑，划破中指，洒滴鲜血，高声说道：“我大蒙古国如萌异心，怀疑耶律留哥之一片丹心，我愿死于万箭之下，愿被踩成烂泥！”耶律留哥不禁大喜，连忙举剑，划破右手姆指，洒祭天神，合血共饮，彼此握手，欢笑叙谈，大摆筵席。这时，耶律留哥手下众将士无不敬佩蒙古将军。筵散之后，阿吉尼元帅紧握耶律留哥之手，说道：“此次回去之后，我当奏禀皇主，将讨平辽东重事委托于将军！”说罢，领兵而归。

却说金主卫王永济听说辽东已归蒙古，心中十分焦急，便命族人完颜胡沙率领六十万人马，往讨辽东耶律留哥，完颜胡沙虚张声势，号称百万大军，并对众军卒说道：“得耶律留哥之肉一两者，赏白银十两；得其骨头一两者，赏黄金十两，封为千总！”此讯很快传到辽东一带，耶律留哥心中十分不安，急忙修书，派人送往蒙古皇帝成吉思汗，请求尽快出兵救援。这时阿吉尼莫尔

更早已回去，向皇主奏报辽东耶律留哥已诚心归降，辽东一带已经平定，镇辽重事已经交给耶律留哥。皇主闻奏不久，又见耶律留哥派人求援，便封阿吉尼莫尔更为大元帅，胡达尔嘎巴特尔为副帅，带乌都、曹都、胡德尔布斯、胡尔勒布斯、宝古图华、阿拉格陶古拉、温吉盖、松吉盖等八员小将，率领精兵十一万六千人，往救耶律留哥。阿吉尼元帅率领大军，至于辽东迪吉诺尔一带，扎下营寨，与金军对垒。耶律留哥心悦诚服，感激涕零，置案长跪，接受皇命，然后与授命元帅入席饮酒，他高兴地说道："我从小时候起，一直谨慎从事，做人厚道，因此，一开头就见到天子之面。这都是我心底善良的报应。"说罢，命侄子安努为咸平先锋将军，自领本部十五万人马，与蒙古元帅阿吉尼莫尔更商议对策。阿吉尼莫尔更说道："望大将军提携本部众军出迎金军，佯做刺杀之态，本帅引军，趁今日风势，从西北方向突入金营。那时将军率部冲杀，你我两军，左右夹攻不使喘息，合力掩杀，乃成大功。"耶律留哥听了大喜，当即定策。次日，蒙古大军，拔寨撤走。辽东人马，鸣鼓而进。金国人马惧怕蒙军，早已丧胆，如今见蒙军来犯，直吓得浑身哆嗦。忽见蒙军后撤，辽军出营，恐有别谋，疑惧不已！突然从西北方向尘土大起，那蒙古兵马，好似波翻浪滚，排山倒海拥来。金国人马见来势凶猛，不敢招架，急忙逃走。蒙古大军趁势追杀，势如破竹。耶律留哥所率人马顿时士气大振，挥戈向前，跑在蒙军前头。这时阿吉尼莫尔更整顿人马，起灶做饭，教大家饱食一顿之后，又突进金营。跑在耶耶律留哥军前。耶律留哥趁此间隙，稍息片刻，再来厮杀。阿、耶两帅二十三万人马，分左右二门，轮番追杀，金兵不得喘息之机。如此鏖战三天，六十万大军损兵折将，只剩下二十万人马，完颜胡沙身被重伤，急领残部逃往山海关。这时耶律留哥大获全胜，缴获金兵器械盔甲，车帐马骡，鞍具粮钱，不计其数。耶律留哥将所获物品尽数送给蒙古将士。成吉思汗重赏耶律留哥，耶律留哥眼流热泪，叩谢大恩，宴请蒙古马步众军，洒泪送走。然

后修一谢恩书札，跪呈阿吉尼元帅，说道："辽东局势一旦平静，我耶律留哥当去蒙古拜见天子。如今我若弃城而去，金人必来犯界。这次多亏天子救我家小老幼，否则我等玉石俱焚。"说罢，洒着热泪送走阿吉尼元帅。阿吉尼莫尔更率领大军凯旋归国，晋见天子，奏报辽东归降一事，回复天子之命。

且说成吉思汗又率毛浩来等部人马长足南下，金兵早已丧胆，如今听说蒙军复来，早已逃之夭夭。因此，蒙古大军，如入无人之境，一路顺利夺了金国清、抚二州，兵围管州。第三天，太保希热呼图克之子、中路将军苏布岱、安达兄弟二人，率先翻越城墙而入。这时蒙古众军用沙袋做梯，攻入城中。管州守兵见势不妙，弃城逃走，急忙逃入完颜九斤大营之中。完颜九斤大惊失色，提三十万大军，前来护城。途中对部将石抹明安大发脾气，说道："以前皇帝派你为使，去过蒙古；因此，你认识蒙古皇帝成吉思汗。今番你再去蒙古军营，问他们因何如此欺人，起兵来攻？我们几次派人请求和解，问他到底有什么仇恨，不答应两国和解？他若蛮不讲理，你就当面痛骂一顿，量也不会杀害使臣！"原来石抹明安早就与完颜九斤不睦，如今派他深入虎口，心想呆在此处，早晚被他所算，于是石抹明安一面欣然领命，一面暗暗冷笑，连忙派人将妻室儿女迁往别处，自己径投蒙古军营门前，百般辱骂。毛浩来听了，哈哈大笑，奏知皇主，皇主下令："快教他进来。"军卒闻命，捆住明安推进帐中，命他跪于地下。皇主微微一笑，发话问道："量你不过是一个鼠党之辈，小小奴才，因何学起泼妇模样，到我营前恶语伤人？"石抹明安顿首说道："上回奴才奉元帅之命至于军前大声辱骂，当时我想一死了事。那次我见皇帝之面，本想归附。如今元帅又派我来骂，奴才心中早已拿定主意，万一你们不杀我，我便实心归降。上次奴才那般辱骂，乃是为国报效。此次寻死来骂，乃是得会皇帝一面，进言几句，以成大业。奴才见了皇帝之面，早有归降之意，尤其我国将士见金人心毒，又从郭宝玉处听说，陛下宽恩厚德，

都说陛下心底善良，应了天时。”成吉思汗见石抹明安归心已定，亲手解绑，问道：“如今你归降于我，可你家人都在金国，你不怕他们被杀害吗？”石抹明安奏道：“奴才临出来以前，已派人接来，料也无事。陛下如此悬念小臣，真是恩德无边！”说罢，取刀划破右肩，洒血起誓。皇主并毛浩来大喜，拜为都统，并召宝鲁、赛汗苏尔塔拉图、乌楞策尔比、帕拉古岱等人，密授良计，拨给石抹明安两万人马，命他去平云中东西两地。为试探石抹明安之心，下令大军撤走。石抹明安急忙来见毛浩来，说道："如今金主暴虐无道，尽失天下人心，军民惶惶不安。大军今天撤走，一旦金廷得贤，天下难以复得。金朝治下有十七个大州。如今我们只得了云中东西两州。如不乘此良机举兵南下，金朝一旦良臣崛起，设法稳住民心，挡住我军去路，金国难以平定。山南百姓，久日不见敌犯，如今大军一到，如入无人之境，占地略城十分容易。望元帅禀报天子，定夺良机，起兵南下。如若退兵，将来费力千倍，恐也徒劳。因何不顺天意呢？”毛浩来深知石抹明安不怀二心，故作不知，重谢石抹明安。次日，晋见皇帝报知石抹明安之诚意，皇主大喜，亲手赐酒，出帐送别。

且说这年夏季，宋主太庙被电击毁，殿堂神像皆成灰烬。此话不提。

再说石抹明安带四员小将，率兵两万，急急南下，沿途百姓，家家户户陈设香案，箪食壶浆，迎接大军。石抹明安广布皇恩，散粮济民，远近纳款。金国丞相澳顿亲自领兵来援州郡。这时成吉思汗提兵南下，夺了宣德，趁势往攻大兴府，来到城前，欲要堆筑土墙，准备攻城，但因守城军卒乱滚石木，雨点也似地放箭，无法挨近，成吉思汗见此情景，传令众军说道：“你等众将士，如若惧怕，怎能攻夺天下数万座大小城镇！赶紧执盾翻墙，我料天父不使他们害我首攻之士，你等众人如若怕死，朕我率先越城！”毛浩来等众大臣无不失色，忙命军卒擂动大鼓，教众军士冒箭雨滚石奋力攻城。不一会，蒙古众将士越过土墙，登

上城门。众人抬头一看，皇主四太子拖雷，驸马策其格二人，早已登上城墙。毛浩来心中焦急，教左右擂鼓，只见众军士一齐踊跃爬上城墙。这时蒙古大半兵士已经爬上城墙，往城里放箭滚石，好似冰雹一般，城中人马，顿时大乱，这时驸马策其格、太子拖雷手下将士杀散护兵，打开城门，放入蒙古大队人马，掩杀大兴府守城金兵，死者计有十之八停。由于金兵抵抗，才罹此祸。毛浩来元帅得闻此讯，禀报皇主，传下圣旨，严令拖雷、策其格二人停止杀伐。皇令下达时，城中金兵几乎杀绝。当时蒙古大军破了大兴，随即进兵，收复大兴各县，然后取路北道，向西进兵。五月时分，蒙古大军于进军途中与金兵元帅澳敦襄援军相遇，成吉思汗挥军迎击，将金军驱入墨谷口。那时蒙古军早派一支人马埋伏在多古德河岸。伏兵闻报，忽然出动，顺着河岸掩杀金国逃兵。金兵元帅澳敦襄吓得屁滚尿流，急忙沿河逃走，到了墨谷山口。这时成吉思汗亲自领兵堵截山口，金兵元帅澳敦襄大败，连忙丢下大军，只带数千名骑兵，往西京逃去，金国人马早已魂飞魄散，无心连战，四处逃散，大半人马弃戈投降。毛浩来元帅宽恩相待，教愿留者留队充军，愿归乡者一概放回，金国军卒感激涕零，有三万余人自愿留队充军。当时回乡金兵张扬蒙古宽仁厚德，重用人才，打仗贵速等好处，那困顿潦倒的金国隐士闻知此讯，无不感动，纷纷前来投奔不提。却说金廷见蒙古人马攻破西京，随即撤退，便重派大臣来夺西京。时有居民飞马来报："金国朝廷又派人来夺西京。看样子又要搜刮百姓，交税纳赋！"成吉思汗听了此讯，急命五员虎将率领三万人马去守西京。当时石抹明安刀不刃血定了云中东西两郡，领兵回来。这时金国朝廷又修书派人请求归还空城西京。成吉思汗看罢恩准，并派人携带厚礼，同金使一道赴金。金国朝廷收了厚礼，真到秋末，不放蒙古使臣回国。毛浩来大怒，命五员虎将并哈斯尔亲王、赛汗苏尔塔拉图、洪格尔珠拉公主等人，领兵去攻金国奉圣府[1]；又命窝阔

① 奉圣府，即奉圣州。

台、拖雷二人带扎布、扎勒玛、阿拉格陶古拉、宝古图华、阿鲁哈、苏和、温吉盖、松吉盖等人，领五万人马，于冬末往攻金国东京城。

当时哈斯尔亲王问计于赛汗苏尔塔拉图道："奉圣府乃是大都，墙高城固，如何破它？"赛汗苏尔塔拉图说道："此城只宜用计，不可力攻。奉圣民富，如今取众军之箭，上面书写我军血洗大兴府之状，教众军射入城中，金兵岂有不见之理。如五天之内，不来归降，我们当拨一千人马，引绳攀援，越墙入城，玉石俱焚，悔之晚矣！"窝阔台、拖雷二人便仿照其言，取众军之箭，上面写道："你们违背天意，五天之内，仍不来降，难逃大兴府一样的下场！"写罢，教众军射入城中。第二天深夜，忽闻城中大乱，四门皆开，蒙古大军一拥而入。主帅传令，如动平民一针一线，必以军法斩首。奉圣府被困金兵闻知此令，纷纷丢甲卸盔，扮作平民模样，逃出城外不提。

却说哈斯尔亲王多亏赛汗苏尔塔拉图献计，发箭于城中。当时城里豪门富户，看见蒙军射来的箭书，背着官府商议对策，被守城将军符合发觉，符合大怒，捉拿众富户。于是众富户纷纷作乱，打开城门归降。当时众富户子弟追逐符合。见蒙军杀来，众人大喝一声，捉拿符合。符合一急，自刎而死。这时，哈斯尔亲王派人向皇主报捷，说城已攻下，赛汗苏尔塔拉图首立战功。

时值冬末，皇主驾幸奉圣府，决意在城中过年。

且说太子窝阔台、拖雷二人教扎布充为先锋，徐徐进兵。扎布先期到达，围住东京，攻了一阵。不想，东京是个大城，兵多将众，粮草富足，足以够吃三十年。更加兵器如山，人强马壮，只因这两年蒙古强大，威震四方，才不敢冒然出城迎击。加之东京守将完颜胡沙用心护城，闭门不出。扎布一面佯作攻城，一面教兵将去城北，尽收北街仓廪之物，夜里突然撤走。这时金国东京守将完颜胡沙听说蒙古人马将城外仓廪抢劫一空，不禁失声顿足，说道："啊呀，所来蒙军，屈指可数。他们看见我等怕它，巧用计谋，抢劫北城。早知如此，何不出城与它拚杀！"完颜胡

沙说罢大话，打开四面城门。因时值年关，良辰吉时，教众百姓随意进出，兵不查禁。到了次日，刚开城门，忽见蒙古兵马，象潮水一般由四门拥进城里。原来蒙古太保扎布将军见防设坚固，不易攻破，佯作退走，约莫走了半日里程，夜里突然勒马回兵，急急行军，到达城门，劈死守兵，夺门而入。

且说扎布将军杀散了四门守兵，率一万人马拥进城中。这时完颜胡沙慌作一团，无计可施，连忙扮作和尚模样躲于庙中，等天黑以后，越墙逃走。城中金兵交械投降。扎布将军上奏皇主，将愿留者留于军中，愿去者一律放回。蒙古兵马不费吹灰之力，破了重镇东京。时隔不久，二位太子领兵到达，大队人马，屯于城外。然后派人查点仓廪府库并粮草给养，堆积如山。当时派人迎主，奏报诸事就绪，迎接皇主成吉思汗领兵进城。东京城里，也有皇宫宝殿，因此，请成吉思汗升上龙座，等文武百官齐来拜见之后，成吉思汗大摆筵席，犒劳今年破城攻府，屡建首功之名将。太子拖雷、驸马策其格、皇弟哈斯尔、赛汗苏尔塔拉图等人，以及攻破东京城的扎布、扎勒玛等人居于首功。当时皇主对毛浩来说道：“去年年初，大兵南下，那时如果不是太保扎布将军奋力攻敌，首战告捷，哪有今天的胜仗。多亏扎布将军不顾个人安危，一心夺取首功，我们今天才如此顺利南下。郭宝玉、石抹明安等人也都尽了一份气力，也都立了大功。只有一样，不大称心，我军每破一城，未能派兵驻守，因此，所占城镇无法控制。金兵一到，便派人防守。待朕复去，城虽空旷，仍有守兵，难免你争我夺，如何是好？”毛浩来奏道：“本来每夺一城，派人驻守方是上策。无奈，我军刚刚南下，人地两生，若留兵驻防，势必激怒当地黎民百姓。因此于起兵之前，考虑再三，决意用诸葛亮制服蛮王孟获之计，先得民心，取信于民，这样虽不留兵驻守，小人无从作乱。如若驻防，终成累赘，分散军心。这两年来，我军南征北战，横冲直闯，众百姓虽想方设法拦我大军，到头来不成气候，徒费心机，见我大军攻占新归诸城，金国军民

望风来归。此皆我军处处爱民，不忍残害之故。再过一年，我军将士不用为大军南下分心担忧，金国军民也势必决计归降。那时，分拨兵马，各守一处，才是万全之计。现在金国朝廷一面又派兵图谋报复，我军虽然挫其锐势，摧其军心，然而金人并未领略我军威势。望皇主选一风水相宜的金城，做为我们的京都，那时方可点将派兵驻守诸城。我们蒙古虽然强悍，然而全赖皇主一人之洪福。皇主如一时灰心，众人都会失去信心，必定为人所破。如果眼下留人守城，万一有一两处中金圈套，为它所败，那我们蒙古人势必胆丧心寒，金人势必重整旗鼓，死灰复燃。皇主一日在此，我们一日心壮。如果皇主回驾，那金人又会振作起来。我们的军心也势必动摇。与其给敌人可乘之隙，还不如指挥大军向敌进攻，如有违抗者，起兵讨伐。如此几经交锋，金国军民知道战也必败，势必望风来降，此是兵家常事。金人若欲复派官吏，守护城镇，不搜刮民财，便不能解决粮饷给养，这样黎民百姓，势必将金国朝臣看作仇敌，恨之入骨，有心来投我军。此乃大势所趋。如金国百姓视我皇主为亲生父母，那平定金国，安抚百姓，有何难处？诚能如此，金国必衰，破它易如反掌。我军虽然没有留守，也会跟留守一样。依此看来，破城之后，虽不留兵也无关大局，这是长久之策，灭金之计，教金民盼我，有如大旱之望云霓，金民弃主，归附于我，方是得民心的上策。如今我军虽然伐金，而金主将士仍是相依为命，彼此和睦；而众百姓受尽凌辱，等待机会望投我军。因此，眼下留人守城，为时尚早。我蒙古人性情暴躁，如令其守城，势必激怒百姓。百姓激愤，上下齐心，那就难以攻破了。最近几年，金人中象郭宝玉、石抹明安等重臣归降蒙古，替我效力，令我省心，大得民望。望皇主决断，起兵南下为好。”成吉思汗听了毛浩来这一席话，心中大喜，当即依准，说道：“如今挫败金国，关键在于它民力衰微。一旦民力衰微，守几处空城有何用处？”毛浩来顿首说道：“皇主此命，乃是立万世之国的名言。尽管如此，金国背逆天时，拒

不归降，致使两军动武，众百姓不得安宁，人心惶惶。虽说我们用兵，然而两军对垒，所争者乃是金国版图。金国百姓所怨者不是我们，正是金主。兵贵者时机也。得怨者是金主，受益者是我们。此为天父恩典。下臣去年出兵金国，未曾料到这一时机。我军入金已有两年，看来金国衰败，病入膏肓，仅留外形，行将灭亡。皇主明鉴，金人中谁是忠良？臣怨其主，民恨其臣，兵怪其帅，将愤其军。金人讲究外表，崇尚礼仪，以致力尽财竭，一蹶不振。其主身居九重深宫，百般取乐，无所用心，视国事如儿戏，刑律密如蛛网。奸臣行法，上下其手，搜刮百姓，以致父子争财，夫妻争利。上至皇帝，下至百姓，皆重安逸，贪财如命，谋求私利，推举奸臣，民不重君，君不爱民，奸臣得机，欺上压下，坑害百姓，以致君亡国破，民愤叛主！”成吉思汗大喜，说道：“刀劈一张纸和千张纸，其声虽然不同，但有厚薄之别。军师此语甚是切当！”说罢，论功大小，厚赏众军。

史官我信口吟诗一首：

环绕北斗群星聚，
北国人才喜云集。
智勇双全计谋深，
才气贯天皇朝立。

第四十五章

执中反叛杀永济
太祖盛怒临黄河

大蒙古国成吉思汗八年，宋宁宗嘉定六年，金永济崇庆二年，岁次癸酉，是年太祖成吉思汗五十二岁。

且说这年八月，金国大臣胡沙虎杀害金主永济，立其弟昇王完颜珣为金国皇帝，打从当年九月以后，改元为宣宗贞祐元年。此话不提。再说成吉思汗向西夏唐古特国主李遵顼下令，教他率领本国人马去取保安、庆阳等重镇；又命辽主耶律留哥点起本部人马，去讨平金国辽东附近的州府。之后，成吉思汗亲领大军来到金都北门外，安营下寨，虎视眈眈。是年暮春三月时分，辽主耶律留哥上奏太祖，自封辽王，封其妻子姚里氏为妃夫人，立号为辽国，改号为元统。耶律留哥写一奏章，将此事呈报太祖。写道："辽东一带，一向动荡，民心不定。下臣为安定着想，因而自王此地，以期替主效力，为国宣威。如今为表忠心，特遣长子薛阇以为人质，入侍于宫。"于是，耶律留哥吩咐左右备下厚礼，将长子薛阇召来，把社稷重事当面交代清楚，教他立即出发。当时，薛阇受其父命，背负奏章，带上数百车厚礼，急急赶路，径往蒙古，拜见太祖，呈上奏章，说明自己此次来意。成吉思汗见耶律留哥心诚意真，倍加赞扬，当即恩准，把薛阇留于宫中。

且说耶律留哥不费吹灰之力，攻下辽东附近的金国州府，占了好几座城池，派人向蒙古报捷。太祖成吉思汗闻报大喜，当即

下令，重赏辽军不提。再说是年五月，夏国幼主李遵顼提点本国十万人马去攻金国西北重镇保安。当时夏军攻城时，立起假太子察汗台的号旗。保安守将同知索石见察汗台号旗，急忙召集本州富户财主和文武官僚商量一番，然后率领全城百姓，出城投降，将夏主李遵顼迎进城中。

却说李遵顼进城，高坐堂皇，给降将索石赏脸，大摆筵席，款待文武官员、富户财主，问众人道："庆阳富庶，如何破城是好？"话音未落，只见索石使眼色，一会散席，他便悄声对李遵顼说道："我有一计，可以破城。他们仗兵多城固，牢牢把守。元帅可选二百名壮士，装扮成普通商贩、农夫模样，身穿破烂衣着，等到天黑，教人传话，就说将我京城富户官吏不分男女老幼全部迁往北方。城中百姓闻知此讯，势必逃跑，奔往庆阳。那时，教我壮士身藏短器，混在难民群中，涌进庆阳城里，待我军一到，一齐动手，杀散守城兵士，打开四周城门，庆阳即可到手。"李遵顼听了此话，不禁大喜，当即选出二百名壮士，令其穿上破衣烂裤，扮作商贩农夫模样，伏于保安城外。分拨已毕，李遵顼率领一半人马开进城里，教兵士传令道："城中百姓，无论男女老少，统统带走，迁往夏国境内！"城里众百姓不分贫富听了这话人人惊慌，个个焦急，连忙夺门而出。这时，城外伏兵，混入难民群中，跟他们一起逃往庆阳。次日，李遵顼率领大队人马，迤逦望庆阳前进。众难民纷纷逃入庆阳城中。那二百名壮士，杂于其中，一起涌进城里，登上城楼，观望城里动静。这时，庆阳都守吴符听说李遵顼今日亲自领兵来攻庆阳，忙带众将士修壕垒墙，严阵待敌。不久，果然夏兵临城，安营扎寨。夜里三更时分，城外忽起大火，庆阳南门也起了大火。这时，一声呐喊，众壮士拔出短器，杀散守门兵士，打开四周城门，迎入蒙古夏兵，夺了四周城门，将都守衙门团团围住，生擒金将吴符，献于夏主李遵顼帐前。李遵顼见他一副奸臣之相，喝命推出斩首，一面安抚百姓，一面向众将士传令，吩咐众人不要伤害百姓，然后重赏开城壮士。又

召来保安同知索石，教他查点保安百姓人口，好生安抚众百姓，当即打发他回城。这时，保、庆二城众百姓，方知蒙古夏兵用计破城，无不惊讶。

且说李遵顼一面连忙写表，将连破二城一事，奏报蒙古皇帝；一面屯兵两城之间，等候太祖之命。成吉思汗见其奏表，十分夸奖，当即复诏。李遵顼接诏一看，诏书写道："教三军将士休养生息，等到孟秋月末准备领兵南下。"当时夏主李遵顼召来保安守将索石，当面将太祖所赐封赏，交割于他。索石领赏，面北而跪，重谢太祖恩德。

且说金国三面受敌，东北部有辽兵压境，西北部有夏兵堵截，正北部有蒙古大军挡住去路。金主永济见金兵败退，西京失陷，无计可施，只好起用胡沙虎，拜他为西路副元帅，命他去防守西北边陲。这时金国丞相徒单镒劝道："依我看来，胡沙虎有反叛之意，不可重用。"金主永济不从其言。胡沙虎不但不整顿军务，反而率其心腹完颜丑奴、蒲察六斤、乌古伦多喇、独单金寿等人整日价打猎，寻欢作乐。金主永济，得知此讯，怒不可遏，派人斥责。胡沙虎早有反意，如今见皇帝派人责怪，便决计发难，率其死党，杀奔燕京，一面声言蒙古大军到了城北，一面夺取南、东、西三门，涌进城里。当时，金国丞相徒单镒因坠马伤足，在郊外养病，不在燕京城里，忽闻出事，急忙坐轿进城，方知胡沙虎手下人马早已入城，为所欲为。又听说完颜石古等人也与胡沙虎结为一伙，为非作歹。胡沙虎又教黄门侍郎去找永济长夫人郑氏将玉玺夺回来。黄门回报说："郑氏骂人，死也不给！"胡沙虎听了大怒，忙领二十余人闯入宫中，将郑氏痛打一顿，夺走传国玉玺。这时丞相徒单镒急忙赶来，想见皇帝，宫人说道："丞相不可进宫，胡沙虎已经反叛，派重兵把守宫门，谁入杀谁！"丞相徒单镒无可奈何，洒泪回府。刚至门首，只见有人来捉拿他，徒单镒厉声斥责，进入府中。

这时，胡沙虎早已买通永济心腹宦官李思忠，对他说道："你

去杀死皇上，取他首级来见我。等大功告成之后，我便封你为侯，教你世世代代享受人间荣华富贵！”当时正是八月时节，太监李思忠领兵入宫，欲禁錮永济。金主永济不知所措，急忙逃出宫门。李思忠哪肯放他，连忙派兵将永济抓回。永济仰面说道：“早知你等奴才如此作乱犯上，我便投降蒙古成吉思汗，决不会到这般地步。如今我虽中了你们的圈套，成吉思汗一定会替我报仇雪恨！”太监李思忠冷笑说道：“别做梦了，你那个蒙古爸爸，能来救你吗？”说罢，挥刀砍翻，割下首级，用黄缎包裹起来，将其尸体抛进宫内水沟之中，然后回身来见胡沙虎报功，献金主首级。这时胡沙虎早已得报，忙派心腹乌古伦多喇截住去路，捉住李思忠，说他是弑主逆臣，传命斩首示众。这便是胡沙虎借刀杀人，嫁祸于人的奸计。金主永济临死时，连声说道：“成吉思汗就要来了！”到了次日，永济心腹收其尸骨，草草埋葬。

且说胡沙虎聚集党徒，朝中大会，述说永济罪状，削其封号，贬为东海郡侯，将其妻室儿女锁在宫中。胡沙虎手执宝剑，召集文武百官，命他们商定立帝之策。众大臣面面相觑，胆战心惊，说道：“卫王之兄，完颜璟的弟弟，名唤完颜珣，可封为皇帝。”胡沙虎听了此语，默然良久，无可奈何，便去霸州将他迎来，立为皇帝，改年号为贞祐元年。胡沙虎自封太师、尚书令，兼都元帅，爵号卫王。蒙古皇帝探知此讯，决心除掉胡沙虎，当即下令，分兵三路，浩浩荡荡长足南下，围困郭大府，一连攻了五天。这时，城里百姓，杀死守将，打开城门，迎入蒙军。

且说太子拖雷、驸马策其格，带一路人马直奔南方。一日，来到唐江府前，本城守将名唤吴器，死守不战，因此，本城难破。拖、策二人亲自督战，趁着黑夜四面攻城。在南北两门各搭云梯，拖、策二人急急商议，领兵登梯，跃入城中，杀散守门兵士，首先打开南门，将众军引入城里。这时，太祖成吉思汗还未得报，不知根底。不久，探马来报，城已攻破。又听说拖雷、策其格二人率先登上城楼，心中大喜，启口夸奖道：“他们两人真是我家

的神驹良马。不过从此以后，不可如此冒险。临战谨慎才是万全之计。善于保全自己才算英雄好汉，死也要分场合，不可为一城一地，轻易捐躯。”说罢，进入城中，查点军民百姓，只见毛浩来生擒守将吴器，将他押来，跪在案前。成吉思汗降旨问道：“我早已下诏，谁敢跟我较量，决不轻易饶他！你难道不知道？因何偏走这条路？”吴器捣蒜似地磕头，请求成吉思汗饶他一命。成吉思汗说道：“这个奴才，今天放了他，明日就会逃走。虽然如此，一个区区鼠辈，量也办不成大事，就放他走吧！”说罢，下令释放。吴器抱头退走。成吉思汗犒劳众军，往南开拔。

这时金国丞相完颜纲听说胡沙虎要领兵造反，急忙率军来到燕京一看，变乱已发，蒙古大军也已逼近怀来。于是他连忙同术虎高琪合兵一处；共有二十万人马。完、术二人率领大军，北出徐关堵截来敌。刚出徐关，就与成吉思汗大队人马相遇。金兵一见蒙古人马，便吓得六神无主，心惊胆战，畏缩不前。毛浩来当即传命，将人马变作万爪飞龙之阵，阵前鼓声如雷，喊声震天，大队人马掩杀过来。术虎高琪慌了手脚，不敢招架，回身逃走。蒙古大军不分昼夜追杀金兵。那金国人马死的死，跑的跑，横尸四十余里，人马无法行走。毛浩来传命：“金人可恨，我们一退兵，他们就重新派人守城，教我们年年吃苦受累。如今非要狠狠地制他不可！”说罢吩咐兵士擂动大鼓，将队形变作骏马之势，继续追杀术虎高琪人马，一直追到古北口，连破无数关口，直抵居庸关前。成吉思汗见居庸关已有重兵把守，便教胡德尔布斯、胡尔勒布斯兄弟二人领一万人马，堵住居庸关门，自领大队兵士，直奔紫荆关，鏖战一番，夺了城门，领兵南下。到了五回岭，与守关大将王檝相遇，两军于五回岭下摆开阵势，激战三天，不分胜负。成吉思汗说道：“自我带兵出阵南伐金国以来，遇到这般强敌，还是头一次，看这王檝，倒也算是汉人中的英豪。若能降他，岂不对我有用吗？”毛浩来奏道：“陛下所言正合吾意。昔日萨尔德格沁的安巴盖汗出阵交锋时，陛下稍一用力，伤其腰背，

一命呜呼。王檝这厮，待我出阵捉来！”到了次日，毛浩来点五员虎将出于阵前，跟王檝轮番拚杀。毛浩来见有可乘之隙，拍动战马旋风也似地杀将过去。王檝见了，心中疑惑，急忙勒马，挺枪来迎。毛浩来紧蹬马鞍，绕了几圈，忽一转身，用枪缨套住王檝之枪，神不知鬼不觉，伸出长臂，一把抓住王檝腰带，一个仰巴叉摔于地上，喝命军卒将他捆住。然后挥军掩杀，金兵魂飞魄散，四处逃命。蒙古大军穷追猛打，一直杀到天黑，方才鸣金收兵。毛浩来命人捆缚王檝，将他推至太祖案前。王檝昂首而立，神色不变。太祖见他如此，微微一笑，问道："看你这厮，不断胳膊不断腿，因何被他活活捉住？如今不怕杀头，竟敢与我作对！"王檝说道："我王檝从小是个穷汉，蒙受金国恩德，才被封为朝廷大将。如今我为国捐躯，被敌人杀头，这正是留芳万世之良机，我怎敢玷污我的名声？"成吉思汗微笑一声，说道："我出兵金国，转战三载，未曾见到象你这样的好汉。将军之勇，令人佩服。因此，我告元帅将你生擒，这也是深赖将军之德，特意成全大事，名垂青史。如今金国失道，父子不睦，兄弟相倾，君臣相戮，将军如此替他卖命，有何功德？弃暗投明，主持天道，择善而从，效忠王者，安邦定国，才算是好汉。替那昏庸无德之主卖命，白白送死，有何好处？一则自己死得轻于鸿毛，二则有罪于亲生父母，有何别的好处？你也知道，无数金将被我军斩杀，哪一个被封为功臣？自命好汉，不作好汉营生，实在不该啊！"王檝听了成吉思汗这一席肺腑之言，心中感动，扑腾跪地，说道："听皇主刚才这番言语，料是无意杀我，想要留用，末将愿降皇主，以报皇主知人大德。"成吉思汗听了大喜，连忙亲手替他解缚，说道："真是一位忠诚的好汉。"说罢，拜为都统，授以金符，拨给两万名猛汉兵士，命他去讨平山西，以表忠心，为国立功。皇主吩咐已毕，亲自打发登程。降将王檝见成吉思汗如此知人善任，打从心底里佩服，便马上领兵出发，开往山西。

时值金国胡沙虎弃城逃走，回到京都，害死金主。此话不提。

这时，蒙古大军越过五回岭，攻破涿、易二州。扎布、扎勒玛率领五员虎将所部人马进兵西北，迂回包抄，以火为攻，夺了居庸关，大军屯于关外，与胡德尔布斯、胡尔勒布斯二人佯攻山关人马，合兵一处。是年冬初，成吉思汗传下军令，分兵三路。第一路，命大太子珠奇亲王、二太子察汗台亲王、三太子窝阔台亲王，带三员上卿、十员小将，率领五万人马，顺太行南下；第二路，命皇弟哈斯尔亲王、比勒古岱亲王带三员上卿、十员小将，率领五万人马，沿海岸征东；第三路，成吉思汗亲带毛浩来、四太子拖雷、驸马策其格、赛汗苏尔塔拉图、占布拉、扎勒玛、扎布、点仓、宝鲁、乌楞策尔比等人，率军南下。成吉思汗又命毛浩来元帅，带田桑、宝鲁、乌楞策尔比、胡尔勒布斯、胡德尔布斯等人，率领一支人马向东南进发。

这时，金国新主刚刚登基，胡沙虎操持权柄。金主怕他，一切都由胡沙虎作主，国事军务全交给胡沙虎。胡沙虎推说脚上有疾，在家养病。当时，各地纷纷呈表，急报军情："蒙古哈斯尔亲王，派两员大将，率领五千神兵，抵达我中都城北。大队人马，已渡浍河，越过缙山！"胡沙虎得此急报，佯作为难，说道："脚疼也不得不去。"说罢，坐上辇车，催驱众军前来迎敌。首战一开，就与占图、罕达盖二人相遇，蒙古兵士齐发硬箭，势如闪电，胡沙虎所乘辇车插满利箭。胡沙虎大吃一惊，转辇逃走。蒙古大军紧追不放，好象虎入羊群，不到半个时辰，金军大败，纷纷逃命。胡沙虎只身逃走，回到中都，推说脚疼，不敢出战。胡沙虎埋怨术虎高琪昨日未去救援，便限定日期，拨给五千人马，命他领兵迎敌。术虎高琪刚一交锋，便被打得落花流水。蒙古人马掩杀过来，一直追过中都。胡沙虎见术虎高琪到期不来，便派数百名兵士追回术虎高琪，痛加斥责，说他违抗军令，喝命左右推出斩首。众兵士将术虎高琪押到刑场，正要斩首，宣宗皇帝急忙派人降下旨令："念术虎高琪往日有功，可免死罪。"胡沙虎无奈，免其死罪，将他召来，给他增拨人马，吩咐道："你去再战，击退蒙

军。如再失利，决不轻饶，斩首示众。”术虎高琪无可奈何，只好提兵出阵。刚走了一会，苍天暗助蒙军，偏偏刮起大风，飞砂走石，无法行走。就在此时，蒙古人马也掩杀而来，金兵不战而溃，四处逃散。术虎高琪暗自想道：“这番回去，胡沙虎势必杀我。与其被他杀头，还不如我先下手，将他处死，以报旧冤，再教皇帝杀我也是心甘情愿。”术虎高琪拿定主意后，传令回兵，杀进中都，先将胡沙虎府第团团围住，破门而入。胡沙虎见势不妙，急忙教人搬来长梯，搭在后墙之上，想越墙逃走。不料跳墙时衣服挂在树上，穿破肚皮，挂断肠子，落于地下。这时，术虎高琪手下兵士一拥而上，砍下首级，献给术虎高琪。术虎高琪将胡沙虎一家老小一个不留，斩尽杀绝。然后带上胡沙虎首级走进皇宫，跪于皇帝案前，口称死罪，献上首级。宣宗皇帝早就想杀胡沙虎，只是力不从心，如今见术虎高琪将他处死，献来首级，不禁大喜，不但未加罪于术虎高琪，反而赞扬他除了隐患。一面拜术虎高琪为左副元帅，并厚赏围杀胡沙虎之众将士，个个封职晋级；一面追述胡沙虎之罪，削其爵号，将其尸骨抛于路上。

且说蒙将王檝率领蒙汉两路人马，东征西讨。蒙古四路人马，踏遍金国，触处皆是，黎民百姓，无处躲藏。毛浩来遇到强兵，便用计破之，攻城略地，无坚不破，打得金国稀里哗啦。这时中长府有一富户，名唤史秉直，一日召集族人商议道：“金主犯天，金国必灭。国破家亡，便在眼前。如今咱们顺从天时，归降蒙古，便可保命安家。如若不然，一家百口，何以保全？因此，祈天保佑，唯命归诚，免遭劫难！”四邻人家，闻知其言，都纷纷前来，同声请求，共度患难。于是史秉直便领数千百姓奔往蒙古大营，投诚毛浩来元帅。毛浩来元帅赞扬史秉直说道：“他是识时务的良民。”欲封官职。史秉直推说年老，固辞不受，于是便封其子史天倪为万户侯。时有遭难国民七万余人，毛浩来元帅随即派人，将他们全家老小，统统搬来，安置于霸州城里。凡属归城官吏，太祖都封为都统。当时兵分六路，杨伯遇、刘伯林兵马最多。蒙

古人马分作四路，加上辽东、西夏人马，共是六路人马，合力讨伐，金国已如在四面楚歌之中。

腊月时节，珠奇、察汗台、窝阔台三人率领一路大军，顺太行南下，攻取保州、中山、邢州、洺州、磁州、湘州、卫州、辉州、怀州、孟州等城，直抵黄河，威震天下，名扬海内。金国官民，视蒙古将士为天兵天将，每到一城，为民的奏乐焚香，献食送粮；为官的纷纷出城，热忱跪迎。蒙古人马，一路顺风，如入无人之境。有的每破一城，先烧城门；有的不分官民，统统杀戮。因此，威名大震。有的金城虽有强兵把守，也不敢与蒙军作对。有的守将想对抗一番，刚一出城，众百姓便起来造反，杀死城中官吏，因此，很少有人抗拒蒙军。当蒙古大军取道山西时，当地富户人家，仰仗财势，抗拒大军。这时三员太师、三位太保引五万人马，擂动大鼓，攻打城池。山西平阳、太原二城顿时攻克，金银妇女，洗劫一空。回兵途中，攻破汾州、石州、岚州、忻州、代州、武州等六个州城，命官守城，安抚百姓，布令说道："如有私奔偷窃者，不分好坏，一律处决。"令一发布，雷厉风行，无敢违抗。

再说亲王哈斯尔、比勒古岱会同三位太保、十员小将，率领五万人马沿海而东，攻克蓟州、平州、滦州、辽西等四座大城，一连夺了无数城镇。此话不提。

且说成吉思汗携带太子拖雷并附马、众太保太傅作为中军，连攻雄、霸、莫、安、河间、沧、景、献、深、祁、蠡、冀、恩、濮、冋、滑、博、济、泰安、济南、滨、棣、益都、淄、潍、登、莱、沂等州郡。大军到处，守官拜迎，纳城归降。唯有泽州固守不降。这时毛浩来镇守中都，广收金地，并派人送表上报太祖。成吉思汗阅过奏表，当即下诏说道："朕为中军，领兵南下，连破二十八座重镇。所到之处，皆知天时，纳城献地，望风而降，唯有泽州季思胆大妄为，自登城楼，百般辱骂。这还不算，他竟敢下令挽弓放箭，伤我数名登城将士。更有甚者，还教城中百姓

率妻携子，登上城墙，百般辱骂。因此我命元帅立即破城，为我军开路，平我气愤，长我志气。望元帅亲自督战，务必杀将降城。此事出于无奈，如今一连破了二十八城，唯独此城难以攻破，碍我一统大业。因此，谁若违抗天时，合当问罪斩决！”毛浩来闻命，见太祖怒不可遏，不敢大胆劝谏，急领五员虎将、三员小将并四百余名搭梯军卒，飞奔泽州。来到城前，门已关闭。于是毛浩来急中生智，佯退而去。待到天黑，率军返回。那时守城将士并百姓人等，都放心入睡，失去戒心。更见当日夜晚，天布密云，伸手不见五指。毛浩来仰首望天，厉声说道："此乃天时，一统天下在此一举。如今苍天助我，我已定下破城之计，还望圣主明鉴。”说罢，点拨将士，列兵四周，自带五员虎将，命四百名精选将士将云梯搭于城墙，越墙而入，一声呐喊，撼天震地。泽州守兵，忽然惊醒，东奔西逃，互相践踏。时值三九寒冬，彤云漫天，雪封大地。当时金兵大乱，蒙军乘势登城。毛浩来元帅爬上云梯，刚要跳入城内，忽闪一道红光，显出成吉思汗身影，又从天空飞下一颗丈把宽的巨石，落在一间屋顶之上，咕噜噜地往东滚了下去。蒙军众将士齐呼天子，跃上城楼，杀散守兵。这时毛浩来之弟催动众军，爬上云梯，倾刻之间，十万兵士拥入城中。四门八楼，泽州官府，均起大火，火光冲天。毛浩来带五员虎将把住四面城门，教众兵士搜捕太守季思。近日以来，众军士只顾赶路，没有遇上拚杀机会，人人无精打采，如今遇到这番良机，个个兴高采烈，挥刀挺戟杀将起来。泽州百姓为大火所烧，纷纷逃命，想越墙逃走，苦无机会；想夺门而出，无奈众兵把守，插翅难逃。困死者十有六停，屋宇壕沟积满死尸。不少百姓死于乱箭。次日，破晓之前，有个十六七岁的姣姣女子蹒跚而来，对毛浩来说道："城里平民，都已死绝，本城守官就在你的身后，因何不将他抓来，教百姓免遭苦难？”毛浩来听罢，急忙回身一望，果然有一男子，身着黑衣，向他奔来。毛浩来吩咐左右，将他捉住，上下搜查，怀揣大印，内着锦袍。毛浩来回头一看，那女子

早已无影无踪不知去向。方悟那女子必是天神，特地下凡，劝他不要妄杀无辜。于是连忙下令，擂动大鼓，禁止杀戮。但是大街小巷，早已尸横遍地，犹如秋风落叶，不计其数。

且说众军士将泽州太守季思押至成吉思汗帐前，成吉思汗举目一看，此人正是在城上叫骂的那位太守，便豁然一笑，问道："你身为守城的主官，尽职守城便也罢了，因何学那般骂街泼妇，百般骂人，于你有何好处？于你主子有何功劳？于你对方有何作用？"季思一面磕头求饶，一面百般抵赖，说道："我不是季思，我诓骗季思，索印而来！"成吉思汗听了大怒，厉声说道："我平生一见不忘，何况你身上带着官印，快快照实说来！"那季思硬是不招。成吉思汗喝命左右脱下其衣，用铁烙烤他，他依然一口咬定不是季思。这时窝阔台太子从旁奏道："父皇不必如此动怒。派人将本城百姓赶来，教他们认认便知端的。"成吉思汗称是，教毛浩来当即派人将数百男女城民赶来，教大家辨认季思。众百姓因他一人缘故受此大苦，个个恨之入骨，大伙异口同声地说道："此人正是季思！"于是便吩咐左右，将季思押进屋里，三推六问，命他招认。季思求饶，留他一命。成吉思汗冷笑一声，吩咐毛浩来说道："这个奴才，天时不知，抗拒大邦，连累百姓，无辜被杀不计其数。挖其双目，在众百姓面前剐尸凌迟！"毛浩来得闻此命，召来众百姓，细述季思罪状，说道："全城百姓，被他一人牵连，激起天怒，几被杀绝。想他违抗天时，殃及百姓，今日挖其双目，割其舌头，碎其肢体，以儆效尤！"说罢，喝命刀斧手当着数千百姓之面，加刑于季思，倾刻之间，碎剐已毕。成吉思汗坐于高坛，察看动刑完毕，便降下圣旨，教百姓各自回家。这时众百姓山呼"万岁！"喊声震天。此讯传开，远近军民，纷纷来投。时有富户史天倪、肖勃迭二人，率数千人众，来投毛浩来。毛浩来当即奏报成吉思汗，封史、肖二人为万户侯，迁于霸州。此话不提。

却说成吉思汗与毛浩来一起返回中都，四路人马合为一处，

然后兵分三队，围住中都。当时成吉思汗派人将中都守将、金国丞相完颜承晖召来，降旨说道："朕不忍加害于你主。你等众人不知朕之恩德。朕当初不该无故罢兵。你主倘献中都小城，朕当拜他为官。若不依命，朕必问罪！"完颜承晖听了此命，无言可答，顿首告别而去。

这时，成吉思汗统领三路人马行至大口峡谷，安下营寨。是年连取河北、河东、山东等地，方圆足有数千里，将其金银布帛，牛马骡羊，尽收而去。所缴粮食，散给新降百城军民。黑鞑靼印度皇帝也派人前来向成吉思汗纳贡献物。

是年蒙古三路人马破城九十余处，只有中都、通州、顺州、真定、清州、沃州、大名、东平、德州、邳州、海州等十一大城未能攻破，所获南方方物，满载数百万车辆，送回北方安顿。是年腊冬，夏主遵顼破了净州，将三城缴获并一应厚礼，亲自送来，献于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深夸遵顼，设宴款待。还有辽王耶律留哥将所夺州府开具造册，并备厚礼，派次子送来，拜见成吉思汗。时值春节佳日，成吉思汗大张筵席，款待两国国主，并亲手斟酒，慰劳文武百官，庆贺众将士立下战功。

史公尹湛纳希我信口吟诗一首：

圣主料定弑永济，
卫王临死念蒙古。
苍龙一喝扬天威，
暴逆讨平赛猛虎！

第四十六章

不亡故国圣主恩德长
不改邪心金主奸计多

大蒙古国成吉思汗九年，宋宁宗嘉定七年，金宣宗貞祐二年，岁次甲戌，是年太祖五十三岁。

且说成吉思汗亲提大军，来到真城以北山东境内安营下寨。众亲王大臣，三军将帅，大摆筵席，拜见皇主，庆贺讨金大捷。蒙古家乡也派众太师前来拜贺，转达太后并皇后问安之意。欢宴之间，忽有众亲王太师太保奏道："皇帝陛下，从十三岁开始，率军举事，替烈祖报仇，至今享年五十三岁。四十年来，受尽折磨，奋不顾身。如今攻破金城九十余处、关隘十处，变作通途。前年所取金城，我军一退，金国又派兵驻守。故反复用兵，劳民伤财。当初倘若每破一城，皆留兵驻守，又恐我军将少兵寡，分散兵力，因此未敢留人守城。再者吾人性暴，恐怕虐待城民，大失民心，损及大业，故观望数年，不曾派兵。如今已破大小州郡九十余处，倘若弃之不顾，实为可惜，令人失望。所可担心者，吾军一退，金兵再来，我又复攻，甚是费力。虽然比之派驻九十名将军，九十队人马镇守州城，较为省事，然而用兵吉凶，也未可逆料。故臣等反复琢磨，不如皇主将皇亲上下全部迁至金国，可起拱卫之用。如其这样，四十年苦心，算是没有白费。皇主若迁于此，务必寻一处牢靠地方。此处城邑不同于北漠。若论坚固，金都燕京倒也算是上等地方。望皇主乘此得胜之机，攻取中都。

量那中都，有何难破。我军南下，连破金城九十余处，兵精马壮，越战越强。皇主号令一下，中都指日可破。皇帝陛下，恩德似海。虽说金国立业全靠征伐辽宋，然而又念金国向为大国，先于蒙古，故总是宽大为怀，不灭后代。虽然如此，金国皇帝向不理会，只当作空言废语，料定我们无力攻取中都。如若不然，因何不来归降？即是皇主怜其皇帝，退兵不破，恐也不知我们的恩情。臣等计议，理应废其皇号。倘若他胜我败，势必灭我宗庙，绝子断孙，仍不消恨。尤其金国百姓，纵然乞讨为生，只要听闻金主还在，仍笃信皇帝，视我为仇，耻为胡虏。故金主皇号一旦削去，金国百姓，方能诚心归我。皇主贵体，犹如日月，四十年来，赴汤蹈火，灭一金主宗庙，因何如此多虑？从前皇帝建国，谁肯留其旧主？纵使留下，也只封个名号，禁锢于无人之地罢了。唯有如此，方能一统天下，立下万世宏业，无后顾之忧！”成吉思汗听了众大臣这一席之言，降旨说道：“朕生北漠，全赖你等文武百官一心一意尽忠报效，方才舍弃勃特国号，改为大蒙古国。当初朕拒众议，未做皇帝。朕非不愿意，生怕自己没有皇帝之德。其后文武百官一再奏表，定要让我为皇。朕无可奈何，便于故乡北漠举师，依遵天伦，兢兢业业，转战南北，以为人主。不料金兽横路，跪拜于地。当时我心想此是天意，我没当皇上的福份。然而回国以后，众大臣死死苦谏，硬是教我当了皇上。朕既当了皇上，就该有人主之德，想留下归皇宗庙，安定天下。然而你等众人却不以为然，定要残灭金主宗庙。朕闻人言道：‘世上没有万年之帝，也没有千载之国。’万物变迁，相互交替。我虽然创立蒙古，攻取金国，然而终有一天，势必亡国。那时，我的敌人也想灭我宗庙。如今我势威力强，但不灭金宋宗庙。千年之后，一旦天数一尽，我的子孙后代，也如宋金一样衰败潦倒时，发难百姓也会想灭我宗庙，然而苍天有眼，定念我辈积德，不断后代香火。倘若我的后代子孙繁衍生息，便不乏智德双全者出生于世。既有智德者出世，便不会寄人篱下。故再过五百年，或者一千年，

定有复苏兴旺之时，此是我为千百年子孙后代所计。朕活一日，断然不灭宋金宗庙，不杀其主，此是我举兵南下时所定决断。你等众人计议良策，削其封号，迁于别处。依我之见，此议甚妥。虽然金国灭了旧辽宗庙，然而我决计不灭金国宗庙，苍天势必知我以德待人。或有不晓事理者问我：‘既然如此发恩，何必提兵南下？干戈一起，百姓遭灾，何不怜悯他们？金主治下百姓者，乃是万千民众，因何杀伐万人，而偏偏如此宽待一人？’然而他们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等众人好生想想，死于军中者，并非一方。战有胜负之别，故何必如此多心，悬念于怀？死者虽多，皆因自己愤而战死，谓之自死。凡是诚心归我，不相格斗者，我军一律不杀！既然不枉杀一名百姓，我何忍心杀害一国之主呢？朕倘有一统天下之福，即使留了金主，也无损于皇业。杀他一人，于我有何好处？皇帝者，乃是万民之主。若一旦金亡，纵有皇号，又有何用？仅此一桩，朕也于心不忍。灭人子孙，于我有何好处？扪心自问，昔日岱其古德部欺侮我勃特国时，我们是何等恨它！如今不到三载，我们已破金国大部版图，于金国而言，实为致命打击，故又何必杀人皇帝，断人子孙？割他一人首级，于我攻取中都有何益处？这几年来，金国一再派人请求和解罢战，可我硬是不允，一切由我定夺。只要我心怀深谋远虑，善立天下之本，我的后代子孙也会交上好运，别说对付一宋一金，就是有十宋十金，也会平定。朕愿所积功德为我后代子孙万世之粮！”众亲王以下文武百官，听了皇主之语，深服皇主深谋远虑，个个顿首施礼。

且说金主宣宗皇帝完颜珣，见蒙古大军日益逼近，心中恐惶，日夜不安，连连派人，请求和解，皆为蒙古元帅毛浩来断然拒绝。占布拉之父被金人杀害，结下了深仇大恨。故他也死不答应，定要出师为父报仇。催促人马，日夜行军，一心一意攻破中都。此话不提。

就在此时，金主宣宗广招人马，将辽主耶律留哥封为大王，派太傅常厚赍书携礼，至于辽东，共抵蒙古。常厚领命，往见辽

主耶律留哥，将此次来意，备述一遍。耶律留哥听其所言，并不见责，反而以礼相待，倍加敬重，好言相劝，说道："贵人有所不知，如今天时已归蒙古。北斗当空，照临北方。你们金国虽然吞我辽地，然而辽地并非属我一家，岂有不从立盟和解之理？不过话又说回，即令我们归顺金廷，金廷早晚也得归于蒙古。我若归金，势必与它同归于尽。因此，小臣无奈，拿定主意，顺乎天时，早已归降蒙古。蒙古人虽然生性刚毅，然而众星会于蒙古，谁若胆敢反抗，便是违背天时。倒行逆施，岂能长存！小臣所言，不是信口开河。贵人大意，未察天象，情有可原。然而你如为人心细，问于贤人，略知天文，岂不早已拱手拜迎，归顺蒙古？小臣怎敢违背天时，不归顺盛朝，反而归顺国破家亡，天数已尽的金廷？金廷无意害我，此话暂且不论。即使金廷待我极诚，我也誓不归顺。如今金国军民，无不心向蒙古。金朝上下，文臣武将，见利忘义，早有二心。蒙古兴盛，如雷如电。蒙古恩厚，如雨如水。黎民百姓一心盼望安居乐业，岂有不顺蒙古之理？"常厚听了耶律留哥这一席话，如梦初醒，深服他胸有大略，不同一般。再者身在金都时，得闻司天官私下议论，如今又听到耶律留哥这番言语，心动意决，归于耶律留哥，派人将一家老小接至辽东。耶律留哥见他如此，心中大喜，共商国事。金主完颜珣听闻此讯，顿时大怒，急命左将军万奴率领十万人马往讨辽东耶律留哥。耶律留哥早已得报，写一奏表，派人呈于成吉思汗。当时成吉思汗离金不远，下诏起兵，命岱松达尔格其、温吉盖、松吉盖、宝鲁、赛汗苏尔塔拉图、阿鲁哈、苏和、胡德尔布斯、胡尔勒布斯等九员小将，带一支人马，往攻金军。

这时，金国人马刚与辽兵相遇，两军对垒，正要厮杀，不料，蒙古大军，忽然从阵后杀来，与辽军两面夹击，金兵失利，顿时大乱，四处逃散。蒙古大军与耶律留哥人马一道掩杀金兵，追了两天。金兵尽弃辎重，拚命逃跑，折了几千人马。万奴收拾残兵败将，逃回东京不提。当时耶律留哥犒劳蒙古大军，深谢皇主恩

德，将金银财宝分赏蒙古众将士，又将数千车盔甲兵器，一应财物，献于有功之臣，写一奏表，派人送呈皇主。

当时金国治下安东，有个同知，名唤阿林，见辽东人马已归蒙古，心中惧怕不已，便依附于耶律留哥，凡属本府管辖诸事，皆问于耶律留哥。耶律留哥详察此事，表奏皇主。时隔不久，成吉思汗降下诏书，吩咐耶律留哥道："凡未攻下的州府，尽早收复，统为一体，因地而治。欲得民心，必树功名。待辽东安定之后，望你亲来见我。"耶律留哥得闻诏命，急点人马，收复辽东大小城镇，迁于贤巴。众百姓称耶律留哥为诸葛孔明。此话不提。

且说这时，金国副元帅伊喇都奉金主之命，率领十万人马，来战耶律留哥。耶律留哥一面派人急报成吉思汗，一面与常厚一道，统领十五万人马，来到山口，破土掘坑，埋下伏兵，自引一支人马，去迎击金兵，行至山中，挥军掩杀，金将伊喇都方知中计，忙夺归路逃跑。这时，常厚引一支人马，从山谷杀将出来，伊喇都连忙领兵朝谷口退出，只听哗啦一声，深坑塌陷，一时金兵大乱。辽东人马一齐拥来，好似快刀斩麻，左劈右砍，金兵被杀得七零八落，大败逃散。伊喇都的人马，伤了一小半，死了八千余人。

这时耶律留哥大获全胜，马上写表呈报成吉思汗。是年春末，成吉思汗高坐大帐，观看辽东奏表，这时中都金主完颜珣又派来使臣。请求和解，他称太祖为其兄长，力敦双方讲和。成吉思汗微微一笑，命写复诏，派扎勒玛、占布拉二人送往金都，金主完颜珣厚待来使，拆封读诏，诏中写道：

蒙古皇帝致书于金国君臣。自古至今，有德有谋，有权有福者治理天下，皆以诚心实意安定社稷百姓；而无德之辈，禅位于有德之士，以图安邦定国。如今你们金国子害父母，臣弑其主，兄弟相斗，民叛君臣，已到无权无福无德之极。故依我之见，不如赖民赖祖，改弦更张，退位让国。昔日北有十二君主，七十五个部落；南有宋、金、夏、辽、契丹等国。

四百年来，互相征讨，以致黎民百姓日夜不安。因此，我奉天命，以赤子之心，从十三岁起，起兵举事，转战四方，讨平七十五个小部，十二个大国皇帝。西平唐古特、吐蕃、巴拉布、畏吾儿、回回、白回回、黑萨尔达格沁、东狗头国、女人国等处之乱，然后登基为皇，欲过安闲之日；不料，在我四十五岁那年，南方金国刘仲路、刘福、董钦等人，难忍暴戾，前来告状。又听说我的族人赛音布和汗也被金人杀害。正欲起兵讨伐，然念贵国百姓受苦，不忍加害，几次派人陈述事体。然而你们不但蛮不讲理，反而视我为奴，派来使臣，想将我骗去，暗中谋害。即使如此，我也未曾介意，一再让步。直至你们谋害先主，残杀国母，我才迫不得已，举兵往讨。无奈，天主公道，我军以少胜多，攻破众城。那时，我念皇上被弑，国母惨死，此乃天时所致，我又何必落井下石！故只在外省用兵，攻城略地，等你们回心转意。然而你们不但毫不自量，违抗天命，而且恣意妄为，倒行逆施。故我不得不举兵南下，去攻山东、河北等处州府。如今已破贵国九十余城，为我所有。更有东辽西夏为我效力，出兵河东，用心攻伐，贵国左右南北，皆为我所占，唯有几处故城尚未击破。事到如今，你作何打算？若依我众亲王将相之意，别说你一个中都，即使几十个中都，也都能攻破。皆因我不忍加害于人，一心劝阻，众人方止，至于今日。我若口出大言，岂有能破九十余城，而破不了一个中都之理？我本想你只要回心转意，顺从天时，逃脱大难，取掉皇号，我便罢兵。然而你仍执迷不悟，一再派人请求和解。你若取掉皇号，保全自身，我劝你尽早取号，将你山东、河北等地贡献于我，我便封你为王，永保安乐。虽然如此，我手下众将士，锐气不减，一再敦促我定要灭你宗庙，挫你民心，以安天下。如若不信，可问我众亲王并大臣，也可细看我之复诏。如今我已派去二使，汝等请入城中，好生相待，并备厚礼，犒劳将士，

求其赏脸。我于此处，替你想点办法。汝等千万不可空口请和，务必取悦于我手下众将士，方有出路。我已有言在先，定要荡平中原。故怎能断然下令，教众将士心灰意冷？你若求一生路，务备厚礼，犒劳我军将士，请求他们赏你脸面。

金廷君臣看罢复诏，又见蒙古大军攻取金都易如反掌，个个失色。这时左丞相兼副元帅术虎高琪奏道："鞑靼人马连年征伐，已筋疲力尽。故乘此时机，征调城内城外百万人马与他对阵，决一死战！"右丞相完颜承晖从旁说道："不可不可。我军将士虽然身在京都，其家室子女均在城外山路一带。蒙古人夺我军粮，皆散给这些无知山民，深得众民之心，众百姓也乘机归顺于他。如今若与蒙古人马厮杀，一则众将士势必惧怕妻室子女被杀，二则众百姓贪于蒙古所散军粮，也必纷纷去投降。我等众人必然束手就擒，兀那军卒岂有不去救护家人，而保卫我等之理？若征调外省人马，今天颁布告示，明天蒙古势必起兵来攻。如此折腾，社稷不安，朝廷难保，凶吉祸福，难以预料？故想一万全之计，备齐百礼，送给蒙古，两家合好为妙。待他来后，另想良策。倘若如此，日后虽生变故，也有退路，若举兵反抗，实无退路！"金主完颜珣听罢，当即依准完颜承晖之言，接受蒙古各项诏令，好言奉告于蒙古来使，并写具归顺文书，派完颜承晖为使，送呈成吉思汗。完颜承晖去见蒙古皇帝成吉思汗，顿首呈书，口称谨遵天命。成吉思汗降旨众臣，商议定夺。

当时金廷便将金国先主卫王永济之女岐国公主，歌童舞女五百人，太监嫔妃，良马三千匹，金珠翡翠，彩缎良绸，宫用细软，军服盔甲，各种器械五百车，犒赏兵士所用的金银彩帛五百车，送呈蒙古。此次送礼，金国府库为之一空。成吉思汗见了所送礼物，阅其所呈奏章，对众亲王并太师太保说道："大凡外域之人，每次归顺总是以美女作为礼物。将使朕名有所败缺，难道不是这样吗？"众亲王大臣奏道："此是信物，献为人质。昔日宋国朝廷也曾献其公主于金廷，金人以此为重。"皇主说道："因金人

贪色，故宋朝廷才奉献女子。我只吩咐他们多备厚礼，送我将士，博取大家欢心，不能教我一人独自高兴。何时天下一统，百姓平安康乐，朕我方才心悦。他那一个美女、五百歌童，众多财宝，岂能教我高兴？金人所送衣物彩帛，战马兵器，乃是我军民共用之物，朕以为可留。至于美女，可否退回？”毛浩来听了，出班奏道：“陛下海量，权且笑纳来礼。如若拒其公主，只受别礼，他们势必存心诓骗，不再来见。陛下欲成大业，些些小过，请勿计较，说陛下贪色，其实不妨；说陛下成就大业，让金主献女，归顺陛下，此名极大。待他们归顺之后，随陛下所欲，此皆出于陛下恩典。”成吉思汗听其所奏，只好依准，收下金礼，封金主完颜珣为东海郡侯，写具诏书，派毛浩来为使，去往金都，送了回礼，呈上册诏，便率军回国。这时金主完颜珣推说有疾，没有送行，丞相完颜福、完颜承晖并降将郭括等人出城送行，顿首辞别。此话不提。

且说蒙古南下将士，一路顺风，攻破南方两河并山东、河北诸城。时有不少金城守将负隅顽抗，故破城之后，生擒年壮者无计其数。打算带走全部俘虏，永为蒙古奴隶。这时，成吉思汗忽见这些俘虏，便清问事由，随即说道：“这些百姓去我北方，人地两生，与其教他们无故受苦，不如施恩行德，放回家园，岂不更好？此处不是我们久留之地，留他们有何用处？”说罢降旨，吩咐左右，教数十万金民各回家园。众百姓闻命，无不感动，含着热泪，山呼“万岁！”喊声如雷，震天动地。也有数千人自愿从戎，留于军中。

再说成吉思汗统领大军，回归蒙古鄂嫩河家园，皇弟二亲王来迎首程。当时萨尔达格沁，畏吾儿人马也随蒙古大军同行，他们看见无数汉民四处逃散，便想捉些人带去，充做奴隶，于是派人去追难民。数百难民吓得纷纷逃命，追兵一无所获。数十名难民奋起反抗，皆被追兵杀戮。

且说金人既已佯顺蒙古，便布令全国，说蒙古人不再复来，

以蒙骗百姓，安定人心。当时金主完颜珣害怕蒙古军威，想迁都汴京，召集众大臣商议良策。尚书令徒单镒出班谏道："銮舆一动，军民动摇，北路守兵，不攻自破。如今既与蒙古讲和，本当恪守诺言，暗中退兵，稳住军心，固守中都，方为上策。那辽东之地，是我根本；傍山依水，可进可退。若招兵南京，固守此处，以为后图，是为次策。"虽然徒单镒苦苦相劝，然而金主完颜珣无心纳言，决计南迁，徒单镒见势已去，决意寻死。

却说是年五月，金主完颜珣决意南迁，以汴京为都，虽有众大臣一再呈表劝阻，然而金主一概不从，便命平章政事、都元帅完颜承晖和尚书左丞相穆延尽忠二人，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然后携六宫太后、皇后及众嫔妃登辇起程。早有细作将此讯飞报蒙古，毛浩来元帅得此急报，等明日早朝，奏报皇主。

且说蒙古皇帝挥军北归，一过居庸关，九程人马，节节迎驾。一日，终于到了故乡，进见母后，抱腿施礼。须臾，一面备下香案，大祭皇天后土、祖庙山河，一面重赏各路亲王、太师、太保、太傅、将士、异国国主并将士、萨尔达格沁、畏吾儿将士。并布令全国，凡是老人一律封爵行赏。为庆贺攻破金地十有八停，凡蒙古百姓，大人赏一绸衣，凡男女小孩，皆可进宫，轮番玩耍于太后膝前。九员上卿并三军大将均有封赏。唯有金国公主因无人可嫁，便托给皇后认为养女。皇后举目端详，公主模样端正，格外聪明，便嫁给幼子拖雷为妻。拖雷领命，喜不自禁。公主见拖雷长得仪表非凡，人才威武，也暗自高兴。公主只恨当今金主完颜珣，常对丈夫说道："虽然我叔嫌我孤独，上无父母，作为牛马首礼送于贵国，然而妾托皇父宏恩，找到了终身之托，遂了平生心愿。虽然如此，妾望大王如破中都，必杀宣宗，以报困妾之仇。"此话不表。却说成吉思汗亲自过问本国政事。是年宣懿太后，享年七十四岁。太后二十岁时，生了成吉思汗。皇主悬念宣懿太后，虽然玉体康健，然而年事已高，欲罢远征，保养身体，便传下旨令，相守国中，以尽孝养之衷心。不料，到了是年五月

下旬，忽有毛浩来呈表奏道：“南方金主东海郡侯，见皇主引军北归，便南迁京都，至于汴京。自食其言，骗了我们！”成吉思汗看罢奏表，勃然大怒，厉声说道：“你东海郡侯，既已归顺于我，因何要这般把戏，迁往别处？这分明是心怀二意，想与我分庭抗礼！此人口出甜言，举止无失，不料竟如此欺人，实在令人可恨！好一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畜生！他不念我罢兵不讨之恩，反而以怨报德，出此奸计赚人。鉴于此，我命大元帅向我蒙古百万大军传令，整装待命，大举南下，留部分人马固守国土！”众亲王并众大臣听了此令，个个欢喜不已。

且说金主完颜珣率众南迁，至于良乡之后，忽然下令，将护卫乣军原发战马盔甲，全部归还。乣军怨恨，举事作乱，杀其主帅素温，共推札达、贝石勒、扎拉尔等三人为帅，引军北上，往告成吉思汗。当时完颜珣承晖半道闻变，急点中都人马，迎于卢沟桥头。时隔不久，札达等人挥军杀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完颜承晖所领人马，杀得落花流水，纷纷逃散。由此札达等人军势大振，官军不敢轻犯。札达一面传命屯于卢沟桥下，一面派人赍表，奏报成吉思汗。使臣来到蒙古都城，谒拜元帅帐下，细报前由，呈上奏表。次日早朝，毛浩来携表上朝，奏于龙案之前。成吉思汗阅罢奏表，提笔批复。众人接诏，其上写道：“命石抹明安引三万汉军，命岱松达尔格其、希热呼图克两员大将，带宝鲁、赛汗苏尔塔拉图、乌楞策尔比、帕拉古岱等人，领两万人马，与札达人马合为一处，去夺汴京，然而务必不要杀害金主。谁若佯言，金主死于乱军，而故意害他，朕必问罪不饶。其余诸事皆以国仇而论，可先派占布拉、扎布二人为使，去问金人因何食言背约，迁都汴京？并将札达等人的根底，盘问一清二楚、此是明证！”

且说毛浩来领命出帐，一一点拨，亲自送行。石抹明安引兵南下，与札达人马合为一处，围住中都。中都守军见蒙古大军直抵城下，好似人怕老虎老鼠怕猫一般，惊恐万状，魂飞魄散，关

闭城门，守护城壕。当时蒙古使臣占布拉、扎布二人，径入汴京，捧出问罪诏命。金主宣宗推说有疾，不见来使，派人传言道:“我被陛下封为东海郡侯之后，正要动身前往东海赴任，不料金国百姓死死挽留，扬言替我备粮，不放我走。”二人又问：“派遣何人留守中都？”太监回话道：“何人留守，朕实不知。”于是蒙古使臣回国不提。

却说金主完颜珣打算派人接回太子，应奉翰林文字完颜素兰以为不可，平章政事术虎高琪从旁说道：“皇上居此，应召太子。你身居京城，能保都城安全也就罢了，因何置太子于如此危险之境？”完颜素兰说道：“太子若来，臣不敢担保。太子在彼，乃陛下一臂，万民有托，众皆放心。依臣之见，太子有威，声势俱重，边隘有守，都城无虞。昔日唐明皇逃安禄山之乱，至于蜀地时，将太子留于灵武。故社稷忠臣保举太子，复兴大唐。据此我们金廷也当留太子彼处，以图复兴大国。如今倘召太子，他一离中都，中都便有失陷之虞，众百姓也会失去依靠。大金一向经营的中都，危在旦夕！”金主不听，竟召太子，中都军民，顿时大乱。

当时成吉思汗曾命夏主李遵顼尽起夏军，截击金兵。夏主派人与南宋立盟，合力往攻金属四川，宋人欣然应诺。然而，当夏主李遵顼统领二十万大军往金地四川时，宋人竟然背约，未曾发兵。夏人只好孤军作战，攻取金地四川。是年九月，蒙古皇帝成吉思汗下诏，命大元帅毛浩来带三十六路人马大举南下，往问金主背约之罪，攻取中都。毛浩来拜辞太祖，当即开拔。离城四十余里，安营下寨。召集众将，分兵三十六路，浩浩荡荡，开向南方。且说这三十六路人马，拥入金境，拔州克府，势如破竹，直逼北京。当时北京守将银青广招人马，不分长幼，征得二十万人马，来迎毛浩来兵马。毛浩来登上高车，观望一番，当即下来，对五万人马说道：“我观此军，乃是乌合之众，其人员皆是百姓。而我军则兵强马壮，历战三十余年。离开沙场，才有数月，如今

与敌厮杀，正是开心时机，不用多少计谋，备足干粮，追杀三天三夜！”次日清晨，敌军还未睡醒之前，毛浩来亲领各路神兵一声呐喊破寨而入，二十万平民兵马，逃命溃散。蒙古大军一直追到花道，伤其一半人马。银青入城，闭门死守。这时部将完颜习烈、高德修二人杀死主帅银青，推举乌古伦寅答虎为主帅。蒙古元帅毛浩来派史天祥为先锋，往攻北京，乌古伦寅答虎献城投降。毛浩来嫌他无义，欲斩首示众，史天祥悄声劝道：“如今出师征讨，切忌杀伐无名，自行无义。待平乱之日，用与不用，皆由我而定。”毛浩来听了此言，连声夸奖道：“君之所言，深合吾意。”便拜寅答虎为北京留守，拜吾也儿为兵马都元帅。吩咐二人镇守北京。此话不提。却说蒙古大军继续南进，新州、成州、翼州、通州等城守将纷纷献城，望风拜降。是年腊月，潍州李全起兵举事，锦州张鲸聚众造反，攻占山海关外的锦州，然后攻取觊球码头，屯兵于辽东辽西之间，自立为临海王，派人呈表，归顺于成吉思汗，假借蒙古威名，肆意抢掠，方圆数百里皆被洗劫一空。此处兴中府乃唐时三塔胜地已归蒙古，东有大先山，南有白兰河。当时蒙古大元帅毛浩来命兴中府同知高德玉、刘蒲速二人，引一支人马，往报兴中府，先礼后兵，听则投降，否则屠城。高德玉领兵在城外等候回音，刘蒲速往说兴中府同知兀里卜。兀里卜不从其言，引兵出城，来战高德玉。须臾，众军民杀死兀里卜，共推石天应为帅。石天应当即派人献首告变，急报高、刘二将，说道：“我等举城归顺，望勿见疑。此非我意，乃军民所愿，我不推辞。”高、刘二人见兀里卜首级，便鸣金收兵，派人报知元帅。当时兴中府主帅石天应部领五万人马，点拨一支人马，屯于兴中府东北全州，待蒙古元帅来时，出城迎降。不久，蒙古大军开来，石天应率领本部人马到兴中府以东，白兰河以北，扎营于廓山之阳，归顺于大元帅毛浩来，毛浩来夸他顺应天时，问道：“我们蒙古乃是鲁莽之辈，君因何动念归附？”石天应答道：“据贤者所言：‘寒气南移，则天下太平。’又听人说道：‘北斗升于

北方。'故末将来降。" 毛浩来举荐降将，呈表报主，封为万户侯，拜石天应为代国公。欲知后事端底，且看下章分解，

史公尹湛纳希我信口吟诗一首：

只因圣主怜金宋，
至今子孙号蒙古。
其后明人曾为帝，
未闻子孙有片土。

第四十七章

成吉思破中原迁居大都
忽必烈生大都平定燕京

大蒙古国成吉思汗十年，宋宁宗嘉定八年，金宣宗贞祐三年，岁次乙亥，是年太祖五十四岁。拖雷四子忽必烈诞生。

呜呼！此章刚开头，笔者老母患病，连吐带泻，折腾不已，闹得忠、诚二府，一如沸鼎。中下两院老老少少，僧俗人等，齐至道场，焚香顶拜，口诵佛经。这时《纲目》译人家兄松瓦伊旦忠并史公尹湛纳希我们二人，早已吓得魂飞魄散，还有什么心思去续写演义呢？一连忙碌三日，犹如蚂蚁转锅台一般，惶惶不知所措。时逢春节佳日，忽然红日东升，天空晴朗，老母身体渐渐康复起来。于是一家老小，拜天祭地，祷告圣主，供祠家庙，献香祖坟，个个心喜，人人开颜。光阴似箭，瞬眼之间，中秋来临。于是笔者擦净窗户，焚点名香，沏杯浓茶，磨好墨浀，奋笔续书。

笔者见老母康复，阖家大喜，不禁心动，吟诗一首：

六百人户尽伤神，
忠诚二府如沸鼎。
寿高老母安无恙，
乐气刹时自天申。

且说毛浩来元帅从同州返回时，领来一人，名唤仆散钦。毛

浩来见他智慧过人，便封为南征大军一路人马元帅，于仲春时节攻打金国北京，斩杀顽敌八万余人，乘胜前进，早有数城守将闻风迎降，河中府也来归顺。故蒙古大军乘势攻占黑柳城。到了春末，毛浩来元帅领兵南进。这时，成吉思汗提领本国大军，分作七十二队，杀入金境。成吉思汗祭天拜地，烧香祷告，取出羊胛，举于曦阳，仔细一看，只见五色光芒汇集于中。成吉思汗大为惊奇，说道："观此征兆，当定中原。"说罢取出一对踝骨，暗自祈祷："倘若迁都中原，愿我双踝三掷三立。如若不然，愿我双踝三掷三卧。"说罢，双手捧踝，摇了一摇，掷于案上，连掷三次，双踝皆立。成吉思汗见踝如此，叹息一声，对众大臣说道："天命如此，不可违逆。金国中都，是年必破，故朕必南迁，都于此处。朕虽无意，天命难违。"于是对亲王敖伊图敖其格、乌仁嘎楚格，太子窝阔台、拖雷和五位太师说道："依朕之见，迁都一事，势在必行。你等众人，一旦听到朕之消息，立带太后、皇后、并皇宫老小，来到南方，教九员上卿，宫廷守吏，轮番守护家园。"众大臣领命拜辞，四处派人，传达皇命。成吉思汗自领中军，徐徐南下。此话不提。

且说蒙古大将石抹明安、岱松达尔格其等人，于去年统帅大军逼近中都，久围不破。当时都元帅完颜承晖，见穆延尽忠多年从事军旅，委以虎符，令其守城，自己总持大纲，固守都城。承晖又想，不来援兵，中都难保，便遣使赍书往求救兵。金主完颜珣看罢奏表，便命左监军永锡、中山二人，引真定府人马；命左都监乌古伦庆寿，引大名府一万八千人马，并西南路马步一万八千人、河北兵马一万八千人；命御史中丞李英带行省布术鲁德裕总管粮草，去救中都。李英等人统帅大军，到了大名，又招兵买马，征民入伍，增兵数万。李英等人不计兵马人数，便匆忙出发，抢掠沿途州府，整天吃喝嫖赌，直到是年三月，方才开到霸州。刚到霸州，忽然尘土大起，朔风呼啸，好似天崩地裂，蒙古元帅毛浩来率兵杀来。金兵一见蒙古人马，吓得屁滚尿流，数名军卒惊

厥吐血，滚于马下。毛浩来见金兵如此，心中大喜，喝命军卒，擂动大鼓，将三十六路人马，分作三十六队，一声号响，一齐掩杀过来，将金国人马，团团围住，水泄不通。金将李英未到中都，半路上就与敌人相遇，来不及招架，便夺路而走。原来石抹明安、岱松达尔格其等人，兵困中都后，抓得中都所派求援使臣，查问前由，派人报知毛浩来元帅。毛浩来当即率领人马，径直入于古北口，重围中都，自引大队人马，去迎击金将李英。那时李英人马正贪图安逸，醉生梦死。蒙古大军象天兵天将一般，出其不意，突然杀来，金兵惊恐，慌了手脚，六神无主，纷纷逃散。蒙古元帅毛浩来登上高车，仔细看了金兵阵势，便笑哈哈地走了下来，拨五百名铁骑，交五员虎将指挥，自己一马当先，冲进金营。毛浩来与五员虎将，首尾相顾，变作骏马阵势，来回冲杀，势如闪电，好似火烧干柴，金兵无法抵挡。眨眼之间，冲到主将李英帅旗前面。李英刚要回身逃跑，毛浩来元帅策马迎住，手起刀落，挥作两段。这时五员虎将一拥而上，砍断帅旗，尽斩部将，金国人马，顿时大乱。蒙军各路人马四面合拢，夹击金兵。金兵一半伤亡，一半投降。因救援中都人马，半路打散，中都被困，消息尽绝。此时庆寿、永锡两队人马，原准备救援李英，来到李军后侧，当蒙古大军追杀李军时，庆、永部军皆被击溃，大半伤亡，小半逃散。从此中都成了孤城，被蒙军团团围住。这时毛浩来元帅也来截击援兵，率军来攻中都。此话不提。

且说成吉思汗率军南下，直奔清、顺二州。两州守将急忙出城，来到百里之外迎接蒙古大军，滚鞍下马，顿首归降。成吉思汗当即下诏，命前军元帅萧也先带提控、石天应等十路兵马，并锦州临海王张鲸人马，取南路而下。萧也先、阿拉格陶古拉、沙里布等人，率十路人马，来到锦州。不料，锦州临海王张鲸征集众汉民，暗通十路汉军，企图合力造反。萧也先当即察觉，恐其闹事，逮捕张鲸，押至成吉思汗帐前。成吉思汗详问事由，知其真象，当即下令道："区区鼠辈，安敢逆天！快快押去，凌迟处死，

告戒各州府降民。然后立起大军，捣其老巢，收其家小，斩草除根！”左右人等将张鲸押去，当着众降民之面，万刀碎剐，然后提起大军，往锦州进拔。这时张鲸胞弟张致得知其兄被斩，还要尽收家人，斩草除根，连忙聚众，入占锦州，自封瀛王，改元兴隆，收复平、滦、瑞、利、义、懿、广宁等州。当时此讯还未传到蒙古大营，故暂且不表。

且说阿拉格陶古拉、沙里布等人挥动大军，望南进发。这时成吉思汗也率领众军，来到同州。忽见探马手执红旗来报：“毛浩来元帅与石抹明安等人合兵一处，已破中都。”且问毛、石二人如何破城？原来毛浩来吩咐兵士用口袋装沙，摞在城周。摞的沙袋高于城墙，选五万射手登在沙堆顶上，往城墙发箭，射中一人，发给厚赏。蒙古射手从四面八方往城墙发箭，城上金兵多有中箭，吓得金兵不敢站立，只好来回爬行。守城主帅穆延尽忠见此情景，亲自登城，强令军卒起立。这时，唰唰几声，飞来数箭，数名兵士，应声倒下，穆延尽忠见势不妙，急忙卧倒。说时迟那时快，还没等他卧倒，唰地一声，早有一支飞箭插于右肩。穆延尽忠不由自主，朝城梯咕噜噜地滚了下来，左右兵士急忙扶起，替他拔箭敷药。幸亏射程较远，箭上无毒，伤势不重。穆延尽忠连忙寻机逃跑。承晖闻讯，自登城门，只见城上守兵无法抬头，又见蒙古射手居高临下，箭如闪电，已知中都难保，便将穆延尽忠等人召来，商议道：“陛下信赖你我二人，委以重任，遣来守城。城中尚有皇帝叔侄，国戚嫔妃，并数国珍宝，金银细软，如今大势已去，难以保住。故你我二人不如尽忠报国，你意下如何？”尽忠大怒，故作镇静，执意死保。承晖大怒，起身回府。然而此时兵权已归尽忠，尽忠无心出战，承晖无可奈何，乃祭太庙，辞拜家庙，将左司郎中赵思文等人召至府中，说道：“时势至此，我惟有一死，以报社稷。汝等众人，有求万世之名的，某望与我同归，休要落后！”众人听罢，闭口不语，承晖长叹一声，泪如雨下。乃于五月庚申，将尚书省令史师安石请来，修一遗表，

皆论尽忠报国，治理天下之计，又揭露平章政事术虎高琪心怀奸诈，毫无报效国家之意，也写自己未能尽职保城之罪。将表缝于衣襟之内，付与安石。然后尽出家财，散给长幼佣人。阖家大小，无不掉泪，然而完颜承晖面不变色，对安石说道："承晖我自幼攻读五经，皆由师授，身体力行，至于今天。不图虚度一生，城破家亡，身败名裂！"说罢，于安石所修遗表后面写了二字，投笔说道："请君莫以为我如此谨慎，竟落得如此地步，而心灰意冷，自暴自弃。望君矢志立身，莫入歧途！"安石听罢，洒泪应承，举目一看，承晖饮酒。安石转身，至于门口，忽闻内室哭声大作。安石急忙回身，进内一看，承晖饮鸩，仰卧而死。安石见状，放声大哭。家人将尸首入殓完毕，停放庭中。至于葬礼，无庸细述。

且说中都主帅穆延尽忠昼夜奔忙，将自家细软之物并众百姓一应家财，整理停妥，携其妻室宗人，尽领守城将士，吩咐每人加穿铁甲，杀条血路逃走。这时，中都皇宫嫔妃、亲王宝眷，听说尽忠要走，汇聚一起，追至通玄门，问尽忠道："将军因何丢下我等而去？"尽忠扯谎说道："如今百万大兵围城，你等何能突围？故我当率兵先出，与蒙军决一死战，杀开一条血路，你等方可出城。如其不然，你等皆被蒙军践踏，岂有生路？"众人听了，信以为真，当即回宫。穆延尽忠已经出城，便寻隙突围，岂有回顾之机！这时蒙古大军，早已越墙入城，于中都四周放起大火，死死把住中都九重大门。

却说穆延尽忠连夜逃走，到了中山，回首观望，没有追兵来击，心中大喜，长叹一声，查点家小，对众人说道："末将若将就众嫔妃亲王，一道逃走，拖泥带水，我等何能逃出虎口？"说罢急急奔走，来到汴京。这时安石也已行至汴京，将承晖遗表呈于金主。金主宣宗便封承晖为尚书令，追尊广平郡王。

且说金主宣宗不问穆延尽忠失陷中都、丢弃宗庙、抛掉嫔妃之罪，依旧拜为平章政事。至于承晖遗表也被置之不理。既然承

晖早有所料，然他因何写呈如此无用之表？大概承晖心中有言，无处可述所致罢了。完颜承晖乃吃了羸弱之苦。后来尽忠谋反，策动内外，事发被诛。

这时蒙古大军围困中都，中都金兵弹尽粮绝。占布拉率先登城，探知根底，鸣金为号，大队人马这才越墙入城。此时，城内众亲王大臣并百姓人等，一齐拥向城门，石抹明安登上城楼，对他们说道："你们众人各回自家，闭门勿出。如今献门已晚，谁若抢先逃跑，即按军法处治。此事与你众人无干，我们不因你们反抗而杀害你们。如今人多兵众，军令难以通达，恐怕你等众人无辜被杀。明日皇上必下圣旨。"众亲王大臣并百姓人等，一哄而散，各回家园。街上空无一人，石抹明安连忙传令，教兵士关闭皇宫大门，将数千名宫女并几代皇帝嫔妃赶在一处，发话说道："你等众人，把心放宽，莫要寻死。我们的皇主乃是真龙天子，仁德之主，决不伤害你们。你等众人，定要好生过活，我主驾到后，定会替你们安排好安身之处。如今自寻短见，死也白死！"说罢召来主库官吏，查点仓廪，登记造册。次日平明，毛浩来升座帅府，传令三军，不得随意侵犯百姓，又命五员虎将引五百人马，巡视中都内外，并颁布告示，晓谕百姓说道："倘若我军兵士侵犯百姓，望来告发；如若有人违犯军令，当处死刑！"定了中都以后，派人赍表，奏请皇主。第五天，萨尔达格沁部的汉军抢了中都平民一匹好马，被查将出来，将带头闹事的阿勒巴斩首示众。从此以后，命蒙古大军屯于城外，严明军令。这时中都派人向成吉思汗报捷，告喜红旗，传至贺州。

且说成吉思汗派人去请太后皇后等人，务于仲秋时节，驾至南方。自己便去中都，从正阳门进城，穿过三重大门，入于九龙宝殿，登上天子大位，南面而坐，等文武百官稽首拜贺之后，成吉思汗降下圣旨，视众将士三年征战之功，分俵行赏。然后吩咐左右，将金国几代嫔妃、完颜氏亲王公子，一一查出，造册奏报。成吉思汗又降旨说道："朕赖文臣武将之力，终于攻破中都，既

占他人成物，当谢其主。命左右祭祀金国旧主宗庙。”说罢，吩咐四位太子，去尽祭金国先主宗庙。中都改名，称谓大都不提。单说众人细查金国诸亲王公子并平民百姓，忽然得知完颜承晖以身殉国，报告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闻奏之后，说道：“朕未得此人，实为可惜！”说罢，追封完颜承晖为“忠义王”，派毛浩来元帅亲去祭祀灵牌。中都军民，无不落泪。当时毛浩来元帅奏告皇主，开仓启库，赈济百姓，颁布告示说道：“如今因金廷逆天，中都百姓，横遭兵燹，家业荒废，被置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家家分配粮食，户户兴高采烈。由此扬名天下，深得人心，众百姓深服成吉思汗鸿恩大德。

却说时逢炎夏，天气闷热。一日，成吉思汗出殿散步，行至宫西湖院，观看方圆四十里的大都景色，一面游赏宫殿庭院，山水湖泊，庙宇桥梁；一面对赛音布和汗之子占布拉说道：“如今你立了双功，一则劝我出兵，攻打金国，此是你的功劳。二则大军南下时，你充当向导。这次又是你不怕牺牲，率先登城。”占布拉顿首奏道：“今天小人所以能报父仇，全赖陛下天威，如其不然，象下臣这般虫豸何以能报先父大仇！”成吉思汗听了，微微一笑，说道：“虽然如此，你念父之心，如同念朕。如今中都城内，有无数殿堂宫院，任你选择。你可用劲放箭，箭射多远，便给你多大的庭院，你意下如何？”占布拉叩首奏道：“害我先父虽是金廷之意，然而下毒手的则是仆散揆。如今虽赖陛下洪福，斩了仆散揆，祭我先父，然而陛下若赐我仆散揆府第，大小不论，我便心满意足。”成吉思汗听罢此言，吩咐毛浩来派人去查仆散揆府第。查到后，亲去一看，果然是一处将帅阔府。占布拉想杀仆散揆一家老小，毛浩来未准。占布拉又奏请皇主，欲将仆散揆一家数百人收为家奴。成吉思汗当即制止，发话说道：“我的先父耶速该巴特尔，从小扶弱济困，抱打不平，才成为英雄，生下我这个儿子，终于平定天下。倘若乘人之危，专欺弱者，不仅不是王者之举，便是有识寒士，也不愿为！即便杀了数百名无辜男

女，于我社稷又有何好处？”说罢吩咐左右，将完颜氏嫔妃宫女，亲王公子，连同一应细软，祖宗灵牌，家谱牒文，都载上车，教占布拉领兵护卫，送往汴京。众百姓见此情景，无不感动。当时惟有承晖之子与众不同，成吉思汗念他是忠臣之子，封以爵号，将一家老小并全部家财，如数发还，教他先行。

且说众百姓见此情景，无不佩服，各回家园。此事又引出一位豪杰，你道是谁？原来他是旧辽主后裔，臣事于金廷，名唤耶律楚材。他见蒙古人马搭救城内外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又给吃给穿，分了粮食，因此，便带百万平民跪于道旁，迎接皇主。皇主举目一看，那为首者原来是一位身高八尺，年过三十，美须三绺，想必是位办事秉公的贤才，于是便详问姓名籍贯，然后想试探他的为人如何，便勒马停住，对他说道：“辽之于宋，乃是故国。金之兴起，侵辽所致。你等沦为人奴，皆是金主造孽。如今我夺金城，乃替汝等雪仇，你心中可曾高兴？”耶律楚材稽首奏道：“小臣父祖，世代事金，岂敢记仇于主？此乃小臣命运注定。”成吉思汗听了此语，点首称是，说道：“此人上知天时，教他留于帐前。”此话不提。

却说成吉思汗大摆筵席，犒劳功臣并文武百官。因时逢炎夏，便于城西水榭设席宴会。次日宴饮，成吉思汗教四位太子坐于身边。当时击鼓奏乐，百官施礼。酒过三巡，菜献五道之后，成吉思汗问四位太子说道：“人生在世，何为至乐？你们兄弟四人，不妨各抒己见！”大太子珠奇起座稽首，欣然奏道，依小臣之见：

教牛羊繁殖成群，
让良驹自由奔驰，
把宫殿收拾干净，
享受那丰衣足食，
那便是无比地快乐。

成吉思汗便举目去望察汗台。二太子察汗台离席跪拜，开口奏道，依小臣之见：

击败顽固的敌人，
奴役剽悍的强者，
教有谋者崇拜自己，
征服所有的恶魔，
那便是无比的快乐。

成吉思汗举目去望窝阔台。三太子窝阔台连忙起身，奏道，依小臣之见：

牢记父皇的苦心，
保住美玉般的江山，
激励天下的百姓，
教男女老幼一样安心，
讨平所有的外寇，
让天下人安居乐业
那便是无比地快乐。

成吉思汗脸呈喜色，举目去望拖雷。四太子拖雷连忙起座，跪拜于地奏道，依小臣之见：

率领一大群好汉，
手捧骄健的大雕，
去那无边的旷野，
欢欢喜喜地打猎，
那才是无比地快乐。

成吉思汗微微一笑，对众大臣说道："二太子察汗台，从小随我出征，倒有点将才之勇，将来可遣西方，镇守吐蕃唐古特、萨尔达格沁、白衣回回等国。三太子窝阔台虽然年幼，但有王者之度，天子之份，所言不俗，将来可遣南方，因他谙熟汉人习俗，可当中原皇帝。大太子珠奇、小太子拖雷只知小乐，不悟大过，所言皆儿辈之语。因此，你二人除了北方故土之外，难以治理别处。至于大太子珠奇，只配当陶克玛克国国主。你兄弟四人，难道未听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何以鲁莽为己乐？"话音

刚落，故国使臣阿尔嘎松部的胡尔古勒吉匆匆入帐，代太后皇后请安说道："亲王敖其格、嘎楚格二人，念太后高寿，天又闷热，路途遥远，起居不便，故奏请陛下，欲推迟期限，于孟秋上旬起程，仲秋月中至大都，问陛下以为如何？"成吉思汗当即派人复诏恩准。随后成吉思汗吩咐左右，准备迎接太后。因大都闷热，皇主便率众起驾，至桓州治下凉京以候太后大驾来临。当时成吉思汗命察汗台、拖雷等人，领一支人马，往西南进发；命哈斯尔、比勒古岱二人，领一支人马，往东南进发；命珠奇、窝阔台二人，领一支人马，留守大都，以备祭祀先祖；命左翼大元帅毛浩来，统领原班人马，迂回作战，平定城郊各处，然后征集人马，至锦州，消灭张鲸之弟张致，收复锦州一带五处重镇。他本人于孟冬领兵南下，去攻汴京。因此，传命众人及早点拨人马，做好准备。成吉思汗定夺已毕，百乐并奏，钟钹齐鸣，歌女献舞，香气缭绕，皇主起驾回宫，百官各自还府。那几日天气闷热，正待点兵出发，忽有南方萧也先急报，河间、沧州、献州三处百姓皆反，请求立即派兵援救。成吉思汗得此急报，便命妹夫宝图附马、汉将王檝二人，领三千精兵，往讨叛民；又命众亲王和策其格驸马，压阵于后，至桓州治下凉京，改凉京为上都，以为皇主避暑胜地。此话不提。

且说占布拉等人奉命护送金廷嫔妃宫女、诸王大臣，离开中都，日行夜宿，一日，行至汴京，请见金吏，将蒙古皇帝恩准放行，交回先主灵牌，忠臣遗骨，并封爵其子等项事宜，一一备述。金主宣宗完颜珣推说有疾，未迎先祖灵牌，也未厚待蒙古来使。占布拉见他如此无礼，大骂而回。

当时驸马宝图与大将王檝，率领三千人马，急急行军，至于河间等城，一声鼓响，便身先士卒，不顾枪林箭雨，搭梯跃上城墙，砍翻十余金兵。众军卒蜂拥而上，夺了南门，于是大队人马涌了进去，夺了城府。时隔不久，攻破沧州。驸马宝图连夜与王檝商议道："事后由我宝图担当恶名。"次日清晨，宝图大怒，

对众百姓说道："你等百姓，无义无礼。一会儿归顺于我，一会儿又归顺于金。更无耻的是，归顺于金，便杀我之命官；归顺于我，便杀金廷命官。如此杀来杀去，谁敢再遣守吏？因此，不如将这些无义刁民，皆当斩杀，除掉后患！"说罢，传令大军，将三城百姓，尽数驱来，扬言不分老幼，一齐斩杀。众百姓一听此话，便慌了手脚，哭天呼地起来。这时，王檝急忙起身，跪于元帅宝图案前，求他宽恕百姓。宝图厉声问道："你敢担保这些刁民待我军走后，再也不会造反？"王檝连忙下来，问了众百姓口誓，便以妻小为质，立下军状。于是宝图元帅便饶了三城百姓，决计将他们迁于他处。然后发令告谕，限期搬迁。诸事定夺已毕，宝图约王檝一道入宴，对王檝说道："王檝，你为主效劳，自己当了好人，却教我作了坏人。此事是否考虑不周？"王檝听了，顿时失色，蓦地起身，连声说道："末将糊涂，未加深思。"驸马大笑，安慰他说道："不妨不妨，此是戏语。我当坏人，虚张声势，无人生疑。倘若你当坏人，诈唬众人，岂不露了马脚！"说罢，派人执旗，飞报皇主。接着鸣金收兵，返回大都，准备迎接皇主。这时，成吉思汗已拜史天倪为右副元帅，授以金制虎符，辅佐毛浩来南征。于是，史天倪遣人赍表，来报大捷。此话不表。

却说当时毛浩来所率三十六路人马，亲王哈斯尔、比勒古岱所率十路人马，太子察汗台、拖雷所率十路人马，大举南下，驰骋中原，犹如坡地飞轮，高山落洪，一往直前，无所阻挡，所到之处，无不迎降，远近州府，抑或派人请降，抑或自来归顺。

到了八月八日，成吉思汗离凉京去迎太后一行，经往大都。沿途州府，大小官吏，跪于道旁，迎接大驾。察汗台、窝阔台二人以九程之礼，迎接父皇大驾。沿途村民，扶老携幼，七嘴八舌，说道："兀那蒙古人，不但不杀人，还给大家赏钱。"于是你拥我挤，跪于路旁，观看新主路过，好象真龙天子下凡一般。辇中宣懿太后见此情景，暗祷天神。不移时，皇主大驾到了大都，进

入南门，穿过三重大门，抵达九龙宝殿。太后下辇，登上大殿。皇主率众，请安已毕，便设筵庆贺。这时，宣懿太后举目一望，只见雕凤玉栏盘龙柱，绣金宝帐夜明珠，百宝器皿琴纹桌，异香馥郁绕满堂，天乐仙歌响耳边。壁嵌翡翠，地铺白玉，上至皇主皇后，下至太子亲王、诸王大臣，手捧金樽，跪于阶下，犹如群星密布，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宣懿太后看罢，一面祷告天地，一面接过金樽，向皇主皇后赐酒祝福道：

愿儿江山万年长，
愿媳子孙福满堂，
愿我四子据四方，
愿我独婿代代旺。

太后祝福已毕，说道："常言说：'女遇佳婿胜皇后，媳生贤子赛人主。'老妇自幼笃信天神，敬重先祖。故老妇如今富贵已极，成了先祖孝妇，此乃皇儿功劳。"须臾，皇后进入中宫，东西两宫众贵妃并文武百官皆至中宫，向皇后请安。这时皇后向皇主施礼，对面而坐，举杯相庆。皇主说道："前天夜里，朕做一梦，梦见朕身显耀于阳光之中。据此异梦，必有奇瑞。"皇后听言，微微一笑，说道："我也梦见皇主与太子拖雷显身于阳光之中。此梦已有三日。"说罢，皇主皇后惊叹不已。忽有一位心腹宫女走了进来，向皇后低声奏告一桩事来。皇后大喜，双手捧杯，向皇主敬酒。皇主忙问其由，皇后微笑说道："此事正应我与皇主所做佳梦。适才来报，四太子拖雷嫡媳、臣妾娘家闺女于午时生一男儿，据说孩子诞生时，异香扑鼻，热气满堂。"话音刚落，皇主皇后忽然闻到一股香味，热气透帐而来。原来拖雷偏房生了三子，惟有原配策丽格仁喜方才生子。皇主闻讯，心中大喜，想道："此子必是奇人，据我所梦，我身显阳，乃我转生于人间。"刚至中原，即生此子，便替他取名忽必烈。皇后当即吩咐左右，记下圣旨。因拖雷带兵南征，不在身边，便命拖雷偏室抱子谢恩，进拜皇主。皇主吩咐："用心抚养是儿。"说罢，将幼子交给四

女四妇，并四位太监。

且说次日清晨，击鼓三响，吹乐五声，钟钹齐鸣，皇主起驾升于宝殿。早有殿官呈上四方奏表，皇主接过一看，一折乃是宝图驸马兵攻河间府奏表；一折乃是锦州附近红罗山寨五万人马首领杜秀所呈归顺奏表；一折乃是金主宣宗所呈求和奏表；一折乃是皇主二弟所呈速破山海关内十五城镇奏表；一折乃是两位太子所呈攻破山东十四城镇奏表；一折乃是史天倪所呈攻取平州，降其守吏奇珠奏表；一折乃是大元帅毛浩来所呈攻破嵩山、潼关等数座城池奏表；一折乃是辽王耶律留哥所呈请求赐见奏表；一折乃是元帅所呈往讨锦州叛将、张鲸胞弟张致，而征调族人太子蒙古勒宝古、吾也儿增援奏表。凡此八折，事关重要。因此，成吉思汗亲笔批复道："驸马宝图未负朕命，可记首功，将来封于他国；至于金主求和一折，可按前命，复诏准请；红罗杜秀，能顺天时，自来归降，难能可贵，可封节度使，令其效力于征战；两位胞弟又立战功，可记首功，将来封于别国；两位太子奋战有功，记入首功之册，将来封于异邦；大元帅毛浩来可记首功之首，赐我盔甲，记于功册，将来也封于别国；辽王耶律留哥表请赐见，可遣使复诏，教他年底进京见我；表奏增援往讨锦州叛贼张致一事，交毛浩来元帅定夺。皇主提笔，一一批复已毕。忽然百乐奏起，宝盖移动，皇主甩袖起驾回宫，百官散朝，各回本府。此话不提。

且说毛浩来元帅遣其大将史进道率领三千人马，去增援莫黑布达。这时，成吉思汗见南征人马已经齐全，便拜楚鲁、布古尔吉二人为左右大将，吩咐左右鸣钟击鼓，起动大驾，携带二十四员大将，于十月上旬提军出发。到了鱼儿泺，三次精选人马，先遣赛汗苏尔塔拉图率领一万人马，尽起西夏南部人马，取道京兆，往攻潼关。元帅毛浩来得闻此讯，连忙遣使，往告皇主勿去潼关，别有捷径。皇主闻报，下令回军。占布拉暗告皇主道："南面嵩山有条小路，听说百里之外，有一险道，已为金人所坏，元帅必

走此路，某当先去探路。”说罢拍马先行。皇主率兵，行至嵩山，早有元帅来迎。君臣低语数句，便入于嵩山。走了两日，果然到一险壑。这时占布拉早已到此，以枪柄搭桥，壑变通道。次日，大队人马，过了嵩山，迅速进兵，破府袭郡。各城守将见了蒙古大军，皆以为天兵天将，胆肝皆裂，纷纷逃走。因此，蒙古大军所向无敌，很快杀到汴京附近。金廷恐慌，贿以重金，急召山东五万花帽军，来到汴京二十里外，死守关城，方才勉强保住汴京。

这时蒙古大军返至陕州，适河水封冻，遂渡而北，到了中原，路经潼关，里应外合，攻破关城，旋即撤走。金人随入，再守关府。当时蒙古大军所到之处，无不归顺。故蒙军威名，扬于四海，成吉思汗驾归京都。此话不提。

且说辽东耶律留哥因何这时才来？原来耶律留哥奉皇主之命，破了金国东京，刚要起程来大都拜主，不料，部下克特格抢占金廷宣抚蒲鲜万努之妻李仙娥，耶律留哥不禁大怒，严辞斥责。于是克特格起意造反。须臾，耶律留哥手下大臣耶斯布等人商议，欲立留哥为帝。耶律留哥说道：“你等众人，单知大贵之益，不知大祸之害。我原为平民，擅自起兵，占了辽东。蒙古皇帝成吉思汗遣其元帅阿吉尼莫尔更，领兵来讨。当时我们二人言归于好，歃血为盟，归顺蒙古。从此以后，蒙古从未负心于我。如今我若食言，无故造反，便违逆天时。人若逆天，必遭大祸。我官至辽王，实则不小。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何有他望？”说罢，拒不从言。众百官乃与众百姓商议，硬要留哥称帝。留哥无奈，推说有疾，闭门不出。潜领长子薛阇，带九十车金银彩帛，星夜起程，来到大都，来拜皇主。

且说时逢季冬正月初一，要给皇主拜年，当时四周宫门大开，八方金灯通明。文武百官星聚龙宫，如凤展翅，肃立两侧，号炮五响，鞭声三起，天乐悠扬，御香芬芳，金鼓宏鸣，钟钹齐响，银灯耀眼，皇主起驾登上宝殿。文武百官拜贺已毕，成吉思汗降旨说道：“今日早朝，朕请汝等先引汉臣中最先归降者来见我。”

话音刚落，只见太傅赛汗苏尔塔拉图出班奏道："汉臣刘伯林最先归降。"皇主说道："伯林受困，无奈而降，何以算是自愿归降？"赛汗苏尔塔拉图大惊失色，沉思良久，忽然想到辽东耶律留哥，连忙跪拜，说道："辽主留哥，实属诚心来归。"皇主点首，说道："此语甚是。"辽东耶律留哥不远千里，实心来降，无人敢与此人比较。先引辽主耶律留哥来见！三公六卿，得闻皇命，"扎"地一声，便从人堆中拥出耶律留哥，引上宝殿，跪见皇主。成吉思汗举目一看，耶律留哥为人诚实，便心中大喜，问道："耶律留哥，请你告诉我，你身在千里之外，何以认我为主，诚心来归？"耶律留哥奏道："天子虽远，然而星主却近。陛下虽处远乡，然而北斗就在眼前。臣观天象，认定天子乃是圣主！"皇主称善，一面授以郡王金符，永为辽东之主；一面命他呈报袭位之子。辽王留哥便报薛阇可袭王位。成吉思汗微笑说道："汝携子来见，实为可喜。以前汝之儿子皆来拜朕。依朕之见，长子薛阇可袭汝位。如今薛阇何在？"耶律留哥奏道："小臣特意领来，替主效劳。"成吉思汗不禁大喜，吩咐左右，传至宝殿，授以爵号，留于身边。皇主又问辽东户籍，耶律留哥奏道："有六十余万。"成吉思汗降旨说道："汝可遣三千人马来此，朕观其练武本领。"说罢，将耶律留哥所带细软贵物，金银珠宝，装在白布叉袋，陈列殿外，让天地神灵过目之后，收于府库之中。当时耶律留哥拜别皇主，出殿起程不提。

且说当日早朝，皇主接到太师蒙古勒宝古、吾也儿所呈奏表，奏报吾也儿大军往讨张鲸之弟张致，张致败逃，尽得平、泺、瑞、利、义、懿、广宁等州城。成吉思汗当即下诏，论功行赏，命撤回大军，教太子窝阔台前去迎接。又有金廷一折，请求恩准遣使讲和。时有乌尔图布都拉嘎图之子赛音木胡奏请皇主看了奏折，皇主问他如何是好，赛音木胡奏道："臣闻诸王大臣纷纷议论：'陛下狩猎，尽捕狼豺，仅有一兔，因何不捕？'"成吉思汗微微点首，回诏说道："汝去帝号，来献河北、山东诸城，便封汝为

河南王，割河南为汝食邑，以续后代，祭祀宗庙。诚能如此，我便罢兵。”说罢，便派扎勒玛为使，赍诏径投汴京。

且说当日朝散，耶律留哥留下其子，派太傅奇努、统古与二人领三百名蒙军先走，自己随后徐徐前去。不料，奇努、统古与二人心怀二意，已经回辽，便骗克特格说道：“有人告你抢占万努之妻，有失本分。如今我等奉命，前来捉你。你若不反，势必为人所执。”克特格大惧，便与奇努、统古与、耶斯布等人商议，佯称耶律留哥死于蒙古，乃率众造反，自称天王，国号大真，改元天威，捕杀蒙军。众军卒逃回，半路迎住耶律留哥，将克特格聚众造反，自称皇帝一事，从头到尾细述一遍。耶律留哥微微一笑，返回大都，奏告皇主。成吉思汗降旨说道：“此事不妨。汝失庶民，不必担忧。朕之为汝，皇天可鉴。待过完春节，朕遣铁骑精兵，替你夺回失地。”辽王留哥洒泪谢恩。不移时，成吉思汗下令点军，往讨辽东。接着蒙古大将史天倪率军攻占兴州，生擒守将节度使赵守玉，派兵押回大都。成吉思汗以恩相待，仍拜原职，命史天倪收于军中，立功赎罪。

到了年底，四路大军，陆续归来。成吉思汗命太子亲王，太师太保，分程迎接。大元帅毛浩来领兵归来时，成吉思汗亲自出城，赐酒洗尘。文武百官，星聚天朝，成吉思汗登上宝座，受百官拜贺已毕，司殿官表呈四方归降城镇数目。成吉思汗接过一看，五年之间，共破金城八百六十二座。成吉思汗定了燕地，祭拜天地日月，先祖先王，以示庆贺。文武百官，向太后皇后躬礼请安已毕，成吉思汗下诏安民，大赦罪人。皇主设筵，犒劳将士，论功大小，分俵行赏。然后诏令，于明年春节，定夺封号。此话不提。

且说当时四域君臣皆来大都拜年庆贺。成吉思汗单召蒙古旧臣、皇弟太子聚为一堂，举宴恭贺。皇主将四太子拖雷亲王召至案前，亲手赐酒，说道：“今年八月八日，你四子忽必烈诞生，朕观是儿，乃非平常之人。吾孙降生之时，正遇八桩奇事。一则

应我之梦，二则皇后也作此梦，三则攻取大都，四则异香扑鼻、热气满堂，五则红罗寨主杜秀来归，六则驸马派人告捷，七则哈斯尔派人告捷，八则我儿派人告捷。时隔不久，毛浩来元帅攻取多处城池。凡此种种，正应我孙诞辰。据此看来，是儿必享高寿，年过八十，一统天下也未可知。再者自他诞生以来，我军节节胜利，种种吉祥，正应此儿诞生。你虽生性愚诚，你儿必是宏福齐天。故好生抚养，以报先人。”拖雷并众大臣，见皇主如此祝福孙儿，无不欢喜，稽首谢恩，开怀畅饮。

史公尹湛纳希我信口吟诗一首：

荒野深山生钻石，
刚健之士出圣人。
升平之兆显社稷，
天下一统乃天心。

第四十八章

分疆土太祖封诸子
设大筵皇主宴众卿

大蒙古国成吉思汗十一年，宋宁宗嘉定九年，金宣宗贞祐四年，岁次丙子，是年太祖成吉思汗五十五岁。自本章起蒙古诸事繁杂，难以如前详述。

且说大年初一寅辰，成吉思汗起驾升朝。

万国聚会拜圣主，
百官捧杯跪阶下。
朝廷令箭飞四方，
诸王将相早来会。
金灯闪闪八方来，
天香缭绕沁人心。
白玉阶上蟒缎辉，
无尘仙境栋梁聚。
报时令箭五回来，
金钟玉钹齐声鸣。
大帐铜鼓远处响，
九重宝殿天乐起。
鸣鞭三响一时静，
忽从宫里百乐奏。
星光暗处龙灯亮，

圣皇徐徐起驾来。
百官肃立候发号，
旨令一声皆下跪。
转身三遭施九礼，
共祝皇上万万岁。

须臾，皇主驾到，拜天祝地，献祭五品，供奉八鲜之后，起驾回宫，拜见太后，这才大摆筵席，庆贺佳节。一轮红日冉冉东升，蒙古皇主入于内宫，文武百官，卷帘散朝，如退潮一般，各回自家，料理家务。候至辰时，钟鼓齐鸣，已到封臣大宴时刻。于是文武百官，星聚龙宫，成吉思汗升上宝座，受众人拜贺已毕，启齿降旨道："人生在世，皆有缘分，考妣如同人首，兄弟如同手足，夫妻如同衣物，将相如同兵甲。今日朕以人伦之别，分述如下：一则替我父皇铸一金像，享祭太庙；二则朕母太后，如今年事已高，享年七十七岁，因此，当从府库支千两黄金，万两白银，十万布匹；再开朕属八百六十二城府库，支出一些财帛，赏我百姓黎民。年过六旬者每人赏礼一份；年过七旬者每人赏礼两份；年过八旬者每人赏礼三份；年过九旬者每人赏礼四份；年过百岁者每人赏礼五份；年过一百有十者，将他引来见我，朕有分外重赏；若有年过一百二十者，先赐国老尊号，授以拐杖，引来见我，朕有别封；如有更高年寿之人，当以宫辇请来见我，朕有别论。每份礼品，当以白银一两、良布一匹，米谷十桶为限。年过八旬者，外加黄金一两。或有贪财之徒，妄加几岁，骗取赏礼，务必问亲访友，追根究底，一一查报。虽然如此，仍有诓骗者，一经查出，定要重办。此事当托五位国老办理，四人出外查访，一人留国询问。此外，除五大首恶者外，其余人犯，一概减刑一等。朕之此令，颁布全国。所以举此，以报父母。再者朕也渐老，年已五旬。今虽宋金两国未定，天下一统未遂，然而中原大半，并北西东部，皆为我有，天下大半已定，凡事不可不细心体察。今朕举事留心，宋辽金廷只图一世太平，封立一子为皇，其余太

子虚设空名，皆封王侯，以防陡然生变，或相互争斗。依朕之见，此皆自欺欺人，自骗自己。昔日朕也出身平民，如今因何登基为皇？倘有为帝之福，即使平民，也难以挡他。若无身为皇帝治理天下之福，即使作了皇帝，到头来也难以稳住皇位。朕替蒙古打下江山，至于今天，虽以世道分定天下，然而事有变迁，各有其序。朕虽爱子，岂能随之万载？故朕替子孙后代、诸臣后裔着想，反复思考，别无良计。朕苦思多年，直至今年攻破大都，眼见金廷君臣家小，四处奔命，惶惶如丧家之狗，忽得一法。朕有弟四人，子四人，妹夫一人，女婿一人，除这嫡系十人以外，尚有四将九卿。倘若各分一处，互不相干，教他们随心所欲，称霸一方，岂有相争之理？即或相争；皆为我子，贤者势必称帝。朕之此语似与典章相违，然而万变不离其宗，本家子孙，九卿后裔中，倘有人发迹得势，岂不与朕得势兴旺一样吗？”说罢，将亲王比勒古岱召至案前，降旨说道：“尊王二弟，你为开创江山，刀砍肩背，赴汤蹈火，拚命厮杀，以保长兄，至于今日。如今兄也渐老，该替你等安排个归宿才好。长兄所以有今日之贵，皆是胞弟四人、四员大将、六位功臣并九员上卿一并效力才有今日。如今该替你们找个归宿了。”成吉思汗说罢，便逐一封职如下：封二弟亲王布呼比勒古岱于北方傲麦、秀僧黑二部食邑两万户，为傲麦汗；封三弟哈布图哈斯尔亲王于科尔沁、劳斯钦二部食邑明安伊斯利十部两万户，为科尔沁汗；封四弟敖伊图敖其格亲王于翁牛特、贺格岱、巴勒楚丹、哈拉策力格等四处十部食邑两万户，为哈拉哈汗；封五弟亲王乌仁嘎楚格于赫利特、哈拉哈蒙河等三部食邑两万户，为赫利特汗。

接着皇主传命，召见七太子：除光献皇后布尔特格勒金所生珠奇、察汗台、窝阔台、拖雷四人以外，皇主又有三个儿子。西宫贵妃郭勒萨仁生了五太子格勒固尔、东宫贵妃吉斯图生了六太子珠尔查，东宫次妃吉斯力克生了七太子珠尔其岱。这三位太子年方十几，未曾加封。五太子格勒固尔相貌出众，面如明珠。六

太子出生时，适逢珠尔查部主率众来降，因此，取名唤作珠尔查。七太子出生时，适逢蒙古大军降服珠尔其岱部落，因此，取名唤作珠尔其岱。（三人皆为太祖之子，后来未有所闻，蓋因三人封于远方所致。——作者）封大太子珠奇亲王于北方，为陶克玛克汗；因二太子察汗台亲王精通兵法，武艺高强，便封于西域，为白帽回回国王；因三太子窝阔台亲王智深谋远，便封于南方，为中原皇帝；因四太子拖雷亲王为人忠勇，便封于北方故土，食邑四十万户，为呼和蒙古汗；封妹夫宝图驸马于伊吉勒吉、米吉勒吉、策勒吉，为三部大汗；封驸马策其格于哈尔力固德、哈尔沁、蒙兀尔，为三部大汗。除此而外，五位国老、五位太师、四员大将、六位功臣、九位上卿，各封一方，为一部之主。其余后降功臣，或封一郡之主，或封百户之长，或封千户诺彦，或封万户之主。皇主下诏，一一封职已毕，便召大太子珠奇、四太子拖雷二人说道："汝等二人，勿因得封北方而生他意。北方故土，祸少殃浅，若作长远打算，还是北方牢靠！"百官顿首，山呼万岁！然后入席宴饮。当时成吉思汗即席降旨，规劝诸弟诸子，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并举国百姓，说道：

因遣智者施计谋，
包举天下为大汗。
若晓阴阳克劲敌，
如知德义能服人。
一人有勇一代雄，
有智有谋万载杰。
世人虽众智者寡，
生者虽多贤者少。
莽兵百万也枉然，
不如识时一贤人。
男子重德勿重财，
女子重才勿重容。

山峰虽高勿灰心，
大海虽阔勿泄劲。
若遇重物设法移，
若遇轻物勿心骄。
若遇险岭多费心，
若遇大河勿心慌。
用心思索终有法，
矢志逆流开新桥。
一心男子堪称宝，
二意男子是女子。
一心女子称男子，
二意女子是鬼妖。
自身过失问他人，
心中有邪多自省。
箭头虽利须有翎，
弓木虽坚须配弦。
人虽慓悍须配兵，
男虽聪慧须教诲。
心主人身心莫乱，
一旦心乱身自毁。
君为国主君莫误，
一旦君误社稷亡。
觉主养身觉莫贪，
一旦贪觉招病魔。
乐为人望乐莫过，
一旦过乐招祸殃。
坏事死心莫要干，
好事立志定成就。
人虽聪明须教养，

马虽善跑须驯服。

皇主说罢，问诸太子道："何谓世间至筵？"察汗台奏道："送别旧岁，迎来新年，举宴佳节，此是至筵。"皇主笑道："人生于世，初睁幼眼时，不知谁人起名，不晓何谓过年。直至后来，认其父母，举宴拜贺，方为至筵。从此而后，汝等众人，当牢记生辰，祭拜父母，设筵庆贺。其中之理，言难表述。"文武百官，顿首称是。这时，成吉思汗复命百官，各奏所想，只见太子察汗台出班奏道："大树未下，须用利锯；树已锯下，须用良匠。江山未立，须用猛将；江山已立，须用贤师。自称智者，知理不言，何如无知愚者，畅言所历诸事。门前小井，胜似浩瀚大海。或有智者，虽有才学，却闭口不言，何如无识愚者，走南闯北，敢言自身经历。或有富人，以财求官，何如无财穷人，随时济人。"窝阔台奏道："依我之见，人有六悔。何谓六悔？不务学问，用时自悔；不知养身，病时自悔；做官不洁，罢免自悔；有财不用，穷时自悔；饮酒无度，醒后自悔；言谈不慎，吃亏自悔。大凡能成贤臣，莫忘六悔。此外尚有三惜：先贵后衰，谓之一惜；先富后困，谓之二惜；众愚自敏，谓之三惜。俗语说：'雕雏刚飞捉老鼠，想叼地鼠被猫吃'。"皇主微笑，点首说道："能臣圣相，社稷之宝。贤妻良母，一家之宝。勇将猛帅，三军之宝。孝子忠儿，一户之宝。业虽微小，不举不成。子虽聪颖，不教不悟。人之尊卑，在于自己。扭转乾坤，靠我双手。良马不喂，何以肥壮？挚友不言，何以知过？孝子不诲，何以守规？好妇不劝，何以不乱？"这时乌优图斯钦有意插话提问，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将起来，皇主从旁对乌优图斯钦说道："卿也倾谈，以悦朕心。"乌优图斯钦闻主之命，当即奏道：

举国齐乐赖皇主，
妇人欢喜赖丈夫。
百姓畅饮赖恩主，
社稷平安人欢乐。

话音刚落，乌云格瓦奏道：

贪酒无度受王法，
若犯禁律为人笑。
鼠饱暗室忘脱身，
反被猫捉自灭亡。

这时，赛汗苏尔塔拉图接上奏道：

熊与山斗自寻毁，
民与皇争首级落。
鹬与蚌斗自投壳，
人犯皇主社稷灭。

这时，太师陶尔根希拉接过话头奏道：

狗生小崽只三五，
整天相咬不合群。
羊儿结队成千万，
朝夕相处总和睦。
为国杀敌效猎狗，
回宫守家学群羊。
保护人主如家狗，
归来守法似绵羊。

这时，太师太斯钦奏道：

似狗挚友实难寻，
贫子家狗不依富。
平民家狗不附官，
英雄岂可不如狗？
十身之鱼易过日，
九首之鸟难活命。

皇主听了点首称是。这时布古尔吉见太师毛浩来袍上溅了油渍，忙用手擦，便微笑一下说道："大年盛节，坛酒整羊，溅点油污何妨！人重物轻，何必如此心痛？"毛浩来听了此言，微微一笑，

回话说道："我愿粉身碎骨，至死效主；我愿衣物破烂，在所爱惜！"皇主微笑，深夸二人。这时成吉思汗举目一望，太师乌尔鲁克、巴彦二人坐在一处，同享皇筵，早知二人平时情投意合，交往密切，便发话问二人道："你们二人，可称挚友，请将交友之理，细述于我。"乌、巴二人，连忙奏道：

贫寒时节相扶帮，
升迁富贵不相忘。
朝夕提醒防过失，
彼此为师补短长。

皇主听了，点首称是，又问国老却楚利道："汝为长者，只听晚辈发话，因何自己一言不发？"却楚利连忙起身，跪地奏道：

利刀钝了不堪用，
快马老了难驰骋，
壮士老了徒空名，
下臣老了让后生。

皇主听了大喜，又问查干汗道："尊太师，你因何不发数言，以教众人？"查干汗闻命。连忙跪拜道：

衣物之尊为盔甲，
节日盛筵不宜穿。
言语之尊为告示，
朝门国廷不宜贴。
主爱虽深尊皇主，
主恩虽重惧圣皇。

成吉思汗听了此语，微笑说道："此乃忠臣之言！"说罢，又问利德尔斯钦，利德尔斯钦连忙跪道：

何谓无畏英杰？
何谓无比忠臣？
忘身报国是英杰，
自寻过失是忠臣。

成吉思汗点首称是，对众人说道：

挚友的严词要诚心服从，
离别之后要想他的心意，
此乃作兄弟朋友的至理名言。
只要朝廷的法规刚正不邪，
举国下上都会心悦诚服。
只要象亲兄亲弟一样相交，
患难与共的朋友都会高兴。
只要君臣都变得聪明能干，
男女老少都会诚心佩服。
只要父子互相孝敬钟爱，
人人都会异口同声地夸赞。
只要兄弟姐妹相互爱慕，
个个都会兴高采烈地钦佩。
只要子孙儿女孝敬父母长辈，
不论远近都会伸指夸奖。
只要妻子温情善良，
同村的老少都会从心底里夸奖。
只要朋友间互相信任，
别人将永远牢记不忘。

成吉思汗降旨已毕，众大臣又叙旧道新，讲一番利国利主之理，畅饮一日，才收席散筵。后又一连数日，举筵封赏。刚过完春节，又飞来两折奏文，一折奏文称：辽王耶律留哥手下四员不义之臣，奇努、金山、青狗、统古与等人，暗中勾结，欺骗辽民，说耶律留哥死于蒙古时，留下遗言，立耶斯布为帝。四人公推耶斯布登基为皇，都于澄州，国号大辽，改元天威。因留哥胞兄耶律通喇为人老实，便强逼通喇拜为平章政事，擅置百官，一一封职。他们四人，深知蒙古皇帝成吉思汗不会轻饶，便聚于一处，商议战守良策，互相争执，君臣不和。辽主耶斯布力主迎敌，与蒙古

作战，而大臣奇努力主退避一方，另想良策。耶斯布大怒，拒不从言，立降奇努、青狗二人官职，逐出朝廷，亲提兵马夺占懿州、广宁等城，青狗无奈，叛归于金。这时奇努与众人商议，埋下伏兵，捕杀耶斯布，率众进城，自立为皇。此是一折。另一奏文称：锦州张致借得金兵，夺回锦州，准备顽抗，侵扰边境。此是一折。成吉思汗阅罢二折奏章，便传命阿吉尼莫尔根、胡达尔嘎巴特尔道："你们二人，立带阿鲁哈、苏和、温吉盖、松吉盖、宝力格图巴尔斯、希里格图巴尔斯、浩布来、绍布来等八员小将，引十万人马，领上耶律留哥将辽东地盘替他夺回，将叛匪扫荡一尽。至于锦州张致，候至秋季，讨平溜石残匪时，一块儿消灭。朕今卜卦，我军攻金，益处甚微，故不如先治故国。"毛浩来奏道："伐金一举，不可放松，益虽甚微，不可罢兵。万望陛下依势而定。"皇主准其所奏，当即降诏，吩咐多加防范。

当时耶律留哥顿首谢恩，随军回辽，长子薛阇留于皇主身边，带次子回国。毛浩来元帅也点众将，提动大军，望南进发。当时辽臣奇努，封其长子锡尔为大元帅，分兵两路，往犯金国开、保两州，行至边关城外，大肆抢劫杀戮。这时金国盖州守将重嘉努、卞成荀二人，尽提开、保二处人马，连夜突袭奇努长子锡尔军营。当时锡尔毫无准备，因此，金兵一来，大败逃散。奇努率军来救，也被金兵迎击，打得落花流水，纷纷逃命。金国人马，打败辽东两路大军，正要凯旋返回，忽见耶律留哥所借援兵十万人马，陆续开来，压进辽境。辽东百姓，这才恍然大悟，方知误听谎言，以为留哥暴死，其实依然活着，于是惊惶失措，纷纷来投，降者不计其数。尤其蒙古大军，士气大振，势如破竹，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夺回被耶斯布攻占的懿州、广宁二城，将百姓迁于临潢府，得其胞兄耶律通喇、妻子姚里氏，并幼子二人，百姓两千户，皆迁至临潢府。再提大军，去追杀奇努人马。奇努深知蒙古将士十分了得，便弃女抛子，星夜逃走。于是收其家小，继续追击。奇努走投无路，便带金山、喊舍二人，投奔索隆古斯。半路

上，奇努埋怨家小，虐待随臣，动辄翻脸。金山见势不妙，恐有他变，连夜与喊舍、统古与二人密商，将奇努父子一齐杀戮，取而代之，自立为皇，改元天德。这时统古与入见金山，厉声喝道："汝杀大王，我也杀汝！"说罢，刀起头落，杀了金山，自为寨主，严明刑律，以防他变。当时统古与举棋不定，不知如何是好。喊舍见他如此，随至教场，从背后将他砍死，连忙整军，刚要出发，蒙古大军忽然开来。喊舍不知蒙古将士手段，冒然挥军迎击。忽闻一声鼓响，胡达尔嘎巴特尔拍马向前，生擒喊舍，乘胜而入，尽收辽东城镇州府。喊舍之弟喊申率残兵往投索隆古斯。此时阿吉尼莫尔根大获全胜，派人手执旌旗向皇主报捷不提。

且说这时降将王檝忽然反叛，攻占兴中府，并说动百姓，尽皆造反。忽有邻城官府，急告皇主，运粮接济。皇主得报，当即复诏，命辽东胜军待命于辽，准备攻打锦州张致。当时毛浩来率领大军，到了夏国界首，因此，皇主又命毛浩来速破兴中，斩除叛将王檝。又命南方主帅拨出八员小将，发往潼关开路。皇主下诏，点拨已毕，早有探马飞告各处。

时逢初春，毛浩来奉命开拔，至于夏都，欲提夏军，再入金境。不料，此时夏国幼主李遵顼早已结交金将蒲鲜万努，往来甚密，听其离间之言，天长日久，信以为真，忘了前日之恩，暗与万努交往，决计叛离蒙古。就在此时，毛浩来提兵前来，命他拨军相援。因李遵顼尚未反叛，无可奈何，勉强拨一支老弱兵马，亲见元帅，述说苦衷。毛浩来早已看破其意，对众将说道："此人心术不正，想必存心造反。如今无人作证，暂时不可问罪，且等罪行暴露再说！"说罢佯作不知，好言相抚，便去查点夏兵。这时，忽有探马来报，王檝造反，抢占兴中。毛浩来闻报之后，心中暗想："皇主势必诏命留我。"果然信使来报，命他立即带一支人马，收复兴中，尽除叛敌，其余人马，南下宣示国威。

却说毛浩来将岱松、宝鲁等诸将召来，问道："谁愿南下，谁愿随我北上？"话音刚落，只见钦达嘎那斯钦之子阿利金、瓦

伊金、布古拉尔之子乌汗台、布都朗、乌尔图宝都拉嘎图之子赛音木胡等五员小将，连忙答道："我等五人，愿破潼关！"毛浩来大喜，吩咐岱松说道："汝等小心在意，我日内即可赶到。"说罢，拨给五万人马，打发五人先行。毛浩来正在冥思苦想，算计如何攻破兴中府，忽见乃蛮国阿拉坦沙嘎携其家小，去赴故乡巡查之职，行至此处，听闻毛浩来在此，便来相见。毛浩来不禁大喜，设筵款待阿拉坦沙嘎，到了夜里，附耳嘱咐数言，阿拉坦沙嘎听了大喜，当即动身而去。

且说毛浩来传令，分兵三队。一队人马，抄近道直奔白浪河大路；一队人马，直奔辽东东北大路；另一队人马，抄近道直奔兴中府西北部承隆兴大路。兴中府附近百姓，男女老少，见蒙古大军三面杀来，纷纷逃命，奔入城里。王檝正是用人之际，一概放入，教男子充兵，守护城门。须臾，蒙古三路人马，一齐来到，铁桶也似地围住兴中府。大元帅毛浩来亲临城下，教王檝出来答话。王檝闻讯，登上城楼。毛浩来大怒，问他因何反叛，王檝答道："我非汝臣，何故言叛？此城也非汝城，何言抢占？"毛浩来听了此语，哈哈大笑，说道："好一个不知好歹的奴才！你敢小瞧我天朝大军？我只喊一声，即可抓汝！"说罢大喝一声："将他抓住！"话音刚落，城楼上干戈铿锵作响，喊声四起，乱作一团，忽然大开城门，迎入蒙古人马，毛浩来挥军杀入城里。这时阿拉坦沙嘎之妻索隆高娃、赛汗胡丽二人捆住王檝，教数十名兵士押下城楼，阿拉坦沙嘎乘势砍翻四员偏将。

当时毛浩来传令全军，安抚百姓之后，入府坐定。原来阿拉坦沙嘎奉命巡北，携家赶路，途中恰与毛浩来相遇，便依他吩咐，杂于平民堆里，尽以男人打扮，混入城中，奉命守护南门，等毛浩来大军一到，便夺开城门。阿拉坦沙嘎见大功告成，心中大喜，自带数十名兵士将王檝押来。毛浩来入于城府，吩咐众兵士搜捕王檝家小。不移时，众兵士捕来二十多名女人，跪于阶下，这时两员女将也将王檝推来。毛浩来连忙起身，与王檝寒暄道："好

汉故友，别来无恙？”说罢又道：“本来驸马几次劝我杀汝，我皆未听。今日汝罪已显，更有何说？”王檝听了，依然如故，十分骄横，口出大言道：“我是金人，守的是金城！”毛浩来手指城中耸立的三座白塔，问道：“这三座白塔是谁的？”王檝答道：“此是唐人所建。”毛浩来又问道：“既然如此，如今又因何归于金廷？”王檝依然满不在乎，摇头晃脑，毛浩来笑道：“你在南方读书，竟如此丢汉将脸面。你既已归顺蒙古，便是金廷的大贼。生为男子，长着胡子，居然为脂粉女子所捕，还有何脸面如此不逊？昔日念你是个金廷忠臣，没有杀你，如今你已是两家奸贼，定要杀你。你做出这般模样，能骗得过谁人？”说罢，大喝一声，只见左右两列彪形大汉，一齐拥来，踢王檝小腿，教他跪下，头上插花，脸上抹粉，两耳带穗，身披女衣，将他战马盔甲交于索隆高娃、赛汗胡丽二人，押于城外，沿着城根，绕了三遭，示众一番，遍告城民道：“此是二心泼妇，今日依法处死！”兴中百姓无不耻笑。刀斧手唰地一声抽出刑刀，砍下王檝首级。毛浩来写一奏折，详述阿拉坦沙嘎夫妇功劳，遣人执旗，往报皇主。这时毛浩来元帅屯兵兴中，以待皇主之命。此话不提。

且说岱松领兵向潼关进发，途经夏国，借得两万兵马，取路夏国关中。入于金境，直奔潼关，行至金城西安郡。当时西安郡节度使蒲盧虎弃城逃走。蒙古大军一路顺风，逼近潼关，恰与关外阿利金、瓦伊金、温吉盖、松吉盖、乌汗台、布都朗等人的伏兵相遇，一声呐喊，生擒蒲盧虎，押至城前，将守门偏将呼至城楼，将刀按在蒲盧虎脖颈上，说道：“若开城门，便放回蒲盧虎。倘拒不开门，立斩蒲盧虎！”蒲盧虎胆战心惊，百般求告守门众将道：“汝等快开城门，救我一命。我敢担保汝等无罪，还要奏表赏功！”众将军一则不敢违拗蒲言，二则蒲盧虎担保众将无罪，便大开城门，迎入蒙古人马。蒙古人马原已许诺放回蒲盧虎，于是大军进城之后，众将军入府坐定，便商议放回蒲盧虎事宜。众小将执意要杀。这时，毛浩来之子宝鲁便对岱松说道：“我们

出兵伐金，意在得其社稷，杀他一人，算得了什么？如今金人怕我无信，才如此造反，杀一个无用之徒，于我军有何好处？倒不如将他放回，教金国百姓知道我们恪守信用。”岱松称是，放了蒲盧虎，设宴款待，给其穿上新衣，打发他走。众小将见放了仇人，愤愤不平。这时，瓦伊金伏于城外，突然拦住去路，蒲盧虎大惊失色，叫爹呼娘，抱头遁走。众金兵见蒙古人说话算数，纷纷弃枪归顺不提。且说蒙古人马火烧潼关，拆墙毁城，不过半月，夷为平地。往南进发，到了苏州，攻城略地，破府克州，军威大振，一人当十，杀气冲天，所向披靡。

且说毛浩来奉皇主之命，提兵南下，十月间，南路人马，已破潼关。因此，大队人马，如入无人之境，长驱南下。这时金主宣宗早已得报，心急如焚，问及诸臣，御史台出班奏道：“如今敌兵已破潼关，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师屯宿重兵，不敢扣门索战，尽取河南所属州县，出兵攻占汴京附近城镇，中都之危，逼在眼前。因此守城将士，黎民百姓，无不惊吓，惶惶终日。愿陛下以社稷为重，坚固京都，调兵遣将，驱逐胡兵，重修潼关，重兵把守，起用大元帅阿里不孙。征集在京善战勇士，选派十数名猛将为帅，以辅阿里不孙。调拨金兵，散以厚赏，巡查京城，且战且守，收复河北，如此社稷可保。”金主从言，命军吏照办。这时平章政事、大元帅术虎高琪越班奏道：“台官所奏，皆属纸上谈兵，信口胡言。台官未下军营，素不习兵，备御方略，一窍不通，只知虚言，以图功名，冲锋陷阵，向所不为，文官书吏，把持朝政；军伍将帅，视为猪狗。三军要职，皆被削革。故大金社稷衰败如此，顾此失彼，难以招架。如今陛下为难，问及众人，然而徒弄虚文，填词赋歌，以引陛下贪图安逸。如今国难当头，汝却以言为兵，侃侃而谈。一旦国破，将士皆亡，而文官献城，轻得好名，中都失陷，岂非此理？如今他们于主面上，皆是好人；而我等诸将，皆是猪狗，何其毒也！世世代代，却不效一箭之力，而空言大义，以图功名，如此骗人，谁人不晓？”因此术虎高琪

劝说金主，一面固守汴京，一面派文官出城，请求和解，拒不出战。这时，毛浩来已领兵临城，蒙古大军也日益逼近，附近州郡相继失陷。金主宣宗料知无力收复失城，深悔不该重文轻武。然而后悔莫及。善战武将逃之夭夭，无用文吏满朝皆是。金主宣宗两眼发呆，有苦难言。于是金主决计，欺骗蒙古，率众投降，罢兵和好。从此金国一蹶不振，奄奄一息。

却说毛浩来引军南下，岱松人马渡过潼关，到了汴京，收复邻近州县。毛浩来大喜，犒赏众军，一面表奏皇主，一面商议破汴之计。当时金主调集数省人马固守汴京，故破城极难。忽然皇主下诏道："十一月作战，于南军不利，火速撤回。"毛浩来得命，心中焦急，欲不从命，有违臣礼，想收兵退回，又惜所占诸城，进退两难，无计可施，只好留下大军，交给岱松、宝鲁二人，嘱咐他们小心在意，守住所得州府，自回大都。成吉思汗闻他只身回来，连忙问由，心中焦急，吩咐立即派人召回人马，毛浩来执意不从，连忙奏道："不败不悟，败则常见，不违我令，诸城必保。"成吉思汗领会其意，立点安逸之师并辽东人马，去攻锦州张致。毛浩来便引皇主精兵，到了锦州附近。心中暗想到："张致兵精，非设伏兵取之不可。"于是乃遣吾也儿等人去攻淄石山堡，吩咐众人道："汝等急攻淄石贼兵，而贼兵乃是张致心腹，张致必来救援，我设伏兵，断其归路，一战可擒。"说罢传令，立即出发。又命蒙古勒布哈屯兵永德以西十里之外，吩咐道："我军攻淄，张致必来救援，汝当扼其归路，不使逃走。"布哈领命，率军出发。

且说毛浩来连夜引军等候消息，忽有探马来报，我军往攻淄石，张致果然来救，布哈已断其归路。毛浩来不禁大喜，引军疾驰，至于神水，恰与敌兵相遇。这时蒙古勒布哈也领兵攻后，前后夹击，大破敌军。蒙古勒布哈，年方十七，血气方刚，誓要活捉张致，率众冲进敌营。骑兵所到之处，贼军首落血溅。张致仗他马快，飞马逃回锦州，闭门不出。毛浩来领兵追来，几次攻

城不破。因锦州西门神水挡路，于是传令军卒，取袋装土，堆成高台，往城里发箭。不过一月，张致手下监军高益聚众商议，缚致出降。毛浩来一面厚赏高益，一面派人将张致押送大都。成吉思汗当即下令斩杀张致，取王檝、张戈、张致首级，将三人罪状刻于其上，巡示于天下。这时苏州小将瓦伊金欲立奇功，瞒着各营，自引五千人马去偷袭汴京。汴京守将胥鼎探知有人袭城，带一支人马出城，迎击蒙古人马。蒙军大败，损伤二百余人，瓦伊金也被砍断左手小指，一只下门牙也被流箭打落。瓦伊金灰心丧气，急引败军连夜回营。按住此事不提。岱松、宝鲁二人虽然早闻此事，因元帅有令，故佯作不知，等候主帅归来。此时，金国太守蒲鲜万努一面策反遵顼，一面密谋策划来附蒙古。成吉思汗看那蒲鲜万努贼眉溜眼，油嘴滑舌，料知不是正人君子，便命他留子为质。万努其人乃是反复无常之徒，其子迪格是他前房所生，常常惹他生气，正想处治，如今遇此机会，心中大喜，便欣然允诺，将子留于皇主身边。不久，万努造反，自称夏王，国号东夏，改元嘉元。这时，成吉思汗与毛浩来商议，下令南军撤回。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史公尹湛纳希我吟诗一首：

只因割土封诸子，
蒙古至今有生气。
倘若防变禁骨肉，
蒙古崩灭子孙绝。

第四十九章

建奇功毛浩来封国王
享高寿母太后修白塔

大蒙古国成吉思汗十二年，宋宁宗嘉定十年。金帝宣宗连年失利，改贞祐为兴定元年，皇帝未废，仍是宣宗完颜珣。岁次丁丑，是年成吉思汗五十六岁。

且说时逢大年初一，百乐奏毕，成吉思汗取颗羊胛，燎将起来，卜卦看相，观察是年吉凶祸福，忽然长叹一声，对众臣说道："今年虽有军务，然而朕我不能亲阵。往讨金国，无甚大利。不仅如此，朕于今年有弊三桩。一则太后欠安，玉体不适；二则宗室王族有人企图叛国；三则国界边首不时发生祸乱。"耶律楚材听了此言，十分敬服，连忙跪拜道："皇主陛下，真不愧是下凡天神，英明圣主。下臣略知天文地理，今观天象，主有三凶，不知逢于何时，还请皇主明断。"成吉思汗听了大喜，然而欲知虚实，手举羊胛细察一番，知其时日，便对耶律楚材说道：朕虽知大体，然不知所遇时日，望卿笔奏。"耶律楚材领命起身，忙教赛汗苏尔塔拉图、乌优图斯钦二人写于纸上，呈报皇主。成吉思汗接过一看，恰与自己算定时日相合，似得至宝一般，心中无比欢喜，亲手斟酒，赐给楚材，大为夸奖道："天父见怜，赐汝于我。"说罢赐名美冉，嘱咐大家，讳其真名。耶律楚材顿首谢恩，说道："我军征伐，大体无妨；边界起贼，也无大害。更有一桩喜兆，朝里将出一名良臣，皇主可否知晓？"成

吉思汗早已卜知此事，话到口边，留下未提，只见耶律楚材已点破此事，心中大喜，说道："适才朕卜羊胛，已知朝里出一良臣，只是话到口边，未提罢了。"耶律楚材奏道："大将星主绕于帝宫，宫内宫外，金光辉煌。"成吉思汗惊叹不已。

且说宣懿太后召见众大臣，当面告谕，勿使皇主亲自出征。故各处人马按兵不动，以待军令。是年正月，金主宣宗欲发兵攻夏，因南有宋朝，北有蒙古，未敢发兵。时隔不久，金主宣宗决计伐宋。是年四月，金国乌古伦庆寿，率师南侵，攻打樊城，围困枣阳，遣其部将完颜阿林夺取大散关，以攻西河、阶州、成州等地。这时宋朝荆湖、江淮、四川制置使赵方、李珏、董居谊等人各领一路人马，以逸代劳，杀退金兵，一面固守城池，一面整治人马，以备伐金。当时探马急报，盗匪祁和尚起兵金蒙西夏交界地方，盘踞武平，为非作歹；须臾蒙古大将史天倪率本部人马去往讨祁匪，四面围定，灭其大半，说降大半，然后表奏皇主。成吉思汗当即复诏，夸奖天倪，命他不可放松伐金重事。又命赛汗苏尔塔拉图带四员小将，往助天倪。不移时，又报秃满造反，皇主下诏，命太保布古拉尔领两万人马，往讨秃满。不过半月，两路人马相继出发。是年夏天，成吉思汗定于观州、凉京避暑，便带太后皇后等人于四月初一登程，去往上都，众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三公六卿留守大都。众亲王奉命守备，留于大都。成吉思汗念母太后年高体弱，便命左右徐徐前往。

且说此时金廷君臣，虽然起兵伐宋，然因南宋制置使李珏、董居谊等人重兵把守，故不得其便，心急如焚。是夏五月，金国北部半壁河山尽被蒙古所夺。金人不敢与蒙古交兵，决计出兵攻打襄阳、枣阳等地。宋廷赵方奏告宋皇，分兵三路，出击金兵。金兵溃散，宋军追杀，尸骨横野，连绵数百里地。金兵吃了败仗，刚刚收兵归来，途中忽与蒙古大将赛汗苏尔塔拉图所领人马相遇。赛汗苏尔塔拉图挥军迎敌，大杀一阵。金兵招架不住，急

忙逃往汴京。赛汗苏尔塔拉图率军绕过汴京，到了渤州，拦住金兵，斩了金将金古，一战夺了渤州。这时金主完颜珣一面派人赍书到蒙古，请求和解，一面拨出人马往救天庆。当时金国有位太守，名唤李全，率众造反，入于海岛，起兵五万，降于宋朝。宋朝当即拜李全为大元帅，准备出兵伐金不提。却说蒙古大军歇息半载，一面整治人马，一面三次派人命令夏主李遵顼拨来一支人马，然而李遵顼拒不派兵，毛浩来只好写一奏表，上报成吉思汗。此话暂且不表。

光阴似箭，日月如流，转眼间又到了秋天。成吉思汗于仲秋时节带太后皇后等人驾回大都，受众官拜贺已毕，吩咐左右于大都南郊沙尔嘎平原修一高坛。中秋佳节前日，皇主约太保毛浩来登上高坛，命奏百乐，召集大军，亲手将国王金印、红漆弓箭、铁券银刀赏给毛浩来，封为国王太师。授权毛浩来上马出阵，可以统帅蒙古全军；下马入朝，可以治理国事。上自太傅，下至小吏，皆听毛浩来之命，所封爵位，永世相袭，有券为证。分洪格尔特十部兵士及蕃、汉诸军，凡百万之众，皆隶麾下，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降旨说道："朕我小时，受人欺侮，被岱其古德人抓去，逃出来时，卿你手执木棒，独来寻我。那时朕将你视为亲兄弟一般，十分佩服。朕之心愿终已实现。如今我们举兵南下，整有五年，破城八百六十二处，朕做了中原皇帝。卿立大功，一言难尽。然而卿益发鞠躬尽瘁，朕我心中万分敬佩。当初封布古尔吉为一部之主时，朕也明知卿有大功，然而没有重任，此是试探卿心。如今大半天下已归于我，然而卿比以前越发细心，越发谦和，初心不移，实为万世楷模。故太行以北，朕自经略；太行以南，卿自治理。如今卿已为朕之一臂。"说罢，亲手赐酒，祝福说道：

国王太师毛浩来，
我在危急中认识了你。
我们从小时候起，

朝夕相处，患难与共。
那时不分东南西北，
总是不停地出击敌人。
你象矢志不渝的兄弟，
一刻不停地英勇战斗，
创建了这伟大的江山。
让我做了中原皇帝，
使我留名于万古史册。

国王太师毛浩来听罢祝词，心悦诚服，顿首谢恩，说道："天子大恩，奴才何敢不纳。"说罢，便受下皇主所赐一切。这时坛上红旗一挥，又立起一面白旗，成吉思汗亲自给毛浩来戴上金冠，穿上蟒袍，递给银刀，以千岁之礼授以白旗，然后将高坛旗仗皆留给毛浩来，自己手执皇旗下坛，传命设席，大宴臣民，便命毛浩来统军南下。国王毛浩来吩咐左右，高挂皇主所赐龙盖凤幡，狮帐虎纛，身着黄袍，佩带金牌，浩浩荡荡，大举南下，好象风卷流沙，连破金国遂城、蠡州等处。这时金主宣宗大惧，起用四名尚书省，修复南京，改为中京，以便蒙军一到，逃至此处避身。须臾，国王毛浩来统帅大军往东挺进，平定益都、淄、登、莱、潍、密等州。当攻打蠡州时，守将李曲依仗城墙坚固，强逼百姓从军，连攻半月不破。国王毛浩来大怒，喝命军卒放炮，轰击四面城楼。炮声响起，城楼着火，檐下兵士，难以立脚。这时城外汉军争相立功，纷纷推来轮梯。李曲手下众将眼看城府难保，急忙大开城门。蒙古人马拥入城里，四处搜捕守将李曲。毛浩来传下军令："全城军民，一律斩杀！"时有州人赵瑨，早从元帅，匆闻将屠其城，匍匐向前，跪于毛浩来脚下，双眼流着热泪请求道："小人老母兄弟，妻室儿女，皆在城中，因此，小人请求以一人之命，赎一城之命。"毛浩来见他哭声悲凄，心中暗喜，知他心诚，便下一道安民告示，教他布告全城军民。赵瑨领命，磕了几个响头，便拿着号旗并一张告示奔入城里，召集军

民，高声朗读安民告示，按军令处治冒犯民户之军卒，派兵把守四周城门，搜捕守将李曲。忽见众市民活捉李曲，将他押来。国王毛浩来当即下令，将李曲斩首示众，定了益都等六城不提。

却说蒙古大将史天倪奉命往讨盗匪祁和尚，势力悬殊，渐渐招架不住。就在此刻，大将赛汗苏尔塔拉图奉成吉思汗之命，领兵来到，截住退路，从背后掩杀而入，祁和尚所领人马，顿时乱了阵脚，四处逃散。祁和尚也仓皇逃命，连人带马一齐跌进蒙军人马所掘陷坑之中。史天倪免其死罪，授以密计，教他去遂城招降巢元帅。巢元帅见祁和尚来投，心中大疑，不让入城。祁和尚说道："小人愿以两万人马，充为先锋，死保遂城。"巢元帅方才许诺，拨给粮草，教他屯于城外。不移时，史天倪领兵开来，祁和尚挥军迎战，击退蒙古人马。巢元帅这才相信祁和尚，立点本部人马，开城追杀蒙古败军。刚追至云桥附近，忽见蒙古大将赛汗苏尔塔拉图引军来迎，与祁和尚、史天倪两路人马合为一处，合力掩杀巢元帅人马。巢元帅所领人马三面受敌，困在垓心，乱成一团。赛、史、祁三路人马将巢元帅兵马围作七遭，横冲直闯，似猛虎捕羊，快刀斩麻一般，杀得金兵七零八落。这时外围金兵纷纷丢甲卸盔，降于蒙军。当时史天倪与赛、祁二人商议定计，当天日落以后，蒙古将士都换上金兵盔甲，教新降金兵前面引路，混入众军，一声呐喊，将巢元帅生擒过来。众金兵吓得魂不附体，肝胆皆裂，纷纷偃旗投降。次日平明，到了城下，将刀搁在巢元帅脖颈之上，逼着守将献城归降。史天倪破了遂城之后，自带巢元帅飞马奔回大都，进见成吉思汗，向他献了降将。成吉思汗重赏了史天倪人马，授之以巢元帅原职，祁和尚、巢元帅二人，尽归史天倪管辖，命他量功酌用。

不久，金廷又遣人赍书，请求和解。成吉思汗准诺其求，即令赛汗苏尔塔拉图背诏前往汴京。赛汗苏尔塔拉图领命，将所得诸城交给温吉盖、松吉盖、安达、苏布岱等四员小将，嘱咐他们好生把守。

这时西夏先主李安全早已亡故，其子李遵顼为人骄横，知浅才薄，心怨父皇归降蒙古，已有数年之久，只因兵力不足，不敢冒然造反。如今见金将蒲鲜万努佯降蒙古，以子为质，明里称臣，暗里谋反，招军买马，积草囤粮，修壕垒墙，国号南夏，暗与西夏勾结，便决意造反，私察本处城池，暗备迎敌之策，盘算来日退居之地，正欲亲赴西凉一遭，忽报蒙古察汗台亲王携其夫人回家省亲。不到半月时辰，忽有大都使臣来报，说国母太后玉体不适，特召众亲王回归大都。察汗台亲王得此急报，忙带夫人奔回大都。只见三宫六院，一应宫人，都替太后忧心，如釜水沸腾，慌作一团。当时蒙古并未盛行佛教，至于道徒、和尚、尼姑之流，皇主布令一概禁绝，致使众教徒生活无着，叫苦不迭。众大臣眼见皇主面带愁容，想必是为母太后患病忧心挂肠，便奏道："大都城中多有寺庙塔坛，天下闻名。望陛下赐诏，焚香祈禳，祭祀天神，或许有益。"成吉思汗降旨说道："济贫扶困，抚老救幼，谓之福气。徒信空言，不是人主所为。国中犯人，一一甄别，颁布赦令，倒也可行。如若为朕一家，释放要犯，一则于受害人无益，二则害人者乘势得便，故无甚大益！此举朕以为不可。虽然如此，历代皇帝皆有此规。既为国母着想，也无不可。可令各处狱吏，除无恶不做者外，其余犯人减刑释放；并遣众亲王到城里庙观塔坛，焚香拜祭，替国母求寿。"此诏一下，国母太后病情见好，稍进饮食。成吉思汗见此情景，喜不自禁，一面亲自熬药伺候，一面派人召来太医院汉医，给国母切脉下药。当天夜里，国母安睡，天亮醒来一看，皇上皇后皆在身边，国母发话说道："老身原是平民出身，如今仰赖皇儿之福，作了国母太后，享了大贵大福。老身虽然儿时受苦，然而到了老年，享了大福，如今已年过七旬大寿，因此，老身心里有说不尽的喜悦，委实没有半点怨恨之意。如今老身虔诚祈禳，希望死后能上昇天界。老身适才作梦，梦见大都西面有座白塔，乃以七宝装成。有一十岁左右的童子，头光无发，身披僧衣，引我升天，一面游观

仙宫，一面对我说道：‘皇母百岁之后，也来此处转生。因皇主修善，广施恩德。国母太后也将延年益寿。’说罢引我下凡，入于白塔，点燃三尊金佛神灯，让我稽首膜拜。老身一出白塔，身上便觉轻松。我愿皇儿亲往白塔，献香祭拜，仔细察看一遍。前几天，老身游览大都，到了城西，那里似有一座白塔，多年失修，已破烂不堪。适才所梦，按方向必是那座破旧白塔。”皇主听了太后这一席话，大为惊喜。当即下诏，携皇后登辇，驾至白塔，敬献御香。这时众大臣先到白塔，将塔前塔后打扫干净，瓦砾乱草，清除一尽。忽见一个十岁左右的光头童子，身披红色袈裟，立于一旁。众人问他何人？回说他是塔主。须臾，皇主驾到，举目看去，塔身不高，皆已破落，围墙倒塌，唯小塔依然挺立。塔高不过五丈，有一童僧拱手立于塔前。那童僧一见皇主，慌忙下跪。皇主凝睛一看，那童僧仪表不俗，眉秀目清，与众不同，问道：“童僧姓甚名谁，从何而来？”童僧奏道：“小僧乃是西域吐蕃洛杂哇·阿难陀·卡拜活佛的弟子，名唤帕格巴，守此白塔。”皇主问道：“此塔有何来历？”帕格巴奏道：“此塔有灵，可益寿延年。”皇主诧异，问道：“破砖碎瓦，何能助人？”帕格巴奏道：“塔里藏有佛祖舍利，更有益寿圣水，不灭神灯。其法力无穷，虔诚祷告，必能暗助。”皇主大惊，问道：“你既守塔，可知此塔何时所建？”帕格巴奏道：“此塔原是汉明帝所建。当初明帝遣僧赴西天求经时，曾邀数名西僧布道传经，在此修塔，以为后世传布佛经之本。”皇主听了，大为惊异，见童僧对答如流，语声朗朗，又问道：“请问塔内所藏舍利，竟是何物？”童僧奏道：“舍利乃是出自佛身的明珠。”皇主问道：“何谓圣水？”帕格巴奏道：“塔有金壶，盛着淡黄洁水，便是圣水。”皇主又问道：“不灭神灯，原指何物？”帕格巴奏道：“塔有金碗，约高一庹，盛满清油，点燃灯捻，常年不熄。”皇主惊诧不已，降旨问道：“此处塔内，果有此物？”帕格巴奏道：“此话不假。小僧何敢戏弄皇主！”皇主问道：“请问童

子，不毁宝塔，可见到此物？”帕格巴奏道：“我师洛杂哇·阿难陀·卡拜活佛深怕皇主毁此白塔，特遣小僧给皇主开门，引路指点。”皇主大喜，问门何在，童僧立于白塔东北角上，用手指着高坛奏道：“此处铺砖，共有两层，扒开砖层，便见塔门。”皇主闻罢，当即传命，依童僧所言，扒开两层砖头，果有一道石门。打开石门一看，里面又有一道石门，门外立着一块石碑，碑上刻着几行朱红大字，其词说道：“千年以后，蒙古皇帝成吉思汗必入此门，拜见佛祖舍利，品尝圣水，添油神灯。”皇主皇后见此碑文，惊奇不已，连忙将它移动，只见门锁未扣，半锁半开。皇主惊叹，亲手开锁，推门而入。里面还有一道石门，仍未上锁，轻轻扣住。皇主移步，亲手开锁，入于门内，却是漆黑一团，伸指不见，急忙吩咐左右，取来蜡烛一看，下面有条通口。往下走了几步，遇到一处拱门，通往北门。南面也有一道石门，门上顶着一块巨石，上面写道：“此乃归门。”推开北门进去，大锁挂于门里，旁边写道：“蒙古皇帝成吉思汗将开此锁。”所书文字，皆是畏吾儿文。皇主皇后不禁大喜，移步入门一看，灯光辉煌，如同白昼。殿里有条石阶，伸向上方。于是皇主皇后攀阶而上，到了佛灯大殿。夫妇二人手捧蜡烛往前走去。皇主举烛一看，大殿中央有一高坛，上面嵌着七种宝石，坛上立着跟人一般高的三尊金佛，面目慈祥，令人肃敬，佛案上面刻有七种珍宝，供着百种香炉并无数祭品。供案前面果有一只金碗，深有一庹，盛满黄油，灯光荧荧，与皇宫所点灯碗大不相同。皇主再往佛案看去，果有一把一庹大，一庹深的金壶，上面镶着七种宝石。皇主顺手提起金壶，往手心一倒，果然满壶都是清水。仔细一瞧，水色发黄，异香扑鼻；用舌一舐，其味芳香。皇主大惊，便呼童僧进殿，问道：“那佛祖舍利，供于何处？”帕格巴奏道：“供在金壶圣水之中。将圣水倒于案上玛瑙盘中，便可看见舍利。”皇主亲手提起金壶，将圣水倒入玛瑙盘中，果有三颗绿豆大小、五彩缤纷的宝物滚动于玛瑙盘中，皇主拾起三颗宝物，

放于手掌，看了一阵，大为惊讶，忙唤众太子、嫔妃、公主进来，教他们观赏。忽见童僧移步，顿首说道："此系朝廷佛门密宝，不可见示年轻夫人公主之辈。倘若传人观赏，倒有一人可传，其人便是皇主乙亥所生三岁之孙忽必烈。皇主可传此皇孙进殿，教他观赏便可。"原来皇主此行，除母太后之外，三宫六院，一应嫔妃，统统驾到，因此皇孙忽必烈也随驾至此。当时皇主听了童僧所奏，心中大喜，忙教左右将他抱来。忽必烈喜不自禁，教童僧抱于怀中，观看塔庙。白塔内壁皆以白玉修筑，上下两道石门顶上，各有一处通风小口。当时，皇主将舍利圣水倒回原处，欲带点圣水送给母太后，然而偏偏没有带来器皿，帕格巴从旁奏道："那玛瑙盘可盛圣水，敬献于太后。"皇主称是，往玛瑙盘中倒下半杯左右圣水，教皇孙忽必烈拿在手中。当皇主提起金壶，往忽必烈嘴里滴了一口圣水，因忽必烈是个婴儿，便将小手伸进金壶，忽从壶里掉下一枚金钱，落入忽必烈手掌。皇主大惊，拿起一看，一面刻有"大元通宝"四个大字。皇主欲将金钱放回原处，忽必烈抢了过去，攥在手心，硬是不给。帕格巴奏道："此乃孙皇之宝，理应还他。"皇主准奏，叩拜佛祖，忽见供案旁边又有一把金壶，一只紫碗。皇主举烛一看，上面写道："此乃成吉思汗所用清油圣水。"皇主见状，惊奇不已，遂取金碗之油，欲添于徐徐燃着的佛灯之中，只见佛灯清油下落一指左右，皇主便将佛灯添满，又取出圣水添满金壶。接着焚起七宝御香。吩咐皇后等人先回一步，召来耶律楚材，将所见所闻细述一遍，教他看视一应文字，并诸般供品，又将壶中圣水倒于盘中，请他观赏壶中舍利，旋即倒回原处。忽见壶底金盘上，有几个大字。皇主拾起金盘一看，上面写道："此塔何时与蒙古皇帝成吉思汗相遇，知其根底，锁住塔门，修筑围墙，方才得其正果，变作宝塔。"其词皆以汉文书写，耶律楚材逐一给皇主解释，皇主忙从袖口中取出笔墨，记于手掌之中，再拜诸佛，离开大殿。走出一门，便锁住一门，如此这般，连锁三道石门，顶以石碑。走

将出来，吩咐左右，依旧堵好塔门，起驾回宫。次日平明，皇主临朝，降旨说道："如今朕为皇上，自掌大权，故才得俞允入塔，开门观赏。细察诸事，日后似我皇帝，屡屡出世。倘若人人进塔，如此观赏，宝塔势必脱落破败。因此特命赛音木胡、南斯尔二人为修塔监军，立招民工百匠，修筑三道围墙，务使宝塔完好。"皇主定夺已毕，入见太后，献上圣水。太后闻知因由，正与前梦相合，圣水入口，太后大安。皇主见状，急忙派人，欲召守塔童僧，然而童僧帕格巴往墙上写下数行汉字，便悄然离去，不知去向。皇主忙派耶律楚材抄来童僧所书之言，其中写道："贫僧有幸，得会天颜，如今回寺，报知尊师。待后日圣主以元为号，一统天下之时，贫僧再来效力。"皇主不解其意，乃命耶律楚材释其文义，耶律楚材奏道："佛法深奥，与我儒教不同。其门广大，变化莫测，不过预测来日之事，自古有之。昔日文王身为诸侯时，曾于纣王之面预卜他卒于大祸。其后武王举兵，平定天下之后，元帅子牙封于齐国；宰相周公，封于鲁国。凡封诸国，皆是儿辈赴任治理，其治或速或慢。周公据此断言，来日鲁国必为弱者，子牙齐国必为强者。八百年后，事果如此。周公深知强逼百姓，速兴速亡；如行仁政，长治久安。今世宋人邵康节到了天津桥，听闻山雀啼鸣，便预知后日天下大乱。凡此种种，皆出于预卜。据此可知，初建白塔之士，必是善卜之贤。"皇主听罢，点首说道："朕之江山来之不易。然而朕自苦奔，成就大业，实属不难，想必不会很快亡国吧？卿且卜之。"耶律楚材领命出宫，卜了三日，未知其详，然后说道："甲子逢三，乃有社稷。千年之后，三耀中原。"皇主见耶律楚材所言，正合其卜，心中甚服，倍加见爱。此话不提。

且说布古拉尔、都尔布二人奉皇主之命，领四万人马，往讨秃满叛匪，行至秃满边界一看，山峦蜿蜒，河水深浅，天气多变，时冷时热，当地土人脾性古怪。因此布古拉尔、都尔布二人彼此商议道："此战不可拖延，拖延势必失利，务必速战速决。"

说罢挥动大军，攻入秃满部主符石盘锯城府。部主符石仓皇逃走，蒙古人马赶忙追捕，夺城闭门，派符石子孙收复附近城池，论功大小，佯封爵职，携符石君臣出于城外，除符石以外，其余众贼尽行杀戮，然后将符石押回大都，奏告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问他因何造反，符石推在下臣身上。成吉思汗定睛看那符石，此人昏庸愚钝，难以成事。因此封以原职，按月进饷，禁于大都，便将布古拉尔、都尔布二人封于秃满部落，教他二人领兵镇守。

且说这时国母太后早已康复，因此满朝文武一面大摆酒席，举筵庆贺，一面设下香案，祭拜天地。当时众亲王太子皆赴宴会。亲王察汗台妻子、夏国公主李安全之女、李遵顼之妹李俊英也赴此宴会。公主一面向察汗台劝酒，一面叹息说道："如今太后康复，文武百官无不欢喜，开怀畅饮，我母皇后更乐得合不上嘴，简直胜过看待亲生儿女。贱妾唯恐难以如此孝敬皇后。"察汗台听了此言，心中大疑，放下酒杯，追问其由，李俊英无可奈何，流着热泪说道："贱妾先父顺从天时，为保全百姓，不惜爱女，以为礼首，纳于蒙古。当时贱妾心中愤懑，深怨先父。后来圣主见怜，不忘外邦诚意，将妾赐给太子，结发为妻，故贱妾未沦为奴才之属。此乃以德化夷、以恩感人之大仁。贱妾已入天府乐园，时时感恩不尽，寻思诚心实意替郎君一家尽忠报效。妾兄遵顼，虽属先父养子，然而继我父位，续我宗庙香火，更赖父皇恩德、太子关照。身为一国之主，本应发奋治国，以图平安，才是本分。日前贱妻怕他听信小人离间之言，惹是生非，闯出祸来，特意与太子省亲归乡。可是妾兄遵顼心中见疑，却不敢明言。妾从官人嘴里探知根底，欲以好言相劝，又怕他为人卑劣，势必害我夫妻二人。如此不但反心难制，反而火上加油，铤而走险。因此进退两难，不知如何是好。正在犹豫之际，朝廷派人来报，说太后忽然患病，玉体欠佳。依妾之见，其反心已定，委实难移。妾不怕他逆天造反，身败名裂，只怕先父社稷毁于一旦，祖庙香火永世断绝。因此，还望郎君替妾着想，这四桩灾祸，何

以避免？”察汗台听罢，忙执李俊英之手，赞道：“倘若爱妻生作男子大丈夫，也许能保得住夏国社稷。你兄遵项失国无疑，然而你已生作女子，社稷倾覆，于你何干！”李俊英连忙拭泪说道：“是男是女，都是父母骨肉。报效父母，谁人见责？妾求太子，想方设法，勿使我兄造反，以保夏国社稷，祖宗太庙！”察汗台沉思良久，说道：“他不为你着想，只是一意孤行，你何必为他着想？”李俊英说道：“贱妾并非替他着想，只恐他毁了先父社稷，祖宗太庙！”察汗台说道：“你身为女子，保命守家也就罢了！何必如此分心，护着娘家？他若胆敢造反，我将你适才所言，奏告皇主，免受牵连，便也罢了！”李俊英说道：“妾恐为时晚矣。他人会说郎君贪色，替妾护短。”察汗台点首称是，问道：“依你之见，如何是好？”李俊英说道：“依妾之见，将妾兄李遵项骗在此处，暗地好生规劝，教他回心转意，不致造反，实为夏国百姓万幸，也与我先父本意相合。且能保住先祖宗庙，不使香火断绝。诚能如此，岂非两全之计？”察汗台笑道：“汝想娘家胜于我家，汝兄造反，其社稷百姓势必尽归于我，何苦如此执拗，不使夏国社稷灭亡？据此可知，汝有偏心。如今金国先主卫王永济之女岐国公主也与汝一样，当作礼首送于我，嫁给我弟窝阔台亲王，她因何不但不袒护金国之短，反而听说中都失陷，心中十分欢喜呢？”李俊英长叹一声说道：“此乃太子强词夺理，她怎能与我相比！她乃金国冤家对头。因为她先父永济被国人谋杀，金人不但断绝其后，还将永济独女献于外邦。故她岂能不愤不怨？然妾与她不同，妾之先父替百姓着想，使其安居乐业，不惜将他亲女献于贵国，此乃三全之计。一则保住社稷，二则安抚先父百姓，三则贱妾心中无愧。然妾只恐义兄一时糊涂，不顾先父万全之计，误入歧途，致使国破家亡，贱妾能不揪心吗？”察汗台见她心地实诚，言谈正直，大为夸奖，遂即说道：“爱妻所言，句句在理。明日我与众国老商议，与你定夺。不过遵项反状尚无实证，此话从何谈起？”李俊英说道：“此事何

难，只要想方设法，将他骗至此处，好言相劝，拿他妻子家人晓以利害，申明大义，势必奏效。尽管如此，义兄仍不回头，他日造反，身败名裂，此是天时，贱妾岂能相救？大凡昔日保家劝夫之女子，至今为人耻笑。替夫着想，大义灭亲之女子，也无不受人讥讽。昔日晋文公之妻姜氏，乃娶于齐国，她因力助丈夫，便保住娘家，姜氏之辈，可谓贞妇。今若娘家造反，贱妾岂能尽到孝妇之道？倘若知而不问，任其妄为，有违父志，社稷也亡。如若贱妾不知，也无干系。既知事端，理当规劝，两家和好；尽力无益，乃是天数，妾也无罪于婆家，也能了平生之愿！”太子察汗台连声夸奖，忙与众太师太保商量此事，众人说道：“此事不便上奏。遵顼反情未显，望太子以为家事，奏告皇主。”察汗台点首称是，登于内宫奏事大殿，将此事从头到尾奏于皇主。成吉思汗不胜夸奖，赐以贤女之称，便遣察汗台以省亲为名，立赴夏国，去取李遵顼。

且说察汗台动辇起程，以女婿身分去往夏国。夏主李遵顼被东夏国主蒲鲜万努怂恿，早已决计造反，只怕蒙古势力雄厚，不敢行动。文武百官，又苦苦相劝，不让反叛，实在无计可施。一日，忽然想起西凉，心里盘算，一旦兵败，躲于彼处，可以东山再起。于是背着文武百官，推说别由，忙带数百骑兵，到了西凉。接着察汗台亲王来到夏国，听人传说，李遵顼已去西凉，便早已料知十之八九，乃推别由，说道：“明年出兵，讨伐东夏，务必面见夏主不可。”说罢动身，追至西凉，相见寒暄，说道：“明年出兵，攻伐叛匪万努，有一路人马取道宋国入于金境。故有事与你商量，妹夫特来接你。”李遵顼虽然心中生疑，然而无法推辞，便起程回国，同察汗台一起奔往大都，途中李遵顼问道：“妹夫有何要事商量，单说不妨，何必教我亲自赴京？”察汗台说道：“内兄有所不知，如今辽东耶律留哥许多城池已被显舍所占。因此，父皇召你商量，欲遣夏国猛将往讨辽东叛乱，内兄不可不去。”李遵顼无可奈何，只好与察汗台同来，拜见皇主，

聆听皇命。皇主吩咐道："汝可先去见见妹妹，看她有何话说，明年与蒙古人马，同心协力，往讨辽东叛匪显舍，尽早整治人马。"此乃杀一儆百，以儆效尤之计。此时喊舍胞弟显舍，攻夺了索隆古斯边界，以备再战辽东。辽主留哥表奏皇主，请派援军。成吉思汗便以上太傅伊拉固松之子哈珠希勒为征东元帅，拨给十万人马，命他讨伐辽东显舍，平定索隆古斯。成吉思汗又亲手写一道圣旨，遣薛阁送去。留哥见诏，心中大喜，便派人去见旧契丹王陆哥，求他派兵救援。当时陆哥攻占单国，自称大元帅，故求他派兵救援。陆哥见使，慨然应诺，又派人赍书，向新立东夏之主蒲鲜万努求援，蒲鲜万努当即答应，拨给十万人马，于是留哥大喜。派人向索隆古斯瞰王求援，因瞰王城池也被他所占，便答应派四十万人马相助。耶律留哥见诸事顺利，便写一奏表，报知皇主。成吉思汗见耶律留哥如此笃诚，心中大喜，便取衣冠盔甲、弓箭鞍辔并王者所用旗幡宝盖，交给薛阁，送于留哥。当时耶律留哥率众出城，来到百里之遥，摆下香案，跪迎厚礼。因此，索隆古斯、契丹两国闻知此讯又惊又怕。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史公尹湛纳希我信口吟诗一首：

尽孝事母修白塔，
智广度势服楚材。
宽恩封王赐金牌，
明主遣兵降万努。

第五十章

伐金国毛浩来破七城
赴夏廷察汗台答百官

大蒙古国成吉思汗十三年，宋宁宗嘉定十一年，金宣宗兴定二年，岁次戊寅。

且说毛浩来率兵南征，未返京都，其弟岱松达尔格其，其子宝鲁等人，奉命还朝，于大年初一进拜皇主，将所破南方城寨州郡造册呈报。皇主大喜，立封年礼，遣人送去。这时辽人来报，东夏、契丹、索隆古斯等三国人马皆已整治备齐，成吉思汗下诏布令，教哈珠希勒率十万人马出发，又命夏主李遵顼立即发兵。

却说当时皇主点拨达达顿嘎之子董俊、格勒惠、赛音木胡、特斯格勒巴尔斯四员小将辅佐主帅。哈珠希勒带四员小将从北路出发，途中尽起耶律留哥本部人马、契丹陆哥人马、东夏万努人马、索隆古斯瞰王四万人马，共领八十万人马，来到显舍所据之城，铁桶也似地围住。显舍得报，大惊失色，连忙登城，举目一望，只见四面八方无数人马团团围住，插翅难逃，便下城墙，回到府中召集众人道："当日奇努骗我，告说留哥暴死，我才造反。如今说甚，为时已晚。你等放心，出告主帅，勿要攻城，三日以后举城投降。我不怕投降，只羞与留哥见面，我誓不为他所俘！"说罢，摆下酒席，喝将起来。守城兵士蹲地大哭。次日深夜，忽闻中府哭声大起，原来显舍寻短，悬梁自缢。次日平明，取来棺木，殓其尸骨，停放大厅。围城将士，得闻此讯之后，个

个踊跃，用力攻城。城里百姓无不惧怕，急忙派人将显舍自缢一事告于彼军，随即开城归顺。耶律留哥刀不血刃，箭不离弦，收回辽东属地并军民百姓，然后布告百姓，迁于西楼。当时耶律留哥大摆筵席，请皇使哈珠希勒坐在首席，酒过三巡，菜上五道之后，留哥对各路主帅说道："我这个人生来愚笨，心直口快，智浅谋短，只因全赖众师友用心指点，今日我才得事明主，百事如意；然而我原本为一平民，何以有今日富贵？今日盛筵，老少俱在，老夫莽撞，敢发一言。据我所知，每隔二十年必出一名奇人。然而象我们成吉思汗这样的天神，五千年才出一个。莫说是血肉世人，便是高山岩石，胆敢惹他，好似以卵击石，粉身碎骨。如今天下所存国家，终有一天都归他征服。因我辽东佛道盛行，无碍于他，俗话说：'一人成佛，九族升天'。如今圣主既已降世，其后势必称帝九代。无知之徒，以我为阿谀小人；有知之士，以我为谨慎君子。人生在世，谁人愿做他人之奴？你道我因何情愿为人之奴？我怕逆天背道，国破身亡，故甘心归顺。此乃老夫肺腑之言。"东夏、索隆古斯两国将士听了这一席之言，皆决意归降。唯有契丹国主陆哥元帅心中不服。这时哈珠希勒说道："大王过奖，实不敢当。我主成吉思汗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外域之人，谁不敬服！"说罢，举杯劝酒，开怀畅饮。这时耶律留哥又说道："李氏南夏本是大国，其先主安全，深谋大虑，因此，举国百姓免于祸难。其子遵顼，实不成器，必招大祸。此次出兵，拒而不至，大负皇恩。各位小将，不久便见到他大难临头！"

当时辽东已定，各路人马相继回国。索隆古斯元帅洪德宣、东夏元帅胡图二人临走时，紧握蒙古主帅哈珠希勒之手依依难舍，不愿相离，以诚相待，无话不说，唯独不敢明言归顺天朝等语。洪、胡二人一直送出十多里路，哈珠希勒握住二人之手，说道："二位元帅，已知天意，末将早已领会。既为人臣，岂可明说。末将此番回国，务必细奏皇主。"说罢，施礼相别。唯有契

丹国主陆哥元帅，满不在乎，不辞而别。这时哈珠希勒返回大都，将一应诸事奏于皇主。又引留哥次子拜见皇主，代父谢恩。长子薛阇奉命迎使，设筵犒劳。此话不提。

且说，次日清晨，成吉思汗起驾临朝，命哈珠希勒增调人马往伐契丹，重赏索隆古斯；命察汗台亲王带十员小将，领十万人马，到夏国将李遵项抓来。皇主说道："他若抗命，便夺其国。"夏国版图早晚归你。有恩不报，天理难容，至于夏国先主安全宗庙社稷，汝等不可轻犯。选一忠厚族人继其祖宗旧业。然后去探东夏虚实，既将其子迪格留于我处，以为人质，因何又与别国结好？如无他意，奏表相报。"皇主说罢，一一送走。

且说是年二月，冰消雪融。金廷惧怕蒙古，不敢惹它，过去一向欺负宋朝。因此，它又举兵伐宋，大肆抢占宋地。宋朝也早已料知，金廷国力渐弱，兵力不足，决意乘机报复，便点兵点将，出击金兵，战至是年四月。当时蒙古朝廷见金人说话不算，背弃和解之言，便遣兵南下，攻打金国。此时金国中京经略副使贾瑀，素与道润有隙，责怪他作战失利，便伏兵暗处，将他射倒，其部将何伯祥将他奋力救起，往告张柔。张柔初为道润副将，今升元帅。张柔闻报后，收集道润人马，合兵一处。忽闻蒙古人马路过紫荆关，便提大军去偷袭蒙古人马。蒙古细作探得此讯，回报主帅。太师毛浩来便率领大军越过紫荆关，到达西京附近，扎营城西歇脚。史抹明安领大队人马留于紫荆关外，设下四面埋伏。时隔不久，金国元帅张柔提军来到，正要安营扎寨，支锅做饭，忽闻号响，史抹明安四面伏兵一齐杀来。金国将士本来惧怕蒙军，胆肝皆裂。如今，又中蒙军伏兵之计，金兵吓得心惊肉跳，不顾张柔军令，四处逃散。张柔见势不妙，也不再阻拦，带其心腹夺路逃走，跑到狼牙岭下，自己一马当先冲上山顶一看，只见两员小将带一支人马，从对面山上冲来。张柔见状，勒转马头，急急逃走。说时迟那时快，那两员蒙古小将拍马追赶，手起钩落，早已钩住张柔，生擒而去。原来蒙古大将哈图特木

尔、都拉嘎特木尔二人与史抹明安商议，伏兵于此。待金帅张柔来时，二人将他生擒过来。张柔家小欲去西夏逃难，随于军后，回到紫荆关。此次鏖战，皆被俘虏。须臾，哈图特木尔、都拉嘎特木尔二人捆住张柔，将他押至主帅帐前。这时史抹明安收兵回营，升坐军帐，喝命左右传进张柔。当时帐前军卒命他跪下，张柔不理，昂首而立。史抹明安问道："汝已被擒，因何不跪？"张柔冷笑一声，说道："真是岂有此理！汝为国军主帅，某也是国军主帅，都是一样官职。我若抓汝，定要斩首；今汝抓我，也当斩首，何故教我下跪？身为大丈夫，应当视死如归，生如作梦，我岂有贪生怕死，求生于汝之理？俗话说：'好汉可杀不可辱'。汝虽乃叛国之贼，仍是我金人骨肉，因何学那无知鞑子，这般无理，如此吓人？"史抹明安见他好生忠勇，暗自佩服，连连称是，满脸堆笑，亲自解缚，赐酒压惊。张柔本是气冲斗牛，义愤满膺，忽见明安待他如此，顿时气消云散，接住酒杯，一饮而尽。史抹明安得一猛将，心中大喜，当即设筵，款待张柔，说道："俗话说：'好名人人盼，坏名人人恶。'我进元帅一言，报国容易，救主实难。倘不救主，身败名裂，说汝只图功名，不替皇主效命。元帅岂不明白此理？俺金朝文武百官一向不务正业，空话漫天，好言图名，以致到了用兵之日，竟找不到统军之帅。兀那孺子高琪，不通兵法，而掌天下兵权，不举善战猛将，天子也从不过问；饶舌文官，口若悬河，一旦皇城失陷，军民被杀，便学弱女，或服毒自尽，或悬梁自缢，其千罪万过，一笔勾销，反得忠名，称以良相。我等武将，虽冒枪林弹雨，赴汤蹈火，报国效主，死于万箭，也一文不值。据此可知，金国必亡。若一人献躯，举国得安，死也值得，重于泰山。此班将士可谓忠臣。倘进退无路，身处绝境，而后自杀，有何忠名？那班佞臣谄官若遇我等归顺之恩主，巴不得争先恐后，纷纷往投。因此，你我这班战将一死，于金廷而言，真猪狗之不如，虽死有何用处？谁教我们入于功册？"张柔听了这一席话，长叹一声说道："将军所言，

皆为至理。不过末将双亲俱在，何忍相弃？”史抹明安连忙说道：“凤隔千里，其心相通。尊兄父母，与我父母无异，小弟怕两位老人受惊，早已接进城里伺候。”张柔听罢，连忙进城，拜见父母，抱颈大哭，然后离城来见明安，叩拜谢恩，当即发誓，洒血归顺。明安大喜，立布告示，召集张柔人马，俄尔汇集，足有八万之众。于是教左右写一奏折，将张柔并父母老小送至太师毛浩来帐下。军卒领命，将史抹明安奏折送呈太师毛浩来。毛浩来阅罢，心中甚悦，亲自出帐迎接。张柔见蒙古大臣如此知礼，敬重自己，点首称赞，匍匐而行，叩见太师。毛浩来连忙回礼，扶将起来。张柔心动，长叹一息，说道：“末将向受社稷厚恩，如今执意妄为，忠孝俱非，死有余辜。然感大王如此敬重，罪人张柔以命担保，洒尽热血，至死报效，何敢退步？末将既降，一来可报父母爱子之恩，二来可替故主报仇雪恨。请大王宽心，将我送至燕京，末将效力，至死不移。”太师毛浩来听了大喜，亲手敬酒送行。张柔辞别，奔往大都。

且说成吉思汗早已得知金元帅张柔归顺。因此引见张柔时，吩咐左右，教他穿上原职衣冠。张柔进拜，成吉思汗说道：“金国无能，不识人才。将军虽一心报国，然无人理解，岂非徒劳。将军虽未尽忠，却已尽孝。依我看来，将军为人忠勇。朕之脾性，信者不疑。”说罢，吩咐左右，查寻张柔燕京故居，整修一新，令其父母迁入。皇主下诏，授以张柔原职，加封河北都元帅，亲自将他送走。张柔见蒙古君臣如此多才，心心相通，便五体投地，死心归降。

却说毛浩来迎着张柔，将所辖城镇州府，军民百姓，一一交割于他，自引人马，取道西京以西，路过回回国境，望东进发，来到山西，将太原府团团围住。因太原城固民富，连攻数日不破。毛浩来传令军卒，一面教他们手执木盾取袋装土，堆于城外四隅；一面派人寻来汉人炮师，于城外西北角挖一深坑，放入火药。不过半月时辰，埋好火药，堆好沙袋。毛浩来便吩咐军卒点

燃导索，轰地一声巨响，只见太原城西北角顿时倾倒三十余丈。这时，太原守将乌古伦德升元帅奋力堵城，联车为墙，取袋装土，里里外外，堆了数层。然而蒙古军卒，踞高临下，四面放箭，矢石如雨，守城将士，无处藏身。乌古伦德升元帅见城府难保，跑到家中，对老母妻子等人说道："如今金国天数已尽，连年失利，节节败退，末将尽力，守城数年，如今势穷力竭，眼看就要城破民死，家败人亡。因此，某死之后，汝等取我首级，送于皇上，认罪自责。即令蒙古人看见，也不妨事，或许保住全家平安！"说罢，自缢而死。因家人一时焦急，解不开绳子。这时忽闻蒙古大军已破城而入，众家人这才无可奈何，割其首级，包于黄缎之中，教人送出城外。不料，途中被蒙古兵士捉获。蒙古兵士获其首级，忙报主帅，毛浩来查知事由，惋惜地说道："乌古伦德升以身殉职，实属可惜！"说罢，一面忙派军卒收其家小；一面殓骨祭祀，封为义士，为他立碑。这时乌古伦德升妻小亲属，无不感恩戴德，心悦诚服，洒泪归顺。毛浩来元帅封其首级遣人送至汴京，金人拒而不纳。须臾，此讯早已传至太原附近重镇平阳。金城平阳一来兵少势弱，难以抗敌；二来奸臣谗间，上不纳言。因此，平阳守将李革与副将兴盛、沈扬二人商计，兴盛、沈扬二人说道："不如率军突围，弃城逃走。"李革说道："你二人可带兵马突围，另谋生计。某为本城主帅，不能尽职，有何脸面去见皇上？如今连太原主帅乌古伦德升割首送去都拒而不纳，我更有何望？虽然如此，某还要尽到心意。"说罢，取出帅印、簿册交给兴盛、沈扬二人，面向皇都，磕了数头，刎颈而死。这时蒙古大军，围困平阳城府，已有三天三夜。兴盛、沈扬二将忙点人马，声扬从右门突围出城，折腾了一番，便开东边城门、杀条血路逃跑。这时城里百姓，抬着李革尸首出城归降。太师毛浩来问明事由，叹息一声，说道："太原守将德升之死和平阳守将李革之死，委实大不相同。德升兵败城破，走投无路时才自缢而死，又教人取己首级，送于金廷，以图死后留名。而平

阳李革识时顺天，为保全军民，不图功名，刎颈而死，不愧是一代忠良！”说罢，一面吩咐军卒关照其家；一面替他立碑，上书忠义二字。随即安抚二城百姓，查点府库，登记田亩。诸事已毕，便催动大军，去攻忻、代、泽、潞、汾等州。当时诸城兵马，皆汇于一处，节度使完颜恩出虎、元帅右监军纳哈蒲刺都等人尽弃其余城市，聚于潞州城。蒙古大军，迅即占领所弃诸城，然后调遣人马，围攻潞州城府。潞州守将仗其兵众，固守抵抗。忽闻轰地一声巨响，火药爆破，南门城墙倒塌二十余丈。蒙古人马乘势拥入城里，玉石不分，大砍大杀。完颜恩出虎、纳哈蒲刺都等人皆死于乱军之中。太师毛浩来见伤了无数百姓，急忙传令，不许枉杀无辜，众将士这才罢手。太师毛浩来连破七城之后，遣人赍书送至大都，奏报皇主。此时，成吉思汗早已离开上都，驾归大都。皇主得闻此讯，遣使复诏，犒赏众军不提。

这时金国河北大元帅武仙，乘蒙古太师、国王毛浩来统领大军往攻太原平阳等城之际，点十万人马，来攻张柔所辖满城。邻城守将闻知此讯，急忙派人报知张柔。张柔闻讯，连夜赶来，与武仙人马激战。这时，城中人马也来助战。两军鏖战一天一夜，武仙人马腹背受敌，力不能支，势力渐弱，阵脚大乱。张柔见状，擂动大鼓，挥军掩杀，武仙人马招架不住，纷纷逃散。蒙古大军一如秋风扫叶，追杀金兵，缴获无数盔甲器械，车马旌旗，径直追了一百多里，又杀伤武仙人马大半。元帅武仙吓得魂不附体，飞马逃跑，忽然跌下马来，碰掉两颗门牙。张柔大获全胜，急忙派人报知太师毛浩来。毛浩来当即表奏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赏张柔以盔甲鞍辔。此话不提。

且说契、夏两国之事。察汗台亲王奉命出发，心中怨恨夏主李遵顼，催促人马急急行军。一日，来到夏都，擂动大鼓，团团围住兴州城，大骂夏主李遵顼道：“好一个叛主背父的奴才！我们的皇上待你父亲不薄，不但未攻取你们的江山，还保留了你皇号宗族，只纳些些贡礼。如今调用一点人马，你却拒不发兵。你

不念前恩，负你义父遗志，造祸夏国百姓，图谋造反。尽管如此，皇上仍以两家姻亲为重，宽大为怀，饶了你的命！你这该死的奴才想背天逆时不成？你赶快出城认罪，与我一道回去，便免你死罪。如若执迷不悟，非灭你金国不可！”李遵顼已知事发，心中恐慌，急忙登城，说道：“你说我图谋造反，有何证据？我因病在身，辽东会兵也未能去成。”察汗台厉声说道：“既然如此，你因何不奏报皇上，另遣得力将军领兵相援？契丹、索隆古斯尚未归顺，也发兵救援；而你早已归顺，又受皇上联姻之恩，因何学那狐兔之行？”李遵顼无言可答，连忙求告道：“请太子大王息怒。眼下我若出城，你正在气头上，便是不会杀我，也会把我打伤。若其如此，小人罪名未立，岂不先受皮肉之苦？因此，我请太子暂且退兵，待你息怒三日之后，我便出城领罪，与你同往大都。”察汗台亲王说道：“此话可是当真，别装糊涂！皇上有意施恩，才打发我来。”说罢，收兵后撤，屯于二十里以外。李遵顼召集文武百官，商议战退之策。众大臣面有怨色，说道：“无缘无故，激怒蒙古，招来大祸。陛下若不趁早归顺，恐怕城里百姓闹事。”李遵顼两脚跺地，失声哭叫。忽然想到一计，召集众大臣，一面谎说出城归顺，一面吩咐家人随他出城。于次日深夜，从西门逃出，遁入西凉境内。这时城中官民深怕蒙军屠杀，连忙来报察汗台亲王。察汗台亲王闻知此讯，暴跳如雷，当即领兵，拥入城里，尽捕夏国文武百官，押至皇府，问道：“你等众人，因何不劝你那昏主，而教他私自逃跑？我岳丈李安全，岂不白白养活了你们？”说罢，喝命左右，统统推出斩首示众。刹时，左右彪形大汉一齐向前，捆住四、五十名文武大臣。察汗台大怒道：“你等众人，眼见大军压城，无计可施，怂恿他逃跑，还装好人，前来骗我！你们连自己的家都保不住，岂能保国安民？你们岂不世世代代白受了夏主恩德，快给我推出斩首！”话音未落，左右军卒忽地拥来，将文武百官，拉了出去。这时夏国诸臣怕得心惊肉跳，嘴里高呼：“我等冤枉！”察汗台

亲王说道："留你们有何用处？你等若不想造反，因何不将昏主捆将起来，送于我营处治，反而教他逃跑？快推出斩首！"说罢，喝命左右，押将出去。众夏臣放声大笑。这时，李安全元配甄氏，忽闻察汗台要斩文武百官，急忙来见女婿察汗台，替众大臣求情，洒泪说道："此事不赖朝廷大臣，都是养子不孝，不听众人劝谏。"察汗台听了岳母所言，方才免了众大臣死罪。然而怒气不平，说道："你们这帮无用的蠢货！今天不杀你们，也不可不打！"说罢，喝命左右，五人一拨，轮番压倒，重打四十大板。武将挨打，咬牙挺住；文官吃板，皮肿腿瘸。城里百姓，见众大臣走路摇摇晃晃，一拐一瘸，无不捧腹大笑。

且说察汗台亲王，派人去寻遵顼族人，回说尽皆逃走，于是便去问岳母甄氏，教她亲眼认定。领来数名李家子弟，察汗台亲自过目，选定一人，名唤李遵安，吩咐他守好都城，祭好祖宗太庙，一切国事，皆由大都作主，然后说道："抓住遵顼，就地斩杀。"

这时察汗台亲王遣使东夏，去见蒲鲜万努，问他道："你既送质子于蒙古，因何又与别国结好，立位称帝？"蒲鲜万努早知察汗台亲王十分了得，勇力过人，又听说夏国已被平灭，一面厚待来使，一面指派胡图元帅修一认罪牒书，来到夏国都城，叩见察汗台亲王，说道："我主万努，实无异心。出于报主之心，他才称王一方，割地而治。如不称王，难以服众。因此，我主万努假立王号，定安民心，纳贡于主。倘有反心，何以质子皇朝，敬送方物？当初皇主发兵讨伐辽东时，我主也曾出兵相助，以成大功。前发十万人马往救耶律留哥，便是报效皇主之举。留哥乃皇主之臣，我主帮他，便是替主效力。如今东夏人马，随你调遣，指东去东，指西到西。所以号称东夏，一则不向宋、金纳贡，二则安定士民，使其心服。否则，怎敢逞能于圣主之面？望大王息怒，酌情上奏。"察汗台听罢大怒，说道："你别在我面前耍弄嘴皮，尽说好言美语！某虽不知汝心所思，但如此些些小计，如

何不晓？你等之意，岂非待兵壮马强，羽毛丰满之后，便与我较量高低，决一雌雄？大国之礼，不杀来使，却可处罚使臣，快给我重打一百大板，教他回去告诉蒲鲜万努，让他自来见我！”说罢，喝命左右，捺倒胡图，脱下裤子。胡图元帅惊恐万状，高声喊道："亲王打我，一则有失体面，二则皇主闻知，势必见责！”察汗台大惊，吩咐放他，说道："本王打你，因何有失体面？皇主何故怪责于我？”胡图元帅，一面手提裤子，一面焦急地说道："亲王太子本是皇子元帅，社稷重臣，朝廷耳目，江山台柱，国家栋梁。身居要职，如此命官若打投书使臣，委实不合体面。倘若外邦有罪，可发兵征讨，此乃大礼。鞭一小吏，非是王者所举！尤其未奏皇主决断之前，乃施鞭刑，随意罚人，此非大国之礼。因此，王若打我，皇主势必见责大王。小臣挨几下鞭子，受点皮肉之苦，倒也算不了什么！不过太子定被众人耻笑，皇主也怪太子不会办事。当初小臣领兵往讨辽东叛匪，替皇主报效时，曾教皇使哈珠希勒将我实情奏告皇主。如今太子鞭责人臣之仆，小臣以为于理不合。如若动刑，非我主不可。若太子打我，于你身份相违！”察汗台亲王沉思良久，问道："据你所言，今日我罚夏廷文武百官，各打四十大板，难道错了不成？”胡图答道："如此罚他们，倒是救了他们。下臣以为其主造反，私自逃跑，本是杀头之罪。太子开恩，免其死罪，以亲族之礼，施以鞭刑，了结其罪。此是众人之幸！而小臣则不同，特奉主命赍书来归。”察汗台沉思半晌，豁然一笑，说道："言之有理。我若打你，岂非变作偏狭小人？汝心诚实，望你赍书起程，与我同行，往奏皇主。”胡图闻言，心中暗喜不受皮肉之苦，急忙顿首谢恩，退出大殿，来见夏廷文武百官，长叹一息，祷告皇天道："啊呀，好生厉害！好一个大动肝火的太子！”众夏臣听了此言，哄堂大笑，说道："俺这驸马虽有脾气，却不害人。那天太子动刑，将我等众人五人一拨，重打四十大板，众人叫苦，怪声怪气，太子仍以此话，问众人道：‘你们夏朝，开国以来，历时

百年，可曾有过如此挨打之事？'你说岂不可笑？”从此以后，夏廷百官，惧怕察汗台太子犹胜于夏主，人人小心尽职，每早到廷候命，诸事十分在意。偶有数人被召，一问社稷重事，便吓得面如土色，战战兢兢，移步上阶，往往身不由己，昏倒于地。此话不提。

且说察汗台亲王详问夏朝国事之后，留半数人马镇守夏都，自带半数人马，返回大都，将安抚两夏一事，奏于皇主。成吉思汗接表过目，忽然读到察汗台亲王鞭打夏廷百官一节，失声一笑，对察汗台说道："你如今年过三十，还不改儿时脾气！”察汗台听了此语，一面心中暗喜，幸亏未打东夏使臣；一面呈上平抚东夏奏表。皇主阅罢，点首称是，遂即提笔批道："念李遵顼年小无知，不识事体，虽然一时违命，未遣援兵，然而未见反状，称兵对抗。今虽逃走，然或出于一时心急，倘若自来认罪，可免其罪，归复原职，宜派得力朝臣，共掌国事。”皇主又取蒲鲜万努所呈奏表，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提笔批道："蒲鲜万努自建国号，此非归降之礼。因此，明年务必亲来拜朕，朕自赐爵。暂时不必用兵讨伐。朕念太子察汗台往办此事颇有功劳，可赏一面黄旗。”察汗台叩首谢恩，出见东夏元帅胡图，一面传报皇主圣旨，一面赏以厚礼，说道："我不打将军，实为上策，多谢将军苦苦指点！”胡图谢恩，背诏而回。此话不提。

话分两头，再说哈珠希勒往讨契丹一事。蒙古大将哈珠希勒奉皇主之命，提携大军，直奔阴山，去讨契丹陆哥。途中路过索隆古斯国境，派人赍诏往见索隆古斯国王。索隆古斯瞰王一面备下香案，跪迎成吉思汗圣旨赏礼；一面吩咐元帅洪德宣领四十万人马去迎哈珠希勒，犒劳蒙古众将士，并听哈珠希勒调遣，随蒙古大军出征。洪德宣闻命大喜，当即领兵出发，来到大河岸边，扎下营寨。不移时，蒙古元帅哈珠希勒提兵来到，洪德宣跪在道旁，手捧酒樽，施礼相迎。大礼已毕，洪德宣方与哈珠希勒开怀叙旧，对席畅饮。哈珠希勒问道："将军何以得知我主成吉思汗

是真龙天子？”洪德宣答道：“算定贵国必出天子，并非只我一家，宋臣辽人无不知晓。陛下是年五十七岁，然而陛下星主见于二百年前。那时南方宋金，西方辽国，有识之臣，早已记下。因此，岂有不知蒙古之理？”哈珠希勒又问道：“既然如此，有何征候，可应我主？”洪德宣回道：“天分一十八省，分治四面八方。可应陛下征候，更是历历在目。据陛下起兵以来所经艰险，别说是一个成吉思汗，便是几百个成吉思汗，遇到如此众多的凶顽，早已被斩尽杀绝，岂能亲自领兵，每战必到？”哈珠希勒说道：“原来贵国也多有人材！”说罢，移步入营。中军元帅赵冲奉瞰王之命出迎二程，手捧金樽，敬酒洗尘。索隆古斯瞰王自迎三程，将哈珠希勒引入贺兰山顶帐篷，彼此寒暄施礼，便设筵款待。瞰王举目察颜观色，蒙古使臣哈珠希勒并不忙于问话，只提社稷大事，大有养人之心，抚外之态。瞰王暗暗敬服一面闲聊，一面问道：“请问似汝之臣，贵国竟有多少？”哈珠希勒微微起身，说道：“蒙古大臣中似我之辈无计可数。胜我十倍者尚有三十六人；精通文武之道者，更有九员上卿。大王何必提我？”瞰王大惊，即命赵冲、德宣二人领一万人马，随哈珠希勒人马出发，去讨伐契丹。契丹陆哥早已闻讯，急引九万人马逃至索隆古斯境内，夺据江东城。忽见尘土大起，旌旗蔽日，只见蒙古、索隆古斯两国人马漫山遍野，象潮水般滚滚涌来，将江东城围了五遭。当时哈珠希勒不急于攻城，自己跨马绕城一周，巡视一遍，回到营中，问赵冲、德宣二人道：“二位将军，可得破城之法？”二人说道：“我等二人正在纳闷，不知如何破城？”哈珠希勒说道：“我有一法，不费一兵一卒之力，便可攻破此城。还请二位将军看我用计！”说罢，擂动大鼓，传命众兵士绕城五里之外，挖一条深沟。哈珠希勒身先士卒，率领众将士挥锹开沟，不过半月时辰，沟已挖成。于是将哈尔木隆河水引入深沟之中。当时正值南风骤起，数日不止，那滔滔大水涌进沟中，旋即灌入江东城内。不过半月，城中军民被洪水所困，粮尽柴绝，度日如年，手

足无措。说来也怪，那江水越流越旺，白浪滔天，眼看就要淹没全城。众军民无可奈何，决计造反，捕杀陆哥，割其首级，派一会水百姓送至蒙军营中。哈珠希勒查问实情，教数千名会水兵士游入城中，探知虚实，一面下令决沟放水，将大水引入江里；一面安抚契丹百姓，将契丹兵马迁于旧地驻扎后，便收军返回，来到索隆古斯都城，拜谢瞰王。瞰王大喜，设筵厚待之后，便于贺兰山上祝告天地，结为兄弟，答应每年纳贡。哈珠希勒大喜，说道："据此看来，可知大王精通天文地理。我主成吉思汗并非凡人。皇主诞生前，太后梦见与白光天神相遇，诞生我主。以后种种天象也可为证。凡皇主所言，从无空语。皇主一笑，天地皆动。皇主一怒，天雷共鸣。种种迹象，人所共见。如今大王归顺天时，自附皇主，末将乃知大王心计过人。倘若皇主闻知大王归顺，势必施以恩德。皇主举义，并非贪图贡利，只为以德服众。大王既愿顺从天时，进贡纳礼，两家和好，此举正合皇主之意。不过末将寻思，贵国距我甚远，往来不便，因此望大王每年一度，派一员大臣，十名从人，将贡礼送去即可。若其如此，我们两家永远和平相处。"瞰王听他这一席话，心中大喜，当即允诺，一面遣使赍表奏报皇主；一面备下百车贵物，千袋军粮，犒劳蒙军。哈珠希勒谢瞰王厚意，洒泪相别，领兵返回，到达界首。这时，皇主早已接到哈珠希勒所呈捷报并瞰王奏表贡礼，因此，大军一到界首，便派南斯尔往接首程。派哈斯尔之子往接二程。派太子窝阔台到城外接了三程。哈珠希勒急忙进宫叩见皇主。皇主亲手向哈珠希勒敬酒，拜他为索隆古斯公。时隔不久，辽王耶律留哥又亲自送来一百车金银彩帛、珍珠玛瑙等贵物，皇主亲自过目，当即吩咐道："从此以后，勿再纳贡，免得连累百姓，日子难挨。朕为皇帝，意在安抚天下，非为勒索民财。朕之一家，受一介臣禄，便已足矣。古语说道：'成家之子，不积自立；败家之子，积也不立。'与其积财如山，不如记取名箴。朕劝大王归国之后也别过度挥霍。金银彩帛来之不易，乃是众民血

汗。望大王多务国事，少贪安乐。中原皇帝身居深宫，徒受万国之拜，有何益处？朕观王子薛阁，为人刚而忠厚，日后可袭王位。此儿平时尽心听教，不愿盛妆打扮，日后必成大材。朕得大都以来，遍查城中宫殿，真是挥金如土。这般皇帝，怎成天子？黎民百姓，怎不心寒？难怪金国军民心灰意冷，我军到处，节节失利。为筑豪华宫殿竟不惜耗费百万民力，一旦事败，又有何用？倘将此力用于强兵富国，金国岂能到这般地步？因此，还望大王记住朕语，好生管教家中子女，只恐日久天长忘了朕言。”留哥闻言，心中大喜，口称万岁，伏地顿首。

史公尹湛纳希我信口吟诗一首：

张柔不意归蒙古，
陆哥昏庸死江东。
遵项无义走西凉，
暾王真心拜真龙。

第五十一章

高丽观星顺太祖
西域逆天激圣主

大蒙古国成吉思汗十四年，宋宁宗嘉定十二年，金宣宗兴定三年，岁次己卯，是年太祖五十八岁。

且说是年孟春吉日，成吉思汗驾升宝殿，受文武百官拜贺已毕，只见赛汗苏尔塔拉图、哈珠希勒二人越班上奏。其一，乃奏高丽国主王建派尹公就、崔逸太傅携带降书并三十车礼物来见皇主；其二，乃奏西唐古特南北西域国率众造反，侵犯西夏等国，闹得鸡犬不宁；其三，乃奏起动大军假道宋国，以攻金国。成吉思汗提起御笔，一一批复道："派上太傅哈珠希勒、帕利格岱二人背诏携礼，往赏高丽；派夏国董武、符石二人赍诏登程，去往西羌诸国，问他因何造反；命河北守将张柔总管宋金两国大事，教他酌情处治，及时奏报。"这时，忽见耶律留哥拜见皇主，求告归国。赛汗苏尔塔拉图高声喊道："众大臣有事便奏，如若无事，请皇主回宫！"于是文武百官鸦雀无声，忽然奏起百乐，成吉思汗甩动龙袖便起驾回宫。众大臣纷纷下殿，各自乘马，一如浮云，飘散四方而去。

却说哈珠希勒先期出发，帕利格岱随后起程，直奔索隆古斯。这时，高丽国主王建早已闻讯，忙派太傅朴时允接了首程；第二程便派元帅赵冲去迎；第三程王建亲自到大河北岸，扎下大营，备置香案，跪接诏书。然后大摆筵席，为皇使洗尘，引入国都，

取出皇主封爵丹诏、王冠等物，以示文武百官。当日一面大摆筵席，饮酒相庆；一面布告全国，晓谕百姓。王建亲自制律，决定每年入贡，厚赏哈、帕二人，二人婉辞谢绝，即日归国复命。此话暂且不提。

且说是年春季，金国河北深、冀、镇、定四州守将贾瑀、武仙二人固守城池。主帅贾瑀不守本分，起意进犯蒙古河北守将都元帅张柔，报其前仇，夺回失城，部将武仙劝道："与其进犯蒙古，不如按兵不动。你我二人操练兵马，固守城池，以待敌人来犯，此乃良计上策。"贾瑀说道："依我之见，他们今年决不袖手旁观，叛将张柔不仅诡计多端，更兼勇力过人，倘若趁他还未定计来犯，我们抢先动手，将他斩杀，河北失地，皆可复得。蒙古固守河北府州，全靠叛将张柔。张柔一除，河北便到我们手中！"说罢，拒不从言，定要出战。武仙无奈，只好从言，决计往攻张柔。贾瑀说道："叛将张柔好动肝火，因此，我们先于孔山伏兵，激他出城，诱至此处，出其不意将他斩杀。末将先去激他，将军撤后，到二十里以外伏于松林之中。等我佯败，逃至此处时，将军领兵迎他。那时，末将再逃至二十里以外，伏于竹林之中，将你接应。将军一到此处，急急转入华山深谷之中，吩咐众军士，手持强弓硬箭伏于深谷两侧等我。末将与他周旋几回，便回马逃至此处，他势必追入山谷。等他半数人马入山，将军便教众军士用滚石乱木堵住两头，那时末将回军掩杀，可斩张柔之首。"武仙无可奈何，只好应诺，尽点四郡人马，分作三队，遣一队去守四城，他和贾瑀二人各领一队去攻张柔。张柔闻讯，又惊又疑，暗自想道："好一个大胆奴才，怎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其中必有诡计，须得好生提防。"说罢，四处派人探了三日，得知孔山深谷埋有伏兵，来报张柔。张柔听了，冷笑一声，说道："原来如此！这两个奴才，自己找死，又替我寻来为蒙古立功之机。"说罢，关闭城门，佯言有疾，一连五日不出。这时，众金兵个个心生骄意，天天百般叫骂。到了第六天丑时，张柔教众兵士饱食一顿，每人带三天干粮，于寅时忽开四周

城门，一齐杀将出去。因贾瑀人马无防，见城中兵士忽然涌出，便不知所措，四处逃散。金将贾瑀急得擂鼓收兵，自拍战马迎住张柔，一来一往，相交十余回合，急忙转身逃走，压住金军后阵。刚至松林之前，忽见武仙引兵闪出，截住张柔厮杀，贾瑀急领人马逃入孔山山谷。武仙不是张柔对手，只交几合，便招架不住，挥军后撤，自压后阵，急急逃跑，退出二十里左右。刚至竹林附近，贾瑀又领兵截住，厮杀一阵。这时，张柔传下军令道："此处孔山深谷，必有大军埋伏，这番不等贾瑀进山，便可将他斩杀。谁若后退，定按军令斩首！"话音刚落，金将贾瑀早已引兵来战。张柔喝命吹号，只见蒙古人马，分作两队，一声呐喊，飞马向前，围住贾瑀人马。贾瑀大惊，急忙夺路逃走，正与张柔相遇，挺枪拍马，相交十来回合，忽然举枪，虚晃一下，勒马逃跑。这时张柔拍马追赶，大喝一声，从身后一砍，削去脑袋，劈于马下，挥军追杀。贾瑀人马，见贾瑀被斩，帅旗倒地，一声呐喊，四处逃散。张柔大怒，围在垓心，传令将士："将金兵斩尽杀绝，一个不留。"众金军已知无法脱身，急忙弃甲卸盔，交械投降。张柔连忙告谕金兵道："你等众人欲要活命，依旧挂起帅旗，入于孔山深谷，活捉武仙来献，便饶你众人性命！"众金兵顿首从命。当时张柔换上贾瑀盔甲战马，挂起贾瑀帅旗，吩咐众军士皆穿金兵盔甲，挥动金兵大纛，装作败兵模样，吩咐众金兵道："我军入山以后，你等不要入山，直奔左右山坡，从身后放箭，掩杀山中伏兵。那时，金兵见计已破，势必下山沿河而上，误认我军为自家人马，这时，我再回军掩杀。"说罢，将前队人马变作后队人马；后队人马变作前队人马；将金兵变作自己人马，自己人马变作金国人马，急急行军，奔往孔山方向。这时假贾瑀飞马奔入山间河谷，张柔人马紧紧追来，忽闻一声鼓响，将人马分作两队，登上左右山坡，抄入武仙伏兵身后，放箭乱射。金将武仙见计已破，大惊失色，急忙回军下山，沿河而上，欲与贾瑀人马接头。刚至军前，急闻一声炮响，只见贾瑀人马，蜂拥

而上，一齐杀来。金将武仙惊惶失措，不知逃向何处。这时两翼人马左右夹攻，武仙兵马顿时大乱，纷纷逃命。武仙一看，哪里是贾瑀，原来正是蒙将张柔，一时吓得手足无措，无处躲身，张柔举起长枪直奔武仙刺来，武仙急忙闪开，夺路而逃。张柔急忙收兵，趁此胜机，将两队人马变作两队败退金兵，阵前挂起贾瑀、武仙二人帅旗，个个穿上金兵衣着，手执金兵旌旗，星夜逃回祁阳、曲阳二城。守城军士举火一看，果是自家人马，便匆忙开门，放入城中。转眼之间，蒙将张柔连破两城，安抚军民。孔山金兵也自来投诚。七日以内，张柔连得祁阳、曲阳、孔山三城，率军前进，将贺、阴、易、幽等四州城府围住，斩一主将，擒一守将，因此无人敢于抵抗，个个开城归降。从此河北大部，尽为蒙古所占。张柔攻破城池，接连胜利，派人向大都报捷。当时正是四月时节，成吉思汗并一应宫人皆往上都避暑。因此奏报国事均至上都。时隔不久，成吉思汗下诏封赏，诏中说道："命张柔元帅亲自领兵捉拿尚未就范的武仙，平定河北全境。"从此张柔威名震于河北。此话不提。

且说此时宋人张福率众造反，手下召集数千兵马，皆以红巾包头，因此，便唤作红巾贼。贼众势大，出没于宋金夏三国交界之地，大肆骚扰，随意抢掠。是年六月，众贼窜入宋境，以躲蒙古大军。他们闯入宋境之后，恰与宋朝镇北大将安丙人马相遇。安丙将人马分作两队，一队装作蒙古兵马，追击红巾众贼，驱入四川境内一座山里。红巾贼一到，山中伏兵一齐出动，将红巾贼围于垓心，斩首数千，捕杀张福。

那时金国土地，不断为蒙军攻占，地盘越来越小，因此金廷又施故伎，拣软的欺负，命族人完颜讹可领五万人马去夺宋城。宋国百姓受尽兵乱之祸，叫苦连天，四处逃散。这时宋城太守孟宗政、扈再兴二人商议对敌之策，两处人马，合为一处。一队人马，装作蒙军，伏于枣阳城外；另派两路人马，伏于左右两侧。须臾，金将完颜讹可率领大军，大摇大摆，来到枣阳城前。还未

来得及扎营，忽闻哗啦啦一声，闪出一队蒙古人马，从北面杀来。金兵见状，丧魂落魄，不敢迎战，直往西面大路逃去。途中，正与宋将孟宗政大队人马相遇，被杀一阵，连忙回头望东面大路逃去。不料，又闪出扈再兴所领人马，与之相遇，又被大杀一阵，忽忙夺路，从中路北面冲出重围，正欲逃跑，忽见伪装的蒙古人马，迎面杀来。三路人马，将金兵困在垓心，大杀一阵，金兵死战逃脱，宋军紧追不放，一直追到邓州，方才收军回营。金廷闻知蒙宋合兵，无不惊吓。此话不提。

却说是年正月，董武、符石二人奉成吉思汗之命，身背诏书直奔西域，欲见西域国主札兰丁陈述利弊，问他因何举兵作乱。原来西域国分作两部，北回回国主乃是札兰丁，南回回国主名唤聂力格。札、聂二人各据一方，都据有数十座城池，其地离吐蕃、唐古特不远。西域所属白衣回回等几个部落早已归顺蒙古，唯独札、聂二部拒不归顺。不仅如此，他们经常作乱，侵犯别国。成吉思汗从夏国遣使来到西域，札兰丁害死皇使董武。符石星夜逃回，哭告皇主。成吉思汗勃然大怒，急命太保布古尔吉、布古拉尔二人领两路人马，自引三位太子并阿拉坦沙嘎、陶斯呼等十部人马，又点两夏人马，拨给布古尔吉、布古拉尔二人。临行以前，拜天祭旗，取出羊胛，置于火上一看，料知此次发兵于国母太后并社稷军务皆无妨害。因此，成吉思汗又命耶律楚材预卜吉凶，也无大害。于是便命亲王哈斯尔、比勒古岱、太保楚鲁、朝莫尔更、钦达嘎那斯钦、胡达嘎那布和等人留守大都；命太师太斯钦、陶尔根希拉为总管；命亲王敖其格、嘎楚格、拖雷、太保希热呼图克、哈尔海如、太师利德尔并三位国老留守北方故国。成吉思汗自带太保扎布、扎勒玛、虎将赛汗苏尔塔拉图、乌优图斯钦、乌云格瓦等人，统帅大军，望西域国进发。

当时太保布古尔吉、布古拉尔二人领南北两夏国主并人马来迎皇主成吉思汗。北夏国主蒲鲜万努战战兢兢，匍匐而行，拜见皇主，顿首认罪。成吉思汗降下圣旨道："这几年，吾之人马忙

于南征北战，无暇顾及西域，因此，西域诸部乘机作乱，危害社稷。朕命你部人马随军远征。蒲鲜万努，你虽然擅自称王，然朕念你儿子在我身边，因此，我并未加罪于你。如今你还依然使用你那国号吗？”蒲鲜万努叩首奏道：“皇主明鉴，当初用那国号，原是假借空名，安定民心。小人既然将亲身骨肉留于皇主身边，怎敢心萌他意？去年听说皇主遣怒，早已取掉国号。”皇主听罢，脸无怒色，将辽王留哥之子薛阇、夏主万努之子迪格二人召至身边，立于一处，说道：“薛阇之父耶律留哥先立国号，献地而降。迪格之父蒲鲜万努先来归降，后立国号。大凡常人，皆有愚贤之分，得失之别。因此，朕并未加罪于迪格。大凡贤德之士，无不知晓世道，故深谋远虑，初心不变；至于昏庸之辈，始终不明世理，反复无常，三心二意，贻误大事。耶律留哥既知所立，又知所归；蒲鲜万努虽知所立，然不知所归。”蒲鲜万努听罢皇主这一席话，浑身颤抖，连连顿首。成吉思汗当即免罪，降旨说道：“等平定西域归来，以功论定。”说罢，传令起程。

且说西域国主札兰丁得闻此讯，急忙调集本部五十万人马，召来文武百官，商计对敌之策。上卿吴杞说道：“臣闻众人传说，那蒙古国主与众不同，不可轻易起兵迎战。此是劲敌，非先强兵不可。”这时，右翼上卿马希说道：“昔日，当蒙古族领兵西进讨伐吐蕃等部时，倘我部白衣回回等数寨人马未战蒙古，那次本可将他一举消灭。前番一则因众人传说，他一箭射穿铁石，二则因他未曾犯我，因此，将他放走。倘若那次动手，远比这次容易。如今他已羽毛丰满，国大势强。虽然如此，我等一面操练兵马，一面去找西北唐古特国主聂力格，向他求援，发百万大军同他厮杀，岂有不胜之理？”札兰丁听罢大喜，一面吩咐左右加紧练兵，一面以马希为使，前去北唐古特国拜见聂力格，请他发兵相救。这时札兰丁副帅莫尔更出班劝道：“大王明鉴，千万不可与蒙古大军作对。成吉思汗实为当今圣主，无敌英雄，天人共助。那年臣去白衣回回国，亲眼见他一箭射穿那块铁石。依臣之

见，成吉思汗决非等闲之辈，与其无故反抗，国破家亡，不如效夏认过，率众归降。此乃两全之计。”札兰丁听罢大怒，将他喝退。不移时，便选精兵六十万人，聂力格也已发来四十万援兵，共得精兵一百万之众，札兰丁大喜，杀牲祭旗，扎下军营。当时蒙古军不足四十万人马，远方细作来报太祖，说道：“西域人多，我军人少。”成吉思汗微笑一声，说道：“乌合之群，怎敌英雄好汉？”说罢，吩咐左右擂动大鼓，召集众将，等候点拨。二声鼓响，只见大元帅、太保布古尔吉、布古拉尔二人手执令旗、点拨众将，命亲王珠奇、察汗台、窝阔台、策其格、太保扎布、扎勒玛、虎将陶克敦固、苏布格岱、海鲁更、太傅乌优图斯钦、乌云格瓦、赛汗苏尔塔拉图、乌楞策尔比、小将阿鲁哈、苏和、敖其尔、阿拉玛斯、哈图特木尔、都拉嘎特木尔、浩布来、苏布来、瓦伊金、阿利金、胡德尔布斯、胡尔勒布斯、乌都、曹都、阿勒格陶古拉、宝古图华、温吉盖、松吉盖、安达、苏布岱等人，各为一路总管，拨给数千人马；命温都尔斯钦之子宝力格图巴尔斯、希里格图巴尔斯、特斯格勒巴尔斯等三员虎将为近卫凤啄，摆下猛虎、火龙、紫狮、凤喙、骏马等五阵。成吉思汗命布古尔吉、布古拉尔二人统领狮虎二阵；命扎布、扎勒玛二人，统领龙、凤二阵；皇主自领骏马一阵；命阿拉坦沙嘎、陶斯呼二人领乃蛮、赫利特、麦勒吉、策勒吉、伊吉勒吉、萨尔拉格、萨尔达格沁、哈尔力古德、固尔勒斯、索隆古特等十部人马，分别编入狮虎龙凤四阵之中。阵势编好之后，皇主召来布古尔吉、布古拉尔二人，吩咐道：“三天之内，佯作势弱，每日后撤，于二十里以外下营。他若来攻，便中我计；他若不追，此计不成，然后另定良策。倘若计成，朕命留哥之子薛阇，万努之子迪格二人统领两夏人马。布古拉尔你率领大军，等他们第三日追击我军时，先到城前设下埋伏。我五阵兵马，突然冲进西域百万大军之中，敌阵势必大乱，逃入城中，那时你等杂于兵中，夺下城门。”皇主刚点拨完毕，忽闻三声鼓响，大队人马便一齐开拔。这时成吉思

汗传命说道："平定西域，全凭此战，倘若此计可行，便用五阵之法尽破西域诸部。西人愚钝，不晓阵路，势必亡于此阵！"众人听罢，顿首从命。

蒙古大军日行夜宿，一日，终于来到西域城前，与西域人马对阵扎营，互下战书，约定交锋时辰。一日，蒙古人马突然后撤二十余里，西域将士举目看去，那蒙古人马皆分小队，首尾不齐，秩序混乱，兵少胆怯。见此模样，哈哈大笑，引军追来，对垒下营。次日清晨，蒙古人马又后撤二十里外。札兰丁见此情景，失声大笑道："看这蒙古人后撤，可知他兵少人寡，吓破了胆子。"说罢，又挥军追赶，对阵下营。次日清晨，蒙古人马又依旧后撤二十里下营。札兰丁便与马希、吴杞二人商议道："看来蒙古人教我们吓坏了。我们当以大队人马，压将过去！"副帅莫尔更从旁劝道："此是蒙古人用计，意在乱我军心，千万不可掉以轻心。"札兰丁听罢大怒，问道："你何以知道？"说罢，将他喝了出去。

次日平明，两军对垒，蒙军阵里炮声一响，蒙古人马又退半里左右。札兰丁依仗百万之众，欲要挥军掩杀，其副帅莫尔更拽住札兰丁马缰，苦苦劝道："主公不能追击，其中必有暗计！"话音未落，蒙军营里连起五声炮响，炮声震天撼地。刹时间，蒙古人马分作五队，一如高山流石，闪电般奔入西域百万大军之中，横冲直闯，左右翻滚，真是快刀斩麻，所向披靡。西域兵马虽众，首尾不能相顾，登时大乱四散。蒙古五阵人马首尾相连，相互接应，好似五条长蛇一般，滚来翻去。西域人马无法招架。札兰丁见全军大败，正要夺路逃走，却被皇主骏马左阵人马团团围住，急得左突右冲，无法逃脱。这时，成吉思汗取下金弓，搭上神箭，只闻嗖地一声，神箭飞去，射中札兰丁左眼。札兰丁晃了一晃，几乎落马，吴杞、马希二人奋力搭救，抛下大军，逃入城里。这时，布古拉尔也乘机尾随入城，夺下南门，大放号炮，将两夏人马，一齐放入城中厮杀。札兰丁见城已破，便身不离

鞍，忙从西门逃走。

这时，布古拉尔登上城楼，教军士立起号旗，皇主成吉思汗一马当先，率军入城。其余四阵人马，散布各处，掩杀西域兵士，顿时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西域兵士折了两千余人，伤者也有一千余人，其余人马，四处逃散，不敢回城。札兰丁左眼带箭，抱头鼠窜，逃出二十里以外，两眼发黑，落于马下。部将马希乘势一拔，左眼眼球也随箭拔出。马希一面吩咐军卒，扶他上鞍而去，一面收拾残兵回营。

且说蒙古大军攻下西域重镇讹答喇城，尽收仓廪府库，兵器车帐。成吉思汗驾坐官府，亲自查点人马。这时，布古尔吉砍下城主哈扎尔札兰图左臂，将他生擒，押到案前。成吉思汗举目一看，此人倒也是正人君子，便命道："别说你这区区小国，连那中原大国宋、金两朝，也都向我纳贡，你等怎敢与我作对，欺压百姓，违逆天时！如今我饶你一命，放你回去。你回去之后，见你国主札兰丁和各城寨寨主，宣我恩德，令他归顺。因你国主视我蒙古愚钝，欺人太甚，今天我赏他左眼一只羽箭，量也不致丧命，教他悔过自新。"说罢，免杀哈扎尔札兰图，将其妻子老小交割于他，将他放走。当时，皇主降旨说道："兀那西域初战失利，想必今后谨慎从事。你等众人，务要小心在意，不可居功自傲，误了大事。朕命太子、驸马、太保布古尔吉、布古拉尔、扎布、扎勒玛，你等急引四阵人马，分往四处，去夺西域诸城。随后，朕领大军，安抚四处黎民百姓。"众人领命，各自领兵出发。原来西域境内有无数小部。札兰丁、聂力格二部算是西域强国。因部落星布，皇主无意全部占领。西域大半部落也象北方一样，寨有寨主，部有部首，自称王汗，各有属地，一时难以尽述，故略而不提，唯表西域、唐古特、回回等国而已。暂且不表蒙古大军兵分三路讨伐西域诸国。

且说蒙古太师，国王毛浩来统领大军，去攻金国岢、岚、吉、隰等四个州府。先攻岢州，围困五日之后，方才爬墙进城。次攻

岚州，激战六日不破，后来堆土筑坛，狠狠射箭，众兵士搭梯翻墙，攻进城中。三打吉州，用火箭猛射城楼，借火势强攻进城。四打隰州，攻了十日不下，最后掘坑埋雷，轰陷东墙，夺了城府。因攻城费劲，蒙古人马夺城以后，以酷刑处死四城守将。城中百姓，伤亡也很惨重，幸存金兵，个个懊悔不已。岢、岚四城金兵因何如此死守？原来金国先主卫王永济膝下有两个女儿，大的唤作岐国公主，小的名唤怀国公主，比岐国公主小五岁。当初，卫王永济被胡沙虎谋害时，怀国公主年方九岁。她外貌秀丽，一如仙女，聪明过人。见胡沙虎杀其父皇，恨之入骨，暗暗藏下父皇宝剑并金银珠宝等物，背着姐姐岐国公主，星夜逃出皇宫，扮作孩童模样，变卖所偷金银珠宝，换了一身衣服，买了一匹良马，袖中暗藏弓箭，来到都城之外，找一处客栈借宿，推说自己是某地某姓的公子，前来投奔亲戚，以便专等仇人胡沙虎出城。一日，忽闻胡沙虎领兵出城去同蒙古兵马厮杀，她便备鞍上马，杂于众军之中。日落天黑以后，她趁胡沙虎下马之际，暗暗取出袖中强弩，冷不防唰地一箭射去。不该胡沙虎丧生，那飞箭射中胡沙虎大腿，“哎呀”一声，几乎落马，大呼“快抓蒙古奸细！”众军士只顾看前面，未搜本部军营。当时众人急忙扶住胡沙虎，拔下暗箭，敷上药膏。因箭头有毒，伤及骨头，后来落下残疾。当时怀国公主装作传令军童，混杂在捕贼军卒之中，偷偷走出军营，跨马飞跑，直奔蒙古兵营。怀国公主人地两生，飞马跑到方桥附近时，已到深夜时分，借月光一看，有位仙女横于桥上，挡住去路。那位仙女召唤怀国公主道：“公主何往？此路不通蒙古军营。你纵是找到蒙古军营，也见不到天子之面，何苦白白送死？”怀国公主大惊失色，滚鞍下马，放声大哭，跪拜于地。仙女说道：你莫怕我。我乃旧宋年代邵康节六妹邵玉姑，从小入此崑仑，拜师修道。本仙早已闻知你父皇被金人所害，如今公主专为父皇报仇，至于此处，我等候良久。虽然公主日后必归蒙古，然而眼下还不到时机。因此望公主与我同赴崑仑，修行数

载，学点道术，日后可统帅大军替大元皇朝立功。”怀国公主听了此语，不禁大喜，稽首拜谢，立时要走，邵玉姑说道：“公主莫急。先将战马拴于桥下，我领你去一处看看。”说罢，二人走到桥北，没走多远，见前面稀稀疏疏有几户人家，于是二人到一家财主门前，叩门而入。当时，正是兵荒马乱之际，村里百姓都避难出走。这家财主只留下一位老妇，她听见有人叩门，急忙出去一看，来者一个是美貌道姑，一个是清秀公子，心中暗自想道：“这二人必是逃难之人。”于是急忙点烛，烧茶做饭，请她二人吃过，便教二人歇息。稍过一会，邵玉姑悄悄出去。不移时，忽然听见外面马嘶之声，只见一位军汉手执火把破门而入。怀国公主举目凝视，那人原是一员小将，年岁不过十四五岁，面如白玉，声如铜钟，正是：眉目清秀醉万人，言谈举止亲远邦。你道此是何人？原来并非别人，正是宝鲁长子、毛浩来之孙塔斯陶古斯，如今他随父亲一道出发，来给爷爷毛浩来请安，到了南方浙江，喜看山水风景。这天离开大队人马，不觉途中迷路，到这村庄借宿。二人一见面后，浑身发酥，塔斯陶古斯首先发话，问了几句。到深夜上炕睡觉时，塔斯陶古斯硬要躺在她的身边。怀国公主本是小脚女子，生怕被他发觉。不与他共床吧，又恋他美貌，不忍割舍；共床吧，又怕他生疑。正当二人握手欢宴，难舍难分之际，忽闻外面邵玉姑咳嗽一声，怀国公主只好细步走将出去。邵玉姑说道：此人便是公主良人，望公主好生相认。公主最好留他一件信物。这位小将连夜回去，公主切不可如愿相欢，免得贻误大事。”怀国公主听了此言，羞得双颊绯红，当即转身回屋，解下宝剑，交给那位小将，从他撒袋里拿了一只羽箭。塔斯陶古斯心中寻思道：“此必是结为拜把兄弟之意。”便欣然受下宝剑。吃罢饭茶，定要与她同床而卧。怀国公主推说解手，走将出来。邵玉姑急忙拉住怀国公主的手，口中念念有词，举手轻轻一指，忽然变墙为门，到了院外。怀国公主心恋小将，不愿离去。邵玉姑笑道：“咱们快走，莫要挂心，后会有期。”说罢，二人

行至桥下，同骑一马，噗咚一声，跃入水中，两耳嗡嗡作响，一睁眼便到了对岸。又眨眼之间，早已到了崑岺山上。

到了崑岺，邵玉姑便恳求诸洞师兄给怀国公主教几样道术，说道：“我是宋朝臣民，金乃宋朝仇人，元乃宋朝恩人。这位公主虽是皇族子弟，然其父兄被害，与金结下深仇大恨，唯有此女能报金仇。我本为宋臣，报效宋廷，以遂父兄之愿。”有位耳中长毛的青面大仙听了此语，点首承诺，将怀国公主交与狼面虎首，鱼嘴鳖形的怪貌弟子，教他们一处歇息。众怪貌弟子虽未糟踏怀国公主，但每到夜深，便争着舐她全身。起初怀国公主十分羞怯，但无可奈何，只好忍着，日久天长，便也惯了。如此过了数年，那个青面红须大仙见她很有耐心，心中喜欢，一日，将她叫去，一连七夜，跪于案前，授她七法。一是授给她三只神箭，二是授给她缚兽法绳，三是授给她腾云之术，四是授给她五盏法灯，五是授给她一把宝剑，六是授给她踩水之术，七是授给她用兵之术。青面大仙传授已毕，便吩咐道：“据我看来，你是一位多情女子，何时失贞破节，便何时法术失灵。因此汝要切记，何时替父报仇，尽除杀父群仇，何时方可了结终生大事。倘若一旦下山，便随心所欲坠入情网，所传法术立地丧尽。如守贞节，所传法术终生不废，直到寿终面不改颜，即令老死，也可投胎换骨，到了此处，得其正果，化作神仙。只怕弟子难以作到。尽管如此，我望弟子好生守节，直到替父报了仇才好。你的有缘郎君，乃是大元开国元帅毛浩来之孙、宝鲁之子、大元太师塔斯陶古斯，只是享年不长。你的缘主，乃是蒙古成吉思汗。你是前世有缘，随他下凡，只是成吉思汗不知罢了。你要诚心扶持，始终如一，千万不可误入歧途。成吉思汗不久便派人来请此山大师丘处机。此人日后必得正果，你可先去拜见他为好。”怀国公主拜罢大仙，便随他去拜见大师丘处机。丘处机长叹一声，说道：“依我之见，此女还不到下山时机。尽管如此，不可不下。”怀国公主拜罢出来，去谢邵玉姑，当日腾云驾雾，来到大都，先见

姐姐岐国公主，后去兵营拜见毛浩来元帅，细述身世，商定破敌良策，连取四处城府。毛浩来提笔写表，尽述其功，教她去见成吉思汗。当时，成吉思汗已离北都，往讨西域诸国。因此，毛浩来派人赍表到西域，引她拜见皇主。成吉思汗问知事由，心中大喜，一面亲笔书诏，派占布拉、刘仲路二人立赴崑岺，去请处机大师；一面教人作媒，欲将怀国公主嫁给皇孙。怀国公主无可奈何，便将前事备奏一遍，说道："小女年幼，今方一十二岁。"皇主允诺，派人将她送至胞姐之处，拨给庭院，教她歇息。怀国公主后事，暂且不表。

且说丘处机大师，原来此人聪明至极，能断后事。一日，对十八弟子说道："你等赶快备置酒席，如今大元皇朝开国圣主成吉思汗派来两名使臣，请我下山，不可不去。一来他是下凡天神，不可违命；二来本道合当赴元一趟，以了平生之愿。"众弟子领命而去，备置酒席。次日，占布拉、刘仲路二人果然背诏来请丘处机大师。丘处机吩咐众弟子于洞门外设下香案，伏地听诏，厚待皇使。自带十八弟子，随皇使出发，到达西域北界，叩见皇主。成吉思汗见了大喜，请入蟒缎大帐，赏以皇主所用上等食物，待以上宾之礼。当时蒙古五路人马往攻西域各部城府，连日鏖战不已。因回回国百姓十分了得，拒不归顺，被杀者不计其数。一日，处机侍皇主闲语，皇主问话，处机奏道："倘陛下诚望一统天下，勿教众军卒随心所欲杀害无辜百姓。"皇主点首称是，当即下诏，告谕五路人马，不要随意杀人。皇主又问处机如何治国，方免彼此争斗。处机奏道："上敬皇天，下爱百姓，社稷必安，天下太平。"皇主又问何时天下太平。处机奏道："陛下如能做到清心寡欲，天下百姓必以皇主为表率，尽去邪心。"皇主大喜，说道："处机所云，皆是至理名言。联若作到清心寡欲，黎民百姓何敢随意妄为？此乃天父降下神仙，专意教他指点我。"说罢，诏令全国百姓，忌讳其名，皆曰"神仙。"从此以后，因得皇主口谕，处机道术尤为灵验。当时皇主传令，教文

武百官造册，记载处机所言，教授诸太子，令他们专心攻习。于是皇主拨西域一万军民交给丘处机统管，授以虎符，赐以金牌，尊为神仙。当时皇主正在西域高山之中，此处雷声震耳，皇主问道："此处雷声因何如此震耳？"处机奏道："雷鸣起虹，天上闪电，其由有三。一是大张天威，二是天助陛下，三是气候多变。如今贫道听人传说，西域百姓大多不谙孝道，因此，望我皇主借助天雷，大张神威，惩戒不孝之民，绳之以法，辅以仁德，此乃雷鸣之由所在。"皇主听罢，点首称是，又问道："适才朕跟一位少年女子听说，你是崑岺山的大仙，请问那位女子，因何登于崑岺山洞？"处机奏道："此女乃是金国冤家对头，原是金主永济夫妇二人为人所害，其阴魂不散，附于爱女之身。那位少女，虽然口称替父报仇，实则不灭金国，她便死不瞑目。此女虽无大才，然于皇主有其大用。"成吉思汗惊喜交加，问道："人死之后，有无他用？"处机奏道："虽无他用可言，然而一旦身死命亡，可依生前所望化为一形。老死之人，无此形体。"皇主听罢，沉思良久，点首称善，又问太后寿星如何，处机连忙跪拜道："宣懿太后并非陛下一人之母，凡大国开基，皆有天仙下凡，生育天子。黔首凡人，十月怀胎，难得天子。中原汉人敬重太后，唤作慧眼娘娘。太后势必高寿，享年九十余岁，请皇主宽心。太后寿终归天时，天子必侍于卧榻近旁。"皇主听罢大喜，封为国师神仙。此话不提。

且说是年七月，金臣山东张林献其州县，附于宋臣李全，又以宋廷重金送于金朝元帅术虎高琪，策动造反，术虎高琪也为之心动。宋主宁宗当即下诏，拜张林为京东安抚使。是年季冬，宋将赵方、扈再兴、许国、孟宗政四人，率领四路人马，步步为营，前后呼应，攻入金国南境，大肆掠杀而回。这时金国叛将李全领宋朝五千人马，去攻金城淄州，时过半月，未能破城，只好收兵而回。李全退军后，选一聪明军卒，修一招降书札，教他投于金廷丞相术虎高琪府第。不料，半途与京都总管完颜纲相遇，

搜出书札，急忙进宫呈于宋主。宁宗皇帝看罢书札，忙点御林军围住相府，活捉术虎高琪，背插斩由牌，押至杀场斩首示众。金国百姓不明事由，无不感伤心动。蒙古国王太师毛浩来得闻此讯，长叹一息说道："此人被斩，于我甚是不利。"

史公尹湛纳希我信口吟诗一首：

高丽王建智而贤，
西域札兰愚而狠。
怀国可笑实幸运，
处机神异堪尊敬。

第五十二章

伐西域皇主破妖术
攻宋金太师降众将

大蒙古国成吉思汗十五年，宋宁宗嘉定十三年，金宣宗兴定四年，岁次庚辰，是年太祖五十九岁。

话说那年岁暮，成吉思汗便在西域过冬，未撤三太子大队人马，命他们继续攻打西域诸城。是年正月，宋朝大将扈再兴、许国二人统领十万人马，入于金境，攻打唐、邓二州，久未攻下，便收兵返回。途中扈、许二人怕金兵追击，派人探讯，探后回报："大将孟宗政领兵来到。"于是扈、许二人连忙派人报知孟宗政："此处攻城，多有不利。因此，我们二人领兵撤走。望将军伏兵途中，截击金国追兵。"大将孟宗政从扈、许二人之言，到了湖阳埋下伏兵。当天深夜，扈、许二人突然破寨收帐，引兵退走。次日清晨，金兵见宋军破寨退走，以为用计，未敢追击。时隔两天，又有探马来报："宋国人马，果然退去。"金国沧州经略使王福得闻此讯，点其所部人马，急急追来，大肆掩杀，一直追到湖阳城。忽然炮声一响，大将孟宗政率领湖阳伏兵从四面八方向金国人马杀来，王福人马顿时大乱，纷纷逃命。孟宗政催动人马紧追不放，一直追出数百里路远，大获全胜而归。王福等人虽然损兵折将，死了无数将士，然因保住城府，金主宣宗下诏奖赏。毛浩来闻知此讯，传令众将士说道："最近数年，因金兵连年征战，其胆日壮，无所畏惧。故我等如今作战，必改往日战法，务必小心在意。孟州一城，究竟如何攻取，

请各位将军献策。“季春三月，蒙古人马一齐出动。成吉思汗率领大军去攻蒲华，将它团团围住。此城坚固，兵强马壮，粮多草足。更兼西域军民，愚而好强，临战厮杀，前倒后拥，与金宋两国百姓大不相同，两军对垒，喜用异术。此次蒙古大军攻打蒲华时，黑雾漫天，两军难辨。有位少年女子，手执铜牌，立于黑装军列之首。忽从迷雾中闪出一位赤身女人，披头散发，浑身涂血，手执白旗，厉声吟唱，引兵来与围城将士厮杀，其动作灵敏、左右躲闪，不为刀枪所中。蒙古兵士取狗血来喷，也无济于事，喷血越多，其势越盛。这边蒙古大军奋力攻城，那边美貌少女击其铜牌，细语数句，那铜牌便喷出一团黑雾，无数虎豹猛兽，从天而降，吓得蒙古人马不敢近前。察汗台亲王见围困蒲华难以取胜，便遣人赍书奏于皇主。皇主闻报，大惊失色，召问处机，处机奏道：“此是左道污血战法，集百名寡妇经血而成。那黑雾乃燃药物所致，一与湿气相遇，此雾经久不散。皇主若召怀国公主，此法不难破矣。”皇主听罢，微微一笑，下令去召怀国公主。当时怀国公主已去大都姐姐岐国公主处，忽闻皇主派人来召，不敢怠慢，当即整装上马，急行十余日，来到营前，进拜成吉思汗。皇主问道：“如今西域之人用左道异术赢我，尔能破否？”怀国公主奏道：“皇主明鉴，容我出阵细察。”皇主便教她去到军营，领一支人马攻城。怀国公主点一千兵士，人人穿白衣，个个乘白马。怀国公主身着银色盔甲，头戴白玉首饰，上飘白绸缨穗，顶插白雉羽毛，颈挂白色狐尾，有如汉人戴孝。兵卒皆执白旗白纛，白幡白盖，来到蒲华正南察汗台军营，这时，察汗台备下香案，顿首接诏，以天使之礼厚待怀国公主。第二天，才以主帅之礼召来怀国公主，商议破蒲良计。怀国公主说道：“此事难以预断，非临阵交战，视其道术，随机应变不可。”次日平明，察汗台又起大军来攻蒲华，忽见蒲华城北涌起黑雾，号角一响，北门大开，只见那支污血人马闪将出来。怀国公主将一千人马列于阵前，队首竖起一排红旗。那边厢西域污血人马一齐拥来，这边

厢击响狼首梆子，转瞬之间，红旗皆收，挂出白旗。西域美人一见白色，大吃一惊，急忙退兵。这时白旗人马，一齐向前，手挥松脂火把，掩杀过来。那天正刮北风，火借风势，四处起火，烧得赤身女人焦头烂额，西域人马扭头便跑，怀国公主喝令擂鼓，挥军掩杀。西域美人一时心急，连忙击响铜牌。这时怀国公主拍马追来，取出神箭，搭于弓上，唰地射去，正中铜牌，咝啷一声，铜牌破碎。只见纸虎草狼纷纷坠地，四处乱飞。西域道女见血阵已破，连忙收剑，逃回城里。怀国公主率领大军，尾随掩杀，拥入城中，登上城墙，火烧城楼，西域败军见城里起火，以为城府失陷，直往城外两翼逃去，蒙古大军趁机杀入城里。西域道女见法术已破，慌忙奔入城里。须臾，城楼起火，便知大势不妙，奔往蒲华西门。怀国公主紧追不放，传令军卒从左右两翼乱放火箭，将道女围于垓心。不移时，蒙古人马拥入城里，左劈右砍，流血成河，夺了蒲华，将道女生擒押来。察汗台亲王不忍加害，动问道女身世来由。原来道女正是札兰丁五女，名唤贝灵公主。察汗台见公主相貌出众，神态迷人，言谈不俗，委实怜悯，不忍相害，然又无以宽免，心中焦急。这时生擒贝灵公主的怀国公主移步走来，登上阶台，背面而跪，请求察汗台亲王宽免贝灵公主，将她赏给自己。这话正合察汗台亲王心意，当即将贝灵公主交与怀国公主，命她带传报红旗，往见成吉思汗，奏报捷讯。时隔不久，怀国公主便到了皇主大帐。此时，太师毛浩来围困金城孟州已有数月不下，几番火攻，仍不奏效，便派人至大都邀请怀国公主。使臣回报，怀国公主已被皇主邀去，毛浩来闻讯，无可奈何，只好派儿子宝鲁去见皇主，请求若无他事将怀国公主遣来此处。上大夫宝鲁带其儿子塔斯陶古斯去见皇主，奏报前由。就在此时，探马来报："西城血阵已破，我军攻克蒲华。"成吉思汗便急忙派人去召怀国公主。怀国公主闻知皇命，当即归来。皇主便教宝鲁父子去迎怀国公主。当时怀国公主得了贝灵公主，心中大喜，又闻西域诸国别无道术，便依皇命，放心归于皇主

所居讹答喇城。公主人马归来时，人人手执红旗，个个身着红装，好不威风。怀国公主身披金边红袍，一如经霜红叶，夺人眼光，正是：花般少女入玉宫，面如月下海棠俊，星眼秀眉举世罕，身披战甲翡翠映，头戴红盔玛瑙艳，细腰如柳随风飘，三寸金莲踩银镫。当时怀国公主抬头一看，皇主命官前来迎接，急忙滚鞍下马，面北而跪，拜见天使，聆听皇命。公主举目，一见宝鲁之子塔斯陶古斯，顿时浑身酥软。因何如此！原来当年二人一见钟情，互换礼品，时至今日，挂在心头，如今忽然相遇，安有不识之理！塔斯陶古斯一见公主，心中大惊，暗自想道："她正是我当年想与之共床的故友，如今因何变作少女？至今我还佩着他赠送的宝剑。"于是忙去看她的撒袋，他给的羽箭仍有两支，心中深信不疑。虽然如此，因他父亲立于身旁，不敢多嘴相问，只是凝目相望。那怀国公主也几次暗送秋波，只是未敢作声。当时收下皇主赏赐，拜谢皇主大恩，回到客舍歇息。那天夜里，塔斯陶古斯好似锅台蚂蚁，心里不安，欲去客舍跟公主会面，又怕父亲见责，心中烦恼，进出不已。怀国公主自从见了塔斯陶古斯一面，好似着魔一般，心里忐忑不安，深盼会面叙旧。想来想来，忽生一计，连忙派人来到天使客舍，说道："欲问太师军营要事，务派一名大王心腹来到我处。"此话正合塔斯陶古斯之意，便当即来到怀国公主客舍。公主听说太师之孙亲来会她，心中大喜，急忙出去，迎入屋中，分宾主而坐，动问孟州战事。塔斯陶古斯见公主杏眼横秋波，桃面含春露，心里激动。想问吧，又难以启口；不问吧，心里又不好受。于是连忙取下宝剑，微笑一下说道："公主请看此剑，昔日一友相送，只是不知什么宝剑？"怀国公主面含笑容接过宝剑，端详一阵，说道："此剑唤作虎泉，削铁如泥，可谓世所罕见。"说罢，将剑还给塔斯陶古斯，并不提及往事，只是谈吐举止稍带温顺。塔斯陶古斯见公主也不问其何人相赠，心里七上八下，委实难忍。忽见墙上挂着公主撒袋，便伸手取下一只自己所赠雕翎银箭，故作惊态，问道：

“公主此箭原是我的，不知因何到了公主撒袋？”怀国公主莞尔一笑，说道：“此是昔日一位朋友所赠。我于昆岩山修道时，炼就三只神箭，那天破西域蒲华城贝灵公主铜牌时，用了一只，如今只剩下这两只。”塔斯陶古斯问道：“那位朋友竟是何人？”怀国公主说道：“是我同道师弟。”塔斯陶古斯听罢，哑口无言，不知如何是好，真是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只是面面相觑，半晌不语。此时已至深夜，塔斯陶古斯心中惆怅不安，长叹一息，辞别而出。怀国公主送他出门，两眼含情，以目相送。当时，塔斯陶古斯百感交集，不知如何是好。

次日清晨，怀国公主拜见皇主，成吉思汗问道：“毛浩来国王从金国派人奏朕，欲用公主火术破敌，故特取公主到此，不知公主去也不去？”公主顿首奏道：“陛下明鉴，小臣专为效劳皇主才下山而来，岂有不去之理？”皇主大喜，吩咐左右设筵款待。因公主乃一女子，不便教小臣陪坐，因此皇主亲手赐酒，让公主随宝鲁去往金国。此乃深合塔斯陶古斯心意。两人于征途之中互送秋波，一言难尽。当时塔斯陶古斯年方十七八岁，模样端正，面如白玉，言谈如流，怀国公主暗自喜悦，心花怒放，二人入店时，肩肩相靠，握手欢言，常于僻静之处畅谈儿女之情，一如风月仙侣转生于世。

当时，春雨连绵，难以行军，因此，宝鲁传令众军歇息。怀国公主正坐灯下思念塔斯陶古斯，忽见塔斯陶古斯身着便装，手提宝剑，闯进屋里，跪于公主面前，献上宝剑说道：“此剑奉还公主，愿公主将羽箭还我。”公主大惊，说道：“我要你剑作何用处？要我羽箭，于你何用？”塔斯陶古斯说道：“并非为了用它，专为表白心意。当初你我二人互换信物，意在以心交心，以义相交。不料宝剑入我手中，我的羽箭入于公主手中。如今其义已尽，故我将宝剑还给送剑人，愿公主将我羽箭还我，事情便算了结。”怀国公主教左右侍女避开，握住塔斯陶古斯的双手，说道：“你明知是我，又何必如此费心探我？当初我避灾逃难，不

得不女扮男装，来投蒙古皇主，以报杀父之仇。如今从军出征，实望数年之内，除尽冤家仇人也就了结心愿，从此妾将身心交给……”说到此处，公主面红耳赤，低下头来。塔斯陶古斯连忙说道：“老天在上，小将至今还未成家，倘我成家，不就沾上无义无识之罪名吗？”怀国公主听他还未成亲，不禁大喜，便问道：“将军果真还未成亲？”塔斯陶古斯答道：“果真未有成亲。帅爷父王连年出征，末将哪有心思说亲？当初我们互换信物时，末将寻思拜为兄弟，然公主已有心意。往日末将已给你一支羽箭，如今不知送以何物？末将发誓，这一辈子不找别人，若公主果真怜我，望公主送一信物。”怀国公主紧握塔斯陶古斯的双手，深情地望了一阵，忽然洒下热泪，朗声说道：“如今世道混乱，将军何必于我索取信物？女子守节不难，只是男子难以作到。”塔斯陶古斯听罢大喜，连忙解下玉带，挥剑砍作两段，说道：“我向公主发誓，塔斯陶古斯我这辈子若与他女定亲，便象这玉带一般断为两段，死于刀下。”怀国公主见他心意诚挚，不禁落泪，说道：“孤女倘若委身他人，愿象将军所言，死于刀下。”说罢，拾起一半玉带，说道：“将军收起另一半，玉带不烂，我心不变。”说罢，二人各收一段，相互偎依，难舍难分。此时，忽闻外面响起鼓声，抛下号箭，点将起兵，怀国公国只好吩咐帐下侍女掌灯相送。此时公主帐下众侍女个个抿嘴而笑，人人敬慕陶古斯将军。西域贝灵公主更是一见钟情。贝灵公主年方二八，比怀国公主年长一岁，也是崑崙山洞修道弟子。因西域国主不以淫乱为恶，其国女子大多放荡无羁，贝灵公主恪守师教，尚能安分守己。自她来到蒙古，亲眼看见众多美貌男子随主下凡，心里惊叹不已，如今见了塔斯陶古斯，更加爱恋，异常激动。怀国公主是她救命恩人，因此待她犹如亲姐姐一般。二人闲语时，贝灵公主常夸塔斯陶古斯。怀国公主知她爱慕小将，二人从此成为交心知己，无话不谈。

且说塔斯陶古斯自从别离怀国公主，心中怀念，情思绵绵，恨不得早日娶来，结发为妻。只是忙于战事，重任在身，不敢向

帅爷父王提起婚事。当时怀国公主等人急急行军，来到孟州城前，只见红旗频飞，探马往来，公主连忙问其事由，报说：“国王围攻孟州，以十万只火箭火石射其四周城门，连攻三天三宿，火烧四门城楼 教军卒越墙而入，夺了孟州城府。”宝鲁等人听了大喜，引兵入城。孟州守兵大半战死，城中百姓死伤无数。其余军民皆被安抚，降于蒙古。国王定城之后，写表奉于皇主。

却说宝鲁进拜父王，报说皇主大军已破西域蒲华之后，便引入怀国公主拜见父王毛浩来。国王说道：“本帅围城，猛攻半月，难以克城，因此，派人去报皇主，邀请公主亲来一趟。不料在你未到之前，我已用强力破城。望公主好生修道,尽心守节,同心协力,共成大业,替你父王报仇。本来教你留于军营合力破敌,但因你是还未成亲的女子,进出起居十分不便,故先请公主归去,倘再遇到左术之城，须用火攻,那时专请公主来破。”说罢,重赏公主从人，以车送回。公主领命，拜辞国王，起程出发。当时，成吉思汗率三宫六院所有嫔妃至凉京避暑。当时太师仍教其子宝鲁陪送，因此，一路上美男丽女，不免有失检点，此时宝鲁不仅耳闻，且于行军途中也有所察觉，因此，心中大怒，借以他过，将塔斯陶古斯重打一顿，委他以别差，迁往大都。怀国公主闻知此讯，心中十分难过，好似刀割一般，暗自落泪，便与贝灵公主商议，教她女扮男装，带几样贴心礼品，连夜出发，候于半路。当时塔斯陶古斯一来心中有事，二来皮肉疼痛，无可奈何，仰面叹息，急急赶路，忽见贝灵公主女扮男装特来见他，心中大喜，连忙滚鞍下马，执手寒暄。塔斯陶古斯仔细端详，来者身段苗条，模样别致，面如瓜籽，眉似柳叶，双眼含愤，唇红如血，美貌无比，犹胜怀国公主，只是右脸上有几点米粒大小的黑斑，显得美中不足。当时塔斯陶古斯惊诧不已，忙问来由，来者并不答话,急忙找一客舍,教左右从人避开，取出书札礼品，交割于他。塔斯陶古斯问她姓甚名谁,何处人士,她只推说道：“忽然途中迷路,跟了怀国公主。”支吾过去。当日二人辞别,塔斯陶古斯以目

相送，直到不见身影方止。当即投奔大都，怀国公主也投往上都。

暂且搁下儿女亲事不提。且说金国腹背受敌，南有宋兵压境，北有蒙古进逼，金主宣宗一时不知所措。因唐、邓二州守将经略使王福谙熟兵法，武艺高强，金主下诏，召回王福，并其部将九人至汴京，亲手敬酒，拜王福为郡公，其部将八人各晋爵二级，命他领兵前去北方，镇守河北、山东未被蒙古所占诸城。

是年仲夏，成吉思汗自引大军围住西域重镇寻思干城，视其地形，城北有条大河，自东而西又有一座山岗临于城墙。皇主一面围城，一面教军卒掘山开沟，取袋装土，堵住西门。又吩咐兵士，于南门之外挖条深沟。诸事就绪之后，传令军卒掘开城北山岗水堤。当时正是盛夏汛季，河水滔滔，涌进城里。城中守兵只知防人，不知防水，忽然哗啦一声，齐墙大水灌了进来，吓得众人惊慌失措，叫苦连天。这时，蒙古将士乘着木筏，顺流而下，入于城中，杀散守兵，堵住北门，吊起铁闸，拔开门闩，放入大水。不移时，寻思干被大水漫淹，蒙古将士趁势拥进城中，尽获守城军民。三天之内，平抚全城，皇主下令，教大队人马歇于城里，又命开放城中仓库，犒劳四队人马。皇主下诏，命两夏主帅领兵去攻金国怀州城。

是年七月，成吉思汗亲统大军，团团围定西域重镇斡脱罗儿城，于四周城外，积土成堆，教众兵士往城里发箭。但弓背发软，射箭无力，派人寻访弓匠。忽然访到夏军中有一弓匠，姓程名唤博臣，此人手艺高超，不过几天，修完全军弓背，弓力大增，每发必至。因箭发如雨，城墙守兵纷纷躲藏。蒙古众兵士乘势搭梯，越墙而入，夺下西门，破了斡脱罗儿城，捕杀守城主帅贺紫。皇主说道："此次破城，全赖弓将之力。"说罢召来弓匠博臣，赏以厚礼，拜为兵箭总管。程博臣便取出十副早已做好的弓箭献于皇主。成吉思汗接过弓箭，试了一试，果然不同一般，大为惊讶，说道："弓之硬软皆是一样，此弓因何如此又快又准，其中必有奥妙。"皇主骑马试看博臣所修弓箭，赞不绝口，忽见

耶律楚材一手执书一手拿一铜钱径来献于皇主。皇主问由，耶律楚材奏道："臣奉主命，精修历书，献于陛下。"皇主大喜，说道："一则旧金历书多有差误，二则旧金历官皆归汴京，爱卿何以修成此书？"耶律楚材奏道："他们虽能带走官府典籍，然而臣胸所学难以带走。倘若大国历书不明，于祭宗祀庙、进兵退军等社稷大事甚是不便。因此，下臣用心，闲时修出。"皇主听罢大喜，便与耶律楚材谈及四季八节廿四令，未顾及弓匠。程博臣快快不快，立于一旁，趁皇主问话之际，奏道："开创天下，须有强兵；欲要强兵，必有利器，一旦靠强兵利器浴血奋战，创立江山之后，便有迂腐文人蜂拥而来，白白享受皇主福禄。如今正是征战之时，皇主应务征战之业。耶律楚材是懦弱无能，喜言大话，饭来张口，见难躲避的文人，皇主要他何用？"耶律楚材从旁说道："弓匠，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用兵须有良弓，制弓须有巧匠，治国须有善政，善政须有能臣，其中道理，皆是一样。"皇主笑道："大凡天下万物，各有相异之处，人带火容易，带水却不容易。倘射眼前目标，必贵弓箭；倘治人心所思，必贵文士。各有所长，唯有深浅远近之别罢了。"从此皇主尤为器重耶律楚材，使之不离自己身边。皇主又问耶律楚材道："社稷通币当改何字？"耶律楚材顿首奏道："蒙古社稷圣主开基，当于铜钱上下两端用汉文书写'圣元'二字。"皇主大喜，点首称是，当即下诏，尽收属国无用废铜，铸制一寸大小的铜钱。

是年仲秋，金主宣宗修表一道，派员外郎乌古伦仲端至于大都，尊成吉思汗为皇帝，每年增纳贡物，请求两家罢兵和好。成吉思汗说道："金主宣宗无信无义，先是拒降，而后落泪。前命不易，勿用多嘴！"说罢，将他喝退。

此时两夏主帅奉成吉思汗之命，会同太子窝阔台，率领两部人马攻破金城怀州，乘势南下。这时，金廷又派人求和，因此暂时罢战，表奏皇主。成吉思汗当即下诏："可依金廷所求，暂时罢战，看他如何和解？"不移时，蒙古太保布古拉尔于军营中病故。

成吉思汗悲痛欲绝，亲手祭酒，说道：

我那无比忠诚的布古拉尔，
当我急难时你舍身尽心，
我被凶恶的敌人威逼时，
你手执盾牌为我护身。
当我起兵创立江山时，
你不顾一切北战南征。
当我攻克众多的部落时，
你拚死拚活立下功勋。

成吉思汗祝词已毕，吩咐众人取一银棺，收殓遗骨，脱下身上的蟒袍，盖于银棺上面，放在九匹马车之上，让其长子布都朗袭其父爵，其幼子敖古岱封为忠义太保，赏银千两，将其父王遗骨送回故乡。

且说是年八月。大元帅、国王、太师毛浩来率领蒙汉大军长驱直入，至金国满城，急命蒙古勒布哈引兵三千去攻倒马关。这时金国大将武仙于岢、岚、吉、隰四州和河北大战中为蒙军击败，逃回本州，拜其部将葛铁铯为大将，去攻河北，镇守倒马关。葛铁铯领本部人马出倒马关去攻台州，恰与蒙古勒布哈相遇。蒙古勒布哈一气之下，打破战鼓，自己一马当先冲入葛铁铯军中。蒙古人马随其主帅，一齐掩杀过来。葛铁铯战败逃走，金军顿时大乱。蒙古人马乘势杀入关城，夺了倒马关。这时，金兵主帅已知难以抵抗，献其户籍人口，城镇山寨，降于蒙古。太师毛浩来入于关城，犒赏众将士，问众人道："人生于世，无不有过。虽心忌犯过，然举事之中，难免过失。我受皇主之恩，身为太师国王，领兵南下已有数载，岂有无过之理？昔日，石天应终日随我，我一有过失，便可当即听到，此事大有益于社稷天下。古语说：'圣主之智，不如百姓也。'自我受封，任此重职，领兵南下，直至今日，未有一人言我过失，以致使我耳目闭塞，心神愚钝，不知犯了多少过失。因此，深望蒙汉将士言我之短，指我之

过，以便我见主认罪，永为借鉴，为国尽忠。”次日，汉将中早有一人呈报奏折。太师拆开一看，原是汉将史天倪得闻王制，特意呈表，直言时弊，说道：“如今天师南征，已有十载，中原十有八停，大体平定，此赖大元帅、国王、太师多谋刚毅。虽然如此，众兵士依仗多年征伐之功，于大王眼前恪守军令，但一旦远离太师，便不断抢掠百姓资财。依下臣之见，天子下凡，星曜降世，大批义士惩恶除暴，扶弱济贫，度百姓于涂炭之祸，此是大义。然而小人背着大王耳目，至远乡他境肆意搜刮民财，乃有损于天子大王之盛名。因此，下臣还望大王复设官吏，严管兵卒，申明军法。诚能如此，军令王法乃日趋完善，无隙可击。”国王毛浩来看罢大喜，说道：“因我不慎，怪弊乃生。”说罢，一面忙召众将，设筵认过，一面复赏众军，举宴慰劳，然后大布告示，严明军法，其词说道：

国王、太师、元帅毛浩来亲定此令，以为告谕三军之永久法典。昔日，蒙古立业时，本王为一军校。尔后，圣主出征，几次与我商议军务，乃提举重用，委以重任，至今已有四十来年。如今中原大部为我所破，我也被封为太师、国王、大元帅。我之所以有今日之贵，全赖皇主恩典，皇主以我办事谨慎，不贪而忠，委以此任。就我而论，无才无德，只因本王为人诚实，始终如一，三日诸事，必问过于部下，所以至今百事顺利，不误皇制，已克河北、山东、山西等处。此皆赖本王守法修身，克制含心所致。今闻有人趁天师出征，除暴扶众之际，坏我军法，背我耳目恣意妄为，抢掠民财，随意践踏百姓庄稼。凡此种种，一则怪我执法不严，二则怪我手下众将对兵卒管教不严，三则怪我众军士仗势欺民，不敬官吏。因此，本帅当先自省，呈表谢罪，并自备酒席，宴请将士，当众述过，有觍脸面。社稷军法，应始于我。我既犯禁，兵士效尤。故将士之罪一概不咎。此次以后，我军将士倘于出征途中再敢搜刮民财，抢鸡杀狗，践踏庄稼，一旦

查出，上至功臣大将，下至校尉兵卒，一律问斩，枭首示众，以明王法。莫道言辞不严，不以为然。务先律己，好生自省。切切此布。

此令一布，众皆惊惧，不独蒙汉将士大为惧怕，就连金宋两国文官武臣，军民百姓也无不震惊。

且说是年九月，太子窝阔台，见金廷迟迟犹豫，不来归顺，便点夏国人马再次围攻金国净州城。这时，金廷急忙遣使求和，乌古伦仲端奉命赍诏，来求和解，成吉思汗当即下诏，遣太傅答忽为使，至金都汴凉，对金主宣宗说道："朕当初教你将河北之地归属于我，封汝为河南王。然汝未从我言，如今朕之大元帅，国王毛浩来举兵征讨，将其攻下，为我所有。今汝既愿讲和，便将我军未下之关西数城交割于我，朕仍封你为河南王，你我两家平分秋色，以安天下百姓。朕我所说，皆是肺腑之言。朕所以言此，一念汝国乃是大国，二念远道遣使反复请求。汝若勿违朕言，可于今日与我和解，依命而定，朕之子孙必守朕命，留汝社稷。汝若违命，执意孤行，一旦朕身亡故，汝之后人难守宗庙，悔之不及。朕不瞒你，我家太子亲王并文武百官不但要攻灭汝国，最后还想攻克宋国。望汝细思朕言，莫以朕言为无稽之谈。"金主宣宗听罢成吉思汗诏命，仍不悔心，拒不归降，众大臣暗暗叫苦，懊悔不已。金主宣宗已会众意，便命元帅纥石烈约赫达遣人招降原红袄贼首领时青，拜以济州宣抚使，封为滕阳公，教他领本部人马去守济州。这时蒙古元帅毛浩来见几番遣人劝金主归顺，金主拒不从言，便喝命军士，擂动大鼓，起兵拚杀。是年十一月，蒙古大军直驱南下，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因何如此，看官听我细述：原来南方金军，一来早闻蒙古将士骁勇无比，心中惧怕；二来金廷无信，有失民望。因此，百姓之心归降蒙古，日盼蒙古大军早日到来。当时国王大军一如潮水，涌向金城济南府。这时东平府总管、青崖人严实携其所部彰德、大名二府，并磁、洛、恩、博、滑、濬等六州，四十余万民户，降于

蒙古太师毛浩来。毛浩来当即写表，派人将严实送于皇主之处。成吉思汗阅罢大喜，吩咐左右，引见严实。皇主问严实道：“贤卿何以知道天晴有变？”严实顿首奏道：“如今百姓心变，小臣据以得知。”成吉思汗点首夸奖，拜为金紫光录大夫、行尚书省事，命他镇守原地。此时严实部将李信，乘隙作乱，禁锢严实家小，杀害数人，举城造反。毛浩来闻讯大怒，立提人马，攻下青崖，活捉李信，交于严实，斩首示众。当时金廷调集四十万人马屯于黄陵岗，金人遣宋兵两万追击太师毛浩来，至济南，毛浩来元帅忽然回军迎击，击溃金兵，紧追不放，逼至黄陵，抵达河边。金兵无路可逃，只好背河为阵，决一雌雄。毛浩来元帅传令全军道：“此必是金人诱敌退兵之策，我等众人拚命厮杀。”说罢，滚鞍下马，命全军将士一齐下马。各执短兵，奋力迎敌。平地金兵尽被杀散，山谷伏兵也被蒙古步兵击溃，纷纷逃命，强渡大河。金兵十有七停溺水而死。毛浩来元帅乘胜前进，攻陷黄陵，进取楚丘，夺了单州，后由单州出发，进围东平府。不移时，严实领兵来到，得闻东平造反，哭见毛浩来元帅，两队人马，合为一处，猛攻东平府不提。

这时又发生一件大事。金国邢州守将节度使武贵，召其众贤友，深论天文地理，人心所归，晓以大义，来归国王毛浩来。毛浩来不禁大喜，当即写表，派人将武贵送往大都皇主。当时，成吉思汗仍在西域、社稷重事，皆由皇弟哈斯尔亲王处治。因此哈斯尔接见来使，宴请武贵，告诉武贵道：“待我奏请皇主恩准，教你官复原职，请你少等几日。”

是年年末，辽王耶律留哥不幸病故，享年五十六岁。可叹一代忠良，一旦逝世，其妻姚里氏亲自来拜成吉思汗，当时皇主不在，因此，众亲王彼此商议，授以虎符，令她暂掌国事。姚妃秉政，治理辽东，历时七载，无一差错，可谓良妻贤母，社稷有幸。

是年冬末，宋朝元帅李全部将石珪，见李全一不给军粮，二

呈表金主说他坏话，宋主下令派裴渊来拿，心中焦急，立意造反，斩杀皇使裴渊，携其同党孙武正、宋德珍等人经来东平府，叩见蒙古元帅毛浩来，备述归降之意。毛浩来元帅听罢其言，知其心诚，便拜石珪为元帅，一面草拟奏表报于皇主，一面给石珪增拨人马，命他去讨宋帅李全。李全惶恐，急忙派人送来石珪等人的家小亲友，请求双方罢兵讲和。石珪接回家小亲友，便拒绝讲和，尽收涟水众寨军民，广招人马，以备讨宋不提。

且说，毛浩来元帅见大军围困东平，而东平守将坚守不降，便吩咐严实道："粮草不绝，东平不降；粮草既尽，必弃城去。那时将军入城，先安百姓，勿苦郡县百姓，以致败事。不可破敌一城，延误大业。"说罢拨五万人马交给呼图克图，教他好生围城，又授严实以行省之权，命他总管攻城军务。这时千户萨里台向毛浩来元帅献计道："东平一破，可命严实、石珪二人分城南北，小心防守。即令城民暗中逃跑，此二人总比别人强吧？"毛浩来元帅点首称是，即召严、石二人，授以安抚百姓、广收人心之计，便点所部十万人马开赴金境，到磐山安营下寨。这时，金国大将易水公靖安民奉命来迎蒙古大军。当时易水公靖安民尽收附近百姓，男女老少，与自己家小一起迁于沙山，派兵守护，便提动大军，直奔磐山，来袭蒙古人马。毛浩来元帅早已得报，冷笑一声，说道："好一个不自量的汉将,不但自己不愿归降,还将众百姓驱至一处。"说罢将蒙汉兵马分作两队，拨五万人马给其弟岱松，命他连夜出发。说道："如今金国人马，必来围我。你取北路，待金兵走过后，抄入沙山之背，越岭而下，围其家小，然不可杀害，只教他两头难顾，那时金兵必发内乱。"占布拉说道："沙山之路，我自熟悉，前年卖马曾到此处。"说罢引其人马直取西北路包抄而进。当时靖安民误闻此讯，只说蒙古人马怕他掩杀，大半逃走，心中大喜，催动大军直奔磐山。这时蒙古大队人马，把住山口，准备就地过年。

且说金兵来攻时，蒙古众将士高坐山顶，点燃红灯，挂起梅

帐，高吟乡曲，满不在乎。靖安民见此情景，暴跳如雷，挥动大军，猛攻山口。忽然乱箭齐飞，杀伤无数金兵。安民无可奈何，只好派人寻路，打算迂回而进。忽有探马来报："蒙古元帅毛浩来见我沙山无重兵防守，率领大军翻山而下，占了山寨，夺了众人家小。声言我军若降，不害家小。"安民人马听闻此语，无不大惊失色。欲不投降，妻小遇害；欲去抢回，犹恐力量不足。众人一时心急，跺足而哭。毛浩来元帅立于山腰，眼见金兵如此，便厉声说道："本帅在此，去取众人家小者，乃我弟岱松。你等众人，还不趁早投降，更待何时！"众金兵苦求安民，尽早投降，以保家小性命安全。但靖安民仍充好汉，拒不从言。众兵士按捺不住，当夜造反，击杀安民，献首归降。毛浩来元帅当即传令，一面教众军卒缴下金军兵器盔甲，车马鞍辔；一面派人到沙山，传递令箭，教金军将士认领自家妻小。不移时，毛浩来元帅亲领大军到了沙山，一面教金国军民各认自家妻小，一面张贴告示，安抚百姓。毛浩来又吩咐兵士，好生保护安民家小，将安民妻小交于亲友。金军将士见蒙古元帅如此宽恩，无不心动，洒泪归降。

这时毛浩来元帅派人将安民首级送至金都，说道："安民此人乃金国功臣。如今本帅洒酒祝告，存其尸体。望金主也洒酒相报。可惜金将阵亡，金主不痛，视如猪狗。因此，何以长保社稷之安？与其如此，不如早降，省得日后悔恨。若你等不服，可选男子好汉领兵来战，本帅愿于此处等候，教你大将留名于世。虽然其心难以尽忠，然若为我斩杀，便是汝国忠臣。"金主宣宗听罢大怒，当即下诏，拜东莒公燕宁为大将，命他领一支人马去迎蒙古大军。看官欲知端底，请看下章分解。

史公尹湛纳希我信口吟诗一首：

怀国破术赖圣主，
弓匠献技忘死期。
元帅明法先律己，
安民袭人是祸梯。

第五十三章

伐西域太祖破十城
讨宋国太师服劲敌

大蒙古国成吉思汗十六年，宋宁宗嘉定十四年，金宣宗兴定五年，岁次辛巳，是年成吉思汗正六十岁。

话说是年季春，金主宣宗命东莒公燕宁领十万人马去报蒙古之仇。这时，蒙古元帅毛浩来早已料知金军必来，命虎将惠拉德尔、海鲁更二人各领一支人马，至东平以南蒯宁山两侧埋伏，以待金兵来袭。忽有探马来报："金国东莒公燕宁点汴京十万精兵杀来。"毛浩来闻报，重赏探马，复遣探讯。须臾，又闻蒯宁人马故意散开，不成阵势，便暗中吩咐众将士道："金兵若闻我等下马安歇，势必催军赶来。待他一过蒯宁，我等出其不意，正面迎住，与我伏兵一道，前后夹攻，便可取胜。"众将士领命，个个踊跃，人人用心，故作懒散之态，散于山野，饲养战马。东莒公燕宁身居京都，本来不谙兵法，如今听说金军节节失利，便于金主面前怒骂主帅无能，金主宣宗便拜为大将，命率军出征。那十万人马皆是安闲之徒，燕宁依恃这支人马，大摇大摆地开走，忽有探马来报："如今蒙古将士下鞍喂马。"燕宁听罢，说道："此是皇天教我立功。"说罢，催促人马，沿着蒯宁之路推进，来袭蒙古人马。这时，先锋将军白真急忙逃了回来，燕宁忙问其由，白真说道："蒙古元帅毛浩来等人截击我军，其兵马虽少，但个个猛如虎豹，因此，我等难以招架，被他打败逃回。燕宁大

怒，喝命推出斩首，众将苦苦告求，燕宁方免白真死罪，重打四十大板，囚于木车，即命右翼将军惠东为先锋，教他前面开路。忽见蒙古大军拥来，与金军对垒列阵。忽然炮声一响，蒙古人马分作三队。这三队人马一齐擂鼓。毛浩来元帅自领中军，蒙古勒布哈、蒙古勒萨仁二人领左右两路人马，一声呐喊，向金军冲来。金军见状，不战而退。众金兵不顾燕宁之命，只顾逃命，冲入自家营中。这时蒙古人马齐声呐喊，冲进金营，金兵无力招架，纷纷逃散。蒙古大军乘势追击。这时金军主帅燕宁被敌我两军乱箭射中，几处受伤，丢下头盔，大声嚎哭，逃在队前。至蒯宁山谷，忽然中山炮响，东有海鲁更巴特尔，西有惠拉德尔先锋，一齐闪出，呐喊杀来。燕宁大惧，丧魂落魄，急忙勒马，向山口逃去。两队人马左右合拢。这时，先锋惠拉德尔拍马挺枪，直奔金兵主帅燕宁，从背后举枪一击，挑下马来，众军士割其首级，挂于旗杆。惠拉德尔挥军掩杀，众金兵慌不识路，急忙拥入蒯宁山谷。只见对面山口已被死死堵住，左右两侧，皆是手持弓弩的伏兵，忽见黑旗一挥，梆子一响，闪开一条路来。众金兵急忙回身逃跑，只见旗杆上挂着主帅首级，金兵见此情景，无心恋战，急忙丢甲卸盔，乞求投降。毛浩来元帅见金兵主帅已被斩杀，众金兵战败求降，连忙传令，安抚金兵，打开囚车，取出白真，并从乱军中查出金将惠东，免二人死罪，将金帅燕宁首级尸体交给二人带回本国。金廷百官，闻知此讯，无不失色。

这时毛浩来元帅犒赏三队将士，正待前进，忽见探马来报："金城东平，破在旦夕。"又见皇使手执红旗来报："攻打西域，大获全胜。"原来自去年秋季至今年春季，蒙古大军围困东平，内绝粮草，外断去路，欲守不能，欲逃无路，危在旦夕。成吉思汗兵讨西域，何以取胜？原来成吉思汗当年于西域过冬，次年春末，率领大军往西南进发，至西域重镇卜哈尔附近。卜哈尔以北有座大城，唤作薛迷思干。此城十分坚固，城墙皆用灰石筑成，与南方砖土城墙大不一样，因此，破城万分艰巨。当时蒙古大军

围定卜、薛二城，轮番猛攻，一连十天不下。说也奇怪，你攻这城，这城兵多；你攻那城，那城兵也不少。成吉思汗大为惊诧。次日，取出羊胛卜卦，对耶律楚材说道："此城地下必有暗道，当于两城之间挖条深沟，可知根由。不过沟必得法，当避山岩。"说罢，吩咐兵士，于两城之间两山脚下开条深沟，约有二里左右，果有两条来往地道。于是成吉思汗亲自把守道口，聚集兵力，猛攻卜哈尔。这时，西面地道钻出薛城数百援军，皇主下令，尽数抓获，让蒙古兵士换上金装，手执金旗，同金兵一道，入于通向卜哈尔的左面地道，地道外面留下一半降兵。对众金兵说道："你等若不进城开门，这一半人统统斩杀。"蒙古人马分作两队，等候在两城西门之外。去卜城一队人马由特斯格勒巴尔斯、希里格图巴尔斯二人率领，当时众人一出道口便杀散守兵，神不知鬼不觉夺下西门，迎进蒙古人马。这时西域将士皆逃入地道。特、希二人吩咐众士兵死死堵住两地道的道口。这时，蒙古另一队人马趁薛城还未得知，便急忙赶来攻其东西两门。薛城守将调集四门人马，增援兵力，固守东门。忽然喊声大震，众百姓喧嚣，只见西门大开，蒙古人马拥了进来。东门守兵急忙躲进去往卜哈尔城的地道里，皇主亲自督促，教众兵士把守两个道口，尽夺卜、薛二城。两条地道，长达二十余里，里面满是西域军卒，蒙古众将说道："干脆把洞口堵死，教他们活活饿死！"成吉思汗说道："不可不可！一则你教众人饿死在洞里，这不比打仗赢他，狠毒多了；二则眼下他们虽无还手之机，但手里尚有刀枪，可寻土薄之处，凿洞而出。"说罢，立拨八千人马交给八员将军，吩咐他们小心把口，说道："出来一个，便抓来一个！"不过两天，西域五万兵士，皆被抓获。成吉思汗留下两员主帅，将其余所俘兵士分作三十六队、分别监管。此时，大太子珠奇亲王带兵往攻西域重镇养吉干、巴尔真二城，历时半月不下。忽闻皇主大军已破卜、薛二城，招降数万军民，星夜来见皇主，挑选一千名有家小的军卒，吩咐众人说道："你等双亲家小皆在卜、薛二城。倘若

你等依计而行，夺开养、巴二城之门，引我大军入城，不但一个不杀，还要重重犒赏；若事不成，便将你一千人的家小统统问斩，一个不留！”一个西域兵卒欣然应诺。于是将一千人马分作两队，再拨一千蒙古兵士，也分作两队，一齐连夜赶到两城门前，说道：“我们是卜、薜两城打散的兵士，专来投奔贵城。”养、巴二城守将举灯察看，果是自家人马，便急忙开门，迎入城里。这时蒙古兵士一道混入城中，一声呐喊，杀散守门兵士，大开城门，将大队人马引进城里。一夜之间，连取养、巴二城。因夜色漆黑，伤者不计其数。次日平明，方布告示，安抚军民，查点仓廪。寻找守吏，不料，皆死于乱军之中。只好寻来乡民，找回守吏尸体。因无凭证，难以分别，其战袍盔甲虽然与众不同，然而一来别无实证，二来往日未见，只好割其首级，献于皇主。皇主甚悦，赐以赏礼。时逢孟夏，天气炎热，因此皇主下诏，暂时休战，教蒙古大军屯于天门关外。这时金廷百官听闻东莒公燕宁兵败身亡，个个大惊失色，当即入朝奏报，请与蒙古和解。金主完颜珣无可奈何，便命大臣仲端携数百车贵重礼品往见成吉思汗，称皇主为兄长，以求两家和好。金使行至蒙古界首，告以来意，往奔大都。当时皇主不在大都，因此，大都朝臣，当即派人陪同仲端至天门，奏知皇主。成吉思汗闻报，急命引见。赛汗苏尔塔拉图引仲端入帐，拜见皇主，呈上奏表。成吉思汗阅罢奏表，说道：“你们南人无知至极，我若灭你国主的根基，何苦亲自率军来征远方西域诸部？念宋金两国皆为大国，我不是早已说过不绝其宗吗？我若真要血洗汝国，灭其宗庙，何必带这多人马，不辞路远，不顾炎热，来到此地？难道不可攻打汴京吗？正因如此，我才几番下诏，封你主为河南王。然而你主不从，举兵作战。如今汝主之国土大半已被我大元帅毛浩来攻取。依我所见，你们南人心术不正，反复无常。我有心认你主为兄弟，然据汝等如此反复无常，日后必生异心，作乱造反。据我之见，一旦我背世之后，我的子孙后代，文武臣子，不但欲灭汝国，就连宋廷也不会放过。

今天只因我一人所碍，才不敢如此。那时你等众人必将感念于我。因此，趁此时机从我诏命，以河南、河北为界，宋、金、蒙古三家，三分天下，罢兵和好，这是上策。诚若如此，我当留下遗嘱，告谕子孙众臣勿要灭你宗庙。有我手谕，日后他若犯你，不就可以此为证，据理斥退吗？这本是长远之计。我曾多次告诫，然而你等拒不从言，反复来战。如今又无缘无故送来这多金银彩帛，欲骗何人？我重视天下版图，黎民百姓，那衣物穿戴、细软贵物于我毫无用场。汝国兵卒懦弱，作将帅的管不了兵卒，难以抗拒我蒙古大军。究其原由，乃因文武百官贪图安逸，视财如命。我既亲眼看见，岂能贪你重礼？即令是同胞手足，我也怕他作下越轨之事，终日在意，心中不安。如若许下诺言，拜汝主为义弟，一旦见我背世，子孙后代举兵伐汝，我之诺言，岂不成了虚言？因此，汝等欲降，便依前命。不从前命，也无不可。我既有言，便不食前言，不会亲自发兵灭汝。即使是同胞兄弟，言而无信，又有何用？罢了罢了！”说罢辞退来礼，重赏来使仲端不提。

这时，蒙古元帅毛浩来率领大队人马过河，攻打宋国边城。本来宋国连金国也难以抵过，如今又来个猛虎般的蒙古，他如何招架得了！宋宁宗急忙召集文武百官商议，决计归顺蒙古，写一降表，纳贡送礼。毛浩来当即引进宋使，叩见皇主。此话不表。

是年五月，金国东平府守将行省王庭玉、马谷二人死保城府，粮尽饷绝，食人度日。王、马二人见无计可施，便点残余兵卒大开西门，夺路逃走，直奔邳州。当时岱松之子居尔和图，正奉毛浩来之命急急攻城，忽见王、马二人领兵逃走，忙命整队入城，代行行省之职，安抚百姓，自领一支人马，追杀金兵。因稍迟一步，未能捉住庭玉、马谷二人，斩其迎战兵卒七千多人。居尔和图心中忽生一计，教军卒割下七千金兵首级拿到东平以北恩、傅二州附近，堆于一处，教城里百姓观看，威逼众人说道：“东平府如此坚固，围了半年，终于攻破。凡是胆敢反抗和逃跑者，尽行杀戮。量你区区小城比之东平远不如它的一角大，还竟敢如此

猖狂，闭门抵抗！为首者胆敢抗拒天命，管教你死无葬身之地”。恩、傅二州将士百姓登上城墙，看见金兵首级堆积如山，都吓得六神无主，急忙开城跪降。这时，蒙古大将萨尔丹奉毛浩来之命将东平府分作两处，教留心镇守，新破恩、傅二城，一并交割于他。当时居尔和图将七千首级串在一处，拿到曹州，堆于城前。因时值盛夏，天气闷热，首级皆烂，臭不可闻，城中牛马也闻到臭味。众人传说：“东平拒降，遭此屠戮。”众将士观罢，胆战心惊，出城跪降。居尔和图当即召来宋国降将石珪，教他镇守曹州府。这时，宋宁宗长子病故，膝下无子，无可奈何，便认沂王独子贵和为养子，更名竑和，封为太子，命其兄沂王从宗子中选一贤者为子。宁宗因无亲子，伤心不已，决意消灭蒙古隐忧，便命使臣苟梦玉携带百车贵重礼物，送于蒙古，答应每年如数纳贡，请求罢兵，归降不提。

且说宋宁宗使臣苟梦玉催车赶路，来到蒙古，求见国王毛浩来。当他拜见毛浩来时，心中忐忑不安，究其原由，乃因毛浩来之名播南方。苟梦玉生怕毛浩来作威作福，引见时不赏脸面，无可奈何只好俯首来见。不料，国王毛浩来毫无骄意，亲自出迎，握手相见，请入宾座，亲手敬酒。苟梦玉惊诧不已。举目一看，毛浩来身高九尺，眉宽胸阔，面如红日，眼似明星，声如洪钟，步似虎豹，心中敬慕，连连敬酒，以手按胸，微笑说道：“不才乃下邦小国一介微臣，大王乃应运而生的豪杰，平定天下的英雄，因何如此相敬不才小人？”毛浩来躬身回礼，说道：“使臣乃大国上卿，因何口出此语？宋乃中原故国，岂可与辽、金、夏等国同日而语？自古至今，我们蒙古虽从未南面而朝，称霸中原，然同为大国，何敢藐视贵朝？孰与辽金、契丹、夏国相比？他们都是大宋不齿的奴辈。再者我主成吉思汗也一向敬重贵国陛下，如今贵国陛下之归顺天时，愿纳贡物与我结好，特遣使臣大人来此。因此，本帅岂可为一时义愤所激，玷污圣主之德？使臣大人是否以为我们北方蒙古人不懂礼仪，蛮横无礼，以势压人？贵国既是

礼仪之邦，因何不推究社稷成败之因？成吉思汗若非天子，因何能平万里江山？既为天子，必有天赋真才，不然，何有今日这般威风。使臣大人何以得知我主英明大略？唯见我主，方知虚实。我乃庸碌无能之辈，敢不顺从圣主之意？”苟梦玉听了这一席话，无言可答，心服口服，便同他一起去见成吉思汗。当时成吉思汗看罢国王毛浩来所呈奏表，不禁大喜。次日早朝，教人引见苟梦玉。梦玉入见，拜呈国书，成吉思汗吩咐左右扶他起身，赐坐褥垫。梦玉抬头望了望皇主，吓得浑身打颤，耳鸣目眩，一时心慌，也未听清皇主之命，只好俯首而立。皇主左右大臣急忙拽他袖口，以手指褥，示意坐下。梦玉误以为此是教他下跪，急忙两手托地，跪于褥上。左右大臣，无不骇然，连忙拉住梦玉之手，悄声说道：“陛下赐褥，教你坐下。汝这样下跪，我等不就犯了大罪？”梦玉这才恍然大悟，叩谢皇主盛恩，盘腿坐于褥垫之上。当时，成吉思汗正倾心细读宋廷来书，因此，未曾注意。成吉思汗读罢来书，说道：“宋国乃是中原故国，往后进贡也就罢了，何言北面称臣！日后朕之子孙后代，也有败落之时，那时也说北面称臣，於心何忍？两国交好，不动干戈，这就好了。所献贡物，也不必如此丰厚，两家往来不断，情谊愈笃，乃是根本。”梦玉听罢，感激涕零，顿首谢恩。皇主当即吩咐耶律楚材草诏回复。宋使梦玉辞别皇主，回到客舍。成吉思汗命众太师太保并耶律楚材等人宴赏宋朝来使，退回一半贡物。

且说苟梦玉起程回国，沿途行省、知府、郡县官吏，皆来迎送，举宴款待，梦玉与众人同席，叙谈家常说道：“天下者大矣。世有大才，果然不虚。此次我去蒙古，亲见蒙古征南元帅毛浩来，深为佩服，不知所言。又见了蒙古皇帝成吉思汗，其神采仪表，鬼神皆惊，其言谈话语，更令人回味。尔后，其臣楚材举宴款待，论古道今，侃侃而谈，令我瞠目结舌，未发一言，近而观之，大有贵相。”宋城涟石守将许贵也善观天象，早知蒙古日后必就大业。如今听闻梦玉这一席话，心有所思，飞马而去。梦玉回京，

复命受赏不提。

且说许贵飞马回城，收拾帅印，点本部人马来投毛浩来元帅大营，备述归降之意，将宋使荀梦玉之言，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毛浩来大喜，暗自想道："此策果已奏效。"当即奏报皇主，封许贵为鲁公，拜以济、兖、单三州总管。

是年秋天，成吉思汗往攻西域重镇班勒纥，蒙古人马连夜围城，越墙而入，一声鼓响，破了此城。这时皇太子珠奇、察汗台、窝阔台，分兵三路，攻下玉龙傑赤等八座城府，前后合计，共破一十八城。这时，太子拖雷也带一支人马从北部攻入西域境内。

且说是年九月，宋宁宗将沂王独子认作养子，将所得宗子贵诚交于沂王，以为养子。正当摆筵庆贺之际，夏主李遵顼奉蒙古太子察汗台之命，前来宋都，共商讨金军务，宋廷欣然应诺，是年十月，宋夏两国合兵一处，攻入金国南界，夺了两座城府。这时，皇太子拖雷率领五万新征兵士攻进西域，将马鲁察叶可、马鲁、昔剌思等城团团围住，猛攻三天不下，便射火箭，火烧四周城楼。驸马宝图、策其格二人率先登城，先后夺了鲁、马、昔三城。

太子拖雷、驸马策其格等人拜见皇主，向太后皇后请安。皇主大喜，说道："傻妹夫宝图，傻姑爷策其格，傻儿子拖雷三人，一向冒失，至今还不改越墙莽举？男儿汉大丈夫贪恋何物，势必吃何物之亏。从此以后，不可如此冒险，翻越城墙！"说罢，重赏拖、策二人，并遣使臣，携宋朝所献金珠玛瑙等贵重礼品送给毛浩来元帅，并授以金符，说道："望你论功大小，分赏功臣，以立社稷之本。等到明年，选一稳妥之人，将人马托付于他，然后回来一趟。我们已有两年未曾相见，心里十分惦念。"当时毛浩来元帅率领大军路过云中，平定太和之寨，来袭葭州。这时，葭州守将王公佐一时大意，未关城门，忽见蒙古人马冲进城里，急忙从北门逃出。须臾，太子拖雷、驸马策其格等人奉皇主之命前来慰劳毛浩来元帅，来到城前。毛浩来闻报，急忙出城，备下

香案，叩接皇诏，收下赏礼。大礼已毕，太子、驸马这才拜见元帅，以尽晚辈之礼。众金臣见状，无不惊叹。

这时，石天应也来拜贺国王。太子、驸马等人大摆筵席，坚请国王上坐首席，毛浩来辞道，“不可，不可。如今身在金境，何敢无视纲常，不分尊卑！”太子、驸马等人硬是不依，说道：“何人敢与国王相比！”说罢，硬教他坐于首席。众金臣这才知道，蒙古礼仪本与古代王礼一样。

筵散之后，国王毛浩来叩谢皇恩，写一奏表教两位亲王带走不提。当时，众大臣会聚一堂，商议进兵之策，石天应对国王说道：“西戎虽降，实难可信。此一州城，当金、夏之冲，居民健勇，仓库丰实，加以长河为限，脱为敌军所梗，缓急非便，宜命将守之，多造舟楫，以备不虞，此是万安之计。”毛浩来大悦，拜石天应为都元帅，拨劲兵五千留守此处，自引大军南下不提。

且说石天应大造舟楫，又招工匠，修筑浮桥。这时众将军劝谏道：“大河水急，浪高波恶，恐劳而无功，建桥何为？”次日，石天应教军卒张贴告示，旁挂一剑，说道：“谁若胆敢阻我建桥，误我大事，先斩其首。”于是众将军不敢再劝。石天应立帐河岸，亲自监督、开条深沟，引入河水，于大河故道三丈深处铺石灌铁，上面再铺一层凿孔巨石，用铁索连接起来，不过数月功夫，浮桥建成，引入河水。此时葭州守将王公佐领其残部来夺失城，忽见大桥已成，将各处连接起来，便弃函谷关逃走。石天应当即回军，分兵四出，悉定葭、绥之地。

且说石天应至汾水以东，拜见国王毛浩来，告知浮桥已成，葭、绥皆定。毛浩来大喜，设宴庆贺，谕以进退之策。石天应当即返回葭州，宴请心腹众将，说道：“我等众人留屯于此。今闻河中以西皆平川广野，可以驻军。倘彼处可以立足，关、陕之地可以定矣。诸军意下，以为如何？”有人劝谏道：“此议不可。河中虽是用武之地，南有潼关，西有京兆，皆金军所屯；且百姓

新附，其心未定，因此若守此处，恐贻噬脐之悔。”石天应说道：“如今葭州百姓通商鄜、延。今鄜已平，延已孤立。如今夏国已归蒙古，若报国王，发一国书，令夏人取河中之地，犹掌中物耳。且国家之急，本在河南，此州路险地僻，转饷甚难。河中之地，虽近于潼、京二镇，实用武立功之地，借助河中之力，可取潼、京二镇。此处一定，蒙古便声威大振，北接汾、晋，西连同、华，有地五千余里，户籍十万，若起漕运以通馈饷，则关内可以指日而定。关内既定，大河以南皆为我属。吾年垂六十，耄耋将至，一旦卧病床第不闻后生之辈立下功名，死不瞑目。男儿当死战阵以报社稷，此为父子之私衷。”

且说是年十月，蒙古太师、国王毛浩来提携大军，来攻绥德，众百姓暗自开城，迎入蒙古人马，守城将士，弃城逃走。蒙古人马紧紧追击，攻破马蹄、克戎两寨。当时夏主李遵顼远避西凉，整治人马，忽闻成吉思汗亲领大军讨伐西域，尽收夏地，便大惊失色，魂不附体，决计归降，立遣玛尔布率众去会毛浩来。玛尔布问道：“我主欲降成吉思汗，今日是否仍以君臣之礼相见？”毛浩来说道：“别说是你，就连宋、金天使也要叩见皇主。你今日来见陛下，也依臣礼相见。”玛尔布说道：“今日我奉主命来此，因此，不敢不跪拜大王。”毛浩来微微一笑，说道：“我非天子，拜我何为？你主不愿归降，听其自便。总有一天，悔之晚矣。”说罢，喝退玛尔布。毛浩来本想去攻延安，见夏主如此无理，便放弃延安，扬言血洗夏国，催动大军，杀将过来。玛尔布闻讯，吓得魂飞魄散，急忙回军，滚鞍下马，叩见太师，呈上降表。毛浩来并不理会，冷笑一声，接过降表，一面遣使赍书去报皇主，一面吩咐玛尔布引五万人马，充为先锋，立功报效。金主宣宗听闻此讯，忙命元帅完颜合达、纳哈迈珠，领三万人马，在城东摆开阵势，迎敌蒙古大军。

且说毛浩来国王命先锋蒙古勒布哈引三千精兵去探敌情。蒙古勒布哈探知金兵虚实，急忙来报，说道：“金兵见我人少势单，

满不在乎，因此明日交战，我须佯败而逃，等他领兵追来，国王以伏兵迎击，便可破敌。”毛浩来点首称是，当即允诺。命众兵士摘下马铃，连夜衔枚潜进，离城十里左右，伏于城东高山两谷之中。次日，蒙古勒布哈出阵挑战，金帅完颜合达挺枪迎战，只交几个回合，蒙古勒布哈佯作战败，偃旗息鼓，丢盔卸甲，弃枪掷剑，呐喊而逃。金国将士信以为真，紧追不放。到了山谷，忽然一声呐喊，毛浩来人马，从高山两谷间风驰电闪般地杀将出来。金国人马三面受敌，顿时大败。完颜合达、纳哈迈珠二人身中数箭，抱头鼠窜，逃入延安城，坚壁不出。蒙古人马紧追不放，一直杀到城墙之下，杀死金兵八百余人。毛浩来元帅围困延安，猛攻十余日不下。毛浩来见城池坚深，猝不可拔，便将大军遣往洛川，留蒙古勒布哈、岱松二人统军围困延安城，自提大军南下，攻取罗州、保安二城。时隔不久，金国大将张铁铊来夺葭州，石天应迎战，生擒张铁铊，将他押送毛浩来帅帐前。毛浩来命人传进，定睛一看，活象北方斯钦布和转世一般，知他非是正人君子，便以言试探。铁铊依然骄矜，厉声说道：“我受金廷厚恩二十余年，今事至此，有死而已！”毛浩来说道：“此是壮士，不忘己主，可以放回。”这时，蒙古勒布哈因事相问，也在元帅身边，说道：“从此以后，赦免壮士，我等爱才之名传于天下。”说罢，向毛浩来使眼，毛浩来微微点首，即解其缚，令他出去换装。铁铊依然不拜，昂首而出。当时，蒙古勒布哈正立于门首，见铁铊如此无理，大喝一声，说道：“大胆奴才，欲欺何人！”说罢，手起刀落，砍下首级，进帐谢罪。毛浩来元帅故作怒色，以他目无军法，降其军职，命他立功赎罪。石天应知是用计，入夜后问道：“大王何以知道此人不可放走？”毛浩来说道：“此人形如角鸮，眼露反意。”天应听罢，深服不已。

且说毛浩来元帅将石天应、蒙古勒布哈二人打发回营，自引大军至坊州，众百姓闻讯，开城出降。毛浩来元帅大赏将士，以示庆贺。须臾，探马来报：“金兵来袭，夺回隰州。”元帅闻报，

星夜出发，攻破德州，抵达河岸。时值寒冬，大河封冻，于是不费气力，飞渡冰河，进围隰州。海鲁更、惠拉德尔二人率先搭梯越墙，杀散守兵，大开城门，迎入大队人马不提。

是年十一月，宋国山东安抚张林得闻成吉思汗名震天下，毛浩来贤德过人，便举山东军民，来归毛浩来元帅。毛浩来一面举宴款待，一面遣人赍表奏请成吉思汗。此时张林部将李福，原与张林一道镇守山东，今见张林已反，独守山东，恐力不足，便率本部人马，逃回胶西。因此，山东东路益都、沧州、景州、宾州等处皆为蒙古所有。原来宋将张林忠勇出众，素恶阿谀。因此，宋朝权臣皆恨张林。日前完颜合达、纳哈迈珠二人领兵来时，张林未纳重金，因此，完、纳二人上书诽谤。宋主见书乃革其爵，幸亏挚友米福从旁进言，复其官职。从此安抚张林恨之入骨，携其家小降于蒙古。是冬闰月，宋廷遣使携带厚礼，来到蒙古，告求说道："万望贵国，将还叛臣张林。"成吉思汗不但拒绝归还张林，还拜张林为沧、景、宾、棣四州都元帅，当即遣人携礼，来到宋廷，说道："朕已用张林，倘食前言，为天下人所笑。张林乃一匹夫，贵国未必缺他一人，就算是赏我罢了。"降将张林见皇主，太师如此垂爱，心悦诚服，刻骨铭心。有诗为证：

西域无理狂似兽，
金廷反复行无常。
夏人不孝如鬼蜮，
宋家无赖愧为王。

第五十四章

五十三岁国王述衷情
六十一岁皇主显神力

大蒙古国成吉思汗十七年，宋宁宗嘉定十五年，金宣宗元光元年，岁次壬午，是年成吉思汗六十一岁。

且说去年冬季，成吉思汗率领大军，讨平西域、唐古特，决计于明年发兵，征讨回回与印度两国，整治人马，依各人所愿，决定去留。因皇太后年事已高，暂时回驾，问候太后，决意于大都过冬，并派三军总管比勒古岱亲王至毛浩来处，教他监管元帅人马，暂时代行元帅之职，让国王毛浩来暂回大都。成吉思汗日夜思念毛浩来，于去年曾派太子拖雷去告毛浩来说道："朕不见元帅已有三年光景，心中不胜想念。"如今又遣比勒古岱去召毛浩来。国王将军务细细交割于比勒古岱，再三嘱咐道："在我回来以前，不可轻易动兵。"诸事已毕，便起程动身，去拜皇主。成吉思汗出城迎接，握手寒暄，入城升殿，亲手敬酒说道："我们一代君臣一向患难与共，如今元帅领兵南下已有三载。朕已年迈，深念旧日故友，不幸爱卿布古拉尔去岁往讨西域，大功告成后病故于西域阵地。从此以后，朕念故友之情日甚一日，不能自抑。因此，朕不得已才派人召你。卿以国事为重，不愿离开营地，朕益发思念，按捺不住，才遣我弟往召元帅。如今朕所以回驾，一则太后年逾八旬，朕也日渐苍老，理应奉侍太后，以悦其心；二则召回一代旧臣，彼此相见叙旧，你我一代君臣皆为国家出力，

日夜操劳，不辞辛苦，故彼此很少会面。”说罢，一面按春节之礼摆下酒席，庆贺太后八十一岁寿辰；一面按旧日惯例嘉赏举国臣民，文武百官各晋一级，举宴款待众亲王大臣。当时，成吉思汗举目一看，宋、金、夏、契丹、东西两辽、吐蕃、巴拉布以及新降西域、唐古特、回回、索隆嘎、索隆古斯、俄罗斯并北方七十五个小国使臣，均拜舞阶下，山呼皇主万岁。成吉思汗降下圣旨说道：“宋、辽、夏、金四国今已纳贡称臣，皆赖众臣之力。尤其平定宋、金，除国王之外，何人敢於承担？如今万国来拜，济济一堂，并非武功之力，实因慕德而来。如今宋、金两国虽未尽定，然令其纳贡称臣乃始于老身。从此天下太平已有根基。我望众亲王大臣牢记朕言，载入青史。太后虔诚祝告天地，至今体态康健，十分硬朗。依朕之见，平定西域，为时不远。朕也卜过，大吉大利。只望太师歇息数年，或同我一道往讨西域，也无不可。如今元帅南下不过数年，已定辽东、辽西、山东、河北。其余残敌何足挂齿？此乃绝世之功。男子汉大丈夫理应为国献身，死而后已。然而也应知足，保养身体。”国王毛浩来叩首奏道：“臣自儿时起习于征战，一旦闲着，心里憋闷。何况下臣原为平民，幸得陛下提举，官至王位，爵同宋、金皇帝，尊于河南、河北无数郡州之上，无限荣耀，何人敢比下臣？故倘以此为怀，徒想富贵，此乃无福之徒。虽闲居王府，然无暇思念其他，只有倾心报国，不是偌大功名吗！下臣终日忧虑，只恐些些忠心难报陛下齐天宏恩。下臣赖陛下恩德，位极人臣，至于王者，只怕寿年不长。因此，下臣曾言：‘臣不可极于尊位，仁不可出于臣家，’便是此意。臣扪心问之，陛下爱臣，仁至义尽。一个平民富贵至此，便是作梦也难以想到。臣受陛下宏恩，已历二十余载，连我兄弟子孙，妻子亲友，皆受陛下恩典，身着蟒缎，腰系玉带，居则雕梁画栋，出则金饰马车。因此，臣我终日诚惶诚恐。若能上天下海，臣敢一试；若赴汤蹈火，于国有益，臣愿捐躯。即便如此，也难报陛下之恩，何敢贪图清闲之事？独自清闲，能算至乐？胸有真才，

方为至乐。乞望陛下莫为下臣费心担忧。几句粗言，实属下臣肺腑之语，决非丽语巧言。下臣终日盼望至死能为陛下效力；下臣终日恐惶，只怕不尽臣意而先身亡。下臣虽死，心中无恨，只怕贻误陛下大业。即令诸事就绪，宋金皆定，臣也难报陛下之恩。因此，臣愿来世转生仍为陛下效力。”说罢，热泪盈眶。成吉思汗听罢心动，龙眼落泪。当时，文武百官，举国臣民，听了毛浩来这一席肺腑之言，无不感动掉泪。成吉思汗连忙斟酒，亲手捧杯赐给国王，说道：“朕既为天子，汝也为天臣，汝适才所言非平民所论。虽然如此，话不能说绝。太后年逾八旬，国人皆敬。如今万国来拜，实因太后为人至忠至诚。倘若爱卿高寿比及太后，还怕天下不宁？”毛浩来匍匐而行，接过酒杯，一饮而尽，当即奏道：“下臣本意，也愿高寿。然下臣闲居时也曾卜卦看相，已知无此高寿福分。下臣平日爱惜一时一辰，正是此意。若非陛下三番五次召我回来，本想此次平定中原。如今奴才不仅身不劳累，而且深悔所享过分，只恨金都汴京至今未下。”皇主听罢，心中生疑，说道：“国王保重，务以吉言养身克敌。”说罢，大摆筵席，一连欢庆九日。当时，耶律楚材也悄声对成吉思汗说道：“国王如此着急，臣以为大不吉利。”成吉思汗听了耶律楚材之言，也长叹一声。

却说皇宫举宴，百乐齐奏，歌女舞童，献歌呈舞，好一派欢乐气氛。然太师毛浩来毫不在意，一连四次上表，敦请皇主分两路出发。成吉思汗只好应允，将社稷大事并大都、上都、新都和北方夏营胜地克鲁伦、鄂嫩、巴拉古等重镇交割于九卿、太师、太保等人，带布古尔吉、楚鲁等三十六员将军于初春月末，登程开拔。毛浩来元帅也随皇主大驾出发，行至山西，毛浩来便拜辞皇主，捧酒说道：“如今社稷重事大体已定，其余细节，则须慢治。依臣之见，耶律楚材为人贤德，故请皇主告谕诸太子，此乃当务之急。北方故土乃我万世之本，务必用心治理，使之充余富足，实为至要。臣观南方风土，利多弊深，朝夕相争。而我北方，

利少害浅，大国不争。望皇主明鉴。”成吉思汗说道：“往日故友，朕向悬念，还望元帅抽暇来见。”毛浩来顿首说道：“臣生为大元臣，死为大元鬼，陛下何必如此垂恩？臣何时定了南方，方来见陛下。南方一日未定，陛下勿念下臣。”说罢，辞别皇主，率众离去，头也不回地径直走了。成吉思汗以目相送，心里难过，几乎落泪，便对布古尔吉说道：“太师此行，因何教人如此伤心？”当时布古尔吉、楚鲁二人正在皇主身边，二人心动，热泪盈眶。苏布格岱、陶克敦固、海鲁更、珠勒格岱、惠拉德尔等人也都感伤落泪。成吉思汗命五员虎将送了毛浩来一程。成吉思汗横了横心，强忍热泪，望西进军不提。

话分两头，再说宋廷。是年正月初一，宋国浙江有一都统，其人姓翟，名唤朝宗，他从金兵手中得一玉玺，献于宋皇。玺上大书“受恭膺天命之宝”七个字。宋主得玺，以为善兆，举宴庆贺，大赦天下。时隔不久，宋主宁宗见前养太子、沂王之子赵竑每日身伴歌女，奏乐筵宴，纸醉金迷，贪恋酒色，沉溺歌舞，肆意破戒，违逆朝规。因此，废其太子之号，封为济国公，徙于他城，立沂王嗣子贵诚为太子。此话暂且不提。

且说成吉思汗率领大军到了西域。是春二月，四太子拖雷亲王提本部人马，行至回回国重镇敖吉，团团围住，日夜猛攻。一日，忽降鹅毛大雪，城墙所堆滚石乱木，皆为冰雪封冻，凝作一块。夜深人静之后，拖雷入睡，忽见布古尔吉来告：“望太子快攻，城墙滚石冻作一块，城里守兵，皆躲入沙窝。”拖雷惊醒，连夜点兵，悄不作声地到达城下，教百十名兵卒搭梯入城夺了西门，大军一齐拥入，杀伤半数守兵，其余守兵纷纷逃走。拖雷人马伏于东门之外，见守兵逃出，截路掩杀，无一人脱身，皆被生擒。亲王拖雷当即整点大军，教本城人马引路，回兵攻占木剌夷国；横渡捌捌兰河，去猛攻也里，不给喘息之机。原来大也里主帅伊勒德希与小也里主帅是本家亲族。当时二人商议，来献降书。拖雷见书，当即依言，率军入城，安抚军民。蒙古大军经此三战，

收得回回国人马十万余人。须臾，成吉思汗领兵入城，太子拖雷急忙拜见父皇。成吉思汗深夸拖雷，将两队人马合为一处，往攻西域塔里罕寨。一声鼓响，新旧将士一齐拥上，个个用心，人人努力，发誓说道："我等众人定要效法前路人马，为国杀敌立功！"说罢，齐声呐喊，从四面八方杀来，一举踏平塔里罕寨，生擒八万余人。因此时天气炎热，不下南方，成吉思汗便暂时休战，厉兵秣马。

且说国王毛浩来携儿子宝鲁、孙子塔斯陶古斯二人来到大军营里，打发亲王比勒古岱返回大都。当时其孙塔斯陶古斯正在患病，便教他随比勒古岱回去。塔斯陶古斯且又因何患病？原来说也可笑。是年，他时常想念怀国公主那般温存痴情，朝思暮想，日夜惆怅，似有心病缠身。当时怀国公主自上都返回，闻知此讯，不禁大惊，一面教人送去养身丸散，合身衣物，日用器皿等一应什物，使之放心；一面推说上山打猎，到野外钓鱼，一人离宫，至旷野与塔斯陶古斯会面，畅谈相思之情。从此塔斯陶古斯病情渐渐好转。谁曾料想，到了去年冬天，祖父毛浩来元帅忽然回来，说要将他领去。这对美男妙女得闻此讯，心里不安，来到野外，落泪相别。塔斯陶古斯随其祖父往南而行，不料，途中劳累，旧病复发。毛浩来元帅见此情景，无可奈何，只好派人将他送回大都。怀国公主不知塔斯陶古斯半途返回，每日或登上绣楼，放眼遥望；或来到湖边，顾影自怜；或踱步闺中，吟歌赋诗，以解心愁；或与贝林公主叙谈心事，相对落泪。光阴似箭，眨眼之间春去夏来。是年四月，怀国公主想去度夏城池，又怕离塔斯陶古斯相隔甚远，正在忧虑，忽报比勒古岱亲王携塔斯陶古斯返回大都，心中大喜，暗自想道："他如今回来，又可会面，必是他旧病复发。"于是急忙换装，与贝林公主扮作男子模样，二人骑马从北门出去，立于道旁树荫之下。定睛一看，亲王比勒古岱大驾已过，对面来的正是公子大驾。塔斯陶古斯将手放在辇车扶手之上，举目望着城门，脸色发黄，双眼无神。正是：似月面容黄如

蜡，一双星眼含心愁。当时怀国、贝林二人生怕公子喊叫她们，连忙勒马，刚要回身，塔斯陶古斯已从人群中看见她们，便如梦初醒，几乎高声叫了起来。怀国、塔斯二人以目相觑，默默含情，怀国公主急忙回马，跑回城里府中，顿时唉声叹气，不禁大哭。贝林公主问道："如今公子已回大都，公主因何如此伤心？"怀国公主说道："姐姐，你没看他那副模样，不知如何是好？"贝林公主也无可奈何，只是长叹一声，以好言相劝。怀国公主说道："我若不顾道师教诲，不念皇主大恩，管保治好公子此病。如今除了姐姐，再也没有别人解救公子。"贝林公主说道："既然公主仗义救我，待我如亲人一般，那怕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话音未落，怀国公主急忙跪拜。贝林大惊，连忙回礼。怀国公主说道："姐姐既然答应帮助妹妹，岂可袖手旁观？"贝林公主说道："有何良计，愿闻其详。"怀国公主说道："既然姐姐已经答应，不必多问，到时便知其详，只望姐姐不要推辞，此乃万幸。"贝林公主说道："若力所能及，决不推辞。"怀国公主说道："若姐姐不能办到，妹妹也不会相求。"贝林公主说道："既然如此，奉命就是了。"怀国公主再三致谢不提。

却说塔斯陶古斯自城外见了怀国公主一面，心中十分想念，驱车归家，向家中老小请安以后，急忙回到自己卧室，写封书札，交给一名心腹侍童，送于怀国公主北门，向公主请安。这时，早有一名侍女候于北门之外，她接过公子书札，连忙交给怀国公主。公主拆开书札一看，正是公子手笔，书中尽述怀念之情。怀国公主当即提笔，写一回书，让侍童捎回。当时侍童接过公主书札，高高兴兴回到府中，将书札交于公子不提。

且说怀国公主推说有事，支开内室众侍女，将后院大门锁住，身边只留两名心腹侍女，便于北门城楼设筵，等候公子。当时侍童回府，见了公子，献上回书。公子急忙拆开一看，原是请他赴宴，心中大喜，顿时病情减轻，满面生辉。候至二更时分，众人入睡，便悄然带上侍童，步行出门，来到怀国公主北门。只见两

位侍女走出迎住，执手迎入府中，于耳房歇憩片刻，便领上城楼。公子定睛一看，怀国公主身着艳装，好似仙女一般，正在那里等候。当时二人相见，哪还顾得上礼仪，互相拥抱，放声大哭。须臾，二人入座，举杯畅饮。公子跪地，祝告天神之后，紧紧抱住怀国公主，二人觥筹交错，你一杯我一盅地喝将起来。怀国公主说道："我替公子着想，治好公子病患，我不顾脸面，不怕破戒，献身于你。只望公子见怜，到时不要张扬。"公子致谢，时已大醉。怀国公主悄然走出，去寻贝林公主。这时贝林公主正立于内室屏幛之后，望她二人动静，早已春心萌动。忽见怀国公主出来，贝林公主连忙迎住。怀国公主当即跪下，贝林公主忙问其由，怀国公主这才讲出实话，将她为公子治病，让贝林公主替自己与公子同床，等日后二人一起服侍公子一事，从头到尾细述一遍。贝林公主听她这一席话，羞得面红耳赤，低下头来，不吭一声。怀国公主施礼说道："只望姐姐不要背约。"贝林公主半晌无话，满面通红，以袖掩面，施礼应诺不提。

且说毛浩来元帅镇守山东河北之地，过了夏天，便于是年七月，提动大军南下。当时蒙古属地有位隐士，姓乔名唤静真。此人颇有贤名，后来销声匿迹，隐居深山，忽闻帅星南下，收复城州，正欲显身露名，不得其门。时值七月，忽见将星昼见，静真连忙下山，来到蒙古军营求见毛浩来元帅，说道："今观天象，将星昼见，大王今明两年不可征进。有星昼见，必有大将归天。因此，将军理应归回北国，身居暗室，连续两年忌见日月。将军一人事小，社稷大事至重。"毛浩来听罢大喜，宴请静真，深表谢意，说道："贤友所言，正合吾意。我已知自己归期不远，只恐自己正当该为皇主尽力时不幸死于府第之中。倘因天象而不进兵，宋金两国何时而定？皇主命我平定中原，皇主自己平定北方。皇主家有老母，年逾八旬，也不顾及，领兵征讨北方并西部吐蕃，大体已定。今我虽定山东河北，而河南秦、巩二州皆未平定，我既为开国元帅，而因天象不吉收兵返回，后日何以调遣三军将

帅？我身为三军元帅，竟效法妇人之态，日后岂不为部下耻笑？倘若各代将帅皆以我为式，推说天象，贻误进兵，天下何时能定？”说罢，重谢静真，教他往见成吉思汗。

且说毛浩来元帅提携大军至平阳，围住二城，不过一月，便用轰雷炸毁城墙，率军入城。安抚百姓，查点仓廪已毕，便整治人马，对众将说道：“无人敢违天时。我若因自己延误进兵，忠名何在？”说罢，喝命擂鼓，整军祭旗，当即南下。先锋岱松至乾州，忽生一计，不犯乾州，一闪而过。守城主将见蒙古兵过去数次而不犯，此次又侥倖得脱，便于当晚大开城门，教百姓随意进出。次日清晨，正要关门，岱松部将蒙古勒布哈选四十名精兵扮作农夫模样，杂于众百姓之中，随他们一齐入城。等岱松率领大队人马来后，便于夜里放炮为号，夺开城门，取了乾州，守城将士纷纷逃命。蒙古勒布哈急引人马混于逃散人马群中，奔往泾州。泾州离乾州不远，守将见乾州人马逃来，急忙开城放入。当天夜里，岱松也领兵到来，夺了北门，拥入城中。等毛浩来提动大队人马到来时，岱松、宝鲁二人，早已攻破乾、泾二城。毛浩来元帅大喜，说道：“我弟我儿，也为社稷立了大功。”说罢入城，安抚众百姓，便驱两城百姓充为前路，围住邠、原二州，教两城守兵投降。当时两城众百姓见大军围城，不等主帅定夺，一拥而上，大开城门。守城将士见众百姓开了城门，便不问蒙古人马来否，急忙从北门逃走。过了半晌，蒙古大军方才开来，夺了邠、原二州。不过一月，毛浩来元帅连取四城，犒赏众将士后，便率军去攻凤翔府。不分昼夜，连续猛攻，因有能将把守凤翔，难以攻破。毛浩来长叹一声，对众将说道：“本王奉圣主之命，领兵南下，纵横四面八方，不过数年，托皇主洪福，轻取辽西、辽东、山东、河北等处。不久前攻取天平、延安二城，如今不劳余力攻破乾、泾、邠、原四州。因此，本王心中寻思，还能为社稷操劳数年；不料，攻此凤翔，月余不下。本帅自十五岁起，跟随皇主征讨，从未见过这般劲敌，岂非吾命将尽耶？俗话说道：

'平时讲心话，闲时想密计。'一旦本帅猝亡，众将军和众弟子不要以天象为由延误进军。我虽身亡，你等时刻勿忘成就大业。"说罢，放弃凤翔，率领大军渡过渭水安下营寨。时逢炎夏，只好暂时罢兵歇息。此话不提。

且说成吉思汗率领大队人马，至于西域，命四位太子分四路进兵，自引一路人马深入西域腹地，攻城略府。西域将灭，一如残灯。西域国主札兰丁往日与蒙古交兵，肝胆皆裂，吃了败仗。今又得闻成吉思汗亲领大军到来，吓得魂飞魄散，急领京都人众逃至回回国，投于聂力格罕，欲合力迎击蒙古大军。当时聂力格罕见蒙古已破其半壁江山，心中愤恨不已。忽见西域国主札兰丁来投，顿时大喜。二人歃血为盟，尽起举国人马，亲自率领，来迎成吉思汗大军。两军对阵，鏖战数月，不分胜负。一日，聂力格亲自出阵，硬要成吉思汗出阵交锋。成吉思汗大怒，说道："与他交锋，有何惧哉！"说罢起身，耶律楚材急忙挡住说道："宁可放弃这几处山寨，陛下千万不可亲自出阵。今难比昔，陛下已逾六旬高龄，虽一时激愤，难以抑制，然而陛下若挺枪迎战，实以天下为戏耳！"说罢，顿首苦劝。次日平明，成吉思汗祭拜神主，取出羊胛，置于火上，看了一阵。然后又掷双踝卜卦，皆是吉多凶少，如此一连卜了数次，这才吩咐耶律楚材说道："你我卜卦，一向吻合，朕适才掷踝卜卦，皆为吉利，可以出征迎战。卿若不信，可卜一卦。"耶律楚材领命卜卦一看，也甚是吉利，连卜数卦，皆是无妨，只好如实奏道："虽然卦象吉利，然自开天辟地以来，未见国君亲自出阵迎战，更何况陛下年迈，已过六旬。"成吉思汗点首称是，说道："倘因一身之故竟挫锐气，何时平定西域？"耶律楚材无言可答，顿首不语。

次日平明，成吉思汗亲自摆阵，佯言今日苏布格岱出阵，瞒过耶律楚材。两军对垒后，成吉思汗喝命擂鼓，教左右人等死死看住耶律楚材，亲自披挂挺枪，拍马出阵，众将大惊，齐声呐喊。这时，成吉思汗早已迎住聂力格罕，一来一往，不过几个回合，

举枪一击，正中聂力格罕左肩，将他挑于马下。众兵士一拥而上，生擒聂力格罕。此时，蒙古众将军见成吉思汗亲自出战，一声呐喊。冲入回回国人马阵中。耶律楚材手执宝剑，跃马向前，砍翻数名敌将，满身溅血，直奔成吉思汗而去。这时，蒙古大军一拥而上，好似山洪一般，护住成吉思汗，一齐掩杀敌兵。成吉思汗正要挥军掩杀，忽见耶律楚材满身血污，身着朝服，腰系玉带，脚踩厚底马靴，匆匆奔来，滚鞍下马，拽住成吉思汗马缰，说道："陛下务以天朝为重，务以天朝为重！"边喊边哭，死死不放。成吉思汗教左右扶起耶律楚材，急命大军追杀敌兵。众将军见皇主上阵，吓得魂不附体。忽听皇主传令，个个踊跃上阵，众兵士无一落后。布古尔吉、楚鲁、扎布、扎勒玛等人率领大军追杀回回国人马，一直追杀一百余里，血流成河，尸骨横野。当时西域国主见回回国人马战败逃散，急忙单人匹马，落荒逃走。成吉思汗得知此讯，即命赛汗苏尔塔拉图带西域降将巴喇，追捕札兰丁。其余回回国人马，全部缴械投降。当时札兰丁慌忙逃走，遁入南海岛屿。蒙古追兵到处搜捕，也未找到。当地乡民听说蒙古大军大海无阻，高山难挡，便捉拿札兰丁送于蒙古军营。成吉思汗欲免其罪，感化其心，耶律楚材谏道："象他这号人，即便先圣也难以感化。乞禀皇主，不如将他斩杀。比及西域，夏国本是代代相袭的故国，然而仍不知陛下大德，从不感恩。"皇主点首称是，命将札兰丁收于监中，说道："待西域平定后，依律斩他便是了。"说罢，厚赏耶律楚材并大小将士。这时，耶律楚材放声大哭，拒不入席。成吉思汗问他因何如此，耶律楚材以首叩地，变色说道："陛下乃天下太阳，因何如此冒失，亲临险境？臣万死不敢苟同。"成吉思汗听罢此言，知其心诚，连忙应道："从此而后，不复如此罢了。"说罢，亲口传旨，今后大凡出阵，必领十员勇将护驾不提。

且说是年八月，彗星见氐，耶律楚材对成吉思汗说道："明年金廷必易其主。"不久，四位太子尽收西域回回国四十八州，

凯旋归来。成吉思汗便召来四子，将耶律楚材才学为人备述一遍，亲手提笔写道："此人乃天赐雄才，勿忘日后教他操持国柄。"这时金廷奸臣掌权，肆意妄为，青龙堡守将平阳公胡天作为奸臣倾诈钱财，心中激愤，举青龙堡之众降于毛浩来。须臾，金国河中府众百姓也献城投降。毛浩来元帅当即遣人赍书，奏告成吉思汗。金主见二城皆反，忙遣仲端为使往见成吉思汗，请求两家和好。成吉思汗说道："你这个人好不知趣。朕曾下令，教你主将河朔之地割让于我，朕封你主为河南王，彼此罢兵。然你主不从。如今我国王发兵，尽收此地，还要谈什么罢战和好？"仲端听罢，百般哀求，成吉思汗说道："念你心诚意真，为主尽忠，给你留条退路。将河朔州府、关西诸城割让于我，封你主为河南王，从此两家永世和好，勿违朕命。如若违命，不过二十年，必遭国破家亡之祸，那时后悔莫及。"当时毛浩来元帅所到郡县，无一不破。蒙古大军攻破吉州，便进逼金属牛心寨，知州杨贞拒不投降，携其家小，投崖而死。毛浩来元帅留兵守寨，命蒙古勒布哈出兵秦、陇去夺他城。自引大队人马，夺了孟州、晋阳、霍邑等寨。刚要整治人马，忽有探马来报，成吉思汗降下圣旨，毛浩来元帅顿首接诏后，急召石天应，传命说道："河中之地，乃河东要冲。皇主得闻，欲守此地，非将军不可。因此，皇主特拜石将军为监军，总管平阳、太原、吉州、隰州等处。"天应听罢，叩首谢恩。须臾，毛浩来元帅便命蒙古将军乌胡乃台、宝古二人领三万人马，去守察安之路；命安赤将军领一支人马，去断潼关之路。这时金将王庭玉暗中出兵，攻陷曹州，斩了降将石珪。曹州守兵急忙闭城，生擒王庭玉，献于毛浩来元帅帐前。毛浩来元帅见石珪阵亡，葬以厚礼。当即传令，将王庭玉押至石珪灵牌之前，碎割处死。葬礼已毕，毛浩来元帅重赏三军将士，于是年十一月提兵西进，攻打同州。同州守将节度使完颜讹可知大势已去，走投无路，悬梁自尽。这时，石天应受皇主恩准，被封为河中府都元帅，率领大军至河中府。忽闻金主宣宗拜治中侯小叔为元帅，来袭河

中府。石天应得闻此讯，忙遣骁将吴泽领一支人马出了东门，伏于两谷之间，以迎金兵。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史公尹湛纳希我信口吟诗一首：

国王所言千载义，
怀国费心一时情。
圣主刚毅冠百世，
楚材进谏表赤忱。

第五十五章

毛浩来解州归天
李遵项西凉丧命

大蒙古国成吉思汗十八年，宋宁宗嘉定十六年，金宣宗元光二年，岁次癸未，是年太祖六十二岁。

话说这年正月，金宣宗皇帝召集文武百官商议道：“如今我大金皇朝为蒙古蹂躏至于此地。是否依他所言，将我河北之地割让于他，我等迁居河南，两家罢战和好？”文武百官众说不一，各执己见，彼此争吵起来。宣宗皇帝也心无主意，犹豫不决，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元帅右都监侯小叔出班奏道：“兀那蒙古刚刚立基，虽说掠我百姓，然其脚跟不稳。依臣之见，大金失地必能收复，臣求陛下拨我五千人马，臣必能夺回河中失地。”金主宣宗听罢其言，无可奈何，立拨五千人马，命他出发。不想，此讯早已传至河中府，蒙古大将石天应急忙派骁将吴泽增添人马，出了东门，伏于两谷之间。吴将军勇而嗜酒，暗自想道：“兀那金人虚张声势，来犯我军。”于是不顾军务，终日醉酒。这时金国人马乘其不备星夜来袭。不久前，河中府守将阿鲁岱与蒙古大军厮杀，兵败逃走时，将城中楼台亭阁尽数烧毁。如今蒙古人马脚跟未立，城中百姓惊惶失措，纷纷攀绳出城。小叔兵马乘机越墙，入于城中，四处放火，烧毁民房。当时石天应正在外面巡查，忽见火光冲天，暗自想道：“必是金兵连夜袭城。”便吩咐军卒，擂动大鼓，自己一马当先，迎击金兵。忽有众部将并众百姓死死

围住石天应，拽住马缰，苦苦劝道："元帅明鉴，深更半夜，万万不可与他厮杀。如今吴将军误了我等，教金兵攻入城里。事已如此，还想拚命不成？不如趁早躲他，渡过大河再说。"天应听罢，叹息一声说道："日前有人劝我南迁，然我不从其言，引兵来此，如今事急迁去，绝非好汉所为。纵然国王宽恕，不加罪于我，末将还有何面目去见同辈？今日惟死而已。"说罢，急引众军，自己拍马挺枪，冲入金兵阵中。少顷，金兵汇合，天应浴血奋战，至于次日午时，死于乱军之中。

当时金兵元帅侯小叔怂恿众将士杀人放火，抢掠民财，撤军出城，至于中条山前。这时，蒙古驸马宝图之子南斯尔正在附近城府驻守，忽闻金兵来犯，当即提兵来追。追至中条山前，一声呐喊，大队人马，一齐掩杀过去。小叔人马，顿时溃散，抱头鼠窜，正与南斯尔伏兵相遇。南斯尔截住金兵去路，大杀一阵，金兵大败，急忙夺路逃走。南斯尔挥军追击，又斩杀数万人马，缴获几万战马盔甲。侯小叔急引残军逃走不提。

且说探马来见毛浩来元帅，报知石天应阵亡。毛浩来听此噩耗，放声大哭，一面收其尸骨，洒酒厚葬；一面遣人赍表，奏报皇主，命其子斡可袭其父爵，总领军民。

原来金主宣宗命元帅都监阿鲁岱，去守河中府。阿鲁岱为人贪戾，不善用兵，搜刮民财，以致百姓怨恨，绛州终于失陷。阿鲁岱这才惧怕，遣人赍书，诓骗宣宗说道："如今绛州失陷，河中势孤，难以守住。"金主乃遣使往探，果是难保，故命他撤走。阿鲁岱决意不让蒙军尽占河中城府，下令军卒放火烧毁府第民房，亲自督军，烧了两日，方才弃城逃回京都，蒙骗金主说道："河中乃河北重镇，社稷之本。即使为敌兵所破，我有大河之险，定可夺回。故小臣下令放火烧毁。倘若蒙古军不守，待其撤兵之后，我可进兵复修。"金主听罢，无可奈何，诏命有司开仓支饷，派人复修河中城府。尚未完工，又为蒙古人所破。如此几守几失，今又被夺。此话不提。

且说此时毛浩来元帅围困凤翔府，连攻四十余日，城仍难破，于是暗自想道："必是本帅归期已到。"于是离开凤翔，至河中，收葬天应，封其子辈，安抚百姓，而后便离河中，至解州，暂歇闻喜县城。是夜刚刚入睡，见一只白狮闯入卧室，咬住毛浩来玉带，将他驮于背上，跑入雪山深谷。毛浩来举目一望，于山谷之外，耸立九座大殿，内有三十六处衙门，七十二处庭院。忽见布古拉尔从第三个大殿迎了出来，说道："哥哥归期已至。"话音刚落，只见石天应从那面小院中迎将出来，伏地而跪，顿首谢恩，毛浩来大惊，问道："你等二人早已归天，因何又在此处？"布、石二人说道："哥哥也已归天了。"毛浩来听罢，顿时惊醒，原是一梦。不料，从此自觉不适。于是急忙取下大弓，以手弹弦，果然弦音刺耳，毛浩来急忙抛弓，教兵士擂动大鼓，召集众将说道："我从十五岁起，跟随皇主南征北战，如今已至五十四岁。我为社稷助成大业，披坚执锐，历时四十余年，北定五个部落，南平六个大国，令其年年纳贡于成吉思汗。我奉皇主之命，亲自领兵，八方出征，平定辽西、辽东、山东、河北、山西等处。皇主垂爱，封我为太师国王，子孙后代也永受皇恩。如今想我归期已近，然我无所遗恨，只恨汴京未破，金宋未灭，尚有内疚。不久以前，我曾奏告皇主：'南方不定，皇主别见奴才。'我死之后，你等好生将我遗骨，安放于我所平定之南方境内；你等取回我的战甲，回奏皇主，何时攻灭南宋、平定金国，方将我遗骨移于北方。末将虽死，不忘夙志。单望你等众人，勿忘末将遗嘱。即令末将归天，惟我阴魂不散，誓不面北而望，也不与皇主相会。只要末将子弟成器，定成末将未就之业，将我遗骨移至北方。若不成器，便将末将遗骨留于此处。你等众人，既然不能成就末将夙志，要那遗骨何用！切望汝等尽心尽意，以成大业。"说罢，便卧床不起，于三月初三寅辰病故，享年五十四岁。当时其弟岱松、其子宝鲁等人，悲痛欲绝，国王治下蒙汉文臣武将，山东、河北军民，无不痛哭悼念。宝鲁等人乃造十穴，放入遗骨，平土为坟。

此乃蒙古遗风，为防他人掘墓盗坟。

且说岱松等人遣人赍表至成吉思汗军营，告以国王毛浩来不幸病故之讯。当时成吉思汗命其四子分路进兵，已定回回国所属州府，封官拜吏，各理一方。成吉思汗见西域降官达鲁噶其为人忠厚，便拜为回回国总管，总掌郡县重事。成吉思汗定夺已毕，正欲提动大军往讨印度，忽闻国王毛浩来病故，皇主痛不欲生，放声大哭，一连数日未曾进食，捶胸顿足地说道："我失半臂，国倾半壁。我问苍天，因何教蒙古毛浩来，汉将石天应一时丧亡？"说罢，放声恸哭，号天呼地；文武百官伏地顿首，求告皇主宽心。皇主从言，收泪而起，吩咐左右选地筑坛，自着黑服，登上高坛，一面放声大哭，一面亲自奠酒说道：

你是我患难与共的挚友，
你是我风雨同舟的伙伴，
你一心一意奋力征讨，
终于平定了外邦四省。
你是我绝境相遇的好友，
你是我以心交心的故人，
你出生入死东征西讨，
终于降服了异国君臣。
你是我共担风险的兄弟，
你是我同命共运的忠良，
你忠心耿耿四处奔波，
不幸殉职在遥远的金境沙场。
你不顾一切为国献身，
你赤胆忠心为国尽力，
替我打下了万里江山，
谁知你过早地离去！

成吉思汗祭祝已毕，放声大哭，哀恸不已；文武百官，无不落泪。皇主厚恤毛浩来长子宝鲁，教他尽袭父王爵职，拜毛浩来

胞弟岱松为蒙古副元帅，教二人护灵回京，停于王府。并吩咐二人道："你等先回，我当亲自回京吊丧。"此话不提。

且说当时成吉思汗屯兵八鲁弯川，过了夏天，便分兵数路攻打回回，安都诸国尽皆平定，便至可温寨，召见众将。因西域大定，封太子察汗台为西域皇帝；下拜达鲁噶其为总监，授以印节，总管各州事宜。

是年八月，金人修革反叛逃走，暗处伏兵捕杀蒙古大将康玉，率部去袭康玉守城。不料，途中为降将叶阁所擒，送至皇主帐前。成吉思汗下令碎割，以报反叛之仇。是冬腊月，金主宣宗病故，其子万颜守绪袭位，号曰哀宗不提。

且说西夏征战之事。西夏先主李安全之子李遵顼为人糊涂，不知好歹。其父李安全初次交锋，便看出成吉思汗乃是真命天子，献女归顺，免遭战祸。其子李遵顼昏庸无能，不识天时，听人谗言，背反蒙古朝廷。因此，察汗台亲王奉命来讨，围住夏都，遵顼逃至西凉，纠集西部人马，欲决一雌雄。起初蒲鲜万努擅立南夏，自称国主，极力怂恿李遵顼造反，教他与蒙古决裂。结果事与愿违，蒙古人看破奸计，万努见势不妙，急忙领兵迎降。李遵顼方知受骗，顿足叫苦，然而铸成大错，悔之不及，终日不安，愁眉苦脸。忽闻前年蒙古元帅毛浩来率领大军，去攻金国严、霸二州，行至西凉附近，忙遣米福去探蒙古人动静。须臾，米福回报，蒙古人马专程来讨。李遵顼听罢大惊，一面急忙遣使犒劳大军，一面命上将达亥领五万援兵，随同毛浩来去攻金国。忽闻毛浩来元帅病故沙场，夏国援军擅自回国。副元帅宝鲁遣使赍表，奏上皇主说道："夏主遵顼人马不听调遣，擅自回国。"成吉思汗得闻此报，诏命太子察汗台道："命你率领大军进取西凉。"察汗台见李遵顼反复无常，早已愤恨不已。如今皇主下诏，正合其意。于是挥动大旗，率领十万人马，来到西凉，将夏都团团围住。李遵顼见此情景，吓得六神无主，魂不附体，急召文武百官，商议对策，众人说道："当初蒙古皇帝与我结亲，其意并非灭我

社稷。今日此祸皆由我起。愿主明鉴，即日纳贡，可免此祸。蒙古人兵伐天下，意在得贡受礼，并非专为杀戮。大凡一统天下者，意在收取天下百姓，并非专为掠占空山旷野。”李遵项从其所言，忙派米福为使往见察汗台，备述来意。察汗台大怒，说道：“若按我意，定要踏平汝国。但念汝先主，实不忍心。既然两家成亲和好，遵项平日受恩不浅，如今他却因何背反蒙古朝廷？今日既然遣使求和，待我奏请皇主再说。”说罢，当即写表，遣人送呈。成吉思汗阅罢奏表，见他依旧纳贡，并派五万援兵往助毛浩来，又念太子察汗台联姻之亲，便下诏传令，依准其言。察汗台一面受其贡礼，一面深责遵项一顿，便收兵返回。李遵项见蒙古大军已经撤离，深感自己难以为主，便教其子李德旺袭位称皇，自号上皇，改元乾定，密告全国。当时举国上下得闻此讯，无不惊愕，纷纷说道：“前几天刚刚归顺蒙古，如今因何又说出此话？一旦教蒙古人听见，岂非杀身之祸即刻临头！”李遵项微服私访，听见众人纷纷议论，欲要发怒责众，又念其言甚是，于是越发焦急，积愤而病，终于忧死。其子德旺追谥遵项为神宗不提。

且说，当时成吉思汗率领大军至畏吾儿国，攻城略地，所向无敌。时有畏吾儿一部人马遁入钦察一带。此处山恶岭险，墙高城固。那支畏吾儿人马将阖族百姓、金银财宝、钢铁兵器、盔甲旗纛尽数搬至山城。成吉思汗欲领兵去攻，布古尔吉出班奏道：“不用陛下劳驾，末将愿领五员虎将去探虚实。如其不破，那时陛下亲往不迟。”成吉思汗从其所奏，命他带五员虎将，点五万人马出发。太保布古尔吉急急行军，至钦察登山一看，果然四面环山，蜿蜒千里，到处都是奇山怪岩，古木参天，无路可走。忽见前面有两条岔路伸入山谷，半山腰上关城耸立，重兵把守。布古尔吉提动大军至关前，连攻半月，纹丝不动。布古尔吉无计可施，心中焦闷。这时，苏布格岱骑一良马，身着猎服，手执长戟，入山寻路，一连走了数日。一日，行至头道关城东面山梁，人困马乏，便吃了干粮，饮了泉水，入一山洞，躺下便睡。梦中抬头一看，

东南天空奇云密布，惊雷隆隆，大风漫卷，天昏地暗，直往西北方向卷来。苏布格岱大为惊讶，心中想道："此风如此厉害，刮得地动山摇，铺天盖地，其中必有怪物。"遂登上山顶一看，大风刮到哪里，哪里的山岩俱裂，树木连根拔除，十分吓人。时暗时明，大风越刮越近。须臾，刮至离他不远的西南山脚下。苏布格岱急忙下山，到了山坡，想看看大风中竟有何物。他往下哈腰一看，似有无数人众在大风中飘荡，他们相互拥抱，脚尖落地，飞速行走。苏布格岱仔细一看，于明亮处有一群女子簇拥一帮宋金贵臣。苏布格岱再定睛一看，原来是一群不是身创重伤，便是悬梁自尽的男女冤鬼。苏布格岱大惊，又仔细一看，只见一位吐舌的人发现了苏布格岱，正向他走来。眨眼之间，那人与旋风一起卷来，一如飞箭，无处躲身。一群恶鬼向他扑来，苏布格岱一看，那群恶鬼手无寸铁，连忙挥手，左右打去，竟什么也打不着。正在纳闷之际，忽见东面天空生出五色长虹，霹雷一响，云散天晴。只见一位大将手提大刀自天而降，奔入旋风之中，大喝一声，砍了几下，那群恶鬼顿时散去，旋风即止。苏布格岱急忙向前，深谢那位天将。天将说道："难道将军不认识我了？"苏布格岱急忙抬头一看，原来这位将军不是别人，正是太保布古拉尔。苏布格岱连忙顿首施礼，布古拉尔也稽首回礼，将他扶起，微笑说道："将军不可正面攻打此关。此处第二道关城西面山上有一处青石岩，可顺此岩下去，下面皆是沙滩。是遣步兵攀绳而下，或顺坡滚下，并无树根挡路。你若不信，可于今晨天亮时，登上东面山梁望那青石岩。趁夜深人静时，教数千名壮士顺青石岩滚将下去，可破钦察，大功告成。"苏布格岱大喜，说道："这无数恶鬼竟是何人？"布古拉尔说道："此皆金国文武大臣，忠义军民，为国尽忠而死。因金主昏暗，不仅不举死难臣民，而且连一点怜悯之心也没有。因此，这些冤鬼无处安身，皆欲归附我主，受一封号，得其归宿，只是不敢挨近，才如此飘来飘去。"苏布格岱忽然想到布古拉尔早已归天，连忙问道："太保不是已于阵

地病故，今日如何又在此处？”布古拉尔连忙取下所背金玺，教他看了一看，说道：“自我病故之后，皇主亲自奠祭祝福，封以尊号。因此，玉皇大帝说我是皇主亲自所封忠臣，授我金玺，封为神官，总管阵地所有鬼神。前不久，国王毛浩来病故，皇主得闻后，玉皇大帝便封他为城隍神，授一玺节，教他总管河北所有鬼神。听说等宋国灭亡之后，将国王移于北方故土。”苏布格岱大惊，问道：“太保何以得知，来此为我军指路？”布古拉尔笑道：“此处本与我无干，然而玉皇命我至何处，我便在何处相助。惟于南方，我无力为之。”说罢又道：“望将军好生记住，探知地形之后，细告皇主。因皇主不知，未亲口降旨。我难以拜见皇主，望将军替我奏报。”苏布格岱不禁大喜，连声应诺，忽见布古拉尔一举手，便腾云驾雾，直往东南飘去。苏布格岱以目相送，只见那团云彩至东南天空，往下降去。惊雷咔喳一响，闪出一道白光，耀得睁不开眼睛。苏布格岱忽然惊醒一看，一轮红日升于东面山岗，阳光射在自己脸上。苏布格岱躺在原处，合上双眼，将夜里梦景从头到尾细细回忆一遍，牢牢记在心中，又惊又喜。他连忙起身，手提兵器，想去察看布古拉尔所指西面山坡。从山洞里走出来一看，几只狼豹从山顶上摔了下来，死于洞口，嘴鼻流着鲜血。苏布格岱暗自想道：“想这几只狼豹必是前来吃我，多亏太保布古拉尔搭救了我。”于是割下兽首，将尸体放入洞里，便疾步爬上山顶，阳光正好从东面照于西面山坡。钦察西山清晰可见。定睛一看，于第二道关城西山东面坡上，果有一处青石岩，岩下斜坡一直伸延到山下河岸沙滩。苏布格岱大喜，急忙回营，进见元帅布古尔吉，将夜里所作之梦，以及今早所见之事，从头至尾备述一遍。布古尔吉大为惊异，说道：“我也梦见了布古拉尔兄长，谁料竟有这般奇事。原来我等兄弟死活一样，都在为主尽力。虽然如此，我等先去探山，破了关城，再奏皇主不迟。”说罢，便吩咐五员虎将并各队校尉，皆以畏吾儿将士模样打扮，登上那面山顶，跟苏布格岱来到彼处一看，山虽高峻，

山下却是一片沙滩，青岩以下并无沟壑。众皆大喜，当即回营，立选五千兵士准备下山。时逢寒冬，皮袄甚多，每人皆发两三件皮袄，各带干粮，并一条皮绳，于当夜一更时分爬山，登上青石岩顶，将皮绳接上，系在岩旁树根，准备攀绳下山，每人发一张羊皮，教裹住各自兵器，滚下山去。接着众兵士准备挨次攀绳而下。这时，苏布格岱第一个攀住皮绳滑到山下，击火石为号。众兵士见攀绳下山十分容易，于是纷纷先将兵器滚下山去，挨次攀绳下滑。苏布格岱再攀绳上来，说道："此山虽高，只要下了狠心，虽无攀绳，也可下山。"说罢，卧于地上，咕噜噜一声滚下山来，击火石为号，再攀绳上来。众兵士这才放心，手拉手滑下山去。不过半个时辰，五千兵士，统统滑了下来。布古尔吉也跟着滑将下来，心中大喜，行至沙窝，绕过两道湾，到了第二道关前。这时钦察山中的畏吾儿兵士仗其关城坚固，毫不在意，城楼上只留一小部分人马，其余兵士皆放心睡觉，这时蒙古人马已至城下，只一声呐喊，分三队一齐搭梯越墙，杀散守兵，放火烧毁城楼，大开城门迎入蒙古大队人马。布古尔吉亲自把守大门，命五员虎将领兵去夺头道关城。这时头道关城守将见二道关城起火，急忙领兵过来，半路上恰与五员虎将相遇，皆被斩杀，一个也未逃走。蒙古人马便夺了头道关城，将城门大开。那时蒙古大军已至关外等候，忽见城门大开，布古尔吉之子乌楞策尔比等十员小将挥动大军杀入城中。那二道关上畏吾儿守兵以为蒙古人马自天而降，纷纷逃走，遁往钦察。苏布格岱忙带数十名壮士，混杂在畏吾儿逃兵群中，企图混进钦察城里。众逃兵刚至城下，守兵关闭城门，不让自己人马入城。众守兵立在城楼骂道："你等无用，连失二关，本应斩首，然用不着我们污刀，教蒙古人来杀你们。如放你等进城，钦察也难保住。"这时，蒙古大军拥来，斩杀三千多畏吾儿兵士。畏吾儿兵士见无处躲身，呼天叫地，齐喊投降。苏布格岱大声说道："你等若降，我敢担保不杀一人。"关下三千多名畏吾儿兵士，听罢大喜，急忙丢盔卸甲，放下兵器，

一齐跪下，说道："天将只要不杀，我等愿拚命攻城。"苏布格岱大喜，将众人领来，写其姓名，教众人与布古尔吉见面。布古尔吉元帅大喜，深夸苏布格岱，教众军屯于两处关城。当时，畏吾儿兵士还以为天兵天将自天而降，而不知是蒙古将士滑坡入城，个个惊叹不已。此时，苏布格岱已密令五千兵士勿要泄密。次日，布古尔吉元帅整顿人马，团团围住钦察。原来钦察城墙自下而上皆由巨石砌成，墙上滚石，堆积如山，皆是数百斤的巨石，一旦被滚石击中，便可粉身碎骨，无人敢于接近。城楼顶柱也皆是石头，即使放火，也不奏效。因城固如铁，无计可施。如此一连过了数日，忽报蒙古兵士抢掠城外民财，布古尔吉听了大怒，忙传军令道："倘若再犯平民，一律斩首示众！"众兵士闻令，面面相觑，连忙交回所抢财物，众百姓拍手称快。深夜时分，有位白须长者来到布古尔吉兵营，进见苏布格岱说道："据我所知，汝国将兵皆是天神。不过欲破此城不可力攻。今有一法，可取此城，别人不知，惟我一人知晓。我见汝等军法严明，怜悯百姓，秋毫无犯，因此，老汉特来与你指路。此城虽然坚固，然筑于高山陡坡，因此，城中并无泉水。你等可遣兵士至北山切断泉水流路。此处山岗下面有条数十丈深的大沟，泉水入于沟中，源头始于高山岩下，引泉细沟皆用灰石覆盖，人所不知。倘截断泉水，此城可破。"苏布格岱听罢大喜，一面派人报知布古尔吉元帅，一面深谢老人，送以厚礼。老人固辞不受。问其姓名，也不回言，只是说道："快跟我来，告诉你源头所在之处。"苏布格岱跟在老人后面至城北高山西北陡坡，老人用手指着一处山梁说道："此乃泉水流通之路，你等截断泉水，引入他处河里，此城顿时可破。"说罢辞别。苏布格岱苦苦挽留，老人摇头说道："荣华富贵，于我无用，你留我干什么？"说罢，辞别而去。苏布格岱急忙派人送行，老人转过山梁，顿时不见。苏布格岱得知此讯，暗自想道："此必土地神灵来助我主。"于是一面摆下香案祭告天地，一面吩咐众人挖掘老人所指山梁。众人破土凿石，挖至十丈

左右，果有一条石沟。掀开石盖一看，宽有半丈，水深丈余，哗哗流淌。苏布格岱大喜，急忙教众人堵住水口，将泉水引入旁边深沟之中。城里百姓见断了水源，顿足叫苦，急忙大开城门，迎入蒙古人马。众畏吾儿兵士料也逃不过去，纷纷丢甲卸盔，跪地投降。当时，吩咐众兵士活捉主帅奇钦，囚于木笼，尽收家小，开仓启库，查点金银财宝、兵器盔甲，装了八千余车，来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将奇钦留于中军示众，将其家小城民皆赏于布、苏二人。将其余财物，散给众兵士，滑坡入关的将士各赏十分厚礼。当时布、苏二人来见成吉思汗，将攻破钦察缘由，布古拉尔托梦指路，毛浩来被封于南方城隍之神等事，从头至尾细奏一遍，成吉思汗听罢心动，当即洒酒祭奠，追封毛浩来为忠武之神，封布古拉尔为忠勇之神，封石天应为忠义之神，当即烧了封号牌位。当天夜里，成吉思汗入睡，梦见三员大将，前来叩谢，心中大喜，问耶律楚材道："大凡人间贤者，皆可成就大业，然因何常有异事？"耶律楚材奏道："大凡贤者，皆非等闲之辈。"皇主听罢，点首称是。

且说当时四位太子各领一支人马至西部一带，陆续攻破东印度、汉井牛心、印度东北部巴拉布、吐蕃四部并萨查等国，教他们每年纳贡朝贺。诸事已毕，各自领兵返回，来见皇主。此时成吉思汗屯兵东印度铜人城。此处一到夏日，天气闷热，然因此处多山，水位甚高，巍巍宫殿，玻璃围壁，宜放水乘凉。更有巨莲，叶上可住一人。至于冬日，树叶不落，河水不冻，巨竹成荫，足有数抱。一年四季，鱼虾不断。成吉思汗便于此处过冬不提。

且说国王毛浩来病故以后，其子宝鲁吩咐匠工连造十椰，分十处安葬，将灵柩送回大都，听候皇命。

且说宝鲁之子塔斯陶古斯，自去年身患隐疾，面黄肌瘦，怀国公主巧用异术治其心病，服以良药祛寒发热，顿时见效，百病去根。不到一月光景，人已康复。怀国公主嘱咐道："贱妾捐身治汝隐疾，绝非爱汝一人，实也为皇主社稷着想。妾望将军从此

以后勿贪女色。你我二人时常见面，心里高兴也就罢了，又何必、倾心房事？”塔斯陶古斯本是个聪明少年，当时听了怀国公主这番言语，琢磨半晌，已知其意，连声称是。然而塔斯陶古斯毕竟是个多情少年，难以按住欲火，一连数日，不见公主之面，自觉不是滋味，便苦思冥想去见怀国公主，然而不得机缘，暗自焦急。这时，忽有探马来报，说国王已经归天。塔斯陶古斯一听此讯，大吃一惊，放声大哭，顿时阖家老小皆穿孝衣，去冠散发，以王礼吊丧。须臾，成吉思汗派人来告道：“国王遗骨要按皇弟之礼厚葬。命五太子、六太子、七太子三人并众亲王大人至王府吊丧。朕也亲自去吊丧，等候几日便到。”于是塔斯陶古斯率其全家老小去迎国王灵柩。国王之配舒伦夫人早年去世，膝下只有宝鲁一子。舒伦夫人去世之后，国王也未娶新人。

当时王府无人，惟有亲友并孙子塔斯陶古斯等人去迎国王灵柩。国王养女洪格尔珠拉一听父王病故，顿时放声大哭，昏厥于地。怀国公主更是悲伤不已。一则因为她托国王之福叩见皇主，才有今日之贵；二则因为她近日更与王孙塔斯陶古斯有贴心之交。一听噩耗，心如刀割一般，当即披甲上马，出城往迎。当时三太子奉皇主之命，一则尽国使之义，二则尽皇主旧谊，率众出城，将国王灵柩迎入城中。当时气派不下天子，大路两旁挤满蒙汉朝臣，灵前灵后皆挂皇用幡盖。纵是皇主胞弟，也不见得有如此威风。灵前高挂黄龙大纛，上面写着“皇弟太师国王毛浩来灵柩”字样。当时众人将灵柩迎进皇宫，安置在荫安大殿。上下忙闹，一言难尽。国王丧事暂且不提。却说皇主平定西域，领兵归来。看官欲知皇主如何归来，且看下章分解。

史公尹湛纳希我信口吟诗一首：

刚汉乃国王，
人杰石天应，
恶徒李遵顼，
昏暗回回国，

圣主成吉思，
良臣毛浩来，
首恶阿鲁岱，
奸首侯小叔。

第五十六章

听忠言太祖班师回国
完功德太后逝世升天

大蒙古国成吉思汗十九年，宋宁宗嘉定十七年，金新主哀宗守绪正大元年，岁次甲申，是年太祖六十三岁。

且说当年正月，成吉思汗亲统大军决意攻进印度五大区域，至东印度界首铁门关外，举目一看，此处山水秀丽，鸟兽奇异，便传令于此处安营下寨。皇主料知，倘若进兵印度腹地，当地诸侯势必举兵抗拒，便召集各路将军，商定对策不提。且说一日，成吉思汗率领众将漫游野外，与众将一道观赏铁门关雄伟气势，坚固胜地，忽见一只野兽奔来，其形如鹿，毛色翠绿，鼻有独角，其尾如马。当时此兽径直奔来，忽然落脚停住，见皇主取下弓箭，蓦地躲去，到了皇主大驾前首，立在皇主护卫特古斯朝克图面前，用人语说道：“汝告皇主，早日回去。”说罢，奔入关内。在场将士，无不得闻此语。成吉思汗也见此兽奔至护卫特古斯朝克图跟前说了数语遁去。特古斯朝克图，当即来报成吉思汗，皇主降旨说道：“此事甚怪。昔日朕取北路，取道西面吐蕃，进攻印度腹地，大军刚至察达垠岗，忽见一只金毛独角野鹿奔来挡路，跪在朕前，然那只野鹿不懂人语。如今朕取内路，至此处又见这般野兽，岂不咄咄怪事？此是何兽，因何能说人话，不知此兆凶吉如何？”耶律楚材出班，顿首奏道：“此兽名唤角端，四方之极，皆有此兽。一旦大军出境，此兽便来相谏。据此兽来奏，必

是天意。皇乃天子，民乃皇子。如今陛下亲统大军征讨西域诸国，已有四年光景。四年之内，死伤军民不计其数。此兽一向恶杀好生，必有劝我大军停止杀伐之意。上天恶杀，故遣来此兽，以告陛下。如今我蒙古大军一旦越关入境，各处诸侯势必来拒，更有无数军民死于沙场。因此，上天遣兽儆告陛下退军。望陛下明鉴。”成吉思汗听了此言，点首称是，说道：“据此看来，朕尚无攻占印度五域之福。”说罢，取出神骨，掷下羊胛一看，不禁大惊，问耶律楚材道：“此卦因何有变？据掷此卦，国有大祸。”耶律楚材奏道：“臣以去年所观天象而论，于我蒙古、宋朝、金廷、夏国皆为不利。金主宣宗死于去冬，夏主遵顼也已身亡。依臣之见，宋廷也必有大丧，如今我也折了两员大将。据天象而论，也有碍于中原上卿。望陛下顺从天时，早日退兵，教此处无辜百姓免遭苦难为宜。”成吉思汗沉思半晌，说道：“倘不念母后年迈，朕绝不退兵。如今朕母太后年过八旬，朕如此领兵远征，深觉不妥。赶快洒酒祭旗，今日便起程回国。如今毛浩来帅旗未回，朕自先提兵回国，心中有所不安。”耶律楚材奏道：“此事无可挑剔。如今太师早已归天，其愿已遂，陛下也已践言。”成吉思汗听罢，连声称是，当即传令，奠祭帅旗，大摆三日盛筵，犒劳三十六路将士。这时，印度大域伏罗萨茂国主遣人赍书，送来三千车百般财宝，乞求成吉思汗不要用兵攻伐。来使所言，无人知晓，皇主传令，寻找通事。原来占布拉通晓其语，便以占布拉为通事，对来使说道：“铁门关内，概不进犯。以前所占之地，汝等不可来争。今后纳贡，不可如此，每年送三千斤翡翠玻璃也就罢了。”使臣听罢，顿首辞别不提。

且说成吉思汗所领五路大军，出国远征已历四年，如今凯旋归国，无不高兴。是年孟夏，到了国界，早有九程人马相继接驾，将皇主迎入大都。成吉思汗进入内宫，拜见太后。太后执着皇儿双手，仔细端详皇儿脸面，笑着说道：“皇儿征西不胜劳累。母亲身边虽有皇儿四弟，然母亲一日不见皇儿，终日心神不安。今

见皇儿归来，母亲这才放心了。母亲没想到还能活着见到皇儿。母亲虽然小时候挨冻受饿，尝尽苦头，然而到了老年却成了天下之母。如今母亲没有半点遗恨。据我看来，皇儿你们四子并诸孙之中，虽有三四名大贵者，然唯有四太子拖雷次子忽必烈日后能顶皇儿大位。我看他平时玩耍与众曾孙大有不同，寓意极深。”当时众曾孙都聚在太后身旁，太后以手指着忽必烈说道：“忽必烈这孩子举止端正，谈吐不俗。如今他还不到十岁，然畏吾儿、女真、汉人三种语言他皆知晓。他见我平时想念皇儿之意，暗处与别的孩子玩耍时，说道：‘曾祖母即使有了金山银山，也不看在眼里，只要皇祖回来，她便万事如意。’你说十岁孩童何以得知母亲念子之心？母亲据此知道，忽必烈日后必顶皇儿大位。”皇主大喜，便顺太后之意叙了叙家常。又奏告太后说，太后年过八旬，当祭天地，大赏天下百姓，散金银粮帛于妇孺老小，赦免天下罪人，以贺国母高寿之喜。太后听了此言，心中大喜，说道：“皇儿常替老母分忧，连这次算在一处，前后三次大赦天下。老母这辈子虽为女身，然赖皇儿之福，下辈子定能脱胎换骨变作男子。”成吉思汗又说了几句教国母开心之语，摆筵献酒之后，辞别国母出去，吩咐众太师旧臣给国母办好后事不提。

且说成吉思汗召集众皇孙，挨次散赏，叫到四太子拖雷长子蒙和，次子忽必烈二人。蒙和是年一十七岁，生于太祖成吉思汗四十七岁那年，因逢吉日良辰，教卜者相面，回说有大贵之相。当时成吉思汗念三太子窝阔台膝下无子，正盼有子，便将蒙和过继于他，以为养子。当时蒙和正是读书年龄，便取出西域各国所纳精细器皿、美丽字画赏给他。因拖雷次子忽必烈年龄尚幼，便取出弓箭刀枪等物赏给他。忽必烈顿首接过，对其兄蒙和说道：“祖父赏哥哥以君主之礼，赏我以武将之礼。”成吉思汗听闻此言，忙教二人进来，问道：“何谓君主，何谓武将？”忽必烈奏道：“君主者尽有天下万物。而天下万物皆赖语言文字以传。典籍经传即以传天下万物者，以此称主。而武将者胜败不定，即令

羸人，也只一勇将。为君者纵有数百名勇将也不为多。武将者只治其身。”皇主听罢，大为惊喜，暗自称奇。当时太子珠奇、察汗台、窝阔台、拖雷四人皆侍立皇主身旁，拖雷听其子忽必烈所言，心中不快，说道：“我原想这孩子，日后必能成器，谁想他竟如此华藻，所言者竟与宋金迂儒相同，言不及义，信口开河。”皇主笑道：“大凡乱邦，必以武力平定；大凡治世，必以儒教治理。汝何说出此语？”拖雷闻命，唯唯而退不提。

且说成吉思汗驾幸毛浩来王府，取下皇冠，身着黑服，抚棺大哭，亲手奠酒，降旨祝福道：

当我在北方沙漠被人欺侮时，
你拚死拚活为我效忠。
当我在北方故土受人迫害时，
你豁出命来冲锋陷阵。
当我率军南下与金人交锋时，
你赤胆忠心为我杀敌。
当我大军讨伐金国河北山东时，
你不辞辛苦定下良策。

当时文武百官不分老少见皇主如此悲痛，亲手燃灯祝福，无不落泪。众人说道：“皇主情分胜过手足同胞。”当时，成吉思汗取出西域诸国并南方各省所纳贡物，合计数万两金银珠宝，赏赐宝鲁，以为丧事费用。诸事已毕，皇主吩咐起驾回宫。移步来到院中，举目一看，毛浩来元帅麾下众将黑压压一片，跪倒院中，以谢皇主亲自奠祭元帅灵柩之恩。忽见众人之中竟有数名女将，忙问其由，回奏道：“索隆高娃、赛汗胡丽、洪格尔珠拉、怀国公主皆是国王部将，受国王一人调遣。”皇主见毛浩来如此大得人望，心中佩服不已。

且说毛浩来葬礼已毕，皇主便派人将其灵柩送回家乡，教丞相宝鲁任国王原职，返回军营。皇主又命四太子拖雷亲王携三弟护送毛浩来灵柩。当时丞相宝鲁离京南下，巡视山东河北等处之

后，召集众将商议攻破凤翔府良策。金廷新主哀宗守绪闻知此讯，急召文武百官商议道："南有宋廷侵扰，北有蒙古进犯，如何是好？"文武百官听了此语，面面相觑，噤口无言。这时尚书令史李唐英见众人枉受朝廷俸禄，临难不思报效，心中不平，出班奏道："兀那蒙古一向欺人，毫无和解之意。唯有宋廷原本纳贡拜贺，如今已附蒙古，朝廷也未见责。故我若遣使通好，宋廷必然承诺。如今宋人留恋湖山，醉心词赋，贪图安逸，厌恶战事。因此，臣愿为使去宋一遭，使两家和好。"金主守绪准其所奏，命他携厚礼去宋。唐英离京，来到宋都临安，入见奏事殿官，备述自己来意。次日谒见宋宁宗，陈说来意道："宋金两家，久不往来。故北漠蒙古伺机而入，牟取渔人之利。与其如此，不如宋金两国合力通好，如能破灭蒙古，依旧各占一方；如其不能，两家和好，彼此罢兵，共抵蒙古，各保疆土，岂非上策？因此，我主心怀诚意，教我携礼来见，共商国事。"宋宁宗说道："朕之国家，一向厌恶兵乱，只因你们有意来犯，我才迫不得已起兵反抗。如今贵国既言罢兵和好，正合朕平生心愿。"说罢，便立下和盟，款待唐英，赠赐回礼。当即遣人赍书同赴金都，两家结盟，金主守绪举筵庆贺。蒙古元帅宝鲁、岱松等人探知此讯，大吃一惊，一面整治人马固守疆界，一面遣人赍书奏告皇主。当时，成吉思汗仍在凉京避暑，因此，探马直奔凉京，不提。

光阴似箭，转眼之间又到了秋天。成吉思汗便命众人起驾南下。皇主见太后年高，不离身边，徐徐行走，到了大都。一日深夜，成吉思汗忽见一颗长星自天而落，忙问耶律楚材道："此星何兆？"耶律楚材奏道："据臣观天，此星坠于南方，想必有碍宋主。"皇主听罢，命左右记下。果然宋主宁宗于闰八月病故。沂王养子贵诚袭位称帝，改名为昀，封先主皇后为皇太后，共秉国事，垂帘听政。原封太子赵竑，降为济王，命他出居湖州。赵竑为人暴戾，放荡不羁，常对人说："良酒美女胜于皇位。便是作了皇上，早晚免不了一死。人生在世，活一日便享受一日，才

是人生至乐。皇上也难与我相比。”赵竑从此终日和妇女们胡混，以歌舞为乐，沉湎酒色，不问其他。

且说是年秋末，成吉思汗驾归大都处理四方事体。见哈斯尔、比勒古岱、敖其格、嘎楚格等人善理国事，井井有条，便重赏四人。当时众国老和太师太保，奉命出巡四方，替太后修善积德，散赏四方众多老少妇幼。众大臣亲赴各处宣告赦令，寻得数名年过百岁的老者，引见成吉思汗。皇主亲手赐赏犒劳不提。太后得知此事，问及皇儿，起身沐浴，身着朝服，祭拜天地之后，执着皇儿之手说道：“母亲寿期量必已尽。七日之前，母亲作梦，随拖雷身影至水边，忽见母亲平日所穿衣着空空立于彼处，转身走近波光中一看，皇儿先父率领背世众臣特意迎我，说我有功。我忽地惊醒。自此以后，母亲感觉周身不适。如今老母功德已尽，此皆皇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之德。母亲别无所嘱，皇儿日前已封诸弟为各处之主，事出母亲意料之外。如今母亲眼见一日无常，自感不适，皇儿勿要动我。”说罢端坐不动。上至皇主皇后，下至文武大臣，吓得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成吉思汗亲煎良药，捧于太后嘴边，百般央求，太后摇头，拒不沾唇。如此过了三天，于九月初九子时喝了一碗牛奶，便合眼归天。这时满朝文武悲恸不已。成吉思汗跪于太后右膝之下，比勒古岱、哈斯尔、敖其格、嘎楚格四人跪于太后左膝之下，皇后并众夫人立于后面，众孙子、众曾孙跪于阶下，默默举哀。天亮之前，忽有一道白光自太后宫中升起，照耀西南天空，直到天亮时方止。当时上至皇主，下至文武百官，去冠散发，解下玉带，身着黑服，扶太后灵柩入朝，停于正殿。虽说太后年过古稀，寿高八旬，然成吉思汗自小未离太后身边，又见年逾百岁老人，如今多有健在，心中怨恨，悲痛欲绝，放声大哭，手捧丧杯，说道：

母亲啊，在你年轻时父亲就已去世，
你辛辛苦苦拉扯我们长大成人。
战乱频繁使你终日揪心不安，

逞凶顽敌教你整天分心担忧，
终于把我们兄弟几个教养成人。
皇儿心想让你过几天平安日子，
谁想皇儿不孝竟受四面之敌，
无奈东征西讨又教你牵肠挂肚。
如今四域外邦大体安定就绪，
你却匆匆合眼屏息宴驾归天。

皇主说罢，又放声大哭，一面设百日大祭燃灯焚香，一面四处遣人宣告太后归天，各处百姓务以父母葬礼，隆重吊丧，所有兵马一概休战，发丧举哀。再则朝廷遣人至各地散发太后福物，穷人得济，乞丐发粮，老幼赏钱，罪人减刑。大聚僧徒修醮诵经，虽平民小户，夜必祭天，不得有误。举国上下，举哀百日，凡有违者，一概查办。如此举丧，日复一日，不必尽述。

且说这年十月，太后讣告传至西夏，夏主闻讯，欲不吊丧，又怕蒙古发兵问罪，无可奈何，去冠挂孝，对文武百官说道:“如此屈身附人，于心不忍，既为一国之主，面南称帝，却称臣事人如此戴孝举丧，真是苦不可言。可否再兴人马，决一雌雄？”文武百官鸦雀无声，只见吏部尚书李仲谔出班奏道：“陛下宽心，些些小事，何必如此忧心？昔日越王勾践为吴人俘虏，教守祖坟，尝吴王粪便，遂得吴王信任，让他回归越国。勾践逃离虎穴，返回故国之后，决计复国，卧薪尝胆。一连数年，强国练兵，最后大兴义师一举灭吴。陛下放着勾践不学，何必逆水行舟自讨苦吃？因此，臣望陛下戴孝赴丧，如此方是上策。臣也赴金以立盟约。臣闻金宋两家结盟通好，共抵蒙古。因此，我也当与金宋通好，三家合力攻伐蒙古，岂有不破之理？如其一举挫败蒙古，不仅损其国威，且使降国叛离。此乃克敌良策。倘置讣告不理，不去吊丧，他必寻衅生端，举兵来伐。若如此，我们将失去良机，来不及调兵遣将，操演人马。”李德旺便从其言，一面命李仲谔为使立赴金都；一面依从丧礼，身着白服，奔往蒙古。因不愿去蒙古

吊丧，走至半路，便推说有疾，另遣他人前去，自己回国不提。

且说夏使至大都后，蒙古朝廷说他无权替太后神灯添油，将他斥退。宋金两国皆遣上卿前来吊唁，也因爵号卑小，被一一喝退，未留所献香灯。

且说夏国吏部尚书李仲谔携其随员晓行夜宿来到金都，入见殿官，备述来意，说道："如今夏朝易主，新皇当政，决计解下旧冤，两家言归于好。"殿官听罢，次日引入早朝，拜见哀宗皇帝。仲谔说道："夏金两国本是同时兴起，彼此救援，一向和睦相处，不曾举兵厮杀，已历八十余载。不料，后来两家上卿因些小事，彼此变脸。从贞祐元年起，一连十余载，战乱不停，彼此交锋。因此，我主势弱，为蒙古所逼，年年纳贡拜贺；贵国亦然，也被蒙古所迫，年年纳贡进贺；南宋朝廷也是如此，为蒙古所欺，不得不纳贡于他。臣思三国皆是大国，由来已久，而北漠蒙古崛起不久。倘三国合力，互不寻短，齐心协力共伐蒙古，便是上天暗助，蒙古也难以如此兴旺强大。其间，东西两辽，河北山东，皆被蒙军所破，归顺蒙古，年年纳贡，幸亏社稷尚存，宗庙未灭。因此，我主德旺效法越王勾践报仇吴国之事，特遣下官来修前好，两家合力，同心破敌。一则贵国新主登基不久，我主德旺也刚登基；二则夏金两国同为大国，同年兴起。我主德旺欲拜贵国皇上为兄，两家通好，从长计议，共灭蒙古。臣闻金主已与宋主和好，因此，三国联兵，同心伐敌，何怕不败野蛮蒙古？"金主听了，欣然答应，当即设筵款待夏使仲谔。当时尚书令史李唐英刚从宋都回来，金主便命他携同样厚礼，随李仲谔一道至夏国，将两家和好，结为兄弟之书札，呈递夏主。这时夏国吏部尚书李仲谔见事已成，心中大喜，带金使李唐英起程回国。一日，来到夏都，忽闻夏主李德旺前去蒙古吊丧半路折回，仲谔懊悔不已，长叹一声说道："人说'矮树不可近，土墙不可雕'。原来确有此事。我们夏国不久必为蒙古所灭，难与宋金同日而语。"说罢义愤填膺，当即回府，辞去官职，逃往别处，改名换姓，降于蒙古太师宝鲁。

当时金夏两国时运不济，夏主德旺遣吏部尚书敖教良弼至金都，交了国书，称金主守绪为兄，以求两家和好。两国互不称臣，各用本国年号。金主守绪欣然承诺，设筵庆贺。李仲谔得闻此讯，冷笑一声说道：“不顾劲敌蒙古，专意通好金主，此乃火上加油，怎不国破家亡？”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当时蒙古太后宴驾归天，南宋、夏、金皆来吊丧，唯有索隆古斯国逾期百日仍不来吊。哈斯尔、比勒古岱、布古尔吉、楚鲁等四位亲王商议一番，遣报丧使臣辽东左将古软再赴索隆古斯京都，进见瞰王，问他因何不来吊丧。光阴似箭，百日丧期已满，上至成吉思汗，下至四弟七子、皇妹图努玛拉塔姬公主、驸马宝图、皇女斯琴斯其格力克公主、驸马策其格、四亲王诸子诸孙，共扶太后灵柩，停放于大金殿，以候明年春天，移至北方罕山之阳哈达河之北，与烈祖共葬一处。每隔三日，祭奠一次。成吉思汗也恪恭守孝，忌禁征猎，以候期满。这时南方汉将寻思国王归天，其弟岱松、其子宝鲁皆无威名，众人不惧，因此，各怀异心。辽东左将右软也欲独霸一方。忽然成吉思汗遣人贲诏，命其为使，至索隆古斯问罪。古软领命，忽生一念，暗自想道：“此是良机，可往索隆古斯一遭，看他动静如何。日前派使，不知何故，至今未归。如今却命我自去，管他怎的，我当亲走一趟。”于是急引数十名随员登程出发，望索隆古斯迤逦而去。一日，来到索隆古斯京都。瞰王接诏一看，其中写道：“此次丧礼，国君务必亲自驾到，如若借故推诿，或派朝臣代主，日后必定问罪。那时后悔莫及。国母太后乃蒙古奠基太后，其葬礼不可与一般葬礼同日而语。”瞰王读罢，便与众人商议道：“此事如何是好？朕欲自去，不说路途遥远，到了彼处，又不知受何侮辱。欲派太子赴丧，又怕留押人质。朕欲抗命，又怕蒙古将勇兵壮，兴师问罪，乘势颠覆我社稷，掠夺我江山。欲遣大臣前去吊丧，彼又下诏，一概不准。朕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上卿赵冲见国主忧虑，出班奏道：“陛下别去，教太子复命。依臣

之见，蒙古皇主虽然刚烈，然其见识分明，不会拘捕吊丧使臣，以为人质。如今蒙古方兴未艾，国势强大，我若抗命，势必大难临头啊！”元帅洪德宣也越班奏道：“赵冲所言，极为有理。虽然太子赴丧凶多吉少，然彼大将哈珠希勒乃我故交，陛下修书给他，让他暗中求情，臣以为万无一失，这是两全之计。”右丞相祁国为人才疏识浅，见年年纳贡于蒙古，一向心中不平，今闻君臣如此商议，便越班奏道：“我乃周代大圣箕子后裔，历代中原朝廷从未另眼看待。自孔圣人以来，各朝皇上一向敬我。兀那北漠蒙古满不过愚笨好强之徒，如今我们称臣阿附，纳贡于彼，本是亵渎先主，大逆不道。今若从其诏命，乖乖赴丧，便与蒙古家奴无异。当初蒙古发兵打退契丹，替我夺回江东，有功于我。因此我情愿纳贡，以报前恩，也就罢了。如今因何甘当奴才，听他摆布？蒙古虽曾出力相助，然我以十报一，百般奉敬。不独如此，至今礼数不断，年年纳贡。他有一恩，我报十德。如今自暴自弃，甘为人奴，臣以为大不吉利。因有一功，每逢婚丧彼皆遣使来召，如此再交几载，每逢春节他亦必来召。如此下去，我社稷江山定被他所占。陛下南面称帝，又有何趣？臣有一计，一则可免国亡为奴之祸，二则可保陛下世代称帝，稳坐江山。”瞰王问道：“此乃朕之平生心愿，只怕事与愿违。”祁国奏道：“毛浩来乃蒙古栋梁，去年他已亡故，成吉思汗决心已定，当初阿吉尼、哈珠希勒等人前后来过辽东、江东等处，此辈皆为等闲之士。往日蒙古唯赖毛浩来一人征服外域之邦。如今毛浩来人已亡故，蒙古栋梁已摧，即令成吉思汗勇力超人，唯他一人何以征伐八方之国？”说罢，挨近瞰王，附耳低语数句。瞰王沉思良久，说道：“别无良计，只好如此。”赵、洪二人，不知祁国所奏何语，不敢随意发话，看瞰王如何发落。忽见瞰王十分殷勤，大摆筵席，款待来使。不过几天，探马来报：“蒙古使臣行至半路，皆被土匪杀害。”瞰王闻讯，便决计抗命，不去吊丧。赵、洪二人，得闻此讯，彼此说道：“哎呀不好！大好河山不久大难临头。当初

不知费了多大气力才与蒙古劲敌罢兵和好。如今祁国一人闯下如此大祸，我锦绣山河，必遭灭亡之灾。”从此赵、洪二人便起辞爵离朝隐居深山之意不提。原来右丞相祁国一面暗中遣人扮作土匪，途中拦劫，杀害蒙古使臣；一面遣人探讯，打听蒙古有何动静。这时古钦又奉命赍诏前来问罪。细作闻讯、飞马来报。祁国忙拨百名军卒，扮作土匪，伏于途中。当时蒙古使臣古钦一面赶路，一面暗自想道："此去索隆古斯务必劝他造反。如今耶律留哥已死，国王毛浩来也已亡故，骁将石天应也已去世，皇上家里也有重丧，他又从未东征，西夏也不太平，宋、金两国也不守本分。因此，我此番举事，势必成功。”想罢，喜不自禁。行至索隆古斯界首锤铁山，宿于客店，夜里喝了几盅酒,越想越觉有味，寻思日后独霸一方，如何封立嫔妃，如何寻欢取乐，一时兴起，便取出琵琶，伸指弹奏，边弹边唱，尽情痛饮，直至三更时分。忽然炮声一响，四面八方，院里拥进无数土匪。为首者闯进屋里，挥刀硬砍。古钦大惧，忙用琵琶挡刀，闪于一边。那匪首再砍一刀，连人带琵琶，挥为两段。这时，众土匪一齐动手，将古钦心腹四十余人尽皆斩杀，唯有烧菜做饭的十余佣人脱身逃走。索隆古斯假匪，抢走古钦所带一切物品，将死尸扔进壑沟之中，一声呐喊，四处散去。客店里只剩下古钦所用破旧琵琶。众土匪走后，过了半晌之久，藏于杂草丛中的马弁等人，入店一看，洗劫一空，唯有那副琵琶横卧血污之中，众人便收起带血琵琶，逃了回去。只因古钦一时邪念，众多从人，皆被杀戮，令人可叹。

且说当时数名佣人徒步逃跑，沿路乞食充饥。一日回来，将前事从头至尾，备细告知主人。古钦之子听了此语，放声大哭，当即来告成吉思汗。哈斯尔、比勒古岱、布古尔吉、楚鲁等人听闻此报，奏于皇主道："此乃索隆古斯人所施奸计，理应起兵讨伐。”成吉思汗说道："众多匪人，竟无捉到一二，何故起兵讨伐索隆古斯？再者朕有重丧在身，不便发兵，不如教他喘息几时，教他早日反悔。倘得喘息之机，仍不知罪，便是反情明证。且候

几日，看他是否依例纳贡。倘他照例纳贡拜贺，此事不可不细查。倘他故意抗命，拒绝纳贡，便没有二话，反状明矣。那时大兴兵马，伐他不难。天子之道，大忌冤屈天下一民。依朕之见，西夏遵顼之子李德旺无义无德，昏庸至极。夏人受朕恩德，已有三代，然而至今不服，因此，理应伐他。但念他率众先降，免其纳贡，与他结亲。虽然如此，夏主遵顼嫌公主不是本家亲族，食其前言，遁入西凉。因此，务必命他交质为信。倘他拒不从命，再发兵攻伐。若不如此，日后他必生乱。”四亲王领命，暗中选拔五千精兵交给阿拉坦沙嘎，教他赴索隆古斯问罪。不知夏主后事如何，请看下章分解。

史公尹湛纳希我信口吟诗一首：

皇王儆子遣角端，
太后临终提世祖。
圣主试孙训拖雷，
太祖尽孝宽醜虏。

第五十七章

武仙造反乱真定
德旺饶舌失西凉

大蒙古国成吉思汗二十年，宋理宗宝庆元年，金哀宗正大二年，岁次乙酉，是年成吉思汗六十四岁。

且说那年正月，乃蛮大将阿拉坦沙嘎，领五千精兵，去西凉京都问罪。早在去年，夏主李德旺料知蒙古将发兵来讨，便遣人赍书，至宋金两国，商议三家合兵，共抵蒙古。宋金两国，皆欣然应诺。如今忽闻蒙古天使率领大军径来问罪，便急忙遣人至宋金两国，请求发兵相救。因宋廷内生变乱，不能发兵相援。金廷细作暗中探知宋未发兵往救西夏，又怕得罪蒙古，便对夏使说道："是年有忌，不能用兵。"因此，也未发兵救夏。夏主李德旺得知此报，大为焦急，顿时变色，不知如何是好。这时，众大臣奏道："权且想一脱身之计，教蒙古罢兵，再图别策。"夏主德旺忙问其计，谏议大夫奏道："如今蒙军尚未临城，因太子尚幼，先答应送皇侄李晛入质。望陛下呈一奏表，推说李晛有疾，待康复后，送往蒙古都城，教使臣佯作不知蒙古发兵。"德旺寻思，别无良计，只好遣人赍表，立赴蒙古。刚走半路，恰与蒙古人马相遇。阿拉坦沙嘎盘问来意，便就地屯兵，候命不提。

且说夏国使臣到了大都，呈上奏表。次日早朝，四位亲王将此事奏告皇主。成吉思汗当即降旨说道："此是夏国脱身喘息之计。虽然如此，仍可准其所求，命以三月为限，毋得日后反悔。"

说罢，亲笔批复，起驾回宫。当时四位亲王召见夏使，教三月之内必交人质。夏使领命，辞别而回。阿拉坦沙嘎奉命转移，率领大军，去巡视北方疆域不提。再说宋朝因何推说内生变乱，不发兵援救西夏？原来宋废原太子赵竑，立新太子贵诚为帝。这时，湖州守将潘壬去找山东大将李全，说道："我等合力，除掉新皇赵昀，拥立原太子赵竑以掌国政。"李全表面应承，先让潘壬去探赵竑之意，答应拨给他二十万人马。潘壬信以为真，返回湖州。约期已至，不见李全人马，潘壬心急，只好请赵竑穿上黄袍，立为皇帝。赵竑唯恐兵力不足，一旦事发，势必被诛，故尔嚎泣不从。当时乡吏密商，欲捕潘壬，发乡兵数千人，入于湖州，佯称李全人马。潘壬见事已败，惶惶逃走。赵竑写表，将讨潘一事，奏于理宗皇帝。使臣领命出发，刚走半路，恰与宋廷二十万大军相遇，主帅听闻乱已平服，便收兵归营。理宗赵昀阅罢赵竑奏表，心中大疑，便召来京。赵竑怕被拘杀，推疾未来。因此，理宗赵昀越发见疑，便命朝臣派一医人，以治病为名，毒死赵竑。赵竑见事已泄，难以活命，便自缢而死。理宗赵昀不独不封其子，且降赵竑封号，更为巴陵县公。当时竑子赵珠，竑女赵静，皆为幼儿，家臣闻变，慌忙抱子逃走，去投奔亲友。珠父赵竑曾有功于赵燕纳，于是家臣怀抱兄妹二人，往投赵家不提。且说理宗手下员外郎洪咨夔等人进见赵昀，引经据典，上以尧舜为例，下以骨肉为由，替竑陈冤，请求昭雪。而理宗赵昀，拒不从言，喝退咨夔。当时夏使乞师求援，宋廷便以此为由，未发一卒。李全闻讯，料知事败，便决意造反，立点本部人马，放起大火，夺了楚城，大肆抢掠。楚州守将许国乱中逃走，死于途中。宋主赵昀得闻此讯，便拜心腹徐晞稷为淮东制置使，以防李全生乱。这时李全一面四处派人招兵买马，扩充势力；一面遣人赍书，玄金国属县和降蒙诸城，策动汉将造反。此时，蒙古国王毛浩来业已病故，诸城汉将人心不定。降将武仙早存异心，欲霸一方，唯恐毛浩来之威，不敢蠢动。如今，一则毛浩来已死，二则宋将李全遣人来说，

此事正合其意，便暗立盟约，伺机造反，只恐蒙古真定守将史天倪碍事，不除此人，难以举事。于是苦思冥想，除此隐患，忽生一计，急忙修书盖印，遣人送于天倪。天倪拆封一看，书中写道："如今宋将李全叛离朝廷，无处安身。因此，皇上特意下诏，命你我二人，定一良计，招降李全。为此，末将备筵，专候将军赴宴。"天倪寻思，既有诏命，不可不去。其弟天泽劝道："我兄不可赴宴。依弟之见，自国王病故以后，武仙举止，一反常态。我闻传言，李全造反，遣人投书。不是他劝我归顺李全，便是他自欲造反，只怕我兄碍事，设计害你也未可定。"天倪说道："我也如此见疑，可是彼言有诏，不可不去。他若提及李全之意，降与不降，我自有主张。"说罢，身穿便服，来到武仙城。刚入城门，只见一队歌童来迎，迎进武仙府中。当时天倪寒暄一阵，武仙设宴款待，天倪说道："皇诏安在？"武仙笑道："其实并未来诏。弟有一桩要事，想与史兄商量，只怕尊兄不来，特意设下此计。"天倪听罢，心中不快，便问道："既然如此，派去一人便也罢了，因何以国玺为戏？"武仙说道："此玺乃屈身蒙古，寄人篱下之物，何言其贵？身为男子好汉，立于天地之间，而受腥臭胡人调遣，令人义愤填胸！"天倪听罢，已知其意，一言不发。当时酒过数巡，武仙忽然掷杯于地，厉声说道："众好汉今在何处？"话音刚落，东西厢房拥出一百余人，将史天倪缚住，史天倪面不改色，毫不理会。只见武仙说道："如今我决意起兵，讨伐蒙古，你若替汉人同胞打算，你我一道发兵起事，以报蒙古旧日之仇。倘你不从，先杀你祭旗。你城危在旦夕，我于十日以前，派兵潜入城中。我料你一动身，城府即将被夺，家小眼见被捕。如今你做何打算？"史天倪听闻城府被夺，故作不疑，泰然自处，微笑一声，说道："既然如此，本来于我有利，将军何故如此相逼，将我捆绑？"武仙见他有归附之意，连忙替他解缚，从长计议。史天倪忽然转身，夺下军卒战刀，向武仙头上砍去。武仙恐惧，急忙躲身，砍中肩膀，鲜血迸流。这时，众军卒

一齐拥来，将他捺倒。史天倪面向皇主，顿首说道：“乱贼终不得除。”说罢，撞阶而死。众军卒见状大惊，挥刀乱砍，剁成肉酱。武仙受伤，心中大恨，尽捕天倪从人。这时，早有数名从人见天倪已死，急忙逃走，回到城中。其城并未被夺，连忙入告天倪胞弟史天泽。史天泽闻报，急忙收兵，闭城固守。武仙率军，攻占真定，所属大小城镇寨堡，背叛蒙古。这时，蒙古永安城守将董俊也点数千人马，死守本城。其余诸城，尽归武仙。叛将武仙一连数次猛攻董俊所守永安城，难以攻破。武仙为难，不知如何是好，忽然想到一计，便传令全军，大肆践踏城外禾稼。董俊立于城楼，眼见武仙人马，乱踩众百姓禾稼，便高声骂道：“叛贼武仙，你如今攻我城池，本为夺地降民，因何无故践踏百姓禾稼？真是无理至极！”说罢，忽然点拨人马，开城出战。叛将武仙立于城下，本以为董俊不敢出城迎战，毫不在意，忽见董俊开城领兵杀来。城内外百姓见武仙纵兵践踏庄稼，无不切齿痛恨。今见董俊如此仗义，爱护百姓，皆感激不已，纷纷随军助战，踊跃杀敌。武仙所率两万余人顿时大败，四散逃命。众百姓见他如此践坏禾稼，个个气愤至极，追杀武仙人马，追入真定府中，夺了南门，又与武仙人马鏖战一场。虽然官兵拚命厮杀，也难挡住众百姓之力！当时众百姓见生计无着，人人发愤，一人抵十，大闹真定。此时天泽、董俊二人也率军入城，掩杀武军。叛将武仙见势不妙，急忙从西门逃走，遁于西山鼓城不提。

且说天泽、董俊二人，夺回真定，安抚百姓之后，商议破武仙之计。当时宋将李全已归蒙古，任为中山判官。自毛浩来去世后，李全心怀他意，便率中山军民造反，叛离蒙古，与武仙等人结为同伙。当时史天师、张柔二人正守中山附近大小城镇。史、张二人得闻李全造反，一面遣人赍书，奏于蒙古朝廷；一面点本部人马，来围中山大寨。叛将李全急忙领军出城迎敌。张、史人马来势勇猛，李全难支，惶忙逃走。这时，武仙部将葛铁铯奉命来救，伏于杂草丛中。忽见蒙将张柔飞马追赶李全，急忙率众接

应，挡住张柔追兵，教李全逃入山中。须臾，葛铁铊也急忙收兵入城，把守关城，深夜与李全商议道："我们兵少力弱，蒙古兵多势强，难以与他为敌。因此，末将今夜回去，再请主公武仙拨出一万精兵，迂回敌后，大杀一阵，定可破他。"李全大喜，送他星夜出城。张、史二人，早已探知底细，心中大喜，说道："如此甚好。我等将计就计，分兵破他。"说罢，拨一半人马把守山口，一半人马由张柔率领。史天师去见永安城董俊、天泽二人，说道："你二人，一人留下守城，一人领一支人马皆扮为武仙人马，至中山山口，佯与我军和好，设筵庆贺。末将料定中山人马定从此处逃入城中。那时，教兵卒杂于逃兵之中，随其入城，夺下城门，引我大队人马入城厮杀。如此中山定可夺回。听说中山城中，李全人马甚少，我领一支人马，伏于新乐一侧，等武仙援兵一到，我便挥军掩杀。将军比我军理应先到一步，将一半人马留下守门，一半人马留于后面，教众兵士皆扮为武仙人马。"当时二人商议已毕，董俊连夜回城，换回史天泽。当时张柔、天师二人领五千精兵，来到新乐，伏于山谷杂草丛中。果然不出所料，武仙命高阳守将吕正、葛铁铊二人领一万援兵，星夜赶到新乐山谷，恰恰中了张、史二人所设妙计。忽然炮声一响，山谷两侧闪出无数伏兵，两面夹攻，大杀一阵。吕、葛人马顿时大败，急忙逃走，见张柔人马已断归路，便慌忙闪开，奔向东河，沿岸逃跑，纷纷坠入张、史人马所掘陷坑之中，折了四千余人。当时张、史二人紧追不放，一直追到天亮，眼看就要赶上吕正。吕正心慌，一面使劲拍马，一面暗取弓箭，忽然转身，唰地一箭，射中张柔嘴巴，击碎两颗门牙。张柔毫不在意，拔箭掷地，目不转睛，飞马追来，搭箭于弓，唰地一箭，正中吕正脖颈。吕正在马鞍上摇摇晃晃，险些落马。张柔拍马追来，伸手一拽，将他摔于地下，教众兵士取绳捆住。当时张、史二人挥军追杀，掉队敌兵皆丢甲卸盔，降于张、史二人，合计不足两千人马。史天师见张柔生擒吕正，便吩咐他留营养伤，自引大队人马追击铁铊人马。于深夜

二更时分，赶上逃军，冲入敌阵，将铁铊生擒于马鞍之上。众兵士见主帅被擒，纷纷缴械投降。当时，史天师将武仙降兵分作两队，教一队走于阵前，吩咐本部人马，各执叛军兵器，佯装武仙人马，奔往中山关城。当时史天泽也领大队人马开往中山关城。半路上天师人马恰与史天泽相遇，二人便合兵一处，来到中山。这时，李全被困在中山，无计可施，十分焦急，忽见武仙号旗，顿时大喜，心中寻思大军已来，便迎入城里。这时中山山口蒙古人马一齐拥上，迎住那支假武仙人马，两军激战。李全见状，急带人马出城，去迎武仙人马。这时张柔大喝一声，两队人马一齐拥来，攻入山城，夺了中山，尽降城中军民。李全连夜换装，扮作军卒，骑着光马，取间道逃走，去投武仙。武仙见他如此，大为震怒，尽起鼓城兵马，飞也似地奔来，将张柔所守满城团团围住。这时，张柔登上城楼，教武仙答话。武仙佯装回话，喝命众军卒一齐发箭，忽有一支乱箭飞来，擦其右腮而过，张柔满面流血。城外武仙将士，一齐呐喊道："哈哈，张柔中箭了！"张柔忽生一计，佯受重伤，倒在地下。武仙将士，个个高兴，一齐拥向城门附近。张柔连忙裹首，教众将士饱食一顿，带足干粮，并与众人歃血为誓，大开四周城门，四队人马一齐杀了出去。原来武仙人马毫不在意，忽见大队人马从城里杀将出来，个个恐慌，人人逃命，顿时大乱。张柔乘势挥旗，大肆掩杀。武仙也未料到有此奇兵，一时心慌，急忙勒马逃走。张柔拍马追来，取弓搭箭，唰地一声，正中武仙右肩伤处，肩疼难忍，落于马下。李全急忙下马，将他扶起，骑于马上，二人逃走。当时武仙人马，皆聚于城下，毫无防备之心，忽从城里闪出几队人马，个个手足无措，小半人伤亡，落于河沟，大半人随武仙逃走。张柔挥动大军，紧追不放，追了一天一宿，到了西山鼓城。武仙见张柔人马追来，只恐复蹈真定之祸，不敢进城，直往金境遁去。这时，张柔又寻思一计，吩咐武仙降兵，来到城下，叫开城门，自己单人匹马，进入城里，对众将士说道："你等众人，毫不识理。武仙那厮，

乃一负恩叛贼，而蒙古立基已过五十余年，又是国大势强。如今山下伏兵皆已至此，你等胆敢抵抗，一旦城破，不分玉石，斩草除根。只为武仙一人，不顾一城百姓死活，何等冤屈！你等众人，因何不想想蒙古人夺了那么多城池。如今国王毛浩来虽已病故，然其同僚大将，文臣武官，个个智勇双全。加以其子弟自幼从军，身历百战，攻下数百城池，战法谙熟。其弟郡王岱松、长子国王宝鲁，更是一代名将，你等岂是他们的对手？别说你一个叛贼武仙，就连堂堂大宋，立基数百年之久，而今又是如何？至于金夏两国，更是不足挂齿，危在旦夕。你等固守这几处孤城，究竟有何益处？”鼓城守将听了张柔所言，心中不胜懊悔，当即归顺张柔。这时史天师之兄史天安也率兵来援史天师。因此，两路人马合为一处，共力追击武仙逃兵。史天师率领大军入于无极，攻打真定附近大小城镇。史天安引一队人马往鼓城进发。这时叛贼武仙被张柔所败，急急逃来，恰与天安人马相遇。史天安大喝一声，挥军掩杀武军，武仙魂飞魄散不敢恋战，引其残部逃往双门寨。天师、天安、天泽、张柔、董俊等人，齐心协力，夺回真定，安抚百姓不提。

且说郡王岱松，率军前来，见真定早已平服，心中大喜，一面厚赏众将士，一面向皇主呈表，细奏史天泽等人所立战功。不移时，成吉思汗降下圣旨，将天泽等人皆晋爵一级，并赐以金银彩帛等物。天师、天泽、天安、张柔、董俊等人来到香案前，跪受皇主厚赏。

是年四月，宋廷垂帘太后因患重病，一应朝政皆由理宗皇帝处治。当时理宗皇帝拜左将军彭义斌为讨北大军都元帅，命他率军出征。彭义斌先入山东，攻占数县之地。这时宋廷叛将李全屡战不利，损兵折将，难成大业，便往投都元帅彭义斌，乞求投降。彭义斌大喜，拍胸起誓，保他无罪，将他招安，顿时军威大振，当即率军出发，去围蒙古大将严实所守东平府。严实见城中兵寡，粮草不足，急忙修一书札，派人送于郡王岱松帐下。岱松拆书一

看，书中写道：

“如今宋兵来围我东平府甚急，望大王务于半月以内，亲提大军来援。倘大王不能亲自来救，便教王子孛里亥率军前来。若此计不成，道路不通，半月以内，难以相救。末将望大王不必派兵来救，径派大军伏于西山之中。末将佯降彭义斌，使之信任，一齐出发。他若越我城府，定领我部人马去攻真定。那时待宋军开来，发西山伏兵，途中出击，便可生擒彭义斌。”

郡王岱松细细一想，此是上策，便罢南下之师，教孛里亥领三万人马，屯于西山山谷。又命史天泽率本部人马以为后援。当时彭义斌统领宋军，将东平府铁桶也似地围住，已有半月之久。东平府守将严实见援兵不来，便料知岱松已纳后计，于是急忙修书，投出城外。彭义斌拆书一看，其中写道：“末将严实所以归顺蒙古国王毛浩来，实出无奈，走投无路所致。如今毛浩来已死，其余众人皆为碌碌之辈。末将早有归顺大国之意，只因无法解疑，以致延误至今。如大元帅能容小人，小人誓不作蒙古傻子之奴才。”彭义斌阅罢此书，当即遣人赍书，指天发誓，一旦归顺宋朝，定以李全为式，教他官复原职。严实得书之后，便率众出城，将彭义斌人马迎入城中。彭义斌入城之后，大摆筵席，慰劳众军。义斌欲借严实之力，夺取河朔之地。是年七月，彭义斌率领大军，去攻真定府，以严实人马为后军。彭义斌自领大队人马，直奔真定。刚到西山之前，蒙古郡王岱松之子孛里亥连夜带伏兵迎击彭军。严实早已认定号旗，便挥军从彭军后阵掩杀过来。彭义斌大惊失色，急忙率残部逃走，不敢去攻真定，又不敢回东平府，径往南面逃去，欲取内黄之路，翻过五马山，进入山口。史天泽早已闻讯，探他逃往何处，好去截路厮杀，谁想义斌人马，恰从天泽所守五马山逃来，心中大喜，便教众军士伏于五马山两侧等候。不移时，宋将义斌人马拥进山谷。史天泽急忙传令，一面教众军士堵住山口，一面在大河上游生火放炮。彭义斌惊惶失措，传令

退军，到山口一看，山口已被堵死。彭义斌心中料知此处必有伏兵，急忙回身逃走。忽然高山两侧炮声大震，金鼓齐鸣，乱箭如雨，彭军左右皆是万丈高山，从高处掷下火团。众军士见无处躲身，一齐呐喊：“我等愿降！”彭义斌见势不妙，急忙从东面山路翻过山顶。只见史天师从斜面奔来，唰地一箭，穿透义斌脖颈，将他活捉，其余将士，尽数收降，卸其兵器，押至真定。当时蒙古郡王岱松来到真定，吩咐军士，将前捕葛铁铨、吕正二人监于囚车，送去皇主那里。当时成吉思汗护送太后灵柩，来到罕山黄河之间，扎拉玛罕之阴，吉拉罕之阳，掘土造墓；将太后灵柩葬于烈祖也速该巴特尔陵墓右首。此话不提。

且说当时将宋朝元帅彭义斌押至帅府，严实保他，反复劝说，彭义斌满口答应，刚放不久，他便暗自逃走。史天泽早已料他逃走，派人把住各处路口，于是彭义斌再次被捉。岱松说道：“我早已料定你要反叛，当时只顾大将严实之面，才勉强将你释放。你果要造反，因何不等有利时机，且学那无知孩童之举？”说罢，喝命推出斩首，将首级送于宋主理宗皇帝，命他将年贡送来。宋主理宗叫苦不迭，文武百官，无不惊骇。

这时郡王岱松给严实拨一支人马，自领一路人马，教史天泽领一路人马，分三路大军南下，去收复京东州县，并将新近攻克十一座城府皆归严实所管。严实统有全魏，齐之三分，鲁之九分，凡五十四城，尽收京东之地。从此蒙古军威大振，宋金皆怕。当时，国王宝鲁因患重病，将兵权交割于叔王岱松，自留河北养病，不日便好。于是宝鲁、岱松叔侄二人修一表章，将此事奏于皇主。成吉思汗此时正在凉京，因夏国不遣质子，一连违期三次。当时太后丧期已满。时至十月，成吉思汗便调集人马，准备伐夏。忽闻真定来报，攻下了五十四城，便叹息一声，说道：“究其致乱之由，皆因国王毛浩来病故所起。毛浩来好比是雄狮猛象，而其众子弟好比是猛虎凶豹，不费吹灰之力，便先擒宋廷元帅，可谓是龙生龙，虎生虎。”说罢，授史家三兄弟并严实等人以公号，

并决计亲自率兵讨夏。命窝阔台、察汗台二人领十万汉军，随驾出征。又命宝鲁、岱松二人遣使去金宋两国，责问他国王毛浩来病故以后，因何无故不交年贡。倘他继续违命，定将大军问罪。并吩咐二人遣使至辽，教辽东执政姚里氏派人去高丽，责问他去年因何不交年贡，不来吊丧。命珠奇留守北国故乡。命拖雷留守大都。成吉思汗自带两员大将，五虎上将，并三十六员小将，于是年十月攻入夏境。教布古尔吉、楚鲁二人各领一队人马，往攻甘、肃二州，自领大队人马，去围西凉府。这时夏主李德旺闻讯，吓得魂不附体，弃城逃走。因此，一举连取三城。是年十一月，成吉思汗催动人马，围住凉州，教军卒放火箭烧毁城楼，虎将惠拉德尔、珠勒格岱二人越墙而入，夺了凉州。然后三路人马，合力攻入盐州。这时夏朝发生一桩奇事。原来是当初赫王败子伊拉固逃入夏国，为秋斯人所捕，献于夏廷。不久，夏主李安全斩杀伊拉固，将其首级送来，皇主授以厚赏，因以伊拉固首级为大筵助兴，便免夏朝收纳仇人之罪。实则不然，夏廷密藏伊拉固，将假首级送去蒙古，一则教伊拉固替夏廷效力，二则教蒙古人放心，不再追查伊拉固下落。如今伊拉固出任西凉粮草总管，从此国库丰实，粮草充足，夏主心喜，更爱伊拉固。伊拉固为人奸诈，一向苛刻，所管军卒没有分文好处。因此，众军卒心中嫉恨，寻机除他。忽闻蒙古又发大军来讨，举国惊骇，叫苦连天。当初蒙古攻破西夏，已立主监管朝政；忽闻成吉思汗亲统大军来讨夏国，众百姓无地自容，号天哭地，怨声载道。这时伊拉固手下有一簿记，名唤聂柱，见众百姓如此叫苦，便暗中造作言语道：“蒙古人已许下诺言，不交仇人伊拉固，便灭西夏九族。朝廷只顾奸首伊拉固一人，不管众百姓死活，实属可惜。”此话传开，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举国百姓，无不心变。一日，众人起事，生擒伊拉固，送于蒙古军营。上至成吉思汗，下至蒙古众将士，见此情景，无不惊讶。当时成吉思汗传令，将伊拉固叫入帐中一看，其举止言谈，虽有相似之处，然发须皆长，体胖如猪，

众人一时难以辨认。成吉思汗问道："夏朝爱你,藏了这么多年，如今因何将你送来？"伊拉固答道："小人名唤伊拉固，这一点不假。我原是金国北界长城的守城小卒，因蒙古破城，家乡被占，小人无家可归，来投夏廷，夏主垂爱，教我当了粮草总管，此是真话，可我从未听说赫利特赫王其人。因小人管束太严，我手下贪财军卒，故造流言蜚语，诬陷中伤，将小人捕送此处。大王明鉴，小人委实不是赫王长子新公伊拉固。"成吉思汗听他这一席话，又据他平日说话摇头晃脑，昂首望天，张大嘴巴,胡言乱语，冒充学究神态，已料知他是伊拉固，便微微一笑，说道："伊拉固，你别小看天下人，难道人人皆是瞎子不成！你平日不懂装懂，胡搅蛮缠，你左耳过小，右耳带疤，你只骗你自己，岂能骗过别人！"众军卒听罢，连忙查看伊拉固耳朵，果然不假。伊拉固见未能瞒过皇主锐眼，只好将脑袋耷拉下来。成吉思汗微笑一声，对众亲王说道："其父赫王虽然反复无常，然赫利特毕竟是朕之故交。不料，赫王被乃蛮暗算，为扎木哈所害，实则被他儿子害死。虽然如此，朕念赫王往日之好，将其子女交给宗人。往日所杀伊拉固虽属假的，然已问斩，也就罢了。往日问罪，乃替其父报仇，并非为我自己。凡人皆有仇人，仇人也有仇人，然不可因此结下大恨报仇不已。故尔理应放他，言归于好。"郡王布古尔吉奏道："既然如此，便将他交给其弟图斯呼罢了。"此话暂且不表。

且说成吉思汗召见夏使，降下圣旨，再给夏廷三月期限，教夏主德旺遣来质子，便保存夏主宗庙，仍听命于蒙古所封之主。倘若抗命，执迷不悟，便起大军，讨平夏国。夏使急忙回国，将成吉思汗所下诏命，从头至尾备述一遍，满朝文武聚于皇宫，苦苦哀求德旺早日归顺。然德旺说道："待我慢慢定夺。"说罢，满面愁容，偃卧龙榻，整日叹息不已。

且说赫王次子图斯呼，乃是成吉思汗三十六员猛将之一，排行第四。当时图斯呼召来帕拉古岱商计，帕拉古岱不发一言，只

是大哭。图斯呼忙问其由，帕拉古岱边捋银须边说道："杀我先主者，正是伊拉固这厮。如今他若回来，我们赫利特宗庙便休矣！"图斯呼问他因何竟出此言，帕拉古岱说道："若非伊拉固、扎木哈二人，我赫利特也当与索隆古特国主布哈查干、固尔勒斯国主一样，为人所敬，号称大国。凡事皆败于伊拉固，他闹得几乎国破家亡，只因皇主不忘先主故交，给你赏脸，你才有今日之贵。如今伊拉固这厮一旦回来，势必造下大孽，灭我赫利特社稷。何况你已报了乃蛮之仇，他必先害你，次灭社稷宗庙。"图斯呼又问前由，帕拉古岱将伊拉固背信弃义，以怨报德，七次设计，加害于宝尔吉古德恩人一事，从头至尾细述一遍。图斯呼听罢大怒，说道："原来在我小时候，杀我父王，坏我社稷，都是你伊拉固干的！"话音刚落，忽闻郡王布古尔吉派人来召，图斯呼急忙去见布古尔吉。当时布古尔吉将伊拉固所犯罪状，一一细述，并将皇主恩典，告知图斯呼。说罢将伊拉固交割于他。图斯呼唰地一下抽刀一挥，将伊拉固身首砍作两段，掷刀服罪说道："伊拉固活一天，我社稷江山迟早坏于他手，先父香火也被他所灭。我宁受弑兄之罪，只要国宁民安，我就心满意足了。"不知后事如何。请看下章分解。

史公君湛纳希我信口吟诗一首：

高丽祁国无信义，
害死蒙使招大祸。
南宋理宗无道德，
废旧立新留恶名。
真定武仙无仁慈，
杀死同僚结深仇。
夏主德旺无活路，
背信弃义造祸殃。

第五十八章

宝鲁岱松围青州
察窝二王攻南京

大蒙古国成吉思汗二十一年，宋理宗宝庆二年，金哀宗正大三年，岁次丙戌，是年太祖成吉思汗六十五岁。

话说图斯呼忽然抽刀将伊拉固挥为两段，提其首级，前来皇宫请罪，殿官急忙奏告，皇主降旨说道：“虽然伊拉固该当问斩，然图斯呼手刃其兄，情理难容。”说罢，销其爵号，留于军营，命他立功赎罪。图斯呼甘心领罪，叩首谢恩，便起程回营。

是年正月，成吉思汗亲领大军，直抵夏国安州，当时夏国送质期限已过，又遣使催促。夏主德旺虽有诸兄弟之公子李虎、李诚、李滚等人，然仍不送质，于是成吉思汗大怒，统率大军，自己一马当先，杀入夏境。夏国城池闻风归顺。是年三月，攻破黑水等城不提。这时宋将武仙又引兵来攻真定。史天泽自藁城起兵，至真定迎战武仙，三败武军。因此武仙人马不敢正视蒙古大军。武仙重整人马，再次来犯。时值风起，史天泽借助风势，火车加油，顺风而下。武仙人马，被大火烧得焦头烂额，难以招架，顿时大败。武仙急忙退军，向西山方向逃去。这时，史天泽替兄报仇心切，紧追不放，一直追了三天三宿，俘获五千余人，武仙逃入关城，闭门不出。史天泽寻思，攻也无益，便收兵回营，遣人向宝鲁元帅报捷不提。此时宋人李全来到青州，欲犯蒙古城府，然因去年曾与蒙古交锋，已知蒙古将士骁勇无比，不敢轻易进兵，

正在犹豫不决。这时，蒙古探马早已探知此讯，飞马来报宝鲁元帅。宝鲁元帅当机立断，掷下五支令箭，急召五员大将。那五员大将，竟是何人？一是严实，二是董俊，三是天泽，四是天师，五是天安。宝鲁元帅召见五员虎将，命他五人各领一队人马去围青州，活捉李全。并吩咐五人道："此次攻城，不比往常，我将叔王岱松人马分为两队，以为后援，切断几处宋兵来路。"宝鲁分拨已毕，五路人马起程开拔，于是年三月十五日，兵临青州，将青州铁桶也似地围定。须臾，宝鲁元帅也领兵来到，屯于离城半里之外，吩咐众兵士取袋装土，绕城四周筑起高台，并教众军卒环城三遭挖掘深沟，将城外护城河水引入靠城深沟，每道沟旁垒墙筑房，一排朝内，一排朝外，以备长期围困。这时五员虎将问道："先王在世时，每次攻城皆求速破。如今元帅因何作如此长远打算？"宝鲁说道："大凡用兵，皆有速缓二计。欲振军威，必用速计，不惧铤而走险；欲挫敌兵，必用缓计，立于不败之地。欲破敌兵，皆重狠怜二字。贪于杀戮，谓之狠字；用心招安，谓之怜字。宋人李全之所以造反，背叛其朝廷，乃因宋廷不善用人。李全可谓良将矣，本帅只望将他招安。父王在世时，只顾振军威，开征途，奋力讨伐，此乃开国之道。如今本帅通力定国，意在断百姓思乱之心。大凡立国者，无不先以速决开路，后以缓宽固守。本帅寻思，招安李全，教他镇守一方，为社稷之助。不知者以为李全既叛原主，岂为他人所用；知情者以为此乃引水入壑之计。我读古籍典章，深服刘邦起用韩信一举。韩信乃一奸雄，唯有奸雄才有奇谋。韩信若为别人所用，日后势必胜于汉高祖，号称一代奸臣。倘曹操生于刘邦之世，而为刘邦所用，决不象韩信那样一败涂地。倘若韩信有曹操之位，刘备何以称帝？曹操既得天时而生，而又福胜韩信，然其胆略和果断却逊于韩信。曹操之杀吕伯奢，韩信之杀指路人，虽出一时所逼，然曹操杀吕伯奢，乃怜吕伯奢，看了不忍，为己而杀；韩信杀卜者，乃忌一时求问，为己而杀。凡男子大丈夫欲成大业，不可不抱大丈夫之志。然欺

弱者，势在必行。以此韩信终于死在女人刀下，而曹操终成大业，三分天下。曹操若有韩信之狠心，决然不放走刘备。由此可知，曹操心善，而韩信心狠；曹操愚笨，而韩信多谋；曹操粗犷，而韩信仔细；曹操手软，而韩信刚毅。曹操善于用人，此可学也；而韩信行事果断，此可取也。曹操杀伯奢一家，乃一时之误，其杀伯奢谓之忍也。而韩信灭霸王天下，谓之志也；其杀卜人，可知心狠。曹操既放走刘备，又欲招安关公，此乃曹操不善识人之过。韩信不从蒯通之言，未察刘邦本性，此乃韩信贪心不足。我等理应引以为戒。”五员汉将听罢大惊，说道：“大王生于北方，何时攻读汉典，如此精通？”宝鲁元帅说道：“我小时，父王教我师事达达顿嘎，学了十年汉文古籍。”众将军听了无不惊讶，皆夸国王宝鲁乃一代大器。

且说宝鲁元帅传下军令，分拨阿鲁哈、苏和、温吉盖、松吉盖、浩布来、绍宝力、瓦伊金、阿利金、乌都、曹都等十员蒙古大将，天安、天泽、天师、严实、董俊等五员汉将，共计一十五员大将，分为三班，日夜把守三道陷沟，吩咐众人不得有误，倘有差错，定按军法处治。李全被困于青州，已成瓮中之鳖，插翅难逃。此话不提。

再说皇主领兵西进，讨伐夏国一举。皇主成吉思汗见西夏无理，心中大怒，自率大军，亲临肃州，将它团团围住，喝命军卒擂动大鼓，教众将军搭梯登城，破了肃州。尔后，乘胜前进，逼近甘州城。甘州守将乃是赛汗苏尔塔拉图之父曲屈律和幼弟桑格希利二人。曲屈律父子二人是当初蒙古大军平定西夏时留守此城的。如今夏人造反，不听曲屈律父子二人之言，将他父子二人押于城中。恰于此时，赛汗苏尔塔拉图急忙来到城下，想亲自与父弟二人见面，陈述利害。赛汗苏尔塔拉图飞马行至城下，将亲笔书札系于箭上，射入城中。谁知此时，城中宣抚使益珠串通手下三十六名军汉，将赛汗苏尔塔拉图的父亲曲屈律和幼弟桑格希利二人害死，用一长杆将二人首级挑于城下。赛汗苏尔塔拉图一见

父弟首级，放声大哭，昏厥于地。成吉思汗见此情景，勃然大怒，飞马奔至帅旗之下，亲自擂鼓，厉声喝道："谁若后退一步，定要就地斩首。赛汗将军，朕命你连夜破城。城里百姓，不分老幼一律斩草除根。如违此命，朕当亲自越墙而入!"是夜满天布云伸手不见五指，眼前一片漆黑。大队人马，得闻皇主圣旨，连夜猛攻四周城门，从四面八方，越进城里。布古尔吉、楚鲁二人从北墙入城，阿拉坦沙嘎、图斯呼二人从东墙跳入城里，夺了城门，放进大队人马。这时，成吉思汗不顾耶律楚材等人伏地求告，拍动龙驹，闪过众人，杀入城里，一面挥戈杀敌，一面大声传命道："甘州百姓，不分老幼，一律斩尽杀绝，不许留下一兵一卒！"蒙古大军，有如山洪暴发，一齐涌进城里。众将士见成吉思汗一马当先杀入城里，谁敢留在城外，袖手旁观！大队人马，如海潮一般，涌进城里，闹得城里鬼哭神嚎，人仰马翻，天崩地裂，哭叫连天。这时，成吉思汗登上城中高阁，大声传令道："你等众人，快给我杀呀！"这时，大将赛汗苏尔塔拉图恍然大悟，急忙叩见成吉思汗，边哭边奏道："我主开恩，刀下留情，不要妄杀无辜百姓。请皇主传令，让他们快快交出杀我父弟之仇人，教末将解下心头之恨！"成吉思汗转念一想，此话有理，便将大鼓传将下来，喝命军卒，放炮为号，并投下传令翎箭，顿时十万人马，汇聚一处。成吉思汗降旨说道："你等传我旨令，如能尽数交出杀害赛汗苏尔塔拉图父弟的仇人，我便饶恕全城百姓之命。如不于明早日出以前交出罪人，我便血洗本城，寸草不留！"众将士得闻此命，便散去传命，喊声如雷。此命传开不久，只见一大群城民客商推来数十名官吏。为首者正是宣抚使益珠，余者便是其同伙三十六人。成吉思汗见罪人一个不少，尽数交来，便向众军传命，勿杀平民，屠城虽然停止，早已流血成河。

且说成吉思汗亲手挥刀，砍下益珠双臂，将他交给赛汗苏尔塔拉图大将，教他替父弟报仇雪恨。当时，赛汗苏尔塔拉图教众兵士寻来父弟尸体，将首级缝合尸体之上，用药水洗涤，盛入良

木棺椁，停在州府衙门。棺前摆下三十六张桌子。每张桌上，立起一根木桩，每张桌前点燃一盏神灯，然后将宣抚使益珠等三十六人押来，脱去衣着，身上不挂一丝，再用凉水洗净，绑在木桌之上，于两肩锁骨上各插十把小刀。这时，赛汗苏尔塔拉图向受害百姓传令道："如今你等百姓受了委屈，都是这三十六人一手干的。想报仇的，便来割他们身上一块肉，替他们的冤魂祭奠，让他们安心超脱。"话音刚落，只见无数孤儿寡母，咬牙切齿，纷纷来割益珠等人身上之肉。到了天明时分，成吉思汗从马鞍上洒酒，替赛汗苏尔塔拉图父弟二人祷告。赛汗苏尔塔拉图举行七日大祭，用这三十六名仇人的血肉心肺，祭奠亡灵。因宣抚使益珠是罪魁祸首，赛汗苏尔塔拉图亲手开膛掏心，祭他父弟的亡灵，再用棉花裹住益珠尸体，浇油焚烧，以报深仇大恨。此话不提。

且说成吉思汗率领大军攻破西凉府搠罗、河罗等县，遂踰沙陀，到了黄河九渡，直取应里等县。尔后，命大将哈图特木尔带德钦胡尔洛之子希里扬布，往攻沙州等处。这时沙州守将故意用计，专教蒙古人马上钩，一面城下埋伏兵马，一面佯作归降，杀猪宰羊捧酒献茶，来迎蒙古人马，为之洗尘。不料蒙古大将哈图特木尔命不该死，刚到城前吊桥附近，战马忽然颠脚，险些将他摔下马来。希里扬布见他如此，大惊失色，心中想道："此非良兆。"于是踢镫下马，将他战马换给哈图特木尔，自己刚要勒马回身时，只见无数伏兵，一齐杀将过来。希里扬布急忙教哈图特木尔领兵后撤，自己挺枪断后，截住追兵，旋即擂鼓，杀退追兵，一直追到城下，与敌军混战一场。这时哈图特木尔也勒转马头，挥军杀来，直奔东门，绕过沙州兵马侧后，抢先进城，夺了南门，迎入希里扬布人马，破了沙州城府。哈、希二人深怪沙州军民设计害人，便传令将士，大肆杀戮，血流成河。当时生擒守将费扬，哈图特木尔欲献皇主，又怕皇主放他，便断其双足，连同红旗交割给军卒，请皇主入城。

却说成吉思汗得闻捷报，催驾入城，欲赏哈图特木尔头功。

哈图特木尔叩首奏道："今日破城，并非末将之力。今日若非希里扬布，末将性命也难保全。"说罢，便将桥下如何埋伏兵马，所骑战马，如何颠脚，希里扬布如何与他换马，教他先走一步，自己断后，杀退伏兵一事，从头至尾备述一遍。成吉思汗听罢大惊，急忙召见希里扬布问道："你身入死地，因何将战马换给他人骑呢？"希里扬布顿首奏道："哈将军乃是皇主护身大将，社稷功臣，如同宝器。倘有失误，兵马无主，溃不成军，此乃社稷江山之一大损失。末将乃区区小人，虽死无妨。"成吉思汗听罢此话，点首称是，便依哈图特木尔之意，授希里扬布以头功，当即拜他为太傅，留于身边差用。

且说当年秋七月，西夏城府皆为蒙古所破，大军所到之处，西夏百姓闻风造反，纷纷归降。这时夏主李德旺，犹如丧家之犬，东跑西窜，心惊肉跳，终日闷闷不乐。一日惊悸而卒。夏人见太子年幼，难于秉政，便立其弟南平王李睍为国主。追封李德旺为献宗皇帝。

从此以后，西夏国势日趋危急，大失民望，众叛亲离。蒙古大军所到之处，西夏百姓纷纷迎降。是冬十一月，蒙古大军，逼近夏都兰州。这时城中军民，分作两派。百姓欲降，军吏欲战。军民相争，各持己见。众军吏深疑百姓离心，彼此寻闹翻脸，竟动起武来。这时成吉思汗率军赶来，将兰州团团围定，传令军卒，于四周城门堆起土袋，向城楼大射火箭，吩咐众射手望起火处一齐放箭。如此不过十天，先破了东门，希里扬布率先越城，杀散守兵，夺了城门，放入大队人马。城里军民，顿时大乱。此时夏主李睍也在城里，他急忙杂于众妇人群里，逃出城外。夏都兰州一向富足，当时众军卒尽收金银彩帛，堆积如山。成吉思汗待城乱平定后，进入城中，查点仓廪，犒赏三军。当时耶律楚材吩咐军卒，尽收城里典籍。又闻此地大黄良药能治百病，便教众兵士如数取来。那年冬天未曾降雪，天气格外暖和。一日，忽降大雪，众兵士伤风感冒者甚众，约有十之五六。这时耶律楚材便熬大黄

汤，叫众兵士服用，立时治愈。成吉思汗深夸耶律楚材，赐以重赏，拜为上卿，降旨说道："俗话说，'一个良臣，能助万人'，此话果然不错。"自此以后，蒙古诸大臣才得知耶律楚材是位良臣。此话不表。

单说夏主李晛从城里逃走，来到西部边界，调集人马，以决雌雄。李晛命其大将嵬名令公领十万人马来夺都城兰州。蒙古细作早已闻讯，飞马来报。成吉思汗闻报之后，亲提大军飞渡黄河，埋下三十六路伏兵，以迎敌军。成吉思汗命大将布古尔吉、楚鲁二人，去诱来嵬名令公人马。成吉思汗见嵬名令公果然引兵来击，便吩咐军民吹号，号声传到四十里以外。只见三十六路人马，从四面八方涌来，将夏军围于河边旷野，一连激战四日。布古尔吉、楚鲁等人生擒其主帅嵬名令公，夏兵倒戈投降。成吉思汗亲自替嵬名令公解缚，说道："朕并非愿意杀人，如今平定叛乱，朕才不得已来找你夏主算帐，你主一再犯罪，已有七桩，而他至今不效先主安全之意，前来悔过，朕这才不得已举兵来讨。倘若夏主不变安全遗志，如今安有这般大祸临头？虽然如此，朕既为人主，仍然宽大为怀，今不杀你，放你回去。你回去见昏主李晛，晓以大礼，教他尽早举家来降，方是万全之计。他若愿意归降，朕可罢兵暂候几时。依朕之见，此举总比血洗为强。"嵬名令公听罢，连连顿首，满口应承而去。这时，布古尔吉奏道："皇主明鉴，此人可知我们不杀之恩？"成吉思汗说道："依朕之见，嵬名令公倒是个老实人，日后势必助我。"说罢，传下圣旨，命蒙古大军扎营于西夏盐州川。

是年腊月丁丑，五星聚现于西南方向，成吉思汗连忙取出羊胛骨，卜了一课，长叹一息不提。且表宝鲁、岱松二人提兵南下一举。当时宝、岱二王各领一支人马，直下青州。此时蒙古将军张林小心在意，守护所属城池。时值季秋九月，李全被蒙古人所败，急急逃走，入于宋境，听说宋国盱眙忠义军总管夏全，为他株连，密谋造反，便去投他，求得三千人马，来投蒙古将军张林，

佯称以三千人马归降。张林信以为真，出城迎接，被李全所拿。这时蒙古郡王岱松提兵赶来，途中恰与李全相遇，两军人马鏖战一场。岱松之子孛里亥一马当先，冲进敌阵，夺回张林，急追李全，围困于益都府中，派人报知宝鲁元帅。宝鲁得报，当即率军赶来，决开河堤，放水淹城。益都军民见大水淹城，心中焦急，便一齐动手，抓住李全，大开城门，跪于水中，口称归顺。张林见众人来献李全，便执意斩杀，国王宝鲁说道："杀他何用，先将他关起罢了！"说罢，教众军士将他押去，监于军中，夏全闻知此讯，乃于十一月背叛宋廷，大肆掠杀，驱走刘琸，降于金人不提。

且说国王宝鲁、郡王岱松等人商议，修一奏表，一来向皇主奏告半年军务，二来将宋人李全献于皇主，派一名使臣送去。途中恰与辽东耶律留哥夫人姚里氏相遇，她率次子善哥、三子铁哥、四子永安、养子希德尔并长子薛阇其子收国努等人，来拜见皇主。于是两队人马，合为一处，直奔西夏盐州川，入见大王布古尔吉，各自禀报来意。布古尔吉当即入奏，成吉思汗传下圣旨，将西夏贵重物品赏给国王宝鲁、郡王岱松等人，吩咐驸马将西夏府库三百万两白银散给南下众将士，以布皇恩。命南斯尔带三百万两白银，前往南北两处冬夏努图克[1]，散给军民百姓等人。成吉思汗分拨已毕，便教人引见辽王夫人姚里氏。姚里氏入内，拜见已毕，皇主问道："哎呀，这是雄鹰也难飞到之处，你妇道人家何以来到？"姚里氏顿首奏道："臣夫留哥，赖圣主大恩举为辽王。他不幸病故，至今已有七载。前番来见圣主将辽东委于婢子，婢子奉命尽心守职，治理辽东，如同治家，至今平安无事。如今婢子年迈，余子皆幼，如此下去，一日无常，老身猝亡，恐怕贻误圣主大业。万一辽东出事，皇恩废弃，臣职难尽。因此，婢子有件心事禀告圣主。长子薛阇伺候皇上已有多年，圣主可怜见，教长子回家，委以辽王之职。婢子随身带来四子一孙，请圣

① 努图克，即故乡。居住地，营盘。

主任选一人，入侍帐前，朝夕赐教，实为万幸！”成吉思汗见姚里氏名正言顺，光明磊落，心中惊异，便决计以言试探，说道：“薛阇这孩子，自从他父王领来交割于朕，至今尽心尽意，随我身边，与朕故乡蒙古人没有两样。他深知朕的脾气，如同朕的手足，不能离开我。以前曾随朕往讨西域，眼见回回人马，将我右太师布古尔吉大王困于吉海城，他便挺身而出，率一千人马，击退回回七千人马，救出布古尔吉太师，自己受了轻伤。后来出兵蒲华、寻干二城与回回人马鏖战时，也曾受过一次枪伤。因此朕授他巴特尔的称号，留在身边，待如诸太子。如今他乃朕之手足，与我朝夕相处，亲如儿女，心心相连，我怎能舍得他离开我，远走高飞。如今朕已年逾六旬，眼看就要离世归天，因此，等我晏驾后，去也不迟。其先父王号就让善哥承袭，让他治理辽东。朕授薛阇以别的王号。今日薛阇万万离我不得！”姚里氏听罢，连连叩首，泪如泉涌，哭着奏道：“万岁明鉴，薛阇乃亡夫辽王原配所生，又是长子，下有三个兄弟，皆是婢子所生，年龄尚幼。长子薛阇受父王之托，服侍圣主，已有多年。既有忠孝长子，若教阇弟接袭王位，婢子违背人神，有罪于死者和生者，难免被唾骂万代。圣主之心如同苍天一般开阔，红日一般明亮，万望圣主赏脸开恩。”成吉思汗见她泣不成声，心诚意实，不禁大喜，微笑说道：“多亏耶律留哥家中有这般贤妻，有这般忠孝子辈，不负朕德，治理辽东，平安无事。”说罢，准其所奏，封她为贤义夫人，赐以黄盖、红缨、执仗，封其次子善哥为忠信王。命长子薛阇袭先王大位，授以河西童子九人、西域名马九匹、松江白银九千两、河南良缎九疋、燕地歌女九名、回回宝鞍九副、吐蕃绸衣九件、俄国名剑九把、印度宝石九箱，共赏九九八十一种。封赏已毕，皇主说道：“今后用不着留人为质。薛阇如同我的亲生骨肉，此乃至高无上的信物。”姚里氏叩首奏道：“万岁乃真龙天子，谁若服侍天子，谁便得闻教诲，顿开茅塞。请皇主垂恩，身边留下次子善哥、四子永安、孙子收国奴三人，朝夕赐教，领

受皇德。”成吉思汗听罢大喜，欣然允诺。当时母子几人，感得皇恩浩荡，心动落泪，难舍难离。姚里氏连连顿首，以袖遮脸，徐徐退下。成吉思汗设下盛筵，款待姚里氏母子。姚里氏洒泪而别。

次日，成吉思汗召见众大臣说道：“为主的就数我母太后一人，为臣的就数薛阇之母姚里氏一人，算得上天下巾帼英雄，这是古今少有啊！”此话按下不表。

且说是年腊月，国王宝鲁、郡王岱松等人将成吉思汗所赐重赏，分俵散给南下众将士。尔后，率领大军，进入齐地，忽有一位道士，其人姓李名唤喜逊，来见国王宝鲁，说道：“李全是我故友，贫道愿去说降。”宝鲁从其所言，当即派他前往青州府中，劝说李全早日归降。李全早已听说，国王宝鲁聪明过人，心中暗暗佩服。青州被困，将有一年，城里百姓客商所积粮食，早已吃光，城外路绝，难以接济。李全虽已叛宋，然而近日已归宋廷元帅彭义斌，朝廷也已诏令免罪，官复原职。虽然如此，青州被困，将近一年，朝廷竟不派一人相救，李全寻思，眼前除了归顺蒙古，别无他计。李全拿定主意后，厚待蒙古使臣李喜逊，当面答应举城投降。然而李全副将田世荣串通私党，拒不归降。世荣等人商议，趁酒性发作，连夜闯入李喜逊所住客舍，将他拖了出去，扬言斩首示众。李喜逊毫不在乎，冷笑一声，说道：“斩杀一人，何必学那无知孩童，这般大吵大闹。我一人死了不要紧，日后你们大家定会懊悔，无脸于九泉之下与我见面。贫道此次入城，一则不敢违拗蒙古太师深情厚谊，二则乃将李全招降，三则替青州百姓着想。你等不必如此动怒，贫道随身带来杀身之刀，可谓三仁既失身宜亡。”说罢，横刀刎颈，忽然天空闪光，好似一颗流星落下。李喜逊见白光射来，飘然腾空而上，对众人招手说道：“多谢大家。贫道返回仙境，修身养心；你等众人，早晚必归蒙古。”说罢，化阵轻风而去。众人大惊，懊悔不已。李全闻讯，来不及整衣着冠，急忙跑来劝阻。这时，李喜逊早已无影，只见

田世荣等人立于原处，瞠目结舌。李全长叹一声，说道："你等不知天时，如今水克火德，寒气南移，驱散热气。据此可知，北漠蒙古，必占天下。火若遇水水便开，水若遇火火便灭。一年夏天，我大宋邵康节先生曾在天津桥上，忽然听到杜鹃啼鸣，说道：'阳气往北行，杜鹃鸣天津。火德胜水德，天下乱纷纷'。从此辽、金、夏、契丹等国战火四起，其后又有塔塔尔蒙古崛起。自从蒙古入于燕地——金国中都以来，河南一带冰雪四季不消，河北有白翼鸟飞翔，寒气南移，万物堵塞。据此种种迹象，可知天下必归大同。你等众人只知发怒，何知两气相移之理？扪心自问，我也不愿归降蒙古，受人闲气。只望如此归顺，总比逆天行事，身败名裂强一些。"说罢，仰首望天，以手指着北斗星座说道："那北斗以北，光耀无比，实为蒙古星主。那北斗东侧之八星，乃丞相星主。据此天象，毛浩来必定辅主八世，蒙古必统一天下。我等既非人主，何苦与人主相争，白白送死？不如早日归降。听说你等适才杀了李喜逊，如今其尸体放在何处？"田世荣听罢恍然大悟，出了一身冷汗，一言不发，木然而立。李全顿足说道："本可体面地受禄享福，可谁教你们无故生事，坐失良机。如今只好活活饿死。这不是你世荣一人送死，而是全城百姓都要送死。我们杀了人家的使臣，怎么好去归降人家？"众人听罢，无一人吱声，李全长叹一息，转身入内。原来那李喜逊是一位上界仙子，特为受圣主封赏而来，入见国王宝鲁，说他是李全故友，将他劝降。宝鲁寻思，此事无不可信，便以礼相待，请他入城。喜逊心想，李全谅必从言来降，他便谒见圣主成吉思汗，接受天子亲口封赏。谁料天时不到，大事未成，便施法脱身，来见宝鲁说道："元帅莫急，到明年五月，李全必来归降。此次事情未就，元帅莫要怪我，贫道有一女辈弟子，日后成为元帅儿媳。"说罢，甩袖而去。宝鲁本是大器，早已领悟喜逊所言，一面施礼相别，一面心中生疑。这时领兵南下，去问金国因何不交年贡之罪的亲王窝阔台、察汗台二人，派人赍书来见太师宝鲁，书中写道："我

们二人，率军南下，去问金宋两国因何不交年贡。宋人闻讯，早已派人半路来迎，如数交了三年贡物，还交了一份谢罪厚礼。唯有金国委实可恶，说我们何时破其宫、凉二城，他才来交两年贡物并谢罪礼品。据此可知，金人不服，势必与我抗争。因此，我们决意同他拼杀一场。倘若兵力不足，望国王及时发兵援救。”宝鲁问来使道：“两位亲王派何人去金国？”来使答道：“派汉将唐庆前往金都。临我出城时，两位亲王已带唐庆往攻金地河南南京府。”宝鲁连忙修一回书，交给来使，嘱咐他道：“你回去后，提醒两位幼主，遇事千万不要动怒。”来使领命，辞别国王宝鲁，起程返回。回营一看，窝、察二人早已起兵围困南京。金人见蒙古攻城甚急，连忙派人请求讲和。窝、察二人，便召见唐庆当面授计，教他立赴汴京，问哀宗皇帝道：“你们金国可以吞并辽国，逼人家纳贡，而我们蒙古历来就是北方皇帝，因何不可向你们索贡？再说这贡物当初并非我们强逼你们来交，而是你们先主感我不灭之恩，自己情愿来交。如今我们征南元帅毛浩来已死，你们一连两年不来交贡，这不是明明自取灭亡，自讨苦吃吗？虽说我主宽宏大量，然而国王宝鲁统掌兵权，我们尽可先灭你国，来个先斩后奏，我主也未必见责我等。即令未得皇命，灭你社稷，尔后，奏报皇主，也不会责怪我们。因此，我特奉王命，前来问话，你们究竟作何打算？”哀宗听罢，大惊失色，急召众大臣说道：“看来事情甚急。蒙古皇帝为人强悍，然犹有仁义之心；其诸子个个如狼似虎，勇力过人。据毛浩来长子宝鲁这两年所作所为看来，其奸计胜过他父亲，其谋略又精于其父王，其智勇又细又深。因三者兼备，危我社稷。窝阔台精通汉典，还懂一点道理。而察汗台为人粗暴，如同夏日惊雷，秋天烈火，打起仗来如同猛虎，无人敢当。如今事体紧迫，明日务必回话。倘若早日交了贡物，他们能如此动怒吗？”完颜呼鲁说道：“如今宋人既交了年贡，又交了谢罪厚礼。蒙古使臣早已暗示，我们交贡认罪也无甚难处。”哀宗说道：“既然如此，有何难处，便学宋人，

向他纳贡谢罪罢了。不知宋人送了什么礼品，你等快问来使，按数送去罢了。”完颜呼鲁急忙下殿，来问使臣唐庆。唐庆取出宋人谢罪礼单，交给完颜呼鲁。完颜呼鲁接过礼单一看，上面写道：“金鞍两副，玉椅一把，蟒缎千匹，丝线千斤，翡翠百斤，珊瑚五十斤，白银千斤，宝石念珠两串，玉带四副。”众大臣看了失声笑道：“真是可笑，那蒙古人就为这一点东西打仗啊！”说罢，入奏哀宗，君臣皆笑。哀宗吩咐道：“如数备礼，额外加赏。”众人闻命，急忙备车送去。窝阔台、察汗台二人当即撤军，去金属德顺城安营下寨，大赏众将士。又一面派人去报国王宝鲁，一面将宋金两国交贡送礼一事奏于成吉思汗。不知蒙古三路人马，明年如何行动，且听下章分解。

史公尹湛纳希我信口吟诗一首：

虎子宝鲁论古今，
烈女姚氏剖肺腑。
圣主太祖赏三军，
窝察二王逞威武。

第五十九章

青州府里宝太师授计破宋
六盘山下成吉思遗诏取金

大蒙古国成吉思汗二十二年。宋理宗宝庆三年，金哀宗正大四年，岁次丁亥，是年太祖成吉思汗六十六岁。

且说是年正月初一，成吉思汗备下香案，祭告皇天后土，叩拜太庙先祖，受文武百官朝贺已毕，举目一望，除索隆古斯以外，其余所有国邦，皆派来朝拜使臣，心中不快，便命耶律楚材卜了一卦。自已也取出羊胛骨，卜了一课，说道：“此是天数，不可违矣！”说罢，大摆筵席，款待文武百官。宴散之后，召见乌楞策尔比、哈图特木尔，命他二人，点北方家乡洪格尔特的两万人马，往攻索隆古斯国。成吉思汗点拨已毕，举目一看，辽王薛阇也来朝拜，立于殿中，便命他近前，问道：“汝去年刚刚回去，今年因何又来？”薛阇顿首奏道：“臣托陛下洪福，驱车回去一看，上赖圣主威名，下靠慈母治理，辽东一带，太平富足，黎民百姓安居乐业，所用官吏，皆属忠良，纲纪有序，上下和睦。因此，小臣无所忧虑，想先父托我于圣主，已有十余年之久。小臣一向受圣主恩典，无忧无虑，心里十分踏实。自我返回辽东以后，朝思暮盼，想念圣主。圣主待我如同父母，时时刻刻挂念于怀。小臣又想到，如今圣主年过六旬，昔日陛下有言道：‘朕一到六十有六，诸心腹大臣，勿要远离朕身’。小臣想起陛下嘱咐，便急忙赶来。小臣心想，从此以后，尽心服侍，直到晏驾归天。”成

吉思汗听罢此语，心中大喜，连声夸奖，降旨说道：“昔日女真起兵，肆意抢掠旧辽臣民，汝父辽王耶律留哥被迫举兵，抗击女真。当时我军元帅阿吉尼太傅奉命去讨辽东以南女真国人。辽王耶律留哥于行军途中，恰与阿吉尼元帅相遇，便率众归降。从此以后，朕施仁德，多次发兵，援救辽东，击退来犯金兵。因此，汝父辽王感我恩德，托汝于我，诚心效力。汝父待人如此，谁人不乐？后来汝父臣民与耶斯布等贼狼狈为奸，聚众造反，祸国殃民，欲食汝父子之肉。如今固然不见这般歹徒刁民，然须时常小心在意。朕待汝父如同胞弟，朕待公子如同子女。如今公子念朕岁过花甲，又来报效，朕实在太高兴了。今朕几处用兵，正欲起用善战良将。汝自小练武，精通兵法，如今我弟比勒古岱总管天下兵马，他一人顾不过来，因此，朕拜你为副帅，帮他统管人马。朕教你诸弟侄回去，助你老母治理国事，你就放心吧！”薛阁一面顿首领命，一面问诸弟侄之意，谁也不愿回国，薛阁苦口婆心，宣命皇旨，劝他们务必返回。善哥从言，便打发他回去，好生治国守土不提。

且说成吉思汗一面吩咐比勒古岱、薛阁二人领二十万人马，去围夏主李晛京都，一面亲率大军，西渡黄河，攻打积石州城。不过十天功夫，积石州守兵见蒙古人箭不虚发，个个吓得魂飞魄散，连夜偷开城门，出城迎降。因此，蒙古人马便破了积石州城。是年仲春，成吉思汗将大队人马，分作三队。布古尔吉领五万人马，楚鲁领五万人马，成吉思汗自领五万人马。当时三路人马，一齐出发，同日同时围住夏国临洮府、洮河州、西宁州三城。郡王楚鲁去围临洮府，郡王布古尔吉去围洮河州，成吉思汗去围西宁州。这时，布古尔吉忽生一计，四处派人，佯称夏主李晛已被斩杀，夏国京城已被攻破。三城军民，得闻此讯，无不惊骇，急忙商议献城归降。这时，成吉思汗领兵围困西宁州已有五天，到第五天凌晨，五员虎将一齐越墙入城，夺了四周城门，引入大队人马。临洮、洮河二城军民，也开城出降。成吉思汗一面安抚三

城军民，一面教上大夫王英带一万人马去救援围攻夏主李晛所住信都府，自带大军南下。成吉思汗领兵南下不表。且表太师宝鲁率领大队人马，南征一事。当时宝鲁率领八路人马，深入金境，去围困李全所守青州城，已有一年之久，城里粮尽草绝，牛马杀光，守城官兵个个失色。李全顿地说道："你看，果然不出我之所料，而今如何是好？"部将田世荣听罢，又急又羞，忽生一计，说道："我等只好杀条血路逃走。眼下众百姓都说，与其等着饿死，不如出去战死！"李全说道："城外挖了三条深沟，安能越过？岂不是白白送死吗？"田世荣说道："末将愿为先锋，死战开路罢了。如今城里官兵百姓，皆决意死战。主公若不拿定主意，恐怕众百姓趁机闹事。"李全微微一笑，说道："既然如此，便立刻出城。"说罢出来，见北门蒙古兵少，沟水又浅，尽带全城军民跟田世荣出城。忽闻北门外炮声响起，三条沟里的伏兵一齐杀来。这时，宝鲁元帅刚刚杀退他城之敌，收兵归来，才到北门沟前，忽闻炮声大作，心想此必城中守兵突围逃跑，便急引所部人马直奔三座木桥，望北门杀来。李全人马，左突右冲，想夺回靠墙的第一道沟桥，死战不得手。这时太师宝鲁人马，一齐拥了过来。原来李全人马只知沟有伏兵，不知外面还有一支大队人马杀来。忽然宝鲁挥军掩杀过来，李全北门守兵顿时大乱，自相践踏，已有数千人为自家兵马踩死。这时，宝鲁人马大获全胜，士气大振。众将士一齐呐喊，个个如狼似虎，势不可当，如快刀斩乱麻一般。李全人马，死伤七千余人，自相践踏，死者无计其数。李全急忙收兵，逃入城里，心里怏怏不快，众百姓叫苦连天。

光阴似箭，不觉又到了仲夏五月时分。李全人马，被困一年之久，至今未能突围，这还不算，又折了数千人马。近一两个月来，城里牛马统统杀光，因此，强吃弱者，将食兵卒。李全问田世荣道："眼下如何是好？难道眼巴巴地等众军民造反，来杀你我众人，才去出城投降不成！"副将世荣听罢，面红耳赤，无言可答，悄悄退出。众军民虽感李全之恩，一心相从，不谋造反，

然而当日深夜，众人一起动手，半路上抓住田世荣，将他打死，分尸而吃。到了次日，不见田世荣人影。李全无计可施，心里焦急，又令众人罢议。一日，率全城官兵百姓至于南门城楼，焚香南跪，祷告宋主说道：“今日我城众军民，死难临头。我一人丧生不足为惜，众人之死，臣实难忍受。”说罢，泪下如雨，哭不成声。当即吩咐部将郑衍德等人转告众人道：“我们大家，好比是无袖之衣，归降蒙古不可谓不福。蒙古太师毛浩来之子宝鲁元帅深有谋略，自有办法，处治此事。”众人听罢，皆愿归降。李全修一降书，派人送去。宝鲁元帅以礼相迎，设筵款待，打发回城。李全见宝鲁元帅以上宾之礼款待使臣，便对众人说道：“怎么样？我不是说过吗，宝鲁元帅如此围城，是想教我们早日归降，我深知他心宽容忍，才立意投诚。”说罢，决意次日出城归降。

却说宝鲁元帅众部将说道：“李全之降，岂可轻信！如今李全受困，粮绝挨饿，不得已才来投降，并非自愿归降。因此，若不杀他，日后势必为患。”宝鲁元帅说道：“其实不然。杀他一人，有何难处？唯征服一国才是难处。如今我留李全，意在让他收复山东未破之地。杀李全一人，算是什么英雄？能降服一人而治千里，才算得上英雄。”众将军听了此语，深服宝鲁元帅深谋远虑，宽厚容忍。次日平明，李全率众来降，宝鲁元帅亲自出帐迎接，一面赏他衣冠，赐以上座；一面亲手斟酒，替他洗礼。李全并众部将见此情景，无不感动落泪。李全叹息说道：“末将见元帅初来围城，便料知元帅存有此意，然不知元帅竟有此大仁大德。末将从此诚心归附元帅。”宝鲁听罢，不禁大喜，回酒施礼说道：“本帅以往虽未与李将军会面叙谈，然据将军所作所为，早已料知将军大得民心。因此，本帅早已立志，得求将军相助，不料将军竟如此同情，早日来归。可贺，可贺。”宝、李二人，寥寥数语，已知心底，如同故交，情投意合。宝鲁元帅当即写表，派人奏于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阅罢奏表，心中大喜，说道：“朕之爱卿毛浩来又重生于世。”说罢，提笔批道：“今后凡大小事

情皆由宝鲁元帅酌情处置。望汝多多效法先父之志。此次决断，深合吾意。”并随诏依准宝鲁所奏，拜李全为山东、淮南、楚州长官。宝鲁得诏，便命降将李全顿首听诏。李全听罢诏命，心中深服成吉思汗大智大勇。须臾，宝鲁元帅命李全领一支汉军去收复山东、淮南、楚州三处未克之城。此时，山东、淮南、楚州三处军民纷纷闻风归降。于是山东乃平不提。

且说当时河南邓州城仍为金人所守，因此，宝鲁元帅欲领兵南下去取河南邓州城。众部将说道：“如今已到炎夏时节，难以出兵攻城，不如暂时练兵，以待秋凉季节。”宝鲁说道：“此言差矣。皇主尚能亲自领兵西进，讨伐西域、回回、畏吾儿等国，已有数年光景，从未听说因天热罢兵。他身为皇上，尚不图一人之安；宝鲁我怎敢深负众人，而图个人安逸？”众将军听罢，皆瞠目结舌，无言可答。于是宝鲁元帅便传令南下，率大队人马直奔河南邓州城。这时，邓州守将达留闻蒙古人马来攻，急引五千兵士来迎。两军对垒，诸帅出阵，据力相争。金将达留跃马出阵，与蒙古大将扎布交锋，只交一合，扎布便将达留斩于马下。金兵见主帅被杀，一声呐喊，四处逃散。这时，蒙古人马如同山洪暴发，一齐涌来，杀了三千余人。其余金兵统统投降。蒙古将士将所斩金兵尸体载于兵车，到了邓州城前，将尸体堆积一处，如同高山。邓州军民，登上城楼，望见金兵尸体堆积如山，个个吓得魂不附体，急忙出城迎降。宝鲁元帅领兵入城，安抚百姓，犒劳将士不提。

却说此时成吉思汗见金廷几年不交年贡，心中大怒。今年过节，一面派一微不足道的小臣赍上诏书，前去斥责金主守绪，一面亲自率领大军，近逼金城德顺州。这时德顺守将节度使艾生见金兵将士和黎民百姓大惧蒙古人马，皆欲开城出降；又见蒙古人马攻城甚急，势如烈火，便无计可施，匆忙登上城楼，刎颈而死。于是城内大乱，蒙古人马越墙而入，夺了德顺州。不久，成吉思汗又接到宝鲁所呈捷报，两路人马皆获大胜，心中大喜。成吉思

汗一面安抚德顺百姓，一面商议立官守城。这时金主派完颜合周、敖敦阿虎二人带良马五千匹、上等盔甲五千副、良缎五千匹，来求成吉思汗罢兵议和。完、敖二人伏地痛哭，陈述来由。成吉思汗降旨道："朕已下诏，你等不必多言，照办就是了。从我诏命，汝国可保；如若误时，势必遭难，不过十载，汝国倾覆。"说罢，成吉思汗收兵回营。此时比勒古岱、薛阇二人从西夏派人来奏捷报。比、薛二人何以取胜？原来比勒古岱、薛阇二人，效法宝鲁围攻青州一举，于夏城四周开沟引水。夏主李晛料无生路，便遣人出城，说道："如若不杀，我等愿降。"于是亲王比勒古岱、辽王薛阇等人急忙派人来奏皇主。成吉思汗阅罢比、薛二人奏表，心中大喜，说道："朕自去冬五星聚时，即已不许杀掠，遽忘下诏耶。今可布告中外，待西夏平定后，可布此诏。"当时西夏兴庆府守将乃是唐古特王希都尔固汗。此人当初叛离蒙古，投奔西夏。如今西夏兵败势穷，他便来守西夏兴庆府。现在西夏举国上下皆已归降，唯他一人依仗妖术，负隅顽抗，拒不投降。更见手下有一奇妇，身着黑衣，披头散发，独自一人立在城墙之上，手挥黑旗，便从四面八方涌来黑雾，臭气漫天，众军士一闻臭气，便昏倒于地，不省人事，无力攻城。当时众将急报成吉思汗，速召当初破敌妖术之怀国公主，破此异术。成吉思汗一面派人赍诏，宣怀国公主火速来此，一面诏免夏主李晛之罪，查点西夏立国年数，并各处仓廪，一并交割于察汗台，赐以察汗台当初所立夏主李遵安公爵之号，命他承续西夏宗庙香火。

且说唐古特王希都尔固汗三降蒙古，三次叛离，实为可恶之极。再说希都尔固汗等人，深通妖术，十分厉害，蒙古将士深受其害，因此，成吉思汗下令道："这般妖人，待大军返回时再去破他。"这时宝鲁元帅想起父王围攻凤翔府时，骤然病故，心中愤恨不已，亲自提兵来取凤翔府。猛攻一阵，实难得手，便提大军往攻宋城京兆府。这时征夏人马和皇主大军皆因天热患了时瘟，多亏耶律楚材用良药大黄治愈数万人马，攻打兴庆府被妖雾所伤

众兵士，也一一医治痊愈。是年八月，宋将张惠、甘代二人因同叛将李全等人有牵连，趁李全进兵时降于金廷不提。

且说李全奉命往攻山东、淮南，从青州发兵，到淮南，杀了宋将张林。是冬十二月，金廷派甘代、张惠二人来见李全，劝他叛离蒙古，投降金廷，便封他为淮南王。李全听了此语，冷笑一声，说道："既然如此，金廷因何派完颜讹可扮成贼兵，半路截击，袭我人马？别说金主守绪封我为王，便是将皇位让给我，我也不甚稀罕。"原来金将完颜讹可暗中发兵，埋伏于龟山，想活捉李全。当时李全毫无防备，被他大杀一阵，退兵于龟山山谷，整治人马，养精蓄锐。这时金廷秘派张惠、甘代二人前来说降。李全严辞回绝，于是金人大惧。

且说蒙古太师国王宝鲁率领大军，突袭宋境大关，复破关内诸郡。四川制置使郑义忙弃三关逃走，蒙古人马直下京兆，一鼓作气，破了京兆，入于城中。关内百姓惊慌失措，四处逃散。宝鲁元帅命叔父岱松领一支人马，去攻关外诸城。郡王岱松统领大军到达武阶。这时，沔州守将郑损弃城逃走。于是三关无人看守。金将也随之尽弃河北、山东关隘，与山南、淮南守军合兵一处，固守河南，死保潼关。自洛阳、三门、孟津起，东至邳州之雀镇，东西两千余里立了四个行省，率金兵二十万防守。众人商议，严守边界，以防蒙古大军南侵。这时，宋主理宗诏命军机大臣道："汝等务必商定良策，以防蒙古南侵，朕必不惜重赏。"此话按下不表。

且表比勒古岱、薛阔二人围攻兴庆府，唐古特妖人希都尔固汗，仗其异术死保兴庆。兀那巫婆立于城墙，口中念念有词，手挥黑旗，蒙古人马数十数百倒身黑雾之中，难以靠近城市，蒙古将士无计可施。这时哈布图哈斯尔亲王已将国事交割于拖雷监管，来向成吉思汗问安，他得闻此事，便对比勒古岱说道："既然其城难破，其细作也就往来无阻，探马细作难以阻挡。我自小为国出力，百战百胜。如今皇主亲自领兵收复西夏诸城，只将此

城教我们攻取，然而我等至今未能攻破。听说皇主大获全胜，正在回军途中，我等有何脸面去见皇主？”比、薛二人失声顿足，不知所措。日前虽已派人去请破西域妖术之怀国公主，然而至今杳无音讯。因此比、薛二人百般叫苦。哈斯尔亲王听罢此语，也深为二人焦急，忽生一计，说道：“我有一计，可杀那妖婆。”说罢，先写一奏表，遣人往报成吉思汗，然后自己徐徐出发，迎拜皇主。成吉思汗一见哈斯尔，便心中不快，问道：“你因何擅自离职，前来此处迎我？”哈斯尔奏道：“臣闻封地固尔勒斯等处忽起变乱。因此，特意来报皇主，请皇主恩准，发兵讨平。”成吉思汗大怒，说道：“汝之封地，重于社稷大事不成！”哈斯尔见皇主不降他旨，也一言未发，当时，成吉思汗领兵望兴庆府进发，途中路过大雕山时，命哈斯尔道：“汝带数百人去射猎黑雕，我用黑雕羽毛。”哈斯尔领命而去。过了数日回来，连一只黑雕也未猎得，成吉思汗见状大怒。此时西夏边界有一只猫头鹰，望着皇主叫了几声，皇主便命哈斯尔射那只猫头鹰。哈斯尔当即弯弓射去，那只猫头鹰闻声飞去，飞箭射中一只喜雀。皇主暴怒，说道：“哈斯尔亲王三次违命，因此，免职革官，发配远方。”文武百官听罢皇命，苦苦哀求，成吉思汗硬是不许，尽起中军并哈斯尔、比勒古岱所领人马，急急出发。唐古特细作闻讯，暗中探知详情，急忙回城报讯，希都尔固汗闻讯大喜。不移时，一位蒙古军卒送来一份密书，城墙守兵放下绳索，将密书吊上，献于希都尔固汗。希都尔固汗拆封一看，此书大意是，深恨成吉思汗，欲降夏人，里应外合，以哈斯尔自身举止，并战马为号起事。希都尔固汗阅罢此书，不禁大喜。这时古尔布勒金夫人从旁劝道：“此事不可相信，不如先将他召来，让巫婆挥动黑旗试试，若有诚意，他必不倒。”说罢，修一回书，教哈斯尔先到城下。蒙古兵卒接得此书，大惊失色，献于皇主，皇主大怒，即命哈斯尔领兵攻打北门，如不取胜，定将斩首。哈斯尔闻知此命，又修书一份，教城里人出来接他。次日清晨，成吉思汗亲手将自己战马并

金箭交给哈斯尔，打发他走。哈斯尔插上撒袋，领上人马，至了北门，只见古尔布勒金、黑脸巫婆等人手执黑旗，立于城墙。古尔布勒金夫人见哈斯尔装束战马，皆合前约，便等他近前再挥黑旗试他一试。这时哈斯尔拍马飞来，踏镫而立，取下弓箭，看得真切，唰地一箭射去，正好射断巫婆右腿。那巫婆手里攥着黑旗落于城下。哈斯尔急忙向前，生擒巫婆。吩咐左右，卷其黑旗。刚要转身返回，希都尔固汗忽从城楼上射来一只冷箭，正插在哈斯尔右肩之上。哈斯尔插箭回营，入报皇主。成吉思汗见哈斯尔受伤，急忙迎了出来，替他取下箭来一看，原来是一只毒箭，连忙取来良药，替他敷于伤口，一面教他留在自己身边养伤，一面伤心地对他说道："本想用弟为计，捉那巫婆，教他骑我战马，谁料也未济事。"过了数日，毒气稍退，哈斯尔方能言语。

且说成吉思汗勃然大怒，厉声说道："快将这妖婆给我碎割！"众军卒闻命，当即动手，然而那妖婆嘴里念念有词，便刀枪不入。成吉思汗见此情景，大为震怒，一面喝命左右生起大火，一面举起钢戟，使劲一挑，忽见妖婆身上冒出火团，穿透妖婆胸脯，再轻轻一挑，挑进火中，将她活活地烧死。成吉思汗见哈斯尔差点被毒箭射死，心中大怒，当即传令道："不破此城，决不罢兵！"说罢，指挥三队人马将兴庆府围了七遭，急命众将士猛攻城门。可谁料古尔布勒金夫人立于城墙，手挥白旗，便闪出一道白光，射中队前校尉，登时昏倒于地，无法近城。这时怀国公主骑着皇主所赐龙驹从上都飞奔而来，拜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便将古尔布勒金夫人所施妖术，告于怀国公主，问她有何良计可破此术。怀国公主顿首奏道："待妾臣出阵一望！"说罢，邀贝林公主一起出阵，绕城查看一遍。贝林公主说道："此乃妖术。"怀国公主道："妹妹能破此阵否？你若能破此术，便给你记下头功，我当奏告皇主，册封你爵号。"贝林公主听罢，双颊顿时绯红，说道："姐姐，你让大王破了小妹法术，还问什么破术之法？如今除了燃药，别无良法。"怀国公主问道："点燃何药？"贝

林公主说道："取硫磺烟硝、狼屎狗粪装于车上，点燃起来，推于阵前攻城，便可奏效。"怀国公主便依贝林公主所言，教人取来硫磺烟硝、狼屎狗粪等物，装于三千辆木车之上，点将起来，令三千军卒推于阵前而进，只见烟雾滚滚，直冲云霄，城墙妖兵无法立足，纷纷捂鼻掩嘴伏于地下。这时蒙古大军从四面八方一齐拥来，越墙的越墙，搭梯的搭梯，堆土的堆土，抛绳的抛绳，不一会儿，拥进城里，大开四周城门，放入大队人马，将城门铁桶也似地守住，派人搜捕希都尔固汗、古尔布勒金二人。当时希都尔固汗逃入宫里，急忙穿上蛇皮外衣，口中念念有词，忽然变作一只巨蟒。怀国公主见他如此，连忙戴上凤首之冠。希都尔固汗忽然看见鸟王凤凰，心中大惧，急忙披上豹皮外衣，变作吊眼紫虎。怀国公主也急中生智，忙取狮须盔缨，戴于头顶。希都尔固汗一看，眼前立的是兽王巨狮，急忙翻身，变作十八九岁的少年。这时忽见天子成吉思汗驱马赶来，顿时吓得四肢酥软，只得束手就擒。此时古尔布勒金夫人奔入花宫，掀开珠帘进到内殿，刚要施术变身遁入荷花湖逃去，忽见一位皇子朝她走来，身着金甲，头戴宝盔，面如莲花，声似玉琴。那位皇子一到跟前，抱住古尔布勒金夫人，泣不成声地说道："你父乌诺音，让我来接你。"古尔布勒金夫人一见这位少年公子，春心浮动，连忙抱住少年脖颈，正要放声大哭，只见少年公子取出一条细绳，将她紧紧捆住，押了回去。原来那位少年不是别人，正是怀国公主。今天她女扮男装，将古尔布勒金夫人生擒而去。

且说成吉思汗入城之后，安抚百姓，教人搜捕所有妖臣，将希都尔固汗押至大殿，问道："你因何二十年里三次相叛？"希都尔固汗说道："都怪我那妖婆古尔布勒金高娃，我被她迷惑，才遭今日大祸。"成吉思汗点首称是，刚要启口传令，解缚免罪，忽然右眼微微跳动一下，成吉思汗这才恍然大悟，命左右搜其全身，搜了半天，什么也没有搜到。成吉思汗吩咐众人，好生搜查。众卫士领命，脱去希都尔固汗靴子，拆缝一看，果然靴底藏着一

把叠了三折的钢片薄刀。成吉思汗大怒，喝道："就用这把刀子，将他砍死！"希都尔固汗说道："陛下，你要杀我，于你寿星不利；你要留我，于你子孙有害。"成吉思汗听罢此言，微微一笑说道："朕如今年过六旬，期数已到，有碍我身，倒也无妨。只要子孙后代能万世兴隆，朕也就放心了。"说罢，喝命左右推出斩首。希都尔固汗又说道："砍了我的脖子，若流白乳，就对陛下不利；若流鲜血，就对陛下子孙不利。"众军卒听了此言，哈哈大笑，举刀砍下希都尔固汗首级，果然流出了白乳。这时众军卒，将希都尔固汗的妖婆押了过来。成吉思汗定睛一看，果然显出一派妖气，便问耶律楚材道："此女究属何物？"耶律楚材奏道："此必年代久远之水怪。"成吉思汗问道："昔日古国可曾用此物？"耶律楚材奏道："据《春秋》所载，古时殷周朝代，出一九尾狐狸，惑主乱真，其后大小诸侯国改朝换代时，皆有这般妖精干政作乱。望陛下传令斩首。"怀国公主奏道："量一女子，有何能耐？望陛下见怜，将这女子分派于我。"成吉思汗忙问其由，怀国公主奏道："臣欲得其几样异术。"成吉思汗说道："既有异术，因何被执？此次破妖，汝推首功。因此朕将此女分派于你，你好生提防她罢了。"怀国公主说道："陛下明鉴，多亏西域大王札兰丁之女贝林公主配药点燃，才破异术。望陛下将头功赏于她。"成吉思汗准其所奏，即认贝林公主为义女，仍将她拨于怀国公主膝下。从此便定了兴庆府，西至吐蕃、唐古特，东至索隆古斯国，皆属蒙古版图。成吉思汗一面吩咐亲王哈斯尔、察汗台二人好生查点各处郡州，写表奏报；一面吩咐众将士率军回国，说道："朕作一梦，凶多吉少。"说罢，提军返回不提。

且说是年十二月，蒙古将军史天泽决意为其兄报仇，于真定操练人马，提一支精兵出其不意地攻入西山，与武仙厮杀，武仙大败，骑一匹光马，落荒逃走。史天泽一面催促人马捣毁武仙山巢，一面领兵追击，然而未能捉拿武仙。这时宝鲁元帅亲提大军往攻西和州，将西和州城团团围住，昼夜猛攻，放箭如雨。守城

金将、知州陈寅见守兵极少，已料早晚城破，便离帅府转回自家，见其妻杜氏说道："如今蒙古大军攻城甚急，势如海潮，日夜不息，绕城四周堆土如山。看来此城难保，我军缺粮短草，蒙古人射箭如神，箭不虚发。据此看来，你我不如早日拿定主意。"其妻杜氏正色说道："你我二人，平时共享皇恩，如今只好以死报恩。"说罢，饮药自杀。其幼子二人，也随母服毒而死。陈寅见状，大哭一场，遂即放火，烧了母子尸体，自己伏剑而死倒入火中。陈寅门客二十八人感于陈寅捐躯之志，也皆服毒而死。众守兵失声痛哭，开城出降。宝鲁元帅传命灭火，一面教人收来陈寅一家尸骨，以礼厚葬，墓前立下忠臣之碑；一面吩咐城民盖了一座青庙，一年四季不断香火。此事传开，远近百姓无不敬服。此话不提。

且说此时蒙古降将李全率领人马偷袭青州，安抚众百姓已毕，往报宝鲁元帅。宝鲁元帅当即派人，往奏成吉思汗。使臣领命，日行夜宿，急急赶路，到了清水以北西江，赶上大队人马一问，才知成吉思汗龙体不适。虽然皇主龙体欠安，但仍然不忘国事，收下宝鲁奏表，重赏来使后，吩咐众人道："朕死之后，千万不可回军。"成吉思汗因何至此龙体欠安？原来成吉思汗自离唐古特后，日夜兼程，急急行军，壬午那日，到了清水以北西江之畔六盘山前。是夜，成吉思汗刚刚入睡，忽起大风，守帐将士纷纷晕倒于地。只见合抱粗的巨蟒挤进皇主帐门。成吉思汗连忙取下宝剑，雷鸣般地大喝一声，挥剑砍去，正中巨蟒左眼，嘴里喷出一团臭气，转身逃去。这时五虎上将闻讯，个个惊慌失措，急忙跑来，只见希都尔固汗的老婆旋风一般从皇主行帐跑将出来。众人一齐追去，那妖婆刚要施法变身遁入水中，苏布格岱巴特尔连放数箭，穿透她后背，只见古尔布勒金躺于地上，变作一只巨蟒尸体。众人连忙抬走巨蟒尸体后，进入皇帐。虽说成吉思汗安然无恙，却说"有股臭味"，一边说一边洗脸。众人奏告此事，皇主吩咐快快火化。从是夜起，成吉思汗浑身滚烫，龙体不适，连

忙取出羊胛骨卜课，已知自身病情，便长叹一声。到了戊丑，病情加重，成吉思汗便对耶律楚材说道："如今社稷虽立，尚未安定，朕望爱卿尽忠报国。"又召来布古尔吉、楚鲁并五虎上将等人，吩咐道："朕从十三岁起兵举事，已到六十六岁。四方五域皆已荡平，岁岁纳贡。如今朕心坦然，无一丝遗恨。常言说道：'玉石无皮，人生无恒'，'钢也生锈，主也衰亡'，'万事无绪，人生无常'，'社稷相替'。朕望汝等众人尽心尽意，保国保民，铲奸除贼，好生抚养朕孙忽必烈。此子大材，日后必胜于朕。皇位教窝阔台继承，国事让拖雷监管，军队让宝鲁统帅，遇事要同耶律楚材商议。"说罢，将征讨重事委于海鲁更巴特尔。当时，赛汗苏尔塔拉图手执笔墨立于一旁，成吉思汗降旨说道："金之精兵皆守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人惶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惫，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汝等牢记此命。"说罢，起身沐浴，换装而卧，于丁亥十二月十二日午辰，晏驾归天。那天，六盘山附近数十万军民，皆看见天上亮起万盏神灯，皆听见悦耳之神乐，军营中升起一道白光，半晌不散。当时成吉思汗幼子海鲁更、居尔其德、居尔其岱三人，身着丧服，将皇主遗骨盛于金棺，用三十六辆四轮马车启运，望大都进发。大元太祖法天启运圣武皇帝终年六十六岁，在位二十二年，于壬午年四月十六日午辰生于特力贡宝勒德格，薨于丁亥冬十二月十二日午辰。成吉思汗生前曾嘱咐众人道："朕死后，你等众人于阿尔泰罕以北，肯特山以南，替我立一陵墓。如此可保朕之子孙五百年平安无事；其后也必然昌盛不衰，延至千年万代。"于是众人遵照皇主遗诏，向前赶路，举国上下，恸哭不已。一日，到了漠那属地呼和布尔，大车铁轮深陷冻地，套上数百匹良马去拉，也拉不出来，百万臣民，见此情景，人人大惊失色。这时，海鲁更巴特尔忙取金樽，洒酒奏道：

你众民的慈父，人间的圣主，

受天神委托下凡于红尘，
如今丢下所有社稷臣民，
安详地躺在这巨轮车上。
你创立的伟大帝国，
你留下的皇后太子，
你缔造的法纪大国，
还有你哺育长大的山河，
那北方巍峨的乌云宝勒德格峰，
那神圣明洁的布尔罕嘎拉顿家乡，
那相依为命的布尔特格勒金夫人，
那视如明珠的公主驸马，
还有那镶金嵌宝的宫殿楼阁，
那纳贡效忠的臣民，都请求你，
那被清泉洗涤的山川，
那忠心耿耿的臣民，都请求你，
返回你富饶美丽的家乡，
斡嫩河畔特力贡宝勒德格山峰。
你呀，慈心如海的天神，
垂怜你这忠实勤劳的臣民！

洒酒祝福已毕，只见巨轮缓缓移动，军民百姓欢天喜地，望北方上都进发。这时早已有三宫六院，四辅六卿陆续接驾，迎入大殿。于是向四面八方派遣使臣，宣告天下大丧，百日哀礼，掘土造墓立下四陵。四方之国皆来吊丧。这时皇主四弟并四位太子也从四面八方纷纷奔丧而来。当时四太子拖雷亲王就在皇主身边，一切国事皆由他处置。一陵立于起辇谷，一陵立于布尔罕嘎拉顿，一陵立于扎拉玛罕以北、哈达罕以南湖东平原，一陵立于阿尔泰罕以北、塔尔根罕以南罕山和哈达河之间。每处陵墓皆按蒙古皇帝礼仪，挖一千个深坑，立一千个敖包，以防后人掘墓盗坟。

史公尹湛纳希我信口吟诗一首：

李全叛宋献青土，
李晛降蒙丧西平，
陈寅西和举家亡，
希氏兴庆双就擒。

第六十章

立封碑厚葬太祖
逆帅言蒙军失利

大蒙古国二十三年，睿宗拖雷监国一年，宋理宗赵昀改号为绍定元年，金哀宗守绪正大五年。

且说成吉思汗晏驾归天后，四太子拖雷监国秉政，一面发诏四方五域，宣告举国大丧，遣人掘墓立下四个灵堂；一面派人往召四位皇弟，并三位长太子。当时太子珠奇、窝阔台二人率兵南下，到达宋国界首，发兵围攻金朝重城南京。太子察汗台同亲王哈斯尔、比勒古岱一起，平定西域诸国，命官镇守各处城镇。乌仁嘎楚格领兵讨伐北界诸地和俄罗斯帝国。敖伊图敖其格留守蒙古大都。太师宝鲁、郡王岱松等人率领大军，围攻金国大昌原。此话按下不表。

却说众亲王、众将军指挥人马转战南北，忽闻朝廷来报大丧之讯，急忙从各处返回本国。宝鲁元帅将大队人马交给叔王岱松统帅，自己决意引数百骑兵返国。他对郡王岱松说道："叔王小心在意，千万不可疏忽大意。当初父王病故后，全军将士无不悲痛欲绝。如今听说皇主归天噩耗，大家势必更加悲痛万分。因此，小侄还望叔王相机而战，或者按兵不动，一心固守，等我回来再说。近闻金朝哀宗皇帝有位族人，复姓完颜，名唤陈和尚，此人智勇双全，养有壮兵四百余人，想来与我厮杀。只因兵少力单，不敢冒然来犯，正在乘隙来攻。如今若闻皇主归天之讯，此人必

起恶念，倾巢出动，肆意作乱。朝廷诏书虽未提到大军回国之事，然小侄名列五太师之数，不可不去。请叔王多加小心。”嘱咐已毕，便率众出发，急急回国。行至半路，忽得一计，忙从三百名随从骑兵中选一名与自己相貌相仿的军汉，修一份书札交给他，吩咐道：“你马上返回军营，将此书札交给岱松元帅，你便留在那里，何时我军人马与金兵厮杀失利时，你便扮以我的模样，举我宝盖号旗，截住金国追兵，装成伏兵，令其生疑。”说罢，将他送走，自己起程回国。当时出兵四方之亲王将军因路途太远，不得不等些时日。虽说百日丧礼已毕，但仍然未动成吉思汗灵柩依旧设位祭供，等候众亲王大臣汇齐。当时四太子拖雷亲王手下有一心腹之臣，姓卜名唤路华，此人善于阿谀奉承，他悄悄地对拖雷说道：“社稷不可一日无主。虽然先皇陛下已诏命三太子窝阔台亲王为中原皇帝，然而主公若趁此良机正位北方，亲操国玺，中原大权，也会落于主公之手。”拖雷亲王听他这番言语，不禁勃然大怒，厉声说道：“快给我住口！你们这等阿谀之徒，狼心奴才，竟敢如此放肆，背人之义，逆君之命，断我同胞之情，教我千载挨骂！先父皇主赐给我北方万里沃野，我世世代代用之不竭，取之不尽，如今亏你说得出这般昧心的话语，教我落得违逆父兄之罪，你好挑拨离间，从中渔利。来人，快给我推出斩了！”话音未落，只见左右军汉一齐拥上，捆住卜路华，将他推了出去。卜路华的父亲见此情景，魂不附体，连忙去见郡王布古尔吉，求他代为讲情。布古尔吉大怒，说道：“杀他极是，快杀才好。”说罢，毫不理会。卜父无奈，只好去求耶律楚材，请他出面讲情。耶律楚材得闻事由，心中暗喜，深服亲王拖雷见识，急忙来探虚实。果见众兵士押出卜路华要斩首示众。于是一面吩咐众兵士稍缓一步，一面入内求告拖雷道：“太子息怒。这般乱邦之徒，理应斩首示众，然而先主归天，举国吊丧，朝廷布令天下赦免一切犯人，赈济黎民百姓。如今若杀此一佞臣，恐有碍于人伦孝道。因此，希望太子将他交于臣僚，查明罪状，宣告于众，酌情

处治。”拖雷听了耶律楚材这一席话，深合情理。便将卜路华交给宝鲁太师，命他酌情处治，具表呈报。拖雷吩咐已毕，便移步向前，走进成吉思汗灵前放声大哭，昏厥于地。众大臣急忙扶起，苦苦劝住。不久，众亲王大臣，得闻噩耗，纷纷从四面八方来聚。一来相隔数千里，二来要立四座陵墓，也颇费时间，因此众亲王商议，将棺梛停于凉京，举行大丧。此话不提。

且说这时金主守绪诏令全国，招贤纳士，时有一名远房后生，复姓完颜，名唤陈和尚，他心中计较，作一和尚，难以晋升。因此，用些金银买通本家远亲、金廷大臣完颜合达，百般奉承。听说完颜合达张榜招贤，广纳贤士，起用良将以攻蒙古，他忽然心动，一面用故交之情，一面行贿笼络，招了数千人马，从中选拔四百余名壮士，授以十八般武艺，号曰忠孝军，日复一日，操练武艺。忽闻去年冬季，蒙古皇帝成吉思汗晏驾归天。陈和尚更变得盛气凌人，加紧练兵，一日不断。今春二月，又听说蒙古太师宝鲁元帅回国奔丧，已近三旬。于是陈和尚率其四百部众，到大昌原求见金廷平章政事完颜合达，合达拜为金兵先锋。陈和尚头戴金盔，身着金甲，威风凛凛，来攻大昌原蒙古守兵。起初郡王岱松不忘宝鲁元帅吩咐，尽管敌兵多次出阵搦战，关闭城门，严禁众将士出城迎战。众将军心中懊恼，皆入郡王岱松帅帐，说道：“去年先主归天，今年便如此不争气，这只能长敌人的志气，教他日益骄横起来也未可知。那秃驴手下只有四百来人，还不足我军大吃一顿。大王何必如此执拗，不让我们蒙古人显现旧日威风？”郡王岱松长叹一声，说道：“你道本帅心里不着急吗？再说国王宝鲁乃我侄儿，如不顾他再三嘱咐之语，冒然出兵，万一失利，打了败仗，你我众人还有何脸面见我侄儿？若非如此，本帅与兄长一起用兵二十多年，难道还怕他这几号人马！”这时，左右两路副将、胡达嘎那布和之子胡德尔布斯和胡尔勒布斯二人心中不平，说道：“大王在上，我兄弟二人愿领本部八千人马出城迎敌。如能胜他，不求记功；如若失利，请斩首谢罪。宝鲁元

帅临走时，固然留言相劝，意在怕我为敌所败，并非劝阻我们击败来敌。”郡王岱松仍不依从，胡德尔布斯心中愤激，怏怏而回。次日平明，完颜陈和尚又来搦战，百般辱骂道：“兀那沙漠野兽，倒处横行霸道，已有二十多年，如今因何象兔子一样呆在窝里，不敢出来了？”岱松听他如此辱骂，心中难以忍受。这时，胡德尔布斯又来苦求，定要出城，将他抓来。岱松憋不过这口气，便说道：“你愿出城，就出去吧！”说罢，便命胡德尔布斯、胡尔勒布斯兄弟二人领本部八千人马出城迎敌。二人领命，心中大喜。便开西门杀将出去。陈和尚见蒙古人马忽然冲出，便急引众壮士，倒戈偃旗，望大昌原北面逃去。胡德尔布斯、胡尔勒布斯二人心中大怒，紧追不放。胡尔勒布斯忽然生疑，对其兄胡德尔布斯说道：“此事深为可疑。他每日来骂，如今因何不战而退？此必伏兵之计。”话音未落，背后忽然喊声大作，回头一看，果然是陈和尚手下人马，从北面陷坑中跳将出来，冲入蒙古营垒之中，那四百人一齐拥来，甚是了得。原来刚才骂人的不是真陈和尚，是他徒弟扮装的陈和尚。当时陈和尚教众壮士饮酒壮胆，冲入蒙古大军阵里，犹如快刀剖瓜，无人敢当，左右开弓，急如旋风。当初蒙古将士不把陈和尚放在眼里，如今鼓声一响，陈和尚人马，风驰电掣一般冲入蒙古八千人马之中，蒙古将士毫无提防，因此来不及招架，让金兵杀入大军垓心，左突右冲，乱砍乱杀，蒙古人马顿时大乱，纷纷逃散。胡德尔布斯、胡尔勒布斯二人见阵脚已乱，难以稳住，便拍马去迎陈和尚厮杀。陈和尚暗地从袖中取出铜球，看准胡德尔布斯的脑门，唰地一打，胡德尔布斯忙用长戟一挡，铜球正中胡德尔布斯拿戟的右手，长戟落地，急忙转身逃走。陈和尚拍马追击，手挺长戟，连刺数回。胡德尔布斯后背连中数戟，眼看就要被擒，这时胡尔勒布斯也正逃将出来，忽见其兄就要被刺，急忙跃马挺枪，救出胡德尔布斯。此时，假陈和尚引一支人马，截住蒙古人马的退路。蒙古人马已有数百人阵亡，其余大队人马寻路逃跑，忽然哗喇一声，许多人马陷入

陈和尚人马所挖的陷坑之中。胡德尔布斯身中枪伤，落荒逃走，也落入此处陷坑。陈和尚手下军卒从陷坑上面枪杀胡德尔布斯，割下他的首级。胡尔勒布斯忙带其余人马急急逃走。陈和尚一面大喊斩尽杀绝，一面率众追击，杀得十分凶猛，忽然从对面山谷里，闪出蒙古大元帅宝鲁的宝盖号旗，率领大军来到，陈和尚心想，此必疑军之计。定睛一看，宝鲁元帅身着金甲，腰扎玉带，头戴宝盔，手执钢戟立在阵前，这才鸣金收兵，不再追杀。宝鲁元帅迎住胡尔勒布斯所余六千人马，也不与陈和尚对垒厮杀，领着胡尔勒布斯返回军营。原来宝鲁元帅设此妙计，救出了胡尔勒布斯。当初宝鲁元帅于返回途中，怕他走后众小将凭着少年血气不顾军法硬要出战，便修一书札，派人送至叔王岱松帅帐，吩咐他一旦众小将出城迎战，可用此计救援。如此既可煞住众小将的威风，又教金兵生疑，不敢轻举妄动。自此之后，金兵处处小心，不敢冒然来犯蒙古人马。此次激战，金将陈和尚率其四百名忠孝军兵士，不独杀伤蒙古人马两千来人，且又斩了一员大将，割其首级，凯旋而归。完颜合达心中大喜，说道："蒙古人马与我交锋已有二十来年，从未为我打败。如今陈和尚只用四百名壮士杀了一万多名蒙古兵士，又斩杀其一名大将，割其首级而归。"说罢，急忙奏于金主守绪。金主以大捷之礼祭拜皇天后土，先祖太庙，大赦天下，布诏全国，并加爵晋封平章政事完颜合达，拜完颜陈和尚为忠孝大将军。从此来投陈和尚忠孝军者无计其数，军威大振，传到南宋。

此后，陈和尚天天出来挑战，蒙古元帅岱松严令全军固守大昌原，不得出城迎战，从此两军人马，各守已城不提。

且说光阴似箭，到了孟冬时节。这时蒙古各路远征众亲王大臣皆已来聚，唯有三太子窝阔台亲王的人马远在金宋两国界首霍博一带，因此未能及时得闻大丧之讯，加上归路又被金宋众兵截断，只好取道西域，路途遥远，最后来到。窝阔台亲王一到京城，便跪于皇主金棺之前，与众兄弟抱颈大哭，昏厥于地。皇主四弟

并四位太子悲痛欲绝，连日号泣不断。郡王布古尔吉、楚鲁、太师宝鲁、太保布古拉尔之子乌汗图、尚书耶律楚材等人入内劝阻道：“八位亲王如此悲痛，更教太后心里难过。凡事都要刚强，望各位亲王继承皇主遗志，尽心尽力，成就社稷大业。”说罢，一面同八亲王一道入内安慰太后，一面吩咐近人于皇主金棺之外再制一层银椰，银椰外面再铸一层铁椰。又令仿造四副同样棺椰。准备停妥后，四处陵墓每一处派皇弟太子各一人，带太师太保各一人，各引一万人马，护送皇主灵榇。皇主遗体究在何处，国人无一知晓。四处灵堂无不显灵，众皆眼见。皇主首陵，起于山西犛谷，掘地而殡，至今尚在。皇主二陵，起于鄂尔多斯，当时叫作克鲁伦阿尔勒，掘地入殡，旁立烈祖陵墓，修了两座白殿。皇主三陵，起于阿尔泰罕以北，汗达罕以南乌拉哈达平原，掘地入殡，上面修了一座白色灵堂。皇主四陵，起于布尔罕嘎拉顿以南鄂嫩河畔平原，掘地入殡，上修一座木堂。当时修陵时，先拉一道布幕，挖一道深沟，方圆几十里，皆派兵护卫。皇主四弟四子并诸侄子、六卿九将扶椰入殡，挥锹培土后，方教众兵士进去，填土立墓。此乃大元皇帝所定之律。至元三年冬十月，追谥圣武皇帝。至大二年冬十一月，庚辰，加谥法天启运圣武皇帝。

史公尹湛纳希我信口吟诗一首：

德高宝鲁劝叔王，
忠义拖雷治逆臣。
猛狮陈僧起义军，
英雄布斯死金兵。

第六十一章

登祭坛窝阔台即位
荐天泽宝太师呈表

大蒙古国二十四年，太宗元年，宋理宗绍定二年，金哀宗守绪正大二年，岁次己丑。

且说去年孟冬，成吉思汗奉安四大陵墓皆已告成，众亲王众大臣守灵百日，大丧礼毕，纷纷起程，汇于上都。皇太子以下众亲王大臣，聚集大殿，共商新主即位，众人皆云："遵奉皇主遗诏，当立三太子窝阔台亲王为蒙古皇帝。"然而窝阔台亲王固辞谢绝，放声大哭，说道："某有二兄，皆赖皇父宏恩，谙习典章，达晓经文，废兄立弟，于礼不符。某虽无古人伯夷、叔齐之志，然有人伦之德。虽说先父封我为中原国主，可置两位王兄于何处？"大太子珠奇亲王却不以为然，放声大哭，说道："先父在世时，已封我为西域七国大王，赐福不浅，我已足矣。先父诏命，某宁死不违！"众人无奈，皆劝窝阔台亲王道："此乃天下大事，不可以兄弟私情相互推诿，延误时日。"窝阔台亲王让于大太子珠奇，珠奇亲王指天起誓，固辞不受；又让于二太子察汗台，察汗台亲王放声大哭，据理谢绝。这时四太子拖雷抢先说道："某为三兄守国，已有一年之久，往日国有大丧，难以提及此事。按理国不可一日无主，皇帝何时晏驾归天，何时理应立主即位。故尔，如此互相谦让，决非社稷大礼。如今先主年丧也已期满，因此，三兄理当即位。自先父归天后，南方汉军猖獗，金宋嚣张，

我军败北，折兵损将。倘以兄弟之情你推我让，延误国家大事，此乃有违孝道。”众人苦口婆心，百般劝说，窝阔台仍然执意不肯，说道：“某上有二兄，皆为一母所生。废长立幼，乃乱邦之根。国有外患，无妨大局；国有内乱，以理根除。依我之见，或立长兄，或立幼弟，我等皆为同胞兄弟，开国之初一样出力，不相上下。某有何由，废弃二兄，敢袭先主尊位？当初先父五次谦让，才登基为皇。此并非求人相敬，实乃顺从天意而使然。如今你等众人假先皇遗诏，逼我登基，一旦出事，于国有害，社稷遭祸。这般罪名，某实难当。”众人一再苦劝，窝阔台严词谢绝。如此过了一年，到第二年仲秋凉季，众人心里焦急，无计可施。四太子拖雷是个性急之人，他与众亲王大臣并耶律楚材商议，想出一计，当即下令，教四位皇弟沐浴洁身，登于克鲁伦河畔胡德阿尔勒祭坛，推说祈求天神降旨，实欲逼窝阔台登基。当时，耶律楚材也来敦促，问道：“此事何人定夺？”拖雷说道：“不需谁人定夺，先主遗诏在此，专等吉日良辰。”耶律楚材欣然答道：“明日便是吉时良辰。”拖雷听罢，不禁大喜。次日平明，拖雷亲王率众登于祭坛。是年己丑，大蒙古国太宗元年，宋理宗赵昀绍定二年，金哀宗守绪正大二年。是年仲秋八月初一，拖雷亲王率先登坛，朗声说道：“今日良辰，先主遗诏，正应上界天意。今奉先主诏命，共举三太子窝阔台即位，以为天下皇主。谁敢违逆先主诏命，当以先主国法论处。”话音未落，众人齐声说道：“此是天理，不可不依。”窝阔台见此情景，难以推诿，便面向皇位，曲膝而跪。这时，大太子珠奇来献皇冠，二太子察汗台来献龙袍。长叔比勒古岱亲王来献玉带数珠；二叔哈斯尔亲王来献项链耳坠。亲王敖伊图敖其格、乌仁嘎楚格二人共举香炉，教窝阔台祭拜祷告。察汗台亲王给他穿上皇帝龙袍，戴上皇帝金冠。比勒古岱亲王给他扎上玉带，系上数珠。哈斯尔亲王给他戴上项链，挂上耳坠。太子蒙哥给他穿上靴子。侄儿忽必烈取来白绸香炉，教他祷告天神先祖，登于宝座。这时，太后教四太子拖雷将

皇帝玉玺献上。皇帝叩拜玉玺，顿首祷告天神先祖后，便登于先主成吉思汗盘龙宝座，面南而坐，为天下之主。须臾，钟鼓齐鸣，琴声四起，梆子连响，香烟缭绕，文武百官汇聚一堂。此时，司礼大臣耶律楚材对四位皇叔、两位皇兄说道："若论家法，你等是长辈；然论国法，你等皆臣。请六大王施礼问安。"六亲王听罢，忙带文武百官三拜九叩，山呼万岁，喊声如雷，震天撼地。当日封太祖光献皇后为太皇太后。太宗皇帝窝阔台属相壬午，生于成吉思汗二十五岁那年，是年四十四岁。因长夫人洪格尔特舅父阿吉尼莫尔更之独女孛剌合真，膝下无子，便抱拖雷长子蒙哥为养子。后来生一子后，因病去世。封次夫人、赫利特伊鲁哈尔之女乃马真氏为皇后；封养子蒙哥为皇太子；并将众亲王、太师、太保等人，逐一封于四方诸国。

光阴如流，很快又到了凉秋时节，太宗皇帝率众至南方大都，文武百官各晋一级，大赦天下，备下三牲，供祭五坛八庙。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谓之五坛；天庙、地庙、天帝庙、地皇庙、人皇庙、文皇庙、社稷庙、太庙谓之八庙。太宗皇帝大摆筵席，封长兄珠奇亲王为陶克玛克国主，封二兄察汗台亲王为西域回回国主，自己占据中原，封四弟拖雷亲王为北方故乡蒙古皇帝，封五弟海鲁更为吐蕃国主，封六弟居尔其德为俄罗斯国主，封七弟居尔其岱为巴拉布国主。众侄子、四叔王、四郡王等人，太祖成吉思汗早已封号，故尔，不再一一细述。册封已毕，太宗降旨道："何处起事，当即奏报，朕当派兵平定。"说罢，便吩咐两位皇兄、四位皇弟、四位郡王、六员上卿等人道："你等众人，或者自己留下，或者留下一子，侍候朕旁，为朕靠身，替我出力，荡平中原。"并吩咐礼部尚书耶律楚材道："朕望爱卿好生商议，册定礼乐之仪。"太宗皇帝又对众亲王说道："中原新定，律令未立，因此，各处守吏生杀由己，随心所为，既令小吏，也擅杀一家人命，此祸不浅。因此，朕望你等众人乃与礼部尚书耶律楚材好生商议，册定律令，奏报于我，并宣各处汉将等人赴

京见我。”

且说号令既出，限期内未到者不计其数。因此，御史衙门众犯充塞。太宗皇帝心中不忍，下诏赦免。于是违期汉官欢天喜地，纷纷来拜，山呼万岁，谢罪复职，即赴守地。当时汉将史天泽奉命固守南方各处州府。因此，太宗皇帝派人赍诏道：“爱卿勿忙前来朝见，待诸有司回营，宝鲁元帅南归时，将军机大事交割于他，而后来见。”这时金主哀宗两次遣使，献帽于亡主，蒙古朝廷皆婉辞谢绝。这次又派上卿阿鲁岱来见，说一则叩贺窝阔台登基续统，二则吊唁先主，赠以帽礼。太宗皇帝命左右引见，降下圣旨说道：“当初念汝主一再请求和解，上奏先主，先主深怜汝主，体念汝主社稷，不灭汝主太庙，特封汝主为河南王。然汝主拒不从命。更甚者，汝主无信，一面尊先父为兄，一面暗中用兵，至使先父愤怒，多年争战，至于今日。如今朕我怎敢忘记先父心头之恨？因此，何以受此帽礼。若受汝帽，先父在天之灵必加怒于朕。汝主送礼，时已晚矣！倘汝主识势度时，早日从朕先父之命，得从先父手令，赴任河南王，别说赠以帽礼，便是大举丧宴，也未尝不可。如今已失时机，难以从命，汝可退下。”说罢，尽退金廷所送帽礼，遂议增兵伐金事宜。太宗皇帝当即下令道：“凡百马之户，纳一牝马；百牛之户，纳一牸牛；百羊之户，纳一羒羊。辽东、辽西、山东、河北等处，每户汉民须征一人从伍。西域诸国，可按人丁征兵，每户人家皆出人从伍。”是年孟冬，太宗皇帝下令各处州郡，设置仓库驿站。当时宝鲁元帅已归南方军营，当即教郡王岱松、元帅天泽赴京拜主。太宗皇帝龙颜大喜，以史天泽信义智勇，封为南方万户侯，令他分守中原。宝鲁元帅又报奏帐下大将刘黑马、萧札剌二人，太宗皇帝一并复诏，封刘、萧二人如史天泽一样为万户侯，令二人分管汉军汉民，拨真定、河间、大名、东平、济南等五路军民教史天泽统管；拨平阳、宣德等路教刘黑马、萧札剌二人统管。三人叩拜，谢主龙恩。胡达嘎那布和长子胡德尔布斯，太宗皇帝追封他为太保，命其

子都拉嘎特木尔袭父亲爵号，并授以厚礼不提。

且说是年年底，四域之主，众亲王众大臣，纷纷进京贺年，朝见皇主。这时西印度国主贡格、木罗夷国主扎木苏二人也随察汗台亲王来拜见太宗皇帝。金主守绪也遣上卿阿鲁岱到蒙古京都，一面拜贺新春，一面呈表求和。辽主薛阁去年入京，安葬太祖遗骨，共举窝阔台即位后，返回辽东。此次四方之主，入京贺年时，薛阁也来供职，唯有索隆古斯、南方宋廷未遣使臣，未纳年贡，未进贺礼。腊月二十三日，所属诸国皆已来齐，金印奏表，摆于龙案。吉日寅辰，钟鼓齐鸣，幡盖移动，异香缭绕，忽闻殿官呐喊，太宗皇帝登殿入座。梆子一响，殿官吆喝，远近百官顿首拜贺，祭告天地。大礼已毕，皇主方取案前奏章一一过目，忽见南军元帅宝鲁所呈奏表，仔细一看，原来宝鲁元帅于去年九月南归大营后，率军南下，往攻金廷重城庆阳府。皇主看罢，对众大臣说道："宝鲁元帅自老太师病故已来，不曾歇息片刻。如今他一回营，就提大军往攻金廷重城庆阳府。今日凡我属国，皆已遣人来贺，唯有高丽一国逍遥自在，几年不纳年贡。因此，你等众人当议讨伐之计。宋廷也未遣使来贺，理应下诏，严加斥责。金廷为了求和，特遣阿鲁岱来贺，请转告朕命，如同上次一样，已错过时机，难以和解，教他回国。如今远封诸亲王皆到职而来，因此，是乱是安，亲身体察；或留或去，自己作主。唯四弟拖雷，其国相隔不远，而又国泰民安，因此，朕请四弟留下，好商议国事，追封已故众功臣。至于太子忽必烈、贵由、洪德、希尔玛并诸王子、驸马子弟等人，教他们陪伴蒙哥太子，入国子学院内官儒殿，攻读汉、蒙、畏吾儿、吐蕃等文。皇太子以下诸亲王、台吉驸马子弟，如已成年，请你等众人，好生商议，选女于功臣世家，奏于太皇太后定夺。"吩咐已毕，忽闻大殿内外百乐齐奏，太宗皇帝龙袖一甩，起驾回宫，文武百官，各自散去。此时金先主永济幼女怀国公主，自擐甲从伍以来，屡建战功，其容貌才德，扬于蒙古，因此诸皇帝太子无不倾心，皆欲娶她为妻。

如今见皇主下诏，众人争先恐后，去求太后左右心腹，将怀国公主嫁给自己。塔斯陶古斯得闻此讯，大惊失色，忙入怀国公主府中，告于此事。怀国公主说道："这可不行，当初妾奏先主，已许我勿嫁于诸太子。如今怎能逼我与诸太子成婚？妾之婚事，由妾作主。"塔斯陶古斯说道："此话不妥。大凡女子，皆身不由主。如今皇帝也已归天，某虽属皇帝心腹，然怎好禀告此事？再说父王也从未提及此事。倘太后发命，将你许于诸太子，那事情就难办了。儿女婚事自古以来皆由父母作主。你虽上无父母，然你屡建战功，太后视你如同亲生儿女。女子一向不能自己选婿，因此，一旦太后选准一太子，定为汝婿，汝虽不如意，可号令既出，难以改变，如何是好？"怀国公主寻思半晌，深觉此话极是，二人无奈，不知如何是好，手携手坐于一处，一面饮酒解闷，一面盼望良机。塔斯、怀国二人一来多日不见，二来这次奉诏来见。因此，俩人一见，便你推我，我推你，同入一席。酒过数巡后，怀国公主举目望那塔斯陶古斯，面目清秀，如同圆月，年方二八，已经成年，也懂得儿女之情。加之突然遇到这般不寻常的事情，心中大惊，一时着急，束手无策。如今几盅闷酒落肚，哄动春心，难以抑制。二人握手交膝，偎依而坐。塔斯陶古斯心急如焚，一把抱住怀国公主，请求合欢。怀国公主笑道："青天白日，妾实害羞。"说罢，一面假意顺从，一面挣着脱身。忽闻外屋贝林公主咳嗽一声，怀国公主已会其意，忙对塔斯陶古斯说道："请郎君稍坐片刻。"说罢，转身出来。塔斯陶古斯听见这清脆的咳嗽声，连忙舔破隔扇窗纸一看，外屋也立着一位女子，美貌出众，面如海棠，双眼如星，年似小于怀国公主，好象见过面似的，举止尤为可爱。塔斯陶古斯愣了半晌，回头望那怀国公主，面如瓜籽，洁白如玉，胜似深秋白菊。望了一阵，忽然想起他当年回来时，她扮作男子，奉怀国公主之嘱，前来接他，后来当他从军营返回时，她又与怀国公主女扮男装，骑马出城，装作毫不在意。这时塔斯陶古斯一声不响，听她二人交谈，忽闻那位美貌

女子说道："此事不难。公主不是曾于老太师帐前立过火攻之劳吗？如今老太师已经归天，无以为据。因此，将计就计，就说老太师留下何物作为娶汝为儿媳之凭证，入告皇帝陛下，可解此难。如若不然，太后因不知底细，倘指诸太子中一人定为公主之夫，这就不好办了。"怀国公主、塔斯陶古斯二人听了此言，暗自欢喜。

且说塔斯陶古斯不顾一切，忽然破门而出，欲捉住怀国公主、贝林公主二人。贝林公主一见塔斯陶古斯，便双颊绯红，急忙躲开。怀国公主说道："妹妹！你不必躲了。"说罢，对塔斯陶古斯说道："她就是西域国主札兰丁养女贝林公主。"当时二人各有所思，难以启口，彼此谦让一番，不忍当即离去，忽见女仆进来说道："皇帝有命，请公子进宫。"塔斯陶古斯大惊，连忙回府，换了衣冠，急急入宫。只见窝阔台皇帝驾临金殿，见塔斯陶古斯进来，便召他近前，说道："如今你父王领兵南下，围攻金属庆阳府，朕想送些赏礼慰劳一下。你若有心去见父王，便与我天使一起背诏而去。"塔斯陶古斯大喜，奏道："小人深谢陛下宏恩。"皇主说道："当初你爷爷老太师在世时，先父上皇常遣诸太子去犒劳他。如今正值诸太子选妃，因此，朕欲遣汝去犒劳。"说罢，将诏书赏礼交于他，吩咐他三天内起程出发。塔斯陶古斯虽然乐意去见父王，但不忍离开怀国公主，深怕在他离开期间怀国公主被指于诸太子。自己又不敢奏告皇帝，心中焦急，无计可寻。连夜赶来公主府，只见满院车马，来了很多客人，寻思说也无用，便怏怏不快，回于本府。因有诏命，不敢误事。次日清晨，急带五十名随从骑兵，直奔南方而去。当时虽是隆冬季节，但一则南方天气十分暖和，二则顺风势而下，朝日出方向赶路，因此，一路顺风。然而心中时刻挂念怀国公主。一日，赶到庆阳府，将皇帝诏命赏礼交割于父王。宝鲁元帅心中大喜，忙摆香案，跪接诏命。谢主龙恩后，定睛一看，其子塔斯陶古斯面发红光，身着蟒缎，格外威风，便将他教去，动问社稷皇主大业。

塔斯陶古斯对答如流，头头是道。宝鲁元帅心中暗喜，一面修一奏表，谢主之恩，报知军务；一面同其叔王岱松商议如何攻破大昌原之良策。岱松说道：“自去年金将陈和尚败我将士以来，其威势大振，骄横无比。请国王拨给我两万人马，我去围攻庆阳城；请国王去守护大昌原。此乃两全之计。”说罢，于是年年底分兵两路，去围金城，庆阳也已破在旦夕。

且说塔斯陶古斯离开军营，赍书回国，时值开春时分，天已暖和，急急赶路，行至城前，问众人道：“诸太子选妃事如何？”知者答道：“听说诏命已下，我等未知其详，想必要等到明年二月末。”塔斯陶古斯听罢大惊，急忙进城，当天入宫复命，替父谢恩。拜辞皇主后，回于府中，忙问众人道：“太后选女，竟指何人？不知后事如何，请看下章分解。

史公尹湛纳希我信口吟诗一首：

贤士楚材替主谋，
孝子拖雷定皇基。
福星太宗养蒙哥，
刚女怀国恋塔斯。

第六十二章

治乱臣太宗进中原
杀善哥国王取凤翔

大蒙古国二十五年，太宗窝阔台汗二年，宋理宗赵昀绍定三年，金哀宗守绪正大七年，岁次庚寅，是年太宗四十五岁。

且说塔斯陶古斯回来，复皇帝之命，替其父宝鲁元帅顿首谢恩后，连忙回府，打听怀国公主近况，知情者细细告他。塔斯陶古斯一听，便昏厥于地。原来国母太皇太后替诸太子选妃，替诸公主选婿，得知四太子拖雷夫人、金廷歧国公主有一胞妹，名唤怀国公主，曾于军营立功，虽独居别宫，然至今未有许配。太后寻思，怀国公主乃一妇道人家，总不能自选配偶。先主成吉思汗在世时，曾想许配于诸太子，然怀国公主禀奏先主，说她一则年幼，不到成婚年龄，二则还未替社稷立功。因此，先主从言，未给选婿。可如今她年近二十，也该成婚了。太皇太后想到此处，便召来拖雷夫人歧国公主，提及她妹妹怀国公主终身大事，降旨道：“今年正给诸太子选妃，诸公主选婿，汝妹怀国公主年近二十，也该成婚，当初因汝妹年小，先主准其晚婚之奏，然如今人已成年，一个妇道人家，总不该自己选婿吧？自古至今，儿女婚事，皆由父母作主。如今她身边没有双亲大人，论近亲，唯有儿媳你是她的亲姐姐；论家里，老身算她长辈亲人。除你我二人，谁能替她作主？当初老身替她选婿，她推说自己年纪尚幼，先当为

国立功，婚事推迟至今。如今上有当朝天子，下有六位太子和众亲王公子，皆为智勇双全之辈，理应从中选一贤婿。汝妹曾推说为国杀敌，她前后两次出征，也出力不小，难道一个妇道人家一辈子从征不成！就是从征也罢，成婚之后，也无不可。因此，汝去问问妹妹心意，诸太子诸公子中，有谁中汝妹之意，禀告于我。因这丫头，无父无母，老身一向疼她。”歧国公主听罢国母这一席话，不禁大喜，顿首谢恩，徐徐退下。不料话已传到外头，皆闻太皇太后欲将怀国公主许于诸太子。这时诸太子并诸公子正当妙龄，早知怀国公主乃一倾国之色，貌似天仙。众人闻讯，便买通太后心腹并宦官人等，苦求替他说亲。就在此时，塔斯陶古斯匆匆赶回，得闻此讯，大为焦急，连夜奔至公主府后门。不料其姊歧国公主闻知二人底细大怒，便指派公人去守后门。歧国公主何以如此？俗话说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原来塔、怀二人皆已成年，瞒不住府中之人。众人议论，如此这般。歧国公主一听说塔斯陶古斯来往甚密，便径入府中，严责妹妹，如今太皇太后又召她告以太子选妃一事，歧国公主急忙来见妹妹，转告太后之意。怀国公主听罢大惊，慌了手脚，忙照贝林公主所献之计，说道：“当初我在军营时，老太师国王授我宝剑，并嵌珠撒袋，许我与其孙塔斯陶古斯定亲。”歧国公主听罢，心中恼怒，刚才又听到一些闲言碎语，便以为她随意颠倒，说道：“你我二人虽无父母，然毕竟是大国国主之女。因家运不济，我被人当作上礼送至此处，你也孤苦伶仃逃出虎口，才到了这般地步。虽然如此，蒙古太后诸夫人仍念我们的祖宗身世，不教我们受人侮辱，百般抬举你我，可你却看不上皇家子弟，一心委身于臣仆之辈！你要从长计议，我好回报太后。”说罢出来，深怕塔斯陶古斯又来府中，便派公人来门前守护。塔斯陶古斯见此情景，心急如焚，无计可施，回到府中便饮食不进，蒙头大哭不提。却说怀国公主也已察觉姐姐恼意，心中不安，一连躺了数日，便与贝林公主商计。贝林公主说道：“此事甚急，

太后并不知道姐姐心事，因此，她也出于好心，想将姐姐许于诸太子。唯有俺姐歧国公主一心讨好太皇太后，瞒住姐姐婚事，不予如实禀报。如今事情已到这般地步，姐姐就别怕丢脸，径入太后府中，将如何与塔斯陶古斯定亲，如何替社稷立功，从头到尾，详告太后。事不宜迟，迟则有变。”二人正在计议，侍女进来说道：“听说昨日太后选婿，已将宝鲁元帅之子塔斯陶古斯列于前首。”怀、贝二人听罢大惊，好似头上浇了冷水一般。此时塔、怀二人音讯隔绝，一时心急，不知如何是好，真是：

好事多磨难，
良女命可伤。
欲嫁美男子，
不料遭祸殃。

且说怀国公主心中焦急，急忙乘轿入宫。跪于太皇太后膝下。太后大惊，忙问其由。怀国公主奏道：“太后明鉴，臣女先父被弑，母后猝亡，奴家暗自逃出，入于崑崙拜师，学得几样法术，欲上报蒙古社稷，下雪先父之恨，不料老太师毛浩来于军营中，授奴家以宝剑并嵌珠撒袋，替我与其孙子塔斯陶古斯定下亲事。后来出兵西域，破其妖术时，先主成吉思汗也想许奴家于诸太子，奴家未瞒先主，如实禀告，先主准奴家所奏，至于今日。奴家不急成婚，何时得除杀我先父之汴梁仇人，报心头大恨，才遂我师父所嘱之愿。”太皇太后听罢大喜，说道：“原来如此，甚善甚善。塔斯陶古斯也是功臣子弟，正欲娶一公主，选为驸马。汝也是有功女将，你二人极为相配。依你刚才所言，不负前日之约，也不计较贵贱尊卑。然汝已到成年，也该成家立身了。汝是少年女流，安能自己上门成亲？应依老身之命，与塔斯陶古斯结发为妻就是了。”怀国公主奏道：“太后明鉴，臣女前日有禁，当以女身护法。”太后说道：“此事不难，汝行大礼之后，便与丈夫同赴军营杀敌立功也未尝不可。”说罢，吩咐歧国公主道：“老身已许她与宝太师之子塔斯陶古斯成亲，请贤媳替她二

人筹办大礼。”怀国公主见事已成，心中欢喜，然又怕违背洞师所嘱，心中烦恼，拜辞而归，暗自计较，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又来苦求贝林公主代为成姻。贝林公主听罢，面顿绯红，说道："姐姐你这人说来也怪，女人最忌丈夫另娶妻室，可姐姐你偏偏不以为然，敢违妇人之道，相让于我。难道姐姐你不怕我夺你心欢？”怀国公主笑道："倘我与世俗女人一般见识，能有此举吗？妹妹所言皆是俗套。”贝林公主微微一笑，说道："倘是别事，也无可言。此乃夫妻情事，朝夕相处，何能瞒天过海？”怀国公主说道："妹妹，你权且瞒过他首夜就是了。后日之事，自然由我作主。”贝林公主面红耳赤，只得点首应诺不提。

且说塔斯陶古斯心中犯愁，无计可施，正在此时，门人进报，拖雷亲王派人来宣太后之命。塔斯陶古斯听罢大惊，心中暗想："此必凶讯，召我为驸马。”无奈，只好俯首听命。来使读诏后，方知是太皇太后许怀国公主于塔斯陶古斯为妻。塔斯陶古斯听罢大喜，当即依遵诏命，备齐财礼，如数交于太皇太后。太后传旨："因怀国公主上无父母，老身权且主婚完礼。”塔斯陶古斯顿首谢恩，即选吉日良辰，备交百礼。等吉日一到，诸太子诸公子齐至司婚衙门，听太后旨命，然后各自散去，欢天喜地，往接新娘不提。

却说塔斯陶古斯听罢诏命，乐得合不拢嘴，直奔怀国府中，拜见司婚大臣和歧国公主等人，一面教人备轿，将怀国公主接回太师府中，一面大摆筵席，款待司婚大臣并文武百官。是夜筵散后，珠幔里点起花烛，新郎新娘对席而坐，开怀畅饮。塔斯陶古斯一时大醉，怀国公主便扶他上床，熄灭花烛，将贝林公主推入帐内，夫妻恩爱，不必细述。

且说是年春节，上至窝阔台汗长子皇太子蒙哥，下至诸皇子王子皆已成姻。因此，朝廷颁布赦令，庆贺大喜，一应轻犯，皆得赦免，释放宁家。当日太宗临朝，布命已毕，亲自过目各处所呈奏表，选其中两表带回宫中。一表乃宝鲁元帅所呈，奏报南下

大军围攻金城大昌原，一表乃耶律楚材所呈，奏报如何治理天下之方略。窝阔台汗见是耶律楚材之表，连忙拆看，其中写道："臣礼部尚书耶律楚材，奉陛下之命，与左右众亲王并众大臣商议，特定十路课税，以备社稷军民之急用。今将各处所设仓廪，安抚官民、除盗养民之策，一一奏告，请陛下定夺布令。其一，普天之下，蒙汉百姓不分贵贱，选其智信之士以为州郡城镇监吏，昭雪蒙汉百姓之冤，赈济守法良民之疾苦；其二，所有各路兵马皆设万户侯，管理本处人马，养精蓄锐，齐心破敌，除暴灭凶；其三，中原一带万物齐备，百谷俱全，因此，当鼓励好学、好工，好商之民，严禁州县官府不报朝廷恩准随意役使，讹诈百姓；其四，严禁官吏百姓动用州县城镇仓廪之物，违者依法问罪；其五，凡属蒙古、畏吾儿、河西三处种禾百姓，均同中原一样，依律交税；如有禾熟而报不熟不交税者，依法问罪；其六，凡监管天下官仓自盗官物者，一经查出，就地问斩；其七，一切州县城镇官吏人等，处斩死罪人犯时，须申报于上，得于明复者方可行刑。如自造理由，擅杀无辜者，依法问罪；其八，所有远近王公大臣，每年朝拜时皆纳年贡，今后可议一概罢交，以免假借名义讹诈百姓。以上所奏，望陛下核准，诚恐诚惶，顿首上奏。"太宗皇帝逐条过目，提笔批复道："诸国国主、亲王大臣，年献贡礼，乃自古有之。自周朝以来，各诸侯国皆拜中原皇帝，每年献贡，以为朝纲。今若禁绝，无以续统。因此，欲禁此律，似为不妥。其余诸条，皆为治国要略，均可照办，立告天下，逐条执行。再者，宝鲁元帅、岱松郡王统军南下，逼近金国大昌原，此乃金国腹地重城，务要小心。当与右亲王比勒古岱商议，请派蒙汉勇将二人，并拨精兵一万人，往援宝鲁元帅。"分拨已毕，太宗皇帝即召各亲王入内，当着众人之面，向耶律楚材说道："爱卿奏禁年献贡物，以绝诸王公大臣盘剥下民。请问爱卿，诸亲王大臣每年献贡时，有无以朕名义盘剥财物者，或者暗中听闻此类事情？"耶律楚材顿首奏道："眼下虽无这类弊端，然日久天长，必有所闻，

蠹害之端，必由于此。”窝阔台汗微微一笑说道：“南宋、北金、契丹、西夏皆为大国，各有太庙，难道其国势衰败，是纳贡献礼所致？凡卿所奏，朕无有不从，唯拒此条。并非贪财，实为天下百姓树一楷模。就连皇族功臣无不纳贡，孝敬人主。因此蒙汉百姓，臣仆人等，也理应多纳贡物。此乃朕意，不必多言。”耶律楚材听罢，面红耳赤，无言对答，深感失言，与众大臣退出内殿不提。

且说朝廷派人，分头来到各处州县和各路兵马，宣读皇帝所定法典。一日，传到宝鲁元帅大军营里，宝鲁元帅逐条过目，点首称是。当时宝鲁元帅指挥大军，猛攻大昌原。到了第六天，点三万人马，编作一十八轮连环阵法，攻入大昌原，安抚当地军民。刚要歇息人马，往援进兵庆阳的岱松郡王，忽见岱松攻庆人马为敌所败，纷纷逃来。岱松人马因何被败？原来去年十二月，大昌原、庆阳城均被蒙古人马所围，金主哀宗惊慌失措，忙拜伊喇布和为大将，命忠孝军完颜陈和尚率本部人马相助。当时，陈和尚同伊喇布和合兵一处正欲起程来救大昌原并庆阳城，不料陈和尚姘头、永吉之女秦小姐忽然患病。秦小姐忽闻陈和尚奉命出征，连夜来见陈和尚，伸出她又嫩又白的双手，紧紧握住陈和尚之手，两眼含着热泪，不忍教他离去。陈和尚虽是一位男子好汉，然毕竟是个出家僧人，贪色之徒，眼见秦小姐貌似香花，体态如絮，偎于怀中，便用左手抱住秦小姐脖颈，用右手握住秦小姐的三寸金莲，百般温存，柔声相劝。然而秦小姐不但一句也听不进去，反而哭哭啼啼，更教陈和尚难过，犹如万箭刺心。陈和尚一时不知所措，泪汪汪，好似当年霸王别姬一般，一串热泪，滴落秦小姐罗裙，情绵绵，如同海和尚同潘巧云一般。二人难舍难离，如胶似漆。不料秦小姐原本玉体欠佳，加上一场重病缠身，日久天长，这般相离，岂能承受得了。秦小姐几声抽泣，几番昏厥。忽然一双纤手抱住陈和尚粗腰，一对莲苞于陈和尚手心踹了几下，花神菩萨一命呜呼，死于如来怀中。陈和尚见姘头骤然病故，放

声大哭，饮食不进，竟倒在行军营帐。大将伊喇布和见状，无可奈何，将他留于驿站养病，选出人马五百，直奔庆阳探听动静。当时郡王岱松毫无所备，金将伊喇布和率领人马忽从二百里外来攻，趁探马还未及报讯，神不知鬼不觉，连夜来袭军营。陈和尚手下人马个个勇猛，趁黑夜来回拚杀。岱松兵马无力招架，顿时败散。郡王岱松只好鸣金收兵，仓皇逃走。宝鲁元帅闻讯大惊，急提大军来救叔父岱松郡王。只见金兵大将伊喇布和挥军掩杀岱松兵马，其势如雷闪电一般。宝鲁元帅擂动大鼓，迎住厮杀，击退追兵，救出岱松郡王，于是金军急忙败退。宝鲁元帅大怒，忙回大昌原调集人马，日夜操练。这时，太宗皇帝亲提右路元帅比勒古岱所选陶克敦固、苏布格岱二将，并一万人马开来，与金将伊喇布和人马大战一场，击溃伊喇布和所领人马，斩杀数千金兵，金兵败逃。宝鲁元帅一面派兵追击，一面复围庆阳，遣人赍表奏报大捷不提。

且说当初成吉思汗因四处用兵，东征西讨，无暇过问各处仓廪，登记造册。因此，各处守吏，便趁蒙古朝廷无暇监管南方仓廪之际，私吞官藏金银财宝。此次下诏核查，贪赃枉法者甚多。此事由北京万户侯巴音泰查办。巴音泰原塔塔尔部主雅布嘎之子，后来封巴音泰为北京万户侯，教他总管北京要务。这时巴音泰呈表奏道："先主成吉思汗不辞辛苦，东征西讨，收得这些汉民。然这些汉民，不仅无益于国，反而时常造反，扰乱城镇。前有张致、王仙等人，负恩背叛；今有武仙之辈，无故造反。这般汉人，不仅无益于我蒙古社稷，反而遗患无穷，害人不浅。因此，理当尽杀汉人，空出山川，使草木畅茂，放牧牛羊。这般刁民，一旦得势，势必加害于我们蒙古。因此，趁其羽毛未丰之际，将这些无常小民斩草除根乃是上策。这般奸徒，或官或民，皆为狐鼠之徒，常怀异心，尽吞官物。如今只碍天时不济，其力不足，方忍气吞声屈身于我。日后我们蒙古人一旦时运败落，这些汉人势必以怨报德，忘恩负义，欺我蒙古。因此臣望陛下，尽杀汉

人，空出山川，以为放牧之地。”太宗皇帝阅罢此表，当即批复道：“朕之先父成吉思汗征战五旬，出生入死，打下江山，并非徒占荒野，放牛牧马，而是收其国土，以为人主。虽说汉人无信，放刁奸诈，如狐似鼠，然也心灵手巧，勤奋不怠。虽说数百名汉臣私吞官物，账目混乱，不符原数，然若因数百名贪官而尽杀中原百万之众，腾出地盘，放牛牧羊，此议无理，骄横已极。众汉人虽然奸如狐鼠，但理应以德治人，尽其所能。汝言杀尽斩绝，是何体统？如今我蒙古百姓东南西北算在一起，不足百万，而汉人百姓已越万万。百万蒙人号令万万汉人，其种种越轨之举，乃是意中之事。虽然如此，万万汉人受制于百万蒙人，此是天时所然。吾人之所以膺得天时，乃托福于先主成吉思汗。因此，吾人当积恩德，善于治理，才符先祖之愿，以为后人积德。所言杀绝一万万汉人，斩草除根，血洗一空，此非人者所言。所言有朝一日蒙人衰败，汉人得势，必将揭竿而起，乃是实话。可蒙衰汉兴，此是天命。汉人原本不亚于蒙人，但因何从先主成吉思汗时代起汉衰蒙兴？俗话说道：‘日有运行，国有更替。’此皆天数所定。如今我有威势，能制汉人，然我不灭其众；将来有朝一日，纵令汉兴蒙衰，我之子孙后代会受我不杀绝当世汉人之德。万户侯巴音泰此语甚为狂妄，与人臣之义不符。蔑视先父成吉思汗重望，贬低朕之威德，无视两代皇帝，其骄横之心毕露无遗。朕自幼随先父成吉思汗四处征讨，到过东西两域和南海岛屿，那里有几个月走不完的无人旷野，因何不占这些地域，偏偏要杀无辜百姓，夺其城池？倘杀绝中原所有汉民，那我们流血牺牲，攻城略地，益在何处？因此，万户侯巴音泰口出狂言，欺主乱邦，当列于贪赃枉法者之首，革其万户之爵。据其所作所为，别说治理万户，纵是管一户也无资格。”耶律楚材得见太宗皇帝此命，由衷惊服，当即入朝，拜见皇帝，奏道：“天子明断，无人不服。陛下所批万户侯巴音泰表章之语，乃是万世明论。从此以后，陛下子孙势必万世兴旺。夫以天下之广，四海之富，何求而不得？

仅以中原法定课税而言，地税商税、酒醋盐铁、山泽之利，每年可得白银五十万两，绢绸八万余疋，米粮四十万石，丝线百万余斤，何言无用哉？陛下所见，万世罕有。”太宗皇帝便授权耶律楚材，拟定诸路课额，吩咐道：“诚如卿言，则国用有余，民本有保，愿汝好生尽职。”耶律楚材当即领命，撤换十路课税主吏，每路设置正副两吏，起用士人，拜陈时可、赵昉、刘中等人为中书省官，奏请窝阔台汗恩准。耶律楚材奏道：“天下虽得之于马上，然不可以马上治国。望陛下任用宗周尊孔之辈。”太宗皇帝深夸耶律楚材，从此起用文人学士，拜赵昉、陈时可、刘中等二十人为燕京、宣德、西京、太原、平阳、真定、东平、北京、平州、济南等十路收税使，始定盐酒课额，税十分取一，杂税三十取一。新任税吏各务其职，尽其所能，广收课税，以资朝廷发放军饷。此话不提。

且说是秋八月，万户侯史天泽不忘胞兄之仇，自提大军追击叛将武仙，到达石县。武仙大败，退入狐岭关内。原来去年武仙造反，复归金廷。金主哀宗拜武仙为恒山公，命他出任卫州制府。史天泽决意替兄报仇，率领本部人马，将卫州团团围定。这时金兵大将完颜合达领兵来救。宝鲁元帅得闻此讯，便回军截住去路。史天泽独率一千人马绕于敌后，宝鲁元帅前面截住，两面夹击，完颜合达顿时大败，武仙也受重伤，弃城逃走，遁往狐岭关。史天泽遂破卫州城，遣人赍书报于窝阔台皇帝。当时太宗闻报，一面下诏赐赏，犒劳众将士，一面应金人求和之请，派斡骨栾为使，至了金国，为金人所扣，不与回还。当时太宗皇帝正游猎于斡儿寒河畔，闻知此讯，不禁大怒，立命中大夫胡比图华、阿拉格陶古拉二人领二万人马，往攻金国重镇京兆城。此时金主哀宗志气骄满，自引大军来迎。胡比图华、阿拉格陶古拉兄弟二人长驱直入，大举进发。当初金人以为蒙军兵少力单，不攻自破。因此，毫不在意，徐徐而进。忽然一支蒙古人马出其不意地杀了过来，哀宗大惧，急忙传令回军。蒙古大军紧追不放，直追百里之外，又连

夜赶回。京兆守军，见金主哀宗兵败逃走，急忙弃城，四处逃散。蒙古大军，遂入京兆。太宗皇帝得闻金主哀宗自领大军来战，忙派苏布格岱去援，在他未到之前，蒙古大军已破京兆。太宗皇帝趁此良机带拖雷亲王、皇太子蒙哥二人，分兵两路攻占金国天成等三座重镇，遂即渡河，进围仇人所守凤翔府，久围不破。于是年十月，太宗皇帝统率大军进入陕西。金主哀宗闻讯大惊，忙拜大将完颜合达、伊喇布和二人为阌乡行省长官，以守潼关。原来蒙古使臣斡骨栾奉命赴金时，金行省长官伊喇布和已入陕西，于阌乡、京兆、同、华之间破寨六十余所，至了凤翔。纥石烈、牙乌德恐泄兵救庆阳之密，将斡骨栾软禁于金军营中。伊喇布和遂提大军解了庆阳之围，他此后自命不凡，洋洋得意，假借他由遣回斡骨栾。斡骨栾离开金营，于半途中与太宗皇帝相遇，奏道："金兵整装就绪，专候我厮杀。"太宗皇帝听罢大怒，分兵两路，杀入陕西境内。沿途金城官吏，军民人等，闻讯大惧，魂飞魄散，纷纷出城归降。

且说是年季冬，蒙古大军围攻天胜、斡城、庆安三城。这时真定守将石天应之弟石天使。率本部人马前来助战，同破三城。太宗皇帝深夸天使，赏以厚礼。天使谢恩，顿首奏道："臣兄天应战死时，兄子石毅年龄尚幼，臣奉先主成吉思汗之命，袭兄天应之职，以守真定，至于今日。如今臣也年迈，两鬓染霜。兄子石毅今已成人，望陛下可怜见，罢臣封号，让我贤侄石毅袭其父爵。"太宗皇帝听罢大喜，点首称善，降旨说道："天应一家，一向忠厚。今汝念手足之情，以荐贤侄，足见家中和睦，实为难得。据常人而论，只见爵禄，皆以死相争，然汝却与众不同，谦让于人，难能可贵。朕授汝侄以他爵，不变汝职，望汝尽力报效。"说罢，封石毅为真定府兵马都元帅，授以金符。叔侄二人叩首谢恩不提。

且说是年冬季，太宗皇帝自统大军进入陕西境内。金主哀宗闻讯大惊，忙拜完颜合达、伊喇布和二人为阌乡行省长官，命他

二人好生固守潼关。这时蒙古汉将李全弃金城池，率本部人马，来到宋境扬州湾头。此时扬州守将副都统丁胜急点人马，固守本城。李全攻其南门，宋兵大将赵璥夫密受丞相史弥远劝李全归降之计，一面告求宋廷，借得一万五千援兵，四处派人积草囤粮；一面将宋丞相史弥远书信，送给李全，劝他道："望大将军回心转意，归于楚州任职。"李全看罢书札，暂时退兵，来见璥夫，冷笑一声，说道："史丞相劝我回归，而丁都统却力主与我厮杀，此二者非相欺耶？"说罢，掷书于地。赵璥夫见罢大惊，入于帅帐，即发令箭，说道："李全拒降，理当速调人马，与他拚杀！"说罢，遣入赍书，命赵范、赵葵二人，于限期之内，率领本部人马到镇江待命。范、葵二人得报后，立率雄胜、宁淮、武定、强勇四军一万四千人急急赶来，作好埋伏。此时李全领兵去围扬州所属泰州。知州宋济大惧，出迎李全。李全入城，尽收其部军，复取扬州城，半途中与赵范、赵葵伏兵相遇。两军激战一场，李全失利，徘徊不前。赵范、赵葵率军突围，入扬州固守。李全见范、葵已据扬州，乃鞭献计围攻泰州之部将郑衍德道："我本想先取扬州，而后渡江，然你等众人却劝我先取泰州。如今扬州已为二赵所占，我等如何渡江？"说罢传令，一面分兵守泰，一面自提大队人马至扬州附近湾头立营，据运河之冲，教胡仪为先锋入驻平山堂，以伺泰州三城之机便。李全自攻扬州东门，赵葵亲自督军守城。李全部将张友遥呼赵葵出来答话。赵葵闻声，登楼一看，李全早勒马立于濠沟之旁。赵葵问道："将军不辞劳苦，远道而来，为何事端？"李全答道："我非造反，乃因陛下遣我，困于庆阳，绝我粮饷，我为索粮，因何如此动疑？"赵葵说道："陛下待汝不薄，以汝为忠臣孝子，而将军却反戈作乱，攻陷城邑，故尔陛下移怒，绝汝粮饷。将军敢说非是造反？"李全笑道："某食人肉苦守庆阳，时过一载，岂有相叛之理？偿言造反，实出无奈！"说罢，弯弓抽箭，向葵射去。赵葵下楼，亲提大军开城出击。李全无备，为赵葵人马大杀一阵，仓皇败退。李全遣人

至赵葵处，说道：“某率大军尽夺附近州郡，渡江浮海，径取苏杭，汝敢挡我？”赵葵知是用计，按兵不动。这时李全决计攻破扬州三城，然屡攻不破，其部将宗雄武献计说道：“如今城中缺薪，若筑长围，三城不战自破。”李全从言，广招乡兵，号称三十余万，立寨围困三城。果然不出所料，三城之内，粮绝薪断。赵范、赵葵忽寻一计，传令三城人马连夜出城，火烧李全军营。这时李全已决计长困三城，心有骄意，看准平山堂山水佳景，观梅赏雪，终日举筵，寻欢作乐。一日深夜，赵范点兵悄然出城，一声呐喊，冲入李全军营，四处放火，大肆掩杀，李全急忙挥军迎战。赵范所率兵将，缴获李全粮秣数十船，送入城中，这时赵葵也来接援，两面夹攻。

史公尹湛纳希我信口吟诗一首：

可笑怀、贝身世别，
贤士楚材语惊人。
令主太宗命果断，
英武范、葵事贤能。

第六十三章

攻扬州李全死新塘
离宛子曹王变囚徒

大蒙古国太宗三年，宋理宗绍定四年，金哀宗正大八年，岁次辛卯。

且说李全忽被宋军袭击，折了许多人马后重整齐鼓，复围宋军。赵范、赵葵二人重又调兵遣将，从东门杀将出来，李全退入土城。范、葵二人猛攻西门，李全闭门不出。赵葵说道："我军一撤，李全必出，那时我兄破墙而入。"说罢，传令退军，李全果然率军来追。赵范乃挥其部兵破其城墙。全弟李虎立于城墙奋力拒敌，矢石俱下，有如雨点一般打来，赵范只好收兵退走。这时赵葵率一支人马，从东北方向杀来。赵范见李虎人马撤走，便挥军掩杀过来。李虎无法入城，宋军三面夹击，逼近土城墙下。李全从城中杀出，将李虎囚禁城中。这时范、葵二人商议道："如今李全盘踞平山堂，泉平山离此不远，我等若出西门，必生擒李全。"说罢，连夜率领七千人马悄悄出城，往袭李全军营，李全人马招架不住，一声呐喊四处逃散。李全见势不妙，忙引十余骑兵飞奔土城。此时赵葵急点宁淮人马追击李全军马。李全欲入土城，忽见城门被堵；往抄近道直奔新塘，新塘自绝水后，淖深数尺，时会久晴，上浮粘尘，犹如燥壤，全骑冲过，皆陷淖中，不能自拔。这时，从暗处跃出三十余名伏兵，手执长枪，刺死李全等人。李全所领人马，共举李全部将国安用为首，国安用不从。

众人商议，同赴淮安，汇于李全妻子杨氏妙真膝下，范、葵追击，复败走之。此话不表。

且说蒙古元帅宝鲁，亲率大军围攻凤翔府，决意不负先父毛浩来之愿，将凤翔府团团围定。忽然李全之妻杨妙真遣人赍书，将李全阵亡噩耗报于宝鲁元帅。宝鲁闻报，悲痛不已，说道："惜哉，一代良将，李全今遭此祸！先父国王招降石天应，得其一臂之力，不料骤然阵亡。如今我用一年多的时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说降李全，视为左右手，教他领兵收复扬州等城。不想，他又如此阵亡。我父子二人，忠心报主，然上天竟如此误我大事。难道我的天数已到了头吗？苍天啊，你教我死，也要等我破了凤翔，夺了金都汴梁，替我先父报了仇！"见李全尸体已被宋人劫走，只好立一石碑吊丧了事。当时驸马宝图之子南斯尔奉窝阔台之命，从陕西径至军营，前来慰劳宝鲁元帅。南斯尔见宝鲁元帅如此器重有功之将，心里感动，佩服不已，便对宝鲁元帅说道："元帅真教人感动，请元帅表奏皇帝，将我留下。末将定替元帅报凤翔之仇。"宝鲁大喜，忙派宝古图华立赴陕西面奏皇帝，恩准南斯尔留于军中，辅助宝鲁，共破凤翔府。宝鲁一面打发使臣起程，一面与南斯尔商议破城之计。南斯尔说道："此事不难。我有一计，可破凤翔。请元帅召集若干匠工造一云梯，按上四轮，上有盖板，下有阶梯。趁刮风下雨之时，连夜搭梯，吹号为号，越墙入城。"宝鲁听罢，不禁大喜，一面遣人去接李全家小，一面吩咐众军卒破土挖壕，召来众匠工，抢造有盖云梯。壕棚门前，宝鲁元帅立下帅帐，不到半个月光景，造了四百余个云梯。云梯造好的当晚，南刮大风，北起黑云，漆黑一团，忽降大雨。时值四月时节，宝、南二人连夜传令，点兵点将。将分四路，兵分八队。南斯尔往守西南角，蒙古勒萨仁往守西北角，温都尔斯钦之子比利格图巴尔斯、希里格图巴尔斯往守东面南北两角，占布拉之子阿海、雅希往守北面东西两角，希热呼图克之子哈图特木尔、都拉嘎特木尔往守城南东西两角，宝鲁元帅往守南

门，岱松郡王往守北门，希里扬布往守西门，伊拉固松之子哈珠希勒往守东门。四路人马刚至城前，大雨倾盆而下。宝鲁元帅命军卒吹号搭梯。这时守城金兵，急忙放箭滚石，但是蒙古大军，已到城下。南斯尔所领东南角人马，先至城下，金兵忽然察觉，纷纷放箭滚石，随着大雨，矢石齐下，南斯尔手举盾牌，爬梯登城。众守兵一见南斯尔登于城墙，便挺长枪来刺，南斯尔无法挪动一步，忽然金兵住手，扔下长枪，鸦雀无声。南斯尔刚要迈步，忽闻咔喳一声雷响，借电光一看，老太师毛浩来身着金甲，头戴金盔，手挥大刀，砍翻城上守兵。众金兵也借电光，看见老太师，吓得魂飞魄散，纷纷后退。南斯尔乘机登上城墙，杀散守兵，吹动号角。这时众将士得闻号声，从四面八方搭梯登城，杀散守城金兵，其势如割草一般，顿时大开四周城门，大队人马潮水般涌进城里。南斯尔首先生擒守城主帅刘兴阁，吩咐众兵士把守四周城门，传令尽捕守城官吏，杀掉全城军民百姓。宝鲁元帅于心不忍，便传令鸣金收兵，不得杀害无辜百姓。那天深夜，众军卒登城时皆望见老太师毛浩来。宝鲁元帅忽然看见生父身影，放声大哭，顿首祈祷，将先父遗像供于凤翔府大殿，将凤翔府主帅刘兴阁等大小官吏三十二人一一斩首，祭奠先父之灵，报了深仇大恨。并趁此良机遣南斯尔领一支人马往攻西和州，自领一路人马至城前埋伏。西和守将蒋云强迫百姓从伍，号称十万人马，自恃兵强马壮，率军来迎蒙古大军。南斯尔依计而行，佯作败逃。蒋云大喜，紧追不放。宝鲁元帅见金军走远，便教众将士越墙入城，把住城门，夺了西和州。蒋云不知施计，一味急追猛击南斯尔不放，忽闻竹林中一声炮响，八员大将，一齐拥上。蒋云大惊，急忙回身逃跑。这时南斯尔所领逃散人马，忽然从麦地里杀将出来，挡住蒋云去路。金兵大惧，四处逃散。南斯尔挥军掩杀，杀得金兵七零八落，死者无计其数。蒋云吓得魂不附体，急忙遁入麦田，马蹄被绊马索绊倒，为蒙古军卒生擒而去，其所领人马逃往州城。突然城里拥出一支人马，拦路厮杀，杀得金兵横尸三十余里，所剩人马，皆倒戈投降。先期逃跑的数千金兵，

遁入丘齐城，固守不出。其余庆阳、汾原等城金兵纷纷出城迎降。

此时南斯尔趁势前进，拨一半人马，围攻叛将顾元守所守京兆。当日深夜，搭梯入城，夺回京兆，生擒叛将顾元守。这时众将商议，皆言血洗京兆。南斯尔听罢，笑道："既然如此，何占空城？"说罢，教军卒斩杀顾元守，枭首示众，安抚全城百姓。这时金廷行省使完颜合达、伊喇布和二人于正月奉命来援凤翔府，半途逗留不进。枢密判官白华奉金主之命前来催促完颜合达、伊喇布和二人迅速进兵。完颜合达、伊喇布和二人说道："蒙军势盛，不可轻进。"白华返回，如实奏告，金主闻奏，勃然大怒，再遣使臣连连催促道："凤翔围久，守者难支。汝等因何不进兵？若我军出关，蒙古大军也许往后退兵。若如此不是可解凤翔之围吗？"完颜合达、伊喇布和二人虽勉强领命，率军出关，然远离凤翔，回旋于华阴界首。一日深夜，恰与南斯尔一路兵马相遇，大败溃散，逃入潼关，固守不出，故尔凤翔等诸城皆已失陷。南斯尔乘胜前进，率兵逼近原州。原州百姓闻讯后，弃幼抛老，逃出城外。因此，南斯尔不费吹灰之力夺了原州，一面安抚百姓，一面遣人持书报知宝鲁元帅。这时众将军说道："原州百姓大半逃走，想必复来，不如趁此时机，追杀逃民，一则可绝后患，二则可吓唬六城百姓，勿使逃走。"南斯尔说道："此城百姓想必是怕我迁民于北，才仓皇逃走，别无他图，可用好言劝其归来。汝等何必言杀？"说罢，让大将希里扬布追上逃民，传话道："你等百姓赶快回城。如若违令，尽杀家小。若依命回城，秋毫不犯。汝等尽早备粮，迎我大军。"众百姓听罢，人人高兴，个个开颜，当即回城，顿时赞声不绝。时有城民姓陈名皋，乃万贯巨富，他领数千名百姓遁入新扶，掘洞藏令。众蒙古将士商议，欲放火烧山，南斯尔劝道："招安百万之众，只可用计。随意杀戮，有何益处？"说罢，换装改束，换上民服，带数名从骑，至新扶，登于山岗，高声说道："首领陈皋，你快出来！不然就要放火，将你烧成灰烬。既有生路，何苦如此送

死？”陈皋闻声，爬出山洞，跪于远处，顿首求告。南斯尔说道：“某乃大军主帅，汝等放心回城，决不北迁。”说罢，折箭起誓。众百姓闻言，无不手舞足蹈，欢声震天，皆随南斯尔返回原州。众百姓感激南斯尔，将其画像供于佛龛。从此蒙古大军乃破凤翔、洛阳、河中等府。依旧传令，严禁杀害百姓。因此各处百姓彼此商议，修一庙堂以供宝鲁、南斯尔二人画像。宝鲁闻讯，便召城民说道：“先父亡于此处，若汝等修庙，可于凤翔北山修一庙堂，祭我先父之灵。”众百姓大喜，便于凤翔以北香云山上修一大庙，将蒙古太师毛浩来灵牌供于殿中，其左右两侧，立下天应、李全二人铜像。庙成后，李全妻子杨妙真率子李璮前来，途中恰与苏布格岱巴特尔人马相遇。苏布格岱因何行至此处？原来宝鲁元帅得闻李全阵亡后，当即遣人吊丧，随后命苏布格岱巴特尔领三千人马往探李全所失之城。这时金国僧将完颜陈和尚病已全愈，率其人马，来到万颜合达、伊喇布和二人之处，忽闻有一支蒙古人马，进兵西南。陈和尚急率本部人马出关外，伏兵于倒回谷暗处，等苏布格岱领兵路过此处时，陈和尚率众出击，大杀一阵。苏布格岱大怒，当即挥军掩杀，陈和尚难以招架，仓皇逃回卫州不提。

且说是年五月，宋将赵范、赵葵二人复率大军出其不意地突袭全妻杨妙真所据淮安城。李全之子李璮仓促迎战，兵败逃散。范、葵二人乃挥十万人马攻取盐城，再攻淮安城，追杀李璮万余人马，须臾，当即回军，放火烧死李璮治下数千百姓，淮安所属五城九寨皆被宋军捣毁。这时李全部将王旻、赵必胜等人力护李全之子李璮飞马投奔蒙古大军。全妻杨妙真长叹一声，对郑衍德说道：“二十年前，淮安梨花枪名震天下。今势已去，汝等未降者，以我在耳。今我欲归老家，望汝等请降。二十年后，我必复来，那时汝等各尽本分。”说罢，领国安用等人弃众离去，投于蒙古大将苏布格岱军营，合兵一处，哭告前事。宝鲁元帅听罢真言，叹声说道：“某只顾凤翔，丢了淮安。”说罢，遣人赍表，

深责己过，报于太宗。时值炎夏，天气酷热，太宗皇帝率领大军连克陕西三城，便去九十九泉安营避暑，对众亲王众大臣说道：“凡社稷之衰，皆因盗寇使然。如今宋金两国仍未尽破；倘两国不灭，我社稷难以长存。因此，朕望众人商议良计，表奏于我。”拖雷亲王移步越班，暗使眼色教众人避开后，伏地顿首，奏告数言，其语隐讳，众人不解其意。窝阔台汗听了拖雷亲王所献良计，心中不由地大喜，当即吩咐道：“汝可依计而行。”便命宝鲁元帅、岱松郡王等人整治山东人马，迎接大军不提。

却说这时淮安李全族人皆被宋将赵范、赵葵部领人马所害，李全家臣国安用已随全妻杨妙真往投山东蒙古元帅宝鲁之处，宝鲁乃奏请太宗皇帝恩准，拜国安用为山东都元帅兼行省使，总管李全人马，并嘱咐他道：“汝勿萌生异心，小心在意，诚心尽职。”太宗皇帝度过炎夏之后，于当年七月末召集众将商议南下，时有降吏二人，一名唤作苏布罕，一名唤作李昌国，当时便以苏布罕为使，遣于宋国。苏布罕领兵赍诏，于七月间来到沔州，进入州府。沔州统制张宣原为金臣，曾受苏布罕之欺，因此，张宣连夜潜入客舍，杀了使臣苏布罕。从此蒙金两国消息断绝。这时金国降吏，凤翔府人李昌国，来到拖雷亲王帅帐，说有要事相报。拖雷亲王传令引进，教左右人等回避，问李昌国来意。李昌国说道：“金人迁京都于汴梁，安居近二十年，其所恃以为安者，唯赖潼关之固，黄河之险耳。如今我若出兵宝鸡，以攻汉中，一则金民无备，二则当地金民初见我军神威，势必大惧，纷纷逃走。若如此，不一月，可达唐、邓等处，金人以为我军乃天兵天将，大事可成矣。”拖雷亲王听罢大喜，说道：“汝之所言深合吾意。”次日平明，拖雷亲王亲引昌国入朝拜主，献其密折。太宗皇帝阅罢昌国密折，所谏与拖雷亲王所言大体相同，心中大喜，便拜李昌国为拖雷亲王之副帅，即左翼大将。鉴于苏布罕出使宋国，至今未归，太宗皇帝便拜苏布罕之子苏金晓为右翼大将。太宗皇帝吩咐左右暂时避开，召来众亲王大臣商议道：

“当初先父闻金人南迁，都于汴京，便说道：‘欲入唐、邓，须假道于宋，进兵宝鸡、汉中，置金潼关守兵于前后无援之地，虽千里遣兵来援，也难以与我厮杀。’其后先主抵六盘山，临死前也曾言及此事。如今吾弟拖雷亲王也有此意，加之金国旧臣李昌国也陈此见，依朕之见，此必良计。前不久，朕纳亲王拖雷之言，以苏布罕为使，遣于宋国，然至今未归，想必为宋人所害。事已如此，理应先讨金国，后灭宋国。”说罢，吩咐拖雷亲王道：“朕于明年正月，尽提南北各路人马，亲自南下，往攻金都汴梁城。汝先点五万铁骑，攻取宝鸡，朕于明年与汝会师于金都汴梁城。”拖雷亲王听罢奏道：“某闻昔日唐太宗李世民创立天下时，其兵马不足一万人。先父成吉思汗南下时，只率五千铁骑，四处征战。老太师毛浩来，也以数千之众定了辽西、山东、河北等处。据此看来，人马一多，虚张声势，倘若兵马不精，进退迟缓，难供给养，因此臣只带五千人马足矣。唯求万人转送给养，可保大事必就。”太宗皇帝立准其奏，送他率军出发，自领大军屯于云中。这时税吏陈时可、赵昉等二十余人急忙出城，迎拜太宗，将十路所纳税利金银彩帛、珍珠玛瑙等物装载大小数百辆车上，送入大院，堆积如山。当时太宗皇帝将三路将官各晋爵一级，问耶律楚材道：“爱卿虽时刻不离朕之身边，然汝之功布于全国，如今十路课税，泾渭分明，都是汝一人尽心效力，治事明达。倘宋金之臣皆效力似汝，尽心报国，岂能到此地步。”耶律楚材奏道：“宋金之臣人人不劣于小臣。小臣乃为金国所弃之愚吏。课税之甚，实赖陛下之福，小人有何德可言？”太宗听罢，知其心诚，深夸不已，遂即下诏，命设中书省，拜耶律楚材为中书令，授以中书省印，委以社稷重事。

且说太宗皇帝为亲王时，耶律楚材所起用的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共管中原事务。当时有位金国降吏、燕京人咸得卜，素与耶律楚材不睦。他见耶律楚材忽升为中书令，位同总裁，心里不安，便往见皇叔嘎楚格亲王诋毁楚材说道：“楚材

此人，原为辽金无义之徒，今见蒙古兴起，无计破坏，乃用暗计，重用心腹，把持朝政，恐有异志，尽握大权以倾社稷。望大人启奏陛下，务必除掉。”嘎楚格亲王乃从其言，修造奏表，呈于太宗皇帝。太宗阅表，知是误告，吩咐来使，教亲王勿听谗言。时隔不久，有一小吏名唤姚复，此人呈表，告发咸得卜诈财害命之罪。太宗皇帝乃命耶律楚材究其罪状，奏报朝廷。耶律楚材顿首奏道：“前者咸得卜误告下臣，如今陛下教我究其罪状，即令得知实情，然不免回报私仇之嫌。再说眼下我国用兵宋夏，何必追究此事？依臣之见，国事为重，咸得卜此人一向自傲，勿干大事。”太宗听罢，点首称是，一面命蒙古丞相乌楞策尔比查处咸得卜一案，一面吩咐近侍道：“中书令耶律楚材不记私仇，可谓宽厚有德之士。望汝等蒙古大臣当效此人谨慎谦恭之美德。”此话按下不表。

却说是年九月，宋国太庙突然起火，当时国人纷纷议论，说火光中见到李全。此时拖雷亲王正在南方用兵，忽闻上次使臣苏布罕被宋朝青野原统制张宣暗害，心中大怒，说道：“以往宋人年年纳贡，然这几年，拒不纳贡。不仅如此，宋人无故违约，拒绝与我共讨金国。如今又杀我国使臣苏布罕。宋廷之亡，乃始于此！”说罢，立提大军，往讨宋国。拖雷亲王于行军途中，深怜众将士，教众人朝夕饱食，视如亲生儿女。因此，众将士个个踊跃，人人效力，视国仇为已仇，直入大散关，径奔凤州城，堆土山，猛攻一角，日夜不停。一日，终于破北门而入，乘胜前进，连破华阳、扬州二城，攻武休，开深山，截焦涯，出武休东南，遂围兴元。当地军民因初见蒙古兵马，视为天兵天将，顿时大乱，自相践踏，四处逃散，饿死旷野者不计其数。拖雷亲王分兵三路，命左翼将军李昌国取东路，直奔宋都，往追贡粮；命右翼将军吴效力直奔金都，往索年贡。蒙古勒萨仁、蒙古勒宝古二人奉命领一支人马，取渭北之路，攻取宋国甘州、大安等重镇，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大军所到之处，无人胆敢抵抗。拖雷亲王将三千人马

分作两队。一队拨给楚鲁郡王率领，攻入宋境诸城，取道汉中，深入四川，火取阆州；拖雷亲王自领一路人马，攻破金属凤州。尔后，三路人马合为一处，往攻金国。暂且不表拖雷亲王率军南下。且说太宗皇帝、宝鲁元帅两路大军。当初太宗皇帝见高丽人劫路杀害先父成吉思汗所遣官吏，心中大怒不已。因当时成吉思汗刚刚去世，新主即位不久，无暇南征问罪。如今太宗皇帝亲率大军南下。当初成吉思汗在世时，麦勒吉部主乌尼之弟温都尔斯钦追击赫利特人马，至嘎拉珠河不幸受伤而死，留下三个儿子。长子唤作比利格图巴尔斯，次子唤作希里格图巴尔斯，三子唤作特斯格勒巴尔斯。成吉思汗将他三人，留在身边，抚养成人，皆拜为上大夫。今日太宗皇帝拜希里格图巴尔斯为主帅，特斯格勒巴尔斯为副帅，命二人提一支人马至索隆古斯，问他因何连续七年不纳年贡。当时，希里格图巴尔斯欣然领命，率领五万蒙汉大军至高丽国界，整点人马，大举进攻。这时高丽大将洪福源通晓天文，乃率一千五百名降民迎降希里格图巴尔斯元帅。于是两队人马合兵一处，攻城略地，高丽城府顿时土崩瓦解，附近郡府闻风来降。

当时大元帅希里格图巴尔斯，一举攻入高丽国，未下城池唯剩高丽主所居京城。希里格图巴尔斯乃遣布古尔吉郡王侄子阿尔勒图至高丽王城，传令教高丽主王瞮尽早投降，说道："本帅虽奉命来抓你，然有当初招降大王之阿吉尼莫尔更等人劝我关照大王并众百姓。如其不然，本帅早已攻破王城，将高丽百姓迁走。"高丽主王瞮见大祸临头，忙取长索自寻短见，幸被妻儿发现，苦苦劝住。王瞮正捶胸顿足无路可寻，忽闻有条生路，忙遣其弟淮安公往见希里格图巴尔斯元帅，乞求饶命归降。希里格图巴尔斯已得太宗皇帝密诏，乃收兵罢战，遣人赍表奏于皇帝。时隔不久，太宗复诏，命减罪三等，免死招降。希里格图巴尔斯元帅便依诏命，一面准其投降，限定贡额；一面指派七十二名镇抚使镇守高丽，并割半壁江山归于蒙古属国索隆古特管辖。

且说蒙古元帅希里格图巴尔斯，率军回国时，高丽国主王瞰遣弟淮安公犒劳蒙古将士，献给数百车彩缎金银并一群牛马，呈表认罪，送走希里格图巴尔斯人马。希里格图元帅于四月之内平定高丽，带大将洪福源急急赶路，追见太宗皇帝，奏知前事。回诏复命已毕，太宗皇帝再封希里格图巴尔斯为高丽国王。时逢孟冬，太宗皇帝原约明年孟春时节与拖雷亲王会于金国汴梁城，因此，催促人马，早日南下。太宗皇帝自领中军，拜王真念为左翼将军，统领左翼人马取东路而进。这时右翼元帅拖雷亲王接连派人报捷。太宗见报，心中大喜，立点十万大军离开宛子城，长足南下，渡过嘉陵，进入关堡，傍河而战不提。却说蒙古元帅宝鲁、郡王岱松二人率领大队人马欲与拖雷亲王汇合。便于九月间，围困金城河中府，势如烈火，猛攻不息。这时，金廷宰相完颜钦山奴等人取京兆东路归京都后，立拜枢密院签使草火讹可为元帅、板子讹可等人为大将，去迎击蒙古人马。但是草、板二人恐兵寡力单，难以招架，乃坚壁清野，死守城池，不敢迎敌。这时蒙古将士，一面修筑松楼，高二百余尺，选神箭手登于高楼，往城内射箭；一面如同地鼠，四处挖洞，伸入城里，天一黑，地下哗啦啦地作响。不过半月，金兵力竭，难以支持。正在无计可施时，哗啦一声巨响，地上开口，涌出数千名蒙古兵士，大开四门，迎入大军，夺了城府。草火讹可左突右冲，连战十余次，皆被蒙军所败，慌于识路，仓皇逃走，恰与宝鲁元帅大队人马相遇。宝鲁元帅取下金箭，嗍地射去，穿透他的脖颈，落于马下。板子讹可忙收败军三千余人夺乘商船，入阌乡，逃回汴梁。金主哀宗怨他不能死节，因杖杀之。此时宋人闻讯，皆怕拖雷亲王大军，心里惴惴不安。当年十月，金国四川制置使桂如渊已失四川近半壁山河，逃回金城汴梁。金主哀宗闻讯大怒，尽收桂如渊家小，囚于监中问罪，乃拜遂宁知府李塱为四川制置使、赵彦纳为四川制置副使。赵彦纳原为兴元知府，众人不满起用赵彦纳，乃奏金主哀宗道："此人一向言过其实，恐误社稷大事。"金主哀

宗不纳众言。此时蒙古右翼元帅拖雷亲王攻破饶风关，由金州而东，将取汴京，众百姓皆藏于水井地洞以避之。金主哀宗召集宰执壹谏入议，众人奏道："北漠大军冒万里之险，已历两年之久，方入武休，劳苦已极。唯吾计者，以兵屯睢、郑、昌武、归德及京畿诸县，以大将守洛阳、潼关、怀、孟等处，严兵备之，京师积粮，数百万斛，令河南州郡，坚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战不得，师老食尽，不击自归矣。等其撤兵之时，派兵追杀，乃是生路。"金主哀宗长叹一息，说道："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以养军士，今敌至不能迎战，徒欲自保京城，虽存何以为国？皇帝者当以民利为本，如今不救百姓于水火之难，徒保孤城，有何利哉？呜呼，朕当初若依蒙古成吉思汗之言，出为河南王，以保国土百姓，何有今日之难！朕思之熟矣，存亡由天命，唯不负我命可也。"说罢，乃命诸将屯兵襄、邓。是年腊月，命完颜合达、伊喇布和二人领兵入于邓州，与陈和尚、杨沃衍及蒙古叛将武仙三人合兵一处。不久，完颜合达、伊喇布和等各路人马奉命屯于顺阳。当时拖雷亲王，率领大军，深入金境，屯于汉江。

且说完颜合达、伊喇布和与众人商议道："由光化截汉与战，及纵其渡河而后战，孰愈？"张惠、安德木二人说道："截汉与战，乃是上策。倘纵其渡河，则我腹空，必为所溃。"伊喇布和说道："如此说来，便要等候蒙军疲惫自退不成？或者要等蒙军自至城前，撞墙而死不成？"众人争议，举棋不定，忽有探马来报，说蒙古兵马已经渡河。完颜合达、伊喇布和二人这才起兵，至禹山，分据地势，列步卒于山前，伏骑兵于山后。拖雷亲王巡视金军阵势后，笑道："兀这金人，可谓愚蠢。"说罢，传命全军，将阵势编为雁翅之阵，分左右两翼，迂回于山麓，抄金国骑兵之后，分三队而至。金将完颜合达说道："今日之势，未可战也。"众将校听罢，大惊失色，不知所措。须臾，蒙古骑兵突然飞马近前，金国人马不得不战。两军人马，短兵相接。伊喇

布和见蒙军人少，后无援军，西侧空虚，乃自领本部人马，绕于蒙古骑兵之后，大举掩杀。此时金将蒲察定住又截住蒙军奋力激战，蒙古人马，这才后退。完颜合达说道：“彼众号称三万，而辎重皆聚于一处，如今吾民皆避，倘能相持数日，料彼绝食，势必自退，吾趁其隙而摧之，必获全胜，”伊喇布和说道：“江路已绝，黄河不冰，彼入重地，将安归乎？何以速为！虽缓战不迟！”完颜合达不从其言，连夜整军。次日平明，提兵出战，蒙古人马忽然匿迹，不知去向。于是众金将四处搜索，数日之后方得消息。原来蒙古人马，入于光化对岸枣林丛中，白昼造饭，和衣歇息，夜不下马，四日之后，渺无音讯。完颜合达、伊喇布和二人，推说入邓州取粮，辰已时分，悄悄至林后，欲放火破敌。刚至林前，蒙古兵马突然从枣林中涌将出来，金兵急忙退走，蒙古人马紧追不放。这时早有一百名蒙古铁骑杀入金城，将完颜合达、伊喇布和二人辎重粮草尽数夺去。金兵大败，退入邓州城。深夜二更时分，完颜合达、伊喇布和二人方入城里，恐军卒迷路，鸣钟招之。蒙古元帅拖雷亲王，大获全胜，安营歇息不提。完颜合达、伊喇布和二人，隐其败绩，告以大捷，汴梁百官闻讯表贺，聚于省中，大摆筵席，一面祭坛供庙，一面向金主献酒庆贺。这时左丞相李奚且泣且道：“今日众人有幸免遭涂炭，不可谓大捷；两年之后，必有大祸临头。”于是数万守城平民皆散还乡社。这时拖雷亲王右翼将军苏晓力忽然提军来袭，将众百姓尽数掠走，于是汴梁震动，全城沸鼎。是月宋廷新修太庙竣工，文武百官皆来拜贺。忽报蒙古元帅拖雷左翼将军李昌国，率领问罪之师突入宋境，攻城略地。不久，蒙古国王宝鲁元帅、岱松郡王手下先锋将军南斯尔，埋伏人马，率军攻入大散关，放火烧毁蜀地栈道，途经两当县，进入鱼关城境内，到了沔州城。宋将、制置使桂如渊出守兴元城，南斯尔乃修一书札，遣人送于桂如渊，书中说道：“大宋乃礼仪之邦，而金国则掠杀成性。宋虽不得振兴，也不该为金国所破。望将军顺从天时，助我大军共灭金人，

以救宋国。因此，望将军恪守前约，与我合兵，以报金人旧仇。将军如感此意不妥，也愿将军借我一条道路，共灭金国，以洗国耻。故尔，某好言相求，欲借金、洋之路。明年我蒙古大军兵分五路突入金属唐、邓之地，约于汴梁会军。倘金人闻知此讯，势必出兵报贵国之仇。”桂如渊读罢此札，进退两难，欲不假道，恐他发兵来攻；欲假道于他，又恐肇事生乱。想了一阵，便复书承诺，遣一小吏，以为向导，引蒙古人马入武休，南至邓州，攻破金属小关，放蒙古人马入金境。当时金兵只知死守潼关，而不觉蒙古人暗中结好南宋，忽见蒙古大队人马山洪一般涌进金境，无不惊骇，纷纷议论，说我大军自天而降。是年腊月，蒙古大军从四面八方攻入金境，金国百姓无地自容，一如蒙古太祖六年围攻金都燕京之势。当时山野百姓自放大火，强渡嘉陵，散于关堡，沿河逃难，到了端民。蒙古大军东起辽东，西至蜀地，攻破一百四十八座城寨。此时，蒙古太宗左翼元帅王真念率军来袭，攻破金属兴元扬州，突入饶风关。蒙古各路人马奋力攻城，好于明年会兵汴梁。不知明年金都发生什么变故，请看下章分解。

史公尹湛纳希我信口吟诗一首：

惩治乱臣太宗明，
攻城略地睿宗勇。
替父报仇国王忠，
全妻妙真有胆识。

第六十四章

战三峰三千胜十万
攻汴梁十万围百万

大蒙古国太宗四年，宋理宗赵昀绍定五年，岁次壬辰，是年金哀宗守绪又改号为天兴元年，太宗四十七岁，为庆贺太皇太后七十大寿，大赦天下，赏赐老幼。

且说是年正月，太宗皇帝由白坡渡河，进入郑州，仍遣大将陶克敦固巴特尔为先锋，与宝鲁元帅合兵一处，去攻金都汴梁城，自提大军随后徐徐前进。这时，金主哀宗十分焦急，一边厢从四面八方调集人马；一边厢诏命百官，商陈破敌良策，尚书令史扬居仁请乘其远至击之，平章政事白撒不从，乃命麻斤出等人率壮丁一万人，开短堤，引河水入京外壕沟，水深城高，命大将夹谷撒合率三万步骑巡查河岸，搬迁周围五十万百姓入居城内，以备迎击蒙古大军。蒙古太宗用夏人恤克所献之计，经河中，下河清，由白坡渡河。这时拖雷亲王也恰好提兵来到，迎击夹谷撒合，行至封丘而还。拖雷亲王左右两翼主帅李昌国、苏晓力二人连夜赶来，截住夹谷撒合三万人马，一场鏖战，金兵大败，被两千名蒙古人马杀得落花流水，麻斤出等人皆死于乱军之中，三万金民仅有三百多人得以逃命。此次鏖战，金兵尸横遍野，大败亏输。太宗皇帝驾到郑州，即遣大将苏布格岱往助宝鲁元帅，去攻金都汴梁。这时，金属彭城守将提控马伯坚率部来降。太宗皇帝将其人马拨归拖雷元帅。金主哀宗又忙召集群臣商议，众人俱言此次守

城，不可仿效珠虎高琪。昔日因听其言，燕京失陷，内外两城俱不可守，京城四周计有一百二十里，难以尽守。如今城里有迁民四十余万，将他们统统充军，以配合大军固守京城，并奖赏往日百余名有功军卒，以补三处守京将帅之缺；又集京城东西沿河旧屯两都尉及卫州四万义军，两方壮丁，分置四面，每面选飞虎军一千人，以专救营。如此，我军兵力方足。于是金主哀宗命翰林学士赵秉文代拟诏命，布告天下。诏中写道："朕身居九重深宫，终日享福，置黎民百姓于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深负众百姓忠诚报国之心，终于衰败，至于此步，朕深感内疚，悲痛万分。"百姓闻诏，无不动心。洛阳百姓，得闻诏命，人人恸哭不已。

却说当时蒙古太宗皇帝，行至愚山，与金兵激战，大获全胜。于是乘胜直入，尽破四方州城，乃离邓州，经奔汴梁。这时金将完颜合达、伊喇布和二人率步骑十五万人前来救援，也被蒙古人马击溃，二人边逃边议，完颜合达说道："蒙军不过三千，而我不战，仓皇逃走，岂不示我懦弱？不如半路回军，突袭一次。"二人商定，到了均州沙河，突然停住不前，决计与蒙古人马拚杀一场。须臾，拖雷亲王率军追来。亲王一见金兵，佯为惧怕，急忙传令赶快退军，拚命逃路。众将士不服，问道："如今大王因何变得如此胆小？"拖雷说道："汝等不见人家金兵十万，我军不足三千，何以拒战？"金将听罢，好不得意，当即挥军急急追赶。蒙古众将士，忍无可忍，齐求回击。拖雷亲王问道："汝等果有拒敌胆量？"众人摩拳擦掌，顿足拍胸，说道："愿回军死战。"拖雷亲王见众人心诚，乃于沙河上游，整军等候。不久，金将完颜合达率军赶来，刚要安营下寨，拖雷亲王将三千人马分作三队，忽然擂鼓杀来。金兵刚要埋锅造饭，忽见蒙古人马犹如山洪一般卷来，方知中了圈套，吓得魂飞魄散，尽弃盔甲兵器、锅碗粮草，四处奔命。此时，蒙古人马犹如风驰电掣一般，以迅雷之势掩杀过来。金军不得喘息之机，仓皇逃跑，来到黄榆店。

此处离均州有三十五里之远。金兵刚至黄榆店，突然刮起大风，纷纷扬扬降下鹅毛大雪，众军卒不辨方向，喊天呼地。忽报汴京来人，便命完颜合达、伊喇布和二人立即收兵，返回京城。完颜合达、伊喇布和二人领命，只好放弃蒙军，望北而行，欲渡大河。不料蒙古人马已渡汉江，沿江两岸尽立大树，挡住去路。这时金将杨沃衍夺路而前，率大队人马迤逦行军，至三峰山，众军士已有三天不进饮食。这时蒙古大军乘胜掩杀，紧追不放。新降金将彭城马伯坚劝拖雷亲王道："今降大雪，可否暂时收兵，等候皇主大军到来？"拖雷亲王笑道："今日降雪，乃天助我。倘无大雪，何以破敌？若失此机，这两个家伙便遁入城里，难以生擒。金廷所赖者乃此二人，此时不战，岂有坐失良机专等皇主之理？本帅何以敢忘先锋之职？"说罢尽起河北大军、提控马伯坚人马，追至三峰山前，将三峰山团团围定，扎下营寨，教军卒砍柴背来，炽薪燔肉，其味浓香，远散数里之外。众金兵绝粮，数日不食，又逢鹅毛大雪，忽然闻到烤肉香味，人人口流涎沫，委实难忍，喊天呼地，放声大哭，其声震天。拖雷亲王说道："看来金兵入山，难以捕杀，不如放开均州之路，将他放走，然后挥军掩杀。"说罢，取来酒肉，教众将士吃饱喝足，一面传令放开均州之路以备追击逃敌；一面聚集人马，如同围猎一般，从背后掩杀过来。金兵挨饿，无力招架，顿时大乱，争往均州方向逃去，边逃边嚎，哭声连天。这时蒙古叛将武仙、巴彦率骑三十余人遁入竹林，逃往密县；杨沃衍、樊泽、张惠三人徒步力战，夺路逃走。这时，拖雷亲王喝命军卒鸣放大炮，教吃饱喝足的众将士猛追金兵，杀得金兵横七竖八。呜呼，这场厮杀，十分了得，血盖白雪，红桃漫山，赤荷满地，金兵尸横遍野，犹如倒草。金将杨沃衍、樊泽、张惠等人徒步逃走，路上拾起军卒所弃兵器与蒙古将士搏斗，皆被击杀，倒毙雪原荷花丛中。完颜合达见势不妙，乃滚鞍下马，徒步迎战。此时伊喇布和早已走散，不知去向。完颜合达乃与完颜陈和尚率数百骑兵遁入均州，关死城门。这时伊

喇布和夺路逃跑，径奔汴梁，刚至望京桥前，恰与宝鲁所遣阿拉坦沙嘎伏兵相遇，当即被擒。此时太宗皇帝正从郑州出发，忽闻拖雷亲王率军与金将完颜合达十五万人马激战，急命老将楚鲁郡王、口温不花二人率支精兵，前去救援。援兵到时，拖雷亲王已破敌军，往攻均州城。于是两军合兵，猛攻均州。不久，太宗皇帝也率军驾到，见拖雷亲王仅以三千人马大败十五万金兵，心中大喜，连忙握着皇弟拖雷之手，说道："唉呀，若非吾弟，谁能于此时此境，这般大雪天气，大败金敌？继先父之勇者，唯朕弟拖雷也！"众亲王大臣，也皆赞不绝口，齐声奏道："亲王英名，扬于天下。"拖雷亲王说道："某有何能可言，此皆赖皇兄宏福，神祇暗助，非我之力也。"众大臣见拖雷亲王不恃己功，叹佩不已。

且说拖雷亲王同楚鲁郡王、口温不花、蒙古勒布和三人，将均州四面围定，教众军卒树立木牌，日夜攻城。完颜合达坚壁清野，迎战数日，忽然刮起朔风，雨雪俱下，堆放在城墙上的滚石檑木顿时封冻。拖雷亲王见状大喜，急命军卒擂鼓吹号，搭梯翻墙。霎时间，众蒙古将士越墙入城，均州守兵一声呐喊，四处逃散。蒙古将士夺下北门，迎军入城。完颜合达刚至南门，也被口温不花生擒活捉去了。口温不花生擒完颜合达后，恐怕主帅劝他归降，割其耳鼻，挖其双眼，押至帅帐之前。拖雷亲王见他如此，已为废人，无可奈何，便命左右枭首示众。此时，完颜陈和尚手下人马仍负隅顽抗，拖雷亲王教众军卒传话喊道："汝家所恃，唯黄河与合达耳，如今合达已为我军所杀，黄河也为我军所占，州城也被我攻破。汝等不降，更待何时？"众金兵听罢，纷纷丢枪倒旗，伏地投降。这时金国忠孝军主帅僧将完颜陈和尚躲于平民菜窖，得知蒙古大军已定州城，战乱已息，料也难以脱身，便爬出菜窖，被蒙古兵士押去。这时太宗皇帝，也赶至城里，命拖雷亲王审问陈和尚，陈和尚说道："我乃金主族人忠孝军总领完颜陈和尚，往日于大昌原、卫州、倒回谷杀伤汝军者，正是本

人。我若死于乱军之中，国中无人知我，因此，我今日决意死得明白，日后天下必有知我者，杀就快杀！”陈和尚边说边骂。众蒙古将领皆劝他归降，陈和尚厉声骂道：“我乃堂堂好汉，安能归降野兽？”拖雷亲王微笑一声，说道：“你这秃驴势穷被擒，安敢如此嚣张？即便活命，有何意义？只怪你自己无能，为我生擒，还装什么好汉！汝既有本事，因何束手被擒？这厮秃头似佛祖，行短如鬼蜮，快教他给我跪下！”军卒领命，踢他几脚，教他跪下，他还是时时挣扎起立，不听王命，拖雷乃命军卒砍其双腿，跪于案前。陈和尚骂不绝口，左右军卒，乃以刀划口，至于耳边，虽不能骂人，还张着口喷血呢。拖雷亲王对众将说道：“吾人常以这般人为英雄豪杰，当初也曾招降数人，不料这厮们一旦被擒，虽无胆略，然好充英雄。这厮害了我大将胡德尔布斯，汝等取一木牌，上写胡德尔布斯之名，摆于案上，焚香灵前，押去这厮处以凌迟，将心掏出，供于灵前，以慰忠魂，回报其功。”众军卒领命，当即碎割陈和尚，将心掏出，供于胡德尔布斯灵桌之上，这时众蒙古小将，取来骒马的阿尔扎①一边洒祭，一边祝福道：

你不愧是个好汉，
来世可投胎转生。
愿你为我们所有，
创建不朽的功勋。

且说拖雷亲王率军出发不提。此时阿拉坦沙嘎到达关山，去迎太宗皇帝，途中生擒金将伊喇布和，押至拖雷亲王帐前。亲王苦口婆心，劝他归降，他却说道：“我乃金朝大将，受朝廷厚禄。某活着是大金臣，死了也是大金鬼。汝欲降我，乃白费心机！”拖雷亲王说道：“我想杀你，完成大节，然心中不忍，不如放了你，汝自寻死路，以成大节。”说罢，便放了他。伊喇布和顿首谢恩已毕，便取把刀子自刎而死。拖雷亲王对众人说道：“伊喇

① 阿尔扎，头次回锅奶酒。

布和真是一位好汉。”吩咐军卒，于关山脚下修一假墓，立一石碑，上写：“金国义士伊喇布和之墓”。

却说是年二月，金主哀宗得闻蒙古大军已入饶风关，乃遣徒单兀典行省阌乡以守潼关，并拜徒单白家为关陕总帅，令其见机行事。白家领命，驰入关陕，榜告县镇百姓迁入大城，粮斛辎重聚于陕州，近陕者可入陕寨，以避兵乱。这时，金臣阿里合赍诏前来，教徒单兀典立返汴京。徒单兀典遂与潼关总帅纳合合闰、秦蓝总帅完颜重喜等人一起，领部军十一万，骑兵五千人，尽撤秦蓝诸关之备，自虢入陕。当时同、华、阌乡一带有粮数十万斛乃备官船二百余艘，欲装军粮，顺流东下。忽闻蒙古国王宝鲁、大将苏布格岱率兵来攻，一时不知所措，粮不及载，船皆空下，复起州民，运灵宝硖石仓粮，途中恰与蒙古骑兵相遇。众骑兵飞马下河，来夺运粮船只。当时男女老少，坠入水中，死者无计其数。此时金国潼关守将李平献关投降。因此，蒙古大军如海潮一般，涌入陕州。徒单兀典所发阌乡军士，各以老幼自随，由西南径入山林。因山中大树密布，难以行走，部将大都离去。宝鲁元帅探知此讯，自盧氏发数百骑兵，日夜兼程，沿路追赶。当时山路积雪昼日冻释，泥淖及胫，金国随军妇民弃掷老幼，哀号盈路。众蒙古将士见此情景，便向众百姓传话：“我蒙古国王宝鲁元帅军法严明，秋毫勿犯，你等百姓，何苦听信滥官谣言，离乡背井，自讨苦吃!”众百姓听罢，顿时大喜，欢呼之声震天撼地。盧氏蒙军到了铁岭，恰与落荒逃走的徒单兀典人马相遇，一声呐喊，率军掩杀。这时金国人马又累又饿，难以招架，慌忙逃走。总帅重喜、先锋郑义等人皆被蒙古将士所斩。十余万金兵因失主帅，顿时大乱，四处逃散。徒单兀典、纳合合闰急引三十余骑躲入深山，也被蒙古大将胡尔勒布斯人马所擒，死于非命。

且说蒙古大军乘胜而进，往围归德府，守城主将乃经略冀禹锡。此人性情温和，深有谋略，他见蒙军围城，乃登城楼，两眼含泪，百般哀求，又教军士吊下军粮，献于蒙军。虽说蒙古将士

脾气暴戾，然待人宽厚，今见守将如此，便准其所求，尽行撤走，归德府满城百姓，皆赖禹锡之德，免遭大难。且说当时有人呈表，请求哀宗起用文人为相，说丞相完颜赛布胸无文采，不通天下万物要领，因此，用人不当，不解事体，贻误大事。金主从言，乃将赛布放归田里。不久，蒙古丞相苏布格岱、太师宝鲁、郡王岱松、楚鲁等人率领大军围困汴梁。这时上至皇帝，下至乞丐，无不捶胸顿足，叫苦不迭，然那般文人才子，上至宰相，下至一般文吏，个个瞠目结舌，一言不发，无所用处。金人原是用兵起家，开创天下已历数代，然贪图安逸，尽弃初志，起用善辩之士由来已久。因此，那般文人只知闪烁其词，坐享俸禄，身着蟒缎，终日饱食，一见蒙军来袭，却目瞪口呆，无计可施；有的谏议大臣，只顾发兵数十万人，以为旷代良机，然其所遣人马，一旦临战，乃土崩瓦解，不堪一击，尽为蒙古人所灭。虽有一两员武将偶然中选，然也是纸上谈兵之辈，因此领十万大军出征，旋即为敌所破，尽失人马，虽然自己偶然逃生，但也难免自寻短路。国中无人领兵，至于山穷水尽之地。那般文人学士，身居深闺与姬妾美人交杯欢宴，终日欢乐，心中已有异图，今日一旦城破，便于明日投降，因此，无忧无虑，满不在乎。金主哀宗这才心中大悟，深觉往日用人不当。无可奈何，察遍已往所废旧臣，忽然想起因无材而废黜的丞相完颜赛布，欲重新起用，总管军务。完颜赛布叹息说道："空谈之风深入骨髓，用我奈何？不过，据说古时令尹子文三起三落，未曾变颜，我岂因一起一落，而出言不顺？然子文虽三起三落，未伤其身，而我仅只一次，命便休矣。"说罢领命，指挥守城将士，授以救城之法，几次挽救危局，立了奇功。因此，金主仍拜为丞相，又选汴京百姓二十万人充伍，教他统领，方免破城之险。当时拖雷亲王所部人马，沿用俄军之计，备下百炮，定于三月初攻打洛阳城。当时洛阳城里仅有三峰山四千溃兵和陈和尚忠孝军百余人守城。洛阳留守撒合撵因疽发生病，不能出战，乃投壕而死。因此，洛阳守军元帅任守

真再立府衙，总管军务。于是，守真奉命回汴梁。这时河南众百姓共推文武能人强伸为府佥事，教领洛阳所有兵马两千五百人。甫三日，蒙古亲王拖雷率军到来，三面围住，炮箭俱发，猛攻洛阳。强伸见城里绸缎奇缺，便以破衣坏帐作为旌旗，竖于城墙，自率军卒赤身奋战。又从众军士中精选数百名壮士，编为一队，往来救营。因此，洛阳便转危为安，众军民稍为放心，从此便将洛阳守将誉为无敌勇士，足以抵挡数万敌军。当时兵器已尽，乃以钱为镞，得蒙军一箭，便截而为四，或以弓箭发之，或以竹筒发之。又造手炮，但难以伤人，便教众军士以绳系石，能发大石于百步之外，百发百中。强伸四方奔命，所至必胜。拖雷亲王虽增兵猛攻，但难以挨近城垣，便传令撤走。

这时金廷几次遣使蒙古，乞求太宗答应两国和解。蒙古太宗皇帝一面北还避暑，一面从扬州遣人赍诏奔赴汴梁，命金主哀宗归降，且索翰林学士赵秉文、衍圣公孔元措等二十七户，及降者家眷、伊喇布和妻小，并绣女、弓匠、鹰人等。金主守绪无可奈何，乃封荆王守纯之子完颜讹可为曹王，以为人质，命尚书左丞李蹊带蒙古人所索一切，来到蒙古，请求和解。又命谏议大夫费摩何固岱为讲和使。蒙古大将苏布格岱巴特尔闻知此讯，忙告宝鲁元帅。宝鲁听罢，微微一笑，以手掩其左耳，苏布格岱已会其意，忙到城下说道："我只知受命攻城，不知其他。"说罢，乃立攻具，沿壕列栅，驱汉人俘虏并妇女老幼负薪填壕。顷刻之间，已平十余步。平章白撒以两军议和为由，不敢发兵交战。于是城中军民便起喧哄。金主闻讯，乃领十余名从骑，出了端门，来到州桥。汴京百姓，见皇驾淋湿，无不惊骇，不知所措，众官吏也有失迎礼，惊惶不已。众百姓无处躲藏，纷纷跪于道旁，请求金主勿离京城，起驾回宫。这时左右丞相并文武百官、太监宫人，纷纷赶来，献盖进笠。金主不受，摆手说道："军中暴露，我何用此。"文武百官并京城军民苦苦哀求，金主这才起驾回宫。这时忽有京城西南角守兵五六十人，截住皇驾奏道："如今蒙古兵

卒运土填壕，已过大半，然平章传令，不许交战，恐坏和事。”金主哀宗说道：“朕已声明不误，称臣进奉，无不顺从。只有一子，养来长成，今往作质。汝等略忍，待曹王出，蒙古仍不退兵，汝等死战不晚。”说罢，送走曹王讹可。那时蒙古军营未得军命，因此，苏布格岱巴特尔增其兵力，日夜攻城。金主只好迎战，乃命京德官造炮，又造铁管，形如灯笼，轻重斤余，装上火硝，以炮发之，势如巨雷，杀伤甚剧。除此而外，又尽毁城里太湖假山，命军卒运来城里拆毁宫殿并军民百姓破屋断墙的砖石土木，教数十万人日夜搭墙，齐于外墙。因此，不管蒙古人以火炮攻击，也难以穿透；又于四周城墙立了四百余炮，望城外炮击。这时，城墙常被蒙古火炮攻塌，便教军卒取来柳枝搭在墙上，再用牛粪糊于其上，虽落炮石，也难穿透。因此蒙古人马虽围城一百五十多日，城墙也有多处被炮石击毁，然因城壕深阔，难以近城。此壕深有两丈，宽二十来丈，壕中又设土堆，每三四十步置一铺，留百余人守护，又于墙内修筑短墙，宽有丈余，可容数人往来守门。主将白撒亲自守墙，因此蒙古人马难以夺门。白撒又从众军卒中选出千余名死士，欲深夜出城去夺蒙古炮台，约定城上悬灯为号，教众死士灯起渡壕。众死士刚要破墙出城，被蒙古大将苏布格岱巴特尔察觉，立发伏兵，尽数斩杀。白撒见损兵折将，无计可施，便又造一奇炮，名曰震天雷，以铁罐盛药，以火点燃，炮起火发，其声如雷，闻于百里之外，炮石落地，能烧数十丈之地。当时苏布格岱巴特尔掘地为洞，形如牛皮，直至城下，可容数人，自洞攻城。金兵心急，乃以震天雷或飞火箭射之。震天雷一响，破地数十丈，因此蒙古兵士无法近城。欲掘深洞入城，然南方地潮，洞中常常积水，不可深掘。以火炮猛攻，然金兵震天雷、飞火箭甚是了得。蒙古兵士唯惧此两物，连日攻城，已历十六昼夜，城内城外，死者不计其数。

这时两军对垒，正在激战之际，宝鲁元帅忽得太宗诏命，诏中说道：“金人既求讲和，汝可让步，将军后撤。”金主应诺，

乃遣户部侍郎扬居仁出宜秋门，大宴蒙古将士。又备数百车金帛珍异献于蒙古大军，动问宝鲁元帅："当初两国既已和解，汝等因何相逼如此？"宝鲁元帅推说不知，尽归罪于苏布格岱巴特尔一人。

这时宝鲁元帅将金使打发走后，乃与岱松、苏布格岱商议道："本想这次起兵攻城，生擒金主，然皇主下诏，免其罪责。他既归顺，只好免罪。"说罢，撤回大军，屯于河、洛之间。蒙古退兵，金廷探知真实，赤盏合喜以守城为己功，欲率百官入贺，内族完颜思烈说道："城下之盟，《春秋》以为大耻，况以罢攻为可贺耶？"赤盏合喜听罢大怒，说道："社稷未亡，太庙不毁，君侯免难，百姓幸存，难道不是完颜族人之喜？汝等何言非喜！"说罢，乃命赵秉文写表进贺，拜见金主。金主哀宗乃出端门，诏布大赦，改元为天兴，大赏各处州郡将臣军民，举荐功士，加禄进爵。是日解严，教军民出封丘门，砍柴背薪，以度时日。不久，金主哀宗革去平章政事完颜白撒之职。是年五月，汴梁城内大发时疫，仅五十天内，有九十万人死于非命不提。

且说是年六月，金朝徐州守军总领王佑、张兴、都统封仙等人，夜烧草场作乱，驱逐行省徒单益都。这时，蒙古降将李全部将国安用率众反叛，进入徐州，斩杀徐州总领王佑，拜封仙为元帅，教领徐州。是年七月，蒙古遣唐庆为使，至金传旨，被飞虎卒申福等人杀唐庆等三十多人于客舍。金主不加过问，和议遂决。

当时蒙古四处人马纷纷进发，叛将国安用攻取徐州后，金国宿州东面总帅刘安国、邳州杜政举州归降，于是国安用乃据三州。蒙古元帅阿术鲁得知此讯，心中大怒道："此三州吾当取之，安用何人？敢来袭取。大胆叛贼，我必擒之！"说罢，乃遣汉将张进率兵往攻。张进领命来到徐州，险些生擒国安用。国安用仓皇逃走，率众抵抗。当时张进无备，为敌突袭，死于安用军中。安用乃与海州元帅田福等人结为一伙，明叛蒙古，竟弃妙真，还兵

邳州，与山东各州合兵一处，攻取徐、邳、宿三州之地，大会各州主帅，斩白马乌牛，歃血为盟，归于金廷。金主哀宗乃封国安用为兖王，赐姓完颜，改名用安。这时原降众人见他归金，依附亡国，一声呐喊，尽皆散去，国安用徒受空名，无家可归，只好去寻王德全、刘安国二人，奔至宿州，会见重僧努，为报降金前由，暗与重僧努交友，借其人马一万余人，往攻海州城。不料，途中泄密，其降金前事皆已败露，金将重僧努也率军返回，安用自知失计，乃着金王衣冠，复入金境，调集人马。全妻妙真得闻国安用造反，深恐蒙古国王见责，乃欲尽杀国安用一家老小，将安用首级带至青州，献于宝鲁谢罪。国安用闻讯，昏厥于地，切齿痛恨，乃遣新得金兵来讨仇人妙真。金主哀宗得闻此讯，乃遣心腹世英拜安用、德全、安国三人为大臣，教三人整治人马，迎击蒙古人马不提。

是年八月，蒙古叛将武仙败于三峰山，收其溃军十万人马，屯于留山，当时汴京被围，金主乃下诏命，教武仙和邓州行省完颜思烈、巩昌总帅完颜忽斜虎合兵入援。武仙领命，来到密县以东，忽闻蒙古大军屯于眉山店，乃报完颜思烈道："我等暂在此处下营，待武仙人马来后，一齐进发不迟。"完颜思烈赴汴心切，不纳其言，率军望汴梁进发。金主哀宗又命枢密使赤盏合喜率兵相应武仙。完颜思烈等人行至京水，忽与蒙古右路元帅阿术鲁人马相遇，肝胆皆裂，不战而溃。武仙闻讯，急忙还军，退入留山。这时赤盏合喜屯兵中牟，等候三日，忽闻完颜思裂兵败溃散，吓得魂飞魄散，当即弃营逃回。金主哀宗见赤盏合喜兵败逃回，乃藉其家资，削职为民。赤盏合喜不满，欲反朝廷，后为崔立所杀。宋、金、蒙古三国，更相交战，一时大乱。此话暂且不提。

是年九月，太宗皇帝出居庸之外，避暑于官山。时值秋日，太宗欲归南方，忽有辽王遣使来报："高丽人背其国主，率众造反，悉杀蒙古所置达鲁哈赤[1]七十二人，携其国主，徙于江华岛。

① 达鲁哈赤，一种官职。

高丽降将洪福源率其所余百姓，专候蒙古大军到来。”太宗见表，心中大怒，又命温都尔斯钦之子希里格图巴尔斯领北路十万人马，往讨高丽国。时隔不久，又呈一表，说蒙古使臣唐庆往说金主投降，不料被金人所害。太宗见报，勃然大怒，喝命三军将帅，立起大军南下。

这时希里格图巴尔斯整点人马，以铁哥为先锋将军，杀奔高丽，如同狂风卷沙，日夜兼程。一日，杀至江华岛风江城南楚尹城。不料，在一次激战中，希里格图巴尔斯元帅身中毒箭，不过几日，死于军中。先锋铁哥见元帅阵亡，放声大哭，乃提大军，讨伐高丽，捕杀高丽令尹，决意斩草除根。这时高丽主王瞮负荆来降，乞告身不由己，乃至如此。铁哥先锋一面命降将洪福源总管高丽事务，一面遣人赍表，奏告太宗皇帝。

且说蒙古大军凯旋归来时，皇弟拖雷亲王已在十月病故于皇帝身旁。太宗皇帝虽亲手捧药，精心调理，也未见效，终于背世，享年四十六岁。生于太祖二十六岁那年。拖雷亲王有子六人，长曰蒙哥，次曰珠勒格，三曰呼图克图，四曰忽必烈，五曰胡鲁格，六曰额勒博格。长子蒙哥、次子珠勒格、三子呼图克图、四子忽必烈，皆为洪格尔特人胡达尔嘎巴特尔之女琪勒格尔所生。五子胡鲁格为拖雷次妃、金主永济之女歧国公主所生。六子额勒博格为拖雷偏室所生。因拖雷做过皇帝，所以追封拖雷为睿宗皇帝。当时唯有长子蒙哥随于军中，太宗皇帝乃教蒙哥收殓拖雷遗骨。太宗皇帝念其有功于国，身着重服，悲痛哀葬，将遗骨停于大都，以五礼厚葬。因光献皇太后年事已高，便瞒住此事，推说亲王已奉命出征。并假借别由，召亲王之子来到大都，料理后事。太宗诏命建立南北两墓，南墓依旧立于起辇谷，北墓依旧立于布尔罕嘎拉顿。是年太宗所养长子蒙哥年方二十五岁，正随军出征。四子忽必烈年方一十八岁，正在太学攻读。众皇子王孙中，唯有忽必烈精通汉语经典。忽必烈才气过人，常常难住众博士学人。忽必烈喜欢儒家，敬重贤达，因此，大家都管他叫忽必烈斯钦。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当时太宗皇帝悲痛欲绝，深恨胞弟过早背世，忽闻希里格图巴尔斯战死高丽，更加悲痛万分，当即降旨道："如今朕失右臂，又断左指。"说罢，吩咐众人，替亲王铸造金体，旁立希里格图塑像，供于庙中不提。

且说太宗皇帝诏命将帅，暂时按兵不动。是年十一月，叛贼安用欲夺徐州城，被蒙古元帅阿术鲁打败，回途中又与宝鲁元帅相遇，人马被拦腰切断，损兵折将，只身逃走。是年十二月，蒙古派遣王檝来议夹攻金人，京湖安抚制置使史嵩之报告金廷，金主说道："此次汝等可解旧冤。"唯有大将赵范不快，说道："依臣之见，此事不可取，若其如此，灭一狼狗，引入猛虎。当初我与蒙古会盟海边，不是几被蒙古所灭？若再会，险不可测！"宋主理宗不从其言，乃遣心腹史嵩之往告蒙古道："若我出兵相助，攻灭金国，望将河南之地归于我国。"蒙古元帅说道："既然如此，你们因何不自己发兵攻取！"众人听罢，哄堂大笑。

且说当时金主哀宗，见汴京粮绝，势益危急，乃召百官商议，或言归德城固，四面皆水；或言当沿西山，入保邓州；或言不可入邓，蒙古太师宝鲁、元帅苏布格岱皆在汝州，距邓甚近，甚是危险，不如取道陈、蔡，转往邓州。众人各持己见，皆无主意。金主忧心，难以决断，乃问有司郎中白华，白华奏道："归德虽坚，久而食尽，坐以待毙，决不可往。如今蒙古宝鲁、岱松、苏布格岱皆在汝州，邓州也不可往。目前汝州已为蒙古所破，依臣之见，我当全心全意猛攻汝州，乃是上策。然汝州一战，不如半途战，半途战不如出城战，盖我军马实力犹在。若我远离京城，军马粮草，难以转运，事愈难成，众军士也无躲身之地，大家唯当齐心协力，决意死战，也许得一生路。"金主哀宗不纳其言，乃召集军士于大庆殿，说道："京城食尽，朕拟亲出，决一雌雄。"众将商议奏道："陛下不可亲出，只可命将。"金主哀宗欲拜蒲察官奴为马军元帅、高显为步军元帅、刘益为副帅。三人领命，顿首谢恩。这时参知政事完颜讹出越班骂道："汝辈把锄，

不知高低。国家大事，岂能轻担？”众人默然，马军元帅蒲察官奴冷笑一声，说道：“若宰相大人等能保社稷，何用我辈！事到如今，只好请参政作主罢了！”金主乃罢此议，随拜右丞相完颜赛布、平章白撒、右副元帅思楚、左丞李蹊、元帅左监军徒单白家等率军护从。命参知政事完颜奴申、副枢密使兼开封知府习捏阿不、里城四面都总领朱颙、外城元帅东面巴撒合、南面术甲咬住、西面崔立、北面孛术鲁曼奴等留守。并取府库财宝、内宫器皿、宫人衣物，遍赏将士，告谕百姓道：“如今朕往归德府，倘将士家眷留在汴梁，一旦食尽，众人不免活活饿死，因此，所有家眷，尽数放行，有愿随军赴归德者，其军马费用，朕支数日。”说罢乃遣完颜赛布向众百姓传旨道：“前日巡狩之议，为白华所改，今改往汝州索战。”当金主哀宗率领众人离开汴梁时，内宫太后皇后、嫔妃等人难舍难分，大哭不止。哀宗守绪流着热泪，来到开阳门，以袖遮面，且悲且泣，对留守将士说道：“社稷太庙皆在汴梁，汝等壮士守汴无虞，将来朕必以十倍重赏！”众将士闻命，无不心动洒泪，放声大哭。是日，巩昌元帅完颜仲德，领兵赶来，拜见金主，当即奏道：“离京西三百里以内，并无井泉，陛下不如走秦、巩之路。”哀宗听罢，乃决意东行。这时金国元帅白撒出兵黄陵岗，进击蒙古，降其两寨，得河朔降将。哀宗赦之，授以印符，随驾百官乃请金主以河朔诸将为向导，鼓噪而行，到了开州，连取大名、东平二府。当地豪杰纷纷响应，拜迎金主。这时完颜都察逊奏道：“太后中宫、大臣公主皆在汴梁，如今陛下北行，倘不如意，圣主孤身，欲何所为？依臣之见，还是先回归德为宜。倘若北行，半年之内，也难得回京。不如先取卫州，后还汴梁。”元帅白撒说道：“如今陛下龙体不适，难以骑马而行。再说陛下所在之处，不可泄于蒙人。因此，先请陛下驾往归德，尔后，臣等率领降将行至东平，等大军来后，一鼓而进，可得河朔之地。然臣担心河南无人固守。”蒲察官奴说道：“若卫州有粮，不是可以固守吗？”元帅白撒说道：“连汴梁都守不住，

守卫州干什么！”金主听罢，心中焦急，沉思半晌，便拿定主意，奔往河朔不提。

且说蒙古大军宝鲁元帅、岱松郡王、大将苏布格岱巴特尔等人，忽闻金主弃汴出奔，拍案而起，说道：“金人大胆，欺人太甚！”当即分兵三路。宝鲁元帅、岱松郡王带两路人马，进围汴梁。苏布格岱、南斯尔二人领一队精兵，去追哀宗守绪不提。且说当时高丽国主王瞮，召见大将金宝鼎、郎中赵瑞章，细述自己如何被奸臣所骗，误杀蒙古达鲁哈赤，教他二人拟一奏表，然后命他二人赍表赴蒙，叩首谢罪。是年年末，苏布格岱、南斯尔二人率领大军往追金主。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史公尹湛纳希我信口吟诗一首：

太宗劳身伐金国，
睿宗拚命报吾王。
太师念父取城池，
苏氏忘死攻汴梁。

第六十五章

宝鲁元帅克汴梁
蒲察官奴囚金主

大蒙古国太宗五年，宋理宗绍定六年，金哀宗守绪天兴二年，岁次癸巳，是年太宗四十八岁。

且说是年正月，金主守绪派遣使臣，征粮于归德，教总帅石盏女鲁欢送来一千五百斛粮，散给三军将士，然后来到蒲城。留下二百只木船，张布为幄，金主登船，横渡大河。忽起大风，后军难渡。这时蒙古大将苏布格岱巴特尔所派前队人马早已追来，激战在南岸。金兵元帅完颜珠尔挥军力抵。这时蒙古大将苏布格岱巴特尔率军杀来，一马当先，将金兵元帅完颜珠尔刀劈马下。众金兵丧魂落魄，四处逃散，溺死者近千人。都尉纥石烈鄂伦力屈归降，其余金兵也皆投降。当时金主守绪已至北岸，隔河瞭望，忽见蒙古大军大举掩杀，金国后军无力招架，不禁大惧，遂至沤麻岗安营下寨，遣白撒领一支人马，往攻蒙古卫州城，金主逃往归德府。白撒领兵来到卫州城前，以御旗相招，教城里军民投降，卫州百姓付之一笑，整治人马，以备不测。这时蒙古大军早已闻讯，自南岸渡河，蜂拥而来，白撒见状，大惊失色，急忙遁走。蒙古将军史天泽领卫州骑兵，尾追掩杀，战于白公庙，金兵败退，蒙古兵马紧追不放。白撒见势不妙，乃弃军东逃，金兵元帅刘益、上党公张开等人皆被难民所杀。金主闻报，急忙逃遁，逃至魏楼村下营，欲待蒙古兵至，决一死战。少顷，白撒受伤逃

来，仓皇说道："我军败散，蒙军近在堤外，难以与之匹敌，请陛下幸往归德。"金主听罢，心中大惧，乃与副元帅合里合等六七人，连夜登船，悄悄渡河，弃船逃走，投往归德。第二天，众金兵听说金主守绪弃师而遁，大惊失色，顿时逃散。金主哀宗慌不择路，到了归德，立派心腹奉御术甲塔石布赴汴梁，迎来太后皇后及众嫔妃不提。单说这时众金兵埋怨白撒损兵折将，义愤填膺，怨声载道。金主得报，无可奈何，乃暴白撒之罪，将他处死，以安民心。金主因何处死白撒？原来濒河居民得闻金主渡河，人心沸鼎，惶惶不安，筑垣塞户，潜伏洞穴，以避蒙军。及见官奴一军号令明肃，所到之处，秋毫勿犯，因此老幼妇女，无复畏避。不久，白撒往攻卫州，沿途纵军，大肆抢掠，四处村落哭声盈野，所过之处，抢劫一空，如同丘墟。更有甚者，白撒一饭之费破金数十两，因此，卫州百姓始思反叛。不归白撒，多附蒙古。于是白撒交战，一败涂地，罪也败露，金主乃杀之。

且说当初汴京诸臣及军民百姓，见金主亲自率军出巡，每日等候金兵捷报，忽闻金兵失利，众皆失色，魂不附体。当时蒙古大军攻城甚急。蒙古大将苏布格岱巴特尔重提大军，将汴梁团团围定，水泄不通。城内米价飞涨，一升米竟值二两白银，也难以买到。因此，众军民惶惶不可终日，城内城外遍是饿殍。更有缙绅士女行乞于市。平民百姓也多食饿死妻小、皮器牛角皆来煮充饥。富贵人家，自拆楼阁，取木为柴。一日，忽闻金主遣使来迎三宫六院诸后嫔妃，人心惶惶，无有所靠。时有西面元帅崔立，此人生性狡狯，因民汹汹，阴谋作乱。此时左司都事元好问对习捏阿不说道："自陛下出京，已有二十余日，又遣使来迎两宫后妃，众百姓皆谓陛下欲弃京城，人心惶惶，相公何以处之？"习捏阿不说道："事到如今，你我二人唯有一死，又有何望？"元好问说道："死有何难！诚能安社稷，救百姓，死也无恨。如其不然，徒欲以一身饱五十红衲军，不也是一死吗？"习捏阿不默然不答。此时，两宫后妃，离宫出城，行至陈留，忽见城外二三

处火起，疑有蒙古伏兵，仓皇驰还汴京。次日，崔立往见完颜奴申、习捏阿不二人，忽然将剑拔出，指着二人问道：“如今京城被困，危在旦夕，二公因何坐视不顾？”二相笑道：“有事当好商议，因何如此相逼？”崔立听罢，一声呐喊，挥其党羽先杀阿不，次杀奴申并左司郎中纳合德辉等十余人，然后告谕百姓说道：“我见二相终日闭门，与妻妾宴乐，百姓有难，不思相救，故尔将他二人斩杀，替汝一城百姓寻求活路。”众人听罢，拍手称快。于是崔立勒兵入宫，召集百官，商议立主事宜。崔立说道：“卫绍王太子从恪，其妹公主皆得势于蒙古。长妹乃亲王夫人，幼妹乃丞相儿媳。如今二人随于蒙古大军，决意灭我社稷，替先父报仇。如今当立永济之子从恪为主，他与宝鲁太师是亲家，有事自好商量。”说罢，乃派心腹韩铎假借太后之命，将从恪召来，封为梁王监国。文武百官，拜舞已毕，崔立自为太师、都元帅、尚书令、郑王；弟倚为平章政事；侃为殿前都点检，其党羽一一拜官！元好问也为左右司员外郎。于是遣人赍书，送于蒙古苏布格岱巴特尔军营。苏布格岱、南斯尔二人急忙来见宝鲁元帅，将前事从头至尾细述一遍。宝鲁元帅说道：“降者不杀，乃我常规。并非因他是我的亲家。”说罢，先教苏布格岱领兵进发，自已随后率师开拔。苏布格岱、南斯尔二人率领大军到了青城。这时崔立服御衣仪卫，出城来迎苏、南二人。苏布格岱见罢大喜，设筵款待，以言安慰，崔立敬服，事苏如父，当即回城，悉烧楼橹，以辟进兵之路。蒙古大将苏布格岱、南斯尔见他如此，知其以诚归降。崔立还城后，佯称来接随驾官吏家眷、军民子女，聚于省中。时有不满崔立者，皆言崔立奸污将相之女，大掠金银。然知天命者，却以为倘不投降蒙古，全城军民皆死于非命。因此，有人呈表朝廷，说崔立依顺天时，归降蒙古，拯救汴梁生灵，当建功碑。尚书翟弈召见翰林直学士王若虚，命他草拟碑文。若虚领命，私见元好问说道：“今有阿谀之徒召我入宫，命草碑文。若不从言，必为所害；若从其言，名节扫地。不如持

节一死。然我当以理相劝。”说罢，乃对翟弈说道：“丞相功德之碑，当指何事为言？”翟弈闻罢，不禁大怒，说道：“丞相身负恶名，以救京城百姓并皇上亲属，难道这不是功德吗？”若虚说道：“学士代王草拟碑文，谓之代王而言，此事可以吗？且丞相既已举城降蒙，则朝官皆出其门。自古至今，岂有门人为其主帅歌功颂德，而取信于后世的呢？”翟弈听罢，冷笑不语，斥退若虚。须臾，众百姓深谢崔丞相救命之恩，逼着王若虚草拟碑文，替崔立树下功德之碑。碑成后，众人欢呼而散。

且说金主入归德，随驾亲军并河北溃军渐渐聚集。这时金将石盏女鲁欢恐军粮不足，奏于皇主，请派三军出城，散于徐、宿、陈三州之地，就地取粮为食。金主不得已，乃从其言，遣使出京，只将元帅蒲察官奴忠孝马军四百五十人，马用军七百人，留于城中。诸军出城后，金主守绪乃召官奴说道：“如今石盏女鲁欢尽散卫兵，卿当小心。”官奴领命，暗自想道：“兀那马用，本一归德小校，一朝得宠，青云直上，哀宗皇帝也常独召马用议事，将我弃置不顾。”想罢，乃起杀害马用之心。

且说这时蒙古大将特木尔岱，奉宝鲁元帅之命，进围亳州，又每日遣兵归德，百般叫骂，因此民心沸动。蒲察官奴奏于金主，请渡大河，收复失地。石盏女鲁欢力谏金主，乃罢此议。官奴见状，心中不悦，暗中与完颜用安商议，共邀金主退于海州。金主不从，官奴积忿，异志益定。李蹊探知其意，报于金主。哀宗忧虑，乃命马军总领纥石烈阿里合、内族完颜习显阴察官奴动静。不料阿里合竟将皇意泄谕蒲察官奴。金主哀宗唯恐官奴、马用二人相图，因以为乱，乃命诸丞相置酒和解。马用纳言，尽撤守备。官奴乘隙，率众攻入马府，斩杀马用。官奴料不可罢，乃点兵五十人围住皇宫，劫持百官，聚于都水毛花辇府，派兵监守，将石盏女鲁欢押至其家，尽收所藏金银财宝，然后一刀将他劈死。又派都尉马实，被甲持刃，闯入皇宫，欲执直长巴奴申。金主哀宗掷剑于地，对马实说道：“请你转告元帅，我左右只有

此人，且留侍我。”都尉马实这才退走。蒲察官奴便大杀朝官李蹊以下三百余人，军士死者三千人。当日傍晚，蒲察官奴提刀入宫，奏报哀宗道：“臣见石盏等人阴谋造反，于是就地正法。臣本想以死报主，不料陛下听信小人谗言，与臣疏远，置臣于不顾之境。臣既负恶名，怎怕一死？”金主听罢，无可奈何，乃暴石盏之罪，而拜官奴为参知政事，委以国柄不提。

且说这时蒙古皇帝窝阔台汗，率军南下，屯于和林，诏命各路将帅速取汴梁。宝鲁元帅率其儿媳并驸马南斯尔、大将苏布格岱等人，收取汴梁大部，催促崔立早日招降汴梁之众。苏布格岱、南斯尔二人对宝鲁元帅说道：“欲取此城，威德并重。太师行德，我等施威。太师只管救人，我等只管杀人，如若好坏不分，难以服众。”宝鲁太师听罢大喜，说道：“汝等不惧身负恶名？”苏、南二人说道：“太师乃国家栋梁，将军乃社稷之威，有何怕的！”说罢，便催促崔立入城说降。崔立料知事急，无可奈何，安排诸般事务。此时也有不识时务者，责怪崔立出降蒙古，私下议论道：“崔立窃走皇冠龙袍、后服妃装，献于苏布格岱。又刮城民金银，以火烤人，嘴鼻灌水，真是惨不忍睹！”贵族富人窃窃私语道：“前年京城被围，时疫大发，数月之内，死百万多人，我等恨不早充其数，致有今日之难！”崔立得闻，说道：“无知小民不识天时，随他说去。我一人宁负恶名，拯救百万之众，保全陛下家眷，心已足矣。”说罢，携妻入宫，动问太后皇后，孰死孰活。太后皇后皆不愿死，求崔立设法搭救，言罢赐以厚赏。崔立低声说道：“如今天时已归蒙古，难以违拗。与其背逆天意白白送死，不如笑纳众言，归顺蒙古，以全肉体，实为上策。即令捐躯，社陛难保，不如委屈投降，徐图良策。如今欲派陛下乳母好言说降陛下。梁王从恪今在宫中，可保宫人无虞。”说罢，一面将金主乳母送走，一面引太后王氏、皇后徒单氏、梁王从恪、荆王守纯并诸嫔妃出宫，乘三十七辆大车，并带众士男女五百余人，衍圣公孔元措、名儒梁陟、三教医流、工匠

绣女、文书玺郎等往日许诺人物，投往青州，来献蒙古。苏布格岱巴特尔出廓点视后，设筵款待崔立等人。是夜三更，苏布格岱吩咐军卒擂动大鼓，遣兵围住众人，将梁王从恪、荆王守纯等完颜族人尽数押至军前，斩于火炬之下，堆起尸体，放火烧毁，其余人等，皆押至宝鲁元帅帐前。宝鲁太师深夸南、苏二人，吩咐军卒将其余人等送于和林不提。

这时怀国公主忽闻二兄遇害，大哭不止。是夜深更，其夫塔斯陶古斯忽引从恪、守纯二人来见。怀国公主举目一望，二兄身着平民服装，大为惊异，兄妹抱颈大哭。须臾，公主动问不杀之由，塔斯陶古斯说道："看你多傻！我等举兵灭金，只为断绝民心，非为杀戮完颜一族。汴梁百姓，得闻此讯，知已绝望。如其不然，杀你数人何干？"从恪、守纯二人，听罢心动，感恩落泪。

且说宝鲁太师软取民心，苏布格岱巴特尔硬服顽民，以势降服金臣崔立，当面赐教说道："我军勇谋兼用，方置金人于此地，不可因汝归降罢我军法，往日何城抵抗，乃屠何城。今依此法，已奏皇主，此乃布德服众之计。何时皇主诏免，我等何时罢手。汝今虽与我通好，然却有过于本国，此也有碍我军法。因此，汝尽早迁家搬财，躲避一时。如今我等为得民心，不得不践踏汝家，示我军法，践我前诺，以顺民意。"崔立领命，即去迁家不提。

且说蒙古大军，搜索京城时，教众军士拥入崔府，大闹一番。崔立也佯作委屈，来见苏布格岱巴特尔，大哭一阵。这时宝鲁太师传下禁令，宣告皇命。原来蒙古朝廷榜告天下，凡有弑主逆臣及拒降城池的，一旦城破被执，一律血洗。苏布格岱巴特尔见汴京指日可破，便表奏太宗皇帝说道："汴京百姓拒我大军，竟达两年之久，我军将士多有伤亡，因此，破城之日，请屠全城，以报前仇。"耶律楚材得知此讯，不等太宗决断，急忙入见太宗奏道："我国大军，上至陛下，下至众亲王、众大将，乃至

众兵士，数十年餐风宿露，千辛万苦，其所争者乃土地、人民。得地无民，有什么用？请陛下明鉴。”太宗听罢，佯为不从，说道：“此乃我军旧日法纪，二十几年来，破城千余处，皆赖此法。多半城池因惧此法方归降于我。如今宋朝依在，何以禁绝此法？”楚材听罢，越班顿首，奏道：“凡弓矢甲仗、幡盖金玉等匠、绝代名士、文人贤达之流，皆聚此城，一旦杀尽，我军所用精细兵器、诸般物品，尽皆失传，绝迹于世。汴京既取，岂非徒劳？”太宗听罢，微笑一声，降旨说道：“卿言虽是，然战事未终，不可大意。虽然如此，可向汴京城民宣朕仁德。”说罢，遣使赍绍，诏中说道：“除完颜氏一族外，余皆免死。即令是完颜族人，也当辨其真伪，方可杀之。不得以完颜氏为名，妄杀无辜百姓！”太宗诏命，传至汴京后，诸完颜氏改姓换名，身着民服，尽易完颜氏匾额。

当时汴京附近众百姓，躲避蒙古大军，潜住汴京，计有一百四十万户，数年来受尽磨难，如今忽闻蒙军入城，广布皇恩，众百姓只恨晚降，个个欢天喜地，颂扬太宗天恩，贼声数日不绝。宝鲁太师不费吹灰之力，乃得汴梁一百四十万民户，好言安抚，散发食物，从他郡处州运来粮食，解救汴京饥民，所获完颜族人，一律改姓为民，散于各处不提。且说当时宝鲁元帅对苏布格岱巴特尔说道：“如今我虽践先父遗言，只恨金主守绪至今尚未捉到，唯有生擒金主，方能报答皇主先父之恩，了我平生之愿。某虽缠病在身，愿以有生之年，攻灭金国，亲护先父灵柩回国。愿苍天保佑。”说罢，摆下香案，祷告天地，遥祝太宗后，一面命其子塔斯陶古斯暗中领兵出发，吩咐他务必拿获金主哀宗；一面亲自出城，将太宗皇帝迎入汴京，举宴拜贺。太宗皇帝吩咐左右去寻完颜族人。众人领命，寻找数日，连一人也未寻到。当时有司改怀国公主胞兄从恪之姓，引见太宗。太宗皇帝乃封他为近卫侯，拨给百户，以守祖庙。

且说是年七月，金主哀宗所领人马与蒙古之帅特木尔岱人马

战于白公庙，被蒙古人马打败，官奴母亲为蒙古人所获。金主哀宗与官奴商议，便以官奴母被擒为由，将计就计，教官奴假意投降。官奴领命，私投蒙古将军特木尔岱营里，骗特木尔岱说道："今我老母被执，天时也已归蒙古，我想劫持金主，教他归降。"特木尔岱信以为真，放还其母。蒲察官奴夜夜往来，与特木尔岱商议如何招降金主之策。有时与特木尔岱同乘一舟，中流会饮；有时二人相见，品竹调丝，放声高歌，亲同手足，十分亲近。金主哀宗还密令官奴，将金银牌送于特木尔岱，教他常留舟中，或献美酒将他灌醉，暗中设计，偷袭其营。特木尔岱笨如骆驼，傻头傻脑，笃信官奴之言，等候哀宗来降。端午日，哀宗祭天，军中因备火枪战具，教官奴连夜率领忠孝军四百五十人，神不知鬼不觉，出亳州南门，往东拐弯，直奔北面，袭杀守隄蒙古军卒，往窃王家寺夺特木尔岱军营。金主哀宗亲赴亳州北门外，系舟相待，如金兵失利，好奔徐州。是夜三更，两军交战，忠孝军退而复进。蒲察官奴分兵两队，教六七十人乘坐小船出于栅外，腹背夹击，官奴自持火枪，率先冲入蒙古军中。这时特木尔岱已无招架之力，人马四处溃散，战亡溺死者计有三千五百余人。蒲察官奴大肆放火，尽烧蒙古栅营，方收兵退去。金主哀宗遂拜官奴为真左副元帅、参知政事，命习显总领部军，死守亳州。

且说蒲察官奴自挫败蒙古人马后，势益暴横，盛气凌人，将金主囚于照碧堂，严禁百官出入。又怕哀宗心变，不教诸臣入奏。哀宗被禁，深为伤感，对近侍说道："自古至今，无不亡之国，无不死之君。唯恨我不知人，为奴才官奴所困？"于是内侍局令宋珪，奉御女奚烈完出、乌古孙爱实等人暗中设计，欲诛官奴，且闻蔡州城池坚深，兵众粮广，共劝金主迁居蔡州，以养人马。金主从言，正与众人商议时，忽报蔡、息、陈、颖等州便宜总帅乌古伦镐，运粮四百斛，到了归德，且请哀宗幸于蔡州。金主哀宗乃决意入蔡。时隔不久，蒲察官奴还自亳州，金主乃告入蔡之意。官奴听罢，扼腕顿足，厉声说道："千万去不得！"百

官听罢，无不感愤。官奴退出，对众人说道："谁若敢言南迁，立即斩首示众！"文武百官，见他当众阿斥皇帝，不顾君臣之伦，乃谏金主早日定计。金主哀宗乃与宋珪等人商议，假借与宰相议事为名，召官奴入堂，而命温绰伏于照碧堂门后。须臾，官奴入门，温绰忽然闪出，挺枪猛刺，正中其肋。官奴受创，惨叫一声。这时金主闻声，也拔剑相助。官奴中剑，投城下而走。温绰、爱实二人飞步追上，乱刀砍死。忠孝军闻变，皆大惊失色，急忙擐甲戴盔，欲来拚杀。温绰见状，乃请哀宗亲出抚慰。哀宗从言，驾于双门，赦免忠孝军之罪。众人骚动方得平息。

话说这时金主哀宗，念强伸守中京有功，下诏褒谕，拜强伸为中京留守。又因参政内族完颜思烈自南山领军十万余人入洛，乃拜为洛阳行省使。强伸于洛州驿以东，修一高坛，名曰报恩，刻诏于石，誓以死报效。不久，蒙古人马，从汴州将思烈之子，押于金昌府东门外，以诱思烈投降。完颜思烈见罢，喝命左右放箭射之。继而得闻崔立生变，汴梁失陷，愤忧成疾，含恨而死。金主无奈，便拜总帅乌林答胡土为代行省使、强伸为总帅。时过月余，城中粮尽，军民多散。不久，蒙军复至，陈于洛南。强伸人马陈于水北。这时蒙古韩元帅单人独马立于水滨，陈说利害，说道："将军啊，若顺天时，早日归降，可保自全。"强伸不答，跃马放箭。韩元帅见状，哈哈大笑说道："好一个无知狂徒，只见寸利，不知丈利。"说罢还营，领数百步卒径来夺桥。这时强伸手下有一旗兵，独立桥头，奋力迎战，杀蒙古兵数人。强伸当即解下都统银牌，挂于旗兵脖颈，于是金兵士气复又大振。当初金兵筑垒城外，四隅无门，内外设屏，谓之迷魂墙。此时蒙古遣骑兵五百人逼于城下，强伸率骑二百鼓噪而出，蒙古兵乃退走。这时乌林答胡土见蒙古兵强马壮，急引数百轻骑，遁往蔡州，鹰扬都尉乃献西门，降于蒙古。强伸料城难保，乃率死士数十人，冲击东门，退往偃师。蒙古人马截在半道，围于垓心，生擒强伸，横于马鞍，押至宝鲁之子塔斯陶古斯元帅帐前。众兵

士见强伸不逊，以言相诱，说道："汝国将亡，虽死何益？汝若面北而跪，一示忠勇，二保先祖。"强伸执拗，拒不从言，众军卒笑道："金宋辽夏、西域高丽，皆为天下大国，其主无不降服，难道赫赫国主，皆不如你？今汝已成瓮中之鳖，还学泼妇之态，有何用处？"说罢，硬使强伸面北而立，然强伸拗头向南。众军卒见状，以为笑柄，遂造一木架，将强伸身首系于架上，面北而跪，推至塔斯陶古斯元帅帐前。塔斯陶古斯说道："教他为主报效，以尽臣节。"说罢吩咐左右，替他解缚，教他面南而跪，一刀砍死，遂其心愿。

且说是年五月，金主守绪困于归德，被蒙古大将特木尔岱四面围定，道路断绝，乃留元帅王璧守城，自提人马，奔往蔡州。时逢连雨，昼夜不停，众朝官随从徒行于泥泞之中，拾青枣为粮，足胫尽肿，疲惫不堪。一日，行至亳州。金主身着黄袍，头戴皂笠，腰系玉带，以青黄二旗为前导，从者只有二三百人，乘马五十匹。城中父老，拜伏道左。金主见状，乃派近侍传旨道："国家涵育汝辈，百有余年。今朕无法，令汝涂炭。朕不足言，汝辈勿忘祖宗之德。"众父老听罢，皆拜而哭，山呼万岁。留一日，金主进次亳南六十里，忽遇大雨，乃入双沟寺避雨。金主抬头一看，院墙倒塌，荒草丛生。又看百官，泥泞沾襟，仪仗宝盖皆被淋湿。金主见蒿艾满目，无一人迹，心中惆怅，叹息说道：

社稷倾覆城池平，
百姓散离无君臣，
太庙香火已断绝，
教我降生受罪名。

史公尹湛纳希我信口吟诗一首：

宝鲁遵嘱取汴京，
苏帅奉命灭金国。
崔立秉政救汴民，
官奴无道殒归德。

第六十六章

太宗封措衍圣公
哀宗害民造人炮

大蒙古国太宗六年，宋理宗端平元年，金哀宗天兴三年，岁次甲午，是年太宗四十八岁。

且说金主哀宗坐于山门，放声大哭，文武百官，也无不恸哭。须臾，雨住天晴，皇驾乃动，来到蔡州，城里父老出城拜迎。众人一看，皇帝随从不过数百人，车仗人马稀稀拉拉，因此见景生情，人人落泪。上至皇帝，下至百官，也皆伤心落泪。遂以完颜忽斜虎为尚书右丞总领省院事，乌古伦镐为御史大夫，总帅如故。张天纲权参知政事，孛术鲁小娄室签书枢密院事。右丞忽斜虎向有文武之材，事无巨细皆亲自料理。当时忽斜虎选士括马，缮治甲兵，未尝一日忘奉金主幸秦、巩之志，君臣久困睢阳，幸即汝阳之安，或思妻儿，或娶妻室，安家营业，不愿迁徙。左右近侍，旦夕进言，西行不便。金主哀宗也因东奔西颠，精疲力尽，乃从众人之言，不听忽斜虎之谏。因此右丞忽斜虎深居燕坐，瞑目太息，说道："不想大金社稷，竟毁于此处。"说罢，捶胸顿足，大哭一阵。此时蒙古元帅塔斯人马去蔡已远，客商小贩，渐渐汇集，诸臣军民皆得安宁。金主心慰，乃命左右，选女入宫，修建山亭，以为游息之所。右丞忽斜虎再三劝谏，乃罢此议。完颜忽斜虎定进马赏格，得马千余匹。又遣使分诣诸道，选兵至蔡，得精兵一万余人，兵威稍振。一日，忠孝军提控

李德引兵十余人，乘马入省，大喊大叫，说少支了一月军饷，几至骂詈。忽斜虎听罢大怒，喝命左右，缚住李德，重打一顿。金主闻讯，传旨忽斜虎说道："此军得力，方欲倚用，卿笞何重。"忽斜虎奏道："功高事多，录功隐过，向为陛下之德，至于将帅之职则不然。小犯则决，大犯则诛。其强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在纪律。盖小人之情，纵骄横，骄则难治。睢阳之祸，岂独官奴之罪，有司亦纵之太过。今欲易前辙，不宜爱克厥威，赏必由中，罚则臣任其责。"军民闻言，皆为折服，无人敢犯国法。当时从官近侍无不穷乏，悉取给于乌古伦镐，不能人满其欲。因此，众人日久交谗于金主，至以尚食阙供为言。金主闻言，勃然大怒，遂疏乌古伦镐。镐以被谮，忧愤成疾，终日卧床，多不视事。

且说蒙古皇帝窝阔台汗深怜金廷良臣并诸臣家眷，下令割地分土，以为生计。因卫王永济之子梁王从恪、荆王守纯有亲家之分，封于辽东哈尔木伦①之岸明安山以南，授以数百户臣民，数迁先祖之庙。

却说蒙古皇帝窝阔台汗审阅金廷良臣名士之册，忽然看见孔夫子后裔孔元措之名，乃召耶律楚材问道："社稷圣人孔夫子比及伊尹、周公等人，未受朝廷贬谪囚禁、怀疑欺凌，虽无得时，然从无受困弑主或杀主亲族之举。实属无邪至圣。若论皇帝，唯举文王一人；若论大臣，唯举夫子一人。如今金廷已名存实亡，尚封夫子后裔。朕向崇敬夫子，如若不封其后，心中委实不忍。"耶律楚材奏道："此乃陛下英明之断，万世不朽之议。"太宗乃诏命孔夫子之后孔元措为衍圣公。此话不提。

且说宋理宗赵昀恪守两国盟约，遣大将孟珙，率领大军，带三十万斛粮食，来迎蒙古人马。是年七月，宋将孟珙大败武仙于马蹬山，收其爱将刘益。孟珙问仙虚实，刘益说道："武仙为人多诈，先叛金廷，降于蒙古；今又叛蒙，归附金廷。金廷不咎武

① 哈尔木伦，即黑龙江。

仙前恶，封他为王。然仙不念金廷之恩，见金廷衰微至此地步，仙也不思救援。故尔末将才抱异志，背仙来降。仙有九寨，所传不假。其大寨唤作石穴山，以马蹬、沙窝、岵山三寨蔽其前，此三寨不破，石穴不可图。若破离金寨，则岵山、沙窝就孤立了。”孟珙听罢，点首称是，即遣人马，往攻离金，掩杀几尽。是夜，复令壮士往捣王子山寨，斩金兵首将张海而出，遂围马蹬，杀戮山积，还至沙窝以西，与武仙兵马相遇，大杀一阵，击溃金兵。未几，丁顺复破默候里寨。一日之内，连破武仙九寨之七。珙召刘益说道：“此寨既破，板桥、石穴必震，汝能为我招降吗？”刘益献计道：“选妇人三百，佯为逃归，怀招安榜以往，大事可成。”孟珙听罢，恍然大悟，乃心中寻思道：“武仙兵败，必登岵山绝顶。”便令樊文彬领一支人马，去山中埋伏。又依刘益之计，教数百妇人逃归，骗武仙出寨相迎。这时孟珙人马突然闪出，一齐掩杀，武仙兵大败，果登岵山，刚至半山，文彬挥旗，伏兵四起，杀戮仙众，尸填崖谷，山为之赭。孟珙人马斩杀仙将兀沙惹，生擒仙兵七百三十人，所获铠甲，堆积如山。是日薄暮，孟珙人马至于小水河畔。刘益说道：“武仙平日常言‘进据商州，依险以守。’然因老稚不愿北去，方罢此议。”孟珙说道：“进兵不可缓。”说罢，乃召樊文彬等人，授以攻取石穴之策。丙夜，蓐食启行，晨至石穴，时积雨未霁，文彬等人心中烦闷，孟珙说道：“此为昔人雪夜生擒吴元济之时。”说罢策马向前，直至石穴，分兵几路，自寅至巳，猛攻不息，遂破石穴，杀入大寨，武仙遁走。孟珙人马追击于鲇鱼寨，武仙望见，易服而遁，半途中，恰与塔斯人马相遇。原来塔斯率军，与宋兵合为一处去攻蔡州城。当时塔斯人马截住仙兵，战于银葫芦山前，大败金兵，武仙仅与五六骑士遁走，孟珙降其众七万，回到襄阳，等候蒙古大军到来。是年八月，蒙古前军都元帅、宝鲁太师之子塔斯并其夫人怀国公主，遣王檝为使，来到襄阳，约攻蔡州。宋将孟珙乃命史嵩之率领大军，与蒙古元帅塔斯会兵，先伐唐州。金将乌古

伦黑汉领兵迎战，不料被塔斯一箭射死，怀国公主乘势猛攻，入占唐州。宋军屯于息州之南，金兵降者日众。息州刺使乌古伦忽鲁恐不能守，奏请金主益兵。金主哀宗乃以参知政事抹撚兀典签书枢密院，命孛术鲁中娄室率忠孝军五百人往救。中娄室将行，金主哀宗吩咐道："北兵所以常取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我实难与之敌。至于宋人，何足道。朕倘得三千甲士，纵横江淮间尚有余力。谁想乌古伦忽鲁竟如此胆小。"说罢，乃命夹谷九住代之。

且说是年九月，金主哀宗集百官于节度使厅，告拜天地，大宴群臣，亲手赐酒，正饮之间，逻骑飞至，奏于金主道："蒙古大军，突至城下。"众人乃趁酒兴，个个摩拳擦掌，皆言决一雌雄。是日，乃分兵防守州城四面，当时金兵大醉，趁其酒兴出战，蒙古兵马暂时后撤。塔斯重整人马，自率数百骑兵，复至城东，金主哀宗遣兵迎战，又败下来。从此蒙古人马，不复逼城，教众军卒沿城开沟，筑垒包围。宋将史嵩之命孟珙、江海二人率师二万，运米三十万斛，以赴蒙古之约。蒙古元帅塔斯见状，心中大喜，一面教人益修攻具云梯等物，一面遣人赍书，请宝鲁太师送炮相助。当时益修攻具，斲木之声，闻于城中，金兵惊恐，窃议投降。右丞忽斜虎暗中探知，每日以国家恩泽、君臣大义抚循军民，且营画御备，未尝入家，决意与军民死守本城。是年十一月，南北两军，以攻具逼近城墙。金主乃尽籍民丁，登城防守。因民力不足，复括妇人壮健者，假男子衣冠，搬送木石，又从东门遣兵出战。宋将孟珙遮其归路，生擒数人，问城中虚实，降兵答道："城中断粮，人众眼看就要饿死了！"孟珙听罢，往见塔斯，说道："我等理当死守，以防金人突围。望元帅多加小心。"于是二人相约，传命南北两军，不得相犯。是年十二月，蒙古元帅塔斯陶古斯遣张柔率五千精兵，沿城而攻。金人钩二卒以去。柔中流矢，如同刺猬。塔、孟二人指挥先锋救之，挟柔以出。次日，塔、孟二人以死拚搏，近逼柴潭，立栅于潭，命将士去夺柴

潭楼。原来金人恃潭坚固，外即汝河，柴潭高于河五六丈，城上金字号楼，暗伏巨弩。相传其下有龙，人不敢近，将士疑畏。当时塔、珙二人大会众将，酒过两巡，说道："柴潭之楼，并非天地所造。伏弩能射远，而不可射近。彼之所恃，唯此水。若决而注之，河涸立待。"遂命军卒凿堤，是潭果决，注于汝水。于是蒙宋两军皆济壕沟，攻破外城，进逼土门。这时蔡州百姓，男女老少，犹如沸鼎，叫苦连天。金主哀宗乃下诏命，教杀老稚，以肉熬油，以骨炼药，号作人油炮。蔡州百姓，不堪其楚，肝胆皆裂。蒙古元帅塔斯并宋军元帅孟珙二人探知此讯，心中不忍，便寻一道士，唤作张发，遣至城里，劝告金人说道："汝等这般残害无辜百姓，国家倾覆，迫于眉睫。"金人乃止杀人炼油。众百姓闻讯，人人皆盼蒙古大军，只因为金兵所困，无法投奔蒙古。这时金兵总帅孛术鲁中娄室，率五百精兵，夜出西门，人荷束蒿，沃油其上，往烧两军大寨并攻器炮具。那日深夜，蒙古军元帅塔斯陶古斯歇于帅帐，不觉昏昏入睡，忽见先祖父毛浩来太师，一手捧火，一手指火，说道："此乃火团，吾孙当心。"塔斯听罢，不禁惊醒，心中寻思，是夜必有火灾，乃命众将士，手挽强弩，伏于暗处。三更时分，金兵大开四周城门，手执火把攻来。众蒙古伏兵一齐放箭，金兵退走，伤者甚众，尽弃火把，四处逃散，中娄室仅以身免。这时蒙宋两军，两面夹攻，夺了西城，堕其城墙。先是忽斜虎命金兵筑寨，浚壕为备，今西城虽堕，蒙古军未得入内。这时金兵伏于城上，立栅自蔽，主帅忽斜虎自率精锐，日夜继战。金主哀宗乃诏侍臣道："我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无大过恶，死无所恨。所恨者，祖宗传祚百年，至我而绝，与古荒淫暴乱之君等一样亡国，独为此我心中不安！"又道："亡国之君，往往为人囚絷。或为俘献，或辱于阶庭，或闭之空谷，朕必不至于此。卿等欢之，朕志决矣。"说罢，乃以御用器皿赐赏战士，须臾，微服率兵，夜出东城，径直遁去。来到营栅，恰与蒙古兵相遇，鏖战一场，大败

而归，乃杀厩马，以犒将士，然其势已不可挽回了。当时徐州节度使郭野驴约源州叛将麻琮，袭破徐州，欲献蒙古。不料徐州将士得闻蔡州被围，又迫于蒙古兵马，相议出城投降蒙古大将特木尔岱。总帅赛布暗中探知，唯恐被众人所执，乃投河求死，被众军士救之。然赛布痛不欲生，乃于深夜自缢而死。于是麻琮等人，率众出城，入见蒙古大将特木尔岱。特乃引见塔斯元帅，麻琮等人顿首归降。塔斯元帅一面遣人赍书，将军务奏于窝阔台汗。一面依旧围攻蔡州不提。

且说是年高丽遣使，来拜太宗皇帝。宋主下诏废宝庆，改为端平元年不提。单说东夏国主蒲鲜万奴虽然早降蒙古，后又叛离，反复无常。因此，太宗皇帝乃命长太子贵由、侄子阿金岱二人，率东路大军并八员小将，往攻东夏。一面又遣使赍诏，到了高丽，命高丽主瞰王立赴大都，叩谢前罪。诏中说道："朕先父成吉思汗率领大军攻灭契丹，东夏乃平。然时至今日，汝主未曾纳贡，此汝一罪也；其后朕又遣使下诏，宣汝主入朝，然汝主竟借故诓骗，搪塞天使，此汝二罪也。后来，朕又遣古软为使，往见汝主，然汝主刺杀古软，却推说古软被万奴贼所杀，此汝三罪也；其后，朕命汝主起兵来援，然汝主不从，避于东海岛屿，此汝四罪也；后来汝主虽降，然瞒人口，不以实报，此汝五罪也。凡此种种，汝主心中明白，然因何执迷不悟？"是年年底，几路人马，相继归来。贵由太子、阿金岱亲王三战东夏人马，生擒蒲鲜万奴，于次年冬初返回。是月，高丽主又暗中发兵，来袭降将洪福源所居西京，屠其合家老小。当时洪不在家，闻此恶报，率众来追，大获全胜。于是遣使赍表，奏于窝阔台皇帝。是年宝鲁元帅率兵征南，连取汴梁、沔州、徐州、利州、卫州等城。宝鲁命皇使阿都虎留守汴京，自与苏布格岱率军去攻蔡州哀宗皇帝。时值隆冬时分，太皇皇帝巡访汴梁附近各处州县，于年底回至汴京，驾临大殿，吩咐军士修缮倒毁房屋，于他州运粮，散给汴梁穷民，以度寒冬。汴梁百姓，深悔自己归降太晚。是年年底，宋

人遣使，送来年贡。太宗皇帝嘉奖宋人助以军粮，乃赏厚礼，免贡三年。须臾，又遣使赍诏，盛赞宋廷不负盟约，回礼相谢。

史公尹湛纳希我信口吟诗一首：

智勇仲德言行诚，
逆贼武仙见识低。
贤士孟珙举止端，
昏庸哀宗谈吐鄙。

第六十七章

太师谈笑论时运
哀宗殒命金数终

大蒙古国太宗六年，宋理宗赵昀端平元年，金哀宗守绪天兴三年，岁次甲午。

且说蒙宋人马，于五更时分，擂动大鼓，鸣炮奏乐，祷拜天地，然后各向其主顿首施礼。两军兵士各拜其帅，彼此相见，以表情谊。忽报蒙古国王宝鲁率领大军自南而归。宝鲁长子、都元帅塔斯陶古斯忙带二夫人迎拜国王。接着宋兵元帅孟珙也来拜见国王，彼此寒暄，十分亲热，天明时分，来到围蔡军营。时逢正月，塔斯元帅吩咐奏乐，摆下筵席，两军将士同坐一席，南乐北歌，此起彼落，吹歌之声，随晨风传入城里，四望相接。蔡州军民久被围困，饥窘不堪，民食饿殍，兵食民肉，今见北军如此欢快，个个叹息大恸。当时宋将孟珙，正与蒙古国王宝鲁同席畅饮，忽见晨曦之下，有股黑雾，压于蔡州城上，犹如一道黑云横于天空，日光顿时变得昏暗，乃对宝鲁说道："请问国王，此兆何象？"国王宝鲁怅然说道："此乃恶气，只因金主无道，杀害无辜，造人油大炮。又逼百姓，困于城中，死者不计其数，所以冤魂汇聚，变作恶气，长久不散。据此可知，金主守绪难度是月。当初大军围困汴京时，我夜观天象，见有股黑雾，罩于汴京城上，久久不散，察其形状，并非烟雾，时隔不久，汴京乃破。为守此城，困死众多百姓，此非良兆。虽有大敌压城，然城主执拗，背

夫逆时，致使百姓受戮，化作冤鬼。因此，上界天神，以此警戒。”孟珙听罢，大吃一惊，忽然想起本国前程，乃问宝鲁道："大王可曾预料天时归于蒙古，有何信据？”宝鲁元帅微微一笑，慢吞吞地说道："依我之见，信据有六。何谓六条？我国兴旺，有三兆可证。外域必亡，也有三兆可证。望元帅听我细告。一则自古至今，我蒙古人从未作过中原皇帝，然在我北方，忽有成吉思汗出世，在他有生之年，征战五旬，讨伐中原，降服宋金辽夏、高丽契丹、西域诸国及唐古特国；除此而外，还有你所不知之外域诸国。北降大俄罗斯，西破吐蕃唐古、印度王国、巴拉布国，东据狗头国、女人国、女目国、洪格尔国，西略西洋诸国。成吉思汗号令诸国，皆来朝见纳贡，据以料知其为圣人。上有圣人开国立基，下有贤子孝孙可续大统。据此料定，天时归我蒙古无疑。此其一。二则我蒙古皇主从不苟安贪色，总是劳身亲征，因此，众将士以死效力。我蒙古皇主还十分重才，礼贤下士，故尔贤士云集。只要所言忠恳，合于事体，我主无不采纳，因此四方豪杰，皆来拜附，举国上下，皆慕贤名。据此料定，蒙古必兴。此其二。三则当初蒙古立皇时，我先主成吉思汗固辞不从，因此，我全国臣民，禳天降兆，时有神鸟遥祖连续三晨，临坛而鸣，乃称我先主为成吉思汗，此乃立皇之兆。此其三。我料外域必亡，也有三个兆头。一则贵国太庙，曾两次被雷火所毁，据此可知，贵国必亡。此其一。二则你们南方人众，尊主为日，自我大军南下以来，连续数年，正月初一日皆全蚀。据此可知，汝国必亡。此其二。三则金宋百姓，十停之八皆来归我，据此料定，汝国必亡。此其三。上述之兆，元帅岂有不会之理？元帅问我，必是探我口气罢了。”孟珙听了宝鲁元帅这一席之言，浑身流汗，大为惊诧，急忙起身，给宝鲁敬酒说道："大王所思，奥妙无比。大王所论，洞察秋毫。虽然如此，我为人臣，敢有他志？”孟珙虽然口出此言，然心里琢磨宝鲁这一席之语，深合天地人伦之理，暗自决计投降蒙古。当时筵罢席散后，孟珙及与众人商议攻城，询问城里

动静，降卒说道："城中绝粮，已有三月。众百姓饥饿已极，尽取鞍垫熟皮、皮靴靴帮、军鼓破皮，或烤或煮，吃个精光。如今无物可食，或以饿死男女妻小相易充饥。找不到食物尸体者，寻得人畜遗骨，碾作齑粉，和野菜而食。又杀伤兵，以养守城将士。因此，欲降军民，无计其数，只因主帅不许，以至延于今日。"宝鲁听罢，点首称是。待至夜深人静，乃命诸军将士个个衔枚，将四种云梯搬至四周城下，以备攻城。今自被围以来，战亡将士甚众，因此内外将吏，无意求生，皆登城墙，来回奔波，分守四城。这时蒙古兵马，凿穿西城，开了五门，攻入外城，围住内城，督军鏖战，及暮乃退，声言来日复击。是夕，金主守绪召集百官，欲传位于东面元帅承麟。承麟者乃世祖劾里钵之后、白撒之弟。当时承麟任其兄白撒之职，闻金主传位于己，拜泣不敢受。金主说道："朕所以付卿者，实不得已。以朕肌体肥重，不便鞍马驰突。卿平日矫捷有将略，万一得免，祚嗣不绝。有朝一日，或许复振，如同南宋。此是朕志，卿勿固辞。"承麟听罢，挥泪而起。次日，承麟头戴皇冠，身着龙袍，腰系御带，脚穿御靴，受纳国玺，登基为皇。因势急迫，未及改元不提。却说金主守绪自禅位之后，仍无避难之计。这时宋将孟珙人马，已逼近蔡州金字楼下，将云梯搭于墙上，部将马义、赵荣二人，率数百军士，登于城墙。这时蒙古人马，也从三面登城，轮番攻打内城，因此，宋国人马士气大振，万众竞进，大战城上。南门守将乌古伦镐率其将帅二百余人降于宋军。

且说蔡州城里，新皇登基，百官入贺，施礼已毕，亟出御敌，而南城之陴，已立宋旗。蒙古人马已入其余三门。顿时四面城门，金鼓齐鸣，南北两军数十万人马一齐呐喊，呼声如雷，震天撼地。这时乌古伦镐所部人马，大开南门，迎入孟珙、江海人马。塔斯陶古斯会同二夫人併力斩杀北门守将穆严连，夺了城门，拥入城里。完颜忽斜虎率一千人马分作两队，奋力抵御，不久，兵败逃散。金主守绪见事紧迫，即取宝玉置于幽兰轩，环之以草，

吩咐近侍道："死便烧我。"遂自缢而死。丞相忽斜虎得闻此讯，对众将士说道："吾君已崩，吾何以战为！吾不能死于乱兵之手，吾赴汝水从吾君，诸君其善为计，重整社稷大业。"言罢，跳水而死。众将士见状，放声大哭，说道："相公能死，吾辈独不能耶！"于是参政孛术鲁小娄室、乌林答胡土、总帅元志、元帅玉山儿、纥石烈柏寿、乌古伦桓端及军士五百余人皆从死。此时新主承麟退保子城，忽闻旧主死讯，急率百官入哭，对众人说道："先帝守绪，在位十年，勤俭宽仁，图复旧业，有志未就，实在可哀！宜谥曰哀。"未及奠供，子城已陷。蒙古人马拥入城里，先是宋军入城，众金将近侍急忙举火焚尸。这时宋将江海率先入宫，生擒参政张天纲，来见元帅孟珙。孟珙问金主所在，天纲答道："适才自缢而死，众人正举火焚尸。"说罢，将放火前由，一一细告。宋帅孟珙急命将士灭火夺尸，正于此时，蒙古宝鲁国王、塔斯元帅领众赶来，宝鲁国王当即传令，教军卒把住四周城门，尽收金廷旧主遗骨，并幽兰轩宝玉等物，又搜捕新主，以灭金人宗族。塔斯长夫人怀国公主不忘杀父之仇，决意生擒金廷新主，亲自率军搜捕完颜承麟。这时新主承麟吓得魂飞魄散，仓皇逃走，刚从城墙陷口溜过，正值怀国公主巡城，她一眼认出完颜承麟，取弓搭箭，唰地射去，穿透承麟脖颈，落于马下。众军卒一拥而上，割下承麟首级。怀国公主乃命军卒取来承麟尸体，宝鲁国王深夸儿媳不已。是夜，其余金臣四处逃散不提。

且说这时宋、蒙两军，平分金廷旧主尸骨，蒙古独得新主遗骨。两军尽破蔡州，安抚百姓，并从他城运来粮食，赈济城中饥民。当时怀国公主取块守绪遗骨，带于身边；拨一支人马，掘忽斜虎之墓，取其尸体，祭于先父卫王永济灵前。一面遣人抓来忽斜虎子女和参与谋杀先父之诸臣子女数十人，押至卫王灵前，以活人祭奠，洒血烧纸，洗雪旧仇，哭祭先父之灵不提。

这时宝鲁国王忽患重病，急领前队人马，带金主遗骨，护先父毛浩来国王灵柩，来到汴京，举丧三旬，以合先父遗嘱。又调

药治病，不久康复，乃命三百军士，抬先父灵柩，将两代金主遗骨，置于灵柩前后，布国王仪仗，遵皇命父训，浩浩荡荡，往大都进发。临行之前，宝鲁国王再三嘱咐长儿塔斯，好生治理金地，搜捕奸臣逆贼。是时，金将抹捻兀典行省息州，每日聚集诸将，纵酒狂歌。忽闻蔡州失陷，兀典等人更是放荡无羁，终日会饮。众军士也肆意抢掠民财，无所不为。兀典决意归降宋廷，乃与孛术鲁中娄室、夹谷九住等人送款请降，求为金主发葬设祭。宋理宗准其所求，一面追谥守绪为哀宗，一面吩咐左右招降金国其余将士百姓。息州百姓，乃奉兀典为丞相，中娄室为平章政事，举城南迁不提。

当时宋人不敢与蒙古人争据蔡州，只好领受蒙古太宗所赐赏礼，带金主守绪一半遗骨，怏怏而归。

且说宝鲁元帅表复皇主之命，又报所患病情，奏请先期回军，以顺先父遗嘱。当时金灭之后，陈、蔡西北地方，分属蒙古。蒙古乃命汉人老将刘福为河南道总管。息州百姓随抹捻兀典等人出于南门，遂焚其楼橹，扬言为金故主发葬设祭，径投南宋国界而去。蒙古元帅探知此讯，当即率军，往追息州投宋军民。蒙古大将苏布格岱、南斯尔、特木尔岱三人各率一路人马急急追赶，到了罗山，将抹捻兀典一行，围于垓心，斩万户以下七百余人，其余众人皆押回息州城，一人也未得逃。

是年二月，蒙古皇帝窝阔台汗见宝鲁病情日渐转重，心中垂怜，乃下诏命，召国王长儿塔斯陶古斯立刻回国。塔斯闻命，心中不安，随即将所有人马交给苏布格岱、南斯尔二人，自带一行随员飞马返回大都，入拜太宗皇帝后，当即回府，入见父王。此时太宗皇帝也来探视国王病情，国王家眷人等皆出跪门首，拜迎太宗皇帝。当时宝鲁国王已病入膏肓，卧床不起，忽闻皇主亲来探望，便吩咐左右，教取朝服玉带，置于身上，取朝冠放在枕边。见皇主进屋，国王两眼流泪，微微抬头，叩于枕上，以迎皇主。太宗皇帝见国王如此，忙执其手，眼含怜悯之情，启口说道：

忠臣呀你生来为人厚道，
赤胆忠心报效国家。
谁知患了这不明不白的重病，
终日吐血，折磨成这般田地。

国王听罢，连连叩谢，奏道："下臣宝鲁死也无恨，一来陛下金国敌人今已攻灭；二来已遂先父遗嘱，破了金都汴梁，诛其新旧二皇。此乃臣之万幸。气数长短，乃是天命，有何遗恨！臣有几句肺腑之言，冒昧奏于皇主。一则出兵南宋一事，不可推迟一日；二则奸徒之语，望三思而后行之；三则酒色安逸，不可过分贪图。宋土虽小，实为诱民惑众之本，比之南宋其他边疆诸国，不可同日而喻。"说罢，将长儿塔斯陶古斯唤至太宗面前，说道："下臣此儿，好色贪乐。陛下洪恩，此儿难以尽受。此儿之子、我那襁褓之孙，倒有人臣之份，日后必为皇主效力。我死之后，不可因我出葬贻误国事。我下阴府，可正面而拜先主先父。"说罢，即从怀中取一书札，交与尚书耶律楚材说道："汝是忠良，为国尽力。此封书札，望汝密藏。"国王言罢，奄然归天，享年四十九岁。太宗大恸，乃命内族四亲王按开国功臣毛浩来国王之礼发葬，说道："灵前必立巨碑，尽述国王灭金之功。朕赖国王之力，为国立功，也可正面拜见先父。"说罢，亲手洒酒，祭奠已毕，乃命太子库端留下手令，代他时时洒酒，厚礼发葬，其国王太师之爵尽授于长子塔斯陶古斯。此话不提。

话说那时蒙古元帅苏布格岱巴特尔率军往收其余金城，一日，来到徐州城。徐州守将国安用负隅顽抗，拒不出降。众百姓料知不可不降，乃相议造反，开城出降。国安用见势态急迫，拔剑自刎。是年五月，蒙古派一路人马，追击叛将武仙，传令追兵不捉武仙誓不罢兵。武仙闻讯，魂飞魄散，领其残部，逃至泽州。蒙古元帅苏布格岱率精兵数百人，日夜兼程，紧追不放，追至泽州，生擒武仙，砍其双足，遣人押至大都，献于皇主。太宗皇帝见罢大喜，说道："此人无义，三家叛臣。"将武仙押至众汉臣面前，

碎割处死后，吩咐左右取一木牌，上书罪由，插于武仙之首，送往河南、河北、山东、山西等地示众。

且说当时宋将赵范、赵葵二人，奏请宋理宗赵昀，收复三京失地。理宗皇帝依准其言，诏命庐州知府全子才起本部人马，来会范、葵人马，往夺金廷失城汴梁。当时降臣崔立，一面保全百姓，留守汴梁；一面遣人赍表，奏请蒙古皇帝，从四面州县运来粮食，救济汴梁饥民。因此，汴梁百姓，不愁吃穿。这时忽有探马来报，宋人派兵来袭。崔立即命众将士关闭四门，自登城楼，问道："汝等因何背叛蒙古？"于是宣以天时已归蒙古之由。原来范、葵二人，早约汴京都尉李伯渊为其内应，赵范立于城下，大声贼道："此乃卖国奸贼，快快替我斩首！"话音未落，只见李伯渊手挺大刀，砍下崔立首级，乃率汴梁百姓，出城降于宋人。是年七月，宋遣右路元帅徐敏子率一支人马去夺蒙古所占洛阳城，入城一看，粮食已绝，徐敏子大惊失色，乃命军卒采来野蒿，和面作饼教众军士吃。此时宋廷偏将杨谊屯兵洛阳以东三十里外，专候蒙古人马到来。蒙古元帅苏布格岱，驸马南斯尔早已探知此讯，苏布格岱对南斯尔说道："我欲伐宋，苦于无隙可寻，如今宋人率先来犯，天意难违，宋人必败。其因何在？汴、洛二城，皆为空城，我原想于此二城，修造粮仓，后因动土犯忌，乃罢修仓。望将军乘此秋高良机，进兵洛东，越过高山，伏于青帐。彼必疑我进兵城东，定发兵来守。将军出其不意，领兵出击。某趁此时机，领一支人马，往夺汴梁城。兀那汴京百姓，久日被困，疲惫不堪，料也不会归降宋人。"说罢，分兵两队，连夜出发，往袭宋兵。

且说南斯尔依计而行，领支人马，至于洛东，伏于老林之中。果不出所料，宋将杨谊率大队人马来到山前，刚要吃饭，忽见蒙古大将南斯尔率领大军掩杀而来。宋兵见状，吓得心惊肉跳，魂不附体，不战自溃。主帅杨谊扮作一般军卒，只身遁向洛城。忽见对面闪出一顶红盖，杨谊大吃一惊，急忙往南逃走。其余宋兵，

拥入洛水，溺死者无计其数。杨谊只身落荒逃走。须臾，溃败宋军渐渐聚来，杨谊不敢入城，便率其残部望本国逃去。是晚，有溃卒奔告于洛道："杨谊人马，已被蒙古大军冲散，杨谊遁走，不知去向。蒙古大军，已据大河北岸。"于是在洛之师，尽皆夺气，无心恋战。八月朔旦，蒙古大军来围洛阳。宋将徐敏子一时激愤，豁命不顾，率领汉军出城交战，不分胜负。然因城里断粮，众军士杀马而食。徐敏子料知城池难守，夜出西门，仓皇逃走。这时，蒙古大将南斯尔早已截路，埋下伏兵，宋国人马损失大半，其余小半，多受创伤。徐敏子身受数剑，忙收残部，遁向本国。于是南斯尔复定洛城，散发粮食，救济百姓，告以天时，安定民心。汴京军民，皆指望史嵩之送来粮草给养，不料蒙古元帅苏布格岱巴特尔率军临城，一声鼓响，将汴京三面围定，教众军士喊话道："快交出杀害崔立之人！"汴京百姓，叫苦连天，纷纷说道："当初先主在时，城也未能得保，百姓一半受饿，一半被杀。后来我等依顺天时，归降蒙古，方得片刻安宁。谁想奸臣当道，背逆天时，无端造反、招来当年大祸。"说罢，一拥而上，生擒都尉李伯渊等人。宋将赵葵、全子才等人大惊失色，被此商议道："我等来取汴京，原赖史嵩之送来军粮，然史嵩之至今毫无音讯，蒙古人马复来围城，汴京百姓惧怕蒙古已入骨髓。更有甚者，我所服州郡，皆是空城，军无食粮，不如寻机出战，以求生路。"话音刚落，只见蒙古人马已冲入城里、汴京百姓，将杀害崔立之李伯渊抓住，连同全家老小，一齐献于蒙古元帅苏布格岱巴特尔。苏布格岱见罢大喜，一面传令，不许擅取百姓秋毫之物；一面挥军攻城，夺门而入。全子才、赵葵等人急忙从东门逃走。这时蒙古人马，早已取袋装土，堵住大河，以待宋兵。忽见全子才、赵葵人马急急遁走，苏布格岱乃命军卒，决开大河，从其背后放水，多半宋军卷入水中。有良驹者揪住马尾，顺流下游，飘至三四十里以外，方得脱身，望宋京逃去。赵范见徐敏子失去洛阳，全子才、赵葵二人沦陷汴京，心中焦急，上表弹劾。宋主

赵昀当即下诏，将战败诸将削职革爵。诸臣见折数万人马，个个叫苦不迭，人人哀声叹气。此话不提。却说是年十二月，蒙古朝廷特遣王檝赴宋问道："你们宋人，因何无缘无故兴师动众，侵我土地，背逆前约，与我结下永世之仇？"宋人见责，无言可答，只好支吾其词，放王檝回国。王檝一回来，蒙古乃遣大军，从三面攻入宋境，从此河淮一带，战事频繁，百姓一日不得安宁，纷纷叫苦道："金国之祸，我自招来！"

话说是年五月，蒙古皇帝窝阔台汗见金已定，乃召群臣，一面祭拜五坛、郊供八庙，大赦天下；一面吩咐左右，安葬国王宝鲁，好生料理后事，教长子塔斯袭其父爵。随后，太宗皇帝乃于达兰达葩之地大会诸王百僚诏谕条令道："凡国家大法，始于一家，而用以治国。凡社稷条令，出自一人，而治万邦。是以朕今布令如次：一、凡议社稷大事，或出兵攻伐，诏令聚会，如诸王大臣或推说他由，或违期来迟，罚以俸禄。二、凡所有人等，出入宫禁，或男或女，不得独自进出，须与附近公人结伴，或七八人相伴，或十来人相伴，方可出入，男女不得相杂，违者问罪。三、凡蒙汉军民一切人等，十人置一甲长，礼仪法纲，皆由甲长秉行，若有人不听甲长指点，必将问罪。如甲长赴外征战，或出外办事，可指一人代理，临时监管；蒙汉之间，不得通婚，彼此谋事。违者问罪。或奏公事，或报他事，若发违政之语，初犯者，掌其脸颊；如若再犯，板其手掌；三犯同罪，笞其臀部；四犯同罪，当处之以死，监押候斩。四、诸千户行路，不得越过万户；诸平民行路，也不得越过甲长，违者问罪。五、今后来会诸军，甲内数不足，于近翼抽补，不得谎报人数，致使兵员欠缺；凡大小官员，并军士平民，或居室内，或在军中，毋敢喧呼，违者问罪；凡我国百姓，蒙古男女，不得越规违法，随意穿戴；诸女子妇人，倘于村社之间饶舌多嘴，拨弄是非，一旦查知，必执泼妇骑于光牛之背，游街唾脸，掌击嘴舌；如若再犯，处以笞刑，令其丈夫，另娶妻室。欲治其上，必始于下；欲治外邦，必始于

内。望我国人，小心从命。”说罢，即将所谕条令，布于十四行省。太宗皇帝乃诏国王塔斯等人，当面降旨道：“先父成吉思汗肇开大业，已垂四十年，天下南北，皆已承平。如今中原、西夏、畏吾儿、高丽、契丹、河南、河北，尽皆诚服。唯东南一隅，南洋诸地，时时与我抗争，结联宋廷，为虎作伥，拒不来降。是以朕欲躬行，率兵往讨。如其这样，宋失依托，乃易取之。卿等意下如何?”塔斯国王越班奏道:“臣虽无法,愿效力尽忠,臣家三世受恩，升于贵位；五代得举,受主庇荫。臣愿抛头洒血,忠心报国,尽我一臂之力，以报陛下宏恩大德。故尔，陛下不必兴师动众，有劳龙体。臣愿仗天威，扫清淮浙。”太宗皇帝听罢大喜，说道：“王虽年少，然大有祖德，英风美绩，简在朕心。只是老太师葬期未满，朕不忍遣汝。”塔斯再拜道：“先父葬期乃为家事，家有弟侄，可料后事。臣愿奉父遗嘱，替陛下效力。”太宗听罢，心中大悦，说道：“此次国王亲自出征，朕不必为大业操心。朕遣妹夫策其格驸马协助国王。”说罢，吩咐左右，取来十副金制盔甲并红漆强弓，十匹金鞍玉辔良马，及一副攒金玉带，先祖先父所用金银诸物，付于塔斯国王，送他当日出发。此话不提。

且说当时蒙古太宗皇帝还降下圣旨，命高丽降将洪福源起兵讨伐高丽叛臣。洪得太宗诏命，乃点大军攻伐叛贼。洪福源刚中有柔，威德兼施，于是胁从百姓皆感宏德。众人又深服洪福源通晓天文地理，纷纷弃暗投明，复来归降。洪乃拔取东京，尽收高丽所有城池，四处百姓无不归附。洪既定高丽，乃遣人赍表，报于蒙古朝廷。太宗阅表，心中大喜，即遣胡达尔嘎巴特尔为天使，到高丽拜洪福源为高丽行省，授以金印。洪福源备下香案，拜受丹诏，厚待天使。将天使打发回国后，带一行随员，立赴蒙古大都，叩见太宗皇帝，一面深谢太宗宏恩，一面奏告瞰王背反朝廷，并非出于本心，乃为奸臣所骗等语。

史公尹湛纳希我信口吟诗一首：

仁德太宗灭金廷，

英杰太师震宋朝。
昏庸哀宗言无次，
失计百官语可笑。

第六十八章

汪世显叩谢贵太子
赵玉静身配高小姐

大蒙古国太宗七年，宋理宗端平二年，岁次乙未，是年蒙古太宗皇帝五十一岁。

且说蒙古太宗皇帝召见洪福源，将高丽国事尽托于他，并嘱咐他小心提防奸人作梗，当即打发他回国不提。却说是年正月，南宋朝廷遣礼部尚书程芾为使，赍书来到蒙古，入呈太宗皇帝，认其过失，乞求通好。太宗阅罢，长叹一息，降旨说道："自先父成吉思汗南征北讨，欲服天下，践位二十二年，只要有一线之望，先父乃不灭其国。朕即位后，效法先主，数年不易，然金人毫无诚意，连连起兵攻我，致使黎民百姓遭受涂炭之祸。朕见金人反复无常，一再背约，令人恼恨，这才大举进兵，攻灭金国。朕趁其便，也教汝国反省自悔，不蹈归辙。然汝主昨日发誓，今日变卦，举兵攻我。朕将何以为信？朕之北人，视无常者为仇敌。此话不必再提，汝速回国。"说罢，设筵款待，打发回国。程芾大惧，无言可答，满面羞惭，当即回国如实奏报，满朝文武皆惊失色。蒙古太宗皇帝斥退宋使，令其回国后，于是年二月，下道诏命，于哈尔和林修一会聚之所。哈尔和林原是唐代畏吾儿国主毗伽可汗故城。蒙古遣人修缮，建一大宫，名曰万安，四周筑墙，方圆五里，以为皇主避暑之所。当时宫已修毕，太宗皇帝欲往此城养身，乃召百官商议道："先父成吉思汗千辛万苦，开创天

下，朕不可不小心在意。如今盗贼未除，四方不宁。不除贱民，祸乱不息。”说罢，乃命长太子贵由为主帅、大将塔海为副帅，带蒙汉将军十人，率五万人马，往攻蜀地，由蜀入宋；命大将特木尔岱等人带十名蒙汉将军，率五万人马，往攻汉地，由汉入宋；命内族大将口温不花、查干二人，带十员蒙古将军，率五万蒙古人马，往攻江淮；又命养子侄儿蒙哥为主帅、乌楞策尔比、策其格、南斯尔为副帅，带十员蒙汉将军，率十万人马，往与回回国王、皇叔察汗台长子阿布德拉合兵一处，往讨畏吾儿、西域诸叛贼；又命布古拉尔玄孙唐古鲁火赤带五员蒙汉将军，率蒙汉兵马五万人，往与高丽行省洪福源合兵一处，去攻遁入海岛之高丽敝王。太宗皇帝一一分拨之后，又降旨说道："蒙古有甲，每甲十人。十人中一人西征，一人南征。中州汉人，每十户一人南征，一人往征高丽，切勿违令。”太宗令毕，乃问耶律楚材道："望卿细思朕命不足之处，直言不讳。”耶律楚材奏道："余者无妨，唯有往征西域一举，臣恐路途遥远，中原将士不服水土。望陛下度时发兵。”太宗听罢，从其所奏，乃命亲王巴图、三太子曲出等人，率一支人马，接应蒙哥。诸事定夺已毕，大摆筵席，犒劳各路人马后，令即登程出发。当时五路大军，鸣炮擂鼓，一齐出发，势如海涛，滚滚涌来。此话不表。

却说是秋七月，蒙古大将口温不花，率领大军攻破唐州，生擒何太尉，宋将全子才等人弃师遁走。蒙古人马紧追不放，刚刚赶上，围于垓心，忽见宋将赵范领兵来援，救出子才。宋将赵范叫苦不已，说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蒙古兵祸终于临头！”

且说这时金廷已亡，郡县皆降，唯有汪世显所守巩昌，虽攻不下，于是众百姓大惧，如同沸鼎。是年初冬，塔斯陶古斯元帅率领大军，来到枣阳，四面围定，昼夜猛攻。一日，越墙破城，塔斯立即发兵，入于湖广，旋即破了香港，连取郢县等地，方才收兵而归。此时蒙古长太子贵由率领大军，取秦州之路，突破宋关石门，入围巩昌。巩昌守将金元帅汪世显探知民心，众皆恐

惶，自度难以拒敌，乃命左右擂动大鼓，召集全城军民百姓，说道："如今宗祀已失，我何惜一死，无奈万人之命，悬于我手。既然身受皇恩，享尽高爵厚禄，岂怕为蒙古人所杀？我死是本分。只是牵连众人，本帅于心不忍。汝等何罪之有？当初未降，皆是吾罪。与其拚命抗争，死于乱军，委于沟壑，不如姑狥一时之节。谁若屈己，挺身出降，以救全城万人之命，此乃忠孝之举。"众人听罢，拍手称快。汪遂遣人出城，往见蒙古主帅，告求以他一人之命，赦免百姓之死。贵由元帅当即下令，教汪出城来见。于是汪率全城百姓，牵牛拽羊，担酒抬肉，开城出迎。贵由元帅质问世显道："我军征讨四方已有四十来年，所到之处，望风而降。而今金国已灭，汝因何独自固守？"世显顿首说道："当初有君在上，下官怎敢负君之恩，卖国先降？"贵由又问道："前事不提。其后汝明知金国已亡，因何拒不投降，究竟替谁守城？"世显答道："实不相瞒。大王天兵节节来攻，其势可惧，小人恐被斩杀，坐立不安，延至今日。如今扪心自问，虽怕见杀，实属难免。不仅自身难保，也连累百姓受戮。因此小人决意以一身之死，换取全城百姓之命。我闻大王有令，只杀首恶，不问百姓。所以小人愿献区区之身，任王杀戮，以全忠君爱民之名。望大王垂怜。"贵由元帅听了这一席之言，深合礼义之道，心中大喜，夸道："汝真贤者。据汝适才所言，虽不杀身，也能全礼义勇信之名。本帅兵困蔡州，或有大臣口称随主殉国，实恐被军卒所杀。这般小人，某向恶之。汝之守城，仗义为国。汝虽未早降，然也未抗拒。汝何罪之有？某有一弟，名唤忽必烈，为人贤达。他若见将军，彼此交语，不知他如何高兴。"说罢亲手扶起，解其绑索，设筵款待，授其旧职，一面遣人赍表报于太宗；一面传令三军，不得擅自入城，妄犯秋毫。世显以下众父老百姓，皆感太子之德，无不感动落泪，山呼之声，震天撼地，此话不提。且说贵、汪二人，往交数日，贵由元帅深知世显有材，乃命世显点本部人马，随其大军南下，往攻宋城嘉陵。世显将帅

得闻此令，无不兴高采烈，即为开路前锋，一举攻下嘉陵，后向大安进军，行军途中，又造许多兵器弓弩，旌旗盔甲。

且说这时宋沔州知事高稼，忽闻蒙古大军来攻，乃召各处州县村民，以言挑动道："我们宋朝，数次背约，出犯蒙古。蒙古此来，必草木不留，尽皆血洗。我等众人，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奋起迎击！"众人听罢，皆信以为真，扶老携幼，归于沔州。不久，蒙古人马数次来攻，皆被沔州军民击退。宋廷得报，谓之奇功，载于功册。后来库端、贵由二人，自凤州入攻西川，宋东路人马多被击溃。于是库、贵二人，突然回军，去攻西池谷，谷距沔州九十里。谷城吏民见城难保，乃商议退保大安。这时高稼对制置使赵彦呐说道："今日之事，有进无退。若能进据险地，以身捍蜀，敌有后顾，必不深入。如旋即召兵，退守内地，敌乃长驱而入。赖蜀雄险，我军必胜。"赵彦呐说道："这正是我志，只因不得其人，至今犹豫不决。如今便依将军之意就是了。"说罢，乃留高稼人马，留守沔州，告辞而去。

且说高妻冯氏，膝下只有一女，名唤金英，年方十五，长得十分秀气，比之香花，胜过香花！时之皎月，胜过皎月。天资聪颖，无人媲美，双亲垂爱，视作掌上明珠。放在嘴里，深怕化了；放在手心，深怕溜了。金英不但相貌出众，便是品竹调丝，诗乐棋画，样样精通。尤其挥剑长舞，如龙腾空。柳眉斜肩，蜂腰金莲，一扫江南群芳众艳。金英美容，远近闻名。于是众人都管金英叫作高小姐。当时高小姐得闻蒙古大军，已逼近州城，生死之祸即将临头，乃对其父高稼说道："依儿之见，我守沔州，虽傍山险，然非保城无障。至于军民，屈指可数，岂能赖以守城？平日我父也未收得民心。前者几次交战，众人虽竭力而战，然皆贪图国库粮财。如今库尽仓空，众百姓岂能不闻？兀那百姓，能为我所骗，以死战敌？到时被逼，走投无路，说不定执你为质，出降蒙古。与其身担风险，替昏主卖命，不如卸官丢爵，返回故里，务农为生。"父高稼笑道："我儿口黄未除，何晓天

下大事！”高小姐长叹一息说道：“如今父已年迈，儿上无兄长，下无兄弟，不知我父究竟为谁这般卖命！再者如今蒙古时运方刚，连偌大金国也为他所败，可见不可等闲视之！”父高说道：“事已紧迫，不可后退。我儿若怕，赶紧备车。”

这时蒙古太子贵由元帅率领大军，突破白水关，抵于六股株，距沔州只有六十里路。早有探马飞报沔州。沔州无城，依山为阻。高稼喝命左右，擂鼓聚众，急令军卒登山据峰，四处插旗，以为疑兵。这时赵彦呐至于置口，帐前总管和彦威领军还沔，召集小校杨俊、何璘引兵来会，又选精兵一千人，命王宣帅以接应。

且说当时蒙古太子贵由元帅得闻高稼遣兵，把守沔州环山，乃对众将说道：“沔州高稼，耳聋目昏，只知遣兵守山，不知我军攻山爬险，如走平地，三十年中，攻破千城。”说罢，吩咐军卒，于靴底钉掌，靴帮系钩，并授计全军，教深夜佯走，后退五十余里，扎下营寨，尔后连夜回军，出其不意，猛攻不息。次日深夜，埋锅造饭，教众军士饱吃一顿，人带两日干粮，等天一黑，教众军卒口中衔枚，悄悄出发，神不知，鬼不觉，突入何璘军营。原来宋将何璘心思，以为蒙古人马十分怕他，逃之夭夭，洋洋得意，一面遣人赍书，报于沔州；一面大摆筵席，与众将士痛饮，喝得酩酊大醉，呼呼而睡。是夜三更，蒙古人马忽然返回，突入军营，放火杀来。何璘不及穿甲，忙骑一匹光马逃走，其人马损失大半，军营粮草，皆被缴获；小部人马，赶上何璘。当时蒙古前队人马，急急行路，赶到沔州。高稼闻何璘之报，深信无疑，乃开关门，放行百姓。至深夜头更时分，忽有一支蒙古人马风驰电掣般杀来，夺了山关。众军卒一面厮杀，一面高喊道：“如交出主帅高稼，可免百姓，不杀一卒。”众军卒见插翅难逃，大家一拥而上，活捉高稼，逼他出战。高稼大怒，厉声喝骂道：“大胆奴才，欲反不成！”众人听罢，哈哈大笑，将高稼拥了过来。其女金英见状，心中焦急，忙抽宝剑，冲将出来，砍翻

数名叛兵，欲抢走父亲。谁料这时蒙古人马，横冲直闯，乱砍乱劈，冲散众人。金英见事不妙，急忙返身回家。带其母冯氏并数名使女忙骑备下之马，打开后门，望北面山谷遁去。这时沔州军民，生擒高稼，正要押送，陈说事由，归降蒙古。不料蒙古人马忽然拥来，将高稼并押送军民一齐剁成肉泥。次日清晨，贵由太子入于沔城，安抚百姓，又遣十员小将管束诸军，勿犯百姓。这时巩昌总帅金将汪世显三子汪玉真，也来归降。世显子玉真，年方十七，目清眉秀，仪表堂堂，文武双全，聪明过人，面如皎月，指似白葱，谈吐谦和，举止大方，冰清玉洁，令人神往。贵由太子一来见他聪明过人，心中欢喜；二来取其父心，教他一心诚服；三来留于身边，作为人质，乃令拜己，认作义子。世显一家自然感恩戴德。玉真撒娇，寸步不离。太子见他率部来降，遂拜他为一员将军，命他带本部人马，往巡西北州郡。

且说这时高金英母女二人，已为军士所执，几被狂徒所污。高小姐欲死不能，欲活无路，乃仰面对天，细声而哭。忽与汪玉真相遇，真见军士无礼，怒从心起，唰地抽剑，喝退众人。高小姐将头抬起，望了望恩人汪玉真，好似见到天神一般，定睛一看，这员小将好似玉童着金甲，哪吒骑神驹，脸如圆月，眉清目秀。当时二人交目，乃结下儿女情缘。汪玉真按捺不住，滚鞍下马，动问其由。高金英弯膝而跪，伸出纤手，拉住少年衣襟，将身世来由，哭述一遍。玉真听罢，心中难忍，流下热泪，便带母女二人来报贵由太子。太子也深怜母女二人，将高小姐认作义女，教认其父高稼遗骨，取棺收殓，以礼厚葬，尽其儿女孝道。沔州百姓，闻知此讯，无不感动落泪。贵由太子将母女二人，交给高稼近亲照料，吩咐母女二人，且候大军归来。吩咐已毕，乃起军南下。玉真、金英二人难舍难分，玉手相握，热泪滚滚。此时高金英胸中虽有千言万语，却讲不出一句话来，只将乌发剪下一绺，递给玉真。玉真也深深感动，解下腰间玉带，将带上镶镜砸碎，说道：“你我二人，谁若变心，便是如此！”高金英见他如此心

诚，心中感动，两眼只淌滚珠也似地热泪，默默地受下玉带碎镜，以袖遮脸，低声抽泣，彼此作别。此话不表。

且说赵彦呐得闻高稼阵亡，沔州已破，心中恐惧，率军入于青野原，未及下营，忽有一支蒙古人马杀来，将赵部人马团团围住。宋将曹友闻得知此讯，乃对众部将说道："青野重镇，蜀地咽喉，不可迟缓。"说罢，连夜起兵，奔至城外，激战一阵，遂解青野之围。既而蒙古先锋汪世显往捣大安，曹闻此讯，急率人马，往救大安，刚刚传令，忽见数万蒙古人马杀来，曹友闻挥军迎战，蒙古人马败退。曹友闻遂引人马，入守仙人关。

暂且不表曹友闻入守仙人关。且将高小姐后事细述一番。原来高小姐脾气自小与众不同。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不料天降兵祸，父亲被害，家破人亡，落入乱军之群，几被恶人所污，幸为汪玉真所救，保全少女贞节，母女二人方得重返家园。想到父亲死于乱军之中，小姐心上无比悲痛，无处述说苦衷。然凭玉真人情，太子大德，得殓父亲遗骨，葬以忠臣之礼。小姐不忘玉真情分，深感太子恩德，只恨杀父之仇无处可报，心中惆怅不已。谁料又生出意想不到的变故。彦呐军中有一偏将，姓范名贵，此人素与高稼有隙。范贵见沔州失陷，高稼身亡，其女金英收殓父骨，以忠臣之礼，葬于蒙古。便借机生事，扬言于众，说高稼早与蒙古私通，如今佯称战死，虚造自墓，偷带家眷归于蒙古，以图我宋廷。又见高稼之女貌才出众，想方设法，弄到手里，献于宋主，以取恩宠。于是一面暗中传话，诋毁金英，于彦呐、赵范等人面前说高小姐的坏话；一面吩咐众心腹，扮作蒙古军士，来到高府，哄骗金英母女二人，佯言将母女二人送回大都燕京。金英一家被假印所骗，心动大哭，坐于大轿。走了一日，小姐抬头一看，大轿直奔南方，并非望北而行，心中大疑，问道："理应北去，汝等因何只顾往南而去？"众人骗道："我等非是蒙古军卒，乃赵元帅手下之人。今闻高将军阵亡，怕你母女二人陷于蒙古，才用此计，将你母女二人接

来。”金英见事不妙，问道：“赵元帅今在襄阳驻守，汝既去襄阳，因何背道而过？”说罢，母女二人悄悄商议道：“此事可疑。一来赵元帅如若真的遣人来救，此轿当走襄阳之路，因何往西蜀而行？二来蒙古大军已入西蜀，三来蒙古将军汪玉真，太子贵由皆有恩于我母女二人，四来赵元帅非我高家亲戚，往日他遣人接过象我们这般失城罪臣家属吗？听说我父仇人范贵今在赵元帅军中，兀那奴才，想害我父亲，一辈子也未办到。如今蒙古人已按忠臣之礼，葬我先父。范贵这奴才，也许借此事以我母女二人为叛臣家眷，抓去领功，坏我贞操，不可不防。看这来人，言语无常。”于是备下酒菜，宴一下人，灌得烂醉，盘问其由，掏知范贵奸计。小姐大惧，一面抽泣，一面说道：“此事不妙。我母女二人，不可入宋，也不可北往蒙古。欲入蒙古，人说我母女二人已负前恩；欲入宋都，人说我母女二人是叛臣家属。此事如何是好。”英母听罢，也无计可施，不知所措，急得她捶胸顿足。当日深夜，高金英坐于灯下，心中琢磨逃难之计，不觉困盹，倒了一会儿，忽见亡父入屋，立于暗处，说道：“老夫不听孩儿劝告，到了这般地步。如今我之仇人范贵用计骗你母女二人，若中其圈套，孩儿难与恩人汪玉真相见，此去与你不利，不如尽早设法脱身。望孩儿快去投奔蒙古军营。”高小姐忽然惊醒，方欲大哭，其母冯氏也一觉醒来，母女二人所梦一样。于是母女二人，商议如何脱身。高小姐忽生一计，连夜夺下使臣宝剑，将他劈死，然后剑逼众人，往投蒙古军营。途中高金英女扮男装，手执宝剑，当时母女二人弃轿上马，飞奔而去。路上探得蒙古大军，往攻襄阳，于是母女二人，直奔襄阳而去。当时兵荒马乱，沿途小镇商号客栈皆已关闭，因此母女二人，只得投宿民户，暂住一宿。次日平明，上路投往襄阳不提。

且说还有一桩奇事，须要提到。什么奇事？原来宋理宗时，有个太子，名唤赵竑，后被废弃，封为济王。理宗登基后，将竑药死。竑有一子，名唤玉珠，还有一女，名唤玉静，年皆六、七。

竑有妃四十余人，歌女百余人，皆去宋都临安。唯有一妃，姓节名凤，时与乳母商议道："既害济王，其子玉珠也必不放过。因此，务必设法留下此苗，令他日后报其父仇。不如改名换姓，藏于他乡。"说罢，乃带珍婆并数名心腹太监，收拾细软物件，偷偷离宫，改姓换籍。将玉珠兄妹二人，送还原籍外祖父家，密养十又一年。兄妹二人长大成人，哥哥长到一十八岁，妹妹长到一十五岁。玉静既长，生得面如白玉，眼似闪星，可谓羞花闭月的千金小姐。虽然密养外祖之家，日久天长，渐渐走漏风声，传到了理宗皇帝耳里。理宗探知风声，即命左右，暗中遣人查访玉珠兄妹二人，务必捉拿归案。珠、静二人得知此讯，合家大惊，顿足大哭。节妃等人乃与外公外婆商议，两位老人也无良计。因此节妃、珍婆二人怕官府一旦来查，连累外公一家，便带珠、静兄妹二人，连夜出走，日行夜宿，闯过仙人关，去投家叔赵彦呐所居置口城。当时赵彦呐正被宋主器重。不料去路被蒙古太子贵由大军切断，不得通路，只好半途中去投一村，名唤良玉堡，这村有位梅员外，找他雇间房子歇脚。赵玉珠独自骑马，去寻家叔赵彦呐。此话不提。却说这时稼女金英并其母冯氏被彦呐手下奸臣范贵心腹所骗，途中斩杀范贵心腹，母女二人骑马逃出，径奔襄阳城。范贵见所遣心腹久日不回，料已出事，便带部从一百余人并高稼亲属多人，皆以蒙古军士模样打扮，手执假名号箭，日夜兼程，急急追赶，半途中追上金英母女二人。范贵部从皆不认得高金英，众人赶上金英，彼此说道："那位漂亮女子，我等从未见过。不知这位女子是否是金英？"金英听罢，心里一怔，又从远处认出自家亲属，忙带老母落荒而走，入一村庄，借宿歇脚。其所投之家，不是别人，正是玉静所宿梅员外家。玉静定睛一看，来者是一位目清眉秀的漂亮公子，扶着一位上了年纪的老母，后面跟着数名从员，住于东面厢房，看其打扮，也是宋国人士，不象北方蒙古人。玉静看其进出，渐渐地欢喜起来。待夜深人静后，玉静悄悄走出屋来，到了金英窗下，只听里面说道："要么去投

俺国赵元帅，可避此大祸！要么去投蒙古父王贵由太子，也可逃此大难。不然两头都作不成人。”玉静并节、珍二人听了这一席话，大吃一惊，急忙回屋，彼此说道：“这避难人，说来也真奇怪，因何宋蒙两方皆有利于他？因何他又称蒙古贵由太子为父王？此事必有文章。如今我们兄妹二人，正在四处避难，若与此人相识，或许得其一臂之力。”于是入见房东梅员外，说道：“咱们都是一样的逃难之人。事不相瞒，咱们乃是宋太子济王夫人、小姐，咱们的公子因避蒙古人马，往寻赵元帅去了。听他适才所言，或见蒙古太子，或见宋帅彦呐，皆可脱杀身之难。看来咱们两家相依为命，可共患难。宋人之祸，我等可当；蒙古之难，彼等可当。故尔，俺们理应彼此相识相识。”房东梅员外听罢，好似拾到一对活宝一般，喜出望外，忙到高金英窗前，叫道：“请公子出来一趟。”高金英听见外面有人叫她，大吃一惊，急忙出来与梅员外相见，听到前事缘由，当即转身回屋，与母亲冯氏商量道：“如令俺家亲戚皆在赵彦呐军中，因此，俺们当以此为由，往见亲人。”说罢便到上房里来，与赵玉静等人相见，将自己实姓真名如实相告，单单未提自己是小姐。赵玉静瞧那高公子长的格外标致，言谈清晰，体态秀丽，心中喜欢，难以抑制，只是当面不敢表露。当夜节妃、珍婆二人也去东厢房，对高金英说道：“今夜俺们有幸见到了蒙古太子之养子。救你的亲属，便包在我们身上，若蒙古人害我，你们便来相救。”彼此还叙了一席话，便各自回屋。是夜深更，节妃、珍婆二人回到屋里，珍婆说道：“你看人家高公子长得多么标致，面有福气，大有贵人之态，怪不得蒙古太子认他为义子。俺们的玉静能嫁给他，也不委屈她。”节妃说道：“我也是这般心思。不过眼下世道混乱，怎好轻意信任，与她结亲？再说我也不是郡主亲生母亲，只念先王一时盼顾，俺才决意报恩，与其子女同甘共苦。妈妈你去问问郡主，她若愿意，这确是难得的机会。”玉静听见，心中暗喜，过了一会儿，果见珍婆走进屋来，问她是否中意。玉

静沉思半晌，寻思机不可失，便举袖遮脸说道：“既然难中相遇，不得不依万全之计。汝等实心实意，替我兄妹二人着想，我敢不依汝等所谋！想那公子也是贵门子弟，我不敢推辞。”节妃、珍婆二人听罢大喜，当即取出十两黄金递给房东，求他成全作媒。高金英闻知此事，不禁大惊，乃对母亲说道：“此事不可，如何是好？”母亲说道：“唉，我儿果真是个男子，俺家亲人，皆得此人相助，安然脱身！”高金英进退两难，想了半天，忽生一计，说道：“倒有一条方便之计，母亲从俺们盘缠里取一百两银子，作为财礼，送她定婚就说俺父亲百日礼数，尚未满期，推迟婚期，也便罢了。如此便可救出俺家亲人性命。”母亲听罢，心中大喜，当即送去一百两银子，定了这门亲事后，说道：“孩儿亡父丧礼未满，婚礼可否推迟一些时日？”对方说道：“财礼俺们不收，最好马上办了婚事，眼下兵荒马乱，后事难以揣度。”冯氏为难，转身回来，与女儿商议，如何是好？高金英皱起眉头，左思右想，又寻一计，说道：“此事容易，你就答应举办婚礼。到时候俺以亡父丧期未满为由，不行大礼，先拜天地，也就罢了。”冯氏寻思，眼下正是节骨眼上，便去回话，答应即办婚事。次日，正是良日吉辰，便借梅员外一间房子，教二人双拜天地，祷告神祇，结发成亲。时逢隆冬时节，高金英推说双耳受冻，贴上膏药，当夜金英死死搂住赵郡主，口称亡父百日丧期，还有一个来月，假意温存一番，然赵玉静身麻骨酥，腾云驾雾，欲火万丈，难以按捺。一连数日，高金英一面以亡父有丧为由，瞒过赵玉静；一面暗中打听宋蒙两军消息。一日，忽见远处尘土大起，旌旗蔽日，只见一员十五六岁的小将拍马来到。当时众人一看，那员小将身如金山，面如桃花，眼眉似神，威风凛凛。小将入屋，见有一群外人，仔细盘问，当即捉拿。此人是谁？原来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先主成吉思汗司辰棋师满金五子，唤作查干将军。查干将军奉蒙古太宗之命，往犒贵由太子人马。途中经过此处，见本庄稍大，乃入庄歇息，不想拿得这帮人。金

英小姐将她父亲如何死于沔州，她自己如何被贵由太子认作义子，从头到尾细述一遍。那漂亮少年查干将军听罢，急忙替她解缚，动问金英家眷后，吩咐左右，献茶压惊。忽闻外面院里，有人放声大哭，赵玉静抬头一看，正是她哥哥赵玉珠被军卒拷打。原来赵玉珠半途迷路，为蒙吉军卒所执。赵玉静见状大哭，高金英详问其由，告于查干将军。查干将军急忙亲自替他解缚，教他兄妹相见，后带众人前往襄阳，入见贵由太子，将途中前事告于太子。贵由大惊，说道："原来如此。"便教高金英入见太子。当时高金英将她身世遭遇，从头到尾备述一遍。太子听罢，勃然大怒，一面传令严守沔州，一面将金英夫妇并众家眷安顿于襄阳城外，教他夫妇二人，等候大军归来。吩咐已毕，便起大军，去破襄阳，说要搭救高金英亲属。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第六十九章

贪文赋赵范失城池
进忠言楚材减课税

大蒙古国太宗八年。宋理宗端平三年，岁次丙申，是年窝阔台汗五十二岁。

不说宋将曹友闻领兵把守仙人关。且说南宋骁将于去年腊月初三，仰赖襄阳富户，兵拒蒙古大军，深信蒙古汉将汪世显被曹友闻兵马拒于仙人关外。当时赵范部将王旻、李伯渊、樊文彬、黄国弼等人已知天时，彼此商议道："我军主帅赵范，独揽内外大权，观此人之气，一则非文赋软计不能动摇其志，二则北方蒙古已得天时，其势无比。我等尽早寻一藏身之地，此乃上策。看来赵元帅指望友闻守关无失，其心不浅。因此，我等不如趁此良机，教人作赋吟诗，使之陶醉，以图大业。"当时商定，次日便从襄阳城里寻一阔院，名唤广景圃，约会文人学士，各自作赋吟诗，刻于回廊高阁、花亭水榭，挂于桃竹明窗、湖塘树梢。宋帅赵范原是书香子弟，忽见众部将约他赴会，自是欣然领情，前往广景圃中。时逢春暖花开之际，乃与众人饮酒高歌，散心解闷，眼见得无数新诗，读来格外新颖，令人陶醉，大助酒兴，心中大快。不过半月时辰，社稷军务早已忘得一干二净。自古以来，诗酒之乐胜于色情，因此，赵范铁心石肠早已消融，终日混于歌童舞女之中，随意提举文人学士，充作有功战将。从此以文买爵之辈日渐增多起来。迂腐饶舌之徒密集如林，情诗艳调，赞辞咏

叹好似锦上添花，多如牛毛。赵范诗友歌伴日渐增多，早将军务抛于九霄云外。由诗贪酒，由酒贪赋，由赋贪色，赵范早已坠于六情迷雾，一切军务，皆置于脑后。更兼王旻、伯渊、文彬、国弼等人善作诗赋，一般将帅难以匹敌，见这深闺大院，清诗雅赋，金樽美酒，善歌舞伎，纵有铁石心肠也难不化。范贪酒色，自也早有察觉，然一时不能自拔，只得随波逐流，常言道："月晕必起风，心乱必犯过。"眼下暂不表宋帅赵范贪恋酒色，醉熏春光。

且说是年春节，正月初一，万安宫宣告落成，蒙古诸王和宗族大臣各自备礼，前来拜贺入宴。这时蒙古皇帝窝阔台汗亲自斟酒，赐给众亲王众功臣和宗族大臣，款待外域新降诸臣，独召尚书耶律楚材来到案前，亲手赐酒说道："除与我先父圣主成吉思汗同甘共苦者外，自南方诸邦所降百官中，唯有耶律楚材一人是我先父遗诏所荐的大臣。老国王毛浩来也深知楚材为人，曾留言推举。据此可知，耶律楚材为人忠厚，上合先主之意，下遂百官之心。朕所以推诚任卿者，乃出于上述三条。卿日夜不忘社稷江山，欲垂名万世，可谓忠义之首。当初朕也几次故犯小过，有违国法，然卿仗义执言，不负军命，见过必谏，此足见其诚。再者是年所俘军民皆监于军中，并下诏命，凡遇抗命者，尽皆问斩。于是行军途中，死者日增。卿耶律楚材入奏罢诏，救活秦、巩百姓性命，连收二十余城。由此便知，卿不避横祸，只顾社稷大业，可谓至忠。更甚者，有司百官趁机明取暗盗，为非作歹，损公肥私。卿耶律楚材绳之以法，立规严明，令朕心悦。故尔从此以后，朕令行于刚，而布达君命乃是爱卿之职。朕平南方红肤契丹，定中原之地，进据关内三省，安卧皇宫龙位，虽身赴沙场，朕也高枕无忧，此皆赖于爱卿明察民情，如实奏报。"说罢乃命西域唐古特、畏吾儿、回回、南宋、高丽等国来朝使臣登阶，手指耶律楚材问众人道："汝国有如此人乎？"众人顿首称谢，说道："下等鄙国，实无此人。奴才俺们听天国百姓传说，此人真

是天神，并非碌碌之辈。奴才俺们不敢口出大言。”太宗皇帝微微一笑，说道：“此话甚是。朕也料定必无此人。依朕之见，亡国之臣难比兴国之士，亡国之主若用此辈，其国必不亡。”众使臣听罢，无不大惊失色。

且说是年三月，贵由太子往攻襄阳，不日破城，遣人执旗，来奏捷报。贵由太子何以破襄？原来宋帅赵范奉命来襄，以北军诸将王旻、李伯渊、樊文彬、黄国弼等人为其心腹，朝夕不离，了无上下之序。王旻等人暗中商议，率众献城，归降蒙古，乃约赵范赋诗饮酒，教他自投罗网。因此，民讼边防废弛不顾，继而南北宋兵相互交锋，赵范无奈，难以抚驭。当时王旻、伯渊等人暗中遣人，潜入贵由太子军营，事先约定以襄阳城里放火为号。贵由元帅遂命蒙古半数人马扮作学士农夫、匠人商客，分为十队，将兵器盔甲，载于车中，上覆麻秆，潜入襄阳城里，其余人马沿着小路，日夜兼程，直奔襄阳，临近襄阳，便传令马去项铃，人衔箭枚，于掌灯时分，奔至城下。这时蒙古大将特木尔岱已入城内，忽见大军杀来，乃率八百人马，夺了四周城门，神不知鬼不觉，将大队人马引入城里。此时宋帅赵范正赴桃园群贤会，时值初十，月光皎皎，桃花丛中万灯通明，犹如白昼一般。赵范与众事友大摆诗会，作赋赛诗，品竹弹丝，且歌且饮，甚是气派。忽于细歌妙音之外，隐隐听到战鼓咚咚，喊声四起，赵范听罢一怔，急忙甩开美人玉手，噗地一声，口中喷出浊酒琼浆。不移时，四周城门皆起大火。赵范生疑，即呼左右，这时圃中公人也皆拿起兵器候命。赵范见势不妙，知起变乱，连忙拾起案边玉罄，尽灭亭上灯烛，杂于歌伎之群，夺一美人玉冠戴于头上，抢一宫女绣衣披于身上，连夜与众歌女逃出城外不提。

且说当时王旻、李伯渊、樊文彬、黄国弼等人，率众献城，出降蒙古。当时不算金银盐钞，城中官民尚有四万七千有奇，财粟在仓库者无虑三十万，军器二十四万，皆归蒙古大军。不但赵范手下人马尽皆逃出城外，连南军大将李虎也随王旻等人造反，

犹如大风卷席，把个襄阳洗劫一空，率众出降。蒙古将帅料知守城艰难，因此教军卒放火烧了空城，乃率大军，径奔蜀地。自岳飞举兵，从辽人手里夺去襄阳以来，历时百有三十余年，生聚繁庶，城池高深，甲于西陲，不想到了今日，毁之一尽。宋理宗闻报，勃然大怒，即削赵范、赵彦呐、曹友闻等官职，诏命三人仍充原职，立功赎罪。此话不表。

且说是年四月初一，蒙古皇帝窝阔台汗接得燕地捷报，心中大喜，一面遣人赍诏，犒赏众将士；一面召见蒙汉朝臣，吩咐众人论定奏报蒙汉新旧诸臣，及军民人等功劳。这时又有探马来报，蒙古国王塔斯陶古斯再破南宋随、郢二州及荆门军。太宗闻奏，即命奖赏。当初蒙古进兵中原，攻城略地，所降人户分给诸将。因此一社之民各有所主，不相统摄，至此诏括户口，命老王胡达尔嘎巴特尔统领，始隶州县。时百官商议，欲以丁为户，收纳税赋。耶律楚材以为不可，说道："此事不妥，取税过重，恐生祸乱。"诸王说道："我之天朝及西域诸国，莫不以丁为户，岂可舍大朝之法，而从亡国之政？"耶律楚材说道："自古以来，凡据中原者未尝以丁为户。若果行之，可输一年之赋随即逃散。"太宗皇帝窝阔台汗听罢其言，点首称是。当时胡达尔嘎巴特尔所籍民户，共有一百零四万余户，遂呈表章，奏于朝廷。太宗皇帝窝阔台汗议以真定民户奉太后汤沐，其余各州民户分赏诸王贵戚。耶律楚材奏道："裂土分户，一则无益于诸王生计，二则百姓被弃，于社稷不利。不如合总为一，令其纳赋，多与诸王功臣金帛。此乃两全之计，足以为恩。"太宗皇帝说道："朕已许诺，如何是好？"耶律楚材奏道："陛下诏命，旨在赋税，虽给民户，实为得利，此二者无别。因此不如专设州县，任用官吏以代陛下料理百姓。若不经朝廷恩准，诸官不得擅自作主。私自征敛。若户归诸王，臣恐天朝号令不行，日后势必生乱。还望陛下细思定夺。"太宗皇帝当即从言，接过楚材所呈定赋表章，表中说道："每二户出丝一斤，以供官用；每五户出丝一斤，以给

受赐贵戚功臣之家。上田每亩税三升半，中田三升，下田二升半，水田每亩税五升，商税三十分之一，盐价银一两四十斤，以为永额。”太宗下诏，命朝臣商议，众皆以为太轻。耶律楚材奏道：“日久天长，贪者渐增，唯恐赋重，何言太轻？望陛下明鉴。”太宗准言，即命照办，以示天朝怜民之意。

且说蒙古太宗皇帝自小喜读南国经典，因此，从南方军民人等中选用一些文人才子。当初先主成吉思汗在世时，兵破徐州，料理军民百姓，得文士一人，姓吴名扬，时为徐州钱粮簿记。此人通于经典，先主授以官职，教他承袭达达顿嘎原职，给蒙古诸公子教授汉文。因这吴扬深知南方风土人情，此次贵由南下征讨宋人时，将他领于军中。太子部将特木尔岱破枣阳后，见南方汉人反复无常，时时造反，心中深恨此皆出于奸诈书儒，这般小人不得不防，因此遍查众儒，得十余人。其为首者姓赵名复，号曰江汉先生。当即将这十余人押至军营。江汉先生已抱死志，屡寻短见，吴扬得知，将他安顿于己帐。是日深夜，百般劝他道：“兄长明鉴，汝寻短见，以死报义，此事容易，然一旦身亡，所学皆废，深为可惜。人一死无恨，然万世学问，一旦废弃，此甚可惜。蒙古人酷爱文士，胜于俺们汉人。如今蒙古朝廷云集众才，似我这般小吏也被用于要职，足见蒙古人何等重才。”赵复无奈，只好跪降。贵由大喜，乃命吴扬带赵复等十余文士至燕京。太宗皇帝下令引见，赐座相语，知其才华，乃下诏命，建编修所于燕京，请赵复为师，选蒙古大臣子弟一百人为道学生，令攻读《四书》、《五经》。除此而外，又召名儒梁陟、王万庆二人为赵副手，令二人御前诵读《九经》，太宗当众一一详释。赵复等人见太宗天资聪慧，心中暗服不已。当时皇侄忽必烈斯钦年已二十二岁，学业大长，常聚文士讨论天下大事。宋金名儒，无不折服。自拜赵复为师以来，学问更大有长进，论究是非，泾渭分明。因此，叔皇太宗额外垂爱，封以斯钦亲王，加俸两级，教领太常司诸官，考辨礼乐之术。又立经籍所于平阳府，编集经

史。从此儒道盛行。又命有司修缮孔子圣庙，建司天台于燕京。凡此种种，皆由忽必烈斯钦亲王亲自过目指点。从此名士耆儒汇于忽必烈王府，江汉先生也名扬天下，此皆赖忽必烈斯钦的大智大德。不表赵复协助忽必烈亲王大行儒术，以辅朝廷。

且说当时金廷内族有一人，名唤完颜环，此人改姓换名，自称杜环，来归蒙古。窝阔台汗见他学问渊博，便留于身边使唤。杜环嫉妒耶律楚材，一日，他对太宗皇帝说，耶律楚材实权过甚，太宗皇帝说道："耶律楚材为人忠厚，为了直谏不顾自身。"杜环说道："耶律楚材善于见风使舵，当面顺从陛下而已。倘陛下严辞下诏，臣料他阿谀奉承，明知不对，也不会直言相谏。今年是朝廷选女之年，臣望陛下传令楚材，说今年一要精选天下美女，二要选购天下富户良驹善马，以赏有功诸王并皇家太子，不可有误。看他如何？"太宗皇帝微然一笑，说道："你瞧着吧，耶律楚材必定死谏，你若不信，可代朕拟诏。"说罢吩咐左右，取来笔墨，教杜环草拟皇诏。太宗皇帝唯恐耶律楚材不会其意，亲手批道："望卿直谏，以服朝臣。"写毕乃命近侍将诏命送于耶律楚材。楚材接诏看毕，已会太宗用意，心中暗喜，将诏命压了三日。一日，太宗临朝，启口问道："朕命大臣选女购马，如今是否办妥？"耶律楚材越班而跪，呈一表章。太宗接过，乃命杜环当庭宣读，表中说道："想我蒙古自先帝成吉思汗开创天下到了今日，未贪六淫①，已定半壁江山。臣望陛下，不忘先祖，克勤克俭，以立社稷大业，此乃至关重要。为选宫女，教陛下徒受流言中伤，臣以为无聊至极。至于中原，皆田蚕之地，何知养马之道？望陛下明鉴。"太宗闻言，连声夸奖，说耶律楚材是朝廷重臣，当即重赏，以服诸臣。杜环见状，满面羞愧，怏怏而归。此话不表。

却说是年季秋，蒙古太子贵由亲王，亲提大军到了西蜀，往攻仙人关。宋兵探马飞报守关大将曹友闻、曹友万兄弟二人，说

① 六淫，指淫荡享乐之事。

蒙古太宗皇帝次子贵由，统率吐蕃、西域、畏吾儿、唐古特及蒙汉人马五十余万人，攻入宋境。友闻、友万兄弟二人得闻此报，当即商议道："我军寡而势弱，敌军众而势强，你我何以迎敌？虽然如此，你我岂能临战而逃？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众寡悬殊，岂容混战？唯当乘高据险，出奇设伏，以待敌人。"这时蒙古大军猛攻武休关，将守关都统李显忠人马杀得落花流水，乘胜攻破兴元，欲冲大安军。大安守将，制置使赵彦呐吓得魂不附体，欲弃大安，寄书友闻，教他控制大安，以保罝口。曹友闻当即回书说道："元帅不可丢弃此处，当以全力固守为善。倘元帅领兵离去，此处难以得保。大安一破，罝口难保，西蜀成都也难以保住。"赵彦呐不听友闻劝告，独自率军离去。友闻无奈，长叹一声，将彦呐送走。于是曹友闻只好拨一支人马，交给曹友万，教他到鸡冠隘设下埋伏。然后自领一万精兵，连夜渡江，密往流溪，埋下伏兵。与弟相约道："若敌来攻，内以鸣鼓举烽为号，我等外呼杀声。"须臾，蒙古前军果至鸡冠隘，曹友闻守隘伏兵齐出迎战。蒙古先锋布古尔吉亲王之子巴特尔、乌优图斯钦之子乌仁扎德来二人，领步骑一万余人杀来，骑兵战于平地，步兵战于山丘。两员小将左冲右突，挥刀乱砍，杀得宋兵无法招架，忙弃高地，纷纷逃散。蒙古人马往来搏战，矢石如雨。友万筋疲力尽，身被数创，但咬紧牙关，传令宋兵鸣鼓举烽。这时其兄友闻望见火号，连忙分作三队，往迎敌军。友闻亲率三千精兵，冲向友万被围之地，先遣统领刘虎带五百人马冲敌前锋。然因蒙古人马军纪森严，兵强马壮，宋兵难以冲破。友闻大惊，一面拨三百骑兵伏于道旁，一面勒马回身，急命刘虎兵马人衔箭枚，马去项铃，冲入敌阵。谁料天助蒙古，忽起大风，降下大雨，宋兵无法睁开双眼与敌拚杀。于是众将去求主帅曹友闻道："大雨不止，淖泥没足，难以拚杀，宜俟少霁。"友闻听罢，不禁大怒，喝道："如若迟缓，敌军势必发觉我有伏兵在此，岂不破我密计？"说罢拥兵齐进，乃入鸡冠隘龙尾头，教众军士击鼓

呐喊。时友万被困于深谷之中，忽闻谷外喊声，连忙鸣金整队，于五更时分，率众突围而出，与其兄友闻相见，大哭一阵，内外两军拚命厮杀。这时蒙古元帅贵由太子率军拥来，以五十万逸军冲入疲惫不堪的宋军阵中。宋朝两军被杀得横七竖八，血染山洪。这两队宋兵皆是南方孱弱平民，素以绵裘代替铁甲，经雨濡湿，裹住手脚，行走不便，加上适才降雨，山路泥泞，步战艰难，无计可施。须臾黎明，蒙古骑兵皆披铁甲，不惧大雨，蒙古大队步骑从四面八方，围住宋军，犹如铁桶一般将宋军困于垓心。宋军无法突围，众军士叫苦连天，令人心寒。友闻见状，叹于马鞍道："今日我只有一死，别无出路。"说罢滚鞍下马。拔出宝剑，砍断马首，厉声呼道："谁若敢言投降，就象此马一样，就地斩首。"友闻、友万二人决意以身殉国，报答宋主之恩，奋力厮杀。这时蒙古先锋巴特尔、扎德来二人拍马冲来，巴特尔一刀将曹友闻劈于马下。曹友万见哥哥被砍，慌忙转身欲逃，扎德来拍马截住，交手五合，扎德来大呼一声，将曹友万挑于马下。众蒙古军士拥来，割去兄弟二人首级。蒙古将士因他兄弟二人设计埋伏，教大家吃尽苦头，定要碎割其尸体，屠其家小。贵由亲王说道："友闻、友万二人抗拒天兵，双双阵亡，便是报应，何必如此加刑！人各为主，此二人可谓忠臣。如今人已为我所杀，城也为我所占，也就罢了。有何别的深仇大恨？再说褒奖义士，众人乃服。"说罢将二人尸体，收殓入棺，教鸡冠山百姓厚葬，称以宋廷忠义之士，就地立庙供祀不提。

却说宋军见闻、万二人丧命，一声呐喊，降于蒙古。当地百姓见蒙古人将兄弟二人封为义士，教立庙供祀，无不感动，纷纷来降。从此蒙古大军威德大振，各处百姓无不望风归降。蒙古大军所向披靡，一鼓破了西蜀置口。仅一日之内，攻下重镇成都、利州、潼州三路所属州府、关隘县寨不提。

且说这时蒙古长太子蒙哥、国王塔斯率领大军攻下唐州，进逼蕲州城。知州苟质急备金银彩帛五十车，军粮一百车，教光州

人士送至蒙古军营，求饶道："望天兵天将可怜百姓。我大宋朝廷，向贵国纳贡有年，望稍缓时限则个。"塔斯依言说道："破人之国，实为收贡。"说罢宽期五日，不动百姓一草一木，率军南下，一路顺风，连克鲁南县赵家寨等处，表奏朝廷，报以捷讯。这时蒙古大将张柔攻破郢州，尽收襄州附近大小城寨。是年十月，贵由元帅一面教汪世显父子二人犒劳众军，一面亲拟表章，报知朝廷，乃提大军，攻破成都，留兵把守。然后即离成都，进兵文州。知州刘锐、通判赵汝𣋡坚壁清野，固守本城，昼夜搏战，相持月余，援兵不来，锐度不免，乃集家人，服毒而死。聚其尸骨及公私金帛，一齐焚烧。锐家素有礼法。三子刘端年才六岁，饮药时，下拜而受。左右见状，感动大哭。须臾，蒙古人马，越墙入城，刘锐乃率其二子，入于大厅，刎颈而死。赵汝𣋡被部众所杀，军民同死者近万人。贵由元帅率众入城，安抚百姓，得闻此讯，微微一笑，对众百姓说道："刘锐这厮实因心窄而死，敢图以身殉主之名？真是个无知奴才！刘锐之死，何如汪世显身担罪名，救全城百姓？何如沔州高稼战死沙场？他不顾一城百姓大难，反而毒死数百家眷，此乃小人之举，绝非义士之仁！"这时蒙古西军元帅、楚鲁亲王三子口温不花率一支人马到了淮西。蕲、舒、光等州宋臣皆弃州遁走。宋理宗乃命史嵩之带赵葵、陈铧二人尽起淮西人马，以迎敌兵。史嵩之从信阳起兵，赵葵从淮东起兵，陈铧从和州起兵，来挡敌兵，击退口温不花三路人马，救了淮西众百姓。于是史嵩之、赵葵、陈铧三人名震天下，宋人无不惊叹。史嵩之击退口温不花人马之后，乃遣破金大将孟珙往收江陵一隅。时逢贵由元帅部将特木尔岱来攻江陵，史嵩之忙遣孟珙部将张顺，先渡大江，以为疑兵，随后亲提大军，兵分多路，每日变换旗色，更衣换装，夜则列炬照江，相接数十里，循环往来，以惑蒙古人马。口温不花果然中计，按兵不动。孟珙乃遣赵武等人，往援张顺人马。孟珙自守渡口，忽擂大鼓，袭击敌营。口温不花连忙弃城遁走。孟珙遂破蒙古二十四寨，夺

回百姓两万余人而归。孟珙乃对众人笑道："自蒙古国王宝鲁死后，蒙古兵马大有松弛。宝鲁那厮，不愧是个文武双全的硬汉。倘若宝鲁健在，我孟珙何能得胜？"

且说是年十一月，蒙古朝廷念大将查干屡建奇功，乃命查干率一支人马往攻真州。知州丘岳守城有方，号令严明，守具周悉。往日查干攻城略地所向无敌，因此心有骄意，被丘岳大败一阵。丘岳既胜，乃提一队精兵，伏于胥浦桥下，以强弩射杀其执旗者一人。查干人马不见号旗，顿时大乱，四处逃散。因查干年幼少谋，被宋兵大杀一阵，急忙退军于四十里以外安营下寨。丘岳对众将说道："蒙古人马强我万倍，不可力战，只可智斗。今日本帅伏炮而战，方才得胜。若敌兵再来，我等仍以炮石攻他。"是日深夜，又战于西城，蒙古人马又败退。丘岳乃遣两千勇士，袭击蒙古兵营，尽烧蒙古庐帐，查干遂引兵退去。丘岳乘胜追击，夺回空城成都。宋人夺回百姓两万余人。此时不知高小姐、赵玉珠、赵玉静有何下落，且看下章分解。①

① 据目前印行的蒙文版《大元盛世青史演义》只写到本章。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filename": "6Z2S5Y+y5ryU5LmJICDvvIjkuIvlhozvvIlfMTEyNTMyMzQuemlw",
"filename_decoded": "\u9752\u53f2\u6f14\u4e49 \uff08\u4e0b\u518c\uff09_11253234.zip",
"filesize": 39182282,
"md5": "ab55b01ae3489a13d1d1190b3bae24f4",
"header_md5": "f0cbe3a27a36b285df5f91373478cd42",
"sha1": "7feebd5417cdb3cf7808497324d1d1902be07140",
"sha256": "9e002e0dcee0b454b23c06b6716f5fcb7268f3da547348aa940cd827c8523d88",
"crc32": 2304156947,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40271250,
"pdg_dir_name": "\u255f\u03b1\u2569\u2556\u2564\u258c\u2565\u03c3\u00fa\u00bf\u2567\u252c\u2593\u00df\u00fa\u2310_11253234",
"pdg_main_pages_found": 496,
"pdg_main_pages_max": 970,
"total_pages": 499,
"total_pixels": 1827761152,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